DICKENS

狄更斯文集

我们共同的朋友

下卷



封面设计　陶雪华

书　号：10188·656
定　价：3.65 元

DICKENS

狄更斯文集

我们共同的朋友

智量译

下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Charles Dickens

OUR MUTUAL FRIEND

本书根据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52 年版本译出

插图作者 Marcus Stone

我们共同的朋友

（下 卷）

〔英〕狄更斯 著

智 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5 插页 3 字数 395,000

1986 年 11 月第 1 版 198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7,000 册 （内精装 710 册）

平装本定价：3.65 元 精装本定价：5.55 元

书号：10188·656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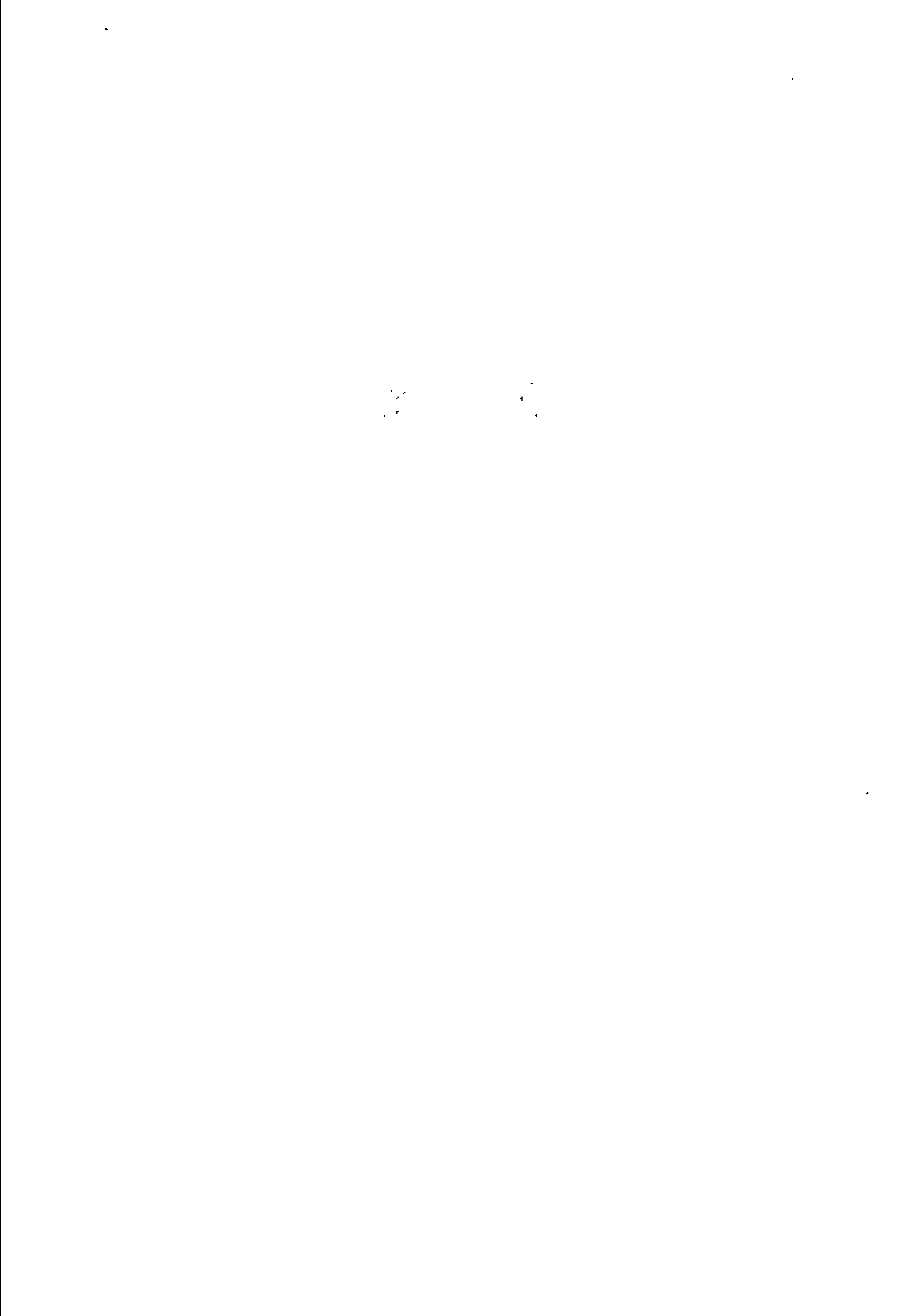
下　卷

第 三 部

山 重 水 复

第　四　部
柳　暗　花　明

下　　卷



第 三 部

山 重 水 复[①]

① 本书第三部标题原文为**A Long Lane**(一条长巷)；第四部为**Turning**(转弯)，都出自英国谚语："It is a long lane that has no turning"，意为"路长必有弯，事久必有变"。今借用我国宋代诗人陆游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将第三部标题译为"山重水复"；第四部译为"柳暗花明"。

第一章

破产的人们

这一天，伦敦有雾，这场雾浓重而阴沉。有生命的伦敦眼睛刺痛，肺部郁闷，眨着眼睛，喘息着，憋得透不过气来；没有生命的伦敦是一个浑身煤臭的幽灵，上帝故意使它拿不定主意，到底是让人看见好，还是不让人看见好，结果是整个儿都模模糊糊，既看得见也看不见。家家店铺里的煤气灯闪闪播曳，一副凄凉而晦气的样子，仿佛知道他们自己是一群夜游之物，光天化日下的事情是与他们不相干的；而太阳本身，当它在移动着的雾气涡流之中暗淡地显露片刻时，那样子仿佛它已经熄灭，正在彻底崩溃。甚至在伦敦四周的乡村里，这也是一个大雾天，不过，那儿的雾是灰色的，而在伦敦，在城市边沿一带的地方，雾是深黄色的，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再靠里，又再深一些，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这儿叫做圣玛丽·爱克斯——雾是赭黑色的。如果从北边山脊上的任何一点朝下看，便可以看见，那些最高的建筑物都不时地在挣扎着要把它们的头伸到这一片迷雾的海洋之上。特别是圣保罗教堂那巨大的圆屋顶，似乎挣扎得尤其顽固；然而在它们脚下的大街小巷中，这幅景象是看不见的，那儿，这座都市整个儿只是一团充满低沉车轮声的雾气，其中包藏着一场规模庞大的

感冒症。

在这样一个日子的上午九点钟光景，甚至圣玛丽·爱克斯街的帕布西公司的办公处所也不是一个最有生气的地点——圣玛丽·爱克斯街本身就不是一个很有生气的去处——帐房窗子里一盏煤气灯好似在哭泣，一股溜门贼似的雾气透过大门的钥匙孔悄悄爬进来，想要扼杀它。而这时，灯光熄灭了，大门打开了，只见瑞亚挟着一只布口袋从门里走出来。

几乎刚一跨出大门，瑞亚便走进浓雾之中，圣玛丽·爱克斯街的眼睛便再也寻他不着了。然而这篇故事的眼睛却可以跟踪他向西走去，经过康恩希尔街，契普赛德街，舰队街，河岸街，走向庇卡德利广场和阿尔班尼街。他步履缓慢、均匀有节地向那儿走去，手里捏着拐杖，长衣的下摆拖在脚后跟上；过往行人的脑袋不止一个要转过去望望他那已经消失在浓雾之中的，令人肃然起敬的身影，心想这大约只是一个不曾看清的普普通通的人影吧，是幻想和这场大雾起了作用，使它偶然看来好象是令人肃然起敬。

瑞亚走到了他主人住的那幢房子，主人的住室在三层楼上，他便继续走上楼去，在迷人的弗莱吉贝的房门前停住。他既不敢放肆地拉铃，也不敢放肆地扣门环，只用他的拐杖头敲了敲门，然后倾听一会儿，便在门槛上坐下。他一向习惯于象这样俯首帖耳，现在他便在这条阴湿黑暗的楼道里席地而坐，象他的许多祖先那样，他们也许都曾经在那些地窖里这样地坐过，听天由命。

过了一会儿，他冷得直想呵呵手指头，便立起身来，又用拐杖敲了一次门，并且再次留神倾听，然后重新坐下等待。在他把这些动作重复过三次以后，他两只留神倾听的耳朵才收到

弗莱吉贝从床上大声发出的声音。“你别太吵大嚷了！——我这就来开门！”然而，他并没有就来开门，倒是甜津津的又睡了一刻多钟，在这段附加的时间里，瑞亚极其耐心地坐在楼道里等待着。

房门终于开了，只见弗莱吉贝先生向后退去的衣襟又冲进了床铺里。瑞亚隔着一段距离恭恭敬敬地跟在这衣襟后面，走进卧室去，那儿生好壁炉已经有一阵子了，现在燃烧正旺。

“你怎么啦，你说说看，现在是半夜几点钟？”弗莱吉贝质问他，一边在被子下面转过身去，让这位冻得瑟瑟发抖的老人看见一只非常舒适的高高耸起的肩头。

“先生，现在不折不扣是上午十点半钟啦。”

“活见鬼！那一定是好大的雾吧？”

“雾非常大呢，先生。”

“那么，很潮湿罗？”

“寒气刺骨啊，”瑞亚说，同时掏出一块手绢来，踏在炉边小地毯的边沿上，擦着胡须和灰白色长发上的湿气，眼睛望着适意的炉火。

弗莱吉贝舒服地往下一缩，重新把自己安排停当。

“是下雪、下冰雹、满街烂泥浆，还是什么的？”他问道。

“不，先生，没有。还没有那么糟糕。大街上还挺干净呢。”

“你不必吹牛了，”弗莱吉贝回答说，他原想把他的床铺和大街之间的对比搞得强烈些，现在失望了。“不过你总归是有点儿喜欢吹牛的。帐本儿带来啦？”

“带来了，先生。”

“好的。我要花一两分钟时间把事情整个儿在脑子里过一

过，我干这个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口袋掏空，给我准备好。"

弗莱吉贝再次舒服地往下一缩，重新又睡着了。老人在执行了他的指示之后，坐在一把椅子的边沿上，两手合在胸前，渐渐地抗不住热气的影响，打起盹来了。他被惊醒过来，原来弗莱吉贝先生已经笔直地站立在床前，穿一双土耳其拖鞋，一条玫瑰红色的土耳其裤子(从一个人手里廉价得来的，那个人又是从另外一个人手里骗来的)，还有与此配套的一件长衫和一顶帽子。穿上这套衣裳，如果再能给他配上一把没底的椅子，一盏灯笼，和一束火柴，那就十全十美了①。

"喂，老家伙！"迷人先生用他那轻松的嘲弄口气大声说，"你眼睛闭着坐在那儿，准备下一步打什么鬼主意呀？你没睡着。犹太人跟黄鼠狼是一个样！"

"真是的，先生，恐怕我是打过瞌睡了，"老人说道。

"你没睡着！"弗莱吉贝回答，狡猾地望了他一眼。"我敢说，这一招儿用来对付好多人都是有效的，可是别想迷惑我。不过，假如你打算装出一副对讨价还价满不在乎的神气的话，这想法倒不赖呀。噢！你是个骗子！"

老人摇摇头，温和地否认了这种非难，压住一声叹息没吐出来，同时向桌边走去，弗莱吉贝正坐在那里给自己倒出一杯喷香冒气的咖啡，咖啡壶是煮好了放在壁炉里的铁质锅架上的。这是一副颇能令人增长见识的景象，年轻人坐在安乐椅里喝着咖啡，而老年人却低着苍白的头一旁侍立，等候他随意发落。

"来吧！"弗莱吉贝说道。"把你剩余的款子摊在手上交出来，一笔笔算算看，你是怎么凑出这个数目字儿的，为什么一点儿

---

① 此处用何典故，待查。

也不再多。先去点燃那根蜡烛。”

瑞亚照办了，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口袋来，对着帐本上的数目把钱数好，放在桌子上，根据账本，他是必须交出这个数目的。弗莱吉贝重又极其仔细地数过一遍，并且把每一枚一英镑的金币都敲了敲，听听声音。

“我想！”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一枚金币来贴在眼前仔细察看，“你没有把这当中哪一块分量搞得轻些吧，不过你们犹太人是专干这一行的，是吗。你懂得‘让英镑出汗’①这话是什么意思的，是吗？”

“跟您一样懂得，先生，”老人回答说，他的两只手在宽大的袖筒里袖着，站立在桌前，恭敬地观望着主人的面孔。“我可以放肆地说两句话吗？”

“可以，”弗莱吉贝宽宏大量地准许他。

“我受雇于您所正当获得的身份，跟按照您的策划我所应该表现的身份，先生，您不会——不是有心——当然不是存心啦——有时候，把这两者混淆起来吧？”

“我认为不值得让我来在这种事情上寻根究底。”迷人先生冷冷地回答。

“为了公平也不吗？”

“去他的公平！”弗莱吉贝说道。

“为了宽宏大量也不吗？”

“犹太人跟宽宏大量！”弗莱吉贝说道，“联系得真妙！把你的付款收据都掏出来吧。别说这些耶路撒冷的废话了。”

付款收据都掏出来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弗莱吉贝先

---

① 当时有人把硬币放在麻袋里用力摇晃，使金属表面的一层磨掉，然后把麻袋烧成灰，再从灰烬里提取金属。俗话把这叫做“让英镑出汗”。

生把他崇高伟大的心思全部集中于研究它们。收据和帐目全部查对无误，于是把帐本和这些字据重新装进了口袋里。

“接下去，”弗莱吉贝说，“谈谈生意里买卖证券的那一部分吧，我最喜欢这个部分。你打算收买哪些破产人手头的证券？出什么价钱？市场上有哪些证券，你开出个单子来没有？”

“先生，一张很长的单子呢，”瑞亚回答说，一边掏出一个小记事本来，从其中抽出一张折着的纸头，打开以后，有六开纸那么大，写满密密麻麻的字。

“嚯！”弗莱吉贝接过这张单子时吹了一声口哨。“这年头破产的人可真不少！这些都是准备成捆卖出的吧，是吗？”

“送来成捆就成捆卖，”老人回答说，眼睛朝向主人的肩头下面；“或者成堆卖。”

“人家早就知道，半堆都是废纸，”弗莱吉贝说道。“你能不能按废纸价钱买进来？问题在这里。”

瑞亚摇摇头，弗莱吉贝把一双小眼睛落在那张单子上。这双眼睛马上就开始放光了，他一发现自己的眼睛在放光，便立即翻眼朝上回过头去望着那张俯向他的严肃的面孔，并且向壁炉架走去。他把壁炉架当作书桌，背向老人站立在那里，暖和着他的膝盖，继续不慌不忙地仔细阅读那张单子，时而回过去重新阅读其中几行，仿佛那几行特别让人感兴趣似的。这种时候，他会冲着壁炉架上的镜子瞥一眼，看看老人在怎样注意他。老人并没有注意他，因此他什么也没有发现，然而，老人觉察到主人在怀疑自己，便把两眼垂下，站立在那里。

弗莱吉贝正这样亲切地读着这张单子时，忽然听见外面房间的门前传来脚步声，又听见那扇门被人急匆匆地推开了。“听！你干的好事，你这个犹太脑袋瓜，”弗莱吉贝说，“你不可能关上

了门。”然后听见脚步声在房间里了，又听见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大声在喊，“您在哪儿呀，弗莱吉贝？”弗莱吉贝先低声告诫瑞亚，要他按照自己将会对他发出的暗示行事，然后才回答说，“我在这儿呢！”便打开了卧室的房门。

“请进！”弗莱吉贝说道。“这位先生不是别人，是圣玛丽·爱克斯街的帕布西公司的，我在试着为几张打回票的单据的事儿替一个朋友跟他谈判呢。可是说真的，帕布西公司对他们的债户可真够严厉的，难得让一步，看来我是白费时间了。我难道就不能为我的朋友跟您达成任何协议吗，瑞亚先生？”

“我不过是别人的代表呀，先生，”犹太人低声地回答。“我是按我主人的吩咐办事的。生意里投进的资本并不是我的。赚来的利钱也不是我的。”

“哈哈！”弗莱吉贝大笑着。“拉姆尔？”

“哈哈！”拉姆尔大笑着。“是呀。当然罗。我们知道。”

“妙透了，不是吗，拉姆尔？”弗莱吉贝说，因为他暗中玩的把戏而说不出的开心。

“老一套呀，老一套，”拉姆尔说道。“这位——”

“瑞亚先生，圣玛丽·爱克斯街的帕布西公司，”弗莱吉贝插进来说，一边把眼睛里滴出来的泪水擦去，他悄悄玩弄的把戏给他带来的乐趣真是太不寻常了。

“瑞亚先生不得不遵守为这种情况所规定的改变不了的规则呀，”拉姆尔说道。

“他只不过是别人的代表啊！”弗莱吉贝大声说。“主人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生意里投入的资本不是他的。噢！真妙呀！哈，哈，哈，哈——！”拉姆尔先生也随他一同大笑，并且做出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而他越是表现出这两点来，弗莱吉贝悄悄玩

弄的这个把戏也就越是让他自己感到妙不可言。

“不过，”那位迷人的先生再次擦擦眼睛说道，“假如我们老是这样下去，我们就会显得好象是在拿瑞亚先生，或者圣玛丽·爱克斯街的帕布西公司，或者别的什么人开玩笑啦；我们可决没这意思。瑞亚先生，劳驾您先到隔壁房间待儿分钟，我在这儿跟拉姆尔先生谈谈，等您走之前，咱们再来想办法达成协议吧。”

这位老人在弗莱吉贝耍这套把戏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不曾抬起眼睛来，这时他默默一鞠躬，从弗莱吉贝为他打开的那扇门里退出去。弗莱吉贝随手关上门，转身向着拉姆尔，那一位正背向着卧室的壁炉立在那里，一只手放在衣襟下，另一只手把自己的大胡子整个儿抓住。

“哈罗！”弗莱吉贝说。“出娄子啦！”

“您从哪里知道的？”拉姆尔问道。

“您的神气报告的，”弗莱吉贝无意间押着韵回答。

“那么好吧；是的，”拉姆尔说道；“是出了点儿娄子，整个儿事情都出了娄子。”

“我说嘛！”迷人先生非常缓慢地告诫似地说，他把两手放在膝盖上，坐下来瞪眼瞧着他这位背火而立、怒目而视的朋友。

“我告诉您，弗莱吉贝，”拉姆尔把右手一挥，重复说，“整个儿事情都出娄子啦。戏法儿完蛋啦。”

“什么戏法儿完蛋啦？”弗莱吉贝还象方才一样慢吞吞地问道，口气还更加严厉一些。

“那场戏法儿呀。我们的戏法儿呀。你念念这个。”

弗莱吉贝从他伸出的手里接过一张便条，高声念起来。“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钧启。敬乞阁下惠允致意，本人及内人均深悉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太太与阁下对小女乔治娅娜之殷勤关

注。本人及内人从今以后将永远拒绝接受此等关注，特此表达吾等不可更改之意愿，并望两家从此断绝往来，尚祈惠允是幸。阁下，作为阁下最为恭顺和极其谦卑的仆人，本人深感荣幸，约翰·波茨纳普。”弗莱吉贝眼睛瞧着这张纸条左右和下边的空白，看得时间很长而且十分认真，就象他瞧着纸条上方写有文字的部分一样，然后他对拉姆尔望去，那一位则再次把右臂大大地一挥来回答他。

“这是谁干的事情？”弗莱吉贝说道。

“不可能想象，”拉姆尔说道。

“也许，”弗莱吉贝先用他一条非常不满意的眉毛作出反应，然后说出自己的想法，“是有人在破坏您的名声吧。”

“或者是破坏您的名声，”拉姆尔说道，眉头比他皱得更紧些。

弗莱吉贝先生似乎眼看要作出某些反对的表情，这时，他的手碰巧接触到他的鼻子。某种与这个器官相联系的回忆起了一个及时警告的作用，他把这个器官若有所思地捏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心里在考虑问题；这时候拉姆尔用一双鬼鬼祟祟的眼睛注视着他。

“得了！”弗莱吉贝说。“说空话也无济于事。假如哪天发现是谁干的，我们不会放过那个人的。没什么好说的了，只有一句话：您答应过要办的事情，是情势使您不能办到的事情。”

“而假如您更加迅速地利用情势的话，您答应过要办的事情，是您本来可以在今天之前办到的事情。”拉姆尔咆哮着说。

“哈！那个吗，”弗莱吉贝把两只手插在土耳其式长裤的口袋里说，“就看您怎么说了。”

“弗莱吉贝先生，”拉姆尔以一种气势汹汹的口气说，“我是

否可以理解为，在这件事情上，您对我有某种程度的指责，或者暗示对我的不满？”

“没有，”弗莱吉贝说道；“假如您口袋里带着那张我写的承担诺言的纸条，并且把它交给我的话。”

拉姆尔不无勉强地把纸条交出来。弗莱吉贝瞧了瞧，看清是原来那张，便把它揉成一团，扔进炉火里。他们二人都眼看着这张纸条点燃，烧光，并且化为灰烬，飞进了烟囱里。

“现在，弗莱吉贝先生，”拉姆尔还象刚才一样地说道；“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在这件事情上，您对我有某种程度的指责，或者暗示对我的不满？”

“没有，”弗莱吉贝说道。

“决无反悔地、毫无保留地没有？”

“是的。”

“弗莱吉贝，来，握手。”

弗莱吉贝先生握住他的手，说道，“假如哪一天发现是谁干了这件事，我们要留心那个人。让我以极其友好的态度，再跟您提一件事。我不知道您的境况如何，我也不想打听。在这件事情上，您蒙受了一笔损失。许多人都难免有时候会有困难，您可能是如此，也可能不是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拉姆尔，您可千万——千万——千万，我请求您——别落进隔壁房间这个帕布西公司的手里，因为他们是一伙磨人精啊。地地道道的剥皮鬼和磨人精，我亲爱的拉姆尔，”弗莱吉贝意味深长地重复一遍，“他们会一点点儿地剥光您的皮，从脖子根儿一直剥到脚后跟儿，他们会把您浑身上下全都磨成粉的。您已经看见瑞亚先生是怎样一个人了。可别落进他的手里呀，拉姆尔，我作为一个朋友恳求您！”

这一番感情洋溢的恳求是非常郑重其事的，拉姆尔先生为此泄露出几分惊讶来，他于是问道，究竟因为什么他有可能落进帕布西公司的手里呢？

“说实在的，我有点儿不放心呢，”坦诚的弗莱吉贝说道，“因为当那个犹太人听见您的名字时注视您的那副神气。我不喜欢他那种目光。不过这很可能只是一个朋友的过于热心的幻想吧。当然罗，假如您有把握您在外边没有什么私人的借据，您可能不大有能力兑现，而又可能落进他手里的话，这就一定是幻想了。不过，我还是不喜欢他那种目光。”

拉姆尔神情沮丧，颤抖着的鼻子上有一些白色的凹痕时隐时现，仿佛是有一些折磨人的小魔鬼在那里拧他。弗莱吉贝注视着他，卑鄙的面孔上露出一阵抽搐，他用它来代替微笑，他的样子非常象是那个正拧着拉姆尔鼻子在折磨他的小魔鬼。

“我不能让他等得太久了，”弗莱吉贝说，“要不他会把气出在我倒霉的朋友身上。您那位非常聪明、非常讨人喜欢的太太近况如何？她知道我们的事情吹了吗？”

“我把这封信给她看过。”

“她非常吃惊吧？”弗莱吉贝问道。

“我看她应该更加吃惊些，”拉姆尔回答说，“假如您那时候劲头儿更足一些的话！”

“噢！——那么，她认为是我不好罗？”

“弗莱吉贝先生，我不希望人家误解我的话。”

“您别发火儿呀，拉姆尔，”弗莱吉贝用一种顺从的口气说，好象在求他，“没这个必要嘛。我只不过提了一个问题呀。那么说她不责怪我罗？再提个问题。”

“不！先生。”

“那好极啦，”弗莱吉贝说，明明看出她认为是他不好。“替我问候她。再见！”

他们握手告别，拉姆尔大踏步走出房去，心中默默地在想着什么。弗莱吉贝望着他消失在浓雾里，然后回到火炉前，面对着炉火若有所思，把玫瑰色土耳其长裤的两条裤腿向两边叉开，在沉思冥想中弯起两只膝盖，仿佛要跪下去似的。

“你有一部络腮胡子，拉姆尔，我决不喜欢你那部胡子，”弗莱吉贝自言自语地喃喃说，“有钱也生不出你那部胡子来；你对自己的气派跟谈吐觉得了不起；你想拽我的鼻子，你搞得我出师不利，你的老婆还说是因为我才失败的。我要把你打倒。我一定要的，虽然我没有一部络腮胡子，”说到这里，他摸了摸自己脸上本来应该长出胡子来的部位，“没有气派，也没有谈吐！”

他如此使自己高贵的心灵得到宽慰之后，便收起了土耳其裤子的两条裤腿，伸直膝盖站直了身体，然后大声召唤隔壁房间里的瑞亚，“哈罗，你，先生！”看见这位老人重新走进来时那副亲切和蔼的样子跟他所给与他的身份之间的对比是那么强烈，弗莱吉贝先生再次感到非常开心，因此他一边哈哈笑着，一边大声宣称：“好哇，好哇！天啦，真是好极啦！”

“我说，老家伙，”弗莱吉贝笑够了之后继续说，“你去把我用铅笔标出来的这些全都买下来——瞧这儿画了勾，这儿画了勾，这儿也画了勾，——我赌两个便士，你以后一定会作为一个你本来就是的犹太人继续去榨取那些基督徒的血汗的。现在，下一步，你要问我讨一张支票了。或者你要开口说你需要一张支票了，虽然你有的是资本，藏在一个什么地方，假如有人知道

你藏在哪儿就好了，可是你要上刀山，下油锅①然后才肯承认的。——那张支票我会给你开的。"

他打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把钥匙来开另一个抽屉，又从这个抽屉里拿出另一把钥匙来去开另一个抽屉，又从这个抽屉里拿出另一把钥匙来去开另一个抽屉，在这个抽屉里，放着支票簿；他开完了支票，又把这个钥匙和抽屉的过程反方向重复一遍，把他的支票簿重新安全地收藏好。他这才手拿着一张叠好的支票招呼老人走过来，交给了他。

"老家伙，"弗莱吉贝说，这时犹太人已经把支票放进他的记事本里，正要把这个本子塞进他长袍的胸襟里，"我的事儿今天就谈到这里。现在来说说那件并非确切是我的事情吧。她在哪儿呀？"

瑞亚的一只手还没有从长袍的胸襟里抽出来，他吃了一惊，停住不动了。

"啊哈！"弗莱吉贝说。"没想到吧！你把她藏在哪儿啦？"

老人显出他是大吃了一惊，他在片刻之间惶惑不安地注视着他的主人，他的主人因为他这样的气色而大为高兴。

"她是不是在圣玛丽·爱克斯街由我付租纳税的那幢房子里呢？"弗莱吉贝追问道。

"不是，先生。"

"她是不是在那幢房子屋顶上你们那个花园里——上去寻死去，或者什么。那个笑话儿是怎么说的？"弗莱吉贝问道。

"没有，先生。"

"那么她在哪儿呢？"

---

① 原文大意是："放在烧肉架上烤，加胡椒，加盐。"

瑞亚把眼睛朝地面看着，仿佛在考虑是否可能同时回答这个问题而又不会为他人谋而不忠，然后他静静地抬起眼睛来望着弗莱吉贝的面孔，仿佛是考虑好了，认为他能够这样回答。

“得了吧！”弗莱吉贝说道。“我这会儿也不逼你说出来。可是我要知道这个，我会知道这个的，告诉你。你打算干什么？”

老人用他的头和两只手作出一种表示抱歉的动作，好象他没有了解主人家的意思，他默默地眼望着他表示询问。

“你不可能是一个寻花问柳的骗子手吧，”弗莱吉贝说道。“因为，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可怜可怜吧’，你知道——假如你当真知道几句基督徒的诗歌的话，‘他的颤抖的双手把他引向那’——如此等等。你是老前辈当中的一个呀；你是一个站也站不稳的老怪物呀；你不可能跟这个丽齐谈恋爱吧？”

“噢，先生！”瑞亚抗辩道。“噢，先生，先生，先生！”

“那么干吗，”弗莱吉贝反驳他，脸上微微浮出几分红晕，“你说不出个道理，你为什么把你的勺子伸进这锅汤里来？”

“先生，我愿意把实情告诉您。可是（原谅我提个条件）这是一种神圣的相互信任；这是要严格地凭人格来担保的。”

“你也要谈人格！”弗莱吉贝大声说，嘴巴嘲弄地一啧。“犹太人的人格啊。好吧。说下去。”

“是凭人格担保的，先生？”另一个还在提出他的条件，态度恭恭敬敬，又坚持不让。

“噢！当然啦。正大光明的人格，”弗莱吉贝说道。

老人因为从来不曾被招呼坐下，便立在那里，一只诚挚的手扶在年轻人安乐椅的椅背上。这位年轻人坐在那里，眼睛望着炉火，脸上是一副洗耳恭听的好奇表情，随时准备着挑他的毛

病，找他的侄子。

“说下去，”弗莱吉贝说道。“从你的动机说起。”

“先生，我没有别的动机，只是想帮助得不到帮助的人。”

这种难以置信的说法在弗莱吉贝先生心中所引起的情感，只能教他鼻子里轻蔑地嗤一声来加以表达，那嗤的一响，声音长得惊人。

“上次你在我那个屋顶上的可怜的花园里见到她的时候，我已经说过我是怎样认识这个闺女的，又是怎样简直可以说钦佩和尊重这个闺女的，”犹太人说道。

“是吗？”弗莱吉贝不相信地说道。“好吧，不过也许你是说过的。”

“我越是了解她，就越是对她的遭遇感到兴趣。她的这些遭遇逐渐凑成为一种危机。我发现她非常苦恼，因为有一个自私的忘恩负义的弟弟，因为有一个无法接受的求婚者，因为有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情人所布下的爱情的网，还因为她自己心头的种种诱惑。”

“那么在这些小伙子当中她已经喜欢哪一个罗？”

“先生，她有心于他，那只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有许多优点，而且是很大的优点。但是他跟她地位不同，而且他也无心娶她为妻。危险越来越逼近她，把她围困住，四周顿时阴云密布，这时候我——正象您所说的，先生，我是太老了，太潦倒了，人家不可能怀疑我对她怀有什么感情，除非是一种父辈的感情——我便插手进来，建议她逃开。我说，‘我的女儿呀，人有时候是会遇到精神上的危险的，在这种时候，一个人能做出的最牢靠的有效的决定是逃开去　在这种时候，最勇敢大胆的行为是逃开去。’她回答说她心里也这样想过；可是没人帮助，不

知道能往哪里逃，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她。我告诉她有一个人可以帮助她，这就是我。于是她就逃开了。"

"你怎么给她安排的？"弗莱吉贝说，一边摸着自己的面颊。

"我把她安置在一个远远的地方，"老人说道。他把他一只摊开的手从另一只摊开的手边严肃地、平稳地挥开去，直到手臂伸直的程度，"安置在一个远远的地方——安置在某些我们的人当中，在那儿，她可以靠她的勤劳维持生活，在那儿，她可以有希望施展自己的这种长处，任何人也不会来侵犯她。"

当他说到"远远的地方"时，弗莱吉贝的两只眼睛从火炉上转过来注视着他的手的动作。现在弗莱吉贝（非常不成功地）试着模仿了一下这个动作，他摇着头说，"把她安置在那个方向去了，是吗？噢，你这个鬼头鬼脑的老骗子！"

瑞亚的一只手横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搭在安乐椅背上，他并不为自己辩解，只等主人向他进一步提出更多的问题。但是弗莱吉贝把他一双小眼睛挤在一起，非常清楚地看出来，在这样一个缄默的问题上要想问出点什么来是毫无希望的。

"丽齐，"弗莱吉贝说道，眼睛重新朝向炉火，然后又抬起来。"哼，丽齐。那天在你屋顶的花园里，你没有告诉我她姓什么。让我来对你说得更多些吧。她的姓氏是赫克萨姆。"

瑞亚低下头表示同意。

"听我说，你这位先生，"弗莱吉贝说道，"我好象觉得有点儿认识那位诱骗她的家伙，那个更为强有力的一位。他是不是跟法律有点儿关系？"

"名义上是的，我想这是他的职业。"

"我也这样想。名字好象是莱特伍德吧？"

"先生，完全不象是这个名字。"

“来，老家伙，”弗莱吉贝说道，冲着他眨眨眼睛，“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瑞伯恩。”

“老天爷！”弗莱吉贝喊道。“是那一个呀，是吗？我还以为是另一个呢，可是我绝对梦想不到是那一个，我不会反对你去阻止这两个人当中的哪一个的，骗子，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够傲慢的；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象那一个那样冷冰冰的家伙。他还长着一部胡子呢，并且还滥用这部胡子。干得好，老家伙！继续干下去，往好里干！”

这种出乎意料的赞扬使瑞亚感到高兴，他问道还有什么指示给他没有？

“没有了，”弗莱吉贝说道，“你可以开路了，犹大[1]，去按照你得到的命令摸索着干吧。”老人被他用这几句悦耳的话打发走了，他拿起他的宽边帽子和手杖，离开了这个伟大的人物：他似乎更象是一个慈悲为怀的赐福给弗莱吉贝先生的上级，而不象是一个被他踩在脚下的可怜的奴仆。现在只剩弗莱吉贝先生独自一人了，他锁上了外面房间的门，又回到壁炉前。

“你干得真好！”迷人先生对自己说。“迟钝吗？你可能是这样；稳当吗？你的确是这样！”他非常自鸣得意地把这句话重复了两三遍，同时再次伸开他土耳其长裤的两条裤腿，并且把膝盖弯下来。

“这一枪放得漂亮，我真得意，”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把一个犹太人给打中了！瞧，当我在拉姆尔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并没有马上向瑞亚扑过去。完全不是如此，我是一点点儿够

---

[1] 犹大(Judah)，《圣经》中的人物，这里借指犹太人。

着他的。”在这里，他说得非常准确，这正是他的习惯，对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扑过去，跳上去，或者纵身跃起去攫取，而是向每一件东西悄悄地爬过去。

“我够着了他，”弗莱吉贝伸手去摸自己的胡子继续说，“一点点儿地够着了他。假如你的拉姆尔们或者你的莱特伍德们能用什么办法够着他的话，他们一定会问他这种问题，问他是否跟那个丫头的失踪有关系。我可是知道怎么干更好一些。我躲在暗处，把他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对他瞄准开枪，让他突然一下子中弹倒地。噢！一个犹太人，跟我作对手，算不了个啥！”

说到这里，他再一次干巴巴地咧一咧嘴，用来代替微笑，使他的面孔向一边歪去。

“至于基督徒们，”弗莱吉贝继续说，“当心点儿，信奉基督的兄弟们，尤其是你们那些破产的人们！破产的人们现在要听我使唤了，你们还有的是好戏看呢。我在你们头上大大地施展权力，你们自以为无所不知，而却毫无所知，为这种事真值得花上几个钱啊。而有朝一日从你们身上榨出点儿油水来，那就象回事儿了！”

发表过这篇对空议论之后，弗莱吉贝先生适时地开始脱去土耳其长衫，穿上基督徒服装。他进行他清晨的梳洗沐浴，并给自己涂抹上一种万无一失的油膏，好让他那张人的面孔上长出茂密而光滑的毛发来（除了高利贷债主之外，他只相信江湖郎中才是神仙），在这个过程当中，浓密的雾包围了他，把他拥进自己乌烟瘴气的怀抱里。假如说这场浓雾从此不再把他放出来的话，这个世界也不会蒙受什么无可补偿的损失，它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手边的存货中挑选出一个人来取代他。

第　二　章

一位可敬的朋友在一个新的方面的表现

就在这个大雾迷漫的日子的同一天，黄昏时候，帕布西公司的黄色窗帘拉上了，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瑞亚这个犹太人再一次走出来，走进圣玛丽·爱克斯街。然而这一回，他并没有带上一个布口袋，也不是因为职务在身，不得不去为他的主人办事情。他先走过伦敦桥，又从威斯敏斯特桥转回到中赛克斯河岸，就这样，一直在浓雾里前进，直走到布娃娃的女裁缝家门口的石阶上。

雷恩小姐在等着他。他可以透过窗户，凭她家微弱的炉火发出的光亮看见她的身影——这炉火是用湿煤渣仔细封起来的，这样，当她出门的时候，可以维持得长久一些，耗煤少一些——她正戴好帽子坐在那儿等候他。他在玻璃窗上的敲击声把她从独自的沉思中惊醒，便走过来开门，是仗着一根丁字形的小拐杖帮助她移步的。

"晚上好，教母①！"珍妮·雷恩小姐说道。

老人笑了，伸过手臂去让她靠在上面。

"不进来暖暖身子吗，教母？"珍妮·雷恩小姐说。

"你要是准备好了，我就不进来了，灰姑娘②，我亲爱的。"

"好呀，"雷恩小姐快活地大声说。"您真是一个聪明的老小

孩！假如我们这儿是一个发奖品的机构（可是我们只有不中奖的彩票），您一定会得到一等银质奖章的，因为您这么快就了解了我的意思。"雷恩小姐一边说着这个，一边把大门的钥匙从钥匙洞里抽出来，放进她的口袋里，然后手忙脚乱地碰上了大门，趁他们两人都站在门前台阶上的时候，又用手试试看能不能推开。当她满意地认为她的住处已经安全无恙了，便用一只手钩住老人的手臂，并准备好用另一只手去挥舞她的丁字形拐杖。然而，那把钥匙是一件体积非常巨大的工具，所以在他们出发之前，瑞亚建议由他来拿着。

"不，不，不！我要自己拿，"雷恩小姐回答说。"我身子歪得太厉害了，您知道，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可以使我直起身子来。告诉您一个秘密吧，教母，我是故意把我的口袋装在我高起来的这一边的。"

说完这句话，他俩便开始在迷雾中缓慢地走去。

"是的，您真够机灵的，教母呀，"雷恩小姐非常满意地继续说下去，"能了解我的意思。可是，您瞧，您确实是多么象那些好看的小说里所描画的神仙教母啊！您跟其他的人们是那么不相象，又那么让人觉得，您好象为了要做件什么好事，才刚刚在这一会儿变成这个形状的。啵！"珍妮小姐把她的脸紧贴着老人的脸大声地说。"教母呀，我能看清楚在您的大胡子后面，您是个什么样儿。"

"你还能想象我有本领把其它的东西也改变形状吗，珍妮？"

---

① 原文为Godmother，是珍妮故意使用的昵称。

② 原文"Cinderella"，是欧洲童话中一个可怜的小姑娘的名字，我国一般译作灰姑娘。她受继母虐待，拾煤渣过活，后来得到神仙的帮助，成为王子的情人。

"啊！我能想象得出！您只要把我的拐杖借去，敲敲这块铺路的石头——我用脚点着的这块脏石头——它就马上会变成一辆六匹马拉的四轮大轿车。我说呀！您就相信这是真的吧！"

"真心诚意地相信，"善良的老人回答说。

"我来告诉您我一定要请您做的事情是什么，教母。我一定要请您费神把我的孩子给点化一下，把他整个儿变一变。噢，我的孩子近来是多么坏、多么坏的一个孩子啊！他让我烦得几乎不知怎么办才好了。这十天来一丁点儿活儿也没干。他也在担惊受怕呢，他幻想着有四个黄铜色的人，穿着红衣裳，要把他往一个红通通的火炉里扔呢。"

"那可是危险的，是吗，珍妮？"

"危险吗，教母？我的坏孩子老是多多少少让人感到危险。他这会儿，"——说到这里，这个小人儿转回头去，对天空望了一望——"他这会儿很可能把房子给烧着了，我不知道有谁会喜欢要一个孩子，我真不知道！摇晃他也没用。我摇晃过他的，只摇得我自己头昏眼花。'你干吗不记着你的诫律①，不给你的娘争光呢，你这个淘气的老小孩？'我一天到晚对他这样讲。可是他只会哭哭啼啼地用眼睛瞪着我。"

"把他变好以后，又来变化什么呢？"瑞亚开玩笑说，话音中充满同情。

"说真的，教母呀，恐怕接着我非得自私一下不可了，我要您把我的脊背跟我的两条腿弄弄好。凭您的本领，这对您只是一件小事儿呢。教母呀，可是对于可怜的、衰弱的、浑身疼痛的我可是一件很大的事啊。"

① 原文是 Commandents，指《圣经》中的十诫。

她这句话里并没有牢骚和抱怨，然而那感动人的力量却不减分毫。

“然后呢？”

“对，然后——您知道的，教母。咱俩一块儿跳进六匹马拉的四轮大轿车里，上丽齐那儿去。说到这里，让我想起来，教母呀，问您一个严肃的问题。您聪明得不能再聪明了（因为您是神仙养大的），您能把这个道理告诉我的：是先有一个好东西然后再失掉它好呢，还是从来也没有过更好些？”

“讲明白一点，教女。”

“现在没有了丽齐，我比认识她以前感到更加孤单，更加没有依靠了。”（当她说这话时泪珠挂在她的眼眶里。）

“很多人一生当中都要失去几个亲爱的伴侣的，我亲爱的，”犹太人说道，——“在我一生当中也曾经失去一个妻子、一个漂亮的女儿和一个很有希望的儿子——可是幸福还是有过的。”

“啊！”雷恩小姐忧思深沉地说，她一点儿也没有被说服，她把她那尖尖的、小斧子一样的下巴上下摇动着，来把她的这声喟叹剁成碎片；“我再告诉您，我认为您最好先来变化点什么，教母呀。您最好把现在变成过去，并且把过去变成现在，还要让它们一直保持下去。”

“那样对你合适吗？那你不就会永远痛苦下去吗？”老人充满柔情地问道。

“对呀！”雷恩小姐感慨地大声说，一边又把她的小下巴剁了一下。“您已经把我变化得更聪明了，教母呀，——您并不需要，”她把下巴和眼睛古怪地向前一伸，接着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教母，您就会办这件事儿的呀。”

就这样，他们一边谈着话，一边已经越过了威斯敏斯特桥，

经过了瑞亚刚刚经过的地方，又走过一些新的地方；因为，当他们从伦敦桥上再次越过泰晤士河之后，他们又沿河一直向下走去，冒着更加浓密的大雾继续赶路。

在他们还没过河以前，当他们向前走着的时候，珍妮把她可敬的朋友推向一边，走近一个灯火辉煌的玩具商店的橱窗，说道："瞧啊，这些全是我做的！"

她指的是一堆五光十色的布娃娃，令人眼花缭乱地排成半圆形，有的穿着去宫廷朝见皇帝时穿的衣裳，有的穿着跳舞会的衣服，有的穿着乘马车去兜风的衣服，有的穿着骑马出游的衣服，有的穿着散步的衣服，有的穿着结婚的衣服，有的穿着要陪伴别的洋娃娃去结婚的衣服：都穿着各种各样人生的喜庆大事所穿的衣服。

"美啊，美啊，美啊！"老人把两手一拍说道。"真是雅致极了。"

"您喜欢它们，我真高兴，"珍妮小姐高傲地回答。"可是逗乐儿的是，教母呀，我拿那些贵妇人们来试穿我所想出来的衣裳呢，虽然这是我生意里最困难的一部分，哪怕我的脊背没毛病，两条腿也不奇怪，也是最困难的一部分。"

他注视着她，好象不懂她的意思。

"您瞧您，教母呀，"雷恩小姐说道，"我非得一天到晚在城里奔来奔去不可呢。假如说就是在我的台子面前坐坐，裁裁，剪剪，那倒是件比较轻松的活儿；可是拿那些贵夫人们来试衣裳，可真搞得我精疲力竭呀。"

"怎么，试衣裳？"瑞亚问道。

"您是一个多么糊涂的教母呀，真没说的！"雷恩小姐回答说。"您瞧。在客厅里、公园里的盛大集会上，展览会上，游园会上，或者随便什么集会上。好极了。我挤在人群当中，东张西



为布娃娃成衣匠试衣裳

望。当我看见一位对我的生意非常适合的贵夫人的时候，我就说，'您合适，我亲爱的！'我就特别注意她一阵，然后跑回家去，照样裁出来，粗针大线缝起来。过两天，我又跑回去试衣裳，我又再一次特别注意她。有时候，她简直好象在说，'瞧那个小东西眼睛瞪得多大！'而有时候她高兴，有时候就不高兴，不过高兴的时候比不高兴的时候多得多。我成天老是只对自己说：'这儿必须挖掉点儿；那儿必须斜一点儿。'我就跟在她后面转，拿她试我布娃娃的衣裳。晚会对我是一种更加艰难的工作，因为只有从门廊里才能够看得见全貌。在车轮子和马蹄子中间一瘸一瘸地走，真不是滋味儿，有天晚上，我简直眼看就被踩在脚底下了。可是我反正还是看见她们了。当她们急冲冲从马车里下来走进大厅的时候，一眼瞥见我的一张小面孔冒着雨从警察小亭子后面伸出来，我敢说，她们心想，我是在睁大眼睛一个心眼儿在惊讶和羡慕她们呢；可是她们很少会想到，这只不过是她们在为我的布娃娃效劳呢！有一天，我看见碧琳达·惠特罗丝太太。我让她一个晚上值两次班儿。当我看见她从马车里出来的时候，我说：'您合适，我亲爱的！'我马上跑回家去，照样裁出来，粗针大线缝起来。我又回来了，躲在那些招呼马车的仆人背后。那天晚上天气还真糟糕呢。最后总算是听见叫唤：'碧琳达·惠特罗丝太太的马车！碧琳达·惠特罗丝太太下楼了！'于是我就让她试衣裳——噢！还真费了一番苦心呢——趁她坐上马车之前。那一个就是碧琳达太太，绳子捆在腰上吊起来的，离煤气灯太近了点儿，是蜡做的呀，两只脚尖儿朝里弯着的那一个。"

当他们在沿河一带艰难而缓慢地走了一段时间之后，瑞亚打听着上一家名叫"六个快乐的脚夫"的酒店去的路。按照人家

所指的方向，他们走到了阿贝·波特森小姐领地的大门前。因为迷路，当中停过两三次，想过一阵，并且没有把握地四边摸索过一阵。他们透过大门上镶玻璃的部分向里窥望，看见了酒店内部的盛况，还看见阿贝小姐本人正堂皇地坐在她小巧玲珑的宝座上读报纸。他俩满怀敬意地来到她面前。

阿贝小姐把眼睛从报纸上移开，脸上带着一种凝滞不动的表情停下不读了，似乎她必须把手边这段文章读完之后，才能着手做任何其它事情，她略带几分严厉地问道："好啦，你们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见见波特森小姐吗？"老人摘下他的帽子问道。

"你们不仅可以，而且能够，并且你们已经见到了，"女主人回答。

"我们能跟您谈谈吗，太太？"

这时候，阿贝小姐的眼睛里才有了珍妮·雷恩小姐的小小的身形。为了更加靠近些来观察这个形体，阿贝小姐放下报纸，立起身来，朝柜台间的半截门外望过去。那根丁字形的拐杖仿佛在为她的主人提出请求，想走进门去在火炉边休息一会；于是阿贝小姐便把半截门打开，并且似乎是在回答那根丁字形的拐杖，说道："好的，进来在火炉前休息一会儿吧。"

"我的名字叫瑞亚，"老人说道，他的举止很有礼貌，"我是在伦敦市区做事情的。这一位，我的年轻的同伴——"

"停一会儿，"雷恩小姐打断他说。"我要把我的名片给这位太太。"她神气十足地把名片从口袋中掏出来，先跟那把巨大的家门钥匙斗争了一番，因为它是放在名片的上面，把名片压在底下了。阿贝小姐表现出明显的惊异接住了这份小小的文件，发现它的内容非常简明扼要：——

布娃娃成衣匠

珍 妮·雷 恩 小 姐

侍候娃娃　上门服务

“老天爷！”波特森小姐瞪着眼睛惊奇地大声说。名片从她手里滑落在地上。

“太太，我跟我年轻的同伴两人，冒昧地来找您，”瑞亚说，“是为了丽齐·赫克萨姆的事情。”

波特森小姐这时正弯下腰去给布娃娃的女裁缝解开帽子上的系带。她颇为生气地向四周望望，说道：“丽齐·赫克萨姆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年轻人。”

“她一定要那么骄傲，”瑞亚善于应付地回答说，“才配得上您对她的好印象呀，所以在她离开伦敦去——”

“究竟去哪儿了，是去好望角了吗？”波特森小姐问道，似乎以为她是移居国外了。

“去乡下了，”瑞亚谨慎地回答，——“她要求我们答应来给您看一份文件，她特别把它留在我们这里，就是为了给您看的。我是她的一个不中用的朋友，是在她从这一带地方搬走之后才认识她的。她有一段时间跟我这位年轻的同伴住在一起，是她的一个很有帮助的和称心如意的朋友。现在非常必要的是，太太，”他放低声音接着说。“要请您相信我；假如您一切都知道的

话，这非常必要啊。”

“我可以相信这些话，”阿贝小姐说道，同时用一种温和的目光望着那个小人儿。

“假如说一个人有一颗永远也不会变硬的心，永远也不会厌烦的脾气，她的一双手抚摸人的时候永远也不会伤害别人，这就算是骄傲的话，”珍妮小姐红着面孔插进来说，“那么她是骄傲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就不是骄傲的。”

她本来是存心顶撞阿贝小姐的，可是她落了空，她完全没有得罪这位吓人的权威，反倒引出她和蔼的微笑来。“你做得对，孩子，”阿贝小姐说道，“为那些给自己做过好事的人说好话。”

“对也罢，错也罢，”雷恩小姐以别人听不见的喃喃自语说，下巴颏明显地向前一伸，“我是存心要这样说的，您对这个要怎么看就怎么看吧，老太太。”

“这就是那份文件，太太，”犹太人说，同时把那份洛克史密斯起草、赖德胡德签名的文件的原本递到波特森小姐手中。“请您读一下，好吗？”

“不过先让我问问，”阿贝小姐说道，“——您尝过果汁甜酒吗，孩子？”

雷恩小姐摇摇头。

“愿意尝点儿吗？”

“如果好吃就愿意，”雷恩小姐回答说。

“你试试看呀。假如你发现好吃，我就用热开水给你冲一杯。把你两只可怜的小脚儿放在壁炉围栏上。今儿晚上天气真冷、真冷呢，雾气又这么缠着人。”当阿贝小姐帮助她转过她的椅子时，她解开带子的帽子滑落在地板上。“哎呀，多美的头发！”阿贝小姐叫喊着，“够给全世界的布娃娃做假头发用的了。真多呀！”

“这就算多啦？”雷恩小姐回答说。“呸！那么其余的您又该怎么说呢？”她一边说着，一边解开一条扎头发的丝带，于是那金黄色的洪流便倾泻而下，遮满她的全身，遮满那把椅子，一直向下流到地板上。阿贝小姐的羡慕更增加了她的茫然。当她从放酒瓶的壁龛里把果汁甜酒瓶取下来的时候，她招呼犹太人到她的跟前，悄悄地问道：

“她是个孩子呢，还是个大人？”

回答是：“从年龄上说是孩子，从自食其力和所受的人生磨难来说是个大人。”

“你们在说我呢，好心人儿，”珍妮小姐想，她坐在她金黄色的浓荫中暖着双脚。“我听不见你们说什么，可是我知道你们的鬼把戏和你们的做派！”

珍妮小姐从一把茶匙里尝了尝果汁甜酒，它完全对她的口味，波特森小姐用她高超的手艺调了足够的一份，让瑞亚也能尝到。在这番准备工作之后，阿贝小姐才来读那份文件；她一边读，一边不停地抬起眉毛来，伴随她这个动作，仔细地注视着她的珍妮小姐也富于表情地、重重地、一口一口地啜饮着掺水的果汁甜酒。

“就这里所说的而言，”阿贝·波特森小姐说道，这时她已经把这份文件读过好几遍，并且对它进行过一番思索了，“它证明（这也无须多作证明了），无赖·赖德胡德是一个恶棍。我怀疑的是，这件事或许不是他这恶棍一个人干的；可是这些怀疑现在是没有希望澄清了。我相信我是冤枉了丽齐的父亲，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冤枉过丽齐本人；因为当情况最坏的时候，我是信任她的，我对她是完全相信的，我还试着说服她上我这儿来避避风险呢。我非常抱歉的是，我冤枉了一个人，特别是，现在连挽回也不

可能了。劳驾您务必让丽齐知道我说的话；假如她愿意到'六脚夫'来的话，也别忘记告诉她，归根到底，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她会发现'六脚夫'跟她的家一样，她会在'六脚夫'里找到她的朋友的。她老早就知道阿贝小姐啦，提醒她一下，她会知道，她结果可能发现的是怎样一个家，怎样一位朋友。我这个人说话大体上是简短扼要的——或者是惹人讨厌的，那就要看情况和看话由谁来说了——"阿贝小姐说，"我要说的大概就是这些吧，这些也够了。"

但是，阿贝小姐还没有啜完搀水的果汁甜酒，便想起，她要把这文件抄一份留在手边。"文件并不长，先生，"她对瑞亚说，"涂几笔把它抄一下，或许您不介意吧。"老人满心愿意地戴上眼镜，站在那张小桌子前面，占据一个角落，用一笔漂亮的圆体字把文件抄了下来，在这张小桌子上，阿贝小姐收钱登帐，并且陈列她的货样小酒瓶（根据"六脚夫"严格的经营作风，顾客是一律不得赊帐的）。当他立在那里一笔一划做他的书法工作时，他那古老时代的抄书人似的身形专心致志地工作着，面布娃娃的小裁缝则坐在火炉前她的金黄色的浓荫里。这时，阿贝小姐怀疑，她是不是在梦中见到这两个罕有的人物出现在"六脚夫"的柜台边，会不会片刻之后，一点头便醒了过来，发现他们已经不知去向。

阿贝小姐一连两次试着把眼睛闭上又睁开，发现这两个人物还在那里，而这时，好象在梦中一般，店堂里兴起了一阵乱哄哄的喧哗声。她突然立起，他们三个人面面相觑，喧哗声变成了嘈杂的吵嚷声和混乱的脚步声；接着又听见所有的窗户都被匆忙地推开，从河面上飘进来阵阵喊叫和啼哭声。又过了一会儿，只听见鲍布·格里贝利噼里啪啦地从走廊上走来，他靴底上

的每一颗钉子都凝聚着靴子上全部钉子的喧哗声。

"怎么回事儿?"阿贝小姐问道。

"雾里有人撞伤了，太太，"鲍布回答说，"河上的人实在太多了。"

"告诉他们把水壶全煨上!"阿贝小姐大声说。"留心把锅炉装满。把浴室准备好。拿些毯子挂在火炉前面烘起来。热几只白瓷烫酒壶。你们要有点儿心眼儿呀，你们楼下这些姑娘们，要用你们的心眼儿呀。"

阿贝小姐一边对鲍布发出这些指示，一边也是用这些话向厨房打招呼，她抓住鲍布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在墙上撞，这是要他多加小心，并且保持沉着镇定的一种一般性命令方式，这时店堂里的酒客们你推我拥地冲出门去，奔向堤道，于是室外的喧闹声越来越大了。

"过来瞧瞧，"阿贝小姐对她的两位客人说。他们三人连忙走进空荡荡的店堂，通过一扇长窗，走进挑出河面的木质游廊。

"下面有谁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吗?"阿贝小姐用权威的口气发问。

"是一艘汽船呀，阿贝小姐，"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在浓雾中喊叫说。

"从来都是汽船呀，阿贝小姐，"另一个人喊叫说。

"那边是船上的灯火呀，阿贝小姐，您没瞧见在那边闪亮吗，"又一个人喊叫说。

"它在放气呢，阿贝小姐，所以雾更浓了，声音更吵了，您没瞧见吗?"另一个人大声说。

小船全划出去了，火把全点燃了，人们吵吵嚷嚷地拥向河边。有几个人失足落水，溅起一片水花，又被人在一阵大笑声

中拖上岸来。有人在呼喊，叫拿从水底捞东西的拖网来。一个传一个地喊叫着要救生圈。不可能看清河上在做些什么，因为每一只派出去的小船一划进雾里马上就无影无踪了。什么也看不清楚，只听见人们从四面八方在责骂那只该死的汽船。

它就是凶手，该送到绞刑场去；它是杀人犯，该送到犯人殖民地去；它的船长该判处死刑；它的水手们把小船上的人撞进河里还觉着开心呢；它的翼轮把泰晤士河上的船夫砸得粉碎，它的烟囱烧了人家的财产；它从来是、总归是无恶不作、害人闯祸，跟所有的汽船一个样儿。迷蒙的雾中处处是这种照例用嘶哑的嗓音发出的咒骂声。在这整个时间里，那艘汽船上的灯光象鬼魂一样移动了极少的一点儿位置，它正在顶风抛锚，不管出了什么事情吧，只好等待承受后果了。现在船上开始点燃许多蓝色信号火[1]。这些蓝色的火光在汽船四周造成一条明亮的光带，好象是这艘船把雾给点着了，而在这条光带中，可以看见人影和船影在隐隐漂移，——这时，人们喊叫的调子在改变，一阵阵呼叫声越来越响，也越来越激动——而同时又传来人们的呼叫声："那边！""还是那边！""再朝前划两下！""好哇！""专心点儿！""抓牢！""用力拽呀！"以及其他等等。最后，夜晚重新归于黑暗，只剩下几小团翻腾滚动的蓝色火苗，可以听见汽船的翼轮在转动，船上的灯光朝大海的方向平稳地移动，逐渐消逝。

阿贝小姐和她的两个同伴觉得，这一过程用掉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酒店房舍的下面，人们正急切地忙于奔回岸上来，恰象当初急于从岸边奔向河中心一样，只是在第一只小船冲回岸边时，人们才了解到河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

[1] 蓝色信号火是当年海船上采用的一种救生指示和照明工具，是一种内装花炮火药的纸筒，有时装在浮标上使其在水面浮动，以便搭救落水者。

"那个人要是汤姆·托特尔的话,"阿贝小姐用她极其威严的口吻宣称,"叫他马上到楼下来。"

驯顺的汤姆遵命了,后边跟着一伙人。

"怎么回事儿,托特尔?"阿贝小姐问。

"一艘外国汽船,小姐,撞翻一只舢板儿。"

"上面有几个人?"

"一个,阿贝小姐。"

"找到了?"

"找到了。在水里闷了很久了,不过尸体捞到了。"

"叫他们送到这儿来。你,鲍布·格里贝利,关上店门,守在门里边,我不说话你别开。下面有警察没有?"

"我在这儿,阿贝小姐,"一位警察应声说。

"等他们把尸体搬进来了,你拦住别放人进来,好吗?帮着鲍布·格里贝利把他们关在门外边。"

"好的,阿贝小姐。"

这位号令严明的女店主带上瑞亚和雷恩小姐退回到屋内,她把他们这两股兵力分布在她的两翼,立在柜台间的半截门内,恰好似立在一个战壕的胸墙后面。

"你们两位靠近我立在这里,"阿贝小姐说道,"就不会有人碰着你们了,可以看见它搬进来。鲍布,你立在门口。"

这位岗哨敏捷地把他已经卷得高高的袖口再往肩头上一塞,服从了命令。

越来越近的喧哗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门外熙熙攘攘,人声嘈杂。突然一切都安静下来。有人在门上奇怪地、闷声闷气敲了或戳了两下,好象是死人倒退着来到门前,正在用他两只僵硬的脚后跟撞门似的。

“是担架，或是门板，他们抬的不外这两件东西，”阿贝小姐说，她的耳朵听惯了，有经验。“开门，你，鲍布！”

门开了。传来负重的人们的沉沉脚步声。停住。一阵拥挤声。不再拥挤了。门关了。隐约传来失望的被拒于门外者的抱怨声。

“你们向前走！”阿贝小姐说；她在身边两员大将的簇拥之下，显得如此威风，甚至几个抬死者的人也在等候她的许可才敢于移步，“上二层楼去。”

入口很低矮，楼道也很低矮，他们抬着沉重的负担不得不哈下腰去，以便把它抬得低低的，那横卧的尸体从他们面前抬过的时候几乎还没有半截门高。

阿贝小姐一看见这死人，吓得向后一跳。“哎呀，好上帝！”她说着，转身面向她的两个同伴，“这就是写我们刚才手里的那份声明的人呀。这是赖德胡德呀！”

第 三 章

同一位可敬的朋友在其它不止一个方面的表现

的确，这正是赖德胡德而不是别人，或者说这是赖德胡德的而不是别人的躯体和外壳，被抬进了阿贝小姐二层楼的卧室里。这无赖一向是能屈能伸，应变灵活的，而现在他是够刚硬的了；抬他的人们把脚步反复地移来移去，他的担架好多次东歪西斜，差一点儿他就从上面滑落下去，把他象一堆肉似地翻过栏杆，这才弄到了楼上。

“找个医生来，”阿贝小姐说道。然后又说，“找他女儿来。”立刻有人出发去执行这两项任务。

派去找医生的人半路上碰见了医生，是在警察的护送下走来的。医生检查过透湿冰凉的躯体，宣布说，还值得试试救活他，口气中不抱什么希望。立即采取一切最好的措施，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全心、全意、全力地参与。对这个人谁也不抱有丝毫的敬重；对所有这些人说来，他一向是一个躲避、怀疑和厌恶的对象；然而他身上的生命的火花现在却奇特地和他本人分离了，他们对于这点儿火花深深感到兴趣，也许因为，这是一条命，而他们是活人，并且又有朝一日必须死掉吧。

当医生询问事情发生的经过，和谁该负责时，汤姆·托特尔发表意见，认为这是一次不可避免的事件，谁也不怪，只怪

受害者自己。“他划着船鬼鬼祟祟地乱窜，”汤姆说，“不是我要说死人的坏话，这种鬼鬼祟祟的行为，就是这个人的做派，当他正好横在汽船的船头前面的时候，它就把他撞成了两半儿了。”说起撞成两半儿来，托特尔先生说得真够形象的，不过他说的是小船，而不是人。因为，这个人现在还是完整的一个，躺在大家的面前。

乔依船长，那位戴一顶上光皮帽子的、鼻子象只酒瓶的老主顾，是这家颇受尊敬的老学堂里的一个小学生（他悄悄地溜进了这间卧室，执行的是一件重要的任务：给这个淹死的人拿来领巾）。他向医生提供了一个明智的老派学究式的建议，说，尸体应该双脚朝上，倒挂起来，“就好象，”乔依船长说，“肉铺子里挂羊肉那样，”然后，为了使他便于呼吸，还要采取一个特别好的办法，那就是把他放在几只大木桶上滚动。这位船长从他祖先们的聪明里拾来的这点儿残余，引起阿贝小姐一场无言的愤怒，她当即抓起这位船长的领口，一言未发地把他逐出现场，而船长也未敢提出抗议。

于是，留下来帮助医生和汤姆的就只有另外三位老顾客了，鲍布·格拉莫尔，威廉·威廉斯和乔纳森（他的姓氏，假如有的话，也无人知晓），这也很够了。阿贝小姐进来看了看，确实知道他们不缺少什么，便走下楼去，回到柜台边，在那儿等待结果，那位和蔼的犹太人和珍妮·雷恩小姐两人陪她在一起。

假如你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赖德胡德先生，人们倒想知道一下你现在藏在哪里。让我们如此费力、如此耐心地坚持着对它下功夫的这块松松垮垮的人样的东西，连一点儿你的迹象也不显露出来。假如你是一去不复返了，无赖呀，这是一件非常郑重的事情，而假如你又活过来，那郑重的程度也几乎不相上下。

不啊，刚才那个关于你现在可能在哪儿的问题，是悬而未决和神秘莫测的，这就使得你的死更加让人感到郑重其事，使得我们这些照料着你的人，既怕拿眼睛盯着你，又怕把眼睛离开你；也使得楼下那些人一听见地板嘎吱一响，便立刻心惊肉跳。

停一会儿！那人眼皮动过吗？医生屏住呼吸仔细地注视着，自己问自己。

没有。

那只鼻孔抽动过吗？

没有。

这人工呼吸做完了，我感到手掌下的胸部有一点儿微弱的颤动吗？

没有。

一而再地没有。没有。然而，尽管如此，仍旧一而再地试了又试。

看！生命的迹象！毫无疑问是生命的迹象！这点儿火花可能窒息和熄灭，但也可能燃烧和扩展，可是你看！四个粗壮的小伙子一边看着一边流泪了。不管是这个世界里的赖德胡德，或者那个世界里的赖德胡德，都不会使他们流泪的；然而一个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斗争求活的人的灵魂却很容易使他们流泪。

他在挣扎着要回转来。现在他差不多是回来了，现在他重又远远走开了。现在他又在更艰难地挣扎着要回转来。然而——象我们大家晕厥时一样——象我们大家一生之中每天清醒时一样——他此刻是本能地不愿意恢复知觉，使自己重又意识到现在的这种存在，而宁肯永远这样休眠下去，假如他可能这样的话。

鲍布·格里贝利带着乐姐儿·赖德胡德回来了，去找她时

她不在家，好不容易才找到。她头上包着一条方形的披巾，当她解开披巾，一边哭泣一边向阿贝小姐打招呼的时候，她的第一个动作是把她的头发卷起来。

“谢谢您，阿贝小姐，让父亲上这儿来。”

“我应该说，姑娘，我原先不知道这是谁，”阿贝小姐回答说；“不过我希望，假如我原先知道，大概也会这样做的。”

可怜的乐姐儿啜了一口白兰地来增加勇气，被带进二层楼的那间卧室里，假如她是被喊去在他的葬礼上说几句话，她也没法表达出很多对他的感情来，然而她对他比他一向对她要怀有更多的柔情。看见他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没有知觉时，她伤心地哭了，并且十指交叉着问医生说：“就没有希望了吗，先生？可怜的父亲！我可怜的父亲是死了吗？”

对这句问话，医生一只脚跪在尸体旁边，忙忙碌碌，仔细注视着，并不向四周望，只是这样回答她：“喂，我的姑娘，除非你能控制住自己，保持完全安静，否则我就不能容许你留在房间里。”

因此，乐姐儿拿披在后面的头发来擦干了眼泪，因为她的头发这时候正需要卷上去，她把头发理顺以后，恐惧而认真地注视着室内进行的一切。她天生的女人秉性使她很快便能够提供一些小的帮助。她能够预先看出医生需要这个或是那个，便静悄悄地为他准备好，于是渐渐地，他们让她负责用手臂托着她父亲的头。

这对乐姐儿说来，是件颇有点儿新鲜的事，看见父亲成为人们同情和感兴趣的对象，发现竟然有人非常愿意容忍在这个世界上跟他处在一起，更不用说他们是在恳切地、和蔼地请求他不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这种情况使她有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感

受。有一种模糊的念头，假如事情可以象这样长久保持下去的话，倒是一种挺不错的变化，这念头在她的脑海中浮沉。还有一种非常朦胧的念头，过去的罪恶都离开他的身体淹死在河里了，而如果他有幸活过来，重新占有这个躺在床上的空洞的形体，他的灵魂也将发生改变。她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吻了吻那石头一样冰凉的嘴唇，她非常相信，她正在搓擦着的这只毫无知觉的手，将会活过来变成一只温柔的手，假如他会活过来的话。

乐妲儿·赖德胡德在甜美地幻想。然而他们是怀着如此异乎寻常的兴趣伺候着他，如此热切地为他操心，又如此警觉地注视着他，当那些生命的迹象越来越增强的时候，他们的欢乐和激动变得那么强烈，因此，她又怎能有力量抗拒这种幻想呢，可怜的东西！他现在开始自然地呼吸了，动弹了，医生宣布说，他已经从那条茫茫的旅途中回转来，他在那条黑暗的道路上停住不走了，他就要回到这儿来了。

当医生说这话时，汤姆·托特尔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他热烈地抓起他的手。鲍布·格拉莫尔、威廉·威廉斯和那个不知姓什么的乔纳森，一个个都相互握起手来，并且也和医生握手。鲍布·格拉莫尔擤着鼻子，不知姓什么的乔纳森也感动得想要做同样的事情，但是缺少一块手绢儿，便放弃了这种发泄感情的方式。乐妲儿所流的眼泪和她的名字很相称，而她的甜美的幻想现在是达到最高点了。

他的眼睛里有消息了。他想问一个问题。他奇怪自己在什么地方。告诉他吧。

"父亲，你在河上被撞沉了，现在在阿贝·波特森小姐这里。"

他瞪着眼望望他的女儿，望望周围的人，又闭上眼睛，在女儿手臂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那短暂的幻想开始渐渐消失了。那张卑鄙、恶劣、顽固不化的脸又从河底的深处，或者从其他什么地方的深处回升到表面上来了。当他逐渐变得有了热气时，医生和那四个人都逐渐变得冷冷的了。当他的面部轮廓逐渐因重获生命面变得柔和时，他们的面孔和他们的心都对他变得僵硬了。

"他现在行了，"医生一边说，一边洗着手，同时以一种不断增长着的厌恶望望病人。

"许多比他好的人，"汤姆·托特尔阴沉地摇着头，好象在说教，"也没他这种运气。"

"但愿他今后能更好地利用他这条性命，"鲍布·格拉莫尔说，"比我预想得更好一些。"

"或者比他从前更好一些！"威廉·威廉斯接着说。

"不会的，他不是这种人！"不知姓什么的乔纳森说，凑足了一个四重唱。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因为有他的女儿在场，而她看出，他们全都躲向一边，他们聚成一堆，立在房间的另一头，有意避开他。要是怀疑他们是在感到遗憾，因为他花了那么大力气去死也没有死掉，那就未免太过分了。然而他们显然希望，最好他们卖力抢救的是一个更好的对象。已经向柜台边的阿贝小姐报告了情况，她来到现场，远远地定睛望着，跟医生在悄悄说话。当那生命的火花一度中断的时候，人们对它深深感到兴趣；而现在，当它在赖德胡德先生身上稳定下来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希望最好这是发生在其他任何人身上，而不是在这位先生身上。

"不管怎么说，"阿贝小姐给他们鼓气说，"你们反正尽了善良和忠实的人所应尽的责任，还是请下楼来吃点什么吧，由'六脚夫'请客。"

这一点他们全都照办了，只把那女儿留下，守着那位父亲。等他们几个人吃完之后，鲍布·格里贝利来到这女儿的面前。

“他的气色有点儿奇怪；是吗？”鲍布仔细观察过病人之后说。

乐姐儿轻轻地点点头。

“等他醒过来，气色还要更奇怪呢；是吗？”鲍布说。

乐姐儿希望不是如此。为什么会呢？

“你知道，等他发觉自己是在这儿的时候，就会的，”鲍布解释说。“因为阿贝小姐以前是不许他走进这幢房子的，叫他滚出去。可是你们或许叫做‘命运’的那个东西叫他又进来了一趟，这是希奇事儿，是吗？”

“他不会自个儿上这儿来的，”可怜的乐姐儿回答说，极力表现出一点自尊来。

“是不会，”鲍布回嘴说。“假若他来了的话，也不会放他进门的。”

那短暂的幻想现在已消失殆尽了。乐姐儿清清楚楚地看见，她手臂上躺着的是她原先的父亲，并无任何改进。她也同样清楚地看见，等他恢复知觉以后，这儿人人都会对他不予理睬的。“我要尽快地把他带走才是，”乐姐儿这样想，叹了一口气。“他还是回家去的好。”

他们马上全都回来了，回来等他恢复知觉，以便可以高高兴兴地把他甩掉。搞来几件衣裳让他穿，他自己的衣裳浸透了水，而他此刻裹着身子的是几条毯子。

病人愈来愈显得不自在了，好象人们普遍对他的厌恶钻进了他的梦中，在一个什么地方找到了他，向他表达了自己，终于，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由女儿支撑着在床上坐起来。

“喂，赖德胡德，”医生说，“你觉得怎么样？”

他粗暴地回答说：“没啥好夸口的。”确实，他是在一种心情特别不佳的状态下重新活过来的。

“我不想教训人，不过我希望，”医生严肃地摇摇头，说道，“这回死里逃生，能对你有点好影响，赖德胡德。”

病人作为回答的那一声不满的咆哮别人听不懂，然而他的女儿是能翻译出来的，假如她肯的话。他说的是，他“不喜欢听人陈词滥调嚼舌根”。

接着，赖德胡德先生要自己的衬衫；他把衬衫从头上（在女儿帮助下）套下去，恰象他刚刚跟人来过一场拳斗似的。

“不是一艘汽船吗？”他停住不穿，问他的女儿。

“是的，父亲。”

“我要控告它，要它破产！要它赔钱。”

然后他满脸不高兴地扣着内衣的钮扣，两三次停下来检查他的胳臂和两只手，仿佛要查看一下他在这场拳斗中受到怎样一顿痛击。然后他一个劲儿地要来自己其余的衣物，再慢慢一件件穿上，那副表情颇象是对他方才拳击的对手和所有旁观者深怀不满。他觉得自己的鼻子在出血，三番五次地用手背从鼻子上抹过，并且每抹一次，都看看结果如何，完全是一副拳击家的姿态，这大大加强了那种极不调和的相似程度。

“我的皮帽子哪儿去了？”他慢吞吞地穿好衣裳之后，没好气地问道。

“在河里啦，”有人顺口应一声。

“就没哪个诚实的人给拾起来吗？当然有的罗，话虽然这么说，拿去等以后短命的时候用吧。你们都是些少见的好人呀，你们大家。”



无赖·赖德胡德的复原

就这样，赖德胡德先生非常不乐意地从女儿手中接过一顶别人借给他的帽子，一边把它拉下来直遮住自己的耳朵，一边叽里咕噜抱怨着。然后，重重地倚在女儿身上，摇摇晃晃地开步走，同时咆哮着说："站稳，行吗？怎么？下一步你也该摇晃了，非得这样不可罗？"他离开了这个拳击场，在这儿，他曾经跟死神做了那样一场小小的搏斗。

第四章

银婚快乐

比起拉姆尔先生和太太来，维尔弗先生和太太庆祝结婚纪念日足足多了二十五次。然而，每逢这天，他们依旧要合家欢聚，举行庆祝。这些次庆典中从来没有哪一次以特别令人欣慰的结果而告终，而这一家人也从来不曾事先满心盼望能在这一喜庆日子中快乐一番，所以也并不为这种结果而感到失望。他们保持这一庆典，是出于精神上的原因。说它是一种家宴，倒不如说它是个斋戒仪式更恰当些，因为届时维尔弗太太便可以摆出一副阴森森、黑沉沉的模样，而这种状态能让这位威严的妇人显示出她的最佳的风采来。

这位尊贵的太太在这些次快乐盛典上所表现的情状，是一种英雄般的忍容和英雄般的饶恕这二者的复合。她总是过分渲染地向大家暗示，她原本是可望不止一次结上更美满的姻缘的，这些暗示使她那沉着镇静的面容上的可怕的阴郁不合时宜地变得开朗起来，同时一阵阵地把个小天使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好象他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小妖怪，竟能使自己独占魁首，而许多远胜于他的人虽然也曾前来求爱和竞争，结果却是白费了气力。他在他宝贝夫人面前所处的这样一种地位，渐渐变得十分牢固而不可移易了，以至于每当结婚纪念日来临的时

候，都会发现他怀着一种抱歉的心情。他谦卑的悔悟心甚至可能有朝一日对他施加严厉的处罚，责怪他胆大包天，竟敢把如此崇高的一位人物娶为妻室，这种可能性决不是想入非非。

至于说到由这项婚姻而生出的子女，他们从这些庆典中获得的体验实在是太不舒服了，所以，当他们长成以后，每年此时，他们都会这样希望：但愿妈嫁的是另一个人，而不是万般苦恼的爸，或者爸娶的是另一个人，而不是妈。后来家里只剩下两个女儿了，在下一个这种盛典上，敢说敢做的贝拉提出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疑问，她以一种逗乐的烦恼口吻说，"爸到底看中妈的哪一点啦，让他当了这么一个小傻瓜，向她求婚。"

时序如轮，又转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一天，贝拉乘坐鲍芬家的四轮大马车前来参加庆典了。依家族惯例，每逢此日，都要给许门①的神坛上供两只鸡作为牺牲；贝拉事前送过一张便条来，告知说，这些祭献之物她会随车带来的。于是，两匹马、两个人、四只车轮和一条葡萄干布丁颜色的跟车狗（脖子上套着一只非常不舒服的项圈，好象是穿戴着一副硬领的英王乔治四世似的），在他们共同努力之下，贝拉和这两只鸡被安放在贝拉生身父母家的大门前。维尔弗太太亲自在那里迎接他们，今天她象在大多数特殊场合下一样，表现出来的威风，由于一种神秘的牙痛症而显得更加凛然不可侵犯。

"晚上我不用车了，"贝拉说。"我走回去。"

鲍芬太太的男仆用手摸一摸帽檐向她敬礼，当他正要离去时，被维尔弗太太吓人地瞪了一眼，其目的在于使他胆敢放肆的心目中准确无误地知道，不管他私下里如何猜疑，穿制服的

① 许门（Hymen），希腊神话中的婚姻之神。

男性家仆在她们这里并不稀罕。

“啊，亲爱的妈，”贝拉说，“您好吗？”

“我好的呀，贝拉，”维尔弗太太回答，“好得不能再好啦。”

“哎呀，妈，”贝拉说，“您说话的样子，好象人家昨天才生出来似的！”

“一点儿不差，妈就是这副样子，”拉维从母亲肩头后面插嘴说，“从今天早上起床就一直是这副样子。你倒是笑得好，贝拉，可是这多么惹人生气，却是不可能想象。”

维尔弗太太的面色已经够庄严的了，毋须再用言语来为之助威，她陪她的两个女儿来到厨房，供神的牺牲将要在这里进行烹制。

“洛克史密斯先生真够客气的，”她说，一副随遇而安的神气，“他今天把客厅让给我们用。所以，贝拉，在你的寒碜的父母亲家里，今天对你的款待可以跟你现在的生活方式相称了，可以有一间餐厅还有一间会客室来迎接你。你爸爸请了洛克史密斯先生来尝点儿我们的粗茶淡饭，然而他说有点要紧事得办，不能来，同时就建议让我们用他的房间。”

贝拉碰巧知道，今天并没什么事情需要他离开他在鲍芬先生住宅中的那间房子。不过她认为他避面不来是值得赞许的。“我们只会让彼此觉着别扭，”她想，“其实我们见了面就老是这个样子。”

然而，她对这间房子却真怀着一番好奇心呢，她马上一点儿不耽搁地跑上楼去，仔细地察看了室内的一切。房间的摆设虽然很节俭，却很雅致，布置得非常整洁。有大大小小几架书：英语的，法语的和意大利语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公文夹，里面一层层堆满了来往函件和数字计算，显然都是有关鲍

芬的产业的。也是在这张桌子上有一张大纸，那张纸仔细衬过粗帆布，上过清漆，并且裱过，象地图一样卷着，这是那张告示，上面描述着那个从远方回来要做她丈夫的被谋害者的特征。她从这件幽灵般使她惊异的东西上缩回手去，当她把它重新卷起扎好的时候，她感到非常害怕。她四面八方地观望，看见一张画片，是一个漂亮女人的优美头像，镶着精致的框架，挂在安乐椅旁的房角上。"噢，真的，先生！"贝拉停下来站在画像前思索了一阵以后说。"噢，真的，先生！我想我猜得出你认为它象谁。可我来告诉你它更加象的是什么——象你的厚脸皮！"说完这句话，她便溜走了：不仅因为她受到冒犯，而且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我说，妈，"贝拉重新出现在厨房里，脸上的红晕犹未尽消，"您跟拉维以为我打扮得这么漂亮，什么也干不了，可我要让你们知道事情正好相反。我今天要当烧饭大师傅！"

"住嘴！"威严的母亲接着说。"我不许可。大师傅，穿那套衣裳！"

"要说我的衣裳嘛，妈，"贝拉快活地在一只放衣服的五斗橱里乱翻着，一边回答说，"我打算穿个围裙，再把前面全用毛巾护起来，要说许可嘛，我打算没有许可也要干。"

"你烧饭？"维尔弗太太说道。"你这个以前在家也从没烧过饭的人？"

"对，妈，"贝拉回答说，"事情恰恰就是这个样儿。"

她给自己束上一条白围裙，忙碌地用打结头和别别针的办法把前胸护住，一直紧紧地护到下巴底下，好象这条围裙抱住她脖子要跟她亲嘴似的。在胸前围裙的上方是她的两只小酒窝儿，显得那么快活；下边，则是她漂亮的身段，也显得同样快

活。“喂，妈，”贝拉用两只手把头发从两鬓向后拢，同时说，“先做什么？”

“先做吗，”维尔弗太太庄严地说，“那种我不得不认为跟送你前来的那套车马仪仗是完全不相称的事情，假如你一定要做的话——”

（“我是一定要，妈。”）

“那么，你先把两只鸡放在火上烤。”

“当—然—啦！”贝拉喊着说；“再撒上面粉，再不停地转，瞧它们转起来啦！”她让鸡在烤架上快速地旋转着，“再做什么，妈？”

“再嘛，”维尔弗太太挥一挥手套，表示极不满意把她从执掌厨房大权的宝座上赶下来，“我看最好是检查一下炉子上深锅里的咸猪肉，再用一把叉子把土豆试试。下一步该烧蔬菜了，假如你一定要干这种不体面的事儿的话。”

“我当然要干，妈。”

贝拉一定要干，她留意到一件事，又忘了另一件，留意到另一件，又忘了第三件；刚想起第三件，又去分心抓第四件；一搞错，马上去补救，把两只不幸的鸡在烤架上转得过多了，让它们更不知哪一天才能烤好。然而这顿饭烧得也真让人开心啊。同时，拉维尼娅小姐来回摆动于厨房和对面一间屋子之间，把餐桌摆在这间屋子里。这差事（她做起家务来总是满肚子不高兴），她是在一连串惊人的奔跑与冲撞之中完成的：象扇风似地把台布铺上，象敲门似地放上酒杯和盐瓶，又把刀叉以一种短兵相接的姿态互相撞击，仿佛有人在进行一场肉搏战。

“你瞧，妈，”餐桌摆好了，拉维尼娅悄悄对贝拉说，两人正站在炉前照料那两只烤鸡，“假如你是一个天下顶孝顺的孩子的

话（当然大体上你希望你是），瞧见她直挺挺地坐在那边角落里，难道不让你想去用棍棒捅她一下吗？”

“设想一下，”贝拉回答说，“如果可怜的爸也直挺挺地坐在另一边角落里。”

“我亲爱的，他不可能这样做，”拉维说。“爸马上就会懒洋洋地躺倒在椅子上的。不过我确实不相信人类当中曾经有任何一个能象妈那样直挺挺地坐着，或者能象她那样让那条背脊梁负担那么重！您怎么啦，妈？不舒服吗，妈？”

“毫无疑问，我身体很好，”维尔弗太太回答说，以一种轻蔑的刚强态度把眼睛转向她这个最小的女儿，“我会怎么啦？”

“您看起来不那么带劲儿呢，妈，”拉维这个大胆的丫头顶嘴说。

“带劲儿？”她母亲重复她的话。“带劲儿？哪儿来的这种粗俗话？拉维尼娅？假如我是不怨天尤人的，假如我是安分守己、乐天知命的，这就够我们家受用的了。”

“好吧，妈，”拉维回答说，“既然你一定要我说，我也只得在您许可下恭恭敬敬地说几句了。为了您每年一度在您结婚纪念日里的牙痛症，您的一家人都毫无疑问对您感恩万分；这在您是非常大公无私的，而对他们，也是天大的洪福。而且，总的说来，即使是这么一个恩典，也是太值得夸耀的了。”

“你这个放肆的东西，”维尔弗太太说，“竟是这样跟我说话吗？在一年当中的这一天里？请问你知不知道，假如我不是在这一天接受了雷·维·的求婚的话，你会变成个什么样？”

“不知道，妈，”拉维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而且，尽管我对您的本领跟才学无比敬佩，我也非常怀疑您是不是知道这一点。”

这句俏皮话的尖锐势头正好击中维尔弗太太防御工事的薄弱环节，它是否能一举击溃这位巾帼英雄，尚难确定，因为这时出现了一面休战的白旗，它便是乔治·桑普森先生。他是作为家族的朋友应邀前来赴宴的，他的感情如今正不言而喻地从贝拉转向了拉维尼娅，而拉维尼娅却使他忍受着一种惩罚的刺痛——很可能是使他想起他当初的粗鄙趣味，没有在一开始便看中她。

“祝贺您，今天这个好日子，维尔弗太太，”乔治·桑普森说，他在一路上已经构思好了这个满意的发言。维尔弗太太宽宏大量地叹息一声来感谢他，又重新乖乖地去忍受她那不可思议的牙痛症。

“我大吃一惊呢，”桑普森先生声音低微地说，“贝拉小姐降格下厨房了。”

这时，拉维尼娅对这位倒霉的年轻先生展开了攻击，她做了一个毁灭性的设想，说归根到底，这和他毫不相干。这下子，把桑普森先生搞得郁郁寡欢，垂头丧气，直到小天使回来才算了结。小天使看见那位可爱的女人所操的行业，感到极大的诧异。

然而，她不仅一定要烧，而且还一定要由她把菜一盘盘盛好，然后她才入座，除去胸前和腰间的围裙，象一位贵客一样品尝起来。维尔弗太太第一个对她丈夫那声愉快的“为我们将获得的一切感谢天主——”报以一声阴森森的“阿们！”存心给他那最为旺盛的食欲泼一瓢冷水。

“怎么回事儿，”看别人切开烤鸡时，贝拉说，“里面肉是粉红色的，真奇怪，爸！是因为鸡的品种关系吗？”

“不，亲爱的，我认为不是品种关系，”她父亲回答，“我倒觉

得这是因为还没有烤熟。”

“应该熟了呀，”贝拉说。

“对，我知道应该熟了，我亲爱的，”她父亲再回答说，“不过它们——没熟。”

因此，拿烤架来，好脾气的小天使在自己家里就恰象他曾经在一些名画家笔下出现的那样，是经常承担并非小天使所应承担的差事的，他把鸡烤将起来，的确，除了关于睁大眼睛张望这一点之外（画上画的小天使是很喜欢执行这方面的任务的），这位家庭小天使所执行的打杂职务和他的原型一样多；区别在于，比如说，他不是在一些巨大无比的管乐器和低音提琴上执行任务，而是用一把黑油刷子在他一家人的靴子上执行任务。而且，他不是漫无目标地凌空飞舞、直上九霄，而是欣然从事许多有用处的工作。

贝拉帮助他进行这场补充性的烹调工作，这使他非常快乐，然而她也把他吓得要死。当他们重新入座时，她问他说，格林威治的那几顿午餐，鸡烧得怎样，并且问，他是否认为那些午餐真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使人愉快？他回答时偷偷地又挤眼睛又点头，告诫她别说这些，这使淘气的贝拉直笑得喘不过气来，然后拉维尼娅不得不给她拍打背脊，然后她又笑得更厉害。

然而她母亲是一帖很好的矫正药，她坐在桌子的另一端；而她父亲出于他友好的天真性情，时而要对这位母亲问一声：“我亲爱的，恐怕您不大开心吧？”

“怎么会呢，雷·维·？”她会声音洪亮地回答。

“因为，我亲爱的，您好象不大高兴似的。”

“根本没有，”回答定会是如此，音调也完全相同。

“来一块鸡脯子好吗，亲爱的？”

“谢谢您。随便什么都行，雷·维·。”

“好的，可是，我亲爱的，您爱吃鸡脯子吗？”

“我爱吃，我什么都爱吃，雷·维·。”然后，这位尊贵的妇人便会面带一种为他人效劳的神气，以为自己是在为大家献身，这样去继续进餐，好象她是为了崇高的公共利益的缘故在喂某个别人吃饭似的。

贝拉随车带来甜点心和两瓶酒，给这场盛典增添了无比的光彩。维尔弗太太尽主妇之道，首先举杯宣称：“雷·维·，我为您干杯。”

“谢谢您，我亲爱的。我也为您干杯。”

“为爸和妈两人干杯！”贝拉说。

“让我说，”维尔弗太太打断她说，伸出一只手套来。“别这样。我看别这样。我为你们的爸干杯了。不过，要是你们坚持也为我干杯的话，我可以感激地不加反对。”

“怎么，主啊，妈，”冒失的拉维插嘴说，“这难道不是您跟爸两人结合的纪念日子吗？我真受不了您这一套。”

“不管这日子有其他任何特别之处，拉维尼娅，这反正不是一个我可以容许我的孩子对我进行攻击的日子。我要求——不，我命令！——不许攻击我。雷·维·，应该记得，下命令是您的本份，服从则是我的本份。这是您的家，您是自己餐桌上的主人。祝我们俩健康！”然后她极其生硬地喝下了这杯酒。

“我的确有点儿担心了，我亲爱的，”小天使怯生生地暗示说，“您不大开心吧？”

“正好相反，”维尔弗太太回答说，“我很开心。我干吗会不开心呢？”

“我认为，我亲爱的，或许您的面孔可能——”

“我的面孔可能是一副受苦受难相，可是假如我面带微笑，又意味着什么呢？或者又有谁了解呢？”

她果然微笑了；这一笑，把乔治·桑普森先生弄得血液象是结了冰。因为那位年轻的先生，一望见她的一只会笑的眼睛，马上被其中的表情吓得目瞪口呆，心里只顾琢磨，到底自己干下什么事，招惹得这只眼睛冲着自己望。

“在这样一个日子里，”维尔弗太太说，“心思自然而然会陷入一种沉思默想之中，说是幻想吧，或者说是回忆吧。”

拉维这时正肆无忌惮地抱着胳臂坐在那儿，她回答说（然而别人听不见），“看在老天爷面上，喜欢说哪个就说哪个吧，妈，赶快说完算数。”

“心思啊，”维尔弗太太用一种演说家的姿态继续说，“在今天最初一线曙光还不曾出现的一段时间里，自然而然地回到了爸爸和妈妈身上——这里指的是我的父母。他们说我个儿高；或许我是高的。爸爸和妈妈却无疑是高身材的。我极少见到过比我母亲更漂亮的女人；比我父亲更漂亮的更是从未见过。”

不受管束的拉维大声评论说：“外祖父不管怎么样，反正不是女人。”

“你的外祖父呀，”维尔弗太太用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眼神和令人闻而生畏的声调驳斥她说，“就是我所描述的样子，他会把任何一个敢于对他的相貌表示疑问的外孙打翻在地的。我妈妈有一个亲切的希望，要我嫁一个高身材的社会成员。这也许是她的一个弱点，可就算是弱点吧，我相信这也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①的弱点呀。”这番话是对乔治·桑普森先生讲的，这位

---

① 指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

先生已经没有挺身一战的勇气了，只是把胸脯藏在餐桌下，两眼不敢抬起来。维尔弗太太继续说下去，语气越来越严厉，越来越动人，直说得那位临阵脱逃者被迫投降为止。“妈妈好象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一种模糊的预感，因为她经常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别嫁个矮个子。答应我，孩子，别嫁个矮个子。千万、千万别嫁个矮个子！’爸爸也会对我说（他具有异乎寻常的幽默感），‘巨人的家族可不能跟侏儒结亲啊。’可想而知，当时的名人才子都渴求跟他交往，因此这些人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客。我知道，有一回，有多达三位的铜版雕刻家在一块儿妙趣横生地说着俏皮话。”（这时，桑普森先生自投罗网，在椅子上不自在地动了动身体说，三是一个大数目呀，这故事一定非常有趣。）“在这些杰出的人士当中，有几位最重要的，其中一位是个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绅士。他可不是个雕刻家。”（这时桑普森先生毫无任何理由地说：当然不是。）“这位绅士如此知书达礼，以至于让我荣幸地蒙受到他的青睐，对此，我不可不有所领会。”（这时桑普森先生咕哝着说，既已如此，当然晓得。）“我当即禀告双亲，说这种青睐是用错了地方，说我不能赞赏他的追求。他们问我，是他身材太高了吗？我回答说，并非身材太高，乃是学识太高。我当时说，在我们家里，以我区区一个妇人，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是无法保持如此光芒四射的格调和如此强大的压力的。我还记得妈妈两手一拍，感慨地大声说，‘一定嫁个矮个子了结！’”（这时，桑普森先生对男主人瞟了一眼，沮丧地摇摇头。）“她后来甚至预言说，我最终一定会嫁一个智力也低于一般水平的矮个子呢，不过我不妨说这只是做母亲的一时发作的一种失望。一个月之后，”维尔弗太太压低了声音说，仿佛她在讲一个吓人的鬼故事似的，“一个月之后，我和我的丈夫雷·维·初

次见了面。一年之后，我嫁给了他。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心中回想起这些阴暗的巧合，是自然面然的事。”

桑普森先生终于从维尔弗太太目光的囚禁下解放出来，现在，他深吸一口气，作出一个独特而且惊人的评语，说诸如此类不祥的预兆是很难说明原因的。雷·维·搔搔头皮，歉疚地对桌上的每个人都望一望，最后望到他的妻子身上，看见她似乎笼罩着一层比原先更加阴郁的面纱，便再一次暗示说：“我亲爱的，我真是担心您，怕是很不开心吧？”对此她再次回答：“恰好相反，雷·维·，我很开心呢。”

倒霉的桑普森先生在这次快乐的筵席上的处境确是非常可怜。因为他不仅对维尔弗太太的高谈阔论毫无招架之力，而且遭到拉维尼娅极其无礼的辱慢；这女子，一部分是为了做给贝拉看：她（拉维尼娅）可以对他为所欲为；一部分则是为了报复他至今还是显然倾倒于贝拉的美丽，她待他好象待一条狗一样。这位年轻的先生一边蒙受着维尔弗太太的讲演术所投下的庄严的光辉，另一边蒙受着那位年轻女士的面颊与紧锁的蛾眉所抛来的阴影。（当他失去贝拉的爱以后，他是一心在爱着这位女士的）他所体验的痛苦看起来真令人心酸。假如说他的脑袋此时此刻由于这种痛苦面感到昏眩的话，为了不把它说得那么脆弱，倒不妨辩解说，它生就的一个脑袋象是膝外翻的腿，从来不曾站立得很坚实。

就这样，这个玫瑰花一般美好的日子被消磨过去，该是由爸护送贝拉回去的时刻了。于是，两根帽带系住了两个小酒窝，和大家一一告别，他俩走到室外，这时，小天使在露天里深深吸一口气，好象发现空气变得新鲜了似的。

“我说，亲爱的爸，”贝拉说，“这个纪念日可以算是结束了

吧。”

“结束了，我亲爱的，”小天使回答说，“又一个纪念日过去了。”

他俩向前走着，贝拉把他的手臂拉过来，让它更紧地钩着自己的手臂，安慰地拍了它几下。“谢谢你，我亲爱的，”他说，好象她说过话似的，“我很好，我亲爱的。喂，你近来好吗，贝拉？”

“我一点儿也没好起来呢，爸。”

“难道真是一点儿也没有吗？”

“一点儿也没有，爸。正相反，我觉得更不好了。”

“主啊！”小天使说。

“我更不好了，爸。我成天算呀算，算我嫁了人以后，一年非得有多少钱才行，至少要有多少，才对付得过去，所以我鼻梁儿上开始出现皱纹了。你今儿晚上在我鼻梁儿上发现皱纹没有，爸？”

这时爸笑了，贝拉把他摇晃了两三下。

“先生，眼看你可爱的女人变得憔悴的时候，你不许笑。我敢对你说，你最好早作准备。我以后可没法儿让我的贪财心长时间不在我眼睛里流露出来了。等你看见它，你会难过的，那也活该，谁叫你不及早得到消息。我说呀，先生，咱俩有个互相信任的合同的。你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吗？”

“我想应该你有事情对我说，我的爱。”

“噢，你真这么想过吗，先生？那干吗你不在我们一出来的时候就问我呢？可爱的女人们给予你的信任你可是不能怠慢的。不管怎么吧，这回我饶了你，瞧这儿，爸；这个，”贝拉把她右手手套的小小的食指伸向唇边，然后又放在父亲的嘴唇上——“给你一个吻。现在我要正经八百地告诉你——让我想想

看是几桩——四桩秘密。听着！是正经八百的、严肃的、重大的秘密。严格不许外传。”

“第一桩，我亲爱的？”她父亲一边说，一边把她的胳臂放放好，让她觉得更舒服些，也更象是在说体己话。

“第一桩吗，”贝拉说，“准会让你吓一跳，爸，你猜谁，”尽管她开头的时候兴高采烈，说到这儿，却慌张起来了——“谁向我求爱了？”

爸望望她的面孔，又望望地，再望望她的面孔，然后宣布说他没法猜到。

“洛克史密斯先生。”

“你不是这个意思吧，我亲爱的。”

“洛克——史密斯——先——生，爸，”贝拉分成几段来说，以示着重，“你对这个意见如何？”

爸平静地用一个反问来回答：“你对这个意见如何，我的爱？”

“我拒绝了，”贝拉断然回答说。“当然罗。”

“是的，当然罗，”她父亲若有所思地说。

“我还告诉他，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他辜负了我的信任，并且是对我的一种冒犯，”贝拉说。

“是的，的确是。我确实大吃一惊。我想他大概事先没有多看看是不是有可能，就表示了态度。不过现在我想了想，我怀疑他一向都是爱慕你的，亲爱的。”

“一个马车夫也可能爱慕我呀，”贝拉说，言下有几分她母亲的那一种高傲。

“这是非常可能的，我的爱。第二桩呢，我亲爱的？”

“第二桩吗，爸，跟第一桩差不离，虽然不那么荒谬。莱特

伍德先生是会向我求婚的，假如我允许他这样做的话。”

“那么我的理解是，我亲爱的，你并不打算允许他这样做？”

贝拉再次象方才一样着重说：“怎么，当然不罗！”她父亲感到自己有义务应一声：“当然不罗。”

“我不喜欢他，”贝拉说。

“这就够了，”他父亲打断她的话说。

“不，爸，这并不够，”贝拉接着说，又把他摇晃了两下。“我没告诉过你，我是怎样一个唯利是图的小坏人儿吗？他既没有钱，没有委托人，也没有什么指望，除了债务，什么也没有，是因为这些才让我觉得够了的。”

“哈！”小天使说，有点儿情绪低落。“第三桩呢，我亲爱的？”

“第三桩吗，是件比较好一点儿的事儿。是件大方的事儿，高贵的事儿，使人高兴的事儿。鲍芬太太自己作为一个秘密对我说，用她善良的嘴说——我敢说，世界上开口说话的再没哪张嘴比这张更真实了——他们希望看见我找门好亲事结婚；说如果是在他们同意下结婚的，他们要漂漂亮亮地给我备一份嫁妆呢。”说到这里，这个知人恩情的姑娘尽情地放声哭了。

“别哭呀，我的宝贝儿，”她父亲说，同时自己的手也伸向自己的眼睛了；“发现我亲爱的宝贝孩子，在经受过那许多的失望之后，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供养，能够这么发迹，我有点儿情不自禁，这说得过去；可是你别哭呀，你别哭呀。我非常感激。我全心全意祝贺你，我亲爱的。”这位善良、温和的矮小的人说到这里，才擦干自己的眼睛，贝拉在大街上用手臂围住他的头颈，温情地吻起他来，并且热烈地对他说，他是一个最好的父亲和最好的朋友，在她结婚的那天早晨，她将跪在他面前，请

求他的宽恕，因为她从前曾经揶揄过他，曾经表现得好象自己不能察觉这样一颗有耐心的、同情的、亲切的、有生气的、年轻的心的价值。她每说一个形容词，便再把他加倍地吻一次，直到最后吻掉了他的帽子，然后，当风把帽子刮走，他连忙追去的时候，她便放声大笑。

他重新戴上帽子，喘过气来，他们又继续向前走去，这时，她父亲说："第四桩呢，我亲爱的？"

贝拉忽然半当中敛住脸上的笑容。"说来说去，也许我顶好还是把第四桩丢开不说了吧，爸。让我再试一次，短短一次，就算从来也没这么短的一次，试一试希望它也许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她的变化让小天使对第四桩秘密兴趣更大了，他平静地说："希望它也许并不是这样的，我亲爱的？不是怎样的呀，我亲爱的？"

贝拉忧郁地望着他，并且摇着头。

"而我又非常清楚地知道，它就是这样的，爸。我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的爱，"她父亲回答说，"你让我很不放心呢。你对另外哪个人说过拒绝的话呀，我亲爱的？"

"没有，爸。"

"对另外哪个人说过同意吗？"他在提醒她，眉毛高高地抬起。

"没有，爸。"

"有没有另外哪个人想在拒绝和同意之间试一试看，假如你会允许他这样做的话，我亲爱的？"

"这我说不清，爸。"

“不会有谁是你想要他来试一试而他不肯来吧?”小天使说，这是他最后一着了。

“怎么，当然没有罗，爸，”贝拉说，同时又把他摇晃了一两下。

“没有，当然没有罗，”他同意地说。“贝拉，我亲爱的，我恐怕要么今天晚上失眠，要么就非得逼你说出这第四桩不可了。”

“噢，爸，第四桩事不是好事！我真为它难过，我真不愿意相信它，我非常认真地试过不去留意它，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别人说才好，即使是说给你听。但是，鲍芬先生让幸运给糟蹋了呀，他一天天在变坏啊。”

“我亲爱的贝拉，我希望、并且相信不会是这样。”

“我原先也希望、并且相信不会是这样呀，爸；可是他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坏了呀。不是对我——他对我一向都是一个样儿——而是对他周围的人。我亲眼看见他变得多疑、任性、刻薄、专横、不公正。假如说，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好人让好运气给毁掉了的话，那就是我的这位恩人。但是，爸，你就想想看，财迷心窍会有多么可怕吧！我看见了这件事，憎恨这件事，也害怕这件事，我准知道钱会把我变得更坏的。可我又一天到晚在想钱，盼望着有钱；我在自己面前安排的整个生活就是钱，钱，钱，而钱能怎样地改变生活啊！”

第 五 章

拾垃圾的金人儿交上了坏朋友

是贝拉·维尔弗的聪明伶俐的小小的头脑判断错了呢？还是拾垃圾的金人儿投身考验的熔炉，结果证明是一块废料呢？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们不久即将全部知晓。

就在她从庆祝银婚快乐的纪念盛筵上回来的那天夜晚，发生了一件贝拉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事。在鲍芬的公馆里有一间被称为鲍芬先生的房间的偏房。它的气派远比这幢房子里其他的房间小得多，但却比其他的房间舒服得多，里面充满着某种家庭之乐的舒适气氛，当初工人们整饰这幢房子的时候，鲍芬先生曾要求他们对其他所有的房间稍加怜悯，却遭到了这些专横者不屈不挠的抵制，结果把这种家庭之乐的气氛放逐到了这间偏房里。因此，虽然这间房子位置卑微——因为它的窗户朝着赛拉斯·魏格当年设摊的那个角落——并且根本不配拥有天鹅绒、锦缎、或者镀金之类的装点，然而它在这家人的生活中，却取得了一种类似一件宽大舒适的晨衣和一双拖鞋那样的地位；每当一家人想要围坐在炉边享受一个特别愉快的傍晚时，他们便在鲍芬先生的房间里享受它，这已经成为一种确定不移的规矩了。

当贝拉返回时，仆人告诉她说，鲍芬先生和太太正坐在那个房间里。跨进房门，她发现秘书也在那里；似乎是在履行职

务。因为他手里捏着几张纸立在桌前，桌上有一枝遮着灯罩的蜡烛，鲍芬先生在桌旁一把安乐椅上仰靠着。

“你们在忙呢，先生，”贝拉说，她在门口犹豫，该不该进来。

“一点儿也不忙，我亲爱的，一点儿也不。您是我们自家人。我们从没把您当客人对待。进来吧，进来吧。瞧老太太也在她的老地方坐着呢。”

除了鲍芬先生这些话之外，鲍芬太太又点点头，表示欢迎地微微一笑。贝拉这才拿起她的书在炉边屋角里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靠近鲍芬太太放针线活的小台子。鲍芬先生的坐位在壁炉的另一边。

“喂，洛克史密斯，”拾垃圾的金人儿说，他非常刺耳地敲击着桌子来唤起他的注意，贝拉正在一页页地翻着书，不禁为之一惊；“我们刚才谈到哪儿了？”

“先生，您刚才说，”秘书回答说，神情上有点儿勉强，眼睛对在场的另外两个人瞥了一下，“您认为该是给我确定薪金的时候了。”

“你就说是工钱也罢了，嗨，”鲍芬先生不耐烦地说。“活见鬼！我伺候人的时候从没说过我的薪金这种话。”

“我的工钱，”秘书便改口说。

“洛克史密斯，你不骄傲吧，我希望？”鲍芬先生说，眼睛斜瞟着他。

“我希望我不，先生。”

“因为当我贫穷的时候，从来不骄傲，”鲍芬先生说。“贫穷跟骄傲这两个东西永远合不在一道。记住这个。它们怎么能合在一道呢？那还用说吗。一个人穷了，就没啥可以骄傲的了。那是瞎扯淡。”

秘书的头微微一斜，目光中露出几分惊讶，似乎正在嘴唇上形成“扯淡”两个字来，以示赞同。

“现在，说到这个工钱的事儿，”鲍芬先生说。“你坐下。”

秘书坐下。

“你干吗原先没坐下？”鲍芬先生不信任地问道。“我希望这不是骄傲吧？不过，来谈谈工钱的事儿吧。现在，我仔细考虑过这件事，我说两百英镑一年。你认为怎么样？你认为这够不够？”

“谢谢您。这是个公平的建议。”

“我的意思只是，你知道，”鲍芬先生坚持自己提出的条件，“这是绰绰有余了。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吧，洛克史密斯。一个象我这样有钱的人，必须考虑市场价格。我一开头没有尽量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我本来不应该那样做的，可是打那以后，我认识了其他一些有钱的人，也就熟悉了有钱的人所要负的责任。我决不去把市场价格抬高，只因为碰巧钱对于我不算回事儿。市场上一只羊值多少钱，我就应该付多少，不能付更多。市场上一个秘书值多少钱，我就该付多少，不能付更多。话说回来，我倒也不在乎破例对你让点儿步。”

“鲍芬先生，您是非常好的，”秘书好不容易才回答出这句话。

“那么我们就把这钱数定为一年两百英镑吧。”鲍芬先生说。“钱的数目谈妥了。现在，必须言明的是，我花这两百个英镑一年要买点儿什么。假如说，我为一只羊付了钱，我把它连头带尾全买下来。跟这差不离，假如我为一个秘书付了钱，我就把他连头带尾都买下来。”

“换句话说，您买下了我全部的时间？”

"我当然买下了。你听我说,"鲍芬先生说,"并不是说我想要占有你全部的时间,等你没啥更好的事情可干的时候,你也可以拿起一本书,读上一两分钟,虽然我认为你几乎总是可以找到点儿有用的事情干干的。可是,我要你随叫随到。你能在这幢房子里随时听候使唤,那就方便了。所以,在你早餐以后,晚餐以前这段时间里——我希望能在这幢房子里找到你。"

秘书向他鞠了一躬。

"早先,我自己伺候人的时候,"鲍芬先生说,"我就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和高兴到处乱跑,你也别想随你自己的意思和高兴到处乱跑。这些日子,你有点儿养成那样一种习惯了,不过这或许是因为咱俩中间没有正当地明确一下。现在,咱们来正当地明确一下吧,就这样定下来吧。你如果想走开,要找我请假。"

秘书再次鞠了一躬,他的态度是惊讶和不安的,显出一种屈辱的感觉。

"我要装一只铃,"鲍芬先生说,"从这个房间一直拉到你的房间里,用着你的时候,我就拉。眼下我想不起还有什么话要说了。"

秘书站起来,收拾起他的文件就退出了。贝拉的眼睛跟随他走到门口,又停留在鲍芬先生身上,他这时正在安乐椅上自满自足地往后靠去,然后,她的眼睛便落回到书本上。

"从前我让这小伙子,我的那个年轻人,超越了他的职位。"鲍芬先生在屋子里一面来回快步走着,一面说,"这不行,我非得杀杀他的气势不可。一个有钱的人要对其他有钱的人负责,非得留心看管自己手下的人不可。"

贝拉感到鲍芬太太很不自在,她又感到这位好心肠的人儿的两只眼睛是想从她的面部表情上看出她是怎样在注意听这番

话的，这番话又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因为这个缘故，贝拉的眼睛便更加注意地垂向她的书本，以一副专心致志的神情翻动着书页。

"诺狄，"鲍芬太太停下手中的活计，思索了一会儿之后说。

"我亲爱的，"拾垃圾的金人儿回答，突然停止了他的疾走。

"原谅我给你提这个，诺狄，可是说真个儿的！你今儿晚上对洛克史密斯先生是不是严厉了一点儿？你是不是有一点儿——只不过一丁点儿、一丁点儿——跟原先的你自己不大一样了？"

"怎么，太太，我就是要这样；"鲍芬先生假如说不是夸耀地、也是快活地回答说。

"你就是要这样呀，亲爱的？"

"我们原先的一套现在行不通了，太太。你难道没看出这一点？我们原先的一套现在全用不上了，那只能让人来抢劫我们，讹诈我们。原先的我们自己不是有钱的人；新的我们自己是有钱的人；这差别可大着呢。"

"啊！"鲍芬太太停下她的活计，温和地长叹一口气说，并且定神望着炉火。"差别可大着呢。"

"而我们一定要适应这种差别，"她丈夫说，"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这种变化；我们一定得做到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必须顶得住，要防备每个人（因为每个人的手都伸出来想要掏我们的口袋），我们必须记得，钱能生出钱来，也能生出其他一切来。"

"说起记得，"鲍芬太太丢开手中的针线，眼睛望着炉火，手托着腮说，"你记不记得，诺狄，洛克史密斯先生头一回上宝屋见我们的时候，你怎么对他说的，你雇下了他——记不记得你当时怎么对他说的？你说，要是老天爷高兴，让约翰·哈蒙平平安安

回来得他的财产，我们有那一堆归我们继承的垃圾就满足了，决不会去想要别的了。”

“啊，我记得，太太。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尝试过再有别的东西是什么滋味啊。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双新鞋子，可是还没有穿过呢。我们现在穿上了；既然穿上了，迈步儿就得象个穿新鞋的样子呀。”

鲍芬太太重又拿起活计来，一声不响地缝下去。

“至于说到洛克史密斯，我的那个年轻人，”鲍芬先生说着，压低了声音，眼睛向房门瞅着，生怕被谁从门外偷听了去，“对他还不跟对那些听差一样。我发现呀，不是你来嚼他们，就是让他们来嚼你。在他们听说你是怎么起家的故事(多半是撒谎)之后，要是你不摆出一副老爷架子来，他们才不会相信你比他们强多少呢，甚至怀疑你能不能跟他们一个样儿。板起面孔来硬干，要不然丢开你自己不管，没第三条路：相信我的话，太太。”

贝拉偷偷从她眼睫毛下大胆地望了他一眼，她看见一片猜疑、贪婪和自满的乌云笼罩着那张曾经一度是开朗的面庞。

“无论如何，”他说，“这事儿不会让贝拉小姐感到有趣的，是吗，贝拉？”

她是一个会骗人的贝拉啊，她用那种陷入沉思而心不在焉的神情望着他，似乎她的心全都在她的书本上，连一个字儿也没听见！

“哈！有听我们谈这个的工夫，不如干点儿别的，”鲍芬先生说。“做得对，做得对。尤其是，您并没有必要让人家来开导您怎么看重您自己的价值，亲爱的。”

听见这句夸奖的话，贝拉有点儿脸红了。她回答说：“我希望，先生，您不会认为我骄傲吧。”

“一点也不，亲爱的，”鲍芬先生说，“我反而认为您真了不起，在您的年纪就能够很好地跟上潮流，知道应该去追求什么。您是对的。去追求金钱吧，我的爱，钱是值得您追求的东西，您可以利用您的漂亮的面孔去挣到钱，还用鲍芬太太跟我乐意送给您的钱去挣到钱，您就会一辈子是个有钱的人了。人生一世，那才象个样子呢！”鲍芬先生油腔滑调地说。“依——欧——有钱！”

鲍芬太太仔细地注视着她的丈夫，然后转过身去向着他们收养的女孩，脸上带着苦恼的表情说：“别听他的，贝拉，我亲爱的。”

“嗯？”鲍芬先生高声说，“什么？别听他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鲍芬太太说，脸上显出忧虑的神色，“我的意思是，除了善良和慷慨以外，别相信他还会是个什么样的人，贝拉，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不啊，我非说那么多不可，诺狄。你从来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她认为他似乎一定会表示异议，所以才这样说话，而他无疑一点儿这种意思也没有。

“至于您呢，我亲爱的贝拉，”鲍芬太太说，脸上仍然带着那种苦恼的表情，“他是那么喜欢您，不管他嘴里说些什么吧，就连您亲生父亲也不会比他更关心您了，也不大会比他更喜欢您了。”

“听她说的！”鲍芬先生高声说。“不管他嘴里说些什么吧！怎么，我就是这么说，公开地说。我亲爱的孩子，跟我说晚安的时候亲亲我，让我给您证实一下我的老太太说的话吧。我非常欢喜您，我亲爱的，我跟您完全是一个心思，咱俩一块儿来操心让您有钱吧。您这副漂亮的面孔是值钱的（您是有点儿权利为它感到骄傲，我亲爱的，虽然您并没有这样，是吗？），您将来可以利用它挣到钱。您将来有的钱会是值钱的钱，您一定也可以利用它

们再挣到钱。您的脚底下踩着个聚宝盆儿呢。晚安，我亲爱的。”

不知怎的，贝拉对这种保证和这种她将来可能享有的前途并不觉得十分高兴。不知怎的，当她两手抱住鲍芬太太的头颈向她道晚安时，她看到这位善良的女人那张脸上仍然露出焦虑的神色，感到一种颇不以为然的表情，并且可以明显地看出，她想为她的丈夫辩解几句。“这是为了什么，何必为他辩解呢？”贝拉想，这时她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坐下来。“他的话都是非常明智的，我敢说；也是非常真实的，我敢说。这些都不过是我经常说给自己听的话。那么我现在就不爱听这些话了吗？是的，我不爱听了，而且，尽管他是我的慷慨大方的恩人，我却因为这种话而瞧不起他。那么，请问，”贝拉说，她象平时一样在镜子里对她自己严厉地提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反复无常的小畜生？”

那面镜子在被她如此要求给以解答的时候，保持着一种审慎的外交官似的沉默，一种委靡不振的感觉压抑在她的精神上，贝拉就是这样上床睡觉的，这种感觉比她渴望入睡的那种困顿感更加沉重。第二天清晨，她又在拾垃圾的金人儿脸上寻找那层乌云，看那层乌云在这张面孔上怎样愈来愈浓地聚集。

这以前，她经常一清早陪他去逛马路，近来他又让她一块儿去干一种希奇古怪的事情。他因为过去一辈子都被关在一个沉闷的狭小天地里辛苦地操劳，现在却象一个孩子似的，非常喜欢逛店铺。这是他自由以后首先感到新鲜快乐的事情之一，这也同样是他妻子的赏心乐事。多少年来，他们两人都只能在星期日，当商店都不开门的时候，在伦敦大街上走走；而现在，一星期当中的每一天都是他们的假日，他们便从商店橱窗中的丰富多采、变幻万千、美不胜收的陈设中获得取之不尽的享受，那

几条主要的马路仿佛是一家大剧院，那里上演的剧目让他们象傻孩子一样，感到闻所未闻。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自从贝拉成为他们家中的亲密成员之后，便经常坐在这剧院的前排，为他们所见到的一切而入迷，并且一个劲儿地拍手叫好。然而目前鲍芬先生的兴趣开始集中在书店上了；不仅如此——因为逛书店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兴趣是集中在一种与众不同的书籍上。

"瞧这儿，我亲爱的，"鲍芬先生往往会在一家书店的橱窗前拉住贝拉的手臂说，"您一看就识得出，您的两只眼睛又尖又亮。嗯，您仔细看看，我亲爱的，然后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关于守财奴的书。"

假如贝拉看见这样一本书，鲍芬先生就会马上冲进去买下来。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发现，他们便会再去寻找另一家书店，而鲍芬先生又会说："喂，您仔细瞧瞧，我亲爱的，找一本写守财奴传记的书，或者任何这一类的书，或者随便哪本这一类的书，随便哪本写一个可能是守财奴的怪人物的传记书。"

根据这样的指示，贝拉会极其用心地把橱窗里陈列的书籍仔细察看过，而这时，鲍芬先生便仔细察看着她的面孔。每当她指出任何一本书名是古怪人物的一生传记、奇特人物的传闻轶事、杰出人物的实况记录，或者诸如此类的书籍，这时，鲍芬先生的面容便会立刻亮起来，他会马上冲过去把它买下。厚薄、贵贱、好坏，全都不管。任何一本看来好象有可能是讲述一个守财奴平生的书籍，鲍芬先生都毫不迟疑地买下它搬回家去。他偶然从一个书商处听说，《分类年鉴》① 中有一部分是专谈"人

---

① 《分类年鉴》，英国的一种百科全书性质的书刊，一七五八年开始出版，至今仍不断更新再版。主要内容为英国国内外大事、人物和新闻等。



拾垃圾的金人儿的藏书癖

物"的，鲍芬先生便立即买下一整套这部足智多谋的大部头书，并且把它一本本地运回家去，让贝拉抱一本，自己抱三本。他们用了大约两个星期的工夫才完成了这项苦差事。当这套书运完以后，鲍芬先生对于守财奴的爱好不是已经满足，而是更加增强了，他又开始去四处搜寻。

不消多久，便毋需再告诉贝拉去找什么书了，她和鲍芬先生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默契，她要只顾去搜寻描写守财奴生活的书，他俩一个上午接一个上午地一块儿在城里周游，进行这种独特的搜寻。描写守财奴的作品数量本不很多，搜寻一百次，可能有九十九次落空；而鲍芬先生自始至终毫不厌倦地悉心以求。奇怪的是，贝拉从来不曾在这幢宅子里看到这些书，也从来不曾听到鲍芬先生提过一句有关其中内容的话。他似乎是象他的这些守财奴们贮存钱财一样，把这些书贮存起来了，恰象那些守财奴们对于钱的贪得无厌、秘而不宣和精心隐藏一样，他对于这些书也是贪得无厌、秘而不宣和精心隐藏的。然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以看出，贝拉也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出，当他以堂吉诃德追寻那些骑士书的热情，极力追寻着这些沉闷的著述时，他开始更加节约地花钱了。当他手执一本关于某个这种该死的疯子的新出版的传记走出书店大门，重新扶住她的手臂，快步走开去的时候，她往往会听见他狡猾地、干巴巴地笑几声，这时，她会几乎忍不住要扭转身去。鲍芬太太好象并不知道他的这种爱好。他每天上午逛马路时，总是只有贝拉陪着，除了这时候，他在谈话中从来不涉及这件事；而贝拉呢，一部分因为，在她的印象中，他对她的信任是不言而喻、心领神会的；一部分因为，她记起鲍芬太太那天晚上的焦虑的面容，便也同样保持着缄默。

当这些买书的事正在进行的时候，拉姆尔太太发现了贝拉

拥有一种令她神魂颠倒的影响力。拉姆尔夫妇最初是由亲爱的维尼林夫妇介绍来的，他俩是鲍芬家每次盛大宴会的常客，而拉姆尔太太过去却并不曾发现这一点；然而现在，她突然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件极其不同寻常的事(她对鲍芬太太说)；她这人对于美的威力是敏感到了愚昧不化的程度，然而还不尽如此；她从来对于天生丽质都是无力抗拒的，然而还不尽如此；更有甚者，她对于这位迷人少女的倾倒程度是无法形之于言词的。

是鲍芬太太对这位迷人的少女复述了这番话(鲍芬太太因为这位少女受人倾慕而骄傲，她愿意做一切事情来使她高兴)，这位少女于是自然而然把拉姆尔太太看作是一位长于知人的、趣味高雅的女人。她投桃报李，便对拉姆尔太太也一往情深，她给了这位太太充分利用机会的条件，于是她们之间便互相倾慕起来，虽然在贝拉方面，比起热情的索福罗尼娅方面来，是更加节制一些，尽管如此，她俩在一块儿的时间是很多的，以至于有一阵子，鲍芬家的轻便轿车载着拉姆尔太太的时候比载着鲍芬太太的时候还多；鲍芬太太这颗高贵的心灵对于这点优先权是丝毫也不嫉妒的，她心平气和地说："拉姆尔太太比起我来，对她是一个更加年轻的同伴，老天爷，她现在时髦得多啦！"

然而在贝拉·维尔弗和乔治娅娜·波茨纳普之间，在其他许多区别之外，还有这样一点区别：贝拉决没有被阿尔福莱德俘虏的危险。她对此人是既不喜爱，也不信任的。的确，她感觉灵敏、目光锐利，所以归根到底，她对他的妻子也是并不信任的，虽然由于她轻浮、好虚荣和任性的脾气，她把这种不信任排挤到了她头脑中的一个角落里，把它在那里封存起来。

贝拉应该缔结一桩美满的姻缘，拉姆尔太太对此事怀有一种最为友好的兴趣。拉姆尔太太开玩笑似地说，她真该让她美

丽的贝拉看看她和阿尔福莱德手头现有的有钱人物都是些怎样的人，他们一定会不约而同地为她所征服，拜倒在她的裙下的。一当找到个合适的机会，拉姆尔太太便在那些绅士当中，挑几个最见不得人的拿出来。那些绅士高度兴奋，夸夸其谈，并且说不清是多么放荡不羁，老是在商业区里出出进进，荡来荡去，打听关于证券交易所、希腊货币、西班牙货币、印度货币和墨西哥货币、比价、贴水、折扣、七五折和八五折之类的事。那些绅士便把贝拉当作是一个漂亮小妞儿、一匹纯种良马、一辆结构良好的大车和一只不同凡响的烟斗这几件东西的复合体，以他们令人愉快的姿态，对她表示敬意。然而毫无效果；尽管为了加重分量，甚至连弗莱吉贝先生的魅力都投入使用了。

"亲爱的贝拉，我只怕，"拉姆尔太太有一天在四轮轻便马车中说，"要想让您中意是非常困难的。"

"我并不指望能够中意，亲爱的，"贝拉说，两眼惹人爱怜地一转。

"的确是这样，我的爱，"索福罗尼娅回答，摇着头，笑出她最美丽的笑容来，"要找一个配得上您的魅力的男人可不是件容易事儿。"

"问题不在于一个男人，我亲爱的，"贝拉冷静地回答，"而在于要有一幢大大的房子。"

"我的爱，"拉姆尔太太回答说，"您的明智真使我惊奇——您是在哪儿把人生研究得这么透彻的？——您是正确的。您在这种情况下，是必须找一幢合适的大房子。您不能从鲍芬先生的公馆下嫁到一个不相称的住处去呀，就算单凭您的美丽还不能完全办到这一点的话，可以设想，鲍芬先生跟鲍芬太太会——"

"噢，他们已经这样了，"贝拉打断她的话。

“不会吧！真的吗？”

贝拉疑心自己话说得莽撞了，有点儿感到懊恼，而她又有点儿想躐过自己的懊恼，便决心不往后退。

“我的意思是，”她解释说，“他们告诉过我，他们有意把我看做他们收养的孩子，给我一份嫁妆。不过别跟人家提起这事呀。”

“跟人家提起这事！”拉姆尔太太回答，仿佛因为向她提出了这种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使她心头充满了激发起来的感情似的。“跟人家提——起——这事！”

“我愿意告诉您，拉姆尔太太——”贝拉又开始说下去。

“我的爱，叫我索福罗尼娅，要不我也不该叫您贝拉了。”

贝拉短短地、不大有礼貌地轻轻“噢！”了一声，也就照她的话办了。“噢！——就索福罗尼娅吧，那么——我愿意告诉您，索福罗尼娅，我相信我是没有人家所谓的人心的；我认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瞎扯淡。”

“勇敢的姑娘！”拉姆尔太太喃喃地说。

“所以嘛，”贝拉继续说，“说起想法儿让我自己中意，我并不这样；除了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个方面之外。其他一切我都无所谓。”

“但是您也没法儿让自己不惹人家中意呀，贝拉，”拉姆尔太太逗贝拉说，做出一脸狡黠的调皮相，又笑出她最美丽的笑容来，“您也没法儿让您的丈夫不为您骄傲、对您爱慕呀。您可能并不存心让自己惹人注意，您也可能并不存心让他对您中意，但是说起中意不中意，也由不得您自己呀：您会不得不那样的，会不由自主的，我亲爱的；所以说，问题也许在于，假如您能办到的话，您是否就不可以也让自己中意一下子呢。”

她这席阿谀奉承的话说得非常露骨，使得贝拉便来证明她确实有过不由自主让别人中意的事。这时，她害怕自己正在犯一个错误——虽然她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感，觉得这样做之后会产生某种害处，但她却很少考虑到真的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而她仍然凭她的自信继续说下去。

“别说什么不由自主让别人中意的话吧，亲爱的，”贝拉说。“这些话我都听腻了。”

“嗳？”拉姆尔太太大声说。“我的话已经有证据在先啦，贝拉？”

“得了吧，索福罗尼娅，咱们再也不谈这个了。别问我这个了。”

这明明是说您务必要问我这个，拉姆尔太太便象她所要求的那样做了。

“告诉我，贝拉。来，我亲爱的。是哪一个人胆大妄为、厚脸皮、讨人嫌地缠住您的裙子边儿，甩也甩不掉？”

“的确是胆大妄为的，”贝拉说，“脸皮倒是没啥好夸耀的！可您别问我了。”

“要我猜吗？”

“您决猜不到的呀。您对我们那位秘书怎么看法？”

“我亲爱的！就是那个隐士一样的秘书，成天从后楼梯上爬上爬下，从来也不照面儿的？”

“我不知道他是从后楼梯上爬上爬下，”贝拉颇为轻蔑地说，“还是不从后楼梯上爬上爬下；要说他从来不照面儿嘛，我倒情愿从来也没见过他，虽说他也象您一样不难见着面。但是我让他中意了（这是我的罪过），而且他还放肆地告诉了我呢。”

“这人决没向您求婚吧，我亲爱的贝拉？”

"您相信他会吗？索福罗尼娅？"贝拉说。"我可不相信。其实，我倒相信相反的事。"

"这人一定是疯了，"拉姆尔太太说，有点儿不想再谈下去的样子。

"他看来头脑是很清醒的呀，"贝拉回答说，同时把头向后一扬，"他还大大表白了一番呢。我把我对他的求婚和他的行为的看法告诉了他，就打发他走开了。当然这些事儿都让我觉得非常厌烦；非常讨人嫌。不过这些事儿至今还是秘密呢。说起秘密这个词儿，倒提醒我说一句，索福罗尼娅，我是说溜了嘴，顺口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您的，我相信您决不会跟别人提起这件事。"

"跟别人提起这件事！"拉姆尔太太还以象先前一样的感情重复这句话。"跟别人提起这件事！"

这一回索福罗尼娅是极其诚挚的，她发现自己很有必要探过身子去，在马车中给贝拉一个亲吻。一个犹大式的亲吻①，因为，恰在她吻过贝拉，紧紧捏住她的一只手的时候，她心中在想，"用你自己的话说，你这个傲慢的没人心的丫头，让一个拾垃圾的用他愚蠢的偏爱搞得趾高气扬了，对你我不需要有一丁点儿手软。我那个派我上这儿来的丈夫无论想出什么计谋来牺牲你，我决定不会再去阻挠他。"与此同时，贝拉也在想，"我干吗老是在跟我自己打仗呢？我干吗好象有人强逼我似的，把我一向知道应该忍住不说的事儿说出来？我干吗明明听见心里有一种声音在悄悄反对我身边这个女人，还要跟她交朋友？"

象往常一样，当她回到家里把这个问题对镜子提出来的时

① 据《圣经》记载：耶稣门徒之一犹大，暗中出卖耶稣，当面却伪善地吻他。

候，镜中人不能作答。或许，假如她去请教一位更高明的预言家，结果可能会更满意些；然而她没有，因此，后来的一切事情，便象这样一直沿老路发展下去。

在她对鲍芬先生的密切注视中，有一点与此有关的事情，她非常想知道：那位秘书是否也在密切注视着鲍芬先生，他是否也象她一样，留意着鲍芬先生身上所发生的真实而且确定无疑的变化？她跟洛克史密斯先生之间有限的几句言谈使她难以发现这一点。如今他们的交谈仅限于在鲍芬先生和太太面前保持一般的礼节而已；若是偶尔有一次贝拉和这位秘书单独在一起了，他会马上走开的。在没人注意到她的时候，她一边做着针线活或是读着书，一边对他察颜观色，也一点儿摸不着头脑。他看来很克制；然而他具有很强的控制自己神色的能力，每一次鲍芬先生当着贝拉的面对他说点什么，或者鲍芬先生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时候，这位秘书脸上的变化不比一堵墙更多。眉头轻轻一皱，仅仅表现出一种近乎机械性的注意而已，双唇紧闭，可能是防止发出一声轻蔑的浅笑——这些她已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习以为常了，单调，执着，一成不变，仿佛是一座雕像的表情。

顶糟糕的是，这样不知不觉便造成一种结果——一种极其令人恼火的结果，当贝拉按照她急躁的脾气自怨自艾的时候，她是这样说的——在她对鲍芬先生进行观察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也在不断观察着洛克史密斯先生。

“这样难道不能引起他望我一眼吗？”——“这样做他也毫无印象，这可能吗？”贝拉经常向她自己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往往一天之内提出的次数不比一天的钟点数目少。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老是同一张固定不变的面孔。

“他会这样下贱，为一年两百个英镑就出卖自己的本性吗?”贝拉会经常这样想。然后她又会想，“而又干吗不会呢？这仅仅不过是一个在跟他以外的其他的人打交道时的价钱问题。我想我也会出卖我的本性的，假如能得到足够的报偿的话。”于是，她便会又回过头来自己跟自己打仗了。

不知不觉之间，鲍芬先生脸上有了一种虽是意味不同，却也莫测高深的味道。在他过去那种淳朴的表情上笼罩了一层面具，这是某种狡猾的表情，甚至使他原先的和善态度也变成好象是狡猾的了。连他的笑容也是诡诈的，仿佛他一直在他的那些守财奴的画像上研究他们的笑容似的。除了偶尔忍不住发作一阵，或者以主人家的身份粗暴地吆喝几声之外，他的和善本性并没有泯灭，然而其中如今已经掺杂了一种讨人厌的不信任感；尽管他的两只眼睛还会闪光，他的整个脸上还会挂着笑容，他却老是紧抱双臂坐在那里，仿佛是有意要藏起自己，仿佛他必须一天到晚斤斤计较地进行防御。

一半是因为她在留意这两张面孔，一半是因为她自觉这种潜移默化一定也会在她自己身上留下某些痕迹，贝拉不久便想到，除了鲍芬太太之外，在他们几个人中间，再也没有一张坦诚的或者说自然的面孔了。鲍芬太太的面孔是远不如从前那样容光焕发了，然而它依旧忠实地反映出拾垃圾的金人儿面孔上每一条皱纹中的变化，焦急也罢，悔恨也罢。

“洛克史密斯呀，”一天晚上，当他们全都又聚集在他的房间里，他和秘书正在抽查某些帐目的时候，鲍芬先生说，“我花掉的钱太多啦。或者至少是，你为我花掉的钱太多啦。”

“您是一位有钱的人，先生。”

“我不是，”鲍芬先生说道。

这句反驳的话说得十分严厉，简直就是在告诉这位秘书说，他是在撒谎。然而这句话并不能使那张一成不变的面孔发生任何表情变化。

“我告诉你我不是一个有钱的人，”鲍芬先生再说一遍，“我不允许你这样说。”

“您不是一位有钱的人吗，先生？”秘书字斟句酌地重复他的话。

“好吧，”鲍芬先生回答说，“就算我是吧，那是我的事情。我并不打算用这个花钱法儿来讨你喜欢，或者讨随便哪个人喜欢，你也不喜欢这样做吧，假如这是你的钱。”

“即使是在那种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先生，我——”

“住嘴！”鲍芬先生说。“不管怎么着，您不应该喜欢这样做的。听着！我不想对人粗暴，可是你逼得我这样，归根到底我是主人呀。我并不打算让你住嘴。我请你原谅，你可别住嘴。只不过，别跟我顶嘴。你听人说起过爱尔维斯先生①的生平的故事没有？”他终于提到这个他所心爱的题目了。

“那个守财奴吗？”

“嗳，人们叫他守财奴，人们老是喜欢把别人叫个什么的。您读过关于他的书没有？”

“我想是读过。”

“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有钱的人，可是他可以买下两个我呢。您听说过丹尼尔·唐赛②的事没有？”

“另一个守财奴吗？听说过。”

“他是个好样儿的，”鲍芬先生说，“他有一个跟他很相称的

①② 参见第94页注①。

妹妹。他俩从来不说自己是有钱的人。要是当真说过自己有钱的话，那他们很可能就是没有钱。”

“他们活得和死得都非常可怜。是吗，先生？”

“不，我不知道他们是这种情况，”鲍芬先生粗率地说。

“那么他们就不是我所指的守财奴了。那两个卑鄙的小人——”

“别骂街呀，洛克史密斯，”鲍芬先生说。

“——那两个堪称模范的兄妹——活得和死得都恶劣已极，肮脏已极。”

“他们让自己高兴了，”鲍芬先生说，“依我看，就算他们把自己的钱花掉，也不能得到比这更多了。可是反正我不打算把我的钱白白掷掉。要把开支降下来。事实是，你在这儿待的时间还不够多，洛克史密斯先生。对那些极其细小的事情需要经常留心才是。再这样下去，我们当中有的人要死在救济院里了。”

“您刚才提起的那些人，”秘书安然地指出说，“也是这么想的，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先生？”

“这也正是他们很值得称赞的地方，”鲍芬先生说。“是他们很有主见的地方！可是现在不提他们了。你打过招呼退掉你现在住的房子没有。”

“根据您的吩咐，我打过招呼了，先生。”

“那么听我说怎么办吧，”鲍芬先生说；“先付三个月房钱——先付三个月房钱，到最后你会知道这是顶便宜的事——马上搬到这儿来，这样你就可以夜以继日老是在场了，来把开支降低。这三个月房租你可以向我讨，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从那儿省出来。你有几件好看的家具，是吗？”

“我房间里的家具是我自己的。”

“那么我们就不必再为你买什么家具了。假如说，你想到，”鲍芬先生非常精明地望了他一眼说，“既高尚而又有主见地想到，为了让你自己安心起见，打算把这些家具让给我，用以抵偿三个月的房钱，这样能让你自己安心，你就这么办吧。我并不要求这个，可是，假如你自个儿考虑合适的话，我也不来阻拦你。至于你的房间嘛，阁楼上随便挑一间空屋子住住吧。”

“任何一间空屋子都行，”秘书说。

“你可以挑选，”鲍芬先生说，“这等于让你每星期增加八个到十个先令的收入，我不会为这个扣你的工钱的；我指望你能多多用降低开支的办法好好儿补上它。这会儿嘛，请你点个灯，我要上你办公室去处理一两封信件。”

当这段对话进行的时候，贝拉在鲍芬太太那张开朗而慷慨的面庞上发现了许多内心痛苦的痕迹，所以当房间里只剩下她俩的时候，她没有勇气转过眼睛去注视这张面庞。她假装专心地绣花，坐在那里不停地穿针引线，终于，鲍芬太太的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她的手上，使这只忙碌的手停了下来。她任随这只手抚摸自己，感到自己的手被移到这位善良的人儿的唇边，感到有一滴眼泪落在自己的手背上。

“噢，我心爱的丈夫啊，”鲍芬太太说。“我真不忍看、不忍听啊。可是，我亲爱的贝拉，你要相信我，不管他有多少变化，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恰在贝拉把那只手拉过来舒适地握在自己两只手中的时候，他回来了。

“暧？”他不信任地在门口望里瞧着说。“她跟你说什么了？”

“她只不过是在夸你好呀，先生，”贝拉说。

“夸我好？真的吗？因为我防卫自己，不让一群强盗把我一点一滴地吸干掉，所以没有骂我吗？因为我攒下了一小笔钱财，所以没有骂我吗？”

他走近她们，于是他的妻子叠起两只手放在他的肩头上，一边把头贴在自己的手上，一边摇着头。

“得啦，得啦，得啦！”鲍芬先生并非不和善地劝她说。“别激动啦，太太。”

“可是看见你这样子我受不了啊！我亲爱的。”

“瞎扯淡！要记住我们现在不是我们从前的自己了。要记住，我们非得嚼别人不可，要不然人家就要来嚼我们。要记住，我们非得守住我们自己的东西不可。要记住，钱能够生出钱来。您别心里不安，贝拉，我的孩子；您也别疑心。我节省下的钱越多，您将来有的也就越多。”

贝拉觉得，他的妻子充满感情地把她那张面庞俯在他的肩头上想心事倒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狡猾的光亮，这光亮使得他身上发生的变化令人厌恶，也使得这种变化在道义上更加丑恶。

第　六　章

拾垃圾的金人儿交上了更坏的朋友

如今赛拉斯·魏格先生很少在这位命运的宠儿和光阴的蠹虫自己住的这幢房子里伺候他（这位蠹虫和宠儿）了，而只按照一个一般性的指示，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在宝屋等候他。魏格先生对这项安排感到极为愤怒，因为他所指定的几个钟头都在晚上，而他认为，这几个钟头对于那项友好行动的进展是宝贵的。然而，这一点跟这人的本性非常相称，魏格伤心地对维纳斯先生说，这个暴发户既然蹂躏了那些杰出的人物：伊丽莎白小姐、乔治少爷、简大娘和派克大叔，那么当然也会来压迫他的有文学的人。

罗马帝国总算是衰亡了，鲍芬先生接着乘车带来的是一部洛林的《古代史》①。这部有价值的著作被发现具有催眠性质，便停下不读了，大约是停在那个时期，那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麾下的全部军队（当时大约有四万之众）听说他沐浴之后，突然一阵发抖，便不约而同地声泪俱下。犹太人的战争②也在魏格先生的统帅之下，着实拖延了一阵，然后鲍芬先生又乘车带来了普鲁塔克③，他发现普鲁塔克所写的传记非常引人入胜，虽然他但愿普鲁塔克也许并不想要他对自己说的所有的话全都相信。相信哪些才好呢，在鲍芬先生读书的过程中，这确实是，

他在文学上的主要困难，有一段时间里，他拿不定主意，是相信一半好呢，全部相信好呢，或者是全部都不相信好；终于，作为一个中庸之道的人，他决定相信其中的一半吧，然而问题依然存在，相信哪一半呢？这一困难他永远未能克服。

赛拉斯·魏格已经习以为常了，他的恩主会随时乘车带来某位不学无术的历史学家，脑子里装满一些莫名其妙的种族的、出于不可思议的血统的、无法读出声音来的人名字，这些人发动着各种各样、年复一年、名称奇长的战争，把为数无可估量的军队和财富搬来搬去，极其轻而易举，也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一天晚上，平常约好的时间已经过去，并不见恩主来到。又等了半个小时，魏格先生这才移步来到大门前，在那里打了一声口哨，通知维纳斯先生他在家，并且是闲着的，希望维纳斯能够碰巧听到。于是，维纳斯先生便从邻近的一堵墙壁后走了出来。

"战友呀，"魏格先生精神抖擞地说，"欢迎您！"

维纳斯先生向他道一声颇为冷淡的晚安作为回答。

"请进，战友，"赛拉斯说道，一边拍拍他的肩膀，"请在我的壁炉前就坐吧；那首歌儿里是怎么说的？"

> 不怕任何存心不良呀，先生，
> 不怕任何虚情和假意，
> 维纳斯先生呀，我只爱真理，

---

① 查尔士·洛林(Charles Rollin)的《古代埃及人史》出版于一七三〇至一七三八年，原著为法文，一七四〇年前后有英译本。

② 大约指古犹太历史学家约塞夫·弗拉维(Josephus Flavius，37—约98)所著的《犹太战争史》等书。

③ 普鲁塔克(Ploutarchos，约46—约120)，古希腊传记作家。这里指的是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为何而乐我早已忘记。

里一托多一狄一奥姆一狄。

还有可以引导我们的东西，

我家的壁炉欢迎你，先生，

我家的壁炉欢迎你。①

一边背诵着这段诗句（他背得十分熟练，更加忠实于原作的精神，而不是死扣它的词句），魏格先生把客人引到壁炉前。

“您来了，战友呀，”魏格先生满怀殷勤的喜悦说，“瞧您来的样子，真象是那个我不知道该叫作什么——简直象极了，一点儿也不差——我竟然没法儿把您跟那个分清了，——在您的四周散发出一圈光辉来。”

“一种什么样的光辉呀？”维纳斯先生问道。

“希望呀，先生，”赛拉斯回答说。“那就是您的光辉呀。”

维纳斯先生似乎对此表示怀疑，他颇为不满地眼望着壁炉中的火苗。

“咱俩来干一个晚上，战友，”魏格高兴地大声说道，“来执行咱们的友好行动吧。结束以后，让我们高举斟满的酒杯痛饮一番——我指的是搀水的佳酿朗姆酒——咱们彼此祝酒。因为，那位诗人是怎么说的？

维纳斯先生呀，

① 原为荷兰女作家伊丽莎白·汉弥尔顿(Elizabeth Hamilton, 1758—1816)的一首诗《我家的壁炉》中的几行。作者用游戏笔墨模拟改写。原诗的大意是：“不必惧怕伪善，/不必惧怕恶意，/我只为真理而乐，/只为善良而喜，/任何势力不能使我显出悲与欢，/我快乐时我欢笑，我伤心时我悲叹，/人间一切可以通向欢乐的路途，/最可靠的莫过于我家的壁炉。”

君不必变成你的黑酒瓶，

因为我将饮满腹。

共饮一杯酒，加上一片您所爱的柠檬呀，

举杯忆当初。”①

魏格如此不停地又是引用诗句，又是大献殷勤，表示他已经看出，维纳斯今天有点儿小脾气了。

“嘿，说起友好行动来，”这位上句话里提到的先生一边说，一边气呼呼地搓着膝盖，“我反对它的理由之一，就是它一点儿也没有动。”

“罗马，战友呀，”魏格回答说，“它（也许不是人人都知道这座城市呢）从一对双胞胎和一只狼开始，②到最后成为一座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城市，也非一日之功呀。”

“我说过是一日之功吗？”维纳斯问道。

“没有，您没有说过，战友，你问得很好。”

“可是我要说，”维纳斯继续讲下去，“这是把我从我的辉煌的解剖学成就里拖出来，让我用各种各样人类的骨骼只换得一堆各式各样的煤渣儿，而一无所获。我想我非放弃它不可了。”

“别这样，先生，”魏格热情洋溢地规劝他。“别这样，先生！

---

① 原为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著名的抒情诗《忆当初》（又译《往昔的时光》）中的第五节，是从苏格兰古老民歌《欢宴歌》改写的。这里又经过狄更斯模拟改写。原文的大意是：“君将饮满腹，/我亦饮满腹，/共饮良宵酒，/举杯忆当初。”

② 相传，古代罗慕洛兄弟出生后，母亲被仇杀，两人被装在篮筐内抛入台伯河中，漂到一处岸边，被一只母狼衔去，喂以狼奶。后来又被一个猎人领去抚养成人，练就一身本领，终于为母复仇。他们在台伯河边建造城堡，取名“罗慕洛”，即“罗马”。

冲呀，切斯特，冲呀，

向前冲，维纳斯先生，向前冲！①

可别气馁呀，先生！象您这样一位显要的人物！”

“我反对的不是说，”维纳斯先生回答他，“而是做，不管怎么吧，既然做上手了，我可不能浪费时间在煤渣堆里瞎摸索而一无所获。”

“可是，归根到底，请您想想看，您在这项行动上所花的时间是多么少呀，先生，”魏格急切地争辩说。“把用在这件事情上的所有几个晚上加在一块儿算算，您看一共能有多少时间呢？而您，先生，一位在意见、观点和感情方面都跟我完全和谐一致的人，您这位有耐心用铜丝儿把整个社会的结构——我指的是人骨头架子——连在一块儿的人，会这样快就撒手不干了吗！”

“我不喜欢这件事，”维纳斯先生情绪不佳地回答说，他把自己的头夹在自己的膝盖中间，满是灰尘的头发一根根向上竖起。“没有什么东西能鼓舞我继续干下去。”

“难道那些垃圾堆不能鼓舞您吗？”魏格先生伸出右手来，用一副庄严的议论的神情说道，“难道那些正在低头俯视着我们的垃圾堆就不鼓舞您吗？”

“它们太大啦，”维纳斯抱怨说，“东扒一扒，西扒一扒，这儿戳一下，那儿挖一下，能拿它们怎么样？再说，我们找到过什么呢？”

① 这是引自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一首题为《玛密恩》(1808)的诗句。原文是："冲呀，切斯特，冲呀，/向前冲，斯坦利，向前冲！"

“我们找到过什么吗?”魏格大声说，他因为能够找到个别一致的地方而高兴。“啊！就算您对，同伴。什么也没有找到。可是从相反方面说，同伴，我们有可能找到什么呢？那您就要说我对了。不管找到什么吧。”

“我不喜欢这件事，”维纳斯回答说，他还象刚才一样脾气不好。“我没有考虑好就参加了。再说，还是那句话。难道您的鲍芬先生就不熟悉这些垃圾堆吗？难道他不熟悉那个死掉的人跟他的为人吗？那么他什么时候表现过有希望找到点什么东西吗?”

恰当此时，门外传来车轮的响声。

“哎，我真不情愿把他想得那么坏，”魏格先生面带忍辱负重的神情说，“认为他竟会在这种深更半夜的时刻上这儿来。可是声音象他呢。”

院子里铃声响了。

“是他?”魏格先生说，“他是会这样干的。真遗憾，因为我本来还希望对他保持一星半点儿的尊重。”

这时只听见鲍芬先生在大门口一个劲儿地喊着，“喂！魏格！喂！”

“您坐着别动，维纳斯先生，”魏格说，“他可能不会停在这儿。”然后他大声应着：“喂，先生！喂！我这就来，先生！尽我一条腿的力气赶忙来，先生！”然后做出一副欣然从命的样子一颠一颠地提着一盏灯向大门口走去，在那儿，透过马车的窗户，他看见了坐在里面的鲍芬先生，身子四周尽堆着书。

“您瞧！帮我一把，魏格，”鲍芬先生兴高采烈地说，“不清出一条路来我就没法儿下车了。这是一部《分类年鉴》，魏格，本头多得能装满一马车。您知道这部书吗?”“您问我知道《牲类年鉴》吗，先生?”这个骗子回答说，书名他没有听清楚。“咱们打

个小赌吧，我想，蒙上我的眼睛，我也能随便把哪个畜生从这部书里找出来，鲍芬先生。”

“这儿还有科贝的《珍奇博物馆》，”鲍芬先生说，“和考尔菲的《人物传》，还有威尔逊的。①多好的传记哟，魏格，多好的传记哟！今天晚上我非得听上一两个最好的不可。真有趣，他们一向把金币藏在什么地方，裹在破布里呀。您把那堆书抱好，魏格，要不然就会从中间鼓出来，崩进烂泥里。左近还有人没有，来帮个忙？”

“有我一个朋友在，先生，他愿意陪我消磨一个黄昏，我不指望您——真不情愿啊——以为您今儿晚上不来啦。”

“喊他出来，”鲍芬先生手忙脚乱地说，“让他来帮一把。别把你胳膊底下那本落掉了。那是讲唐赛的。他跟他妹妹两人去散步，发现一只死羊，拿回家做饼吃。你的朋友在哪儿？噢！您的朋友来了。劳您驾帮魏格跟我搬搬这些书好吗？可是您别拿南瓦尔克的杰米·泰勒，也别拿格劳赛斯特的杰米·伍德。就是这两个杰米。我自己来拿他们。”

鲍芬先生一边滔滔不绝，手忙脚乱，心情极为兴奋，一边指挥他们搬运和安排这些书籍，直到它们全都搬进屋里放在地板上，马车也打发走了之后，他才不象那样地如颠似狂。

“瞧！”鲍芬先生心满意足地注视着这些书说道。“瞧他们，就象二十四位提琴手似的——排成一长行。②把您的眼镜戴上吧，

---

① 科贝(R. S. Kirby)《珍奇科学博物馆》，又名杰出人物杂志，共三卷，一八〇三至一八二〇年出版。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和詹姆斯·考尔菲(James Caulfield)《奇异人物传——世界各国各种年龄的最杰出人物的传闻轶事》，共三卷，一八二一年出版。后面这部书中有关于守财奴唐赛和爱尔维斯的记载。

② 当时一首儿歌里唱到过二十四个提琴手的事，这首儿歌据说名叫《老姑娘科丽》。

魏格，我知道哪一本里有最好的故事，咱们马上来品味品味面前的这些个东西。您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魏格先生介绍他的朋友，说他是维纳斯先生。

“嗯？”鲍芬先生一听这姓名马上大声说，“是克拉肯威尔的那个吗？”

“是克拉肯威尔的那个，先生，”维纳斯先生说。

“啊，我听说过您，”鲍芬先生大声说。“从前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我听说过您。您认识他的。您买过他的什么东西吗？”他眼睛盯着他，恨不能立刻得到回答。

“没有，先生，”维纳斯回答说。

“可是他拿东西给您看过的；不是吗？”

维纳斯先生冲他朋友瞟了一眼，做了肯定的回答。

“他拿什么给您看过？”鲍芬先生问道，两只手背在身后，急切地探过头来。“他给您看小盒子、小箱子、笔记本儿、小包儿，锁住的或者是封住的什么、捆住的什么，是吗？”

维纳斯先生摇摇头。

“您会鉴别瓷器吗？”

维纳斯先生又摇摇头。

“因为，假如他给您看过一把茶壶的话，我倒很喜欢知道一下这把茶壶，”鲍芬先生说。然后，他把一只右手贴在嘴唇上若有所思地反复说，“一把茶壶，一把茶壶，”然后眼睛望着地板上的那堆书，好象他知道在这堆书里有着某件有趣的事情跟茶壶有关似的。

魏格先生和维纳斯先生惊异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魏格先生戴上眼镜，两眼圆睁着，上眼皮直抬过镜框的上沿，同时用手点着自己鼻子的侧翼，用以告诫维纳斯，让他保持清醒。

"一把茶壶，"鲍芬先生重复说，继续不断地思索着，同时审视着那堆书；"一把茶壶，一把茶壶。您准备好了吗，魏格？"

"您就吩咐吧，先生，"那位先生回答说，在那把通常落坐的高背靠椅上占据了一个他通常占据的位置，又把他的那条木腿伸进高背靠椅前的桌子下。"维纳斯先生，劳您驾帮个忙，坐在我旁边，先生，剪灯花方便点儿，好吗？"

维纳斯先生随即遵命，赛拉斯用自己的木腿碰一碰他，提醒他特别留意鲍芬先生，他站在壁炉前两把高背靠椅中间想心思。

"哼！啊哼！"魏格先生咳嗽两声，要引起他主人的注意。"先生，您想不想开始——从那部大本头书里找一个畜生来读一读？"

"不，"鲍芬先生说，"不，魏格。"说着从他胸前的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来，非常当心地递给这位有文学的人，并且问道，"你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魏格？"

"这个吗，先生，"赛拉斯扶一扶眼镜，看着书的扉页回答说，"是梅利韦瑟的《守财奴生活轶事》①。维纳斯先生，请您帮个忙，把蜡烛移近点儿，好吗？"他说这话这是为了特别找一个机会对他的同伴瞪一下眼睛。

"那里面都有些什么人呀？"鲍芬先生问道。"您能不费力气就找出来吗？"

"好的，先生，"赛拉斯回答说，一边翻到书的目录，慢慢地一页一页掀动着，"应该说他们差不多全都在这儿了，先生；这

---

① 索莫纳·梅利韦瑟(F.Somner Merryweather)的《守财奴生活轶事》又名《贪婪的热情》。一八五〇年在伦敦出版。据说狄更斯在描写鲍芬和魏格之间的有趣场面时，曾经广泛利用过这本书中的材料。

儿有各式各样一大堆呢，先生；我看见有约翰·奥弗斯，先生，约翰·利特，先生，狄克·贾瑞尔、约翰·爱尔维斯、布鲁巴利的神父琼斯先生、贪得无厌的霍普金娜、丹尼尔·唐赛——”

“给咱们读唐赛吧，魏格，”鲍芬先生说。

赛拉斯又瞪了他同伴一眼，在书中找到描写唐赛的地方。

“一百零九页，鲍芬先生。第八章。本章内容，出身与财产。服装与外貌。唐赛小姐和她的女性魅力。守财奴的住宅。寻宝记。羊肉饼的故事。守财奴对死的看法。鲍布，守财奴家的恶狗。格利菲斯和他的主人。怎样赚得一个便士。火的代用品。鼻烟壶的妙用。守财奴赤身露体而死。埋在粪堆里的财宝——”

“嗯？什么？”鲍芬先生问道。

“‘财宝’，先生，”赛拉斯重读一遍，读得字字分明，“‘埋在粪堆里’。维纳斯先生，劳您驾剪剪灯花儿好吗？”他说这句话是为了让维纳斯注意到自己仅仅是用唇音继续说的话：“垃圾堆里！”

鲍芬先生拉过一把扶手椅来放在他所站立的地方，坐上去，表情狡黠地搓搓手，说道：

“给咱们讲讲唐赛吧。”

魏格先生把那位杰出人物的传记读下去，讲到他贪婪卑劣的一生中的各个阶段；讲到唐赛小姐因为过着恶劣的生活，每天只吃冷布丁，终于死去；讲到唐赛先生用一根草绳捆住自己的破衣衫；讲到他坐在饭食上面来给饭加热；一直讲到他赤身露体地躺在一只麻袋里死去，这才让人感到松了一口气。这以后，他继续这样读下去：

“‘唐赛先生所住的那所房子，或者倒不如说那一堆瓦砾，在他死后归霍尔姆斯上尉所有，这是一座极为凄惨的断垣残壁的建筑物，因为它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曾修理过。’”

（读到这里，魏格先生望了他同伴一眼，又望了望他们所住的这间屋子：这间屋子也有很长时间不曾修理了。）

“‘然而，这所坍塌的房舍尽管外表破烂，内部却是极其富有的。霍尔姆斯上尉花了好多个星期才探清它整个的内容，他发现，挖掘这位守财奴暗中藏下的财富，是一件非常称心如意的工作。’”

（读到这里，魏格先生把“暗中藏下的财富”这几个字重复了一遍，并且再次用他的木腿碰了碰他的同伴。）

“‘唐赛先生最丰富的一个贮藏所原来是牛圈中的一个粪堆；一笔将近二千五百英镑的现款埋藏在这堆值钱的牛粪里；在一件用绳子仔细扎牢的短上衣里，发现了价值五百多英镑的钞票和黄金，这件上衣牢牢地钉在牛槽中。’”

（读到这里，魏格先生的木腿开始在桌下向前伸去，当他继续往下读时，这条腿慢慢地越抬越高。）

“‘发现有好几只瓦缸装满了一畿尼和半畿尼的金币；多次搜索房屋的各个角落，找到好几包银行钞票。有几包是塞在墙缝里的；’”

（读到这里，维纳斯先生望了望墙壁。）

“‘椅子的软垫和套子下都藏着一捆捆的钱；’”

（读到这里，坐在高背木椅上的维纳斯先生往自己下面望。①）

“‘有些钱悄悄地放在抽屉的后面；价值六百英镑的钞票被发现整整齐齐对折起来藏在一只用旧的茶壶里。在马厩里，上尉发现许多瓦罐，里面装满古老的银元和先令。烟囱里也搜索过，

---

① 高背木椅，原文为settle，是一种象火车座的木椅，坐位可以翻起，下面是木柜。

没有白花力气，收获也是很大的；有十九只大小不同的窟窿都充满了烟炱，在其中发现不同数量的钱币，总数超过二百英镑。’”

魏格先生逐渐读到这个要紧处，他的那条木腿也逐渐地越抬越高，同时又越来越重地用另外一边的胳膊肘点着维纳斯先生，终于他这两个动作使他无法保持平衡了，他便滑向一边倒在那位先生的身上，挤得那位先生紧贴在高背木椅的边沿上。一连几秒钟，他们当中不管哪一个都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恢复原状，两人都处于一种财迷心窍、神魂颠倒的状态中。

然而，鲍芬先生这时正坐在扶手椅上，眼睛盯着炉火望，脸上带着暗自得意的神气，这副景象使他们恢复清醒。魏格先生假装打一个喷嚏来掩盖他们的举动，断断续续地“啊——嚏”一声，同时便巧妙地把他自己和维纳斯先生拉了起来。

“咱们再来点儿吧，”鲍芬先生如饥似渴地说道。

“先生，接下去是约翰·爱尔维斯。您喜欢听约翰·爱尔维斯，是吗？”

“啊！”鲍芬先生说。“咱们来听听约翰是怎么做的。”

他好象没有藏过什么东西，所以便很平淡地读过去了。然而，一位名叫威尔科克斯的堪为楷模的夫人又恢复了他们的兴趣，她把黄金和白银藏在咸菜罐中放在一只大钟里，在她家楼梯下的一个小洞中藏有满满一铁罐的珍宝，一只破旧的老鼠笼子里也藏着一大笔钱。她后面是另一位夫人，这人自称是一个乞丐，却被人发现在一小堆破纸片和破衣服里包藏着许多财产。再后面是另一位夫人，是一个卖苹果的，她积攒了一万英镑，把它藏在“这里，那里，墙缝里，屋角里，砖堆里，地板下面。”再后面是一位法国绅士，他堵塞了家中的烟囱，堵塞得很不通气，那是“一只小皮包，里面藏着两万法郎，一些金币和大量的宝石，”他

死去以后，被一个扫烟囱的工人发现了。这样一步步，魏格先生读到了最后一个喜鹊贼的故事。①

"'很多年以前，在剑桥地方，住着一对年老的守财奴贾尔丁夫妇。他们有两个儿子。这位父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守财奴，他去世后，发现他的床上藏着一千个镑尼。两个儿子长大以后，吝啬毫不亚于乃父。二十岁左右，他们开始在剑桥开布店，直到寿终。贾尔丁的铺面是剑桥所有商店中最肮脏的。很少顾客光临，除非也许是出于好奇。兄弟两人的外表是极其褴褛的；因为虽然他们经营的主要商品——华丽的衣饰四周都是，可是两人都穿着极其污秽的破衣烂衫，据说为了节省买床的钱，他们没有床铺睡觉，而一向睡在柜台下面一捆捆打包布上。他们的日常生活节省到极点，全家人二十年不知肉味。然而当两人中的一个死掉的时候，另一个大吃一惊地发现，还藏着一大笔钱，连他都不知道。'"

"嗳呀！"鲍芬先生大声说。"连他都不知道，你们瞧！总共只有两个人，而一个要瞒过另一个。"

维纳斯自从听到那位法国绅士的故事以后，一直弯下身子去向烟囱里窥望，这时被那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注意，便冒昧地把它重复了一遍。

"您喜欢这句话？"鲍芬先生突然转过身向他问道。

"对不起，您说什么？先生？"

"您喜欢听魏格方才读的东西吗？"

维纳斯先生回答说，他觉得他读得非常有趣。

---

① 欧洲人相信喜鹊是一种会偷东西并且会藏东西的鸟类，因为喜鹊窝里往往会发现汤勺和刀叉之类的家用品。大约是喜鹊营巢时衔来的。这里，作者把这些善于藏东西的守财奴比做喜鹊，称他们为喜鹊贼。

“那么下回再来，”鲍芬先生说，“再来多听点儿。随时高兴就请来；后天就来吧，早来半个钟点。多着呢，读不完的。”

维纳斯先生表示感谢，并且接受了邀请。

“这些一次又一次藏下来的东西真是妙极了，”鲍芬先生反复思索着说；“的确妙极了。”

“先生，您的意思是，”魏格装出一副讨好的面孔想要套他的话，同时一边用木腿碰碰他的朋友和战友，一边说：“藏钱的方法很妙吗？”

“钱，”鲍芬先生说。“啊！还有文件呢。”

魏格先生激动得四肢无力，再一次倒在维纳斯先生身上，又重新坐直，打一个喷嚏来掩盖他的感情。

“啊——嚏！您说还有文件吗，先生？文件也藏吗，先生？”

“也藏的，后来便忘记了，”鲍芬先生说。“对了，卖给我《珍奇博物馆》的那个开书铺的——《珍奇博物馆》在哪儿？”他立即跪在地板上，急切地在那堆书中摸索着。

“我能帮您找吗，先生？”魏格问道。

“不用了，我找到了；这就是，”鲍芬先生说，用外衣袖子掸去书上的灰尘。“第四卷。我知道是第四卷，那个开书铺的是从这一卷读给我听的。您找找看。魏格。”

赛拉斯接过书来一页页地翻着。

“《异乎寻常地僵化》，是这个吗，先生？”

“不是，不是这个，”鲍芬先生说。“那不可能是僵化。”

“《回忆约翰·里德将军，通常称作一文不值的人》，是他吗，先生？还有照片呢。”

“不是，也不是他，”鲍芬先生说。

“《一个吞下一枚五先令硬币的人的怪事》，是吗，先生？”

“想藏起来吗？”鲍芬先生问道。

“噢，不是，先生，”魏格看着书中的文字回答说，“好象是一次偶然事故。噢！下一个一定是的。《奇特的发现，二十一年前的遗嘱重新发现》。”

“就是它！”鲍芬先生大声说，“读吧。”

“‘一个极其特别的案件，’”赛拉斯·魏格大声读道，“‘在最近一次爱尔兰马里博罗巡回审判所上进行审理。情况略述如下。一七八二年三月，罗伯特·鲍德温写下遗嘱，把此处所谈到的田产赠给他最小的儿子的孩子们，此后不久，他五官失灵，变得和儿童一般，在八十岁后死去。被告，其长子，事后立即声称，父亲已将该遗嘱销毁，也再未发现遗嘱，便占有了此处所说的这项田产，二十一年孑兹，全家一直相信父亲实在并未留下遗嘱，二十一年后，被告之妻死亡，不久后，当其七十八岁高龄时，又娶一位极年轻之妇人为妻，此事引起其二子之焦虑，他们措词尖锐地表达这种感情，因此激怒了他们的父亲，他于一气之下写出一份遗嘱，取消长子继承权，而在盛怒中又将这份遗嘱示其次子，其次子当即决定要取得遗嘱，加以销毁，以便为他的哥哥保住财产。他为此打开父亲的书桌，发现的不是他所要找的那份他父亲的遗嘱，而是他祖父的遗嘱，他们一家已将此事忘得干干净净。’”

“听着！”鲍芬先生说。“你们瞧，人们藏着什么又忘记了，或者想要毁掉什么又没毁掉！”然后他非常缓慢地又说了一句：“惊人——啊！”他用眼睛把整个房间巡视了一遍，魏格和维纳斯也用眼睛把整个房间巡视了一遍，然后鲍芬先生重新凝望着炉火，而魏格则只顾紧紧地盯着他瞧，仿佛很想扑过去逼他说出他心里所想的东西，如果不说就要结果他的性命似的。

“不过，今儿晚上时间到了，”鲍芬先生在安静了一会儿之后，把手一挥说。“后天再接着读吧。把书排列在架子上，魏格。我敢说，维纳斯先生会情愿帮助您的。”

他一边说，一边把手伸进外套的胸襟内，使劲地掏一件东西，那件东西太大了，不容易一下子掏出来。当这件东西终于出现的时候，这两位友好行动的参与者直惊得目瞪口呆，原来这是一盏破旧不堪的手提遮光灯！

鲍芬先生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件小东西所产生的效果，只顾一只脚跪在地上，掏出一盒火柴来，不慌不忙地点燃灯里的蜡烛，把火柴吹灭，又把火柴梗扔进壁炉里。然后他宣布说，“魏格，我要在这儿绕着院子兜一圈，我不要您陪。早先我提着这盏灯象这样兜过成千——上万——次了。”

“可是我不能设想，先生——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当鲍芬先生已经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时，魏格很有礼貌地开始说，这时鲍芬先生停下来：

“我已经告诉过您，我不要您陪的，魏格。”

魏格显出一副通情达理、体贴周到的样子，仿佛他没有想到这一点，而现在他才使这句话付诸实行。他只好让鲍芬先生出去，然后把房门关上。然而，当魏格和鲍芬先生刚刚隔了一扇门时，魏格便立即双手紧紧抓住维纳斯，好象有人掐着他的脖子似的，用一种哽咽的低声对他说：

“维纳斯先生，一定要跟上他，一定要监视他，一会儿也不能让他溜掉。”

“为什么不能啊？”维纳斯问道，也好象有人掐着他的脖子。

“同伴啊，您也许注意到了，今儿晚上您进来的时候，我有些情绪激动吧。我发现了一点儿东西。”

“您发现了什么?”维纳斯问道，也用两只手紧紧抓住他，于是他们纠缠在一起立在那里，好象一对荒谬的拳斗师。

“现在没有时间告诉您。我看他一定是去找那个东西去了。我们必须立刻盯住他。”

他们各自松开手，蹑手蹑脚地向门口走去，轻轻地把门打开，向外窥望。这是一个多云的夜晚，几座垃圾堆的黑影使得黑暗的院落更显得黑暗。“他要不是一个双料的骗子，”魏格悄悄地说，“干吗要拿一盏遮光灯?假如他拿的是一盏不遮光的灯，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想干什么了。轻点儿，打这边走。”

两人当心地沿着那条在垃圾中用破瓦罐镶边砌出的小路，悄悄尾随着他。他们听得见他特殊的疾步行走声，听得见他踩碎散乱的煤渣声。“他把这地方都记熟了，”赛拉斯喃喃地说，“连灯也不用照，该死的东西!”然而几乎就在这一瞬间，他用灯在照了，灯光闪射在第一座垃圾堆上。

“是在那儿吗?”维纳斯悄悄地问。

“他很热呼，”赛拉斯用同样的声调说。“他非常热呼。他很严密。我想他一定是去找那个东西的。他手里拿的是个什么?”

“一把铁锹，”维纳斯回答说，“他也熟悉怎么使用它。您记住，他比咱们俩要熟悉五十倍。”

“假如他找过，又没找到，伙计，”魏格说，“我们怎么办?”

“首先是，等着看他找，”维纳斯说道。

倒是一个审慎的建议，因为他又遮住了灯光，垃圾堆又变黑了。几秒钟之后，他再一次把灯光打开，只见他站在第二座垃圾堆的脚下，一点点地把手中的灯慢慢向上举，直到伸直了手臂，好象在检查整个垃圾堆的表面情况似的。

“这儿也不可能是藏东西的地方，”维纳斯说。

“不是，”魏格说，“他正在变冷。”

“我好象觉得，”维纳斯悄声地说，“他想要发现，这一向是否有人在那儿摸索过。”

“嘘！别作声！”魏格回答说，“他越来越冷了！——现在他结成冰棍儿了！”

他发出这声感叹，是因为鲍芬又遮住了灯光，然后重新打开，可以看见他正站在第三座垃圾堆的脚下。

“怎么，他在往上爬！”维纳斯说道。

“还扛着铁锹！”魏格说道。

鲍芬先生迈着敏捷的疾步，好象肩头上的铁锹使他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刺激了他的情绪似的，他沿着那条——“羊肠小道”往这座垃圾堆上爬，当他们开始衰亡①的时候，他曾经向赛拉斯·魏格叙述过这条小道，当他一跨上这条小道，他便遮住了灯光，那二人紧跟着他，他们低低地弯下身子，以便万一他重新打开灯光时，不要在天空的背景上显现出他们的影子来。维纳斯先生走在前面，用手牵着魏格先生，这样，他那条不听使唤的木腿一旦陷进垃圾堆里，就可以迅速地解脱出来。他们隐约地看出，拾垃圾的金人儿停下来歇一口气。当然他们也立即停住。

“这是属于他自己的那堆，”魏格喘过一口气之后，低声说道，“就是这堆。”

“这整个儿三座不都是他的吗？”维纳斯反问道。

“他是这么想的；不过他习惯上把这一堆叫做他自己的，因为这是起初留给他的那一堆；是他作为遗产继承的一堆，那时

① 指当时他们开始读《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候。

候根据遗嘱，他所得的只有这个。”

“等他打开灯光的时候，”维纳斯一直在不停地监视着那个模糊的身影，说道，“爬低点儿，靠拢点儿。”

他再度前进，他们也再度跟上。他到达这座垃圾堆的顶端，打开了灯光——不过只打开了一条缝——把它放在垃圾上。一根饱经风雨的光秃秃的破木杆斜插在那儿，已经很多年了。他便把灯放在离木杆不远的地方，照亮着木杆下部几尺高的一段和周围一小片垃圾堆的表面，还把一条小小的漫无目的的明亮的光带撒向天空。

“他决不可能是要挖这根木杆子！”当他们两人趴下身子互相靠拢的时候，维纳斯低声说。

“或许这儿有个洞，里边藏满了什么东西，”魏格低声说。

他准备挖了，一定是有个什么要挖的东西，因为他挽起袖子，在手上吐了口唾沫，然后便干将起来，他本来对挖土就很老练。他并不打算动那根木杆，只不过在动手之前量出了离它一锹远的距离；也不打算挖得很深。只见他非常熟练地挖了十几下，然后停下来，往坑里望着，弯下腰去，从坑里取出一个好象是一只普通的方形酒瓶的东西来。那是一只粗矮的，肩部很高、颈部很短的玻璃瓶，一只象俗话所说的荷兰人装勇气的瓶子。一拿到这个，他马上遮去了灯光，他们听见他在黑暗中填平了那个土坑。只听见他熟练地迅速铲动着垃圾，这两个侦探以此作为及时撤退的信号。于是，维纳斯先生悄悄溜过魏格先生身边，把他往山下牵去。然而魏格先生下山时并不那么顺利，遇到了一点儿个人的困难，因为他那条刚恢复自用的木腿在走到一半的时候插进垃圾堆里不肯再出来了。而时间紧迫，维纳斯先生便毫不客气地抓起他的衣领把他从困境中拎了出来。这下子，



一只荷兰瓶

剩余的一段路程他就只好用脊背来当脚了，脑袋缩进上衣的前襟里，一条木腿象只犁耙似的拖在后面。这种行动方式使魏格先生狼狈不堪，当他脑袋朝上被放在平地上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也根本搞不清他的住处是在哪里，直到维纳斯先生把他推推搡搡地送进屋里才明白过来。甚至这时，他仍旧是摇摇晃晃地站立不稳，非常衰弱地朝一边瞪眼睛，直到维纳斯先生用一把硬毛刷子刷醒他的神志，又刷掉他身上的灰尘的时候，才恢复正常。

鲍芬先生不慌不忙地下来了，在他重新出现之前，这个清刷过程已经完全结束，而维纳斯先生也已经有时间喘过气来。毫无疑问，他把那只瓶子藏在他身上什么地方，在哪儿，则不清楚。他身穿一件宽大的粗布外衣，钮扣紧扣着，很可能是藏在那五六只衣袋当中的某一只里。

"怎么啦，魏格？"鲍芬先生说。"您脸色白得象一根蜡烛似的。"

魏格先生回答说，他刚才觉得好象脑袋在打转儿，这句话说得从字面上看也一点儿不差。

"胆汁呀，"鲍芬先生一边说，一边吹熄灯里的烛火，把灯口合上，象原先一样把它又塞进外衣的胸襟里。"你平常有胆汁毛病吗，①魏格？"

魏格先生再次严格遵守事实地回答说，他认为自己脑袋里从来不曾有过类似的感觉，从来不曾达到过这样的程度。

"明天吃点儿药，魏格，"鲍芬先生说，"后天晚上好别出毛病。顺便说说，顺便说说，这一带地方要少掉点儿什么了，魏格。"

---

① 根据当时的医学水平，人们认为头晕目眩说明胆汁分泌欠佳。

"少掉点儿什么，先生?"

"要少掉这些垃圾堆了。"

两位友好行动者显然是极力做到不互相对视。他们所做的努力，就跟用全部力气互相瞪着眼睛一个样。

"您不要它们了吗？鲍芬先生?"赛拉斯问道。

"不要了；它们就要运走了，我的那一堆已经脱手了。"

"您指的是三堆当中最小的一堆吗，顶上有根木杆子的，先生?"

"是的，"鲍芬先生说，按他原来的习惯揉着耳朵，同时又多了一点儿新近出现的狡黠味儿。"卖了一笔好价钱。明天那一堆就要开始装走了。"

"您刚才是去跟老朋友告别的吗，先生?"赛拉斯开玩笑地问道。

"不是，"鲍芬先生说道。"您怎么会想到这个的?"

他这句话说得突然而鲁莽，魏格本来一直在他的身边转悠，离他外衣的下摆越来越近，正伸过手臂去进行探索，想摸到那只瓶子的外表，这时吓得往后退了两三步。

"您别见怪，先生，"魏格谦卑地说。"别见怪。"

鲍芬先生望了他一眼，一只狗对另一只想要抢他骨头的狗可能是这样望的。并且当真回敬了他一声低低的咆哮，那只狗也可能这样回敬一声。

"再见，"他先是陷入了一阵阴郁的沉默，然后才这样说。他背着手，两眼多疑地在魏格四周打转——"别动！待在那儿。我知道出去的路，我不需要照亮。"

贪婪，这天晚上读过的关于贪婪的故事，方才见到的情景所起的火上加油的作用，或许还有当他下山时那不争气的血液

对他头脑的冲击，这些使得赛拉斯·魏格的贪得无厌的胃口达到一个高潮。终于，当房门刚一关上，他便一把拖着维纳斯，向门口扑去。

“他不能走，”他大声喊叫着。“我们一定不能放他走！他身上带着那只瓶子呢。我们必须把那只瓶子搞到。”

“怎么，您难道要动手去抢吗？”维纳斯制止他说。

“我不动手吗？不，我要动手。不管怎样动手我都要得到它，不管花多少代价我都要得到它！您就这么害怕一个老头子，怕得放他走掉吗，您这个胆小鬼？”

“我害怕的是您，所以不能放您走啊！”维纳斯喃喃地说，同时坚定不移地紧紧抓住他的两只手臂。

“你听见他的话吗？”魏格反驳说。“你听见他说，他已经决心要让我们的希望落空吗？你这条恶狗，你听见他说，他要把这几座垃圾堆搬掉，到那时候，这整个地方无疑会被兜底检查过吗？假如你连个老鼠胆子也没有，不敢保卫你的权利，我还有的。让我去追他。”

他暴跳如雷，猛力挣扎着要冲出去，维纳斯先生认为最好是把他举起来，摔倒，并且跟他一同跌下去；他很知道，一旦倒地之后，凭他那条木腿，就不会很容易地重新爬起来。于是，他们两人便在地板上滚动着；当他们这样滚动的时候，鲍芬先生已经合上了院子的大门。

第七章

友好行动采取强硬态度

在鲍芬先生碰上大门走远之后，两位友好行动的参加者直挺挺地坐在地板上，一边喘气，一边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在维纳斯的一双视力衰弱的眼睛中，在他蓬乱的头顶上每一根微红灰白的头发里，都明显地表现出对魏格的不信任，表现出他只要稍有机会便会向魏格扑过去的警觉和准备。在魏格那张天生冷峻的面孔上，在他那硬邦邦的、关节很多的形体上（他的样子象只德国木制玩具人），表现出一种虽非发自内心，但却策划周到的和解态度。因为刚才的一场混战，两人都面红耳赤，惊慌失措，并且衣冠不整；当魏格倒在地上的时候，他那颗专心致志的脑袋的后脑勺，被狠狠撞了一下，使他直到此刻还在摩挲它，脸上挂着极其惊讶——却很不愉快——的表情。一段时间里，各自都保持着沉默，让另一个人先开口说话。

"兄弟啊，"魏格终于打破沉默说，"您是对的，我错了。我忘乎所以了。"

维纳斯先生会意地翘起他一簇蓬乱的头发，显得他颇有点儿认为魏格先生已经清醒过来，因为魏格这时表现得好象是毫无掩饰。

"但是，同伴呀，"魏格继续说，"您从来也不认识伊丽莎白

小姐、乔治少爷、简大娘，也不认识派克大叔啊。”

维纳斯先生承认，他从来也不认识这些杰出人士，他又说，实际上，他从来也不曾希望有认识他们的荣幸。

“可别这么说呀，同伴，”魏格不同意地回答说：“可别、可别这么说呀！因为，您不认识他们，就不可能充分理解我怎么会一看见这个发横财的家伙便气得发狂啊。”

魏格先生说了这几句抱歉的话，似乎觉得为自己大增光彩，然后，他用手移动着身体向屋角的一把椅子爬去，在那儿，经过一番笨拙的蹦跳，他终于取得一个垂直的地位，维纳斯先生也立起身来。

“同伴呀，”魏格说，“请坐。同伴呀，您的面孔是多么富于表达能力啊！”

维纳斯先生不由自主地抹了抹脸，然后望了望手，仿佛是想知道，是否抹掉了脸上什么富于表达能力的特性。

“因为我确实非常清楚地知道，您听着，”魏格用他的食指一字一截地继续说，“我确实非常清楚地知道，您的富于表达能力的面部表情向我提出了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维纳斯说道。

“问题就是，”魏格以一种快乐亲切的感情回答说，“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说我确实发现了某件东西呢。您的富于表达能力的面孔对我说：‘为什么您不在今天晚上我刚一到达的时候通知我？为什么直到您认为鲍芬先生是来找那件东西的时候才说出来？’您的富于表达能力的面孔，”魏格说，“把问题提得比用语言更明白。现在，您难道不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我要怎样回答吗？”

“不，我不能，”维纳斯说道。

“我知道您不能！为什么不能呢？”魏格还象刚才一样快乐而

坦诚地回答说。“因为我没有一张富于表达能力的面孔。因为我对自己的缺陷有自知之明。智慧高下，人各不同嘛。但是我可以用话来回答啊。哪一句话呢？这句话，我是想要让您粗一妻一布一衣地高兴一下！”

魏格先生把“出其不意”这个词如此拉长并且着重地说出来之后，便伸出两只手来摇晃着他的朋友和战友，然后，在他的两只膝盖上啪地一拍，好象是一个充满慈爱的保护人在请求他对区区的效劳不必挂齿，这只是他乐意承担也责无旁贷的事情。

“您的富于表达能力的面孔，”魏格说，“已经作了满意的回答，它只不过又问，‘您发现了什么？’喂，我听见它说这句话的！”

“怎么？”维纳斯在白等了一会儿之后，急躁地反问他，“既然您听见了它说这句话，干吗您不回答？”

“听我说呀！”魏格说道，“我这就要回答了。听我说下去！老朋友和战友呀，我的感情上、事业上和行动上的伙伴呀，我发现了一个装钱的盒子。”

“在哪儿？”

“听我说下去呀！”魏格说道。（他试图尽可能有所保留，而每当不得不有所泄露时，便眉开眼笑地连说几声：“听我说下去呀。”）某一天，先生——”

“哪一天？”维纳斯直截了当地说。

“波——乌——不，”魏格立刻小心翼翼地、若有所思地、也是象在开玩笑似地摇晃着脑袋回答说。“不，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的不是您那张富于表达能力的面孔。是您的声音提出来的；仅仅是您的声音提出来的，再说下去。某一天，先生，我碰巧

在园子里散步——独自个儿溜达一圈儿——因为，用我们家族的一位朋友——《皆大欢喜》这支二重唱的作者的话来说：

一弯月牙儿，维纳斯先生，您记得的，渐渐消隐，
星光宣布，我不说您也知道，凄凉的午夜降临，
在那塔楼上，堡垒上，或者营地上，
哨兵正在独自个儿来回游荡，
哨兵正在游荡；①

——在这种情况之下，先生，我碰巧在中午过后不久在园子里散步，碰巧手里还拿着一根铁棍子，有时候我习惯于用它来消磨我文学生涯的孤单寂寞，这时候，我碰到一种东西，没有必要提起它的名称来麻烦您——"

"有必要。什么东西？"维纳斯用一种愤怒的口气追问道。

"听我说下去呀！"魏格说。"抽水机呀。——当我碰到抽水机的时候，我发现它不仅是顶部松动，盖子开着，而且里边还有个东西格格地响。那个东西吗，同伴，我发现是一只小小的、扁扁的、长长的、装钱的盒子，我要不要告诉您它轻得令人失望呢？"

"里面装着文件吧？"维纳斯说道。

"您的富于表达能力的面孔确实也是这样说的！"魏格大声说道。"是一份文件。盒子是上了锁的，捆住的，并且是封牢的。上面有一张羊皮纸的签条，写着：'**我的遗嘱，约翰·哈蒙，暂存此处。**'"

---

① 这支歌又名《英国舰队》，是英国诗人托马斯·狄布丁（Thomas Dibdin 1745—1814）作词，作曲家约翰·布拉海姆（John Braham，1744—1856）作曲，其中第二行原来是，"当天空宣布夜晚惨淡的阴郁降临。"

"我们必须知道它的内容，"维纳斯说道。

"——听我说下去呀，"魏格大声说道。"我当时也这么说，就打开了盒子。"

"而不来找我！"维纳斯大声宣称。

"一点儿不错，先生！"魏格和蔼而轻快地回答说。"我看我是引起您的兴趣了！听着，听着，听着！我决定，正象你明察秋毫的好见识所已经了解的那样，假如能让您感到粗—妻—布—衣的话，那一定会是一次彻底的粗—妻—布—衣，好了，先生。于是，正象蒙您给我面子所预期的那样，我检查了这份文件。规规矩矩签字生效，规规矩矩连署证明的，非常简短。因为他从来不交朋友，又因为他的家属都已众叛亲离，他，约翰·哈蒙把最小的一座垃圾山给了尼可达莫斯·鲍芬，这对他已经足够了，而把他其余的财产全部献给了王国政府。"

"必须查对一下那份已经批准执行的遗嘱上的日期，"维纳斯指出，"它可能比这一份更晚。"

"听我说下去呀！"魏格大声说。"我也这么说。我花了一个先令(其中您该付的那六便士别放在心上)去查过那份遗嘱。战友呀，那份遗嘱上的日期比这一份遗嘱早一个月。现在，作为一个同胞，作为一项友好行动中的伙伴，"魏格接着说，同时宽厚地再次用两只手抓住他的肩头，并且再次在他的两个膝盖上啪地拍了一下，"您说说看，我有没有鞠躬尽瘁、不遗余力地让您完全满意，您是否感到粗—妻—布—衣呢？"

维纳斯先生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的同胞和伙伴，然后硬邦邦地回答说：

"这的确是个重大的消息，魏格先生。无可否认。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够在您今天晚上这场惊恐之前，把它告诉我，我还

是希望，在您认为您是在分担一种责任之前，便来问问我这个您的同伴，我们应该怎样做。”

“——听我说下去呀！”魏格大声说。“我知道您会这样说的。不过既然我独自一人承担了忧虑，就让我也独自一人来承受责难吧！”这句话是以一种极其宽宏大量的口气说的。

“现在，”维纳斯说道。“咱们来看看这份遗嘱和这个盒子吧。”

“我是否可以了解为，战友呀，”魏格以一种相当不情愿的态度回答说，“您表示了一种愿望，想要看一看这份遗嘱和这个——？”

维纳斯先生把桌子一拍。

“——听我说下去呀！”魏格说道。“听我说下去呀！我就把它们拿来。”

他去了有一阵子，仿佛由于他贪婪成性，因而很难下决心把这件珍宝拿给他的伙伴看。他回来时拿着一只破旧的皮制帽盒，他把另一只盒子放在这只盒子里，以便更好地保存它的一般外表，并且也免得别人怀疑。“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在这儿打开它，”赛拉斯低声地说，同时向四面张望着：“他可能回来，也可能还没有走呢。在我们刚才看见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不知道他可能想干什么。”

“这里面有点儿道理，”维纳斯表示同意。“上我那儿去吧。”

魏格犹豫了，他舍不得不保管这个盒子，却又害怕在目前情况下打开来。“来，我告诉你，”维纳斯着急地重复说，“上我那儿去。”魏格先生觉得不大好拒绝，便用一连串“——听我说下去呀！——当然罗”来回答他。于是，他锁上宝屋的大门，他们便动身了。维纳斯先生抓住他的手臂，显然是抓住不放。

他们发现，在维纳斯先生的住处，橱窗里象平时一样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人们只能隐约地看出那一对经常陈列在那里的青蛙标本，它们正剑拔弩张，还没有解决它们之间的荣誉问题。维纳斯先生在出来时是关了店门的，现在他用一把钥匙打开它，一等他们进去，便马上重新关紧；不过在锁门之前，先去合上店铺橱窗上的百叶门，并且上了闩。"现在我们不开门谁也进不来，"然后他说，"我们不会比在这儿更舒服了。"于是他把生锈的炉格上余热未尽的煤灰扒在一起，又生起火来，再把小柜台上蜡烛的芯剪掉。炉火闪闪烁烁地东一片西一片照耀在暗黑的、油腻的墙壁上；印度婴儿、非洲婴儿、用骨头连接起来的英国婴儿，各式各样的头盖骨，以及其它的陈列品，会都突然出现在它们各自不同的位置上，仿佛它们刚才也和自己的主人家一样，全都出门去了，而现在又全都准时地返回，大家约好相会，来共同参与支持这项秘密。那位法国绅士自从魏格先生最后一次见它以来，已经增大了许多，现在已经装上两条腿和一颗脑袋，虽然它的两只手臂仍然暂告阙如。且不管这颗脑袋原来是属于什么人的，若不是它长了这许多牙齿，赛拉斯·魏格会认为它此时此刻是对自己的一种赞助。

赛拉斯无言地坐在火炉前那只木箱上，而维纳斯则重重地坐在他那只低矮的椅子上，从他那堆死人的手骨头里掏出一只茶盘和两只茶杯来，又把茶壶煨在火上，赛拉斯心里很是赞成他作的这些事情，因为他希望维纳斯先生灌饱茶水之后，头脑会变得不那么清醒。

"现在，先生，"维纳斯说，"既安全又清静。咱们来看看你的发现吧。"

魏格用那双仍然很不情愿的手打开帽盒，露出钱盒来，打

开钱盒，露出遗嘱来。这其间，他并非不曾一连几次地向那堆死人的手骨头瞟去，好象他心怀疑虑，生怕其中有两只手会扑上前来一把抓走这份文件。他紧紧捏住这张纸头的一只角，而维纳斯则捏住另一只角，他们在仔细而当心地读着。

“我没说错吧，伙计？”魏格先生终于说道。

“伙计，您没说错，”维纳斯说道。

这时魏格先生便做出一种轻松而优雅的举动，似乎要把这张纸重新折好；然而维纳斯先生捏住纸角不放。

“不，先生，”维纳斯先生眨巴着他一双衰弱的眼睛，摇着头说道。“不，伙计。现在的问题是，由谁来保管这份文件。您知道该由谁来保管这份文件吗，伙计？”

“我，”魏格说道。

“啊，才不是呢，伙计，”维纳斯提出不同的意见。“那就错了。应该是我。听我说，魏格先生，我不想跟您吵嘴，更不想跟您来进行任何解剖学方面的研究。”

“您是什么意思？”魏格立即说道。

“我的意思是，伙计，”维纳斯慢吞吞地回答说，“几乎不可能有哪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胜过此时此刻我对您怀有的亲切的感情了。但是我现在是在我自己家里，周围全都是我的手艺的纪念品，而且工具也都在手边，用起来非常方便。”

“您是什么意思，维纳斯先生？”魏格再次问道。

“我周围全都是，象我刚才说的，”维纳斯先生不动声色地说道，“我的手艺的纪念品。数量很大，我所剩下的各式各样的人骨头已经很多，铺子里塞得满满的，就目前来说，我并不想给我的手艺增加什么纪念品。但是我喜欢我的手艺，我也知道怎样施展我的手艺。”

“没人比得上呀，”魏格先生同意地说，多少有些显得心慌意乱。

“您坐着的那只箱子里（虽然您也许没有想到），堆放着几副人骨头标本，”维纳斯说。“门背后那件可爱的作品，也是几副人骨头标本凑在一起的。”他用头指了指那位法国绅士。“它还缺两只胳膊呢。我并不是说我急于要找两只胳膊给它装上。”

“您一定是头脑子有点儿想得太远了吧，伙计，”赛拉斯抗议说。

“假如我想得太远了的话，也要请您原谅啦！”维纳斯回答说；“我有时候颇容易犯这个毛病。我喜欢自己的手艺，我也知道怎样运用自己的手艺，而我打算由我来保管这份文件。”

“可是这跟您的手艺有什么关系，伙计？”魏格用一种暗示的口气问道。

维纳斯先生把他两只积劳成疾的眼睛同时眨了眨，伸手扶了扶火炉上的茶壶，用一种空洞的声音自言自语说，“再过一两分钟这壶要冒火啦。”

赛拉斯·魏格对茶壶瞟了一眼，对搁板瞟了一眼，对门背后那位法国绅士瞟了一眼，当他眼睛瞟到维纳斯先生，见他眨巴着一双红眼睛，用那只闲着的手伸进背心口袋里摸索着——或许是在摸一把柳叶尖刀吧，这时候，他有点儿畏缩了。他和维纳斯这时势必坐得很靠近，因为他们每人捏着那张文件的一只角，而这份文件只不过是一张普通的纸。

“伙计呀，”魏格比方才更加含有暗示意味地说，“我建议咱们把它撕成两半儿，各人保存一半儿。”

维纳斯在回答时摇晃着蓬乱的头发：“把它弄得支离破碎是不行的，伙计。那就可能象是已经作废了。”

“伙计呀，”魏格在一阵沉默之后说，在这段时间里他俩彼此打量着对方，“难道您的富于表达能力的面孔不是在说，您打算提出一种折衷办法吗？”

维纳斯在回答时播晃着一头蓬乱的头发：“伙计，您已经一度把这份文件藏过没让我看见。您再也不能把它藏过不让我看见了。我把这个盒子跟这张签条交给您保管，可是我要来保管这份文件。”

赛拉斯犹豫得更长久了一点儿，他突然松开了他捏着的一角，用他原先轻快而宽厚的口气大声说道，“不信任朋友，还活着干吗！不讲情面，又何必做人！您就拿去吧，伙计，相信朋友，也相信自己。”

维纳斯先生继续同时眨巴着两只红眼睛——但却是一种沉思的样子，一点儿也不表现出胜利的喜悦——他把留在他一人手中的纸片折好，锁在身后的一只抽屉里，又把钥匙藏在衣袋中，然后提议：“来杯茶吧！伙计？”对此魏格先生回答说：“多谢，伙计。”于是茶煮好了，斟在茶杯里了。

“下一步，”维纳斯吹着他托盘中的茶，眼睛闪过茶杯，落在他的相互信任的朋友身上，同时说，“问题是我们怎样干下去？”

在这一点上，赛拉斯·魏格有很多话要说。赛拉斯要说的是，他要请求让他来提醒一下他的同伴、兄弟和伙计，提醒他想起这天晚上他们读过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段落；想起在鲍芬先生的头脑中，那些人和已故的宝屋主人之间明显的类似，以及宝屋目前的状况；想起那只瓶子；还想起这只盒子。他还要说，他的兄弟和同伴跟他本人显然已经发了大财，因为他们只需给这份文件定一个价钱，然后从那个命运的宠儿和光阴的蠢虫那里取得这个价钱就行了；如今跟他们从前对这位先生的看法相比，

他是更少象一个宠儿而更多象一只蠹虫了。他还要说，他认为事情很清楚，这种价钱可以用一个富于表达力的句子来说明，那个句子是："对半儿分！"他还要说，接着产生的问题是，最好什么时候说出"对半儿分！"他还要说，这里他提出一种行动计划的建议，和一个附带提出的条件。他还要说，这行动计划便是：他们应该耐心等候，一旁静观；他们应该让这儿座垃圾堆被一点点地铲平、运走，而同时保持他们现有的监视整个过程的有利条件——这样他设想将可以把每日里挖呀刨呀的麻烦和费用让某一个别人去承担，而他们则可以在每天夜晚利用这种把垃圾兜底翻过的条件，来进行他们自己私下的调查。他还要说，这些垃圾全部运走以后，而他们也已经把这些机会全部用于促进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了，到那时，而不是在此以前，他们再来对这个宠儿和蠹虫开火。然而这里便需要谈到那个附带条件了，对此，他要求他的同伴兄弟和伙计给予特别的注意。决不能容忍这个宠儿和蠹虫拿走任何一点儿现在被认为是属于他们所有的财产。当他——魏格先生，看见这个宠儿鬼鬼祟祟偷走那只宝贵的瓶子，而又不知其中的宝贵内容时，他是把他看作一个十足的盗贼的，并且，既然是一个盗贼，若不是他的同伴兄弟和伙计的明智的干预，他就会把他的非法所得夺取过来。因此，他所要提出的附带条件是，假如这宠儿再次采取他最近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径，并且，假如在严密监视之下，还发现他把任何东西，无论什么东西，据为己有的话，应该立即让他看到那一把在他头顶上高悬的利剑，应该对他进行严格的盘问，让他说出他所知道的或猜想的一切，他应该受到他们的——他的主人们的——严厉处理，应该把他置于一种精神上受束缚、受奴役的低贱的境地，直到他们认为可以准许他以他财产的半数的

价钱来赎买他的自由的一刻为止。魏格先生以一种演说收尾的方式说道：假如他说只要“对半儿分！”是说错了，他愿信托他的同伴兄弟和伙计毫不犹豫地给予纠正，并且对他的软弱加以谴责。可能，说三分之二更合乎情理；可能，说四分之三更合乎情理。在这些方面，他是永远欢迎纠正的。

当他发表这场演说的时候，维纳斯先生一连喝了三杯茶，他是在吹这三杯热茶时，把他对这番高论所表示的注意吹送过去的；现在，他对他所陈述的观点表示了首肯。魏格先生受到这样的鼓舞，便把一只右手向前伸去，并且宣称这只手还从来不曾——。维纳斯先生对于这只手还从来不曾怎样并不作深究，而只顾不停嘴地喝茶，并且出于礼节，简短地表示，他相信这只手的确从来不曾——。然而他却只满足于用眼睛望它一望，并不把它抓起来贴在自己的胸口上。

“兄弟呀，”当他们之间建立了这种愉快的了解时，魏格说道，“我很想问您一件事情。您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头一回上这儿来看望您，发现您把您强有力的头脑淹没在茶杯里的时候吗？”

维纳斯先生还在大口地喝茶，点头表示记得。

“先生，您往这儿一坐，”魏格以一种深沉的羡慕神气继续说，“仿佛从来没挪过窝儿似的！先生，您往这儿一坐，仿佛拥有一种无穷无尽的能力，可以没完没了地把这种香喷喷的玩意儿吸收进去似的！先生，您往这儿一坐，周围摆满您的作品，看起来仿佛是人家请您唱一曲《家啊，可爱的家》，而您也、而您也慨然允诺，不让他们扫兴似的！

离开了家啊，金碧辉煌你也不心疼，

噢，交还你这些一钱不值的标本，

交还你这些你无法招之即来的稻草填肚皮的小鸟，
随它们一同给你内心带来的平静比一切都美妙。
家啊，家啊，家啊，可爱的家！①

——就算是，"魏格先生对店堂四周瞥了一眼，然后用散文继续说，"一年到头这样阴森森的吧，全面考虑起来，还是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上它。"

"您说您想要问一件什么事情的；可是您没有问呀，"维纳斯态度非常冷漠地说。

"您内心的平静呀，"魏格表示慰问地说，"您内心的平静在那天晚上情况很不妙嘛。事情进行得怎么样呀？有转机吗？"

"她不希望，"在维纳斯先生的回答中有一种愤怒的固执和温情的忧伤这二者的滑稽的混合，"把她自己、也不希望人家把她、用那样一种特殊的眼光来看待。没什么可谈的了。"

"啊，哎呀！哎呀！"魏格叹一口气大声说，但却注视着他，而同时又假装跟他一块儿注视着炉中的火，"女人就是这样嘛！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您说，您坐在那儿，我坐在这儿，——您说您内心的平静第一次受到伤害，就是那天晚上您说，您也对这件事感兴趣。无巧不成书啊！"

"她父亲，"维纳斯回答说，又停下来吞了几口茶，"她父亲跟这件事有牵连。"

"先生，我想，您那天没提起过她的名字吧？"魏格思索着说

---

① 作者戏拟英国诗人霍瓦尔德·佩恩(J. Howard Payne，1791—1852)作词的一首歌曲《家啊，可爱的家》。其中第二节原意是："离开了家啊，金碧辉煌我也不羡慕，——/噢，请交还我那间低矮的茅屋，/还我那招之即来的鸟儿的甜美的歌声，/随它们一同还我的内心平静比一切都亲，/家啊，甜蜜的家，/世上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它。"

道。“没有，您那天晚上没提起过她的名字。”

“乐姐儿·赖德胡德。”

“真——的吗！”魏格大喊一声。“乐姐儿·赖德胡德，这名字里有点儿动人心弦的东西呢。乐姐儿。哎呀呀！这名字好象表示，她可能成为怎样一个人，假如她没有说过那种令人不快乐的话——也好象表示她不是怎样一个人，在她说过那种话之后。维纳斯先生，假如我问一声，您是怎样跟她认识的，这对您的创伤会是一种慰藉吧？”

“我上河滨去，”维纳斯先生说，又吞下一大口茶，并且伤心地对炉火眨眨眼睛——“去找几只鹦鹉。”——他又吞了一大口茶，并且停住不说了。

魏格先生暗示他，为了提醒他的注意：“先生，在英国的这一带地方，您不大可能是去猎取鹦鹉吧？”

“不，不，不，”维纳斯烦躁地说。“我上河滨去，去找水手们带回来的鹦鹉，买来做标本用的。”

“嗳，嗳，嗳，先生！”

“——还想找两条好眼镜蛇，给博物馆做标本——这时候，我命中注定要遇上她，跟她打交道。这恰好是在河里发现那件东西的时候。她父亲看见那件被人发现的东西在河里被人家拖着。大家都在谈论这个题目，我就借这个理由再上那儿去跟她多接近接近，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是从前的我了。成天想着这个，骨头都想酥了。假如可能把我的骨头拆散送来叫我清理，我真会没脸承认是我的骨头。这件事已经把我搞得垮到这种程度了。”

魏格先生不象他刚才那样感到兴趣了，眼睛瞟向黑暗中一只特殊的搁板上。

“是呀，我还记得呢，维纳斯先生，”他用一种友好的同情声

调说，"（因为我记得您所说过的每一个字，先生，）我记得您那天晚上说，'您那儿还有——后来您说的话是：'别提它了。'"

"——我从她那儿买来的鹦鹉，"维纳斯说道，眼睛沮丧地抬起又落下。"对，它还躺在那儿呢，已经干透了；除了羽毛之外，它非常象我自己。我从来没心思去剥制，现在也不会再有心思了。"

赛拉斯脸上表现出失望，内心里早把这只鹦鹉抛向比热带地方还要远的九霄云外了，并且，似乎暂时已经不再有力气来对维纳斯先生的苦恼表示兴趣了，便弯下腰去捆紧他的木腿，作为出发的准备；这天晚上所作的操练已经严厉地考验过这条木腿的结构。

赛拉斯离开了店铺，手里捧着帽盒子，只留下维纳斯先生独自一人来灌进足够分量的茶水，使自己沉入忘乡，这时，使赛拉斯天真纯洁的心灵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他竟然把这个手艺匠搞成了自己的伙伴。他痛苦地感到，他在开始时有些弄巧成拙了，把维纳斯先生的一点儿暗示，竟然当成一根救命的稻草那样抓住不放，如今看来，这对他的目的毫无用处。他千方百计地盘算着，怎样才能解除掉这种联系而又不破财。他责备自己受人蒙骗，说出了秘密，又极力自夸得到这纯粹是偶然的好运气，就这样消磨着时间，走过了从克拉肯威尔直到拾垃圾的金人儿的府邸这段路程。

因为赛拉斯·魏格觉得，如果不让他首先以一种附身恶魔的优越身份去鲍芬先生的住处上空盘旋一番，便让他安然地把脑袋放在枕头上，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权力（除非是智力或美德的权力）对于无耻之尤者从来都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只需冲那毫无知觉的大门轻蔑地望上一眼，心中想着，他有权力从其中所

住的这一家人的头顶上掀去屋顶，就象掀去一座纸造房屋的屋顶一样容易，这对于赛拉斯·魏格确有一种可以陶醉的极大快乐。

当他沾沾自喜地在街道对面徘徊留连时，驶来一辆马车。

“你们眼看就要完蛋啦，”魏格用他手中的帽盒威胁着说。“你们的光彩马上就要退尽啦。”

鲍芬太太下了车，走进门内。

“当心别摔交呀，我的拾垃圾的太太，”魏格说道。

贝拉轻盈地下了车，跟着鲍芬太太跑进门内。

“咱们多么活泼呀！”魏格说，“你往从前的破家里跑的时候不会象这么开心吧，我的丫头。不过，你快要回到那儿去啦。”

过了一会儿，秘书走了出来。

“为了你，我被丢在一边儿了，”魏格说。“可是你顶好还是给自己另外谋个去处吧，年轻人。”

鲍芬先生的影子从三只大窗户的窗帘上移过，他正在这间屋子里疾步走过去；当他往回走去时，影子又再度出现。

“哦哟！”魏格喊叫着，“你也在这儿呀，是吗？那只瓶子在哪儿？你愿意用你的瓶子换我的盒子吧，拾垃圾的！”

现在他心平气和，可以安息了，他便朝家中走去。此人正是如此贪婪成性，他的心思已经非一半、三分之二、四分之三所能满足，已经干脆要夺取全部了。“虽然那样也不完全行得通，”他考虑着，当他逐渐走开去的时候，他逐渐变得更加冷静了。“假如他不来收买我们的话，他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而我们也会因此一无所得。”

我们是太喜欢以己之心度人了，他就从来不曾想到过，他可能不来收买我们，可能证明他是一个诚实的宁肯过穷日子的



鲍芬住处的附身恶魔

人。这种想法正在他心头掠过，使他微微有点儿震动；然而这是一种非常轻微的震动，因为这种毫无根据的想法马上就烟消云散了。

“因为他已经变得爱钱如命了，”魏格说道；“他已经变得爱钱如命了。”当他沿着人行道一步一拖地往前走的时候，这个叠句渐渐变成了一种曲调或旋律。当他一路走回家时，他便在格格作响的街道上把这支乐曲一步一拖地演奏出来，用他自己一只真脚奏重音，用他那只木腿奏轻音，“因为他已经变得爱财如命了，他已经变得爱财如命了。”

甚至第二天清晨，当人家把他从床上喊醒，叫他打开院门，放一长列车马进来搬运那个小垃圾堆时，赛拉斯还在用这支悦耳的曲调安慰自己。这一整天里，他不眨眼地监视着这个缓慢的、看样子可能要拖上许多天、许多星期的过程。有时他（为了免予被垃圾灰呛死）沿着一条专为巡逻这个目的铺下的煤渣小路进行巡逻。这一整天和在巡逻的时候他都一边不眨眼地注视着那些挖掘工人，一边仍然一步一拖地演奏着这支乐曲，“因为他已经变得爱财如命了，他已经变得爱财如命了。”

第 八 章

长途跋涉的终点

这一列车马从黎明到黄昏整天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每天都觉得这堆垃圾很少或者毫无变化，虽然，日复一日，也能看出这一堆东西是在慢慢地消溶。我的老爷们、绅士们和名誉委员会的委员们，你们，在你们那铲垃圾扒煤渣的工作过程中，已经犯下了堆积如山的狂妄过失，你们必须脱下尊贵的外套去铲除它们，必须用女皇陛下的全部马匹和全部人力投入这项工作，否则，这座大山将会迎面崩塌而下，把我们大家都活活埋葬。

是的，一点也不假，我的老爷们、绅士们和名誉委员会的委员们，你们要把你们的《基督教义问答》应用在这里，靠上帝的帮助，你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把事情搞到这种地步了，我们拥有一笔巨大的钱财可以用来救济贫民，而贫民之中的优秀者却厌恶我们的怜悯，他们蒙住头躲开我们，饿死在我们当中，以令我们蒙受羞辱，这时候，这就是一种不可能繁荣昌盛、也不可能长此以往的状况。也许在波茨纳普家的福音书里不是这样写的；也许在商业委员会的统计报告表里，找不到这些话，也不可能用它们在其中写下一篇布道词，然而，自从宇宙奠基的时候，它们从来就是真理，到造物主动摇宇宙基础的那时候，它们仍将是真理。我们亲手做下的这些夸夸其谈的工作，用来

吓唬那些以乞讨为业的人，那些破人门窗、撕人衣衫的强壮而猖獗之徒是行不通的，但却残酷而恶劣地打击着那些已经遭受苦难的受害者，并且使那些应受帮助的不幸者望而生畏。我们必须补救它，老爷们、绅士们和名誉委员会的委员们，否则，有朝一日，天理昭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遭到毁灭的。

年老的贝蒂·希格登出发远行了，象许许多多粗鄙而诚实的男男女女一样，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终日操劳，奔走不息。他们逆来顺受地挣几个钱，勉强维持衣食不周的生活，然后静悄悄地死去，决不允许救济院的手触及自己——这一点是她活在世间的最高希望。

自从她离去之后，在鲍芬家里没有再听到过她的消息，天寒地冻，路途难行，而她的精神却是很旺盛的。如果精神稍不坚定，便可能屈服于如此的困境；但是为准备她小小的行装所借的那一笔钱还分文不曾偿还，而情况比她原先所预料的更加恶劣，她必须用行动证明她是正确的，并且保持自己的独立。

忠实的灵魂啊！当她对秘书说起那“偶尔悄悄爬上我全身的麻木感”的时候，她由于自己的刚强，还很少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而现在，这种麻木感越来越经常地悄悄爬上她的全身；它越来越阴沉，好象那一步步向她逼近的死神的影子。这影子，当它向您走来时，应该是象一个鬼影幢幢的精灵的影子一样，这一点符合物质世界的规律，因为照耀到贝蒂·希格登身上的所有的光亮，现在都被死神遮住了。

这位可怜的老人所采取的主要路线，是沿泰晤士河向上游走去；她的最终归宿就在这条路线上，这条路线她上一次走过，这一带的人知道她，爱她。她在自己过去住过的房屋前徘徊一会儿，买东西，织东西出卖，然后又继续向前走，在契特西、沃尔

顿、金斯敦和斯坦斯这些令人愉快的城镇里，她待了短短几个星期，人们都非常熟悉她的身影，然后她又继续向前走。

在赶集的日子里，假如当地有市场的话，她会在市场上摆个小摊；其他时候，她在那小小的、安静的市镇主要街道上行人最稠密的地方（那儿很少有行人稠密的时候）摆小摊；还有的时候，她常常沿着郊区大道，寻访那些高宅大院，去那里请求人家准许她带着货篮过一夜。这并不是经常都能得到允许的。然而坐马车的太太们往往会从她可怜的存货中买点儿东西，并且通常都会喜欢她一双明亮的眼睛和她充满希望的言谈。因为这些，也因为她干净的衣着，人们传说她日子过得不坏；就她的身份而言，还会说她很有钱。因为说别人富裕并不需自己破费分文，所以很久以来，人们都喜欢编造这一类的流言。

在泰晤士河两岸的这些愉快的小城镇上，你可以听见河水越过堤坝溅落的声音，或者，在一个静悄悄的日子里，甚至还可以听见灯心草的瑟瑟响声；立在桥上，你可以看见一条新近涌出的河流，它的涟漪好似婴儿脸上的酒窝，它正嬉笑着在树丛中滑向远方，前面路途上的种种污秽还不曾沾染到它，它也还不曾听到大海的深沉的召唤。如果说贝蒂·希格登产生了诸如此类的感想，这未免要求过高了；她没有这些感想；然而她听到了那温静的河流对许多象她一样的人的低声絮语：“到我身边来，到我身边来！你逃避那残酷的羞辱和恐吓已经很久了，你已经心力交瘁了，到我身边来！我是个救济穷人的官员，是永恒的条例派我来做这件工作的；我不要人看重我，因此也无人看重。我的胸怀比乞丐收容所里护士的胸怀更温柔；死在我的怀抱里比死在乞丐收容所里更平安。到我身边来！”

在她蒙昧的心田中，还有充足的余地留给那些比较柔和些

的幻想。那些华美住宅里的上流人士和他们的孩子们，当他们从窗口向外望着她的时候，能否想象，真正的饥饿和真正的寒冷是什么滋味？他们对她是否也有那些象她对他们一样的奇怪的感觉？上帝保佑这些可爱的欢笑着的孩子们！假如他们能够看见躺在她的怀抱里的生病的约翰尼，他们会因怜悯而哭泣吗？假如他们能够看见死去的约翰尼躺在那张小床上，他们能够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吗？哪怕是为了约翰尼的缘故，求上帝保佑这些可爱的孩子吧！这条小街道上的这些更加寒微的住所也是这样，当室外薄暮的微光渐渐转暗的时候，室内炉火的光亮映照在窗玻璃上。当人们一家家夜间围炉团聚的时候，要他们感到，关上百叶窗，让室外人看不见炉火的闪烁，似乎有点儿太狠心了，这只是一种愚蠢的幻想。灯火明亮的店家也是这样，可以猜想，它们的男主人和女主人们或许正在那想象中的后厅里品茶歇憩——这后厅并不很深，因为茶和面包的香味，混合着灯火的光辉，已飘到街上——吃着、喝着或穿着他们店铺里所售卖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亲手经营的，而享受起来也更加别有滋味。通往今晚宿营处的荒凉小路上有一条岔道儿，那儿有一座教堂，它也是这样。“哎呀！漆黑的夜晚，这样坏的天气，似乎只有死人来跟我承受这一切啦！不过，对于天下所有有家室温暖的人说来，还是这样更好啊。”这颗可怜的心灵在自己的心酸中毫无嫉恨，也毫无怨尤。

她日渐衰弱了，而她昔日的憎恶却日渐强烈，在她颠沛流离的日子里，这种憎恶所得到的赖以维持下去的食物，比她本人所得找到的食物还要多。现在，她往往会骤然发现一种可耻的景象：某个无依无靠的人——或者是衣衫褴褛的悲惨的人群，或男或女，有时是有男有女，其中还有孩子，象一堆微小的虫

雾，为了取得一点儿温暖，大家挤作一团——在一处大门口的石阶前依依徘徊，流连不去。而那位受众人之托的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人，却正履行着他的职责，力图使他们筋疲力尽，以便借此把他们摆脱掉。现在，她往往会顿然发现某个穷困的正派人，会象她一样，长途跋涉，疲惫地走许多里路程，去看望一个油尽灯灭的亲戚或朋友，这亲戚或朋友是被人慈善地抓住，关进一家巨大、空洞、荒凉的教区联合救济院里，离开老家远得象郡立监狱一样(在那些触犯刑律的村民看来，关押地点的遥远，一向都是监禁生活所给予他们的最凶恶的惩罚)，而且，从饮食、居住和对病人的护理来说，教区联合救济院都是一个比监牢更使人受罪的机构。往往会听见别人大声朗读一张报纸，得知主管户口的长官怎样把上周内死于匮乏和冻馁的人的数目加在一起：似乎那位专司记录的天使在他的总数里经常给这些人保留着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象他们是凑成这个总数的一个个小铜钱似的。她会经常听见人们议论着所有这些事情，而我们，我的老爷们、绅士们和名誉委员会的委员们，由于我们的无懈可击的伟大，是听不到这些话的。而每当听到所有这些事情，她便会展开愤怒的绝望的翅膀，远远地飞走。

请勿把这番话理解为一种修辞方式。老贝蒂·希格登无论怎样疲劳，无论怎样走痛了脚，都会拔腿便走，被她心头所惊醒的恐怖感驱使，不愿落入慈善事业的手中。把乐善好施之徒看作是凶神恶煞一般，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显著的进步；然而情况正是这样，许多、许多、许多人的遭遇都是如此这般啊。

两次偶然事件连在一起，使她昔日那不凭理智的憎恶变得更加强烈——当然首先是不凭理智，因为人们永远是不凭理智的，他们老是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些无缘无故的事情来。

一天，她在赶集，在一家小旅店的门口，坐在一只小板凳上，拿出那一点儿商品售卖，这时，她一向与之挣扎的麻木感沉重地袭击到她的全身，周围的景象从她的眼中消失了；当她又能看见事物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头被几个好心肠的赶集的女人支撑着，周围有一小群人。

"您现在好点儿了吗，老妈妈？"一个女人问道。"您觉得您现在能行了吗？"

"那么我刚才是病了吗？"老贝蒂问道。

"您好象昏倒过，"人家回答说，"或者是晕倒了一会儿。您并没有抽搐，老妈妈，可是您刚才僵了，麻木了。"

"啊！"贝蒂说，她记起来了。"是那种麻木。对的。我有时候会发这种毛病的。"

现在发作了吗？那女人问她。

"现在发过了，"贝蒂说道。"我比原先要清醒得多了。非常感谢你们，我亲爱的，等你们象我一样老的时误，但愿有别人能照样帮助你们！"

她们把她扶起来，可是她还不能站稳，便让她重新坐在板凳上，从后面顶着她。

"我的头有点儿飘，脚有点儿重，"老贝蒂说；她把脸庞靠在刚才与她说话的那个女人的胸脯上，昏昏欲睡。"过一会儿就都正常了。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

"问问她；"旁边站着几个农人说，他们是正在集市上吃午饭，丢开盘子跑来的，"有亲人没有。"

"您有没有什么亲人呀，老妈妈？"那个女人问道。

"有的呀，"贝蒂回答说。"那位先生的话我听见啦，可是我来不及回答。我有好多亲人啦。别为我担心，我亲爱的。"

“可是他们中间有哪个住在附近吗?”是那些男人的声音;马上有女人们的声音拖长着调子表示赞同。“近得很啦,”贝蒂抬起身子来说道。“别为我担心,乡亲们。”

“可是您现在不适合上路呢。您要去哪儿呀?”她听见人们齐声同情地说道。

“等我把货都卖光了的时候,我要去伦敦,”贝蒂说着,困难地立起身来。“我在伦敦有些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什么也不缺。我不会有什么灾祸的。多谢你们了。别为我担心。”

她正要站直身子的时候,一位黄绑腿、红脸膛的好心的旁观者,从他一条红色的毛围巾上发出沙哑的声音说:“不能让她走。”

“看在上帝的爱的份上,别干涉我吧!”老贝蒂大声喊道,心头的全部恐惧一时全都涌出来了。“我现在非常好了,我一定得马上走。”

她一边说话一边抓起篮子,摇摇晃晃地从这群人身边逃开,这时,刚才那位旁观者用手拉住她的袖子拦住她,力求她跟他一块儿去见教区的医生。这可怜的人儿浑身颤栗,拿出她最大的决心来使自己鼓足勇气,几乎是凶猛地把他甩开,然后拔腿便跑。她在一条叉道上跑得离开集市有一、两英里路程,钻进一个小树丛里,象一只被人追猎的野兽一般躲藏起来,喘一口气,直到这时,她才感到平安无事。直到这时,她才敢开始回想,在逃离那个城镇的时候,当她怎样回头张望,看见了那幅横过街道上空挂着的白狮子招牌,那排摇摇荡荡的集市小棚子,那座灰色的老教堂,以及那一小群人注视着她逃走然而无意追赶她。

第二件让她感到害怕的事情是这样的。她又一次情况很坏,而已经好转几天了,正在沿河岸的一段路上走着,这是阴雨连



脱逃

缔的季节，这一带经常被泛滥的河水冲洗，因此立着一些高高的白木杆来标示道路。一条驳船正被牵引着向她驰来，她坐在河岸上休息，望着这条船。在水流转弯处，拖缆松弛了，浸入水中，恰在这时，她的头脑昏乱了，觉得看见了自己死去的儿女和死去的孙子们的身影，他们全都出现在那只驳船上，他们正在严肃恭敬地向她挥手，后来，缆绳拉直了，抬起了，水珠象宝石一般向下滴落，这条绳子似乎抖得变成了两条平行的绳子，并且打在她的身上，发出"绷"的一声，虽然这绳子离她很远很远。等她再睁开眼睛时，已经没有了驳船、河水、日光，却只见一个从不相识的人手执一枝蜡烛，照着她的面孔。

"啊，太太，"他说，"您打哪儿来，往哪儿去呀？"

这可怜的人儿惶然地反问道，她是在什么地方？

"我是看水闸的，"那人说道。

"看水闸的？"

"我是看闸工的帮手，我在顶班儿呢。这儿是闸房。（帮手不帮手吧，反正一个样儿，那一个住在医院里了。）您是哪个教区的？"

"教区吗？"她立刻从那张有轮子的小矮床上坐起来，发疯似地摸索着她的篮子，恐怖地盯着他瞧。

"人家在镇上也会这样问您的，"这人说。"他们只会把您看成一个无业游民。他们会遣送您回原籍去的，太太，马上就送。人家不会让您成为外乡教区的负担，只能把您当作一个无业游民来处理。"

"这又是那个麻木病！"贝蒂·希格登把一只手伸去摸住头，喃喃自语地说道。

"是麻木病，没啥可怀疑的，"那人回答说。"要是我们把您抬

进来的时候有人这么说的话，我会觉着麻木这个词儿太轻了点儿。您有朋友没有？太太？”

“我有顶好的朋友，师傅。”

“我看您顶好是找找他们吧，要是您考虑他们能帮您点儿忙的话，”这位水闸工的帮手说。“您带着钱没有？”

“我有一点儿钱，先生。”

“您打算留住您的钱吗？”

“当然想啦！”

“好的，您知道，”水闸工的帮手耸着肩头说，两手揣在衣袋里，同时摇着头，一副阴郁的不吉利的神气，“镇上教区管事的会逼您交出来，要是您再往前走的话，我可以给您个阿尔弗莱德·大卫①。”

“那我就不往前走了。”

“他们会逼您付钱的，一直付到您一文不剩，”这位帮手说。“因为您当个无业游民受到过临时的救济，还因为要把您遣送到您原籍的教区去。”

“衷心感谢，师傅，感谢您警告我，感谢您收容我，再见。”

“等一会儿，”这位帮手说着，一步跨去拦在她和房门中间。“您怎么直打哆嗦呀，您想忙着去干啥？太太？”

“噢，师傅呀，师傅，”贝蒂·希格登回答，“我一辈子都跟教区斗，我要躲开它，我只想别死在教区手上！”

“我不知道，”这位水闸工的帮手心里在盘算着，“我该不该放您走。我是一个靠我额头上的汗水过日子的诚实人，放您走了

---

① 原文为 Alfred David，是 Affidavit(宣誓书)的讹读。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可以对您发誓，一定会这样的。参见本书上卷第216页注。

我可能会遭到麻烦，我从前已经遭到过麻烦了，我敢发誓，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就得多加点儿小心。您可能又犯了您的麻木病，走过半英里地——或许就算是半英里的一半儿的一半儿的一半儿吧——那么人家会问：怎么那个诚实的看水闸的帮手把她放走了，不把她平安无事地交给教区呢？人家会议论说：象他那样一个人，应该那么办才是呀，"这位水闸工的帮手狡猾地拨动着她最害怕的一根弦。"他应该把她平安无事地交给教区才是呀。对于象他这样有身价的人，人家是会这样想的呀。"

因为他挡在门口，这位受忧患折磨、风尘仆仆的可怜的老妇人失声痛哭了，她双手紧握，好象是悲痛已极地恳求着他。

"我告诉过您了，师傅呀，我有些顶要好的朋友，这封信可以说明我的话多么真实，他们会替我感谢您的。"

这位水闸工的帮手板着面孔打开这封信，当他看着其中的内容时，这张面孔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然而，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呀，假如他能够读懂这封信的话。

"您说您有一小点儿零碎钱，太太，"他考虑了一会儿之后，出神地说，"您是指多么少的一点儿钱呢？"

老贝蒂连忙把口袋掏空，把钱全数放在桌子上，总共一个先令和两个六便士的硬币，另外还有几个便士。

"要是我放您走，而不是把您平安无事地送到教区去，"这位帮手用眼睛数着那笔钱说，"您会不会心甘情愿把这钱留下呢？"

"收下吧，师傅，收下吧，尽管收下好了，谢谢您收下！"

"我这个人呀，"这位帮手把信还给她，又把桌上的钱币一枚一枚放进口袋里，同时说，"是靠自己额头上的汗水挣钱过日子的。"说到这里，他扯起袖子抹了抹额头，似乎在他谦卑的收入中的这一笔特别进项也是靠艰苦的劳动和正直无邪的勤恳才到手

的。“我也不想拦住您的路啦。高兴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他一作出许可，她便立即走出了闸房，于是她踉跄的脚步重新踏在大路上了。然而这时，她进也怕，退也怕，眼前是那个小城镇的灯火映照在天空中的光亮，她在其中看到的是她所要逃避的东西，她在自己身后的每一处地方都留下她对这城镇的惶惑和恐惧，似乎她在逃开那儿的每一个集市上的每一块铺路的石头；她避开大道，全走些荒无人迹的小径，她在这些小径上茫然迷失了。那天夜晚，她逃开了那个最新式的合格的乐善好施者，在一家农户的干草垛里睡觉，假如说——也许这是值得想一想的，我的信奉基督的同胞们——在这个孤独凄凉的夜晚，那乐善好施者竟会从草垛的“那一边走过”，她定会诚心诚意，因为自己躲开了他而感谢上帝的。

清晨，她又上路了，但是她正在迅速衰退下去，这是就她思维的清醒程度而言，而不是就她坚定的意志而言。她这时领悟自己的气力正在消失，她为生存所作的斗争已接近尾声，而她却既不能想出个回到她保护人身边去的办法，甚至也想不起这个念头了。在她一蹶不振的头脑中至今印象鲜明的两件事情是：那压倒一切的恐惧感，以及这种恐惧感在她心中所引起的骄傲而顽强的、死也要昂首挺胸的决心。她有一种感觉，似乎她命定要在自己终生不渝的战斗中勇往直前，只是依靠这种感觉的支撑，她在继续向前走。

时间来到了，这个渺小的生命中的一切需求如今都在离她而去了。即使面前的田野中为她设有一席盛宴，她也已经不可能再去吞咽食物了。这是个寒冷而潮湿的日子，然而她已经不大明了这些了。她一步步朝前爬着，可怜的人儿啊，象一个害怕被人捕获的逃犯一样，她所畏惧的只是，千万别在光天化日

之下跌倒在地上，而又活着被别人发现，除此之外，她已少有其他知觉了。她已毫无自己将再活过一个夜晚的恐惧了。

她外衣胸襟中缝着的一笔可供埋葬自己的钱，这仍然原封未动。只要她能够撑过这一天，然后，在黑暗的遮蔽下躺倒死去，她便能够独立地死去。假如从前她被人捉住，人家将会把她视为一个乞丐，把这钱夺走，因为一个乞丐是无权有钱的，而她也会被送进该死的救济院去。等她达到目的之后，人家将会在她怀里除了这笔钱以外还发现这封信。于是当那几个善良的人收到这封送回他们手中的信时，他们会说："她是珍视这封信的，老贝蒂·希格登是这样的；她对这封信是忠实的，只要她活着，就决不会让这封信受到玷污，落进那些她所畏惧的人们手中。"所有这些，都极其不合逻辑，极其自相矛盾，也极其考虑不周；然而在死荫的幽谷①中行走的人往往是考虑不周的；受尽生活折磨的社会下层的老年人，恰象他们的日子过得低下一样，他们的推理能力也是低下的，这种推理方式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性，而毫无疑问，假如他们能有每年一万英镑收入的话，他们也一定会更加富于哲理地来正确评价我们的"济贫法"②的。

就这样，这位充满忧患的老妇人隐藏着自己，躲开众人一直走偏僻的小道，这一整天尽管疲惫不堪，仍然继续前进。然而她和一般企图躲过别人耳目的流浪者大不相同，因为有时，随着这一天光阴的向前推移，她的眼睛里会出现一种明亮的火光来，她的一颗微弱的心房有时也会跳动得更急更紧，仿佛她在欢欣鼓舞地说道："上帝会陪我走完这一天！"

---

① 死荫的幽谷，见《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二十三篇第四节。大卫歌颂耶和华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② 指一八三四年英国政府颁布施行的"济贫法"，其中规定设立救济院，以收容乞丐和贫民。

是怎样一些非肉眼所能见的手在引导她踏上这条逃脱那乐善好施者的路程；是怎样一些早已沉寂在坟墓中的声音好象在对她诉说；她在怎样幻想着那死去的孩子重又回到自己的怀抱里，她数不清有多少次地拉一拉披肩，把他包得更暖和些；变幻万千的丛林显现过多少无穷无尽的形状：一会儿是塔楼，一会儿是房舍，一会儿是教堂的尖顶；有多少狂怒的骑手向她迎面奔来，大声呼喊着："她在那儿！停住！停住！贝蒂·希格登！"而刚一接近，又如烟云般消散；就让所有这些湮没无闻吧。走啊，躲啊，躲啊，走啊；这可怜的无害于他人的人儿，象是一个杀人凶犯，好象整个国家都在动员起来追捕她归案。她就这样熬过了这一天，直熬到夜晚来临。

"这是片低低的水草地，或者好象是一片水草地，"在这一天的跋涉中，当她有时抬起头来，随便望一眼四周真实的事物时，她会喃喃自语几声，现在，她面前的黑暗里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建筑物，上面满是灯火通明的窗户。从屋后的一个大烟囱里冒出阵阵浓烟，屋旁还传来一种水车轮似的响声。在她和这幢房屋中间是一汪池水，水中倒映着那些明亮的窗户，水池最近的一端是一片树林。"我恭敬地感谢神和神的荣耀，"贝蒂·希格登高高举起枯瘦的手臂说道，"让我走到了我的路途的终点！"

她在树林中匍匐，爬到一棵树下，从这儿可以透过一些纷乱的枝干望见那些明亮的窗户，既望见实体，也望见水中的倒影。她把东西放得很整齐的小篮子放在身旁，一下子坐到地上，背倚着那棵树。这让她想到好象自己是在那十字架的脚下，而她是把自己献给了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她尽力支撑着，使自己能安排好她怀中的那封信，让人能看见她那里有一张纸藏着。她尽力支撑着办好这件事，等到办好了，她精疲力竭了。

“我在这儿是平安的，”这是她最后一个麻木的思想；“等他们发现我死在十字架下的时候，发现我的会是一位跟我一类的人，是一位在那边灯光下工作的劳动者。我现在看不见那些明亮的窗户了，可是它们还在那儿。我为这一切感恩！”

· · ·

黑暗过去了，一张面孔在对她俯视。

“这不可能是那位漂亮小姐吧？”

“我听不清您说的话。让我用这点儿白兰地再润润您的嘴唇。我刚才跑开去拿来的。您是不是觉得我去了很久了？”

这好象是一张女人的面孔，由一头浓密的黑发衬托着。这是一张诚挚的女人的面孔，她年青而漂亮。可是世上的一切对于我都已经结束了，这一定是一位天使吧。

“我死了很久了吗？”

“我听不清您说的话。让我再润润您的嘴唇。我尽量快地赶回来，谁也没跟我来，免得您看见一群生人会吓得死过去。”

“我没有死吗？”

“我听不清您说的话。您的声音太低，太不连贯，我没法听得清。您听见我说的话吗？”

“听见的。”

“您是说听见的吗？”

“是的。”

“我刚下班，沿外面这条小路走（我刚做完昨晚的夜班），听见有人呻吟，就发现您躺在这儿。”

“您干什么活儿，亲爱的？”

“您是问我干什么活儿吗？在造纸厂里。”

"在哪儿?"

"您脸朝天,所以看不见。就在旁边呀,您看得见我的脸吗,这儿,在您跟天空中间?"

"能。"

"我能把您抬起来吗?"

"等会儿。"

"抬起您的头靠在我怀里也不行吗?我会非常轻巧仔细地抬的,您简直一点儿也不觉着。"

"等会儿。纸。信。"

"您怀里的这张纸吗?"

"上帝保佑您了!"

"让我再润润您的嘴唇。我这就打开信。要读吗?"

"上帝保佑您!"

她吃惊地读完了信,带着一种新的表情和更深一层的关注低头望着这张一动不动的面庞,她正跪在这面庞的一边。

"我知道这些名字,我常常听人家说起。"

"您会把信送去吗,我亲爱的?"

"我听不清您的话。让我再润润您的嘴唇,还有您的额头。好啦。噢,可怜的,可怜的人哟!"这几句话是透过她连珠般滚下的泪水说出的。"您刚才要我做什么?等我把耳朵贴近了您再说。"

"您会把信送去吗,我亲爱的?"

"我会把信送给写这封信的人吗?您是要我做这个吗?会的,当然会的。"

"您只交给他们,不交给任何别人,行吗?"

"不交给任何别人。"

"您到时候也会老的,也会有死的时候的,我亲爱的,那您

就只交给他们，不交给任何别的人吗？"

"不交。最神圣地发誓。"

"决不交给教区？"说着一阵抽搐地挣扎。

"不交。最神圣地发誓。"

"也不让教区碰到我，甚至于望都不许他们望我一眼吗？"又是一阵挣扎。

"不让。忠诚地发誓。"

一种满怀感激和喜悦的目光使这张饱经风霜的衰老的面孔变得明亮了。两只原先阴沉沉地凝视着苍天的眼睛饱含情意地转向这张泪珠滚滚的、充满同情的面孔，当显出老态的嘴唇开口问这句话时，带着微笑：

"您叫什么名字，我亲爱的！"

"我的名字叫丽齐·赫克萨姆。"

"我一定变得非常难看了。您害怕吻我一下吗？"

她把双唇乐意地紧紧贴在那张冰冷的、但是微笑着的嘴上作为回答。

"上帝保佑您！现在您把我抬起来，我亲爱的。"

丽齐·赫克萨姆非常轻柔地抬起那颗在风吹雨打中变成苍白的头颅，把它抬得象苍天一样高。

第九章

为某个人预卜终身

"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恩典，因为您愿意让我们这位姐妹脱离这个罪恶世界的苦难。"弗兰克·米尔维牧师用一种不无苦恼的声音宣读着这段祷词。在我们和我们的这位姐妹——或者说我们这位法律上——济贫法上——的姐妹之间，并非一切都十分正常，而我们有时又必须在我们的兄弟姐妹的尸骨前可怕地宣读这些话，他因此而感到内心不安。

斯洛皮是这位勇敢的死者一直到跑开之前从来不曾背弃过的人，她知道，除了跑开去，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能使斯洛皮和她分离。而斯洛皮至今尚不能在良心中找到对上帝应有的由衷的感恩。斯洛皮是自私的，然而我们可以谦卑地希望，他的自私能够得到上帝的原谅，因为我们的这位姐妹对他比母亲还要亲。

这段话是在贝蒂·希格登的遗骸前宣读的，她将葬在泰晤士河边一家教堂墓地的一个角落里，这片墓地是那么荒凉和偏僻，里面只有一堆堆丛生的野草，连一块碑石也看不见。在一个凡事皆记录在案的时代，假如我们付一笔一般的费用，在那些开矿伐木的苦力们的坟头上标出他们的名姓来，大概也不算是为他们作了超出常情的事情吧。这样，下一代人将有可能知道哪抔黄土下埋的是哪个人。这样，士兵、水手和漂泊异乡者重返故土

时，就有可能找到哪儿是他们的父亲、母亲、儿时的游伴，或者未婚妻的安息地。因为我们既然可以举目仰望，说一句我们大家在死亡面前都是一样的这种话，那么我们又何妨垂下眼睛来环视四周，让这种话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也起作用呢。或许，这未免太感情用事了吧？然而，我的老爷们、绅士们、名誉委员会的委员们，你们将怎样说呢，假如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老百姓，难道我们不能给这一小点儿感情找到足够的容身之地吗？

当弗兰克·米尔维牧师在宣读祷词的时候，立在他身边的有他娇小的妻子、秘书约翰·洛克史密斯，还有贝拉·维尔弗。除了斯洛皮之外，这几个人是这座卑微的坟墓前仅有的哀悼者。除了她缝在衣襟里的钱之外，一个便士也没有多花：她诚实的心灵长久设想的事，如今如愿以偿了。

“我的脑袋现在明白了，”当一切结束之后，斯洛皮把头靠在教堂大门上，十分沮丧地说：“我这颗倒霉的脑袋现在明白了，有时候我本来可以给她摇得更卖力点儿的，现在想起来真叫人伤心啊。”

弗兰克·米尔维牧师安慰着斯洛皮，向他解释说，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在摇他们各人的轧布机的时候都或多或少会疏忽懈怠的——我们当中有些人还非常懈怠呢——他说，我们大家都是凡俗之辈，往往迟疑不决，缺点不少，软弱无力和反复无常。

“她不是的，先生，”斯洛皮对他这种精神上的劝慰颇不以为然，他是在捍卫他死去的恩人。“让我们说我们自己吧，先生。她尽了她应该尽的一切责任。她对我，对收养的孩子们，对她自己，对每一件事情都尽了她的责任。啊，希格登太太，希格登太太呀，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人当中，只有你这样一个真正

的女人和母亲和摇轧布机的人啊!”

斯洛皮说完这些伤心欲碎的话，便把一颗沮丧的头从教堂大门上抬起，又把头放到角落里的那座新坟上，贴在那儿，独自哭泣着。“有这样一颗朴实的心伏在上面，”弗兰克·米尔维牧师一边用手擦自己的眼睛，一边说着，“这可不是一座很差的坟墓啦，我觉得，把威斯敏斯特教堂里那许多雕像全都拿来装上，也比不上它现在富丽堂皇!”

他们让他独自留下，没去打扰他，大家走出教堂院落的小偏门。这里能听见造纸厂水车轮的转动声，这声音似乎使这明朗的冬日景象变得柔和一些了。他们是刚在不久之前赶到这里的，因而丽齐·赫克萨姆现在才有空跟他们说话，向他们补充述说她那封信中未及提到的一点儿事情。她曾经给洛克史密斯寄去那封信，问他们该怎样安排。信上说的仅仅是她怎样听见了呻吟，后来的经过，怎样得到许可，把遗体放在纸厂里那间芳香、清新和空敞的贮藏室里(他们便是从那里把她抬到墓地的)，以及怎样虔诚地照办了她最后的一个要求。

“光靠我自己，是办不了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这些事情的，”丽齐说。“并不是我不愿意办，而是如果没有我们厂里管事的人，我是没有力量办的。”

“该不是接待我们的那个犹太人吧?”米尔维太太说。

(“我亲爱的，”她丈夫插嘴说，“为什么该不是呢?”)

“那位先生的确是个犹太人，”丽齐说，“他的妻子，也是犹太人，而我开头也是由一位犹太人介绍认识他们的。不过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人会比他们更善良了。”

“但是假设他们想让您背弃信仰呢!”米尔维太太设想，她作为一个牧师的妻子，以她一向惹人爱怜的娇小的样子挑碴儿说。

“让我怎么样，太太!”丽齐谦逊地微笑着问道。

“让您改变您的信仰呀，”米尔维太太说。

丽齐摇摇头，仍然面带微笑。“他们从没问过我信什么教，他们问过我过去的事情，我对他们说了。他们要求我勤劳，诚实，我也答应做到。他们极其心甘情愿地、愉快地为我们雇来的所有的工人尽责任，我们也为他们尽心尽力。他们实际上是为我们做了超过他们的责任所该做的，他们在好多地方为我们操心真操得细致极了。”

“我亲爱的，显而易见，您是一个他们喜欢的工人，”娇小的米尔维太太不是很高兴地说。

“要让我说人家不喜欢我，那真叫没良心呢，”丽齐说，“因为我在这儿已经被提高到一个受人信任的位置上了。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信他们的宗教，让我们去信我们的。他们从来不跟我们谈他们的宗教，也从来不跟我们谈我们的宗教。就算我是厂里最末尾的一个人吧，也是一个样。他们也从没问过我那个不幸的人信的什么教。”

“我亲爱的，”米尔维太太转向一边对弗兰克牧师说，“我希望你能跟她谈谈。”

“我亲爱的，”弗兰克牧师悄悄地对他娇小可爱的妻子说，“我看我还是让别人跟她谈吧。这环境不大适宜找她谈话呢。来来往往的这么多可以谈话的人，我的爱，她马上就会找到一个可以谈谈的人。”

他们这样交谈的时候，贝拉和秘书都在极其留意地观察着丽齐·赫克萨姆。约翰·洛克史密斯是第一次面对面见到那个被人信以为是杀死了他的凶手的女儿，他自有他私下的理由想要仔细端详一下她的容貌和举止。贝拉知道丽齐的父亲曾被人诬

告，而且他被指控的罪名对她的一生和命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她对她很感兴趣，虽然没有私下里的原因，但是这跟秘书对她感兴趣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他们两人都希望在丽齐·赫克萨姆身上看到与真实的她非常不同的某种东西，因此，她无意间使他们两人聚拢在一起了。

因为，他们陪同她走向纸厂旁整洁的村子中那幢小屋（丽齐跟厂里雇用的一对年长夫妇同住在这里），米尔维太太和贝拉两人进村去看了她的房间，又走出村子来，这时，纸厂的铃声响了。铃声召唤丽齐暂时离开了他们，便留下了秘书和贝拉两人颇为尴尬地立在那条小街上。米尔维太太在忙于追寻村里的儿童，调查他们是否有变成犹太教徒的危险；而弗兰克·米尔维牧师却在一心一意——说老实话——避开他的这种精神职能，悄悄地躲在一边。

贝拉终于说：

"洛克史密斯先生，我们来谈谈托我们办的事儿不是很好吗？"

"当然好啦，"秘书说道。

"我想，"贝拉支吾地说，"事情是托给我们两人办的，要不我们就不会都上这儿来了。"

"我想是这样的，"这是秘书的回答。

"当我提出要跟米尔维先生和米尔维太太一块儿来的时候，"贝拉说，"鲍芬太太一再要我这样做，为了我能对她谈谈我对丽齐·赫克萨姆的一点儿看法——一钱不值的看法，洛克史密斯先生，仅仅不过因为这是一个女人的看法而已——在您看来，这确实又是一个这种看法一钱不值的新理由了。"

"鲍芬先生指示我以同样的目的上这儿来，"秘书说。

他俩一边说话，一边离开了那条小街，出现在河边一片树木丛生的美景中。

“您对她印象好吗，洛克史密斯先生？”贝拉继续说，她意识到自己是在表示满心愿意跟他接近。

“我对她评价很高。”

“我真高兴您是这样的！她的美当中有某种非常优雅的东西，您说是吗？”

“她的外表非常引人注目。”

“她身上有一种非常触动人心的淡淡的哀愁。至少我——我并不是在提出我自己浅薄的看法，您知道，洛克史密斯先生，”贝拉很羞涩地在为自己作辩解，“我是在向您请教。”

“我也注意到了她那种哀愁。我希望那不会是，”秘书低声地说，“那项已经撤消的诬告所造成的。”

当他们无言地向前走过一小段路程之后，贝拉先偷偷地望了秘书一两眼，然后突然说道：

“噢，洛克史密斯先生，别对我狠心，别对我严厉；放宽宏大量些！我想跟您平等地谈一谈。”

秘书的面容突然间开朗了，他回答说：“我以我的荣誉作保证，我心里想到的只有您。我强迫自己克制些，以免我更加随意了，会让您产生误解。好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谢谢您，”贝拉伸出纤巧的手说道。“原谅我吧。”

“不！”秘书热切地大声说。“原谅我吧！”因为她眼中含着泪，这双眼睛在他看来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发光的东西都更加美丽（虽然这双眼睛颇带几分谴责，也令他销魂）。

当他们又向前走了一小段路之后：

“您刚才正要跟我谈丽齐·赫克萨姆，”秘书说，他甩脱了并

且完全丢开了长久以来笼罩着他的那层阴影。"我也正要跟您谈她呢，假如刚才是我先开口的话。"

"那么您现在可以开口呀，先生，"贝拉回答时望了他一眼，仿佛她拿自己的一个酒窝儿放在"可以"这个词儿下边，来表示着重似的，"您打算说的是什么呢？"

"您当然记得，在她写给鲍芬太太的那封短信里，——信虽短，但是句句中肯——她提出条件，要求无论是她的名字，或者是她的住址，都必须由我们严守秘密。"

贝拉点头表示她记得。

"我的任务是查明她为什么要提出那样的条件。鲍芬先生托付我搞清楚这一点，我自己也很想搞清楚，那份已经撤消的诬告是否仍然给她遗留下什么污点。我的意思是，是否仍然让她在任何人面前，甚至在她自己面前处于不利的地位。"

"是的，"贝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我懂得。看来这样做是很周到和很得体的。"

"维尔弗小姐，您可能没有注意到，她也象您对她一样地对您感兴趣呢。正象您被她的美——她的外表和风度吸引住一样，她也被您的美吸引住了呢。"

"我当然没有注意到，"再一次用她的酒窝儿来表示着重，"我本来以为，她——"

秘书微笑着举起一只手，明明是要插一句话："不是说她应该更加高雅些吧，"贝拉脸上泛起深深的红晕，因为自己稍微显得有点儿卖俏，便被他发现了。

"所以说，"秘书重又讲下去，"假如您在我们离开她之前能够单独跟她谈谈，我觉得在你们中间一定会建立起一种很容易而且很自然的信任的。当然，谁也不会要求您去辜负这种信任；

即使要求了，您当然也不会这样做。不过，假如您不反对向她提个问题的话——为了确实判断一下她本人对这一件事的感受如何——您可以从远比我或者其他任何人更为有利的地位上来做的。鲍芬先生很想知道这个，我也很想知道。"秘书停了一小会儿之后又说，"因为一个特别的理由，我也很想知道。"

"我很高兴，洛克史密斯先生，"贝拉回答说，"我也能有一点儿用处；因为，在今天那个严肃的场面之后，我感觉到，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是一无用处啊。"

"别这么说话，"秘书恳求地说。

"噢，可我的确是那个意思呀，"贝拉抬起眉毛说。

"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是一无用处的，"秘书反驳说，"若是他能为任何别人减轻活在世上的负担的话。"

"可我向您保证我不能，洛克史密斯先生，"贝拉半似哭泣地说。

"为您的父亲也不能吗？"

"亲爱的、心爱的、不顾自己的、容易满足的爸啊！噢，对！他以为，为了他，我是能够的。"

"只要他是这么认为的，那就足够了，"秘书说。"原谅我插一句：我不喜欢听您说贬低您自己的话。"

"可您自己有一回贬低过我呢，先生，"贝拉撅着嘴，心里这样想，"希望您心里对您造成的后果感到满意才好！"然而，她却没有讲出一句象这样的话；她甚至于言不由衷地扯些不相干的事情。

"洛克史密斯先生，我们有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儿自自然然地谈话了，所以要我再跟您谈起另外的话题来，只觉得窘得慌。我是想谈谈鲍芬先生。您知道我对他是非常感激的，是吗？您知道

我对他是真心实意地尊敬，也知道，由于他的慷慨，我跟他之间有了一种牢固的联系；您知道的，是吗？"

"这是毫无问题的，我也知道他喜欢有您作伴。"

"正因为这个，"贝拉说，"所以我就很难来谈论他了。可是——他待您好不好呢？"

"他怎么待我您都看见了，"秘书回答说，态度容忍，但却是自尊的。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啊，"贝拉非常激动地说。

秘书眼中发光，注视了她一下，即使他向她说一千次感谢，他也不能比这一次注视说出更多的话语来。

"我伤心地看见了，"贝拉再说一遍，"这让我时常感到痛苦。我痛苦，因为我不能忍受人家会以为我赞成这样做，或者这里面也直接有我一份儿。我痛苦，因为我不能忍受我内心里要被迫承认，财富正在把鲍芬先生宠坏了。"

"维尔弗小姐，"秘书脸上放出光彩，说道，"假如您能知道，当我发现财富并没能宠坏您的时候，我是多么快活，但愿您能知道，这个发现不仅补偿了我在任何人手下所受的任何怠慢而已啊。"

"噢，别谈我吧，"贝拉焦急地用手套轻轻拍打自己一下。"您并不了解我，不象——"

"不象您自己了解您自己一样？"秘书发现她停住不说了，便试着把她的话接下去。"您真的了解您自己吗？"

"我对自己了解得很够了，"贝拉的神态很媚人，仿佛认为自己反正是无可救药而自暴自弃了似的，"再了解也改不了啦。可是鲍芬先生——"

"鲍芬先生对我的态度，"秘书说，"或者对我的关怀，跟从

前不一样了，这一点必须承认。这是显而易见，无法否认的。”

“那您是有心要否认这一点吗，洛克史密斯先生？”贝拉用一种表示奇异的目光望着他。

“难道我不该乐意地否认它吗，假如我能够否认的话，哪怕是仅仅为了我自己的缘故？”

“真的，”贝拉回答说，“这一定让您受到很多的折磨，而且——我要求您务必答应我，别对我下面要说的话见怪，好吗，洛克史密斯先生？”

“我全心全意地答应您。”

“——而且我觉着，有时候这也一定会，”贝拉吞吞吐吐地说，“照您自己对自己的估价，有点儿贬低了您？”

秘书把头动了一动，表示同意，尽管脸上全然看不出他似乎同意的样子，他回答说：

“我有非常重大的理由，维尔弗小姐，去容忍在我们共同居住的那幢房子里贬低我的地位。请您相信这种贬低完全不是由于钱的原因，虽然由于一连串奇特的命中注定的事情，我已经从我在生活中的位置上消失了。假如说，您怀着这样仁爱善良的同情所看见的事情，很可能唤起我的自尊的话，那么还有其他一些考虑（而这些您是看不见的）在促使我去静静地忍受。而后而这些考虑却是远为重大的。”

“我想我注意到了，洛克史密斯先生，”贝拉说，她在满怀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她不大能够理解他，“您在压制您自己，强迫您自己，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

“您说对了。我在压制我自己，强迫我自己扮演一个角色。我所以顺从，并非因为我生性驯服。我有一个蓄谋已久的目的。”

“也是一个好目的吧，我希望，”贝拉说。

“也是一个好目的，我希望，”他说，坚定不移地凝视着她。

“我有时候想过，先生，”贝拉把目光转向一边说，“您对鲍芬太太的极大的尊敬在您是有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动机的。”

“您又说对了，是这样的。我愿意为她做一切，为她忍受一切。我对这个善良而又善良的女人的敬重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我也是这样啊！我能再问您一桩事情吗，洛克史密斯先生？”

“再问什么都可以。”

“您当然看见了，当鲍芬先生表现出他在怎样变化的时候，她确实很痛苦吗？”

“我看见了，每天都看见，象您一样看见，我因为给她带来了痛苦而感到难过。”

“您给她带来了痛苦？”贝拉立即抬起眉毛重复一下这句话。

“一般说来我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不幸原因。”

“或许她对您说过，因为她经常对我说起，说无论如何他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我时常从旁听见她这样对您说，说时满怀着对他的诚实美好的忠心。”秘书仍然坚定不移地凝视着她回答说。“但是我不能断言她是否这样对我说起过。”

贝拉用她自己那若有所思、若有所求的目光和那坚定不移的目光对视了一小会儿，然后把她秀美的头点了几次，仿佛一位面颊上生着酒窝儿的哲学家（而且是属于最好的学派的）在宣讲道德，议论人生，轻轻地叹一口气，并且一般地认为事情都已无可救药，因而弃置不顾，就象她方才自暴自弃一个样。

但是尽管如此，他俩的这一次散步是非常愉快的。树上光秃秃，没有一片叶子；河面上光秃秃，没有一朵睡莲花。然而天空却不是光秃秃的，它显现出一片美丽的蔚蓝色，水面映照着它，阵阵芬芳的轻风随河道顺流而下，吹皱一泓河水。也许，人类的手还不曾造出过这样一面古老的镜子来，假如这面镜子能把它过去映照过的一切形象在它的表面上一一重现的话，它也不会把某个恐怖的、或令人沮丧的景象给以再现的。这面伟大安谧的河水之镜虽然似乎有可能重现它在宁静的两岸之间所曾经反映出的一切，它却只肯把那些和平的、牧歌似的和百花盛开的景象显示出来。

就这样，他俩在散步，谈着那座刚刚覆土的坟墓，谈着约翰尼，谈着许多事情。就这样，当他们转回来时，他们遇见那位精力旺盛的米尔维太太，她正走出来寻找他们，带来一个令人快慰的消息，说不必为村里的儿童担忧，村里有一所基督教会开办的学校，犹太人对它的干涉仅限于为它布置了一所校园而已。就这样，他俩回到那个村子里，这时丽齐·赫克萨姆也从纸厂回来了，于是贝拉独自走开，去丽齐房间里跟她谈心。

"这间屋子对您来说恐怕太寒碜了吧，"丽齐用一个微笑表示欢迎，一边请客人坐在火炉边的尊贵位置上，一边说。

"并不象您所认为的那么寒碜呢，我亲爱的，"贝拉回答说，"假如您全都了解的话。"的确，虽然要爬一段奇怪的弯弯曲曲的窄楼梯才能上去，好象这楼梯是装在一根纯白色的烟囱管里；虽然天花板很低，地板很粗糙，那扇格子窗的尺寸也显得很不相称，这间屋子仍然比当年家里的那间讨人厌的睡房要可爱得多。曾几何时，在那间睡房里，贝拉悲叹过招房客的苦处的。

当这两位姑娘在火炉边相互注视着的时候，天色渐渐向晚

了，炉火照亮了这昏暗的房间。眼前火炉中的炉格子很象是当年那个火盆呢，而这熊熊的火花也很象是当年火苗中的那个深洞呢。

“这对于我是非常新奇的事，”丽齐说，“有一位跟我自己的年纪这么相近的又是象您这么漂亮的小姐来我这儿做客。望着您我真高兴”

“让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贝拉回答说，脸上红喷喷的，“因为我正要说，望着您我真高兴呢，丽齐。可咱俩可以随便怎么谈起来都行呀，是吗？”

丽齐抓住那只带着可爱的真情向她伸过来的小小的手。

“听我说，亲爱的，”贝拉说，同时把她的椅子拉近一点儿，一手扶住丽齐的胳臂，好象她俩要出去散步似的，“人家托我跟您说件事儿，我敢说我会说得不对头，可是只要有办法，我一定不说错。这是指您写给鲍芬先生跟鲍芬太太的那封信，人家就是要我说这个。让我想想看。噢，对的！就是要我说这个。”

贝拉说过这段开场白，便提到丽齐那个发人深思的请求，并且体贴入微地说起那件诬告和它已被撤消的事，还问道，她可不可以要求她谈谈，这件事跟她提出这种请求之间是否有什么或远或近的联系。“我觉得，我亲爱的，”贝拉说，颇为自己表现出来的认真办事的样子感到惊异，“这个话题对您一定是很痛苦的，可我也是牵连在里边的呀；因为——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知道这点，或者疑心到这点——我就是那个被人家用一份遗嘱定终身的女孩子，假如那位不幸的绅士看中我的话，就要嫁给他。所以我是不由自主被拉扯进这个题目里边了，而您也是不由您作主被拉扯进去了，咱俩中间的差别非常小呢。”

“我无疑知道，”丽齐说，“您就是我常听人说起的那位维尔

弗小姐。您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的那位不相识的朋友是谁吗？”

“不相识的朋友，我亲爱的？”贝拉说。

“是因为他才把对我父亲的控告驳斥掉的，他还给我寄来了那份书面的文件。”

贝拉从未听人提到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是谁。

“我要能谢他一声该多么高兴啊，”丽齐回答说。“他为我做的事真是太多了。我盼望他有一天一定让我谢他一声。您刚才问我这中间有什么关系没有，这件事跟——”

“这件事，或者那诬告本身，”贝拉插进来说。

“对。这跟我想非常秘密地隐居在这儿有什么关系吗？没有。”

在丽齐摇着头作出这个回答的时候，在她的目光瞥向炉火的时候，她十指交叉，悄然表现出一种决心，贝拉明亮的眼睛并没有忽略这一点。

“您一个人生活的时间多吗？”

“多的。这对我并不新鲜。我往往一个人待好多个钟头，白天黑夜都一样，那时候可怜的父亲还活着。”

“我听人家说您有个弟弟，是吗？”

“我有个弟弟；可是他对我并不友善。不过他是个非常好的孩子，他靠自己的勤勉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我并不怨恨他。”

当她说这话时，眼睛停留在火光上，脸上一瞬间流露出一丝沮丧来。贝拉抓住这一片刻去抚摸她的手。

“丽齐，我希望您告诉我，您有没有一个跟您同年龄同性别的朋友。”

“我过的是那样一种孤独的生活，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过，”这是她的回答。

"我也没有过呀，"贝拉说。"并不是说我的生活是孤独的，因为我有时候还希望它孤独些才好，免得有我妈成天象悲剧缪斯似的威严地坐在角落里犯牙疼病，还有拉维总是恶狠狠的——尽管，当然啦，我非常喜欢她们俩。我希望您能拿我当朋友，丽齐。您认为您能吗？人家所谓的性格，我亲爱的，在我还不如一只金丝鸟儿多呢；可我知道我是靠得住的。"

这任性、顽皮、多情的天性，由于缺少某种有重量的坚持不懈的目标而显得轻浮，由于总是为一些小事情忧虑不安而反复无常的天性，这会儿却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天性。丽齐觉得，它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既是那么带女性味儿，又是那么孩子气，因而完全征服了她。贝拉抬起眉毛来重新说："您认为您能吗，丽齐？"这时候，她的头询问似地歪向一边，她的心坎里藏着一种古怪的、丽齐能否拿她当朋友的疑虑，而丽齐则毫无疑义地表示说，她认为能够拿她当朋友。

"告诉我，我亲爱的，"贝拉说，"这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您象这样过日子？"

丽齐马上便用一种序言似的方式开口说："您一定有许多情人的——"这时贝拉惊讶地低低尖叫一声，打断了她的话。

"我亲爱的，我一个也没有呀！"

"一个也没有吗？"

"啊！或许有一个，"贝拉说。"说真话我不知道。我有过一个，可他这会儿是怎么想的就没法儿说了。或许我现在还有半个吧（那个白痴乔治·桑普森当然不算罗）。不过，别谈我吧。我想听听您的事儿。"

"有那么一个人，"丽齐说，"一个性情暴躁、怒气冲冲的人，他说他爱我，而我也应该相信他的确是爱我的。他是我弟弟的

朋友。我弟弟头一回带他来见我，我就从心底里害怕他，可是，我最后见到他那天，他威胁得我不知该怎样说才好。”这时，她停住不讲了。

“您上这儿是为了逃开他吗，丽齐？”

“他这么一吓唬，我立刻就上这儿来了。”

“您在这儿还怕他吗？”

“一般说我并不胆小，可是我老是害怕他。我现在怕读报纸，怕听人说到伦敦发生了什么事的话，生怕他会做出什么行凶的事。”

“这么说您不是为您自己怕他罗，亲爱的？”贝拉在仔细推敲过她这番话之后说。

“我甚至也怕他会伤害我呢，假如我在附近一带遇见他的话。夜里来来往往的时候，我老是四面八方望着，看他在不在。”

“您是害怕他会在伦敦对他自己做出什么事吗，我亲爱的？”

“不是。他有可能发狂到甚至对自己行凶的地步，可是我想的不是这个。”

“亲爱的，这么说，那就几乎好象是，”贝拉婉转地说，“一定还有一个什么人罗？”

丽齐先用两只手把面孔蒙住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那句话老是在我耳边响，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在石头墙壁上猛地一敲，那副样子也老是在我眼前出现。我想尽办法让自己认为它不值得记起，可是又不能这么轻易忘掉它。他说这话的时候，那只手上的血一滴滴地往下淌呢，他说：‘那么但愿我不会哪一天杀掉他！’”

贝拉吓了一跳，用两只手臂围住丽齐的细腰，紧紧搂住她，然后才平静地问她，声音很柔和，她们两人这时眼光都落在炉火上：

"杀掉他！那么这人就这样忌妒吗？"

"他忌妒一位绅士，"丽齐说。"——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对您说才好——一位远远高出于我和我的生活方式以上的绅士，是这位绅士第一个对我说出父亲的死讯的，从那以后，他对我有了兴趣。"

"他爱您吗？"

丽齐摇摇头。

"他喜欢您吗？"

丽齐不再摇头了，而用一只手紧紧压在搂住她腰身的手臂上。

"是在他的影响下，您才上这儿来的吗？"

"噢，不是，我无论如何不希望他知道我在这儿，或者得到一丁点儿线索知道上哪儿去找我。"

"丽齐呀，亲爱的！为什么呢？"贝拉对她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感到惶然不解，便这样问道。然而，一看到丽齐的面容，她马上又说："不。别说为什么了。这是我一个很傻的问题。我懂了。我懂了。"

她俩沉默了一阵。丽齐低垂着头，目光向下凝望着炉中那培养了她最初的幻想的火光，也是在这火光中，她第一次找到了逃避那严酷生活的方法，她帮助她的弟弟从那严酷的生活中脱身，她当时就已经预知她将会得到怎样的报偿。

"现在您全都知道了，"她抬起眼睛来望着贝拉说。"我什么也没隐瞒。这就是我悄悄隐居在这里的原因。是靠一位善良的

老人、我的真正的朋友的帮助才办到的。我一生中在家跟父亲同住的那段短短的时间里，我知道了一些——别问我是些什么吧——我决不能忍受的事情，我那时候尽力试过要改善一下情况，我知道，那时候不可能做得更多了，要不我就非失去我对父亲的制约不可；可是这些东西至今往往沉重地压在我心上。我要尽一切努力去做，但愿我有一天能够克服。"

"丽齐，但愿您真能克服您的软弱，"贝拉安慰着她说，"为了一个配不上它的人。"

"不。我并不想克服我的这种软弱，"这回答是红着脸说出的，"既不想相信，也决不相信他是配不上它的。我这样做，又能得到什么，而我又会失掉多少东西啊！"

在一小段时间里，贝拉一对富于表情的细眉毛，徒然对着炉火表示出规劝之情，然后，她才说：

"别以为我强要您听我的话，丽齐，可是难道您不会得到平静、希望、甚至是自由吗？难道您不过这种隐居的秘密生活、不被关闭在通往天然、健康的美好前途的门外，不是更好吗？请您原谅我问一句，这样能说是毫无所得吗？"

"一颗女人的心，它——它有着您刚才所讲的那种软弱，"丽齐回答说，"还能企求得到什么吗？"

这个问题跟贝拉那天说给她父亲听的她对人生的看法是那么直接违背，直使得她在内心里对自己说："听听看，你这个唯利是图的小坏蛋！您听见没有？您难道不觉得害臊吗？"她并且松开搂着丽齐的手臂，特意在自己腰间戳了一下以示惩罚。

"可是您说了，丽齐，"贝拉在结束了这场自我惩罚之后又回到她的话题上，"您还会有所失呢。您肯不肯告诉我，您会失掉什么呢，丽齐？"

“我会失掉一些我时时刻刻铭记在心的最美好的回忆，最美好的鼓励和最美好的目标。我会失掉我的信念——我的信念是，假如我跟他门当户对而他也是爱我的话，我定会竭尽全力让他变得更好、更幸福，他也一定会让我变得那样的。我会失掉我给自己学到的知识所定的几乎全部价值，那点儿知识全是靠了他才得到的，而我也是克服一切困难去学的，为了不使他认为在我身上白花了精力。我会失掉一幅他的图画——或者一幅他可能是那样的图画，假如我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小姐，而他也爱我的话——这幅图画我是一直保藏在心头的，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在这幅图画面前，我便做不出一件卑鄙的或者错误的事情来。我会不再珍视我心里的这些记忆了——我记得，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只为我做过好事，是他使我内心里发生了变化，就象——就象这双手掌上的纹路所发生的变化一样，在我跟父亲在河上划船的时候，这双手是粗糙皲裂的，僵硬的，晒黑了的，而现在，因为做了新的工作，这双手变软了，变柔和了，象您看见的这样。”

当她伸出来给贝拉看时，这双手在颤抖，然而却并不显出那种软弱来。

“请您了解我，我亲爱的，”她这样继续说下去。“我从来没有梦想过在这个世界上他有可能成为我的什么人，他对我只可能是我从前的那幅图画，我知道我没法儿让您了解这幅图画，除非您自己心里早已有了对这种图画的了解。我没有比他更多梦想过我有可能成为他的妻子——还能说什么呢？但是我爱他，爱得那么深，那么亲，以至于有时候，我觉得我的一生只可能是沉重的一生，而我为这个感到骄傲、感到快乐。我骄傲，我快乐，因为我能为他受点苦，哪怕这苦对他毫无用处，哪怕他

永远也不会知道，不会关心我在受苦。”

贝拉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她被这个跟她同年龄的女孩或者说女人的深切的，毫无自私之心的激情牢牢抓住了，这激情正把自己勇敢地向她表露出来，相信她会满怀同情地感受内中所含的真谛。而她从来不曾体验过任何与此类似的感情，也不曾想到世界上会有任何与此类似的感情存在。

“那是在一个该死的晚上，夜很深了，”丽齐说，“他的眼睛第一次看到我，在我那个河滨一带的老房子里，那儿跟这儿很不相同。他的眼睛可能再也没机会看到我了，我宁可他从来也没见到过我啊，我希望他永远也不可能再看见我。但是哪怕让我丢掉生命所能给我的一切，我也决不肯让那双眼睛中的光亮从我的生活中失去。现在我把一切都对您讲了，我亲爱的。假如说，我现在觉得有点儿奇怪怎么会把这些都讲出来，对此我并不感到遗憾。就在您走进这间屋子之前的那一会儿，我也决没有一丝儿要吐露出一个字儿来的想法，可是您一进来，我的心思就改变了。”

贝拉吻她的面颊，兴奋地感谢她对自己的信任。“我只希望，”贝拉说，“我能够更值得让您信任。”

“更值得让我信任吗?”丽齐重复她的话，脸上的笑容表示她对这种说法难以置信。

“我的意思不是指保守秘密，”贝拉说，“因为任何人要想从我嘴里掏出一个字儿，先得把我撕成粉碎才行——虽然也不值得这样做，因为我生性顽固得象头猪。我的意思是，丽齐呀，我只是一个自负得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您让我觉着自己可耻啊。”

丽齐把她美丽的棕色头发给她往上拢，因为贝拉刚才摇头用力太猛，让头发塌下来了。她一边这样做着，一边劝慰说，

"我亲爱的!"

"噢，叫我是您的亲爱的，真太好了，"贝拉娇嗔地怨声说，"我喜欢您这样称呼我，虽然我很够不上让您这样称呼呢。可我呀就是这么一个讨人嫌的小东西!"

"我亲爱的!"丽齐情真意切地再叫她一声。

"这样一个空虚、冷酷、庸俗、狭隘的小坏人儿!"贝拉说，使出她最大的力气说出最后这个形容词。

"您以为，"丽齐恬静地微笑着问道，她这时已经给贝拉把头发理顺了，"我不很了解您吗?"

"这么说，您很了解我吗?"贝拉说。"您真的相信您很了解我吗? 噢，假如您真是很了解我，我会多么高兴哟，可我真害怕，恐怕还是我自己最了解啊!"

丽齐坦诚地笑着问她，可曾看见过自己的面孔或者听到过自己的声音?

"我想是的，"贝拉回答说，"我平时总是照镜子的，我又象只喜鹊似地爱叽叽喳喳。"

"不管怎么说吧，我见到过您的面孔，听到过您的声音，"丽齐说，"是它们诱使我对您说一句话——保险不会说错的——我想我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说这句话。难道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我想没有什么不好，"贝拉撅着嘴，保持一种又象在装笑又象在装哭的表情。

"从前我有个习惯，喜欢在炉火里看出一些图画来，"丽齐嬉笑着说，"我用这个来逗我弟弟欢喜。要不要我告诉您我在那下边看见了什么? 瞧那儿火正燃得旺呢。"

她俩立起身来，站在壁炉前的石板上，该是离开的时候了；她俩各自伸出手臂去搂住对方，互相告别。

"要不要我告诉您，"丽齐说，"我在那炉火里看见了什么？"

"一个狭隘的小坏——？"贝拉抬起眉毛来猜测说。

"一颗非常值得去征服、也已经完全被征服了的心。一颗一旦被征服便会为征服者去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也毫不畏惧的心。"

"女孩子的心？"贝拉问道，眼眉也伴随着她一块儿在问。

丽齐点点头。"而这颗是属于——"

"它是您的心，"贝拉说。

"不对。我非常明确非常清楚地看见，它是属于您的。"

于是这次会见便告结束，双方都说了些愉快的话来告别，贝拉还多次提醒说，她们是好朋友了，并且保证她不久便会再到乡下的这块地方来。丽齐接着便回去工作，而贝拉则奔回到那家小旅店去和她的同伴们会合。

"您的样子好象很严肃呢，维尔弗小姐，"这是秘书的第一句话。

"我是觉着自己非常严肃，"维尔弗小姐回答说。

她什么也没对他讲，只是告诉他丽齐·赫克萨姆的秘密与那件残酷的控告或它的撤消毫无瓜葛。不过，噢，对了！贝拉说；她倒不妨再提一件别的事儿；丽齐非常希望能对那位寄给她撤消控告文件的不相识的朋友说一句感谢的话。她真是这样吗？秘书说。啊！贝拉问他，他是否有任何想法，知道那位不相识的朋友可能是谁？他没有任何想法。

他们是在牛津郡的边界上，可怜的老贝蒂·希格登一直漂泊到这里了。他们这就要乘火车返回伦敦，车站很近，于是弗兰克牧师、弗兰克太太、斯洛皮、贝拉和秘书一行便出发步行到车站去。乡村小道很少有宽到可以五人并行的，于是贝拉和秘

书两人便落在后边。

“您能相信吗，洛克史密斯先生，”贝拉说，“从我走进丽齐·赫克萨姆的茅屋算起来，我觉着好象一下子经过了好些个年头？”

“我们在这一天里忙着办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他回答说，“而且您在墓地里也很动了感情。您是疲劳过度了。”

“不，我一点儿也不疲劳。我没有完全说清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好象度过了一大段时间，而是我觉着好象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对我自己，您知道。”

“我希望是好事情吧？”

“我也这样希望，”贝拉说。

“您冷了；我感觉到您在哆嗦。请您准许我把我这件厚外衣给您披上。我可不可以不弄皱您的衣裳，把它搭在您这边肩头？它太重了，也太长了。让我用胳臂托着这一截儿吧，反正您也伸不出手臂来扶着我了。”

不，她还是伸得出的。她是怎样从她全身裹着的情况下伸出手臂来，只有天知道；然而她还是想办法伸出来了——这儿就是——并且滑进秘书的手臂下。

“我跟丽齐两人谈得很长，很有味儿，洛克史密斯先生，她完全信任了我呢。”

“她没法不信任您呀，”秘书说。

“我奇怪，”贝拉突然停下来瞥了他一眼，“怎么您跟我说的恰恰跟她刚才说的一个样！”

“我猜想这一定是因为我的感觉恰恰跟她的感觉一个样。”

“那么您是怎么感觉的，先生，您难道是这个意思？”贝拉说，一边又向前走。

"我觉得，假如您存心要赢得她的信任——任何人的信任——您是一定能够办到的。"

恰在这时，铁路好象故意闭上了一只绿眼睛，睁开了一只红眼睛，于是他俩非赶快跑过去不可。贝拉由于全身披裹，不能轻快地向前跑，秘书不得不帮她一把。当她在车厢一角里他的对面坐定时，她面部的光辉看起来多么迷人，因此，听见她高兴地大声说："多美的星星呀，多好的夜晚呀！"秘书说："对，"而又似乎宁肯把她那可爱的娇小的面孔当作夜空和星星去注目凝视，而不愿向窗外了望。

啊，漂亮的小姐，令人心荡神迷的漂亮小姐啊！假如我是约翰尼遗嘱的法定执行者该有多好啊！假如我哪怕只拥有把他的遗嘱交付给您并且从您这儿得到一张收据的权利，该有多好啊！——当火车每次停站又离站时，大意如此的某种东西是和车头的突突声混合在一起的，而所有的车站都心领神会地闭上它们的绿眼睛，睁开它们的红眼睛，作好准备让这位漂亮的小姐通行无阻。

第十章

侦察

“这么说，雷恩小姐，”尤金·瑞伯恩先生说，“我无法说服您给我打扮一个布娃娃罗？”

“不行，”雷恩小姐没好气地回答他，“您若是想要一个，去店里买吧。”

“那么我在哈德福郡的那个，”瑞伯恩先生诉苦似地说，“逗人爱的教女小丫头——”

（“您是说‘瞎扯淡郡’吧，我看。”雷恩小姐打断他说道。）

“——就只能跟芸芸众生一样默默无闻，不能从我跟您这位宫廷裁缝师傅的私交中沾到丝毫光彩罗？”

“若是对您逗人的教女丫头有什么光彩的话——噢，她可算找到个宝贝教父啦！”雷恩小姐回答说，一边用她手中的针冲他一戳，“那就请您告诉她，这位宫廷裁缝师傅明白您的鬼把戏跟您的做派，您不妨写封信告诉她这个，顺便替我问声好。”

雷恩小姐在借烛光做针线，瑞伯恩先生立在她的工作台前观望着，心中半觉有趣，半觉烦恼，一副懒洋洋的、无所事事的神情。雷恩小姐那个不安分的孩子正丢丑已极地待在屋角里，醉倒在地，浑身颤抖着，显得非常讨人厌。

“呸，您这个丢丑现眼的小子！”雷恩小姐高喊着，因为听见

了他牙齿的磕碰声，“但愿你的牙齿全都落进你的喉咙管儿里，在你肚子里象掷骰子似地翻腾！噗！坏小孩儿！噼——啪——，败家子儿！”

她每骂一声便威胁地跺一次脚，而那个讨人厌的人，便哀鸣一声来表示抗议。

“还为你付了五个先令呢！”雷恩小姐继续说，“您知道我挣五个先令要花多少个钟头吗，你这个不害臊的小子？——别哭得那副熊相，要不我拿个娃娃来砸你。还为你付了五个先令的罚款呢。该受罚的地方还多着呢，我看！我宁愿付五个先令给拾垃圾的，让他把你给车走。”

“别啊，别啊，”那个荒唐货恳求道，“求您别啊！”

“这小子是足够让他娘心碎的啦，”雷恩小姐说，有一半是在诉诸尤金。“我真希望我没把他抚养过。他若不是浑得象阴沟洞里的水，就一定是锋利得胜过毒蛇嘴里的牙齿。您瞧他。真是爹娘眼睛里的一件好摆设！”

在他那比一只猪还不如的状态下（因为猪大嚼之后至少还长膘，使自己供人食用），毫无疑问，他对于任何人的眼睛，都是一件好摆设。

“一个稀里胡涂、灌饱黄汤的老小子，”雷恩小姐说，非常严厉地在对他进行评价，“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只配当个标本一样泡在那毁了他的老酒里，放在一只大玻璃瓶里，给跟他一类的别的灌饱黄汤的小子们看着好玩儿，——若是他不顾自己的肮脏的话，那么他就不顾他的亲娘了吗？”

“顾的呀。噢，可别不给饭吃呀！”这番愤怒申斥的对象说。

“噢，可别呀，噢，可别呀，”雷恩小姐继续说下去，“这等于说可该呀，可该呀。你干吗这样？”

“我再也不啦。确实不啦。求求您！”

“哎呀！”雷恩小姐用一只手蒙住眼睛说。“看见你我受不了。滚上楼去，给我把帽子跟披肩拿下来。你也要让自己有点儿用处呀，坏小子，让我眼不见你心不烦，哪怕半分钟。”

他服从命令，拖拖沓沓地走了出去，尤金·瑞伯恩看见泪水从这位小人儿的指缝间渗漏出来，因为她还用她那只手蒙住眼睛。他很难过，然而他的同情心并没有打动他的漫不经心的习惯让他去做出任何事情，他只不过感到难过而已。

“我要上意大利歌剧院去试衣裳，”过了一小会儿，雷恩小姐从脸上把手拿开说道，她同时还嘲弄似地笑着，来掩盖她曾经哭过。“我必得看您回去了再走，瑞伯恩先生。让我首先告诉您，一次把话说绝，您来找我没用处的。您得不到您想要从我身上得到的东西，得不到的，哪怕您带把钳子来从我嘴里往外掏也得不到的。”

“在我求您给我的教女缝一件布娃娃穿的衣服这一件事情上，您就这么固执吗？”

“啊！”雷恩小姐下巴颏儿一翘回答说，“我是很固执的。这当然指的是关于布娃娃的衣服——或者是住处吧——随便您喜欢哪个。走吧，别妄想啦！”

她那个堕落的孩子已经回来了，手执帽子和披肩立在她身后。

“给我回到你的角落里去，你这个下贱的东西！”雷恩小姐转过身去发现了他，便说。“不，不，我不要你帮忙。到你的角落里去，马上去！”

这不幸的人把一双颤抖的手翻过去，衰弱无力地用手背从腰部向下摩擦着，蹒跚地走回他的耻辱柱边；然而当他从尤金

身边走过时，并非不带好奇心地瞟了他一眼，同时做了一个动作，仿佛是用手肘做的，假如不管他的哪个肢体或哪个关节的哪个动作忠实地满足过他的意图的话。尤金只是本能地躲开了那种不愉快的接触，而不曾对他有什么特别的注意，然后便懒洋洋地向雷恩小姐说了一句客套话，请求准许他点燃雪茄烟，便离开了。

“听着，你这个老败家子，”珍妮摇着头说，又对她的负担着重地晃动着小小的食指，“你就坐在那儿，直到我回来。我走以后，你要是敢有一眨眼工夫离开那个角落，就得让我知道是为什么。”

如此告诫之后，她吹熄了她做活用的几支蜡烛，只给他留下炉火的光亮，把房门的大钥匙揣进口袋里，手里捏着她的丁字形拐杖，便走出门去了。

尤金抽着雪茄，慢腾腾地闲荡着，向法律学会走去。但是他再也没有看见布娃娃的裁缝，因为他俩碰巧各在街道的一边走。他闷闷不乐地向前闲荡着，在查林十字街口停了下来，向四面望望，象所有的过往行人一样，对街上的人群很少留意，然后又继续向前闲荡，这时，他看见了一个极其出乎意料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珍妮·雷恩家的那个坏小子，他正试图下定决心穿过马路去。

这个站立不稳的不幸的人摇摇晃晃地一再向街心冲去，每次又都怯于往来车辆的威吓而步履艰难地退回来，然而车辆却还离他很远，或者根本不曾出现过，这副滑稽可笑而又衰弱可怜的景象，在所有的大街上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一次又一次地，当道路完全通畅、毫无阻碍了，他便抬脚起步，走过一半，划一个圈儿转过身来又折回原处，而如果要越过去，他早就可以

来回走上十几趟了。然后，他便立在人行道边浑身发抖，上上下下地张望着街道两头，这时大量的行人挤撞着他，穿过马路走远了。眼见这许多成功的范例，他渐渐受到激励，会再冲一次，再划个圈儿，脚尖几乎要踩上对面的人行道了，面这时他会看见或是在想象中看见有个什么东西正向他走近，他便又蹒跚着折回原处。在那儿，他痉挛地作一番似乎要一跃而过的准备，最后选中一个恰恰是错误的时机，决定向前冲去，而往往会遭到车夫的一顿大声咒骂，便再次缩回来，又站在老地方发抖，把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

"我觉得，"尤金对他注视了几分钟，然后冷冷地说，"我这位朋友，假如有什么急事要办的话，好象有点儿来不及了吧。"说完这句话，他继续向前溜达，把这个人从此抛诸脑后。

当他到达律师事务所时，莱特伍德在家里已经独自用过晚餐。他正坐在壁炉前，一杯在手，读晚报消遣，尤金拉把椅子坐在他身边，他拿过一只玻璃杯，斟满酒来跟他的朋友共饮一杯。

"我亲爱的莫蒂默呀，你真是个勤劳而奋勉、乐天而知命的模范人物，一天辛苦劳累，无愧于心，如今不妨(心安理得地)休息一番了。"

"我亲爱的尤金呀，你倒真是个不知休息为何物的碌碌而无为、愤愤而不平的模范呢。你上哪儿去了?"

"我嘛，"瑞伯恩回答，"——上市区去了。际此关键时刻，到此是想就一件琐事求教于我的学识渊博且备受尊敬的律师先生。"

"你的学识渊博且备受尊敬的律师认为你的事务情况不妙呢，尤金。"

"不过，还未可定论呢，"尤金深思地说，"此时此刻是否可以凭你渊博的学识断定一个既无可丢失又无可付出的委托人的事

务竟已到了如此地步。”

“你已经落进犹太人的手里，尤金。”

“我亲爱的朋友，”这位债务人回答他，同时非常镇静自若地举起酒杯来，“既然早已落进了几个基督徒的手里，现在对这个我也大可处之泰然了。”

“尤金，我今天见到一个犹太人，这家伙似乎决心要狠狠逼一逼我们。简直是个夏洛克①，还是个道貌岸然的长者呢。一个生动如画、须发如银的老犹太，头戴铲形帽，身穿大长袍。”

“这一位，”尤金说说又停住，放下手中的酒杯，“一定不是我那位尊贵的朋友亚伦②先生吧？”

“他自称名字是瑞亚先生。”

“顺便提到，”尤金说，“我忽然想起，我是——这无疑是出于一种想把他纳入我们教会怀抱之中的本能的愿望——把他叫做亚伦的！”

“尤金呀，尤金呀，”莱特伍德回答说，“你今天比往常更荒谬了，说说看你这是什么意思。”

“如此而已，我亲爱的，我曾有幸愉快地跟您所形容的这样一位长者有一面之缘，我称他为亚伦先生，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希伯来味儿的、表达力强的、恰当的而且是尊敬的称呼。然而尽管他有许多充分的理由叫这个名字，他却并不叫这个名字。”

“我相信你是世上最为荒唐的人，”莱特伍德笑着说。

“完全不是，我谨此奉告。他说他认识我吗？”

“他没有这样说。他只提到你，说希望你能还他的债。”

---

① 夏洛克，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一个吝啬凶狠的犹太人的名字。

② 亚伦，摩西的兄长，犹太教第一任大祭司。见《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

“这么说嘛，”尤金相当郑重地说，“好象并不认识我。我希望这不是我尊贵的朋友亚伦先生，因为，对你说实话，莫蒂默我怕他可能对我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呢。我非常怀疑他可能在把丽齐拐走的事情里插过手。”

“言必称丽齐，”莱特伍德不耐烦地回答他，“这似乎是我们命中注定的事。你刚才说是‘去市区’了，意思也是去找丽齐罗，尤金。”

“你知道吗，我的律师——”尤金转过身去对着屋子里的家具说，“是一位明察秋毫之末的人。”

“难道不是吗，尤金?”

“对，是的，莫蒂默。”

“然而，尤金，你知道你并不真正把她放在心上呀。”

尤金·瑞伯恩站起来，双手插进衣袋里，一只脚踩在火炉围栏上立着，懒洋洋地晃动着身子，眼睛盯着炉火。在一段长久的停顿之后，他才回答说:“这我不知道。我必须要求你别谈这个，就当我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吧。”

“但是假若你的确把她放在心上，那就更应当别去打扰她。”

尤金又象方才一样停顿了一阵，才说，“这我也不知道。可是请告诉我。你可曾见过我为任何事如此烦心过，象我为她失踪的事这样?我请问你，向你求教。”

“我亲爱的尤金呀，我希望我曾经见过。”

“那么你不曾见过罗?正是如此。你证实了我自己的印象。这象不象似乎我不把她放在心上呢?我请问你，向你求教。”

“我要向你求教呢，尤金，”莫蒂默用责备的口气说。

“我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要问我的。但我不能奉告。我渴望你能有以教我。我是什么意思?假若我如此费神，企图找到她，却

不意味着我把她放在我心上，那又意味着什么？‘皮特儿·皮拔儿拾到一罐儿辣椒皮皮儿，装辣椒皮皮儿的罐罐儿在哪儿。’如此等等？”

虽然他这话说得谈笑风生，但他脸上仍旧带着一种困惑的和急于询问的表情，仿佛他确实不知道怎样才能了解他自己似的。“注意，事情的结果是——”当莱特伍德正要开始大肆规劝一番时，尤金抓住这句话说：

“啊！你瞧！这正是我无能为力的地方。莫蒂默，你瞧你多么敏锐，立刻看出我的弱点啦！当我们一块儿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总是一天天地学，一点点地学，总是到最后一刻才学到；现在，我们学成了，一块儿走向生活，我仍然象当年一样晚地才得到教训。在眼前这件事情上，我所做的不外乎如此：——我全力以赴，寻找丽齐，决心要找到她，要采取任何一种我所能使用的手段来寻找她。手段之好或坏，对我全都一样。我问你——求教于你——这是什么意思？当我找到她的时候，可能来问你——还是求教于你——我又是什么意思？不过在现阶段，这还不成熟，这也并非我的思想特点。”

莱特伍德对他的朋友如此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的神情直摇头——这种神情开诚得奇特而又象是寻衅争吵，让他几乎无法假装出那种他所谓的回避姿态——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鞋底擦地的拖沓的脚步声，接着是一下模模糊糊的敲门声，似乎有一只手在摸索着寻找门环。“邻居那些淘气的年轻人，”尤金说，“让我干脆把他们不拘礼节地从楼上摔到下边教堂院子里去，那才开心呢，他们大概是把路灯给弄熄了。今晚我值班，我负责管房门。”

尤金说他要找到这个女孩的时候，脸上流露出一种前所未

有的毅力的光辉，而话一脱口，这种光辉又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的朋友还来不及把这一切回味一遍，只见尤金已经回来了，带领着一个极其不堪的人样的东西进来，从头到脚抖动着，衣衫褴褛，浑身油污。

“这位有趣的绅士，”尤金说，“是我认识的一位女士的儿子——一个往往很难对付的儿子，因为他有他的弱点。我亲爱的莫蒂默——他叫布娃娃先生。”尤金完全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因为据他所知，那个小裁缝的姓名并不是真的，然而他泰然自若而且极有把握地采取了“联想”向他提供的第一个名称来介绍他。

“我亲爱的莫蒂默，我从——”莱特伍德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面目可憎的来客，尤金继续说，“我从布娃娃先生的举止来推测——他的举止往往也会是很复杂的呢——他好象想跟我说点儿什么。我已经对布娃娃先生讲过了，我们俩是相互信任的，要求布娃娃先生就在这儿陈述他的观点吧。”

这个令人厌恶的家伙手里捏着一个原来曾经是一顶帽子的破布片，感到手足无措，尤金随手把这个破布片儿向门口甩去，然后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

“我看，”他说，“有必要先给布娃娃先生加点儿油，然后才能听他说出点儿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来。白兰地，布娃娃先生，或者——”

“三便士一杯的朗姆酒，”布娃娃先生说。

用一只玻璃酒杯给他审慎地倒了一点儿酒，他举杯送往唇边，酒杯一路旋转和晃动不停。

“布娃娃先生的神经相当衰弱，”尤金对莱特伍德说。“我认为总的说来，对布娃娃先生采用烟熏法是可行的。”

他从炉箅子上取来铲子，在上面撒了一点儿燃着的煤灰，又从壁炉架上的一只小盆里取出几粒熏烟消毒用的香锭来放在煤灰上；然后便非常沉着地、心平气和地开始把铁铲在布娃娃先生的脸前挥动着，以便把他跟自己隔离开来。

"愿上帝保佑你的灵魂吧，尤金！"莱特伍德又笑了起来，大声地说，"你真是个疯子！这家伙来找你干什么？"

"咱们来听他说呀，"瑞伯恩说，非常认真地观察着这人的面孔，"好啦，说吧。别害怕。把你要说的事说出来，布娃娃。"

"瑞伯恩先孙，"这位来访者声音沙哑、含混不清地说，"——这位是瑞伯恩先孙，系吗？"眼睛迟钝地死瞪着。

"当然是的。瞧着我，你想要什么？"

布娃娃先生瘫倒在椅子里，有气无力地说："三便士一杯的朗姆酒。"

"劳驾你帮个忙，我亲爱的莫蒂默，再给布娃娃先生加点儿油，好吗？"尤金说，"我在忙于烟熏呢。"

又给他杯子里斟了方才那样一点儿酒，他又象方才那样晃晃悠悠送到嘴边。这一杯酒下肚之后，布娃娃先生显然是担心，如果不赶快，自己又会瘫倒下去，便谈起正事来。

"瑞伯恩先孙，我试着用胳膊肘儿点您，可是您不肯答理我。您想奥知道那个济方。您想奥知道她住哪儿。系吗，瑞伯恩先孙？"

尤金对他的朋友瞟了一眼，严肃地回答说："我是要知道。"

"我系个，"布娃娃先生想要拍拍自己的胸膛，可是把手拍到眼睛旁边去了，"系个能办到的人。我系个能办到的人。"

"你是个能办到什么的人？"尤金仍然态度严肃地问他。

"找到那个济方呀。"



三便士一杯的朗姆酒

“你找到了吗?”

布娃娃先生把头转动了一阵子，极其吃力地企图表现出骄傲和尊严来，同时唤醒了对方最大的希望，然后才回答，仿佛他说出的这两个字是人家可能从他这里得到的最大快乐似的：“没有。”

“那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布娃娃先生在他刚得到一次智力上的胜利之后便瞌睡已极，垮了下来，回答说：“三个便士一杯的朗姆酒。”

“再给他加点儿油，我亲爱的莫蒂默，再给他加点儿油。”

“尤金呀，尤金，”莱特伍德一边照办，一边低声敦促说，“你竟会降低到利用象这样一个工具的地步吗?”

“我说了，”尤金带着方才出现过的那种毅力的光辉回答说，“我要不择手段找到她。无论手段好坏。这是些坏手段，而我要用的——既然我没有一开头忍不住拿熏香的铲子砸碎布娃娃先生的脑袋。你能得到地址吗?你是这个意思吗?说话!假若你是为这个来的，你说要多少钱。”

“十个先令——三便士一杯的朗姆酒，”布娃娃先生说。

“会给你的。”

“十五个先令——三便士一杯的朗姆酒，”布娃娃先生说，试图讨个好价钱。

“会给你的。到此为止吧。你怎么搞到你所说的地址呢?”

“我系个——”布娃娃先生庄严地说，“能办到的人，先生。”

“你怎么搞到它的呢，我问你?”

“我受到虐待，”布娃娃先生说，“从早到晚地挨打。还骂脏话。她赚大钱，先生，可从来舍不得三便士一杯的朗姆酒。”

“说下去，”尤金接着说，一边用铲子拍着他晃动不停的、往

胸前耷拉下去的脑袋。"后来呢?"

布娃娃先生做出一番尊贵的努力,想要使自己打起精神来,仿佛是他把自己摔成了七八瓣儿,这会儿白费气力地想要拾起一瓣儿来,他的脑袋从一边摆向另一边,用一种他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笑容和蔑视一切的眼光来对待他的询问者。

"她把我只当成是个娃娃,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娃娃,先生。人。天才人。他们中间在通庆,邮差送的庆。天才人要搞到这济方可容易呢,象搞到自个儿家济方一个样儿。"

"那就去搞来,"尤金说,接着又非常诚心地悄声说一句,"——你这个畜生,去搞来吧,拿到这儿来交给我,来挣六十杯三便士的朗姆酒,全都灌下去,一杯接一杯,尽快把你自己灌死吧。"后面这几句特别建议的话,他是冲着炉火说的,那时他正在把原先从火炉中取出的煤灰倒回炉中,并把铲子放回原处。

布娃娃先生这时突然得到一个极其出乎意料的发现,原来莱特伍德先生曾经侮辱过他,于是他表示出他的愿望,要当场"跟他决一雌雄",问他敢不敢走过来,条件很慷慨:自己输了赔一枚一英镑的金币,对方输了只赔半便士。接着布娃娃先生笑了起来,接着又好象要昏昏入睡的样子。这最后一种表现被认为是最值得防备的,因为这有可能造成让他长久留在这套房间里的后果,必须对此采取强有力的对策。尤金用火钳夹起他的破帽子,扣在他的头上,然后抓起他的领口——做这一切时,他保持距离他一臂之远——把他送下楼去,一直把他送出律师事务所范围之外,送到舰队大街上。在那儿,他把他转到面朝西,放手让他走开去。

当他回来时,莱特伍德立在壁炉前取暖,独自思忖着,情绪相当低沉。

“我要去洗洗手，从我身体上——把跟布娃娃先生的关系洗干净——”尤金说，“马上就来陪你，莫蒂默。”

“我倒主张，”莫蒂默回答说，“你最好是从精神上把你跟布娃娃先生的关系洗干净吧，尤金。”

“这我当然要的，”尤金说。“可是你知道，亲爱的朋友，我没他不行呀。”

两分钟以后，他重又坐在椅子上，跟平时一样全然无忧无虑，挖苦他的朋友，说他几乎不能从他们的这位肌肉发达的客人手下逃命。

“谈这个题目并不能逗乐我，”莫蒂默心神不宁地说。“你不管拿个什么题目来跟我逗乐都可以，尤金，就是别拿这个。”

“好吧！”尤金大声说，“我自己也有点儿觉得可耻了，那就让我们换个话题吧。”

“这是多么可悲的狡诈，”莫蒂默说。“这跟你多么不相称，派出这么一个可耻的侦探。”

“我们已经换过话题了！”尤金快活地说。“我们已经在你那个‘侦探’词儿里找到一个新题目了。别那副神气，好象壁炉架上那座对布娃娃先生皱眉头的忍耐女神的雕像似的，还是坐下吧，让我来告诉你一点儿你一定会觉得有趣的事情。点一枝雪茄。瞧我这枝。我点着它——吸一口烟——喷出来——瞧它飘走了，——它就是布娃娃先生——不知去向了，他既已不知去向，你便又从忍耐女神变成人了。”

“你的话题，”莫蒂默点燃一枝雪茄，吸过一两口，感到舒适之后，说，“是侦探呀，尤金。”

“一点也不差。你说滑稽不滑稽？每当我夜晚出门去，总是发现我被人跟踪，经常是被一个侦探跟踪，也常常是两个。”

莱特伍德惊讶得从嘴里取出雪茄来，望着他的朋友，仿佛心里在怀疑他这话一定是在开什么玩笑，或者有什么别的意思。

“我以人格担保，没有别的意思，”瑞伯恩对他的目光作答，并且满不在乎地微笑着。“我不奇怪你会这么想，可是我以人格担保，没有。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每次天黑之后出门去，总是发现我处于一种荒唐的情况之下，有人跟着我，在远处盯梢，经常是一个侦探，也常常是两个。”

“你有把握吗，尤金？”

“把握？我亲爱的朋友，总是那两个人呀。”

“但是并没有人对你起诉过。犹太人只不过威胁要这样做。他们并没有任何行动。再说，他们知道上哪儿找到你，还知道我能代表你。他们何必自找麻烦？”

“瞧你这个法律脑袋！”尤金说，又转过身去望着室内的家具说话，脸上是一种怠惰的、全神贯注的神情。“瞧那些染匠们的手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者说只要有可能近朱近墨，则一定会变赤或者变黑，假若有人给他点儿活儿干的话。可敬的律师先生，不是这么回事儿。是那个教师在跟着我。”

“那个教师？”

“嗳！有时候是那个教师和那个学生在一块儿跟着。怎么，一会儿工夫不见你，就变得这样迟钝！你还不明白？有天晚上上这儿来的那两个家伙。他们就是我说的侦探呀，每天晚上跟着我，令我深感荣幸。”

“这事已经有多久了？”莱特伍德问道，用一副郑重其事的面孔来回答他朋友的笑声。

“我理解是自从某一个人离开之后就有了。也可能在我注

意到之前不久就有了；推算起来也大约是那个时间。”

“你觉得他们会认为是你把她拐走了吗？”

“我亲爱的莫蒂默，你知道我的职业要求我心无旁顾；我确实无暇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你有没有问过他们想要干什么？你抗议过没有？”

“亲爱的老兄，既然无论他们想干什么我都无所谓，我为什么要问他们想干什么呢？既然我并不要抗议，我为什么要表示抗议呢？”

“你是漫不经心到极点了。可是你刚才还说这种情况是荒唐的；而绝大多数人都会对荒唐事提出抗议的，即使平时对其他一切都毫不介意的人。”

“你真把我迷住了，莫蒂默，因为你善于理解我的弱点。(顺便提到，理解这个词本身，当它用于一种评价性的意义时，总是令我入迷的。一位女演员善于理解一个女仆的角色；一位舞蹈家善于理解一出号笛舞；一位歌唱家善于理解一节器乐曲：这些句子从来都是朝气蓬勃，令人心旷神怡的。）我指的是你善于察觉我的弱点。我承认，我有要对处于一种荒唐的地位表示抗议的弱点，因此我把这种地位转让给了那两位侦探。”

“尤金，我希望你把话说得稍微认真些，坦率些，哪怕仅仅出于照顾我吧，我的感情并不比你的感情更平静呢。”

“那就认真坦率地说吧，莫蒂默，我把那位教师逗得发了疯。我把那位教师奚落得狼狈不堪，而他非常明白自己是被我搞得狼狈不堪了，所以每回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我都看见他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在气呼呼地发火。自从我陷入那种无需再提起的处境，这种可爱的差事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慰藉。我从中获得的舒适难以形容。我是这样做的：天一黑就出去溜达，逛

过一小段路，看看商店橱窗，偷偷守望着那位教师。或迟或早，我总会发现那位教师在监视着我；有时候还有他那个前途无量的学生跟着；更多时候没有学生跟着。等我确有把握他是在监视我之后，我就诱使他继续干下去，走遍全伦敦。一天晚上我往东走，另一天晚上我往北走，有几天晚上我四面八方绕着圈儿走。有时候，我步行；有时候，我乘车，让那位教师的口袋全掏空，因为他也乘车子跟着。我白天去调查寻访一些此路不通的小街道，夜晚我便神秘莫测地找到这些此路不通的地方，越过一些黑黝黝的院落溜进去，诱使那位教师跟上来，然后我突然一转身，趁他来不及退却的时候盯住他。然后我们面对面走，我便仿佛根本不知道有他存在一样打他身边走过去，使他经受难以忍受的内心折磨。同样地，我往往大踏步在一条短街上走，急速转过弯去，躲开他的视线，又同样急速地转回来。他跟上来执行任务，我会盯住，又从他身边走过，仿佛根本不知道有他存在，他便又经受一番难以忍受的内心折磨。一晚接一晚，他的失望让他心痛，可是希望又永远在他那饱学的胸怀中雀跃。于是他第二天又来跟踪我。我就这样享受着一场追逐的乐趣，并且从这种有益于健康的活动中获益匪浅。在我不出门去享受这种追逐乐趣的日子里，据我所知，他便通宵守候在法学协会的大门口。"

"这个故事非同一般，"莱特伍德表示意见说，他严肃而留意地听完了这些话。"我不喜欢它。"

"你有点儿闷闷不乐呢，亲爱的老兄，"尤金说，"你这阵子过于伏案久坐了。来，跟我去享受一番追逐之乐吧。"

"你的意思是，你相信他现在正在守候着吗？"

"我丝毫也不怀疑他是这样。"

"你今天晚上看见过他吗？"

“我刚刚出去的时候忘了找找他，”尤金极其平静、毫不在意地说，“不过我敢说他在那儿。来！拿出点儿不列颠运动员的气派来，去享受一番追逐的乐趣吧。这会对你有好处的。”

莱特伍德在犹豫，然而，终于还是对他的好奇心让步了，他立起身来。

“好样儿的！”尤金大声说，也立起身来。“或者，假若我‘唷！唷！’地喊两声更好的话，你就当我喊过好了。当心你的脚，莫蒂默，因为我们要考验一下你的靴子呢。等你准备好就动身——需不需要我说一声‘嘿——嗬——奔呀’，再喊一声‘去——去——追呀’？”①

“就没法让你严肃些吗？”莫蒂默尽管郑重其事，却也发笑了。

“我从来都是严肃的，可是现在我有点儿激动了，南风习习，阴云密布，预示着一个适合打猎的好黄昏，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事实让我激动啊。准备好了吗？好的。我们熄掉灯，关上门，奔赴打猎场。”

当两位朋友从法学协会出来走上大街时，尤金以一种殷勤的东道主的姿态请问莫蒂默喜欢朝哪个方向追去。“贝斯诺·格林一带地方路不大好走，”尤金说，“我们近来没朝那个方向走过。你觉得贝斯诺·格林如何？”莫蒂默同意去贝斯诺·格林，于是他们向东转。“现在，等我们走到圣保罗教堂墓地的时候，”尤金继续说，“我们假装闲逛，我就会把那位教师指给你看的。”然而还没到达那里，他们两人便已经看见他独自一人，在路的另一边，偷偷跟在他们后面，隐蔽在房屋的阴影里。

“你歇口气，”尤金说，“因为我这就要放开步子跑啦。你想

① “唷！唷！”(Yoicks)等都是打猎时对猎狗呼叫的话。

到没有，如果长此以往，从教育的角度看，快活的英格兰①的孩子们开始要越来越糟糕了？这位教师不能一身而二任，又管着我，又管着孩子们呀。歇过一口气了吗？我要跑啦！”

他以怎样的速度在向前走，让那位教师喘息不停；他后来又怎样懒洋洋地闲荡，以另一种方式磨练教师的耐心，他走过一些颠三倒四的路径，不为任何目的，只为让他失望和让他受罚；他怎样凭他古怪的性子想出种种别出心裁的方法搞得他筋疲力尽；所有这一切莱特伍德都注意到了，他感到非常惊奇，如此一个漫不经心的人竟会如此老谋深算，如此一个懒惰的人竟会如此不辞辛劳。最后，直到这种追逐之乐已经享受了将近三个小时，他已经把这个可怜的不幸的跟踪者重新带进市中心区，这时候，他领着莫蒂默绕过一些黑暗的通道，走进一处小小的方形庭院，马上一转身再弯回去，于是，他们几乎和布拉德莱·海德斯东撞个满怀。

“你瞧，莫蒂默，象我刚才所说的，”尤金高声地说，语气冷漠已极，好象除了他俩之外四周再没有一个人听见他的话似的，“你瞧，就象我刚才所说的——经受着难以忍受的内心折磨呢。”

对当时的情况来说，这句话并不算太强烈。他不象是个猎人，而象是被猎者，一蹶不振，精疲力竭，脸上显露出渺茫的希望和消耗精力的仇恨与愤怒，双唇惨白，两眼发狂，头发湿漉漉的，耷拉下来，浑身是忌妒和怒气，深知自己把一切都暴露无遗了，而且他们还在为此幸灾乐祸，因而使自己倍受折磨，他在黑暗中从他们身边走过，只看见悬浮在半空中的一颗形容枯槁的脑袋：

---

① 当时英国人们习称英国为“快活的英格兰”。

他面部表情的力量的确把他的身躯完全取消了。

莫蒂默·莱特伍德并非一个特别容易打动的人，然而这张面孔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在回家去的余下的路途上，他不止一次说到它，到家之后又不止一次谈到。

他们已经在各自的房间里上床入睡两三个小时了。尤金在半睡半醒的迷糊之中听见来回踱步的声音；当他完全醒过来时，看见莱特伍德立在他床前。

“你没出什么事吧，莫蒂默？”

“没有。”

“那么，怎么想起的，半夜三更走来走去？”

“我恨死了，就是睡不着。”

“我不懂这是怎么搞的呢？”

“尤金呀，我怎么也没法不看见那家伙的一副尊容。”

“奇怪，”尤金轻轻一笑说，“我可是能够不看见。”于是翻一个身，又睡着了。

第十一章

在黑暗中

那天晚上，尤金·瑞伯恩安逸地在床上翻身的时候，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先生却不曾安睡；娇小的皮切尔小姐也不曾安睡。布拉德莱孤独地消耗了几个钟头时间，同时也是在消耗他自己，他在他那漫不经心的情敌悠然入梦之地的附近鬼魂似地周游；娇小的皮切尔小姐则把这几个钟头消磨于倾听她情之所钟的人儿回家没有，也消磨于悲伤地预感到他一定有很多事情不顺心。然而，皮切尔小姐那安排得象她小小的针线盒一样朴素简单的头脑中，并没有设置一些阴沉幽暗的小龛，因此不可能容纳下他所遇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比她所能想象到的要不顺心得多。因为，这人目前的状况是会置他于死命的。

这人目前的状况是会置他于死命的，他也知道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刺激这种状况，令它发展。一个病人往往会刺激自己身上的伤口，由此得到的反常的快感和他现在所能得到的相类似。他成天束缚于纪律严明的职务，乖乖地表演他每日例行的教育把戏，身边围绕着一群喋喋不休的学童，而到了夜间，他便象一头没有被驯服的野兽一般挣脱出来。由于白天所受的遏制，他对自己在夜间的状况，对他在这种状况下纵情享受的自由匆匆一瞥，感到自己是有所补偿，而不是增添了烦恼。假

如那些罪大恶极的凶犯肯吐露真情——这一点，既已罪大恶极，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也一定很少可能讲出他们曾经怎样作过斗争去抵抗罪恶。他们所作的斗争都是力图达到那罪恶。他们与浪涛搏斗，是为了达到血腥的彼岸，而不是远远地避开它。这人完全了解，他是极其强烈、极其恶毒地仇恨着他的情敌；他了解，即使他跟踪他而找到了丽齐·赫克萨姆，他也决不会从她那里得到好处，也不会对她有什么好处。他历尽千辛万苦，只为了到头来可能亲眼目睹，在她隐身之处，他所憎恨的那个形体如何与她为伴，受她垂青，因而使自己火上加油。他也知道假如他达到这一目的，下一步将怎样行动，如同他知道他是他母亲所生一样。当然，他可能并不认为必须对自己特别提及这一个或那一个自己所熟知的真理。

他也同样清楚地知道，因为每天夜晚去接受不顾一切而且目空一切的尤金的戏弄，他在助长自己的怒火和仇恨，他在使心头的激愤和自己决无任何过错的想法越积越深。他知道这一切，而又仍然以无穷无尽的耐心、痛苦和毅力照行不误，他那颗阴郁的心灵难道不能想一想，自己要走向何处去？

一筹莫展，枉自恼恨，而又精疲力竭，他留连在法学协会门外马路对面，眼见那扇大门在瑞伯恩和莱特伍德身后关上了，他反复盘算着，这时是该回家去呢，还是该再守候一阵。心怀忌妒的他，固执地死抱住一个想法不放，认为瑞伯恩是知道内情的，好象这并不全都是他自己的空想。布拉德莱自信他只须阴沉沉死盯住这人，有朝一日终会占到上风的，在他所干的那一行里，当他需要掌握某一点学识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自信地靠与此相似的缓慢而坚持不懈的过程来达到目的，并且往往也都达到了目的。他是一个易于激动而又迟于理解的人，这种办

法经常给他带来好处，这一回也应当能为他服务得很好。

当他停留在一处门口，眼睛盯着法学协会的大门时，心头顿时泛起一个怀疑的念头来：她或许就藏在他那套房间里吧。这可以提供进一步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瑞伯恩要毫无目的地漫游，很可能就是这样。他想着，想着，终于决定偷偷爬上楼梯去，假如看门人放他进去的话，爬上去仔细听一听。于是，那颗悬浮在空中的形容枯槁的脑袋便迅速地向对面街道飞去，恰象是当年高悬在附近城头上的许多脑袋之一的鬼魂，① 他在看门人面前停了下来。

看门人望着这颗脑袋，问道："找哪个？"

"瑞伯恩先生。"

"太晚啦。"

"他是跟莱特伍德先生一同回来的，我知道，大约两小时以前。不过假如他睡了，我可以放张纸条在他的信箱里。他等着我呢。"

看门人再没说话，只是打开了门，虽然还颇有怀疑。不过，看见这位来客迅速地向正确的方向照直走去，他似乎放心了。

那颗形容枯槁的脑袋从黑黝黝的楼梯那儿浮现出来，然后轻轻地俯下去，贴近了那套房间门口的地板。门里每个房间的门似乎都敞开着。其中一个门里有烛光射出来，还有一个人来回走动的脚步声。有两个人在说话。他们说些什么听不清楚，但都是男人的声音。过了一会儿，话音沉寂了，脚步声也不再听见，屋内的灯光也熄灭了。假如莱特伍德看见那张令他无法入眠的面孔，恰在他谈到他的时候，在门外黑暗中睁大着眼睛，

① 一七七二年前，英国政府处决囚犯以后，将其头颅悬挂在伦敦市府城堡的墙头上示众。

悄悄地在听他说话，那天后半夜他可能更没有胃口睡觉呢。

“不在这儿，”布拉德莱说，“不过她很可能在的。”这颗脑袋从地上拾起来，抬到原来的高度，又重新沿楼梯飘浮而下，直飘到大门口。一个人正在那里跟看门人交谈。

“噢！”看门人说，“他来了！”

布拉德莱知道自己就是这个他，望望看门的，再望望那个人。

“这个人要给莱特伍德先生留封信，”看门人解释说，把手中的信给他看了看；“我就说，有个人刚刚上楼到莱特伍德先生房间里去了。或许是为同一件事来的吧？”

“不是，”布拉德莱说，瞥了那人一眼，他不认识他。

“不是，”那人粗暴地同样说；“我的信——我女儿写的，可是是我的信——是说我的事情的，我的事情不是哪个别人的事情。”

当布拉德莱迈着犹豫的步子走出门外时，他听见大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还听见那个人的脚步声随他而来。

“对不起，”那人说，他似乎是喝醉了，与其说是碰了碰他，不如说是撞在他身上，这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不过您大概认识那另一位老爷吧？”

“认识谁？”布拉德莱问。

“认识，”那人用右手大拇指朝肩膀后面点了点，回答说，“那另一位老爷呀？”

“我不懂您的意思。”

“啊，您听着，”他用右手的食指钩住左手的两个手指头来证明他的见解。“这儿是两位老爷，是吗？一个加一个，两个——莱特伍德律师，我的第一根手指头，他是一个，是吗？好的；您

大概认识我这根中指头，那另一位老爷吧？"

"这人我认识一点儿，"布拉德莱皱了皱眉头，目光往前方远处一瞟，说道，"我也就想认识他这么多。"

"好——呜——哇！"那人叫喊着。"好——呜——哇，这另一位的另一位老爷，好——呜——哇，这第三位老爷！我跟您想划儿一样的。"

"深更半夜的，别这样吵闹。您说的都是些什么话？"

"您听着，这第三位老爷呀，"那人变得非常够交情的样子，声音嘶哑地回答说。"那另一位老爷他老是拿我寻开心，只因为，我相信，只因为我是个靠我额头上的汗水养活自己的诚实人。他可不是的，他也不会是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第三位老爷呀，"那人用一种好象是无辜受屈的口气回答说，"要是您不喜欢听下去，就别听下去。您自个儿开的头。您说过，您还明明白白表现出，您根本不是他的好朋友。可是我并不想硬让谁跟我搭伴儿，或是听我的话。我是个诚实人，我就是这么个人。随便到码头上哪儿——哪儿都行，我不在乎——我都会说：'老天爷，我是个诚实人。'随便到哪儿的证人席上——哪儿都行，我不在乎——我跟法官老爷也是说这个，我还吻那本书呢①，我不是吻我的袖口儿，我吻那本书。"

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回答说："不必见怪。我无意阻止您讲话。在这个空旷的街道上，您声音太响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与其说这是出于对那些个人品德的有力证明表示尊重，还不如说他是在心烦意乱地寻求办法或者帮助，让自己能够跟自己全力

① 指证人在法庭上作证时，吻《圣经》以表诚实。

以赴所要发现的东西接近一步。

“这第三位老爷呀，”赖德胡德先生回答，他安静了下来，态度神秘地说，“我知道啥么叫做声音响，我知道啥么叫做声音轻。我堂然知道，我要不知道那才怪呢，既然我的教名叫罗杰①，我父亲也叫哲个，他自个儿的父亲也叫哲个，虽然我家谁梯一个叫这个名字我堂然不必去说了，免得产生啥误解，我希望您的申体比你的脸色好一点儿，要从您的外表看，您的骨子里头准定不对劲儿。”

这话意味着，他的脸色把他的思想暴露得太多了，布拉德莱猛地一震，极力把自己的眉头舒展开来。虽然是在这样一个不适宜的钟点里，但是也许值得打听一下，这个陌生人跟莱特伍德，或者跟瑞伯恩，或者跟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事儿要办。他决心搞清楚这一点，因为这个人也许就是那两人之间的信差呢。

“您到法学协会去得太晚了，”他说话时笨拙地故作镇静。

“要是我没正打算着照样问问您呢，这第三位老爷呀，”赖德胡德先生嘶哑地笑着，大声说，“那就叫我去死吧！”

“我是碰巧的，”布拉德莱很窘地四面望望说。

“我也是碰巧的呀，”赖德胡德说。“可是即使告诉您为什么我也不在乎。我干吗要在乎告诉您呢？我是在河上给看船闸的当帮手的，我昨儿个不当班儿，明儿个当班儿。”

“是吗？”

“是呀。我是为私事儿上伦敦来的。我的私事儿是要求仨命我去当梯一把乎的整式看闸的，还要控告一艘撞桥的破汽船；

① 罗杰(Roger)与“无赖”(Rogue)谐音。书中一般称他为无赖(Rogue)·赖德胡德。

它把我淹死过。我可不能让活活儿淹死还一文钱不赔我!”

布拉德莱望着他，仿佛他在自称是一个鬼魂似的。

“那艘汽船呀,”赖德胡德固执地一个劲儿往下说，“撞在我身上,把我淹死啦。由于其它方面儿的干涉,才又把我给救转来;可是我从来没要求他们把我救转来,那艘汽船也从来没要求过。我意思是我要汽船给我抵命钱。”

“这就是你半夜三更上莱特伍德先生房间去要办的事情吗?”布拉德莱不信任地看着他问道。

“是为这个，还为拿一张东西去请求当梯一把手的看闸的。要找一份书面的推荐信，还有谁应该给我写这个?象我在我女儿代笔写下的这封信里说的,这封信我还画了押的,让它合乎法律。我说，除了您，莱特伍德律师，还有谁应该给我开这份合各的证明书呢，除了您，还有谁应该替我跟汽船打官司要求赔钱呢?因为(我在我画过押的信里就这么说的)我从您跟您的朋友那儿招惹的麻烦够多了。若是您莱特伍德律师真正一心一意支持我,若是那另一位老爷把我的话记录得一点儿没差错(我画了押这么说的)，我这会儿早就值大钱了,就不会有一大船的坏名声扣在我头上了，还得强迫自食其言，这玩意儿，不管一个人胃口有多好，也不是一种好吃的东西呀!你说起半夜三更的话，第三位老爷呀,”赖德胡德先生咆哮着给他的冤屈作了个单调的总结来收场，“您瞧瞧我胳膊底下这捆行李吧,就知道我正要回到我的船闸上去的，法学协会是顺路经过的地方。”

在他刚才这段表演过程中,布拉德莱·海德斯东的面色有了变化，他比原先更加持久不移地注意观察着这个说话的人。

“您知道吗,”他在停了一会儿之后说,这其间他们肩并肩走着，“我认为我说得出您的尊姓大名来，要不要我试一试?”

“您就说说看，”这人回答，同时停下脚步，眼睛瞪起来。“试一试。”

“您的名字是赖德胡德。”

“一点儿不假，”那位先生回答说，“可是我并不知您尊姓。”

“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布拉德莱说。“我从来就没以为您知道。”

布拉德莱一边走一边在思忖，他身边那个无赖一边走一边在咕哝。这咕哝的大意是：“这个无赖·赖德胡德啊，真是的！这好象成了公共财产，人人似乎都认为可以随便抓起他的名字来，好象抓起大街上公用抽水机一样。”那思忖的大意则是：“这倒是一件工具，我能利用它吗？”

他们沿河滨大道走着，走进蓓尔美尔街，转弯上坡，向海德公园一带走去；布拉德莱耐着性子合着赖德胡德的步调，慢慢跟着，由他去选路。这位教师的思维是那样迟钝，他的目标是那样模糊不清，他这个目标只不过是一个包罗一切的大目标的几条小支流而已——或者不如说，这些目标好象是阴霾的天空下的一行黑沉沉的树，它们只不过排成一列，划出一道深深的远景来，在这远景的尽头，他看见瑞伯恩和丽齐两人的身影，他的目光便集中在他们身上——因此他们至少走过了足足半英里路，他才开始说话。即使这时，他也不过是问了一声：

“您的船闸在哪里？”

“朝上游走，二十多英里——要是您高兴，说二十五英里多点儿也行，”那人闷声地回答。

“叫什么名字？”

“泼水堰磨坊闸。”

“比如说，我给您五个先令，怎么样？”

“那，我就收下呗，”赖德胡德先生说。

教师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两枚半克朗的硬币来，放在赖德胡德先生的手掌上；他在就近一家人的大门台阶上停住脚步，把两枚钱敲了敲辨辨真假，然后才表示收到。

“第三位老爷呀，您这人身上有这么一点儿东西，”赖德胡德一边说，一边重新往前走，“这点儿东西看起来挺不赖，有奔头。您是个能掏出现钱来的人。可是，”这时他小心翼翼地把两枚硬币放进身上离他新朋友最远的一边的口袋里，“您这是为啥呀？”

“给您的。”

“啊，当然罗，这我明白，”赖德胡德说，仿佛他要表明的是一件毋需赘言的事情。“我当然非常明白，没有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以为，钱到了我手里还会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再吐出来。可是您给我钱干啥呀？”

“我不知道我给您钱是为了想干什么。我看，假如我真是想要什么的话，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什么。”布拉德莱以一种呆头呆脑、茫然若失、又是深自沉思的态度回答，赖德胡德发现他非常反常。

“您跟这个瑞伯恩并不友好。”布拉德莱说，无可奈何地勉强提到这个名字，好象有人强使他这样做似的。

“不友好。”

“我也不。”

赖德胡德点点头，又问道：“是为这个给我钱吗？”

“可以说是为这个，也可以说是为别的吧。有点事儿还得想法搞顺当，是一件成天藏在心里的事情。”

“这事儿可跟您搞不顺当，”赖德胡德直截了当地说。“不！第

三位老爷呀，它跟您搞不顺当，您装作好象能证明它肯跟您搞顺当也没用。我告诉您，这事儿让您心里痛呢。这事儿让您心里痛，让您心发毛，让您中了毒呀。”

“就算是这样吧，”布拉德莱双唇抖动着回答说，“难道就没有个原因吗？”

“原因当然有啦，我敢赌一个英镑！”赖德胡德先生大声说。

“您自己不是说过吗，这家伙对您大肆挑衅、侮辱、冒犯，或者是做了诸如此类的事？他对我也同样干过。他从头顶心到脚后跟全身都在刻毒地侮辱人和冒犯人。您是不是在满怀着希望，或者说您是不是那么愚蠢，甚至还不知道他跟那另外一个人会把您的要求看得一钱不值，会用它去点燃他们的雪茄烟？”

“我敢赌咒说，要是他们这么干我并不奇怪，”赖德胡德说，他发起火来了。

“要是他们这么干！他们一定会这么干的。我问您一个问题。关于您，我除了知道名字以外，还知道一些事情。我还知道老头儿赫克萨姆的一些事情。您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见到他女儿的？”

“我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见到他女儿吗，第三位老爷？”赖德胡德重复说，当对方的话越说越快时，他故意装得越来越迟钝。

“对。不是说跟她谈话。是说见到她——在哪儿见过吗？”

这个无赖抓住他想要抓住的线索了，虽然还只是笨手笨脚地抓住一点边儿，他茫然地眼睛盯着那张激动的面孔，慢吞吞地回答，似乎他正努力在脑子里算出一个数目字来：“自从老头儿死掉那一天——我再没——一次也没——见过她。”

“您很熟悉她吧，从外表上？”

“我敢说我很熟悉她！比谁都熟悉。”

“那您也认识他罗?”

“他是谁呀?”赖德胡德问，摘下他的帽子来抹了抹额头，一边呆呆地望望问话的人。

“那个该死的名字！您觉得它那么悦耳，所以您想再听一遍?”

“哦！他呀！”赖德胡德说，狡猾地把这位教师逼入困境，好让他能再一次注意看看他那张鬼迷心窍的尊容。“我能从一千个人里头挑出他来。”

“那么您——”布拉德莱试图平心静气地问，然而，虽然他极力使自己的嗓音平静，却无法控制自己的面容；“——您见过他俩在一块儿没有?”

（现在这个无赖是两只手牢牢地抓住线索了。）

“我见过他俩在一块儿，第三位老爷呀，就在老头儿给拖上岸来的那一天。”

布拉德莱可以在一个班级的好奇学童的敏锐目光下保留一些他所知道的东西不讲出来，但他却没法在一字不识的赖德胡德目光下隐瞒自己心中一吐为快的问题。“要是你想要人家回答你，你该把话说明白，”这无赖心里一个劲儿地想；“我才不来求你呢。”

“啊！他对她是不是也很霸道呀?”布拉德莱内心斗争了一会儿之后才问。“或者他外表上假装着对她很和气?”

“他装得对她和气极啦，从来没见过那么和气，”赖德胡德说，“我敢赌咒，我现在可——”

他极其自然地把话头一下子扯到题外去。布拉德莱望着他不知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可想起来啦，”赖德胡德说得闪烁其词，因为他心里

实在是想说："我现在看出你是多么忌妒啦"，但是却说了这句话。"或许他是故意把我说的话给写错了，因为他爱上了她呀！"

要肯定认为这位教师是在这样猜疑或者装作这样猜疑(他实际上不可能这样做)，他还差一步才卑鄙到这种程度。而跟这个曾经企图把那污名套在她头上，也套在她弟弟头上的家伙打交道并且搞计谋，这种程度的卑鄙他却是已经达到了。再向前跨一步，就达到那一种程度的卑鄙了。现在，他没有回答。只是低垂着头继续向前走。

他迟缓而又笨拙的思路无法理清，他跟这个人结识会得到什么。这人对他怀有怨仇的对象抱有一种忌恨，这多少是有点儿用处的；虽然这用处比他所预想的要少，因为这人身上并没有象他自己胸中所燃烧着的那种不共戴天的盛怒和忿恨。这人认识她，或许碰运气，他可能见到她，或者听到她的消息，这多少有点儿用处，多一双眼睛和多一对耳朵帮帮忙总是好的。这人是一个恶人，是定会愿意被他收买的。这多少有点儿用处，因为他自己目前的境况和他所想要达到的目的都已经恶劣得无以复加了，于是他似乎由于拥有了一件气味相投的工具而从中得到一种含混不明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他可能永远也用不上。

他突然站住不走了，直截了当地向赖德胡德问道，他是否晓得她在哪里？显然，他不晓得。他问赖德胡德，假如他付给他钱，他肯不肯在一旦听到她什么消息，或听说瑞伯恩在寻找她或是跟她来往的时候，就来报告？他确实非常愿意。他发誓说，他"对这两个人都恨"。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两个人挡着路，不许他靠自己额头上的汗水养活自己。

"那么过不了多久，"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又谈了些诸如此类的话之后说，"咱们就会再见了。往乡下走的路也到了，天也亮

了。突然间就都来了。”

“可是，第三位老爷呀，”赖德胡德急切地说，“我不知道去哪儿找您呀。”

“这没关系。我知道去哪儿找您，我会上您船闸上来的。”

“可是，这第三位老爷呀，”赖德胡德还是急切地说，“干巴巴的交情交不了好运呀。咱们来口朗姆酒跟牛奶润一润吧，这第三位老爷呀。”

布拉德莱同意了，便跟他一同走进一家清早开市的酒馆，那里充满着霉草料和臭麦秆的难闻气味，那里，归家途中的车夫、农户的帮工、骨瘦如柴的无赖汉、贪杯成性的酒徒，以及某些正在打道回府去憩息的夜游神，正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慰藉。那里，在那张邋遢的柜台旁边徘徊的夜游神们，其中没有哪一个不能一眼就分辨出，这一位衣冠楚楚、受尽情欲折磨的夜游神，是夜游神当中最坏的一个。

赖德胡德先生灵机一动，对一个顺路的半醒半醉的车夫表示了一番交情，于是便使自己得以爬上四轮运货马车里一堆高高的货筐上，头枕着他的包袱，仰面朝天躺在那儿，继续他的旅程。然后布拉德莱便原路返回。眼看他走开了，越过一些少有人穿行的小道，眼着他到达学校、回到家里了。太阳升起时，他已梳洗干净，有条不紊地穿起体面的黑色西装上衣和背心，打起体面的礼服黑领带，穿起黑白点交织的长裤，口袋里藏着他体面的银挂表，脖子上围着体面的护领小围巾；一位教师兼猎人正整装待发，四周被一群年幼无知的狺狺吠叫的小东西包围着。

在过去那十分可悲的时代里，有些可怜人在恐惧和凭空想象出来的折磨人的势力控制下，拿种种纯属乌有的罪名来责备他们自己，直至折磨得入迷着魔，而布拉德莱之着魔入迷的程

度实在比这些人要厉害得多。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他心头完全被魔鬼占有着。他被驱使、被鞭策，直累得汗流浃背。如果一篇记录他这场游历的文字竟会取墙上贴着的《圣经》中那些安静肃穆的经文而代之，那么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们定会惊恐万状，从这位教师的身边远远地逃开。

第十二章

居心叵测

太阳升起了，晨光普照伦敦，它光辉荣耀，不偏不倚，甚至于屈尊降临到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的胡须上，使它发出红橙黄绿青蓝紫的闪光来，这时他正坐在那儿享用早餐。阿尔福莱德·拉姆尔是需要从外部增加一些光彩的，因为从他的神色来看，在他内心里是够阴沉的了，他脸上显出一种严重的不满情绪。

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太太坐在他夫君的对面。这一对幸福的骗子，他们彼此联系的舒适的纽带是他们曾经互相诈骗过。他们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眼睛盯着台布。这间早餐厅，尽管座落在萨克维尔大街有太阳的一边，里面每样东西却都显得那么愁容满面，以至于随便哪家小本经营的商店的主人，透过窗帘一瞧，都可能得到启发，送上他的帐单来，非讨不可。不过，说实话，这一点大多数小本经营的店家都已经做过了，毋需这种启发。

“我好象觉得，”拉姆尔太太说，“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您身上一个大钱儿也不曾有过嘛。”

“您所觉得的，”拉姆尔先生说，“是那么回事儿，很有可能是那么回事儿。这有什么关系。”

这是拉姆尔先生和拉姆尔太太两人独有的特点呢，还是其他相亲相爱的夫妻之间也都照例如此？在这一类夫妇对话之中，他们从来不直接交谈，而总是似乎有某一个看不见的人物在场，在他们当中居间传递，或许，在诸如此类的家庭场景中，是那个碗橱里的骷髅架①出来参与谈话的吧？

"除了我自己的年金以外，"拉姆尔太太对骷髅架说，"我就从来没有在这幢房子里看见过一个大钱儿。我敢发誓。"

"您不必费神赌咒发誓了，"拉姆尔先生对骷髅架说，"我再说一遍，这有什么关系。您从来也没有把您的年金这样好地利用过。"

"这样好地利用过！怎么个好法儿？"拉姆尔太太问。

"用来取得人们的信任，过上舒服日子呀！"拉姆尔先生说。

或许这骷髅架在接受委托传递这个问题或回答时在轻蔑地发笑吧；拉姆尔太太无疑这样笑过，拉姆尔先生也这样笑过。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拉姆尔太太向骷髅架问道。

"下一步就完蛋呗，"拉姆尔先生对这同一位权威说道。

这以后，拉姆尔太太倨傲不恭地望着这个骷髅架——然而并不把她的目光继续移向拉姆尔先生——然后把她的两眼低垂下去。这以后，拉姆尔先生一丝不差地做着同样一件事，也把他的两眼低垂下去。接着一个仆人送烤面包进来，骷髅架便退进碗橱里，把自己隐藏起来。

"索福罗尼娅。"仆人退出之后，拉姆尔先生说道。接着再说

---

① 传说从前人们要找寻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后找到一位太太，在她被认为合乎全部条件之后，她领来访者上楼，打开一只碗橱，里面立着一个骷髅架。她说，这是她从前的情人，是与她现在的丈夫决斗而死的。她丈夫至今每夜都逼她与这副骷髅架接吻一次。"碗橱里的骷髅架"因此作为表示家丑的成语。此处形象地借喻这家人的不可告人的私情。

一声，声音大了许多："索福罗尼娅！"

"嗯？"

"听我说话，劳您驾。"他眼睛严厉地望着她，直望到她注意倾听为止，然后他继续说下去，"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得啦，得啦，谈正经的。您知道我们的联盟和盟约。我们要一块儿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而工作，而您也跟我一样是一位老手了。假如您不是一位老手的话，咱俩也不会碰在一块儿了。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进退维谷了。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您没有什么正在进行的计谋能够带来点儿进项吗？"

拉姆尔先生埋进他的大胡子里思索着，又毫无希望地钻出来："没有；作为冒险家，我们不得不经常孤注一掷，去放长线钓大鱼，而近来我们一直是时运不济啊。"

她正要接着说："您没有什么——"这时他止住她。

"我们，索福罗尼娅。我们，我们，我们！"

"我们没有什么可卖吗？"

"一点儿也没有。我给一个犹太人开了一张这些家具的卖契。他可能明天，今天，现在，就把家具全部搬走。他本来已经搬走了，我相信，亏得弗莱吉贝。"

"弗莱吉贝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认识他。在我没落进他手里之前提醒过我防备他。那时候，弗莱吉贝正在为另外一个人的事求他，正设法说服他。"

"您的意思是说，是弗莱吉贝让他对您手软了？"

"我们，索福罗尼娅。我们，我们，我们。"

"对我们手软了？"

"我的意思是，那个犹太人至今没有作出他可能作出的事，弗莱吉贝把这归功于自己，说是他让这人没有下手的。"

"您相信弗莱吉贝吗？"

"索福罗尼娅，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人。自从我相信您以来，我亲爱的，就从来没再相信过任何人。不过看样子好象是如此。"

拉姆尔先生如此拐弯抹角地提醒她，让她知道她刚才对那位骷髅架所说的话是颇不驯顺的，然后，他从桌边站起来——也许更多是为了隐藏一次微笑，和他鼻梁四周出现的一两个白色斑点吧——在地毯上兜了一圈，走到壁炉前的小地毯上。

"假如我们能够用乔治娅娜打发掉这个畜生的话；——不过，反正是，已经无可挽回了。"

拉姆尔提起晨衣下摆，背向炉火，立在那儿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朝下望着他的妻子，而她脸色苍白地低头望着地面。由于感觉到自己的不忠，或许也由于感觉到她个人面临的危险——因为她很怕他——甚至怕他的手，怕他的脚，虽然他从来不曾对她粗暴——她连忙使自己在他眼中恢复正常。

"假如我们能够借点钱，阿尔福莱德——"

"讨钱，借钱，或者偷钱。对我们全都一样，索福罗尼娅，"她丈夫打断她说。

"——那么，我们这回能混过去啦？"

"毫无疑问。换一个新颖的和地道的说法，索福罗尼娅，二加二等于四嘛。"

然而，他看见她正在心里盘算着什么，便重新把晨衣下摆提起来，塞在一边腋下，另一只手揲住茂密的胡须，默默地用眼睛盯着她。

"自然而然，阿尔福莱德，"她略带几分胆怯，抬头望着他的脸孔说，"在这种紧急时刻，会想到我们认识的那些最有钱的人，并且也是头脑最简单的人。"

"一点儿不差，索福罗尼娅。"

"鲍芬夫妇。"

"一点儿不差，索福罗尼娅。"

"不能从他们身上打点儿主意吗？"

"从他们身上打什么主意，索福罗尼娅？"

她又在心里反复盘算着，而他又象方才一样眼睛盯着她。

"当然啦！我一再想到鲍芬夫妇，索福罗尼娅，"他在一阵毫无结果的沉默之后继续说，"可是我没有找到出路。他们戒备森严呢。那个该死的秘书挡在他们和——有身价的人们中间。"

"假如能把他除掉的话？"她在又一阵反复盘算之后说，脸色开朗了一点。

"慢慢儿来，索福罗尼娅，"她那位密切注视着她的丈夫用一种保护人的态度说道。

"如果能设法除掉他，而又让鲍芬先生觉得这是给他帮了一个忙的话？"

"慢慢儿来，索福罗尼娅。"

"我们近来注意到，阿尔福莱德，这个老头子正变得非常多疑，不信任人。"

"而且还很吝啬，我亲爱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尤其不利。无论如何，慢慢儿来吧，索福罗尼娅，慢慢儿来。"

她真是慢慢儿来了，过了一会儿说：

"假如说，我们对他身上的这种倾向已经确有把握，并且在这方面下了功夫的话。假如说我的良心——"

"什么叫良心，我们自己有数，我的宝贝儿，是吗？"

"假如说，我的良心不能让我再向他隐瞒那个一步登天的丫头告诉我的关于那个秘书向她求婚的事。假如说，我的良心

驱使我不得不把这话说给鲍芬先生听。"

"我倒很欣赏这个，"拉姆尔说。

"假如说我就这样说给鲍芬先生听，暗示他我的敏感的关切和人格——"

"说得好，索福罗尼娅。"

"——暗示他我们的敏感的关切和人格，"她继续说下去，在强调这个词儿时显得有些辛酸，"不能允许我们保持沉默，对这位秘书如此贪财和诡诈的取巧行为，对他对十分信任他的主人如此严重地背信弃义的行为。假如说，我曾经把我这种出于道德之心的内心不安向我出色的丈夫提起过，而他呢，凭他的正直，便告诉我：'索福罗尼娅，你必须立即向鲍芬先生提露这件事。'"

"再说一遍，索福罗尼娅，"拉姆尔换了换支撑着他身体的那条腿，同时说道，"我倒喜欢这个。"

"您说过，他防卫森严，"她继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假如这样做能够达到让他把秘书辞退的目的，就会打开一个缺口。"

"继续阐述您的观点，索福罗尼娅。我开始非常喜欢这个了。"

"由于我们是无懈可击地正确，帮助他睁开眼睛，看见他所信任的人对他的背叛，我们就会对他拥有一种可以提出要求的权利，并且取得他的信任。至于说在这件事情上收获是大是小，我们必须——因为不能不这样——等着瞧。或许我们将会在可能达到的范围内得到最大的收获呢。"

"或许是，"拉姆尔说道。

"您觉得是否就没有可能，"她以同样冷冷算计的口气问道，

“由您来取代那位秘书?”

“并非没有可能,索福罗尼娅,或许能设法办到。无论如何有可能巧妙地向这一点引导。”

她点头表示理解他话中的暗示,眼睛却望着炉火。“拉姆尔先生,”她若有所思地说着,话中不无一些儿讥刺;“拉姆尔先生只要力所能及,是愿意愉快地去办任何事情的。拉姆尔先生,他自己是一个生意人,也拥有资本。拉姆尔先生一向受人之托,办些极其棘手的事情。拉姆尔先生,他把我自己那点儿财产经营得那么令人称赞;而他,说真的,因为本身是个有钱人,凭着这一有利条件,已开始有着一种不为利诱和无可猜疑的好名声。”

拉姆尔先生微笑了,甚至还拍了拍她的头顶。他立在她身边,阴险地品尝着这计谋中的美妙滋味,把它作为自己深思的主题,这时,他的脸上似乎有了一只比他有生以来增大了一倍的鼻子。

他立在那儿细细思忖,而她则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眼望灰烬中的煤火,这样过了一小段时间。然而,当他重又开始说话时,她立即畏缩地抬头望着他,注意听他讲,似乎她刚才正在想到自己那种两面派行径,对他的手和脚的惧怕这时又在她的心头复活了。

“索福罗尼娅,我好象觉得您忽略了事情的一个枝节。也许您没有忽略,因为女人是了解女人的。我们能把那个丫头本人也撵走吗?”

拉姆尔太太摇摇头。“阿尔福莱德,她对他们两个人拥有一种极大的控制力。跟一个拿工钱的秘书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可是这位可爱的孩子,”拉姆尔不怀好意地一笑,说道,“应

该对她的男女恩主开诚相见呀。这位可爱的人儿应该对她的男女恩主充分信任，毫无隐瞒才是呀。”

索福罗尼娅再次摇摇头。

“好吧，女人是了解女人的，”她丈夫颇有些失望地说，“我并不强求这个。如果能把他们两个全都扫除干净，我们就可能大功告成，财运亨通了。我来理财，我老婆来理人——嘿！”

她再次摇摇头，回答说：“他们绝不会跟那个丫头吵翻的。他们决不会惩罚那个丫头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丫头，准没错儿。”

“好吧！”拉姆尔耸耸肩，大声说，“就算如此吧！只不过要时常记住，我们并非少不了她。”

“现在，唯一遗留的问题是，”拉姆尔太太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干？”

“你不能过于仓促，索福罗尼娅。我已经告诉过您，我们目前的情况很危急，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我必须找到一个和鲍芬先生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阿尔福莱德。假如有他老婆在场，她会息事宁人的。假如有他老婆在的话，我知道，我没办法煽动他大发脾气。至于说那个丫头本人嘛——我是去背弃她对我的信任的，她当然也同样不在话下。”

“不能先写封信约个时间吗？”拉姆尔说。

“不能，当然不能。他们之间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写信来，而我是要使他完全意料不到。”

“去拜访，并且要求跟他单独谈谈？”拉姆尔提示。

“我顶好也不这样。交给我去办吧。今天，明天（假如今天不成功的话），我来伺机守候他。”

事情几乎还没谈妥当，只见一个男人的身影从窗下走过，并且听见他在敲门和拉铃了。“弗莱吉贝来了，”拉姆尔说道，“他

喜欢您，对您评价很高。我走开。哄哄他，让他去对那个犹太人施展他的影响。那人名叫瑞亚，是帕布西公司里的。”这几句话是悄声讲的，以免弗莱吉贝会透过两层钥匙孔和一个前厅竖起耳朵听见。拉姆尔说完这些话，给他的仆人打个手势，让他谨慎小心，便轻步走上楼去。

“弗莱吉贝先生呀，”拉姆尔太太非常殷勤地迎接他，“看见您我真高兴！我可怜的亲爱的阿尔福莱德，正为他的事情非常发愁呢，一大早就出门儿去了。亲爱的弗莱吉贝先生呀，您请坐下吧。”

亲爱的弗莱吉贝先生的确坐下了，并且心满意足地(或者，从他脸上的表情来判断是很不心满意足地)明白了，自从他离开阿尔班尼大街绕过那个街角走来直到现在，在他长胡子的问题上并不曾出现任何新情况。

“亲爱的弗莱吉贝呀，没有必要让我来再跟您提说，我的可怜的亲爱的阿尔福莱德眼下正在为他的事情非常发愁呢，因为他告诉过我，在他平时陷入的种种暂时困难里，您对他是多大的安慰啊，您给他帮过多大的忙啊。”

“噢！”弗莱吉贝先生说道。

“是呀，”拉姆尔太太说道。

“我不知道啊，”弗莱吉贝说，在椅子上挪动着，坐坐稳，“我只知道拉姆尔在有关他的事情上可能喜欢保持缄默。”

“对我可不是这样，”拉姆尔太太情意深长地说。

“噢，当真？”弗莱吉贝说道。

“对我可不是这样，亲爱的弗莱吉贝先生，我是他的妻子呀。”

“对。我——我一向是这样理解的，”弗莱吉贝先生说。

“而作为阿尔福莱德的妻子，我是否，弗莱吉贝先生呀，我完全没經他同意过，他也完全不知道呢，我有把握认为，凭您的眼力，您定会察觉是这样的。我是否可以请您继续给他帮这个大忙，再次施展您对瑞亚先生的心安理得的影响，要求他再稍为宽限几天？我听见阿尔福莱德睡不安稳的时候，嘴里提到的那个名字是瑞亚，对不对呀？”

“那个债主是叫瑞亚，”弗莱吉贝先生说，把債主这个实体名词颇为着重地说出来。“圣玛丽·爱克斯大街。帕布西公司。”

“噢，对呀！”拉姆尔太太高声说，同时感情颇为奔放地紧扣着两只手。“帕布西公司！”

“一种请求，出于一个女——”莱弗吉贝先生刚开头要说话，但卡在这里不知下边该用什么词儿，于是拉姆尔太太便甜蜜地为他提供了一个：“女人的心？”

“不对，”弗莱吉贝说．“出于一个女性，是一个男性从来都必得听从的，我希望这件事能由我来做主就好了。不过这个瑞亚可不是好惹的家伙，拉姆尔太太，他可真是不好惹的呢。”

“有您跟他说话，他就不会这样啦，亲爱的弗莱吉贝先生。”

“我敢起誓，他会这样的！”弗莱吉贝说。

“试试看呀。再试一回，最亲爱的弗莱吉贝先生。只要您想办，哪件事儿办不到呀？”

“谢谢您，”弗莱吉贝说，“您这么说真是非常抬举我。在您的要求下，我并不在乎再试他一回。但是当然罗，结果如何我说不准。瑞亚是个难对付的人，如果他说要干什么，就一定要干的。”

“一点儿不假，”拉姆尔太太大声说，“假如他对您说他肯等，

他就一定肯等的。"

（"她是一个鬼一样机灵的女人，"弗莱吉贝想，"我没留心这个空子，而她却发现了，话一出口，她马上咬住不放。"）

"说实在的，亲爱的弗莱吉贝先生，"拉姆尔太太以一种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姿态继续说，"您是阿尔福莱德的老朋友，对您也不必故意隐瞒他的盼头儿了，在他的地平线上正有好运气在远处出现啦。"

她话中所用的这个形象似乎让迷人的弗莱吉贝颇感神秘，他说，"在他的什么上有什么——啦，哎？"

"亲爱的弗莱吉贝先生，阿尔福莱德就在今天早晨出门之前，还跟我商量过，他有些好消息，很可能使他眼下的困难处境大为改观呢。"

"当真吗？"弗莱吉贝问。

"噢，是的！"这时拉姆尔太太拿出手绢来发挥作用了。"而您知道，亲爱的弗莱吉贝先生——您对人的心灵是研究过的，对社会是研究过的——一个人如果失去地位，失去信誉，会是多么大的苦恼啊，而只要有能力度过一段非常短的时间，所有的面子就全都保住了。"

"噢！"弗莱吉贝说，"那么您认为，拉姆尔太太，假如拉姆尔先生争取到时间，他就不会破产了吗？——我用了一个，"弗莱吉贝先生抱歉地解释说，"金融市场上惯用的说法。"

"的确，是这样的，真的，真的，是这样！"

"那么事情就另当别论罗，"弗莱吉贝说，"我一定要马上去见瑞亚。"

"上帝保佑您，最亲爱的弗莱吉贝先生！"

"您说到哪儿去啦，"弗莱吉贝说。她把手伸给他。"一位可爱

而又智慧高超的女性的手，"弗莱吉贝先生说，"向来都是一种酬报呢，对于一种——"

"高贵的行为！"拉姆尔太太说，她这时极其渴望让他滚蛋。

"这不是我打算要说的，"弗莱吉贝回答说，他这人在任何情况下，从来都不肯接受一句别人递给他的话，"不过您是非常抬举我的。我是否可以在您手上来一个——一个——吗？再见了！"

"我可以放心您会马上就办的，最亲爱的弗莱吉贝先生，是吗？"

弗莱吉贝从门口回过头来，恭敬地吻一下自已的手，丢一个飞吻，说道："对于这一点您可以放心。"

的确，弗莱吉贝先生急匆匆地穿过一条条大街，去为他好心肠的使命而奔忙了，他的步履是如此矫捷而轻盈，以至于他的一双脚好象是被伺候着慷慨之神的所有的善良精灵加上了翅膀。这些精灵也很可能在他的胸怀中驻守不去了，因为他此刻欢乐而愉快。当他到达圣玛丽·爱克斯大街那间帐房里，发现这时空无人影，便站在楼梯脚下，嗓音洪亮地向楼上呼喊，声音里颇有一种新鲜的颤动："喂，犹大，你在那儿忙什么呀？"

老人出现了，象他一向那样恭恭敬敬。

"啊呀！"弗莱吉贝向后退一步，眨眨眼睛说。"你居心叵测嘛，耶路撒冷人！"

老人询问似地抬起眼睛来。

"对，你准是的，"弗莱吉贝说，"噢，你这个无赖！噢，你这个骗子！怎么！你要去拉姆尔家照那张卖契办事，对吗？什么也不能使你回心转意，是吗？你一分钟也不肯拖延，是吗？"

东家的声调和眼色命令他立刻行动，老人便从小柜台上拿



弗莱吉贝先生告别，去为好心肠的使命而奔忙

起他放在那儿的帽子。

“他告诉过你，假如你不钉着非讨不可的话，他可能渡过这一关。脑子放清醒点儿，想想看，是吗？”弗莱吉贝说。“他如果渡过了这一关，赢家就不是你了；是吗？你手上有债券，而他有足够的钱还你吗？噢，你这个犹太人！”

片刻间老人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地立在那里，好象觉得对他可能有进一步的指示还没讲出来。

“我去吗，先生？”他终于轻声地问道。

“还问我他要不要去呢。”弗莱吉贝气愤地大声说道，“问我，好象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似的！问我，好象他没戴好帽子似的！问我，好象他那只老奸巨猾的眼睛——呃，象刀子一样锋利的眼睛——没有瞅准门背后的他的拐杖似的！”

“我去吗，先生？”

“你去吗？”弗莱吉贝冷冷地一笑。“对，你要去的。大摇大摆地去，犹大！”

第十三章

给狗一个恶名声，然后吊死它

迷人的弗莱吉贝独自一人留在帐房里，歪戴着帽子在屋子里踱步，吹着口哨，检查着一只只抽屉，到处搜寻，希望能找到些什么细小的证据，说明他在被人欺骗，然而却一点儿也找不到。“他不欺骗我并不说明他品德好，”弗莱吉贝先生眨眨眼睛如此评论道，“而是因为我看得紧。”然后他以一种懒洋洋的威风来行使他作为帕布西公司老板的权利，用手杖戳戳一只只凳子和箱子，又对壁炉里吐一口唾沫，然后便堂而皇之地荡到窗前，朝窗外狭窄的街道望去，一双小眼睛紧贴着帕布西公司窗帘的顶端向外窥视。这幅窗帘不仅是一幅遮窗的帘子，同时也遮住了他的视线，这让他想到，他是独自一人在这间帐房里，而房子的大门却敞开着。他走过去把大门关上，以免不慎被人认出他就是这家商号的主人，这时，有一个人向门口走来，挡住了他。

走过来的人是布娃娃的裁缝，胳臂上挎着个篮子，丁字形拐杖捏在手里。早在弗莱吉贝先生看见她之前，她灵敏的眼睛已经看见了弗莱吉贝先生，他打算把她关在门外，却因此未能如愿，这与其说是因为她已经走近门旁，不如说是因为他一看见她，她便不停地向他点头致意。她在取得这一优势以后，又一跛一跛登上台阶来，敏捷得使弗莱吉贝先生来不及采取措

施，防备她看见公司里没有人在，她出现在帐房里，跟他面对面。

"您好呀，先生，"雷恩小姐说。"瑞亚先生在吗？"

弗莱吉贝这时已经坐在一把椅子上，装作是一个等得很不耐烦的人。"我想他就快回来了吧，"他回答说；"他突然离开了，留我在这儿等他，真稀奇古怪。我从前没见过您吧？"

"见过一面——假如您眼睛没瞎掉的话，"雷恩小姐回答；这个条件副句是悄声说的。

"是您在屋顶上玩某种游戏的那一天。我记得。您的朋友好吗？"

"先生，我想我的朋友可不止一个，"雷恩小姐回答说。"您指哪一个呀？"

"这倒无所谓，"弗莱吉贝先生闭上一只眼睛说，"随便您哪个朋友，您所有的朋友。她们都还过得去吧？"

雷恩小姐被问得有些不知所措，便对这句打趣的话避而不答，走过去在门背后的屋角里坐下，把她的篮子抱在怀里。过了一阵子，她才打破长久而耐心的沉默，说道：

"请您原谅，先生，不过我一向是在这个时间来找瑞亚先生的，所以我老是这个时间来。我只不过想买看不上眼的两先令的一点儿废布头。或许您肯劳驾，让我买到，我就好赶快回家干活儿了。"

"我让您买到？"弗莱吉贝转过脑袋冲着她；他这时正在面对阳光眨眼睛，同时摩挲着下巴。"怎么，您不是当真以为我跟这地方、或者说跟这生意有什么相干吧，是吗？"

"以为？"雷恩小姐惊奇地大声说。"他说的呀，那一天，他说过您是东家呀！"

“那个穿黑袍子的公鸡说的吗？瑞亚说的吗？嗨，他什么话都说得出。”

“好吧；可是您也说过的呀，”雷恩小姐回答说。“或者至少您那副样子象东家，您也没反对他说呀。”

“这是他的一种手腕儿啊，”弗莱吉贝先生说，他冷冷地、轻蔑地耸一耸肩头。“他这人浑身都是手腕儿。他对我说：‘到屋顶上去，先生，我给您看一个漂亮妞儿。不过我得称您作东家。’于是我就到屋顶上去了，他给我看了一个漂亮妞儿（她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我也就被他称作东家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敢说他也不知道。他就喜欢耍手腕儿，其实也不为啥；因为他是，”弗莱吉贝先生千方百计想要找一个富于表达力的说法。“所有耍手腕儿的人当中最会耍手腕儿的一个。”

“噢，我的脑袋呀！”布娃娃的裁缝大叫一声，双手捧着头，仿佛这颗头要裂开来似的。“您想说的不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我的小妇人呀，”弗莱吉贝驳回她的话，“真是这意思，我向您保证。”

这种矢口抵赖在弗莱吉贝不仅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策略，以防万一会有另外一个人走进来出其不意让他受惊扰，而且是对雷恩小姐的过分泼辣所采取的一种反击，并且还是他用来对付这个老犹太的一个愉快的幽默把戏。“他有作为一个老犹太的恶名声，他靠卖这名声赚钱，而我也要从他身上捞回我所花掉的钱的价值来。”在生意方面，弗莱吉贝一向是习惯于这样想的，而此时此刻，因为这老人竟敢企图守住一个秘密不让他知道，他这种想法也就更加厉害了；虽然就这秘密本身而言，因为它能给某一个他不喜欢的人带来苦恼，他是毫无反对之意的。

雷恩小姐沉着面孔坐在这寂静的门背后，思虑重重地眼望

着地板，又是一阵长久而耐心的寂静，保持了一段时间，直到弗莱吉贝脸上的表情显示，他通过门上方所镶的玻璃看见有一个人正踉踉跄跄走到了帐房门前。马上听见衣襟的瑟瑟声和敲门声，又听见又一阵更长的瑟瑟声和又一下敲门声。弗莱吉贝没有理睬，而房门终于轻轻地打开了，于是，一位温和矮小的老绅士把一张干瘪的面孔伸进门里来。

"瑞亚先生吗?"这位来客非常有礼貌地说道。

"我是在这儿等他的，先生，"弗莱吉贝先生回答说。"他出去了，把我留在这儿。我每分钟都在盼望他回来。或许您还是坐坐吧。"

这位绅士坐下了，把一只手贴在前额上，似乎心情很忧伤。弗莱吉贝先生斜着眼睛望望他，好象在欣赏他的姿势。

"天气很好呀，先生，"弗莱吉贝说。

这位矮小干瘪的绅士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沮丧的沉思里，因而没留意到这句话，直到弗莱吉贝先生的话音已经消逝在帐房窗外之后才想到。这时他猛地一惊，说道："我请您原谅，先生。您恐怕是跟我讲话了吧?"

"我是说，"弗莱吉贝指出，声音比刚才提高了点儿，"天气很好呀。"

"请您原谅。请您原谅。是的。"

这位矮小干瘪的绅士重新把一只手贴在前额上，而弗莱吉贝先生似乎也重新在欣赏他的这个动作。当这位绅士叹一声气换个坐的姿势时，弗莱吉贝露齿一笑，对他说：

"我想是特威姆娄先生吧?"

这位干瘪的绅士似乎非常吃惊。

"我曾经愉快地跟您在拉姆尔家里一同进餐，"弗莱吉贝说

道。“甚至于还有幸是您的亲戚呢。在这儿相逢是出人意外的吧；可是您怎么也不知道，当您来到商业区，会碰见些什么样的人。希望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这最后一句话很可能有些儿唐突．而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可能只不过是弗莱吉贝先生天性中的宽厚之处。弗莱吉贝先生所坐凳子的一只脚压在另一只凳子的横档上，他头上戴着帽子。特威姆娄先生是在伸头进门来张望时摘掉帽子的，现在还保持这样。

现在这位凭良心做人的特威姆娄，知道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事反对过这位宽厚的弗莱吉贝，对这次邂逅感到特别尴尬，他象一个绅士所可能表现的那样坐立不安。他感到自己必须对弗莱吉贝敬而远之，于是便冷冷地对他鞠了一躬．弗莱吉贝由于对他的这种态度特别留意，把自己一双小眼睛眯得更小了。布娃娃的裁缝坐在门背后的角落里，眼睛望着地板，两手合拢着放在膝子上，手中捏着她的丁字形拐杖，好象对什么都不留意。

“他走了很久了，”弗莱吉贝喃喃地说，望望他的表。“您觉得现在有几点钟了，特威姆娄先生？”

特威姆娄先生觉得现在是十二点过十分，先生。

“几乎一点儿也不差呢，”弗莱吉贝赞许地说。“我希望，特威姆娄先生，您在这儿要办的事比我的事更令人愉快一些吧？”

“谢谢您，先生，”特威姆娄先生说。

弗莱吉贝再次把一双小眼睛眯得更小，他洋洋得意地瞥视着特威姆娄，这位先生正用手中一封折着的信件怯生生地敲击着桌面。

“据我对瑞亚先生的了解，”弗莱吉贝口气非常不敬地提起

他的名字说，“我认为，这大约是一间专干不愉快事情的店铺。我总是发现，他是全伦敦最刻薄、最吝啬的守财奴。”

特威姆娄对他冷冷地鞠一个小小的躬，表示听到了他的话，这话显然令他心神不安。

“所以说呀，”弗莱吉贝继续说，“若不为忠人之事，谁也不能让我在这儿等上一分钟。但是，假如您有处于逆境之中的朋友，可得要支持他们。我就是这样说，也这样做的。”

为人公正的特威姆娄感到，这种高尚的情操，无论出于何人之口，都应该衷心表示赞成。“您是非常正确的，先生，”他兴奋地回答说。“您是宽宏大度和有男子气概的榜样。”

“您的称赞让我很高兴，”弗莱吉贝回答说。“真凑巧呀，特威姆娄先生；”这时，他离开自己高高在上的位置，漫步向他走来；“我今天在这儿所支持的朋友，就是我那天在他们家里遇见您的那两位！拉姆尔夫妇呀。她是一位非常迷人、非常可爱的女人，是吗？”

良心把这位温文尔雅的特威姆娄打击得面色苍白。“是的，”他说。“她是的。”

“她今天早晨请求我，来这儿尽力试试，让他们的债主，就是这位瑞亚先生，态度缓和点儿——我当然对这位先生有一点儿小小的影响力，这是我在为另一位朋友处理事务当中得到的，不过全然不象她所想象的那么强大——当这样一个女人把我称作最亲爱的弗莱吉贝先生跟我说话，并且噙着眼泪水，这时候——我又能怎么办呢，您说？”

特威姆娄喘着气说，“没办法，只好来走一趟。”

“没办法，只好来走一趟。所以我就来了。可是为什么，”弗莱吉贝说，一边把两只手插进衣袋里，装出一副沉思默想的样

子，“为什么，当我告诉他，拉姆尔夫妇要求他把手里的一张他们全部财产的卖契延缓几天，这时候，瑞亚竟然会吓了一跳？为什么他竟会冲出门去，一边说，他这就回来？为什么他竟会把我丢在这儿这么长时间？我真不明白。”

颇有武士风度的特威姆娄，这位良心纯朴的骑士，完全不能为他提供任何启发性意见。他实在是太后悔、太懊恼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采取了一个秘密的行为，而他是做错了。他背地里参与反对过这位坦诚待人的年轻人，不为什么别的，只不过因为这年轻人的习惯跟他自己的不同。

然而，这位坦诚待人的年轻人继续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①。

“我请您原谅，特威姆娄先生；您看见，我对这儿进行的交易的性质是很熟悉的。我在这儿能为您效什么劳吗？您一向受的是绅士教养，从来没做过生意人；”这里他又可能有些儿唐突；“或许您不过是个很不高明的生意人。出了什么岔子吗？”

“做一个人，我不行；要说做个生意人，我还要更加不高明呢，先生，”特威姆娄回答说，“我几乎不能用一种更为强烈的方式来表明我的缺陷了。我确实不那么十分明了我在这件事情里的处境，我就是为这件事上这儿来的。不过有一些理由使得我非常难以接受您的帮助。我是十分、十分不愿意受惠于您的帮助哟。我不配啊。”

善良而幼稚的人啊！命中注定只配在那么狭窄、昏暗的小径中度过人生，只配沿途拾取那么少的一星半点儿东西！

“或许，”弗莱吉贝说，“您可能有点骄傲，不肯谈这个题目吧

---

① 语出《圣经》，意为以德报怨。见《旧约全书·箴言》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

——因为您论出身教养是一位绅士呢。”

“不是这样的，先生，”特威姆娄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我希望我还能够辨别真正的骄傲和虚假的骄傲。”

“我本身没有任何一种骄傲，”弗莱吉贝说，“而或许我不是那么明察秋毫，不能分辨这两种骄傲。但是我知道在这种地方，即使一个生意人也需要有点儿头脑才行，而假如我的头脑在这儿能对您有点用处的话，欢迎您求助于它。”

“您是非常好心肠的，”特威姆娄声音颤抖地说。“可是我非常不愿意——”

“您知道，”弗莱吉贝心怀叵测地瞟了他一眼，继续说，“我并不出于虚荣而认为我的头脑在社交界里对您会有什么用处。可是在这里，也许对您有用的。您跟社交界之间彼此相得益彰，但是瑞亚先生可不是社交界。在社交界里，人们对于瑞亚先生是讳莫如深的；是吗，特威姆娄先生？”

特威姆娄被搅得心烦意乱，一只手颤悠悠地抚在额头上，回答说：“非常正确。”

这位坦诚待人的年轻人要求他说说他的事情。天真的特威姆娄以为，他所要说出的事会让弗莱吉贝先生大为震惊，他片刻也不能想象，这种事竟然可能每天发生，而把它认为是一种几百年才会出现一次的可怕现象。他说，他有一位死去的朋友，生前是一位已婚的有家室之累的文官，他因为职务变换，要迁往他地，需要用钱；而他，特威姆娄，怎样“允许他用自己的名义”，结果是——虽然事属通常，而在特威姆娄的眼中则几乎不可置信——必须由他来归还这笔他从来不曾用过的钱。数年以来，他使所欠的数目减少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儿，特威姆娄说他“一向极为节衣缩食，因为只享有一份有限量的固定收入，而且

是依靠某一位贵人的慷慨赠与才得到的”，他一向按时从他自己身上挤榨出所要支付的全部利息。长时间以来，他总是把这笔他今生唯一的一笔债务看作是每三个月照例要有的一次开支紧缩，而最糟不过的是，“他的名声”不知怎地落入了瑞亚先生手中，这人通知他要用一笔大数目归还全部债款，来赎回他的名声，否则便必须承担严重后果。这些，以及他模糊地记得怎样被带到某个政府机关去“供认债务”（他记得是这样说的）。又怎样被带到另一个政府机关去，在那里给他做了人寿保险，受益人是某一个并非与雪利酒生意毫无关系的人，他之所以记得这个人，是因为他还拥有一只可以卖钱的斯特拉杜阿里亚斯①小提琴，并且还有一幅圣母像这样一个重要的情况。这些便是特威姆娄所陈述的全部事实的概要。在全部故事中，从头到尾笼罩着一个可怕的斯尼格斯沃斯的阴影，债主们把他当作一个隐隐之中的保证而远远窥视，而这阴影又以他男爵的权杖不停地威胁着特威姆娄。

对所有这席话，弗莱吉贝先生虚心而认真地洗耳恭听，态度完全适合一位对所有这些早已全部知情的坦诚待人的年轻人的身份。这席话说完时，他严肃地摇着头。“我不喜欢这种做法，特威姆娄先生，”弗莱吉贝说，“我不喜欢瑞亚讨回本金的这种做法。假如他存心要讨回本金的话，那是非得偿还他不可的。”

“可是先生，”特威姆娄垂头丧气地说，“假如没钱可还呢？”

“那么，”弗莱吉贝回敬他一句，“您就必须去，您知道。”

“去哪儿？”特威姆娄有气无力地问。

“去坐牢呀，”弗莱吉贝回答说。特威姆娄先生一听见这句

① 原文为Straduarius，可能是Stradivarius之误。后一字指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制作家斯特拉第发利（Antonio Stradivari，1644—1737）或其学徒所制作的小提琴或其他弦乐器。

话便把他那颗天真无邪的脑袋垂落在一只手上，以一声低低的呻吟表示他的沮丧和羞耻。

“无论如何，”弗莱吉贝好象打起了精神来，说道，“我们希望事情不会糟到这个地步。假如您允许的话，等瑞亚先生来了，我跟他提提您是谁，我会告诉他您是我的朋友，我会为您求情的，您不必自己为自己求情了；我或许能够做得更象个办正经事的样子。您不认为我这是太放肆了吧？”

“我对您一谢再谢哟，先生，”特威姆娄说，“我非常、非常不愿意让我自己蒙受您慷慨的帮助，虽然出于无奈也只好如此了。因为我不能不感觉到我——把话说得尽量缓和些——我是无功受禄啊。”

“他可能上哪儿去了呢？”弗莱吉贝喃喃自语地说，再次看了看他的表。“他可能出去干什么去了呢？您跟他见过面没有，特威姆娄先生？”

“从来没见过面。”

“他是一副彻头彻尾的犹太人长相，而他跟您打起交道来，更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他愈是态度平静，就愈是存心不良。假如他平静的话，我会认为那是一种非常坏的迹象的。他一进门您就仔细看着他，假如他态度平静，就别抱希望。瞧他来了！——他看来很平静呢。”

弗莱吉贝先生说完这几句，使得一向无害于他人的特威姆娄痛苦不安之后，便退回到他原先的坐位上，这时，老人走进了帐房。

“啊，瑞亚先生，”弗莱吉贝说，“我还以为您失踪了呢！”

老人对那位陌生的来客望了一眼，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他懂得他的东家正准备对他发号施令，他在等着听从他的指挥。

“我真以为，”弗莱吉贝慢吞吞地又说一遍，“您是失踪了呢，瑞亚先生。啃，我现在瞧着您——可是，不，您不可能那样干了；不，您竟然那样干了！”

老人把帽子捏在手中，抬起头来，神情忧伤地望着弗莱吉贝，象是企图知道又有什么新的精神上的负担要他去承受。

“您不可能是冲出门去抢在所有的人前面，去拉姆尔家执行那张卖契的吧？”弗莱吉贝说。“说您没有，瑞亚先生。”

“先生，我去了，”老人低声回答。

“噢，天啦！”弗莱吉贝大喊道。“啧，啧，啧！哎呀，哎呀，哎呀！好的！我一向知道您是个狠心的家伙，瑞亚先生，可是我从来没想到您狠到这种地步。”

“先生，”老人非常心神不安地说，“我是按照吩咐行事的。我在这儿不是主人。我只是一位上司派来的代理人，我不能作决定，我没有权力。”

“别这样说吧，”弗莱吉贝回答他，这时老人伸出两只手，用一种畏畏缩缩的动作在为自己辩护，因为那两位旁观者把自己了解得很苛刻，弗莱吉贝心中暗自兴高采烈，感到快慰。“别唱您这一行的老调子啦，瑞亚先生。您有权利讨回您放出的债，假如您决心要讨回的话。可是别想装出你们那一行里照例人人要装出的样子吧。至少，别对我来这一套。您何必呢，瑞亚先生！您知道我知道您的一切。”

老人用那只闲着的手抓住长袍下摆，对弗莱吉贝忧思深沉地望了一眼。

“别这样吧，”弗莱吉贝说，“别这样，我求您行个好，瑞亚先生，别这样魔鬼似地逆来顺受，因为我知道，假如您是这副样子，您马上就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听我说，瑞亚先生。这位绅

士就是特威姆娄先生。”

犹太人向他转过身去，对他一鞠躬。那可怜的羔羊也对他鞠躬；既彬彬有礼，又胆战心惊。

“我是一败涂地了，”弗莱吉贝继续说，“这么说，如果我打算为我的朋友拉姆尔向您求点儿什么，为我的朋友（确实，还是亲戚呢）特威姆娄先生向您求点儿什么，怕是也没希望了。可是我当真以为，假如您肯为任何人做点儿好事的话，您一定肯为我做的，而且我不愿意不先试试就认输，再说我又答应过特威姆娄先生。这位先生交利息从来不拖不欠，从来不误时辰，从来那么一点点儿地在还本钱。我说呀，您干吗要逼迫特威姆娄先生呢，您不可能对特威姆娄先生有什么宿怨吧！干吗不对特威姆娄先生宽容点儿呢？”

老人仔细观察弗莱吉贝的一双小眼睛，寻找着允许他对特威姆娄先生宽容的迹象；然而这双眼睛里并没有这种迹象。

“特威姆娄先生并不是您的亲戚，瑞亚先生，”弗莱吉贝说；“他这辈子一心想当个绅士，死拖住他的家族不放手，您不可能因此才想对他报复一下子吧。假如说特威姆娄先生对于做生意赚钱这种事儿看不上眼的话，这跟您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请原谅，”这位温顺的牺牲品打断他说，“我并没有这种想法。假如这样想，我会认为这是傲慢无礼的。”

“瞧，瑞亚先生！”弗莱吉贝说；“人家说得还不漂亮吗？来！跟特威姆娄先生达成协议吧。”

老人再次寻找允许他饶过这个可怜的小绅士的任何迹象。没有。弗莱吉贝先生的意思是要把他榨干净。

“我非常抱歉，特威姆娄先生，”瑞亚说，“我有我受到的指示。我没有任何权利背离人家给我的指示。钱非还不可。”

“瑞亚先生,您的意思是全部还清，现钱交易吗?”弗莱吉贝问道，为了把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

“全部还清,先生,而且立刻还清,”瑞亚这样回答。

弗莱吉贝先生深表惋惜地对特威姆娄摇摇头，无言地表达了他对这位低垂着两眼站立在他面前的可敬长者的看法:“这是一个多么凶狠的犹太恶人啊!”

“瑞亚先生,”弗莱吉贝说道。

老人再次抬起眼睛望着弗莱吉贝脑袋上的两只小眼睛，有些恢复了希望，以为那迹象或许会出现。

“瑞亚先生,我隐瞒这一事实也无用了。在特威姆娄先生的事情里，背后涉及某一位大人物呢，您也知道这一点。”

“我知道,”老人承认说。

“现在,让我直截了当地谈一谈，瑞亚先生。您是完全决定了(直截了当地决定了)，要么由那位大人物出面担保，要么由那位大人物出钱还债，是吗?”

“完全决定了,”瑞亚回答说,同时观察着东家的颜色，对一切十分了然。

“您就一点儿也不顾及，而且依我看,”弗莱吉贝带着一种特别浓厚的兴趣说,“还颇为欣赏在特威姆娄先生跟那位方才提到的大人物之间将会发生的一场喧哗和吵闹吧?”

这问题不要求作答，也没有得到回答。可怜的特威姆娄先生，一当他这位可尊敬的亲戚暗影幢幢地出现于这件事情的前景之中,便表现出一种极其强烈的内心恐惧来，这时,他叹息一声，立起身来告辞了。“我非常感谢您,先生,”他把自己一只滚烫发烧的手伸向弗莱吉贝说。“您为我帮了一个我受之有愧的大忙。谢谢您,谢谢您!”

"不足挂齿呀，"弗莱吉贝回答。"至今也毫无效果呢，不过我先留一会儿，再求求瑞亚先生。"

"别欺骗您自己了，特威姆娄先生，"犹太人说，然后，他第一次直接对他说话。"您没有希望了。您不必在这儿期望怜悯。您必须全部还清，而且还得越快越好，否则将来会要您付出很大一笔钱来的。什么也别指望我，先生。钱，钱，钱。"当他着重地说出这几个字时，他接受了特威姆娄先生仍然彬彬有礼的头部动作，并且还了礼，然后，那位可爱的矮小的贵人情绪极为低落地走开了。

当他走出帐房门口时，迷人的弗莱吉贝的心情非常愉快，他不知怎样才好，只是走到窗前，两臂倚在百叶窗框上，不出声地在那儿发笑，把脊梁骨对着他的下属。当他面孔恢复镇静、回转身来时，他的下属依旧立在原处，而那个布娃娃的裁缝面带恐惧的神色，坐在门背后。

"嗳哟！"弗莱吉贝高声说，"您把这位年轻女士给忘记啦，瑞亚先生，人家也等了您好长时间了。请您把她要买的废布头卖给她吧，份量给她称好点儿，假如您能下决心这样大方一回的话。"

他立在一边观看了一会儿，这时犹太人把她平时常买的那种废料装满她的小篮子；然而，他的愉快心情又来了，他不得不再次转过身去面对着窗外，把手臂倚在百叶窗框上。

"好啦，我亲爱的灰姑娘，"老人悄声地说，面容非常疲惫，"篮子装满啦。上帝保佑您！回家去吧！"

"别叫我是您亲爱的灰姑娘，"雷恩小姐回答他。"哦，你这个残酷无情的教母！"

她在离别时把她那有力的小小的食指冲着他的面孔摇晃

着，就象她在家中对她那个可憎的老小孩摇晃时一样认真，而且充满着责备的意味。

“你根本就不是教母！”她说。“你是树林子里的那只狼，那只凶恶的狼！假如有一天，有人背信弃义出卖了我的丽齐，我就会知道究竟是谁背信弃义出卖了她！”

第十四章

魏格先生让鲍芬先生吃点儿苦头

维纳斯先生又来听过几次有关守财奴的故事，这以后，他几乎成为宝屋里每次夜晚读书时不可或缺的人了。多一个人来倾听魏格叙述的奇迹，或者可以说，多一个人来参与计算那些从茶壶里、烟囱里、草料里、马槽里，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储蓄所里发现的钱币的数目，似乎大大增加了鲍芬先生的兴味；而赛拉斯·魏格呢，从他这方面说，虽然生性好妒，在一般情况下很可能因此忌恨这位解剖学家受到的青睐，却也急欲对那位先生严加监视——以免因为老是让他一个人待在一旁，他会禁不住要在由他保管的那份贵重文件上耍些花样——所以，他也从不放过一个机会向鲍芬先生提起他，希望也有他作为第三者在场。如今，魏格先生还经常以另一种友好的表示来使他满意。每次读书之后，等那位掏腰包的主人走了，魏格先生总是把维纳斯先生送回家去。的确，他也总是要求把那份他作为共同所有人之一的文件重新看一次，然而他从来没有哪一次不说，与维纳斯先生交往令他增长见识，他能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因此才在不知不觉之间又被吸引到克拉肯威尔来；并且说，既然他发现自己已再次被维先生友谊的魅力引诱到这儿来了，他不妨（作为一种形式吧）要求把那个附带的小程序履行一遍。"因为我

很了解，先生，"魏格先生还会添上这样一句话，"一个象您这样用心周到的人，一有机会定会希望人家知道自己是万无一失的，我不该挫伤您的感情。"

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前后，维纳斯先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迟钝，好象生了锈，尽管有魏格先生给他一个劲儿抹油，他也从来没变得非常滑润，每当魏格先生给他加点压力的时候，他都会吱吱嘎嘎，运转不灵。当他参加他们的文学晚会时，有两三次他甚至放肆到这样的程度：当魏格先生把一个重要的字读错了，或者把一段书胡说八道地讲解的时候，他竟然会出来纠正他；直弄得魏格先生不得不在白天先仔细勘察路程，预先作好安排，绕过那些晚上会绊脚的石头，以免撞上它们。只要稍微涉及一点儿解剖学，魏格先生便特别戒备，因此假如他看见前面有一块骨头的话，便不管绕多远的路，也要避免提及它的名称。

时运不济，有一天晚上，魏格先生吃力的喊叫被一些多音节词给卡住了，一堆难读的词如同一片岛屿密布的海洋一般，令他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每分钟都必须探测深浅，必须极其小心地寻找途径，魏格先生的注意力完全被占住了。维纳斯先生便利用他的这种困境，把一张小纸片悄悄塞进鲍芬先生手中，并且把一根手指头放在自己的嘴唇上。

鲍芬先生夜半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那张小纸片中包着维纳斯先生的名片，还写了这样几个字："事与阁下有关，乞来舍间一谈，薄暮时为宜。"

次日傍晚即见鲍芬先生在向维纳斯先生橱窗内那两只剥制的青蛙窥视，又见维纳斯先生十分警觉，早有准备，也在窥视鲍芬先生，并且招呼这位先生走进店堂。鲍芬先生随即应召而

入，请他坐在火炉前那只装满各种零碎人骨的木箱上，他随即落坐，用一双羡慕之至的眼睛向四周观望。炉火将尽，忽明忽灭，窗外暮色昏黄，店堂里的货品全都似乎象维纳斯先生一样眨巴着两只眼睛。那位法国绅士虽然没有眼睛，却也不甘后人，当火焰起落时，也好象随着镶有玻璃眼珠子的狗、鸭子、小鸟一道，有规律地把他那双并没有的眼睛时开时闭。那几个大脑袋的婴儿也都同样极其怪诞地帮助形成这总的气氛。

"您瞧，维纳斯先生，我一点儿也没耽搁，"鲍芬先生说。"我来啦。"

"您来啦，先生，"维纳斯先生同意地说。

"我不喜欢神秘，"鲍芬先生接着说——"至少是，一般说来我不喜欢——不过我敢说，您会告诉我您至今这样神秘的充分理由。"

"我想我会的，先生，"维纳斯回答说。

"那很好，"鲍芬先生说。"您今天当然不希望魏格来罗，是吗？"

"不希望，先生。除了在场者之外，我不希望任何人来。"

鲍芬先生向四边瞥了一眼，好象他把那位法国绅士以及四周把他围得难以动弹的所有东西都算在这个概括性的名称之内，他重复一句说："在场者。"

"先生，"维纳斯先生说，"在谈正经事之前，我将不得不请求您同意并且保证严守秘密。"

"咱们先等等，搞清楚这句话的含义吧，"鲍芬先生回答说。"这秘密要守多久？永远守，还是守一天？"

"我懂您的意思了，先生，"维纳斯说："您想，在您知道这件事之后，您可能认为它在您这方面是不值得严守秘密的，对吗？"

“我可能是这样想的，”鲍芬先生眼睛小心地一望说。

“对的，先生。好吧，先生，”维纳斯说着，先抓了抓他满是灰尘的头发，好让自己的思路清楚，“咱们来换个说法。我现在开始跟您一同来办这件事，是因为我信赖您的荣誉，相信您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不对这件事采取任何行动，也不提起有我参与这件事。”

“这话听来公平，”鲍芬先生说。“我同意。”

“您用您的诺言和您的名誉保证吗，先生？”

“我的好先生呀，”鲍芬先生反问他，“您有我的诺言作保证；而假如您不同时也有我的名誉来保证的话，我的诺言又怎么会为您保证呢？我真不知道。我这辈子筛垃圾筛过不少，可是我从来不知道这两种东西能分进不同的堆里去。”

这席话似乎颇能让维纳斯先生感到惭愧。他犹豫片刻，然后说：“非常对，先生；”又再说一次：“非常对，先生，”然后才重新接上刚才的话头。

“鲍芬先生，我参与了一项以您为对象的计谋，而它又不应该以您为对象。假如我向您坦白承认了这点，您会允许我说，我当时是处于一种迫不得已的心情下，并且愿意对我谅解吧？”

拾垃圾的金人儿把两只手合抱在他的结实的手杖头上，下颏贴在手背上，眼睛里有着某种将信将疑的和游移不定的神色，他点一点头说：“一点儿不差，维纳斯。”

“那项计谋，先生，那个暗中策划的一种对您的背信弃义，实在太恶劣了，我本来应该立刻让您知道。可是我没有这样做，鲍芬先生，而且我也陷进去了。”

鲍芬先生的眼睛或是手指都没有动一动，只是再点了一次头，平静地重复一句：“一点儿不差，维纳斯。”

“并不是说我对它非常热中，先生，”这位悔悟的解剖学家继续说下去，“也不是说，我没有老是去责备我自己脱离了科学的道路，而走上——”他本来要说“邪路”，然而，由于不愿意把自己逼得太甚，便非常着重地换用了——“魏格的路”。

鲍芬先生还象原先一样平静而游移地望着，并且回答说：“一点儿不差，维纳斯。”

“现在，先生，”维纳斯说，“已经大致上让您的心里有了个准备，我就来一件件清理细节吧。”他先来了这样一个简短的带有职业特点的前言，便开始谈起那个友好行动的始末，并对它如实地作了叙述。您也许会想，他所讲述的事会使鲍芬先生表现出一些惊讶或是愤怒吧，然而却未能让他说出更多的话，他只是象原先一样地评论说：“一点儿不差，维纳斯。”

“我让您大吃一惊了吧，先生，我相信！”维纳斯先生吃不准地停了一停才说。

鲍芬先生只是象刚才说的一样回答他：“一点儿不差，维纳斯。”

这时，大吃一惊的倒完全是另一方面了。然而，这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当维纳斯继续讲下去，讲到魏格的发现，从这里又讲到他们两人都看见鲍芬先生挖出那只荷兰式的酒瓶来时，这位绅士的脸色变了，他原先的态度也变了，变得极其坐立不安，到最后(当维纳斯讲完时)他已经处于一种明显的焦虑、惶恐和慌乱的状态之中了。

“现在，先生，”维纳斯在结束时说，“您最明白那只荷兰酒瓶里装的是什么了，也最明白您为什么去挖它，把它取走。我并不想假装说关于它我知道得比我所看到的更多。我只知道：我毕竟是为我的这份手艺而骄傲的(虽然它有一个附带的可怕的缺陷，

它已经对我的心灵、并且几乎也同样对我的骨骼产生了不良影响了)，我打算靠我的手艺过活。换句话说，我不打算从这件事情上赚一个不正当的便士。因为我已经陷在这件事情里，我对您所能做的最好的补偿是，我让您知道，作为一种警告，魏格已经发现了什么东西。我的看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价钱是封不住魏格的嘴巴的。他刚一知道他所拥有的力量，就开始在任意处置您的财产了。我是根据这个形成我这一看法的。您是否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封住他的嘴，这由您自己决定，并且去采取您相应的措施。至于我，我不讨任何价钱。假如今后有人找我去询问真情，我会全部讲出来，可是我到此为止，不想再做下去了。"

"谢谢，维纳斯！"鲍芬先生说，同时衷心地抓住他的手；"谢谢，维纳斯，谢谢，维纳斯！"然后他十分激动地在这小小的店堂里踱来踱去。"不过，请您听我说，维纳斯，"他精神紧张地重又坐下，过了一会儿接着说："假如我必须收买魏格，并不能因为您不参与，我就可以少付给他钱。他原来是要拿一半的钱——是一半吧，我想？是对半儿平分吗？"

"是说一半的，先生，"维纳斯回答说。

"他现在要拿全部，而不是一半了。我要付的还是那个数目，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因为您告诉我，他是一只没有良心的狗，一个贪得无厌的恶棍。"

"他是的，"维纳斯说。

"您不以为，维纳斯，"鲍芬先生对炉火望了一会儿，才暗示说——"您不觉得——您可能会喜欢假装参与这件事，直到我把魏格收买了为止，然后把让人家相信是您收下的钱交给我，这样来使您自己安心吗？"

“不，我不喜欢这样，先生，”维纳斯非常严肃地回答说。

“作为补偿也不吗？”鲍芬先生暗示地说。

“不，先生。我觉得，我把这件事深思熟虑过，既然出过格儿，最好的补偿还是规规矩矩回到格儿里来。”

“哼！”鲍芬先生思忖着。“您说格儿，您指的是——”

“我指的是，”维纳斯直截了当地说，“权利。”

“我好象觉得，”鲍芬先生说，他气呼呼地面对炉火嘟哝着，“权利在我这一边，要是世上还有权利的话。对于这位老人家的钱财，我的权利比起王国政府来要大得多。王国政府对于他，除了国王对他抽税以外，还有什么关系？而我跟我老婆，我们把一切的一切全都给他了。”

维纳斯先生双手托腮，由于想到鲍芬先生的贪婪而闷闷不乐，只是喃喃低语着使自己深深沉浸在这种心境所带来的享受里：“她不希望这样看待她自己，也不希望人家这样看待她。”①

“我以后怎么过日子呢？”鲍芬先生惹人哀怜地问道，“假如我非要拿我现有的这点儿钱去收买人家不可，我又怎么去收买呢？要在什么时候把钱准备好，什么时候去向人家提出来呢？您没有告诉我：他威胁说要在什么时候对我下手。”

维纳斯解释了由于哪些情况，根据怎样的看法，决定要在几个垃圾堆清除之后，再对鲍芬先生下手。鲍芬先生注意倾听着。“我想，”他露出一线希望说，“关于那份该死的遗嘱的真实性和日期，不会有什么可疑之处吧？”

“一点儿也没有，”维纳斯先生说。

“它现在可能收藏在哪儿呢？”鲍芬先生用一种哄他说出真

① 请参阅本书上卷第122页。

情来的口气说。

“它在我手里，先生。”

“是吗？”他非常急切地大声喊出来。“随便您说要多少钱吧，只要咱们能商量出一个数目来，维纳斯，您肯把它抛在火里烧掉吗？”

“不，先生，我不肯，”维纳斯先生打断他说。

“也不肯把它交给我吗？”

“那是一回事儿。不，先生，”维纳斯先生说。

拾垃圾的金人儿看来还想就这些问题谈下去，这时，只听见室外一阵笃笃的脚步声向门口走来。“嘘！魏格来啦！”维纳斯说道。“去躲在屋角那只小鳄鱼的背后吧，鲍芬先生，您可以亲自认识认识他。他走以前我不点蜡烛：屋子里就只有炉火的闪光；魏格对那只鳄鱼很熟悉了，他不会特别留心它的。把腿缩进去，鲍芬先生；我现在看见它尾巴尖儿上露出一双鞋子来。把您的头在它笑眯眯的嘴巴后边藏好。它有点儿灰尘，不过它跟您的色调很象。藏好了吗？先生？”

鲍芬先生刚刚悄声作出一个表示肯定的反应，魏格就笃笃地走进来了。“伙计，”这位先生满面春风地说，“您好呀！”

“将就吧，”维纳斯先生回答说，“没啥好夸口的。”

“是——呀！”魏格说，“真遗憾，伙计，您没有快点儿振作起来，不过您的躯体太小了，容不下您的心灵，先生；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存货情况如何？伙计？藏得牢，逃不了，是吗，伙计？是这么回事儿吗？”

“您想看看吗？”维纳斯问道。

“劳您驾了，伙计，”魏格说着搓起手掌来。“我想跟您一道来看看它。就好象不久以前人家谱上曲儿的一首诗里说的：

我希望您用您的一双眼睛看见它，
而我愿用我的一双眼睛做保证。①

维纳斯先生转过脊背，转动一把钥匙，把那份文件拿出来，捏住他一向捏住的那一角。魏格先生捏住对面的一角，坐在鲍芬先生刚刚空出来的那个坐位上，把它看了一遍。“没问题，先生，”他一边慢吞吞地、不情愿地承认，一边勉强地松开手，“没问题！”然后又贪馋地注视着他的伙计，看他又一次转过脊背，又一次转动钥匙。

“我想没有什么新情况吧？”维纳斯重新坐到柜台后的矮椅上，说。

“不啊，有呢，先生，”魏格回答说；“今天早上有点儿新情况。那个狡猾的老贪财鬼和强盗——”

“鲍芬先生吗？”维纳斯问道，眼睛瞟瞟那只鳄鱼的一两码长的笑脸。

“去他妈的先生！”魏格说道，压不住心头真诚的愤怒。“鲍芬。拾垃圾的鲍芬。先生，那只狡猾的打呼噜的老猪猡眼吸血鬼，今天早上把他的下贱的工具，一个名叫斯洛皮的年轻人派到院子里来，插手干涉我们的财产。浑蛋，我对他说，‘您在这儿想干吗？年轻人，这是人家私人的院子，’他就掏出一张鲍芬手下另一个恶棍写的纸条儿，就是那个越过我爬上去的家伙。‘兹派斯洛皮前来监督装运并照管此项工作。’我想，真够劲儿的

① 原为英国剧作家、诗人兼评论家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的一首短诗《致希丽亚》(To Celia)中的两句：“请只用您的一双眼睛为我举杯祝贺，/而我愿用我的一双眼睛做保证。”

吧，维纳斯先生?"

"请您记住，他还不知道我们对这笔财产所拥有的权利呢，"维纳斯提醒他。

"那么就必须给他点儿暗示才行，"魏格说，"还要给个强硬的，让他有点儿害怕。他得寸进尺呢。这回放过他，他下回又该怎么来对付我们的财产了？我告诉您该怎么办吧，维纳斯先生；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必得压倒这个鲍芬，要不然我会气得肝胆俱裂了。当我眼睛看着他，我实在没法儿忍得住。每回我看见他把手伸进他的口袋里，我就看见他是把手伸进了我的口袋里。每回我听见他把他的钱弄得丁当响，我就听见他在放肆地糟蹋我的钱。血肉之躯没法儿受得了这个呀。不行，"魏格先生非常恼怒地说，"我要再往前走。一条木腿可经不住这个！"

"可是，魏格先生，"维纳斯极力劝他说，"这是您自己的主意，在垃圾堆车走之前，不跟他把事情戳穿呀。"

"可是这同样也是我的主意呀，维纳斯先生，"魏格顶撞说，"假如他竟敢对这份财产探头探脑的话，就必须威胁他一下，让他晓得他对这份财产没有权利，让他乖乖儿听我们的。这难道不是我提出过的主意吗，维纳斯先生?"

"这当然是的，魏格先生。"

"这当然是的，就象您说的，伙计呀，"魏格立即首肯，因为他承认得很干脆，脾气便好了许多。"好极了。我认为把他这个下贱工具安插在院子里，是一种探头探脑的行为，应该为这个给他吃点儿苦头。"

"这事儿怪不了您，魏格先生，我必须承认，"维纳斯说，"那天晚上让他弄走了那只荷兰酒瓶子。"

"您说得真漂亮，伙计！对，这怪不了我。我本来是要把那

只瓶子夺过来的。难道可以容忍吗？让他黑天半夜象个贼似的过来挖东西，从里边挖出财宝来拿走？那些东西要说是他的，倒还不如说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可以让他一文不剩，假如他不按我们出的数目收买我们的话）。不行，不能容忍这个。也是为了这个，一定得让他吃点儿苦头才行。”

“您打算怎么做呢？”

“让他吃苦头吗？”这位可敬的人回答说，“我打算公开侮辱他。并且，假如他敢冲着我的眼睛回一句嘴，就在他还没喘过气的时候顶回他，‘你这条老垃圾狗，再敢说一个字儿，就会变成个叫花子！’”

“假如他一句话也不说呢，魏格先生？”

“那么，”魏格回答说，“我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达成协议，我就要来整垮他，随意支使他。维纳斯先生，我要给他套上缰绳，我要牢牢地降伏他，我还要整垮他，支使他。把这个老垃圾支使得愈是苦，先生，他付的钱就会愈是多。我要让他付个大价钱的，维纳斯先生，您记住我的话。”

“您这话说得很有些报仇雪恨的口气呢，魏格先生。”

“报仇雪恨的口气吗，先生？难道不是为了他，我曾经一夜接一夜地去‘衰亡’①？不是为了让他开心，我象一副九柱戏②的木头棍儿似的，到晚上便在家里恭候着，让他把我竖起来撞倒，竖起来再撞倒，随他高兴用个什么球儿——或者用本什么书来对付我？怎么，我这人比他身价高一百倍，先生，高五百倍呢！”

---

① 指他曾为鲍芬先生朗读《罗马帝国衰亡史》。

② 一种游戏，竖立九只瓶状的木柱，从一段距离外滚球撞击，以击倒数目多少定胜负。

维纳斯先生或许是恶意地存心要激恼他，使他显出最坏的面目来，便仿佛是不大相信地望着他。

“什么，在这个命运的宠儿和光阴的蠹虫现在可耻地据为己有的那幢房子外面，”魏格说，使用了最强烈的措词来贬斥他，还拍了一下柜台，“难道不是我，赛拉斯·魏格，一个一向比他身价高五百倍的人，一年四季坐在那儿，等一趟跑腿的差事或者一个顾客？难道不是我，就在那幢房子外边，第一个看见他，丰衣美食，摇摇摆摆地走过来，而我却在那儿卖半便士一张的歌片儿谋生？我就该趴在尘埃里让他从头上踩过去吗？不！”

在那位法国绅士鬼一般的面庞上，由于火光的摇曳，出现了一丝露齿的微笑，似乎他正在计算着，有几千几万个诽谤者和奸诈之徒正成群结队，以一些和魏格所执的完全一致的理由，来跟幸运的人作对。你也许会想象，那两个大头婴儿站立不稳，歪倒在那里，是因为他们充满水分的脑袋正在企图计算，有多少人类的儿孙用与此相同的方法把他们的恩主变成他们的仇人而恩将仇报。那条鳄鱼的一两码长的笑脸可能意味着：“所有这些，在污泥池沼的最深处，在许多个世纪以前，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但是，”魏格说，很可能是对上述的效果多少有所感受，“维纳斯先生，您的会说话的面孔表示出，您认为我这人比一般人更阴郁些，也更残忍些。或许我是让我自己盘算得过多了一点儿。去你的吧，阴沉的烦恼啊！这些都过去了，先生。我来看望过您了，帝国也又恢复了它的统治权。① 因为，象那支歌子里所说的——请您指正，先生——

① 意为：他的心情又恢复正常，不再为烦恼所苦。

当一颗男人的心因烦恼而失意，

只须维纳斯出现，浓雾便会消去。

好似琴弦上的曲调，先生，您甜美地，甜美地

使我们精神振奋，使我们两耳入迷。①

晚安，先生。”

“过几天我有两句话要跟您讲，魏格先生，”维纳斯说，“关于我在我们所谈的计划当中所占的那一份儿的事。”

“先生，”魏格回答说，“随时恭候您。同时，对您讲个明白，我不会忘记施加磨石般的压力，也不会忘记把拾垃圾的鲍芬的鼻子放在磨石上。② 一旦把他的鼻子放上了，我定要用这两只手按住它，维纳斯先生，——直磨到它火花飞溅为止。”

魏格在许过这个愉快的诺言之后，便笃笃地走出去，随手带上了店门。“等我点燃蜡烛再出来，鲍芬先生，”维纳斯说，“那您会出来得更便当些。”于是他点起一支蜡烛，伸直手臂擎着它，鲍芬先生便从鳄鱼的笑脸后面脱身爬出来，他的面容显得那么沮丧，因此让人觉得，这条鳄鱼似乎不仅完全是跟自己开玩笑，而且似乎想出这个玩笑来取笑鲍芬先生。

“这是一个奸诈的家伙，”鲍芬先生说，一边钻出来，一边拍打着手臂上和腿上的灰尘，跟那条鳄鱼相处，只能沾染上这些污秽。“这是一个可怕的家伙。”

---

① 引自约翰·盖伊(John Gay，1685—1732)所写的《穷人的歌剧》(1728)。原文中，第二行的“维纳斯”是“一个女人”，第三行的“先生”是没有的。

② 原文在此处是化用了一条英文成语：“bring somebody's nose to the grindstone”，直译是：把某人的鼻子放在磨石上，意思是“折磨某人”。



魏格先生为鲍芬先生的鼻子准备磨石

“是说那条鳄鱼吗，先生？”维纳斯说道。

“不，维纳斯，不。是说那条毒蛇。”

“请您留意，鲍芬先生，”维纳斯说，“我刚才一句也没对他提到我完全退出这件事的话，因为我不希望以任何方式让您感到突然。不过，鲍芬先生，从我满足自己的心愿说，是愈快退出愈好。现在请您决定，您认为我什么时候退出来合适？”

“谢谢，维纳斯，谢谢，维纳斯；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鲍芬先生回答。“我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反正是要往我头上扑的。他看样子是完全下定决心要扑上来了；是吗？”

维纳斯认为，这显然是他的意图。

“假如您继续留在这件事情里面的话，您可以成为我的一种保护，”鲍芬先生说。“您可以立在我们两个人中间，使他的刀刃子别直冲着我。维纳斯，您不觉得您可以假装继续留在里面，直到我有时间转过身来的时候再退出来？”

维纳斯自然要问鲍芬先生认为他转过身来需要多长时间？

“说真的，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全然不知所措的回答。“样样事情都乱七八糟。假如说我根本没有继承过这份财产，我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可是既然继承了，要把我赶出来，可真是非常难受；喂，您难道不承认这会非常难受吗，维纳斯？”

维纳斯先生说，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他宁肯让鲍芬先生得出自己的结论。

“说真的，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鲍芬先生说。“假如我去请教另外一个人，这只可能招来另一个人让我花钱收买他，那样我还是得毁掉，倒不如放弃全部财产，干脆上救济院去。假如我去请教我的年轻人洛克史密斯，我也得收买他。当然啦，迟早他也会扑在我头上，象魏格一样。我活在世上就是为了让人家在我

头上扑的，我觉得是这样。”

维纳斯先生默默倾听着这些叹息，同时鲍芬先生来来回回一颠一颠地走动着，双手捏着两个衣袋，仿佛衣袋里装着的是痛苦。

“说来说去，您还没说起您自己打算怎么办，维纳斯。您什么时间退出去，您打算怎样退出去？”

维纳斯回答说，既然魏格发现了那份文件，把它交给了他，那么他就打算把它交还给魏格，同时宣布对它不发表意见，也不发生关系，魏格必须自己决定如何行动，并且承担一切后果。

“然后他就会把全部重量拿来压在我头上！”鲍芬先生无可奈何地大声悲叹说。“我宁可让您来往我头上扑，也不肯让他来，或者哪怕是你们一道来，也比他一个人来强些！”

维纳斯先生只能再说一遍，他已打定主意，回到科学的道路上，并且终生走这条道路，不再偏离；对于与他同类的人，除非是死人，他决不下手，而对于死人，他也只是凭自己微薄的能力把他们的骨头尽可能好好儿拼接起来。

“能说服您在这件事情里假装留多少时间呢？”鲍芬先生问道，他又回到他那另一个想法，“您能不能维持到这些垃圾堆清除以后呢？”

不行。这样会使他精神上的忧虑拖延得太长久，维纳斯先生说。

“我给您把理由摆出来也不行吗？”鲍芬先生追问道，“我给您摆出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来也不行吗？”

假如鲍芬先生所摆的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意思是指诚实和清白的理由的话，那有可能压倒维纳斯先生的个人愿望和便利。然而他必须补充说，他认为要他摆出这种理由来的可能性是完全

不存在的。

"您来找找我，维纳斯，"鲍芬先生说，"上我家来。"

"理由是放在您家里的吗，先生？"维纳斯问道，脸上带着怀疑的笑容，眼睛眨巴着。

"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鲍芬先生说，"看您怎么说了。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别退出这件事情。听我说。您就这么做。您向我保证，不会瞒过我对魏格采取任何步骤，就象我曾经向您保证过，不瞒着您对他做任何事情。"

"讲定了，鲍芬先生！"维纳斯在短短的一阵考虑之后说。

"谢谢，维纳斯，谢谢，维纳斯！讲定了！"

"我什么时间去找您，鲍芬先生？"

"随您高兴。越快越好。我现在得走了。晚安，维纳斯。"

"晚安，先生。"

"也向在场的其余诸位道一声晚安吧，"鲍芬先生说，眼睛朝店堂四边一瞟。"这些东西看来真是稀奇古怪呢，维纳斯，我很想哪天来仔细看看。晚安，维纳斯，晚安！谢谢，维纳斯，谢谢，维纳斯！"说完这些话，他便一颠一颠地踏上街道，一颠一颠地朝家中走去。

"现在，我不明白，"他一边走一边思量，手杖抱在怀里，"是不是有可能维纳斯在设法压倒魏格，自己来占上风呢？是不是有可能他打算在我收买了魏格之后，把我完全捏在他自己的手里，再来把我剥得只剩一把骨头呢？"

这是个狡猾而多疑的念头，完全符合他从那群守财奴那里学来的处世方法，当他一颠一颠穿过一条条街道时，他的样子是很狡猾而且多疑的。不止一两次，不止两三次，就说是五六次吧，他把手杖从搂着它的手臂上取下来，用手杖头对着空中

猛然一下直打下去。很可能是赛拉斯·魏格先生那副木呆呆的尊容一次次在瞬息间隐隐出现在他的面前吧，因为他打得非常心满意足。

再过几条街便到自己的屋子了，这时，一辆小小的私人马车迎面而来，从他身边驶过，又转回头来，再从他身边驶过。这是一辆行动古怪的小马车，因为他再一次听见它在自己身后停住，并且转回头来，再一次看见它从自己身边向前驶去。然后它停住了，然后又向前走去，便消失了。然而并没有消失多久，因为，当他到达自己街道转弯处时，这辆马车又停在那里。

当他走到这辆马车旁边时，车窗里有一位太太的面孔露出来，他正要走过去时，这位太太却柔和地喊着他的名字。

"请问您是哪一位太太？"鲍芬先生说着，便停了下来。

"拉姆尔太太，"这位太太说。

鲍芬先生走近车窗，问拉姆尔太太可好。

"不太好呢，亲爱的鲍芬先生；我很不安，很焦急，弄得自己——也许是很愚蠢吧——心神不定呢。我等您有一阵子了。我能跟您说句话吗？"

鲍芬先生建议拉姆尔太太把车子驶往他家，再走几百码就到了。

"我倒觉得不去好呢，鲍芬先生，除非是您特别希望这样。我觉得这事情太难办，也太微妙了，所以我倒愿意不在您家里跟您谈。您一定会觉得非常奇怪吧？"

鲍芬先生嘴里说不觉得奇怪，然而意思里是觉得奇怪。

"这是因为，我对我所有的朋友对我的好评是太感激了，这太打动我的心了，要我冒险失掉这样的评价，那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即使是出于责任感吧，我也不能这样。我问过我的丈

夫(我亲爱的阿尔福莱德，鲍芬先生)，这到底是不是出于责任感，他非常着重地告诉我，是的。我真希望自己早点儿问他就好啦。那我就会免去许多苦恼啦。”

(“这可能是又有人要扑在我头上罗！”鲍芬先生非常惶惑地想着。)

“是阿尔福莱德让我来找您的，鲍芬先生。阿尔福莱德说：‘索福罗尼娅，见不到鲍芬先生就别回来，全都告诉他。不管他会怎么想吧，他一定应当知道这件事。’劳驾您上车好吗?”

鲍芬先生回答说：“当然好啦，”便在拉姆尔太太身边坐下。

“慢慢走，随便去哪儿。”拉姆尔太太对车夫招呼说，“别让车子格格响。”

“我看，这一定是又有人扑上来了，”鲍芬先生自言自语地说。“这以后呢?”

第十五章

拾垃圾的金人儿情况最糟的时候

鲍芬先生家的早餐通常是最为愉快的，并且总是由贝拉主持。拾垃圾的金人儿的面色和举止在早餐时刻一般都是清爽明朗的，仿佛他的每一个新的日子都是用他健康的天然性格来开始的，并且，因为即将重新陷入他财富的败坏人心的影响之中，他有必要保持这几个小时的清醒。在这个时刻，人们很容易相信，他身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随着这一天日子的进展，阴云便愈聚愈多，最后便把这清晨的光亮完全遮掩了。不妨说，随着他自身影子的加长，贪婪和怀疑的影子也在加长，终于黑夜便逐渐包围了他。

然而，有一个早晨是令人后来长久不能忘怀的，这天早晨，当拾垃圾的金人儿开始露面的时候，在他身上还是漆黑的午夜。他那已经改变了的性格从来没有象这一天那样显著地表现出来。他对待秘书的态度改变得那么厉害，满含着专横的怀疑和傲慢，以至于早餐还没进行到一半，秘书便起身退席了。他对秘书离席而去的身影投去狡黠而恶毒的目光（纵使他不曾做得那样极端，没有在洛克史密斯关门走出室外时，悄悄对他挥舞捏紧的拳头，以示威胁）。这目光竟使贝拉瞠目呆坐，气愤非常。这个一年当中最为不幸的早晨，正是鲍芬先生跟拉姆尔太

太在她的小马车里交谈之后的第二天早晨。

贝拉眼睛望着鲍芬太太的面孔，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对她丈夫这种狂暴脾气的评论或解释，然而那张面孔上却一无所有。她在那张面孔上只能看出那张面孔也在焦虑和苦恼地观察着她自己的面孔。当只剩下她们两人坐在一起的时候——这是直到中午才办到的，因为鲍芬先生长久地坐在他的安乐椅上，有时起来在早餐厅里一颠一颠地来回踱步，紧捏着拳头，嘴里咕咕哝哝——贝拉愕然地问她，出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不对头？“他不许我跟你谈这个，贝拉，亲爱的；我不能告诉你，”这就是所能得到的回答。后来仍然是这样：每当她出于惊讶和沮丧，抬起眼睛来望着鲍芬太太的面孔时，她还是看见这张面孔也在焦虑和苦恼地观察着她自己的面孔。

她预见到即将有祸事出现，感到心情沉重，左思右想摸不着头脑，为什么鲍芬太太望她的那种眼光好象这祸事她也有份似的，贝拉觉得这一天的日子又长又闷。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一个仆人传来鲍芬先生的话，请她上他的房间里去一趟。

鲍芬太太也在，她坐在一张沙发上，鲍芬先生正一颠一颠地来回走动着。看见贝拉，他停了下来，招呼她走到跟前，拉起她的手臂来让她勾住自己。“别惊惶，我亲爱的，”他温存地说；“我不是跟您生气。哎呀，您在发抖呢！别惊慌，贝拉，我亲爱的。我不能让您受委屈。”

“不能让我受委屈？”贝拉想。然后她用一种惊讶的口吻大声重复这句话：“不能让我受委屈，先生？”

“唉，唉！”鲍芬先生说。“不能让您受委屈呀。去把洛克史密斯先生叫来，劳驾。”

假如这中间有足够的间歇的话，贝拉一定会茫然不知所措；然而仆人发现洛克史密斯先生就在近旁，于是他几乎马上就来到了。

“把门关上，先生！”鲍芬先生说。“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谈，这件事我认为你一定不大高兴听吧。”

“很抱歉这样回答您，鲍芬先生，”秘书回答说，这时他已经关上了门，正转过身来面对他，“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样的。”

“您这算是什么意思？”鲍芬先生气势汹汹地说。

“我的意思是，从您嘴里听见我所宁肯不要听的话，这对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噢！也许我们要改变一下这种情况了，”鲍芬先生说，同时把他的脑袋威胁似地摇晃着。

“但愿如此，”秘书回答说。他是安详而恭敬的；然而，贝拉认为(并且是高兴地认为)，也是坚持他的男子气概的。

“现在，先生，”鲍芬先生说，“请你看看我身边这位年轻小姐。”

当这样突然地把她自己提出来时，贝拉不由自主地抬起眼睛来，她遇见了洛克史密斯的眼睛。他面色苍白，看来很激动。然后她的眼睛转向鲍芬太太的眼睛，她也发现她在望着她。刹那间，这目光让她醒悟，她开始了解到她做下了什么事情。

“我对你说，先生，”鲍芬先生再说一次，“请你看看我身边这位年轻的小姐。”

“我看见了，”秘书回答说。

当他一瞥而过的目光再次在贝拉身上停留片刻时，她感到这目光中包含着责备。然而很可能这责备是存在于她自己的心中。

“先生，”鲍芬先生说，“你怎么胆敢背着我损害这位年轻小姐呢？你怎么敢越过你自己的身份跟你在我家中的位置，用你厚颜无耻的求爱来纠缠这位年轻小姐呢？”

“我必须拒绝回答问题，”秘书说，“这些问题太无礼了。”

“你拒绝回答？”鲍芬先生顶撞他说。“你拒绝回答，是吗？那么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吧，洛克史密斯；我来代替你回答。这件事情有两个方面，我来一个个地分开谈。第一方面是，彻头彻尾的傲慢无礼。这是第一个方面。”

秘书略带几分苦味地微微一笑，仿佛在说，“这我看见了，也听见了。”

“我告诉你，这是彻头彻尾的傲慢无礼，”鲍芬先生说，“居然会想着这位年轻小姐。她比你要高得多。她不是你配得上的。她正在等着嫁一个有钱人（她也有这个身价），而你是一文不名的。”

贝拉低着头，好象有点儿想从鲍芬先生保护着她的那只手臂上缩开去。

“我倒想知道知道，您是什么人，”鲍芬先生继续说，“竟斗胆追求这位年轻小姐？这位年轻小姐正在市场上找一个能出好价钱的人；她可不是摆在那儿让一些掏不出一文钱的人拐走的买不起的呀。”

“哦，鲍芬先生呀！鲍芬太太，求求您为我说句话！”贝拉喃喃地说，松开胳臂，双手捂住脸。

“老太太，”鲍芬先生抢在他妻子前面说，“闭上你的嘴。贝拉，我亲爱的，别让您自己弄得心神不定。我要让您不受委屈。”

“可您不是，您不是在让我不受委屈呀！”贝拉痛苦地大声



拾垃圾的金人儿为贝拉“伸张正义”

说，语气非常之重。“是您在冤枉我，在冤枉我呀！”

“你别心神不定，我亲爱的，”鲍芬先生洋洋自得地回答说。“我要来教训教训这个年轻人。喂，你，洛克史密斯！你要知道，你不许充耳不闻，也不许拒不回答。你听着，我告诉你，你行为的第一个方面是傲慢无礼——傲慢无礼而且专横放肆。假如你能回答的话，回答我一件事。难道这位年轻小姐不是亲自告诉过你的吗？”

“我说过这话吗，洛克史密斯先生？”贝拉依然两手捂着脸问道。“哦，您说呀，洛克史密斯先生！我说过吗？”

“您别难过，维尔弗小姐；您说过没说过现在都无关紧要了。”

“啊！不过你否认不了这一点！”鲍芬先生说，脑袋狡猾地摇一摇。

“可我后来要求他原谅我了呀，”贝拉哭着说。“我现在愿意求他再原谅我一回，我跪下来求他，只要这能让您饶过他！”

这时鲍芬太太失声痛哭了。

“老太太呀，”鲍芬先生说，“别吵啦！你心肠太软啦，贝拉小姐；不过今天既然捉住了这个年轻人，我就要跟他把事情讲清楚。喂，年轻的洛克史密斯。我告诉你，你行为的一个方面是——傲慢无礼和专横放肆。现在，我来谈另一个方面，那就更糟糕了。这是你的一个如意算盘。”

“我愤怒地否认这一点。”

“您否认是没有用的；您否认或是不否认丝毫也不说明问题，我的肩膀上有个脑袋，这也不是一颗小娃娃的脑袋。怎么！”鲍芬先生说着，用一种极其不信任的态度把自己的劲头鼓起来，面孔皱得恰象是一张满是曲线和拐弯的地图。“难道我不知

道人家是怎样在抢劫一个有钱人吗？要不是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口袋扣得牢牢的，难道不是早在我明白自己是在哪儿以前，已经被人送进救济院了吗？难道唐赛、爱尔维斯、霍普金斯、布鲁伯里·琼斯这些人和古往今来其他更多的这类人的经历跟我所经历的不相象吗？难道不是人人都想抢夺他们的钱财，让他们受穷、让他们毁掉吗？难道他们不是被追着把他们所有的东西藏起来，怕人家夺走吗？当然是这样。下一步想必您还要对我说他们不通人性呢！”

“他们！可怜的东西啊！”秘书低声自语说。

“你说什么？”鲍芬先生咬住不放，追问他。“不过，你也不必费神再说一遍了，因为不值一听，我也不高兴听。我这就把你的计划摊开来，让这位年轻小姐听听看；我这就让这位年轻小姐看看你的第二个意图；你不管说什么都没法推脱。（现在，听我说，贝拉，我亲爱的。）洛克史密斯，你是个穷愁潦倒的家伙。你是个我从大街上拾回来的家伙。你是吗，或者你不是？”

“请您说下去，鲍芬先生；不必来问我。”

“不是来问你，”鲍芬先生回敬他一句，仿佛他没有问过似的。“不，我但愿不来问你！问你倒真有点儿希奇古怪了，象我刚才说的，你是一个我从大街上拾回来的穷愁潦倒的家伙。你在大街上走过来求我收下你当个秘书，我就收下了你。好极了。”

“坏极了，”秘书低声自语说。

“你说什么？”鲍芬先生问道，再一次咬住他不放。

他没有作答。鲍芬先生的好奇心遭到了挫折，古里古怪地盯了他一眼，勉强地重新开始说话。

“这位洛克史密斯是我从大街上拾回来当我秘书的穷愁潦倒的年轻人。这位洛克史密斯渐渐熟悉了我的事务，渐渐知道

了我打算给这位年轻小姐安排一笔钱。'哦嗬!' 这位洛克史密斯说;"这时，鲍芬先生用一只手指头点点自己的鼻子。鬼头鬼脑地一连点了几下子，表示洛克史密斯私下里在跟自己的鼻子谈心;"'这是一笔好生意;我来干!'于是这位洛克史密斯就贪心地、如饥似渴地开始用四条腿往钱上爬过来了。这算盘可是打得挺不错呀；因为假如这位年轻小姐少一点儿心思，或者少一点儿头脑的话，那么，由于她会完全陷在浪漫的路子里，我发誓，他或许已经得手了，赚到钱了！可是幸亏她对付他是绰绰有余的，如今他被揭露了，现出一副多么漂亮的原形来。瞧，他就站在那儿!"鲍芬先生冲着洛克史密斯用一种很不协调的滑稽语气说。"瞧他!"

"鲍芬先生，您的不幸的猜疑——"秘书开始说话了。

"对于你是大大的不幸呢，我可以告诉你，"鲍芬先生说。

"——是任何人也不会加以反对的，而我也不想让自己来承担这件劳而无功的任务。但是我愿意就事情的真相说一句话。"

"唷!您可是非常关心事情的真相呢，"鲍芬先生打了一个榧子，说道。

"诺狄呀！我亲爱的人儿!"他的妻子规劝他说。

"老太太，"鲍芬先生回答她，"你别出声。我对这位洛克史密斯说，他可是非常关心事情的真相呢。我再对他说一遍，他可是非常关心事情的真相呢。"

"因为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鲍芬先生，"秘书说，"所以您说的话对于我非常无关紧要。"

"噢！你可真够机灵的，"鲍芬先生奸诈地望了他一眼，回敬说，"居然发现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嗯？可是您想抢在我前面却办不到。瞧我手里的东西。这是你的工钱，打发你开路的

工钱。你只能乖乖儿听我的。你不能不让我走在前头。咱们别做出一套你自己辞职不干的样子来，是我打发你开路的。”

“那么我就走吧，”秘书说，把手一挥，表示这一点不必多谈，“对我反正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儿吗？”鲍芬先生说。“可是对我却是两回事儿。让我来告诉你。允许一个被揭发出来的人自行引退，这是一回事儿；由于他的傲慢无礼和专横放肆，再由于他图谋侵占主人家的钱财，而打发他走路，这是另一回事儿。一回事儿加一回事儿等于两回事儿，而不是一回事儿。（老太太，你别插嘴。你别出声。）”

“您想对我说的话都说完了吗？”秘书问道。

“我不知道我说完还是没说完，”鲍芬先生回答说。“走着瞧吧。”

“也许您会想到，还有些什么措词强烈的话愿意用在我的身上？”

“我会去想的，”鲍芬先生固执地说，“在我方便的时候，而不是就你方便。你想要听到我对你下的结论，让你听见这个未必合适呢。”

“诺狄！我亲爱的，亲爱的诺狄呀！你的话听起来多么无情啊，”可怜的鲍芬太太大声说，不那么肯听从她丈夫的约束。

“老太太，”她丈夫说，不过话音丝毫也不严厉，“假如没让你说话，你偏要插嘴，我要拿只软垫子来，把你放在上面抬出去。你想要说什么，你，洛克史密斯？”

“对您吗，鲍芬先生，没什么可说。但是对维尔弗小姐和您的善良慈祥的妻子，有一句话想说。”

“那就说出来，”鲍芬先生回答，“简单明了地说出来，因为我

们对你已经受够了。”

“我待在这儿，”秘书低声说，“忍受着不适当的地位，为的是能够不和维尔弗小姐分开。待在她身旁，就是我每天得到的酬报，为了得到这酬报，我即使在这里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受到她经常看见我所受到的屈辱，也心甘情愿。自从维尔弗小姐拒绝了我，我敢相信，我从来没有再次对她吐露一个字或是望她一眼来求她答应我的追求。但是我对她的热爱却从来没有改变过，除非是——假如她能原谅我这样说——这爱情现在变得比过去更深，基础也更稳固了。”

“喂，听着，这家伙嘴里说着维尔弗小姐，心里指的是英镑、先令和便士！”鲍芬先生不怀好意地眨巴着眼睛，大声说，“喂，听这家伙拿维尔弗小姐来代替英镑、先令和便士吧！”

“我对维尔弗小姐的感情，”秘书继续说自己的话，不屑于去理睬他，“是一种毫不羞愧的感情。我公开承认这种感情。我爱她。我马上离开这幢房子，随便到什么地方去，而离开了她，我的生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因为我丢掉了英镑、先令和便士呀，”鲍芬先生给他的话加以解说，同时又眨眨眼睛。

“至于说，在和维尔弗小姐的关系上，”秘书继续说，仍然不去注意他，“我不可能有一套唯利是图的计谋，或者唯利是图的想法，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因为在她面前，我所能想象的一切价值都会变成一钱不值了。假如说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或者最高的地位都属于她的话，可能，我重视这些也仅仅是因为它们会使她离开我更远，并且使我更加无可盼望。就比如说吧，”秘书注视着他过去的主人说，“比如说，她只消一句话就能夺去鲍芬先生的财产，并且把它据为己有，那么她的身价在我眼中

一点儿也并不比她现在更贵重。"

"到现在，老太太，"鲍芬先生用一种逗着玩儿的口吻转身问他的妻子说，"你对这位洛克史密斯怎么想法，对他对事实真相的关心怎么想法？你不必把你心里想的讲出来，我亲爱的，因为我不要你插嘴，不过你还是可以自己去想的。至于说到把我的财产据为己有，我向你担保，就算他能办到的话，他也不会自己下手干的。"

"不会的，"秘书回答说，再一次正面注视他。

"哈，哈，哈！"鲍芬先生大笑。"您要是个好人的话，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到好人啦。"

"刚才片刻之间，"秘书转身不看他，又沉入原先的神态中，"我有点儿离开了我的话题。当我第一眼见到维尔弗小姐的时候，我就开始对她感兴趣了；甚至于当我刚刚听人说到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事实上，这就是我设法和鲍芬先生认识并且为他工作的原因。维尔弗小姐在今天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一点。我现在提起这一点，只是为了进一步证明我自己(虽然我希望它可能并不需要)，证明我和那种被认为是属于我的卑鄙计划毫不相干。"

"瞧，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手腕儿，"鲍芬先生的目光令人莫测高深，"这个阴谋家比我想象中的他更加精明，瞧他多么有耐心、多么有条有理地干他的事情。他设法知道了我的情况，我的财产，以及这位年轻小姐的情况，和她在可怜的小约翰的故事里的地位，他把这两个方面凑在一起，对他自己说，'我要认识鲍芬，我要认识那位年轻小姐，我要同时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下功夫，我总会有机会得手的。'我听见他这么说了，天哪！嗨，我的眼睛盯着他，瞧，我看见他在说了。"

鲍芬先生用手指头点着这个似乎是正在犯罪的罪犯，并且因为自己有非常深刻的洞察力而沾沾自喜。

“可是幸亏他不是跟象他所想象的那种人打交道，贝拉，我亲爱的！”鲍芬先生说。“不！幸亏他必须跟您、跟我打交道，跟丹尼尔、跟唐赛小姐、跟爱尔维斯、跟贪得无厌的霍普金斯、跟布鲁伯里·琼斯、还有我们所有的人打交道，一个接一个。结果他被打垮了；他就是这样，被彻底打垮了。他想要从我们身上榨钱，反而把自己给毁了，贝拉，我亲爱的！”

我亲爱的贝拉没有反应，也没有作出任何默认的表示。当她开始用手捂住面孔时，她沉沉地坐到一把椅子上，两只手搁在椅背上，从那时起一直没有移动。现在，室内暂时悄然无声，鲍芬太太轻轻地立起身来，似乎要向她身边走去。然而鲍芬先生做了一个手势止住她，于是她顺从地重又坐下，停在原处未动。

“这是你的工钱，洛克史密斯先生，”拾垃圾的金人儿说着便把手中一把叠着的纸币猛地向他过去的秘书掷去。“我敢说你会低下头去拾起来的，既然你在这儿已经低头哈腰到这种程度了。”

“我只有为拾这个钱才低过头，”洛克史密斯一边从地上拾起钱来，一边说。“这是属于我的钱，因为这是我用最艰苦的劳动换来的。”

“我希望，你会很快打起行李卷儿开路的吧，”鲍芬先生说；“因为你走得越快，大包儿小包儿全拿走，对咱们大家就越好。”

“您不必害怕，我不会留恋不去的。”

“不过在我们摆脱你之前，”鲍芬先生说，“我还想问你一件事，就算只是为了让这位年轻小姐看看你这个阴谋家是多么骄傲自满吧，你以为没人会发现你是怎样地自相矛盾。”

“您想要问我什么就请问好了，”洛克史密斯回答说，“但是请象您自己所建议的那样迅速了结吧。”

“你假装对这位年轻小姐非常爱慕，是吗？”鲍芬先生说，同时把一只手作保护状，放在贝拉头上，并不低下眼睛去看她。

“我并没有假装。”

“噢！好的。既然你这么挑剔字眼儿——你对这位年轻小姐是非常爱慕，是吗？”

“是的。”

“你怎么会爱得了呢，这位年轻小姐是一个没主见的、会花钱的傻丫头，不知道她自己理所应得的东西是什么，把她的钱乱扔给那些‘墙上草，随风倒’的人，飞也似地一个劲儿往救济院里跑？”

“我不懂您的意思。”

“你不懂吗？或是你不愿意懂？假如这位年轻小姐会听从象你的这种求爱的话，你除了这样看她之外，还能把她看成怎样一个人呢？”

“假如我真会那么幸福，能够得到她的爱并且占有她的心，我还能把她看成怎样一个人吗？”

“得到她的爱，”鲍芬先生以一种说不出的轻蔑回敬他，“并且占有她的心！喵是猫叫，呱呱是鸭子叫，汪汪汪是狗叫！得到她的爱并占有她的心！喵，呱呱，汪汪汪！”

他在这样脱口而出地喊叫时，约翰·洛克史密斯眼睛瞪着他，心里有些隐隐地觉得他是发了疯。

“这位年轻小姐理所应得的东西，”鲍芬先生说，“是钱，这位年轻小姐非常知道这一点。”

“您在诽谤这位年轻小姐。”

“你在诽谤这位年轻小姐；你在用你的爱呀心呀的废话诽谤她，”鲍芬先生回答说。“这种行为跟你其他的行为是一致的。我只是昨天晚上才听说了你所做的这种种事情，否则你会老早就从我嘴里听见这些话了，我向你发誓。我是听一位头脑最清楚不过的太太说的，她了解这位年轻小姐，我也了解这位年轻小姐，我们三个人全了解，她一心一意追求的是——钱，钱，钱——而你跟你的爱呀心呀的，全是一派谎言，先生！”

“鲍芬太太，”洛克史密斯平静地转身向她说，“为了您细致入微和经久不变的慈爱，我以最温暖的感激之情向您致谢。再见了！维尔弗小姐，再见了。”

“现在嘛，我亲爱的，”鲍芬先生又把一只手放在贝拉的头上说，“您可以开始让您自己好好儿舒服一下子了，我希望您觉得您已经没有委屈了。”

然而贝拉非但不显得有这种感觉，反而从他手下，也从那把椅子上缩向一边，并且，涌出了一阵断断续续的激动的泪水，同时伸直两只手臂，大声地说：“噢，洛克史密斯先生，趁您还没走，您要是能把我再变成一个穷人，那多好啊！噢！把我再变成个穷人吧，不管谁，我请求，我恳求，否则再这样下去我的心要裂了！爸，亲爱的，把我再变成一个穷人，领我回家吧！我在家里已经够坏的了，可我在这儿还要坏得多哟。别给我钱呀，鲍芬先生，我不愿意要，把钱从我身边拿走吧，只是让我跟寄善良的小爸说句话，让我把头枕在他的肩上，把我所有的伤心事都说给他听。别人谁也不能了解我，别人谁也不能安慰我，别人谁也不知道我是个多么没价值的人，而他明知道这一点，还能爱我象爱个小孩儿似的。我跟爸在一起的时候，比跟任何人在一起都更舒服——更天真，更觉得抱歉，更快乐！”

贝拉大声地狂乱地呼叫着说，她受不了这个，于是，她把头埋进鲍芬太太为她敞开着的怀抱里。

约翰·洛克史密斯从他在这间屋子所站立的地方，而鲍芬先生也从他所站立的地方默默地望着她，直望到她自己安静下来。然后鲍芬先生用一种安抚和劝慰的口吻说："得了吧，我亲爱的，得了吧；现在您没有委屈啦，现在一切都好啦。说真的，您跟这个人有过一场争吵，所以有点儿心神不定，这我并不奇怪，不过这全都过去啦，我亲爱的，您也没有委屈了，这——这一切都好啦！"鲍芬先生以一种从此万事如意、一劳永逸、并且非常满意的口气一再说着这句话。

"我恨您！"贝拉大声说，突然转身冲着他，同时把小脚一跺——"至少是，尽管我不能恨您，可我不喜欢您！"

"嘀——哟！"鲍芬先生惶然不解地低声呼喊着。

"您是个好骂人的、不公平的、坏脾气的、惹人发火的、丑恶的老头子！"贝拉高叫着。"我因为自己忘恩负义地骂您对我自己恼火；可您是的，您是的，您知道您是的！"

鲍芬先生冲这儿瞪瞪眼睛，冲那儿瞪瞪眼睛，好象怀疑自己一定是有点儿发昏了。

"我听您说话觉得羞愧，"贝拉说。"为我自己羞愧，也为您羞愧。您应该比一个趋炎附势的长舌妇更高尚一些，不会象她那样卑鄙地搬弄是非；可您现在并不比任何东西更高尚。"

鲍芬先生似乎确信自己是发昏了，他把眼珠子转了转，又松了松他的领结。

"当我上这儿来的时候，我看重您，尊敬您，过不多久，我就很爱您，"贝拉大声说。"而现在看您一眼我也受不了。至少是，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做得这么过分——可您是一个——您是一

个魔鬼呀!”贝拉用了很大的力气把这句话一吐为快地喊了出来，然后便歇斯底里地又哭又笑。

“我对您所抱的最大希望是,”贝拉又接着指责他,“希望您在这个世界上一文钱也没有。假如哪一位真正的朋友和存心希望您好的人让您破了产，您就会成为一个宝贝儿，可是作为一个有钱的人，您是一个恶魔!”

贝拉用了更大的力气再次一吐为快地说出这番话以后，越发大哭大笑起来了。

“洛克史密斯先生,求您停一小会儿。求您在离开之前听我说一句话!您为我受到责难，我深深感到内疚。我从心底深处诚恳地、真挚地恳求您原谅。”

她向他走去时，他迎着她。她把手伸向他时，他拿它贴在唇上，并且说:“上帝祝福您!”这时贝拉的哭声里已经不再夹杂着笑了；她的泪水是纯洁而热烈的。

“洛克史密斯先生，我听见了他对您说的刻薄话——我是满怀轻蔑和愤怒听他说的,——那些话没有哪一句不是伤害我比伤害您更厉害得多,因为是我应该承受的,而您决不应该。洛克史密斯先生。象这样歪曲地叙述我们两人之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这您应该怪罪我。是我失言说出了隐情，尽管当时我就因为做了这个对自己很恼火。我做得非常坏，可我的确是不怀恶意的。我出于一刹那间的自负和愚蠢做了这件事——这只是我很多类似的一刹那当中的一个——很多类似的时辰——类似的年月——当中的一个啊。既然我已经重重地受到了惩罚，求您试试原谅这件事吧!”

“我全心全意地原谅。”

“谢谢您。噢,谢谢您!请您别走，听我再说一句话，我要

说一句关于您的公平话。您那天晚上象那样跟我讲话，——您讲得多么体贴、又多么克制，除了我谁也不会知道，或者，谁也不会象我这样由衷地感激您——您所真正应该受到指责的唯一过错是您使自己甘心遭受一个俗气的、空虚的女孩子的轻蔑，这是一个昏了头的女孩子，她简直无能把自己拔高到配得上享有您奉献给她的东西。洛克史密斯先生，从那次以后，这个女孩子时常以一种可惜又可怜的眼光看待她自己，可她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觉得自己可惜又可怜啊，因为她今天在鲍芬先生的话里又听到了她——她这个下贱的、爱虚荣的女孩子——回答您的时候所用的那种卑鄙的语气。”

他又把她的手吻了一次。

“鲍芬先生的话让我感到厌恶，感到震惊，”贝拉说，又一次跺了跺小脚，使那位先生目瞪口呆。“确实，有过一段时间，而且是在刚过去的不久之前，我是值当让他来这样为我申诉‘委屈’的，洛克史密斯先生呀；可我希望我从今以后再也不值当这样了！”

他再一次把她的手贴在他的嘴唇上，然后便松开这只手，离开了房间。贝拉急忙向那张椅子退去，她曾长久坐在那儿用手捂着脸，而当她从鲍芬太太身边走过，遇见她的目光时，她停在她的面前。“他走了，”贝拉啜泣着说，愤怒，绝望，百感交集，用双手抱着鲍芬太太的头颈。“他被人极其可耻地辱骂了，极其不公平、极其卑鄙地赶走了，而这全都怪我哟！”

在所有这段时间里，鲍芬先生一直在对着他松开的领结转动着眼珠子，仿佛他还处在发昏状态中。现在他似乎认为自己已恢复知觉了，他直瞪瞪地冲着正前方呆望了一会儿，把领结重新打好，长长地吸了几口气，咽了几口唾沫，最后又深深地

叹息一声，仿佛觉得自己总的说来已经舒服多了："咳哟！"

鲍芬太太无论好话坏话，一句也没说；然而她温存地照应着贝拉，同时眼睛瞥向她丈夫，好象在等他发命令似的。鲍芬先生一言未发，只在她们两人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坐在那里，身子朝前探，面部毫无表情，两腿叉开，每只膝盖上放一只手，两肘曲张着，一直到贝拉擦干眼睛并抬起头来。终于，她的头抬起来了，他才变换了姿势。

"我必须回家去，"贝拉急匆匆地立起身来说道，"我非常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可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

"我亲爱的孩子呀！"鲍芬太太不同意地说。

"不，我不能待在这儿了，"贝拉说；"我的确不能了。——呸！你这个恶毒的老东西！"（这句话是对鲍芬先生说的。）

"别性急呀，我心爱的，"鲍芬太太极力劝她说。"好好儿想想您做的事情。"

"对，您最好是好好儿再想想，"鲍芬先生说。

"我决不会把你想得好的，"贝拉大声说，打断他的话，在她那一双富于表情的小眉毛里有着强烈的轻蔑，在她每一边的酒窝中都显出她是站在先前那位秘书一边的。"不！再说一句，决不把你想得好！你的钱已经把你变成一块石头了。你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守财奴。你比唐赛更坏，比霍普金斯更坏，比布莱克伯利·琼斯①更坏，比所有那些该死的东西更坏。而且坏得多！"贝拉继续往下说，再一次泪珠滚滚。"你根本配不上你所失掉的那位绅士。"

"怎么，贝拉小姐，"拾垃圾的金人儿慢吞吞地抗议说，"你

① 第258页"布鲁伯里·琼斯"是照原文Blewbury Jones音译的。此处的原文则是Blackberry Jones。

这话不是说你认为洛克史密斯比我强吧?”

“我正是这个意思!”贝拉说。“他比你高贵一百万倍。”

她虽然非常激怒，但显得非常之美，因为她使自己尽量地挺直(那身材并不十分高)，她把自己浓密的棕色头发向后高傲地一甩，表示从此不再承认她的这位恩人。

“我宁愿他把我想得好一些，哪怕他为了吃饭去扫马路,”贝拉说,“而不要你把我想得好，哪怕你坐在一辆纯金铸造的马车里把车轮上的污泥溅在他身上。——就这样!”

“啊，当真!”鲍芬先生大声说，两眼瞪视着。

“好长时间了，当你以为你骑在他头上的时候，在我眼睛里，你是在他的脚底下,”贝拉说——“就这样!我处处看他象一个主人，而看你倒象是一个奴仆——就这样!当你可耻地虐待他的时候，我就已经站在他一边并且爱上了他——就这样!我夸耀这一点!”在这一场强烈的公开表白之后，贝拉感到一阵虚弱，她放声大哭，把脸埋在椅背上。

“喂,听我说,”鲍芬先生说，一当他找到一个打破沉寂的机会时,便插进来,“请您留意我的话,贝拉。我现在并没有生气。”

“可是我在生气呀!”贝拉说。

“我说呀,”拾垃圾的金人儿继续说,“我并没有生气,我是存心对您好，我要把这些都不放在心上。所以说，您留下吧，咱们说好以后再也不提起这个啦。”

“不，我不能留在这儿,”贝拉说,又急匆匆地立起身来;“我不能想象留在这儿。我必须永远回家去。”

“我说，别傻啦,”鲍芬先生跟她讲道理。“别做出你将来没法儿挽回的事情；别做出您将来一定会觉得遗憾的事情,”

“我决不会为这个感到遗憾的,”贝拉说;“而假如在发生了

这些事以后我还留在这里不走的话，我会永远感到遗憾；我会在一生中的每一分钟都轻视我自己。”

“贝拉呀，”鲍芬先生争辩着，“至少别在这件事情上做错了什么。凡事三思而行呀，您知道。留下别走吧，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照样进行下去的。一走了，您就永远不能回来啦。”

“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回来了。这也正是我的打算，”贝拉说。

“假如您象这样离开我们的话，”鲍芬先生继续说，“您将来一走不能指望我会遗赠一笔钱给您，因为我不会的。不会的，贝拉！当心点儿，一个铜板也不会。”

“指望！”贝拉傲然地说。“就算你愿意给的话，难道你以为世界上会有什么力量能让我接受吗，先生？”

然而要与之分别的还有一个鲍芬太太呢，因此，尽管她在充分地坚持自己的尊严，她一颗小小的敏感的心灵却又一次崩溃了。她双膝落地，跪在这位善良的老妇人面前，在她的怀里不停地晃动着，哭泣抽噎着，又用尽全身力气把她抱住。

“您是我亲爱的、亲爱的、最最亲爱的人！”贝拉哭着说。“您是人当中最好的人。我对您永远感激不尽；我永远不能忘记您。假如我活到后来又瞎又聋，凭我的想象，直到我昏瞎的老年，我知道，我也会看见您和听见您的！”

鲍芬太太哭得极为真诚，用她全部的爱拥抱着她；然而，除了叫她亲爱的孩子之外，却无言无语。这几个字她说得真够多的，的确，因为她一再反复地说着，然而其他一个字也没有。

贝拉终于从她怀抱里挣脱出来，哭泣着向房门外走去，这时，她以她所特有的那种娇小奇特而又充满情感的方式，对鲍芬先生变得相当温和了。

“我非常高兴，”贝拉呜咽地说，“我今天骂了您，先生，因为您完全应该骂。但是我骂了您，我非常难过，因为您一向都不是这样的。说声再见吧！”

“再见，”鲍芬先生简短地说。

“假如我知道您哪一只手被糟蹋得最少的话，我也许会要求您让我握握它，”贝拉说，“握最后一次。但是并不表示我后悔我说过的话，因为我并不后悔，真的！”

“试试看我的左手吧，”鲍芬先生说，并把左手呆呆地伸出来；“这只手用得最少。”

“您对我好极了，亲切极了，”贝拉说，“我为这个吻您的手。而您对洛克史密斯先生坏得不能再坏了，我为这个把您的手甩开。我为我自己而感谢您，再见了。”

“再见，”鲍芬先生还象刚才一样地说。

贝拉一把抱住他的头颈吻了他一下，便跑出门不再回来。

她跑上楼去，坐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尽情地哭着。然而，天色向晚，她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她把所有藏衣裳的地方都打开；只拣出那些她原先带来的衣裳，其余的全都留下；她把衣裳打成一个不成形状的包袱，准备以后派人来取。

“剩下的那些我一件也不要，”贝拉把包袱上的结扎得紧紧的，痛下决心说，“他们送我的东西，我全部都留在这里，今后完全靠我自己来重新开始吧。”为了使自己的决心可以彻底实现，她甚至脱掉了身上的衣裳，换上她当初来到这幢大厦时的那套打扮。甚至帽子也是当初她在荷洛威踏上鲍芬家的马车时所戴的那一顶。

“现在，我收拾好了，”贝拉说。“这样做是有点儿不太好受，但是我已经用冷水泡过我的眼睛，我决不再哭了。亲爱的房间

啊，我在你这儿曾经快乐过。永别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啦！”

她吻吻自己的手指，向房间伸去，表示向它告别，然后悄悄地拉上门，轻步沿着宽大的楼梯向下走，一边走，一边站下来倾听，以免碰上任何一个仆人。刚巧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她静静地来到前厅里。从前的秘书所用的那间房门敞开着。打那门口经过时，她偷偷往里一望，从他空空的办公桌、从一件件东西的总的外表来判断，知道他已经走了。她悄悄地推开前厅又厚又重的门，走出去，又悄悄地关上，她转过身去，吻了吻这扇大门，然后疾步从这幢房屋的大门口跑开——这扇毫无知觉的、铁木构造的老大门啊！

“一切顺利！”贝拉喘着气，她在下一条街上放慢了步子，渐渐转为步行了。“若是我还有一口气能哭出声来的话，我一定又要哭了。现在，可怜的、亲爱的、心爱的小爸啊，您要出乎意料地见到您可爱的女士了。”

第十六章

三个小鬼的一顿美餐

当贝拉顺着市区铺砂砾的街道向前走时，沿路的景象实在令她丧气。这儿的大多数拿金钱当原料来磨粉的磨房都放慢了它们风磨上的翼板，或者这一天已经停工不磨了。磨房的东家们已经离去，雇工们也正在收工回家。在一处处生意人的街巷和场院里，是一副副非常疲惫的景象，连人行道都显得委靡不振，被千百万只踩来踩去的脚弄得晕头转向。夜晚必须有几个小时，来使如此兴奋的地方一整天来的狂乱镇静下来。然而，那些磨钱的磨房刚刚停止的旋转和研磨似乎仍在空气中滞留着，因此，这沉寂更象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巨人仆倒在地，而不象是一个人为了恢复自己的精力在静卧休息。

假如说贝拉眼睛瞥到那家庞然大物的银行，心中在想，让我手执一把闪亮的黄铜大铲，在金钱堆里象种花儿似地挖上个把钟头，那该多惬意啊，即使她这样想过，她也并不是一个贪婪成性的人。她在这一方面已经大有改进了，此刻，在她一双明亮的眼睛前舞动着的某些尚未成形的想象中，已经很少含有黄金的成份，就这样，她来到药味浓厚的明兴胡同里，她感觉到好象是刚刚打开了一家药房的一只抽屉似的。

指给她契克西—维尼林和斯托波商号的帐房所在地的，是

一位长年负责打扫这些办公处所的老妇人，她是在一家酒店门口碰上贝拉的，那时她正在抹着嘴巴，用各门自然科学所熟知的自然原理来解释她的嘴为什么会潮湿，她说，她探头到酒店的门里去，是为了看看现在是几点钟①。帐房是一处窗户向外突出的底楼，从一个黑暗的门口走进去，当贝拉向门前走去时，她心中考虑着，自己走进这幢房子去求见雷·维尔弗先生，这种事是否有过先例呢？恰在这时，她看见，在一扇厚玻璃窗格向上抬起的窗子下，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雷·维尔弗本人，他正准备吃一点儿点心。

贝拉走近一些才看清楚，他的点心象是一只小的茅屋形面包和一点儿牛奶。在她发现她父亲的同时，她父亲也发现了她，他大喊一声，直喊得明兴胡同里回声四起："我的天哪！"

然后他便帽子也不戴，用小天使的姿态飞也似地跑出来，拥抱她，把她拉进屋里。"下班了，剩我一个人，我亲爱的，"他解释说，"我就——有时候他们都走了，我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吃一点儿茶点。"

贝拉对这间办公室四面看了一下，好象觉得她父亲是一个俘虏，而这间屋子是关押他的地牢似的，她尽情地拥抱着他，让他透不过气来。

"我从来没有这样吃惊过，我亲爱的，"她父亲说。"我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敢打赌说，我认为我的眼睛在骗我呢！想想看，你竟然亲自到这条胡同里来了！你干吗不先派那个随车的跟班用人到胡同里来呢，我亲爱的？"

"我没有带用人来，爸。"

---

① 一七九七年起，英国政府对钟表课以重税，一般人是买不起的，但商店为了招徕顾客，一般备有时钟。这里是说她以看时钟为借口，进去喝了一杯。

"噢，当真！那么你是乘那辆雅致的大马车来的罗，我的爱？"

"不是，爸。"

"你决不可能是走来的吧，我亲爱的？"

"是的，我是走来的，爸。"

看样子他惊讶得那么厉害，以至于贝拉当时不能下决心对他吐露实情。

"结果是，爸，您的可爱的女士现在感觉有点儿虚弱，她很想跟您一块儿吃吃茶点呢。"

茅屋面包跟那一点儿牛奶是垫着一张纸摆在矮窗台上的，一把小天使似的胖乎乎的随身携带的小刀，刀尖上还戳着切下的第一块面包，放在刚才匆忙中丢在那里的牛奶和面包旁边。贝拉把这一小团面包取下来，放进自己嘴里。"我亲爱的孩子呀，"她父亲说，"想想看，你在吃这种低级的食物！可是，你至少必须有你自己的一份面包跟一点儿牛奶呀。等一小会儿，我亲爱的。牛奶店就在街对过，拐过弯儿就是。"

他不顾贝拉的劝阻就跑出去了，马上就又拿回一份来。"我亲爱的孩子呀，"他说，一边把这一份摆在另一张铺在她面前的纸上，"想想看，一个多么漂亮的——！"话到这里，他打量着她的体形，突然停住了。

"您怎么啦，爸！"

"——一个多么漂亮的女性，"他继续说下去，说得缓慢多了。"眼下来忍受这样的吃喝！——你穿的是一件新衣裳吗，我亲爱的？"

"不是，爸，一件旧衣裳。您难道不记得它吗？"

"啊，我想我是记得的，我亲爱的！"

“您应该记得呀，因为是您买的，爸。”

“对，我想是我买的，我亲爱的！”小天使说着把自己的身体播了一播，好象在振奋自己的感受能力似的。

“您是不是变得没有长性了，连自己欣赏的东西都不喜欢了，爸，亲爱的？”

“啊，我的爱，”他回答说，很费了点儿力气才吞下一小块荞屋面包去，因为面包好象粘在喉咙里了：“我是想，这件衣裳对于你目前的情况来说，不够漂亮呢。”

“这么说，爸，”贝拉说，同时便哄孩子似地移坐到他坐的那一边，而不是继续坐在他对面，“您有时候就这样孤零零一个人坐在这儿，静悄悄地吃茶点吗？若是我象这样子用手钩着您的肩头，这不象在吃茶点吧，是吗，爸？”

“是的，我亲爱的；又不是，我亲爱的。‘是的’是对第一个问题，当然啦，‘不是’是对第二个问题。说到静悄悄的茶点吗，我亲爱的，您瞧呀，这一天的事情做下来，有时候是有些儿烦人呢；而又没有什么东西插在这一天的工作跟你妈之间，她呀，有时候是有些烦人呢。”

“我知道，爸。”

“是的，我亲爱的。所以有时候，我在这儿窗台上静悄悄地吃茶点，静悄悄地冲着这条胡同出一小会儿神（这让人觉着舒坦呢），在一天的工作和家庭的——”

“幸福，”贝拉伤心地提示他。

“和家庭的幸福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父亲说，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这个字眼。

贝拉吻了吻他。“可怜的亲人儿，当您不在家里的时候，您就是在这个又黑又脏的牢房一样的地方，度过生活里所有的时

间吗？”

“凡是不在家，或者也不在回家的路上和上这儿来的路上的时候，我的爱，我都是在这儿的，你看见屋角里那只小写字台吗？”

“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离灯光和火炉都最远的那个角落里吗？那只所有写字台里最破烂的一只写字台吗？”

“它真的给你那样一种观感吗，我亲爱的？”她父亲把头歪向一边，用一种欣赏艺术品的姿态审视着那张写字台；“那是我的写字台。人家叫它拉姆蒂的高座呢。”

“谁的高座？”贝拉非常气愤地问道。

“拉姆蒂的呀。你瞧，它那么高，还要上两步台阶，所以他们叫它高座。他们还把我叫做拉姆蒂。”

“他们怎么敢！”贝拉大声说。

“他们闹着玩儿的呀，贝拉，我亲爱的；他们闹着玩儿的。他们都或多或少比我年轻些，他们闹着玩儿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有一些粗暴的、气人的、或者许许多多讨人厌的东西，我的确不喜欢他们把我看成是那样的人。可是拉姆蒂！上帝呀，拉姆蒂有什么不好呢？”

尽管她事事任性，从婴儿时候起她便认识、热爱和羡慕他的可爱的性格；要对这一性格给予使之失望的严重的打击，贝拉感到在自己今天这个艰难的日子里，是最难办到的一件事。“我要是一开头就告诉他，那就好了，”她想；“我要是刚才告诉了他，那就好了，趁他还有点儿担心的时候；而现在他又快活多了，我要使他难过了。”

他又回过头来极其愉快地吃面包和牛奶，而贝拉，悄悄地把自己的一只手臂更贴近他一些；同时，出于有生以来养成的

习惯，忍不住要跟他闹着玩儿，把他的头发一绺绺地竖立起来，这样，她就使自己作好了跟他说这句话的准备："爸，亲爱的，您别丧气，可我非得告诉您点儿不开心的事不可！"而这时，他以一副出乎自己意料的神态打断了她。

"我的天哪！"他大喊一声，象原先一样在明兴胡同中引起阵阵回声。"这真是太出奇啦！"

"什么呀，爸？"

"瞧洛克史密斯先生来啦！"

"不，不，爸，"贝拉非常慌张地大声说。"一定不会是他。"

"是他，就是他！瞧这儿！"

说真的，洛克史密斯先生不仅从窗下走过，而且走进帐房里来了。不仅走进帐房里，而且，当发现这儿只有他自己跟贝拉和她父亲时，他冲向贝拉，抓住她的两只手臂，狂喜地说，"我亲爱的、亲爱的姑娘啊，我勇敢的、慷慨的、毫不自私的、有气魄的、高贵的姑娘啊！"并且甚至不仅这样(而只须这样一下子，你就会觉得足够惊人的了)。而且贝拉在把头低垂了片刻之后，便抬起来，俯在他的胸口，仿佛他的胸怀是她的头所选中的永远的安憩所似的！

"我知道您会上他这儿来的，我就跟来了，"洛克史密斯说。"我的爱，我的生命啊！你是我的吗？"

贝拉的回答是："是的，我是你的，若是你认为我值得你要的话！"说完这话，她仿佛在他双臂的紧紧搂抱中几乎隐没了，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的手臂那么强壮有力，一部分也是因为她那么心甘情愿。

在这种令人惊异的情景的影响下，小天使的头发本来自己也会变成贝拉刚刚弄成的那副样子的，他蹒跚地退回到他方才

从那儿立起身来的矮窗台上坐下，注视着这一对情人，两眼睁得不能再大了。

“可我们得想着亲爱的爸呀！”贝拉说；“我还没告诉亲爱的爸呢；咱们说给爸听吧。”于是他们转过身来说给他听了。

“首先，我亲爱的，”小天使头昏目眩地说，“我希望你们帮个忙，洒点牛奶在我头上，因为我觉得自己好象要——去啦。”

的确，这位善良的矮小的人儿变得衰弱怕人，他的知觉从膝盖往上似乎在急速地消退。贝拉用亲吻代替牛奶洒在他的身上，却把那东西给他喝了一点儿；在她抚爱的关怀下，他渐渐恢复过来了。

“让我们从容地告诉你实情吧，最亲爱的爸，”贝拉说。

“我亲爱的，”小天使望着他们两人回答说，“你们一开头就说出了那么多——一下子冲得我啊，假若我可以这么表达的话——让我觉得，现在我经得住你们好好儿大冲一场了。”

“维尔弗先生，”约翰·洛克史密斯说，他既兴奋，又快乐，“贝拉选中了我，虽然我毫无财产，甚至眼前连个职业也没有；我所有的，只是在我们将来的生活中我可能取得的东西。然而贝拉选中了我！”

“是的。亲爱的先生，”小天使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从我在这短短几分钟里所看见的情况来推测，我应该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贝拉已经选中您了。”

“你不知道啊，爸，”贝拉说，“我对他有多么坏！”

“您不知道啊，先生，”洛克史密斯说，“她有一颗多么好的心！”

“你不知道啊，爸，”贝拉说，“我变成一个多么恶劣的东西了，是他挽救了我！”

“您不知道啊，先生，”洛克史密斯说，“她为我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

“我亲爱的贝拉，”小天使回答说，他仍然是一副惊魂未定的可怜相，“还有我亲爱的约翰·洛克史密斯，假若您允许我这样称呼您的话——”

“允许的，爸，允许的！”贝拉忙不迭地说。“我允许你，我的意志就是他的法律。不是吗——亲爱的约翰·洛克史密斯？”

在她这样第一次叫他的名字时，贝拉身上显出一种迷人的羞涩，配合着一种迷人的爱的柔情、自信和骄傲。这使得约翰·洛克史密斯所做的事情完全有借口了。他所做的是，再一次让她象前面所说的那样隐没不见了。

“我觉得，我的两个亲爱的孩子，”小天使说，“假若你们能够一边一个坐在我身旁，会更方便些，我们就可以更有条理地来谈，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些。约翰·洛克史密斯说过，刚刚一会儿之前说过，他眼前没有职业。”

“没有职业，”洛克史密斯说。

“没有，爸，没有职业，”贝拉说。

“我从这个证明，”小天使继续说，“他已经离开了鲍芬先生？”

“是的，爸。所以就——”

“停一停，我亲爱的。我希望一步一步谈到点子上。那么是鲍芬先生待他不好罗？”

“他待他真是可耻极了，亲爱的爸！”贝拉面孔火红，大声地说。

“对于这个，”小天使继续说，用一只手做个手势，让她耐心听他说，“有某一位跟我沾点儿远亲的贪财的年轻人不能同

意，是吗？我是不是在正确地谈到点子上去？”

“是不能同意，可爱的爸，”贝拉说，含泪笑着，同时快活地吻了他一下。

“关于这个，”小天使继续说，“这某一位跟我沾点儿远亲的贪财的年轻人，她先前已经注意到，并且对我提起过，说运气把鲍芬先生宠坏了，她觉得她不能欺骗自己的感觉，混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不管世界上任何人用任何价钱来收买她都不行，是吗？我是不是在正确地谈到那个点子上？”

贝拉再次含泪笑着，再一次快活地吻了他。

“所以就——所以就，”小天使话音中充满热情，继续说下去，贝拉的一只手正悄悄地逐渐从他的背心上移向他的颈部。“跟我沾点儿远亲的这个贪财的年轻人拒绝接受价钱，她把漂亮的时髦衣裳脱下来，因为那是这价钱中的一部分，穿上了我最后一次买给她的这件相形之下是寒碜的衣裳，她信任我，知道我会支持她做正确的事情，便一直跑到我这儿来。我谈到那个点子上了吗？”

这时贝拉的手已经围在他的头颈上，她的脸也贴上去了。

“跟我沾点儿远亲的这个贪财的年轻人，”她善良的父亲说，“做得好！跟我沾点儿远亲的这个贪财的年轻人信任我，没有白费！跟我沾点儿远亲的这个贪财的年轻人穿上这身衣裳上我这儿来，比起她穿上中国绸缎，克什米尔披肩，戴上哥尔康达①金刚钻来见我，更讨我欢喜。我非常爱这个年轻人。我从心坎里，掏出我整个儿心来对我这个年轻人的心上人说：‘我祝福你

① 哥尔康达(Golconda)，印度地名，该地有著名的珠宝市场。

们两人的结合，为了您，为了诚实的真理，她接受了贫困，她把这个带来献给您，也就是为您带来了一份好家产！”

当这位矮小的忠诚的人把手伸给约翰·洛克史密斯时，他已欲言而无声，于是他没有说话，只把他的脸低下去俯在他女儿头上。然而，这只是片刻之间。他很快便抬起头来，用一种活泼愉快的声调说：

“我说，我亲爱的孩子啊，假若你认为，你可以招待约翰·洛克史密斯一两分钟的话，我就跑到牛奶店去，给他也拿一份儿茅屋面包和一杯牛奶来，那么我们就可以一块吃茶点了。”

正象贝拉快快乐乐地说的那样，这好象是三个小魔鬼在他们森林中的家庭里吃的一顿晚餐，只不过没有因为他们惊奇地发现：“有人偷喝过我的牛奶呀！”而发出他们雷鸣般低沉的咆哮声。这是一顿丰盛的美餐，是贝拉，或约翰·洛克史密斯，或者甚至雷·维尔弗一生中最丰盛的一顿美餐。环境是那么稀奇古怪，契克西—维尼林和斯托波商号的铁保险柜上两只黄铜的球形把手从屋子的一个角落里眼睁睁地望着他们，好象一条笨拙的恶龙的两只大眼睛，这只能使这顿美餐更加愉快。

“一想起，”小天使说，以一种说不出的欢喜环顾着这间办公室，“竟然会有什么柔情蜜意的东西在这儿出现，真让我觉得开心。一想起我竟然会在这儿看见我的贝拉抱在她未来丈夫的怀抱里，你们也知道怎么样！”

直到那几只茅屋面包和那些牛奶都已经不知去向好一会儿了，而夜的前兆也已经悄悄爬进了明兴胡同的时候，小天使这才渐渐有些不安起来，他清清嗓子对贝拉说：

“嗨！——你想到过你母亲没有呀，我亲爱的？”

“想到过，爸。”

“还有你妹妹拉维，比如说，我亲爱的？”

“想到的，爸。我认为我们在家里顶好别细说。我认为只要说我跟鲍芬先生处不好，从此不去他家了，就足够了。”

“约翰·洛克史密斯熟识你妈，我的爱，”她父亲稍事迟疑之后说，“我不需要因为顾体面而不在他面前提醒你，你或许会发现你妈有一点儿使人厌烦吧。”

“只是一点儿吗，有耐心的爸呀？”贝拉悦耳动听地欢笑着说；由于这声调是如此之惹人喜爱，因此更显得悦耳动听。

“好吧，就我们仨知道得啦，我们说她是使人厌烦；我们也不必细说啦，”小天使勇敢地承认说。“还有你妹妹的脾气，也使人厌烦。”

“我不在乎，爸。”

“你必须作好准备，你知道，我的宝贝儿，”她父亲非常温柔地说，“因为，你在鲍芬先生家里住惯了，我们家看起来就很可怜很寒碜了，就算弄得顶好吧，也是很不舒服的啊。”

“我不在乎，爸。我能忍受比这更艰苦得多的考验——为了约翰。”

最后这句话说得那么轻柔，脸红得那么厉害，虽然约翰还是听见了。他再次帮助贝拉，让她又一度神秘地隐没了，借此表示他听见了这句话。

“好啦！”小天使快活地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赞成，“等你——等你从你躲着的地方出来了，我的爱，重新露面了，我看我们就该锁门回家了。”

契克西—维尼林和斯托波商号的帐房从来不曾被三个比他们更加快乐的人锁过门，尽管大多数锁门回家去的人都是心情愉快的，他们三人却一定是最最快乐的了。然而，贝拉并不忙

于走，她先登上拉姆蒂的高座，并且说，“指给我看看，你成天在这儿都干些什么，亲爱的爸。你是这个样子写字的吗？”她把她圆圆的脸蛋贴在她丰满的左臂上，钢笔全埋在头发的波浪里看不见了，实在不象个办事情的样子。虽然约翰·洛克史密斯认为她是很象的。

于是，这三个小鬼，清除了他们这顿美餐残留的一切痕迹，扫去了地上的面包屑，便走出明兴胡同，步行回荷洛威去了；如果那第三个小鬼以为这三个小鬼中间的另外两个并不希望这段距离再长一倍的话，那么他是大错特错了。的确，那位谦卑的小鬼看见他们如此愉快地在这段路上走，相信自己是太多余了，便抱歉地说：“我想，我的亲爱的，我还是到对面街道上在前面走着，装着不是跟你们一块儿走的吧。”他就这样做了，象个小天使似的，因为他手边没有鲜花，便把微笑撒满街道。

大约十点钟光景，他们停在可以望得见维尔弗城堡的地方；于是，鉴于这地方安静，又杳无行人，贝拉便开始一次接一次地隐没了，看样子她怕要继续这样整夜隐没下去呢。

“我看呀，约翰，”小天使终于暗示说，“假若您能把我的沾点儿远亲的这位年轻人让出来交给我的话，我就带她进门去。”

“我不能把她让出来，”约翰回答说，“但是我只好把她借给您吧——我的心爱的！”这是一个富有魔力的词，使得贝拉立即又隐没了。

“现在，最亲爱的爸，”当贝拉重又显现时，她说，“把你的手放在我手里，咱俩尽可能快地奔回家去，结束这段行程吧。好啦，爸。一！——”

“我亲爱的，”小天使迟疑地说，带些儿胆怯的神气，“我正想说，假若你母亲——”

“你不可以缩回去，先生，用这个办法争取时间，”贝拉大声说，同时迈出右脚；“看见那个吗，先生？那是目标，跑到目标跟前，先生。一！二！三，开步跑呀，爸！”她忽地奔开，把小天使拖上，自己不停，也不让他停，一直跑到她手拽着了门铃。“现在，亲爱的爸，”贝拉说，提起他的两只耳朵，好象他是一只水罐子似的，同时把他的脸凑近她的嘴唇，“咱们是没有退路了呀！”

拉维小姐出来开门，由家里的殷勤的骑士和朋友乔治·桑普森先生陪伴着，“哎呀，决不可能是贝拉呀！”拉维小姐一见她，吓得惊叫着往后一退，然后高喊，“妈！贝拉回来啦！”

这一声喊叫，使得维尔弗太太在他们尚未走进屋内之前就露面了，她立在门口，鬼一般黑沉着脸，以她待人接物的诸如此类的全套礼仪来接待他们。

“欢迎我的孩子，虽然是不速之客，”她说，同时递去她的面颊，仿佛这是一块冰冷的石板，让来客在上面登记留名的。“你，雷·维·，也是欢迎的，虽然你回家晚了。鲍芬太太的男用人是不是在听我说话？”这句音调深沉的询问是朝着夜晚的黑暗发出的，并且期待着那个她所问及的奴仆给以回答。

“没人陪我来呀，妈，亲爱的，”贝拉说。

“没人陪你来吗？”维尔弗太太语气威严地重复一句。

“没有呀，妈，亲爱的。”

一种尊贵的抖动遍布在维尔弗太太的两肩上和手套上，仿佛她是在说：“不可思议！”然后她率领着这个行列向家庭的起居室走去，到了那里，她说：

“除非雷·维·，你，”他被这样严肃的问及，吓了一跳，“事先采取措施，顺路给我们朴素的晚饭添点菜，带回家来，否则这

顿饭会让贝拉觉得没有胃口吃的。一盘冷羊脖子肉和一盘莴苣跟鲍芬先生家精美的伙食没法相比呢。"

"求求您别那么说话好吧，妈，亲爱的，"贝拉说，"我才不在乎鲍芬先生家的伙食呢。"

然而这时，一直在专心注视着贝拉的帽子的拉维小姐插话说，"怎么啦，贝拉！"

"是的，拉维，我知道。"

这个从不受人约束的妹妹又放低眼睛望着贝拉的衣裳，还弯下腰去仔细看，再一次惊问道，"怎么啦，贝拉！"

"是的，拉维，我知道我穿的是什么衣裳。我正要告诉妈呢，被你打断了。我永远离开鲍芬先生家了，妈，我又回到家里来了。"

维尔弗太太一言未发，然而，首先对她这个后辈令人敬畏地一声不响，瞪了一两分钟；然后退向她自己那个尊严的角落里，在那儿坐下，颇象是一块俄国集市上出售的冻肉。

"总而言之，亲爱的妈，"贝拉说，她脱下了被人看不起的帽子，把头发甩得披撒开来，"我跟鲍芬先生非常厉害地吵了一架，因为他待他雇用的一个人不好，这次争吵是不能挽回的，一切都结束了。"

"而我有责任告诉你，我亲爱的，"雷·维·恭敬地接着说，"贝拉的行为是真正勇敢而有志气的，并且感情上是真正正确的。所以我希望，我亲爱的，你不会认为你自己感到非常失望。"

"乔治！"拉维小姐喊道。她用一种阴沉的、警告似的声音，这是从她母亲那儿学来的。"乔治·桑普森，你说！我怎么对你说起鲍芬一家子来着？"

桑普森先生发现，他这艘经不起考验的大船正在暗礁和风

浪之中艰难地航行，他认为最保险的办法是根本不提起他曾被告知的任何东西，以免他提起的东西是不该提起的。他的驾驶技术实在令人羡慕，只听他"确实"地咕哝了一声，便把这艘大船驶入了深海。

"是呀！我对乔治·桑普森说的，就跟乔治·桑普森对你们说的一样，"拉维小姐说。"我说一等她那股子新鲜劲儿过了之后，讨人厌的鲍芬一家子一定会跟贝拉吵架的。他们是这样做的，或者不是这样做的呢？我对了，或是错了呢？关于你的鲍芬一家子，贝拉，你现在怎么跟我们说呢？"

"拉维，妈，"贝拉说，"关于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我平时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我平时怎么说，今后永远要怎么说。可今儿晚上我跟谁都不想吵架，也没法儿挑我吵起来。妈，亲爱的，我希望你不会不高兴见到我，"说时吻了吻她，"我希望你不会不高兴见到我，拉维，"又吻了吻她；"我看见妈说的莴笋了，放在桌上，我来做色拉吧。"

贝拉嬉笑地做起这件事来，维尔弗太太那张能动人心弦的面孔瞪着两只眼睛跟着她打转，颇象是一块画着阿拉伯人头像的招牌①装上了一套荷兰造的钟表机件，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会因此设想，她女儿大约会出于节俭而在色拉中没有放醋。然而从这位威严的母亲嘴里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而这种情况比起她滔滔不绝地教训一家人时更让她丈夫感到可怕（这一点或许她是知道的）。

"好啦，妈，亲爱的，"过了一会儿贝拉说，"色拉做好了，晚饭时间早过啦。"

---

① 当时英国小酒店的招牌上通常画着个缠头巾的阿拉伯人头像。

维尔弗太太立起身来，但仍旧一言不发。“乔治!”拉维尼娅小姐用一种提醒的声调说，“妈的椅子!”桑普森先生飞也似地奔向这位杰出的夫人身后，手提一把椅子，紧紧尾随着，而她则昂首阔步地向这顿盛宴走去。到达餐桌前，先赏识地瞪了桑普森先生一眼，才巍然地正襟就座，这一眼把这位年轻先生吓得不知所措地隐退到他自己的座位上。

小天使不敢放肆地对这位庞然大物说话，便把她的一份晚餐通过一个第三者递送过去，嘴里说：“把羊肉送给你妈，贝拉，我亲爱的，”和“拉维，你若是给你妈盘子里放点儿莴笋的话，我敢说你妈喜欢吃的。”维尔弗太太象化石般无动于衷地接受了这些美味；她保持着这种状态把它们送下肚去，时而放下刀叉，仿佛在心里自言自语：“我这是在干吗呀?”同时对餐桌上的某个人怒目而视，好象在愤懑地寻找答案。她这种瞪眼具有一种磁力般的效果，凡是被瞪及者无论如何不可能成功地假装出没发现自己被她瞪着。因此，假使一位旁观者完全没看见维尔弗太太的话，也一定能够知道她的眼睛正在瞪着谁，因为从被瞪者的面色上可以看见她那被折射出来的尊容。

拉维尼娅小姐在现在这个特殊场合下，对桑普森先生特别亲热，并且一有机会便告知姐姐为何如此。

“不值得来麻烦你的，贝拉，因为你处在一个跟你的家庭距离那么遥远的环境里，不值得让你把这件你不可能感到一丁点儿兴趣的事情放在心上，”拉维尼娅把她的下巴颏儿一抬说，“不过乔治·桑普森现在是在追求我呢。”

贝拉很高兴听见这个。桑普森先生的面孔若有所思地发红了，他感觉到自己应该伸出一只手臂去搂住拉维尼娅小姐的腰才对；然而，他撞上了这位年轻女士腰带上的一根大别针，扎伤

了手指头，突然尖声惊叫起来，这一声惊叫给他招来了维尔弗太太怒目的闪电。

“乔治现在混得很不错呢，”拉维尼娅说——这句话在此时此刻来说可能是出乎意料的——“我敢说我们俩有那么一天要结婚的。我从前不想跟你提这个，那时候你住在你的鲍——”说到这里拉维尼娅小姐突然一停，再接下去话就说得平和多了，“那时候你住在你的鲍芬先生和太太家里；不过现在我觉得从姐妹情份上讲，我应该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

“谢谢你，拉维，亲爱的。我祝贺你。”

“谢谢你，贝拉。其实，乔治跟我的确商量过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你；可是我对乔治说，你一定不会对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情太感兴趣的。尤其可能的是，你会宁肯干脆不跟我们来往了，免得除了我们这些人，又多了一个他。”

“那是误会，亲爱的拉维，”贝拉说。

“现在证明是我误会了，”拉维尼娅小姐回答说；“不过，你知道，我亲爱的，现在情况变了。乔治现在的处境不同啦，他的前途大有可为呢。要是昨天，我就不会有勇气告诉你这个了，你那时候会觉得他这种前途也是很可怜的，不值一顾呢；不过我今天晚上胆大多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胆小的呢，拉维，”贝拉微笑着问她。

“我没说我什么时候胆小过呀，贝拉，”这个不受拘束的姑娘回答说。“不过，若不是为了体贴一个姐姐的感情的话，我或许可能说过这种话的，说我在有一段时间里感觉到我是自尊心很强的；我亲爱的，强到不能容忍我的婚事（你又要扎痛手了，乔治）被别人眼睛朝下看。贝拉，正当你眼睛朝上看，找一个有钱有

势的人家的时候。这并不是说我会责备你，说你是这样的。只不过我是自尊心很强的。”

也许是这位不受人约束的姑娘感到贝拉刚才说她不想跟人吵架是轻视了她；也许是因为贝拉回到了乔治·桑普森可追求的范围之内，这引起了她的怨恨；也许是她在目前情况下想要跟什么人冲突一下，作为对她精神上的一种必要的刺激；——反正是，她现在极其强烈地向她那位庄严的母亲进攻了。

“妈，求您别坐在那儿极其惹人恼火地直瞪着我瞧了！要是您看见我鼻子上有一块黑，您就告诉我；要是您没看见，您就别再瞧着我。”

“你就是这样跟妈说话的吗？”维尔弗太太说。“你放肆！”

“别说什么放肆不放肆了，妈，看在老天爷面上。一个女儿到了出嫁的岁数，那岁数也就到了可以反对让人象瞧钟点儿似的瞪着眼睛瞧了。”

“无礼的东西！”维尔弗太太说。“假如哪个女儿这样跟你奶奶说话，不管多大年纪，她一定会坚持把她关进一间黑屋子里去的。”

“我奶奶，”拉维抱着双臂，往椅背上一靠，回嘴说，“我看是一定不会坐在那儿眼珠子冒出来瞪着人。”

“她会的！”维尔弗太太说。

“那么就只好可惜她不懂事了，”拉维说：“要是我奶奶坚持把人关进黑屋子里去的时候，还没有老糊涂的话，那她早就该老糊涂了。我奶奶那时候一定是大大出丑了！我倒想知道她是不是还坚持把人关进圣保罗教堂的大圆顶上去；假如是这样的话，倒想知道用什么法儿关进去！”

“住嘴！”维尔弗太太大声说。“我命令你住嘴！”

"我丝毫也没有住嘴的意思，妈，"拉维尼娅漠然地说，"而且正好相反。我并不打算让人家把我看成仿佛是从鲍芬家回来的，坐在这儿一声不吭让您瞧。我并不打算让人家把乔治·桑普森看成仿佛他是从鲍芬家回来的，坐在这儿一声不吭让您瞧。若是爸认为这样合适，认为让人家瞧着他，仿佛他也是从鲍芬家回来的，那好极啦。可我不想这样，我也不愿意。"

诡计多端的拉维尼娅如此拐弯抹角地扯到了贝拉头上，维尔弗太太大踏步地落进她的圈套里。

"你这个不安分的鬼东西！你这个想造反的孩子！你告诉我，拉维尼娅，假如说，你违背你母亲的感情，降低你自己的身价，去接受鲍芬家的恩赐，假如说你是从那个奴役人的大厦里回来的——"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嘛，妈，"拉维尼娅说。

"怎么！"维尔弗太太极其严厉地大声说。

"奴役人的大厦呀，妈，这简直是废话和胡说八道，"这个坚定不移而又不受拘束的人回答说。

"我说呀，你这个妄自尊大的孩子，假如说你是从波特兰公爵的公馆①附近回来的，背负着受惠于人的枷锁，由人家的身穿锦绣的奴仆簇拥着来见我，你想想我内心深处的感情可会不会形之于色呢？"

"我所想的只是，"拉维尼娅说，"我希望这种感情只表现给那个应该承受它的人。"

"假如说，"她母亲继续讲下去，"假如说，你把我的警告当作耳边风，我说过单单鲍芬太太那张面孔，就是一张充满邪恶

---

① 波特兰公爵是当时巨富的贵族，大英博物馆的管理人之一。

的面孔，你不依恋我而去依恋鲍芬太太，到头来，被鲍芬太太抛弃，让鲍芬太太踩在脚底下，又被鲍芬太太赶出大门，然后跑回家来，你想想我的感情会不会形之于色呢？”

拉维尼娅正要回答她尊贵的母亲说，总而言之她还是不要形之于色的好，这时，贝拉却站起身来说：“晚安，亲爱的妈。我这一天很累了，我要去睡觉了。”这愉快的晚宴就此打断。乔治·桑普森先生不久便告辞回家，拉维尼娅小姐点一支蜡烛把他直送到前厅里，又不点蜡烛直送到庭园门口；维尔弗太太把鲍芬家的人从此抛诸脑后，用麦克白斯夫人①那样的姿态上床睡觉去了；只留下雷·维·一人守着一张杯盘狼藉的晚餐桌，心情非常忧郁。

然而，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把他从沉思冥想中惊醒，这是贝拉的脚步声。她的一头美发披散在周身，她是悄悄地轻步走下楼来的，一手拿着一把刷子，赤着脚，来向他道一声晚安。

“我亲爱的，你确确实实是一个可爱的女士，”小天使说，一边把一束卷发握在自己的手里。

“听我说，先生，”贝拉说，“等你的可爱的女士结婚的时候，你要是喜欢，就把这绺头发送给你，她要用它为你编一根链条。你会珍视这个可爱的人儿的这份纪念品吗？”

“会的，我的宝贝。”

“那么如果你真是好，我会送给你的。我非常、非常难过啊，最亲爱的爸，因为我给家里带来所有这些烦恼。”

“我的乖，”她父亲极其纯朴诚实地说，“别为这个过意不去。这的确是不值一提的，因为反正咱们家的事儿都会跟这差不离的。假如你母亲跟你妹妹有时候不找这件事情来折磨人，她们

---

① 麦克白斯夫人，莎士比亚剧本《麦克白斯》中的人物。

就找另一件。咱们家从来不会缺少一件折磨人的事情的，我亲爱的，我敢保险。恐怕你会发觉，你跟拉维住在原先那间屋子里会非常不方便吧，贝拉？"

"不，不会的，爸；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你觉着我为什么不放在心上，爸？"

"哎，我的孩子，你从前还没有象现在这种一定会有的强烈对比的时候，就老是抱怨这事的。我敢向你保证，我只能说，这是因为你比从前长进多啦！"

"不对，爸。因为我现在是多么高兴，多么幸福啊！"

这时，她搂得他透不过气来，直搂得她的长头发使他打喷嚏，然后她大声笑着，直笑得他也笑了起来，然后她又抱紧他，以免别人听见他们的声音。

"您听着，先生，"贝拉说，"您的可爱的女士今儿晚上回家的路上听说她今后会有多少钱，不会多的，因为，若是这个可爱的女士的未婚夫能够得到他想在最近得到的某个职业的话，她结婚后的家庭收入是一年一百五十英镑。可这只是开头，而且，就算永远不会再增加吧，这个可爱的女士也会让这笔钱够开销的。可这还没有完呢，先生。在她的命运里，有那么一个好人——一个身材矮小的人，那个算命的人说——这个人好象是会发现他自己永远在这个可爱的女士身边，永远在这个可爱的女士的小小的家庭里，有一个特别为他准备的安安静静的角落，世上从来也没有过这样安静的角落。告诉我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先生。"

"他是一副牌里的那张杰克①吧？"小天使问道，眼睛里闪着

① 杰克(Jack)，纸牌中最小的花牌，代表王公贵族手下的小兵或仆役。英语口语中，一般习惯用"杰克"来称呼各种形体较小，地位较低的人或物。

光。

“对呀!”贝拉大声说，高兴得不得了，再一次抱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是维尔弗家的杰克!亲爱的爸呀，那个可爱的女士一心盼望着人家给她算出的这样的命运，她听了心里多么喜欢，她还要让这样的命运把她改变成一个比过去更加可爱得多的女士。先生，这个小好人儿所应该做的是，他也要一心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当他烦恼过度，感到为难的时候，他要对自己说：‘出头的日子快来啦!’”

“出头的日子快来啦!”他父亲重复说。

“亲爱的维尔弗家的杰克啊!”贝拉大声说；然后把一只小小的、白净的赤脚伸出来。“这是起跑线，先生。站在这条线前面。把你的脚放在线上。咱俩一块起步，先生!现在，先生，在这个可爱的女士跑开之前，你可以吻她一次，她是多么高兴、多么幸福啊。啊，是的，小好人儿啊，多么高兴，多么幸福啊!”



可爱的女士听说了她的命运

第十七章

社会大合唱

萨克维尔大街上挂起一块摇摇晃晃的炉前地毯，上面公开标示着"根据契约大拍卖"的字样，以处置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夫妇家第一流的家具和财物(其中包括一只台球桌,用大写字母写着),这时候,在他们的熟人圈子里,一张张面孔全都笼罩着惊讶。然而谁的惊讶也没有达到象袖珍选区①选出的国会议员汉米尔顿·维尼林先生一半那样的程度,这位先生当即开始发现,原来拉姆尔夫妇这两个混进了他心灵登记册中的人，竟唯一不是他在世上的最老也最亲密的朋友。袖珍选区选出的国会议员之妻，维尼林太太，作为一位忠实的妻子，跟她的丈夫有同样的发现和同样难以言喻的惊讶。或许这一对维尼林可能认为，最难说出口的感受是一种特别有关他们名声的感受，因为曾几何时，据有人悄悄传说,商业区里一些更加精明的人,谈起维尼林家广泛的生意往来和巨大的财富时，曾经摇头表示怀疑。然而确定不疑的是，无论维尼林先生或维尼林太太都找不出言词来表达他们的惊讶，因此，便有必要由他们举办一次表示惊讶的筵席，来宴请他们在世上的最老和最亲密的朋友们。

因为如今大家都已显然注意到,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维尼林夫妇照例都要如此举办一次筵席的。蒂平斯夫人已经养成一

种必须应邀去维尼林家赴宴的生活习惯，也养成了一种每次赴宴心情必为之激荡的习惯。布茨和布鲁尔两人整天价乘坐马车满城转，并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理解的事情，只不过四处拉拢些人去维尼林家赴宴。维尼林本人在议会的各个议事厅里走动，试图把他的议员同事们引诱到家里来赴宴。维尼林太太昨天跟二十五张全然陌生的新面孔一同进过餐；今天一家家全都去拜访过他们；明天又给他们每位送去一份请帖，请他们下下星期再来赴宴；当那次筵席还没有消化干净的时候，她又去拜访这些人的兄弟姐妹，儿子女儿，侄儿侄女，姨妈娘舅，以及表兄表弟等等，并且请他们全都前来赴宴。而且，和开头时一样，无论来赴宴的人如何日渐增多，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前来赴宴者表面看来照例是应维尼林夫妇之邀，但却不是来与维尼林先生和维尼林太太一同进餐（这好象是他们最不曾注意到的事），而是他们彼此来一同进餐的。

或许，归根到底——谁又知道呢？——维尼林可能发现这种大宴宾客的办法，虽然花费多些，但从制造出自己的拥护者这一点来说，仍然有利可图。波茨纳普先生，作为一个代表性人物，如果说他并不关心朋友们的尊严的话，在特别关心他个人的尊严这一点上，却并不是个独一无二的人；因此，在发狂般支持那些获得他批准的朋友这一点上，也并非是个独一无二的人，因为否则，如果朋友们一个个离他而去，他就会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孤家寡人了。那一只只金骆驼和银骆驼，那些冰酒盆，以及维尼林家餐桌上的种种摆设，可谓五光十色，美不胜收。而我波茨纳普，偶尔在某个地方提一句，说我上个礼拜

① 参见本书上卷第357页注②。

曾经跟一个华贵的骆驼队一同吃过一顿饭，假如有人这时竟向我暗示说，这些骆驼都是些肢体不全的骆驼，或者是些在某个方面形迹可疑的骆驼，那我个人定会觉得非常反感。"我家里并不摆设一些骆驼，我不屑于此，我是一个更加富裕的人，可是这些骆驼是靠我脸上的光辉取得温暖的，而你这位先生，怎敢向我暗示说，我的光辉曾经照耀过形迹可疑的骆驼们呢？"

这些骆驼在分析化学家的餐具室里被打磨得精光锃亮，以便摆上这些宴会的餐桌，这次是专为对拉姆尔夫妇的土崩瓦解一事表示惊奇而设的，这一天，特威姆娄先生坐在圣詹姆士广场的杜克大街马房楼上住所里的沙发上，感觉到自己有一些神经不大正常，这是由于他在大约中午时分吞下了两粒大做广告的药丸的缘故，因为他听信了药丸盒子上所印的说明（每盒售价一先令一便士半，印花税票在内），其中述说，该药丸"作为饮宴过度之预防措施极其有益于健康"。他正难受地设想着，似乎有一粒尚未溶化的药丸粘在食道内，同时感觉到有一股沉甸甸、热乎乎的胶状物正缓慢地在肚皮里一点点儿地往下流，这时，一个仆人进来通报说，有一位太太想跟他说两句话。

"一位太太吗，"特威姆娄一边说，一边梳理着自己的满头乱发。"问一问这位太太贵姓。"

这位太太姓拉姆尔。这位太太不打算多耽搁特威姆娄先生，她只需要很少几分钟时间。这位太太相信，特威姆娄先生若是被告知她非常希望和他短暂会面的话，定会不吝一见的。这位太太毫无疑问地知道，当特威姆娄先生听到她的名字时，定会同意接待她。这位太太要求仆人特别留意不要传错了她的名字，她本该递上一张名片的，可惜没带上。

"请这位太太进来。"这位太太被请进门，她走进室内了。

特威姆娄先生的几间小屋家具非常简朴，都是些老式的东西（和斯尼格斯沃斯别墅里管家住的那间屋子有些儿相象），如果不是壁炉架上方那幅雄伟的斯尼格斯沃斯的全身版画像，这间屋子里就几乎毫无任何装饰了，这幅画像上的勋爵正在对一根古希腊科林斯式的柱头嗤之以鼻，他脚底下是大大的一卷文件，头顶上是一幅险些要坍塌下来的沉重的帘幕；所有这些附属的描绘被认为是表示这位尊贵的爵爷正在拯救他的祖国。

"请坐下吧，拉姆尔太太。"拉姆尔太太便坐下并开始交谈。

"我毫不怀疑，特威姆娄先生，您已经听说了我们遭到厄运的事情。您当然听说了，因为什么消息也不会传得比这种消息更快了——尤其是在朋友们中间。"

特威姆娄马上想到那顿用以表示惊奇的筵席，内心一阵刺痛，承认了她所指出的事。

"或许，"拉姆尔太太说，她的态度上有某种程度的生硬，这使得特威姆娄不禁畏缩，"这不会让您象有些人一样大为吃惊的吧，既然我们之间在那幢房子里有过那次交谈，那幢房子如今从每扇窗子里望进去都已经是人去楼空了。我冒昧地来拜访您，特威姆娄先生，是想给我那天所谈的再添上几句收尾的话。"

特威姆娄先生干瘪凹陷的面颊变得更加干瘪凹陷了，因为他预见到会有一些新的复杂情况出现。

"的确，"这位坐立不安的矮小绅士说，"的确，拉姆尔太太，假如您能够不再向我吐露更多秘密的话，我会认为您是在照顾我。我一生从来都抱着这样的宗旨——说来可怜，我一生也不曾有过多少宗旨——希望能与世无争，置身于种种阴谋和干预之外。"

拉姆尔太太一直是他们两人当中更加有眼力的一个，她几

乎认为自己完全不必要在特威姆娄说话的时候去注视他的表情，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洞察他的心思。

"我的几句收尾的话——还用我刚才用过的这个词儿吧，"——拉姆尔太太眼睛盯着他的面孔说，用以增强她自己说话的效力——"跟您所说的完全不谋而合呢，特威姆娄先生。我全然不是要来给您添麻烦，向您吐露更多的秘密，只不过希望能够提醒您记得上次我讲的是什么。我全然不是来请求您干预什么，只不过是希望能要求您严守中立。"

特威姆娄开口作答了，她便又把她的眼睛垂下去，因为她知道，她的两只耳朵已经足够对付这位如此软弱的人肚皮里所藏的东西。

"我想，"特威姆娄说，神经很紧张，"您就这些题目要对我说话，我感到荣幸，我不能够提出任何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来拒绝倾听。但是假如可以的话，我尽可能和气和有礼貌地恳请您，不要超出这些题目的范围之外，我——我请求您这样做。"

"先生，"拉姆尔太太说，重又抬起眼睛来盯着他的面孔，她的生硬态度使他真有些胆怯了，"我向您奉告过一点情况，为了请您，在您认为最适当的时候，再把它转告给某一个人。"

"我这样做了。"

"我感谢您这样做了；虽然，说真话，我几乎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背叛我的丈夫，因为那个女孩子是一个可怜的小笨蛋。从前我自己也曾经一度是一个可怜的小笨蛋；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这样做了。"她发现自己无动于衷的笑声和冷冰冰的目光对他产生了效果，在她继续讲下去时，他一直盯着她瞧。"特威姆娄先生，假如您碰巧见到我的丈夫，或是见到我，或是见到我们两个人，今后得到任何一个别人的

好感或者信任——无论这人是我们彼此都认识或者不认识的，这没什么关系——您没有权利利用我信托给您的事情来跟我们作对，因为我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把那件事告诉您的，而那个目的已经达到了。这就是我要来跟您谈的话。这不是一个条件；对于一位绅士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提醒而已。"

特威姆娄坐在那儿喃喃地自言自语，一只手贴在前额上。

"在你我之间（我从头便是信赖您的荣誉的），"拉姆尔太太继续说，"这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所以我不必再为它多费唇舌了。"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特威姆娄先生，直望到他耸耸肩头，单方面向她轻轻一鞠躬，仿佛是说："是的，我认为您有权利信赖我，"于是，她才湿了湿嘴唇，表现出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相信我遵守了我通过您的仆人所作的诺言，我说过我只耽搁您很少几分钟。我不再打扰您了，特威姆娄先生。"

"请留一下，"她一立起身来，特威姆娄先生也立了起来，并且说。"请原谅我，再停一会儿。太太，我本来决不会找到您，来对您说我下面要说的话。不过既然您找到了我，并且上这儿来了，我就把这桩心事放下吧。这是不是很光明正大、表里如一呢？我们已经那样下决心，反对弗莱吉贝先生，而您事后又把弗莱吉贝先生称作您的亲爱的和知心的朋友，并且还请求弗莱吉贝先生给您帮忙。我时常想，您是这样做的；并不是说我在这件事请上知道点什么；人家告诉我您是这样做的。"

"这么说他对您讲过了？"拉姆尔太太反问道，她又是听他说话时不用眼睛看，而在自己说话时则用眼睛来增强效果。

"是的。"

"奇怪的是他竟然会把真请告诉您，"拉姆尔太太郑重其事

地思忖说。"请问这种极为反常的情况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

特威姆娄犹豫了。他不仅比这位女士软弱，而且还比她矮一截。她站在那儿比他高出一头，态度生硬，再加上她那双使用得当的眼睛，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以致于恨不能也变成一个女人才好。

"我能不能请问这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严格保守秘密，好吗?"

"我必须坦白说，"这位性情温和的矮小绅士说，他是一步步才逐渐能作出回答，"当弗莱吉贝先生说起这事的时候，我感觉到一些内疚。我必须承认，当时我不能用一种很赞赏的眼光来看待我自己。尤其是，我不能觉得自己是受之无愧，弗莱吉贝先生非常客气，他帮了我一个忙，跟您要求他帮的同样的忙。"

这位可怜的绅士能说出这最后一句话，是表现了他心灵中一部分真正的高贵之处。"否则的话，"他暗自思量，"我知道她处境困难，而又假装出一种优越的境况，好象我没有自己的难处。这是卑鄙的，非常卑鄙。"

"弗莱吉贝先生为您的事情所作的辩解，能象他在我们的事情上所做的一样起作用吗?"拉姆尔太太追问道。

"一样没有起作用。"

"特威姆娄先生，您能不能下决心告诉我，您是在什么地方见到弗莱吉贝先生的?"

"我请您原谅。我完全愿意这样做。我不是故意保留不说的。我遇见弗莱吉贝先生，完全出于偶然，是在当场遇见的。——我说当场，是指在圣玛丽·爱克斯街瑞亚先生那里。"

"那么您是否也不幸落进了瑞亚先生的手里?"

"很不幸，太太，"特威姆娄回答说，"我被牵涉进去的唯一一

份钱财上的契约，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笔债务，现在落到瑞亚先生手里了（但是这是一笔应该偿还的债务；请您注意我并不对它提出异议）。”

“特威姆娄先生，”拉姆尔太太说，眼睛死盯住他的眼睛；如果他能办到的话，他真想阻止她这样做，然而他办不到；“您这笔债落进了弗莱吉贝先生的手里。瑞亚先生是他的伪装。您这笔债落进了弗莱吉贝先生的手里。让我告诉您这个，给您指条路。这情况对您可能会有用处的，哪怕只是让您别再由于您的轻信上当受骗，您老是以己之心度人，以为别人都跟您一样老实。”

“这不可能！”特威姆娄瞠目结舌地立起身来大声说。“您怎么知道的？”

“我几乎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一连串的情况仿佛一下子都着了火似的，给我把事情照亮了。”

“噢！这么说您没有证据罗。”

“这是非常奇怪的，”拉姆尔太太很冷峻，也很大胆，还带有几分轻蔑地说，“在有些事情上，男人与男人之间怎么会如此相象，尽管他们的性格天差地别！人家会说，世界上再也不会有哪两个人比特威姆娄先生和我的丈夫更不相似了。可是我丈夫回答说：‘您没有证据，’而特威姆娄先生也用完全同样的话来回答我！”

“可是为什么呢，太太？”特威姆娄温和地试图争辩。“您想想看，为什么两人会说同样的话呢？因为这句话说明了事实呀。因为您没有证据。”

“男人们有他们非常聪明的地方，”拉姆尔太太说，一边傲然地对斯尼格斯沃斯的画像瞟了一眼，同时抖开她的衣襟准备告辞了；“不过他们还需要学点儿聪明。我丈夫他并不是一个自视

过高、举止幼稚、或者缺少经验的人，他在这件简单的事情上的眼光并不比特威姆娄先生更高明——因为没有证据。可是我相信六个女人当中有五个，要是处在我的地位上，都会象我一样看得一清二楚。无论如何，我丈夫看不清这一点我就决不会安下心来的（哪怕是想起弗莱吉贝先生怎样吻我的手）。特威姆娄先生，虽然我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今后您看清了，就会获益匪浅的。”

她向房门走去，特威姆娄先生伴送着她，一边安慰地表示，希望拉姆尔先生的事情并不是无可挽回的。

“我不知道，”拉姆尔太太回答说，同时停下脚步，用阳伞的尖头顺着糊壁纸上的花纹描画着；“事情还没定局呢。可能他有个新的局面在打开，也可能没有。我们过不久就清楚了。假如没有吧，我们在这儿是破产了，非出国去不可了，依我想。”

由于天性善良，特威姆娄先生希望诸事顺遂，说国外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

“是的，”拉姆尔太太说，仍在墙上描画着；“可是我怀疑，以台球、纸牌等等作为挣一顿肮脏客饭的手段，这样令人可疑地过日子，是否也是那些愉快生活当中的一种。”

特威姆娄先生彬彬有礼地表示（他虽然很为这种变化感到震惊），对于拉姆尔先生来说，能够有一位永远在身边的人，无论他遭到什么命运都跟他在一起，她的约束性的影响准会防止他走上声名狼藉和家败人亡的道路，这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当他这样说时，拉姆尔太太不在墙上描画了，而只是盯着他瞧。

“约束性的影响吗，特威姆娄先生？我们必须吃、喝、穿衣裳，必须头上有个屋顶呀。永远在他身边、无论他遭到什么命运都跟他在一起吗？这里并没有多少可以自我吹嘘的东西啊；一个象我这样大年纪的女人又能怎么办呢？我丈夫跟我在结婚的时

候是互相欺骗的；我们必须忍受这次欺骗的后果——这就是说，彼此忍受对方，并且忍受共同策划去骗取今天的午饭和明天的早饭这种沉重的负担——一直到死亡使我们离异为止。”

说完这句话，她走上圣詹姆士广场的杜克大街。特威姆娄回去坐在沙发上，把他发痛的头靠在滑溜溜的马鬃小枕垫上，心中确信不疑地认为，在吞下那两粒专为赴宴而服用的药丸之后，作这次痛苦的交谈很不合时宜，而对于在餐桌上的一顿大嚼所能带来的愉快而言，这两粒药丸是非常有益的。

然而傍晚六点钟的时候，这位有价值的矮小的绅士情况大为好转了，他给自己穿上了老式的短丝袜和浅口皮鞋，准备去维尼林家赴那顿表示惊奇的晚宴了。傍晚七点钟的时候，只见他快步走出门去，踏上杜克大街，又快步走向街的拐角，省下了六个便士雇马车的钱。

美丽非凡的蒂平斯如今已经吃喝到这样一种程度了，以至于一位具有病理学头脑的人，可能会为了使她换换方式，以有益健康，希望她最后再用点晚餐，上床睡觉去吧。尤金·瑞伯恩先生便是一位具有这种头脑的人，特威姆娄发现他正面色极为阴郁地端详着蒂平斯，而那位嬉皮笑脸的人儿正在挖苦他，说他老早就该坐上羊毛垫子了。① 蒂平斯对待莫蒂默·莱特伍德的态度也很轻佻，她一再用扇子敲打他，因为他在那两个如今已身败名裂的叫什么名字来着的骗子结婚时当过男傧相。不过，说真的，这把扇子无论对谁都是很活跃的，它朝四面八方的男人们不停地敲去，发出某种可怕的声音来，令人觉得好象是蒂平斯夫人的骨头在格格作响。

---

① 旧日传说，英国上议院院长的坐席上放有一只内充羊毛的大垫子，这是象征羊毛在英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自从维尼林为了公众利益进入议会之后，他身边又冒出了一批新的亲密朋友，对待这些朋友，维尼林太太是非常殷勤的。这些朋友们，好象天文学上的距离一样，描述他们时只能使用一些非常庞大的数字。布茨说，其中一位是个承包商，他(根据计算)直接间接为五十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布鲁尔说他们中的另一位担任主席，有那么多的委员会都需要他，而且这些委员会又相距遥远，因此他每个礼拜至少要坐火车跑三千英里。巴佛尔①说，他们当中的另一个在一年半以前口袋里连一枚六便士的硬币也没有，而由于他才华横溢，把股票以八十五英镑一股的价钱发行，把它们不花钱全部买下，然后又按照票面价值用现款卖出，现在他拥有三十七万五千英镑——巴佛尔特别坚持那七万五千的零头，一个铜板也不肯少说。蒂平斯夫人跟巴佛尔、布茨和布鲁尔三人特别谈笑风生，谈的是关于这些“股票教堂”里的神父们的问题；她用单眼镜审视他们，并且问布茨、布鲁尔和巴佛尔是否认为，如果她跟这些神父们谈情说爱的话，他们能不能使她发财？还说了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打情卖俏话。维尼林与她方式不同，却也忙于跟这几位神父打交道，他态度虔诚地跟他们一同撤退到那间暖房里，从那个隐蔽处所，偶尔传来说“委员会”这个词的声音，在那里，这些神父们指示维尼林，必须怎样让钢琴附近的地带处于他的左侧，进入壁炉台板前的位置，越过两台分枝蜡烛架形成的豁口，在螺形脚桌前赶上流动的人群，而在窗帘前把敌人统统歼灭。②

---

① 直译是“缓冲器”(Buffer)。在第一部第二章中，作家把布茨和布鲁尔等人称作缓冲器（见本书上卷第19页），现在不知怎的又出来了一个名叫缓冲器的人物。

②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些政客在给维尼林出谋划策，以室内布置作比，教他如何在社会上争权夺利。

波茨纳普夫妇二人也都在场，那些神父们发现波茨纳普太太是一位出色的女性，她被托付给了一位神父——布茨的神父，就是让五十万人得以就业的那位——并且让她在维尼林的左边抛锚；这样，便给他右边那位生性诙谐的蒂平斯提供了机会（维尼林本人，和平时一样，不过是一个空位子而已），她请求大家告诉她一些有关可爱的挖泥工人们的故事，问他们是否当真吃生牛排，并且用手推车盛黑啤酒来喝。然而尽管有这些小小的彼此交锋，仍然可以让你感到这应该是一次表示惊讶的宴会，不可以把这种惊讶抛诸脑后。于是，布鲁尔作为一个需要保持他最大名声的人，便成了这种普遍的直觉的表达者。

"今天上午，"布鲁尔利用一个适当的间隙说道："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就嘎啦嘎啦跑到拍卖场去了。"

布茨（心头充满妒忌地）说道："我也去了。"

巴佛尔说："我也去了；"但是却不能发现哪个人对他去过与否感兴趣。

"是怎么个样子呀？"维尼林问道。

"我向您保证，"布鲁尔回答说，一面环顾四周，找一个可以冲他说出自己回答的人，他挑中了莱特伍德；"我向您保证，东西卖得非常便宜。东西够漂亮的，可是卖得一钱不值。"

"我今天下午也听说了，"莱特伍德说。

现在布鲁尔要求知道，是否可以向一位法律专家请问，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搞得—彻底—完蛋的？（布鲁尔是为了加强语气才一截截分开来说的。）

莱特伍德说，当然，这夫妇二人请教过他，但是他无法提供任何能以偿付这张卖契的意见，因此，假如他说一句，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他们过日子入不敷出的话，也不算违背了他们

对自己的信任。

“但是，”维尼林说，“人们怎么**可以**这样做事情！”

哈！大家一致认为这句话是一语中的。人们怎么**可以**这样做事情！分析化学家围着餐桌给他们斟香槟酒，他的神气颇象是，假如他高兴的话，他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说明人们是怎么做的。

“怎么可能哟，”维尼林太太放下叉子，以便把她两只鹰钩般的十个手指头指尖顶着指尖，对着那位每礼拜旅行三千英里的神父说：“一个做母亲的，怎么可能眼睛瞧着她的小娃娃，而心里又知道她过日子超出了她丈夫的收入呢？我真不能想象啊。”

尤金表示他的看法说，拉姆尔太太还没做母亲，她没有一个可以让她瞧着的小娃娃。

“说得对，”维尼林太太说，“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啊。”

布茨很明白道理是一样的。巴佛尔亦然。巴佛尔真是命运不佳，支持了尤金的观点，结果坏了事。直到巴佛尔说了道理是一样的之后，其余的人才软绵绵地同意了这种主张，说道理是一样的；这时，却马上传出一阵普遍的咕噜声，说道理并不是一样的。

“可是我不懂，”那位三十七万五千英镑的神父说，“——如果刚才讲到的这两个人是上流社会人士，在社会上有地位的话——他们是上流社会人士吗？”

维尼林这时不得不承认说，他们过去也在这里吃过饭，而且甚至是在这儿结婚的。

“那我就不懂了，”那位神父继续说，“过日子入不敷出怎么就会让他们落到所谓的彻底完蛋的地步。因为事情一向总是可以变通的呀，只要人们还有点儿不管什么地位的话。”

尤金(他似乎阴沉沉的颇有看法)提出他的看法说:"假设你根本就没有收入,所以入不敷出呢?"

这位神父认为这种情况是太没救了,简直不令人感兴趣。这种情况是太没救了,任何一个稍有自尊心的人都不会对它感兴趣,因此,大家一致对之表示轻蔑。然而它却是令人如此惊讶,怎么竟会有人落到彻底完蛋的下场,于是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有义务给它特别找一个理由来。一位神父说:"赌博。"另一位神父说:"投机而不懂投机是一种科学。"布茨说:"养马。"蒂平斯夫人对她的扇子说:"维持两套住宅。"波茨纳普没有发言,便有人请教他的看法;他脸红脖子粗地、而且极端气愤地说了下面这番话:

"别来问我。我不愿参加议论这些人的事情。我讨厌这个题目。这是一个臭气熏人的题目,惹人厌恶的题目,令人作呕的题目,并且我——"然后波茨纳普先生挥舞右臂,把这些要讲清楚也不大方便的、因为入不敷出地过日子而彻底完蛋的小人们,从地球表面一扫而光。他这种动作是他所心爱的,能够扫除一切东西,永远解决一切问题。

尤金仰靠在他的椅背上,脸上带着并不尊敬的表情观察着波茨纳普,很可能又要发表一个新看法了,而这时,只见分析化学家和车夫在发生冲突;车夫手捧一只银盘,显然要走向这群人身边,仿佛打算给他家中的妻儿老小筹募捐款;分析化学家在餐具柜边截住了他。分析化学家凭他高人一等的气派(如果不是凭他高人一等的才智的话)战胜了一个离开了马车便一钱不值的人;于是那车夫交出他的银盘,一败涂地而去。

然后,分析化学家仔细察看了银盘上放着的一张小纸片,那种气派很象一个文学作品审查官,把它摆摆端正,不慌不忙地托着它向餐桌走去,递给了尤金·瑞伯恩先生。这时,快活

的蒂平斯大叫一声，说："上议院的议长老爷辞职了！"

尤金故弄玄虚，冷冰冰、慢吞吞地——因为他知道这位迷人女士的好奇心是永远贪得无厌的——假装掏出一只单眼镜来，擦一擦灰尘，再吃力地读着那张纸片，其实那纸片上写着什么他早已看见了。纸片上墨迹未干的几个字是：

"小布赖特。"

"他还等着吗？"尤金转过头去跟分析化学家说知心话似地悄声说。

"等着，"分析化学家同样说知心话似地悄声回答。

尤金用眼睛望了望维尼林太太，表示："对不起，我去一会儿，"便走了出去，发现莫蒂默的书记员小布赖特在前厅门口。

"先生，您吩咐过我，要是他来，您不在而我在的话，不管您在哪儿，都带他来见您，"这个办事谨慎的年轻人踮着脚尖，悄悄说；"所以我把他带来了。"

"你真机灵。他在哪儿？"尤金问。

"他在大门口一辆出租马车里，先生。我认为如果能办到，最好别让人家看见他；因为他浑身打颤，好象"——布赖特的比喻也许是在周围摆着的一盘盘糖果点心的启发下而感悟到的——"好象牛奶冻一样。"

"您又很机灵，"尤金回答说。"我去见他。"

他立即走出门去，那儿守候着一辆出租马车，车窗敞开着。他从容地把两臂搭在窗口上，向车内的布娃娃先生望去：这位先生随身带来了自己的气氛，从这种气氛的味道来判断，它好象是为了便于携带，用一只朗姆酒桶装来的。

"喂，布娃娃，醒一醒！"

"瑞伯恩先孙吗？地址！十五个先令！"

尤金先把递给他的一份肮脏的小纸片仔细地读过，又同样仔细地把它塞进背心口袋里，然后才数出了十五个先令；一开始，他不在意地把第一个先令放进布娃娃先生的手中，这只手马上猛地一抖，把钱扔出窗外；结果他把十五个先令放在坐位上。

“把他拉回查林十字街口去，机灵的孩子，让他在那儿下车。”

尤金回到餐厅里，在门前的屏风后停了片刻，听见漂亮的蒂平斯压过一片嘈杂声和刀叉声在说：“我急死啦，要问问他叫他出去干什么了！”

“真的吗？”尤金轻声说；“这么说，您如果不能问他的话，您就真要死了吗。那么，我来给社会造福吧，我走。溜达溜达，抽支雪茄，我可以好好儿想一想。好好儿想一想。”就这样，他带着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找到他的帽子和外套，没让分析化学家看见，便径自走了。

第 四 部

柳 暗 花 明[1]

① 标题中隐含的意义参见本书第4页上的第三部标题注。

第 一 章

设 置 陷 阱

夏日的一个黄昏，泼水堰磨房闸显得静谧而美丽。一阵轻柔的微风搅动着鲜嫩的绿枝上的树叶，好似一片平滑的影子从河上掠过，也好似一片更加平滑的影子从迎风摇曳的小草上掠过。闸中河水跌落时发出的潺潺低语声，象大海和轻风的话语一般，对一个倾听天籁，悠然神往的人来说，是一种遥远的回忆；然而对于赖德胡德先生来说，却并不特别如此，他正坐在一根粗短的闸门杠杆上打瞌睡。酒必须先有人注进桶里，然后才倒得出来：而从来没有谁把情感之酒注进赖德胡德先生的躯体里，大自然中因此也没有任何东西在他身上打开过一个可以流出点情感来的洞口。

这位无赖坐在那儿，瞌睡中时时稳不住身子要倒下去，每次醒过来，都要气呼呼地瞪一会儿眼睛，再嗥叫几声，仿佛因为身边再也没有别人，他便蓄意跟他自己寻衅。当他有一次又这样周而复始的时候，一声"开闸，嗬！开闸！"的喊声使他没能再度进入睡梦。他抖抖身子醒转来，这个脾气乖戾的畜生给他的嗥叫在结尾处打了几个弯儿以示回答，同时转过脸朝向下游望去，看是谁在呼叫。

这不是个专干划船这一行的人，他很能对付他的工作，尽

管他显得懒懒散散。他的那只船又轻又小，所以这位无赖说："你要再小点儿，就简直是一只小赛艇了。"说着便摇起卷扬机的把手把闸门吊起来，放这个划船的人进闸。这人正站在他的船上，用船钩拉住船闸一侧的木栏，等待着启闸。这时，无赖·赖德胡德认出他就是"那另一位老爷"尤金·瑞伯恩；而这位老爷则是太心不在焉或者是太专心致志了，并没有认出他来。

嘎嘎作响的闸门开启得很慢，这只小船一等有条足够它钻过的缝隙便划进去了，闸门随即合拢，小船便在船闸底部两边闸门的中间低低地漂浮着，等待水位上升，第二道门打开，再放它出去。赖德胡德奔过去摇动第二道门上的卷扬机，他正把身子压在那道闸门的杠杆上，帮它快些儿转起来的时候，他注意到，在船闸后方纤夫拖船时所走的小道旁一段绿色矮树篱下，躺着一个船夫。

闸门越提越高，水位不断上升，涌入的水冲散了笨重的闸门背后聚积起来的泡沫，把船一点点地托起来了，于是，在那个躺着的船夫看来，小船上的这个人恰象一个鬼魂在渐渐升起，暴露在阳光下。赖德胡德注意到，那个船夫也爬起来，一只胳臂撑着身子，好象在把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个逐渐升高的身影。

然而，现在闸门吱吱嘎嘎诉苦似地敞开了，得要向他收取通行费了。这另一位老爷把钱卷在一张小纸片里掷上岸，当他掷钱的时候，他认出了这个人。

"啊、啊？是你呀，是吗，诚实的朋友？"尤金在他坐下准备再划桨时说。"那么你是谋到这个差事啦？"

"谋到啦，可是并不为它感激您，也不感激莱特伍德律师，"赖德胡德态度粗暴地回答说。

“我们把我们的介绍信留着，诚实人呀，”尤金说，“给下一个谋这份差事的人用呢——给那个等你流放了或是绞死了，愿意来干这份差事的人。别慢慢吞吞地啦；劳驾快点儿行吗？”

他严肃地专心于工作，神态非常沉着，直使得赖德胡德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回敬他，只是一个劲地愣瞧着他，他的小船划过一行好象大陀螺似的立在堤边水中的木桩，他躲开迎面而来的激流，继续划去，几乎被河左岸低垂的树枝遮得看不见了。直到这时，他才没有再瞪着他。而这时，再回敬他也为时过晚，不起作用了——假如他回敬过的话——这位诚实的人便只限于狰狞地低声诅咒了两句和咆哮了几声。这时他已把闸门闭上，他越过闸上的木板桥，回到有纤道的那边河岸上去。

如果说他在一边这样做时一边又瞟了那位船夫一眼的话，他是偷偷这样做的。他走过去，在水闸旁的草地上懒洋洋躺下，背朝着那个方向，把刚才顺手摘来的几片草叶放在嘴里嚼，当尤金·瑞伯恩的桨声几乎不大听得清时，那个船夫从他身边走过了，他尽可能离他远些，并且一直隐在矮树篱下边。这时，赖德胡德坐起来，对着他的身影望了好一阵，然后大声喊道：“嗨——！船闸哟！嗬！船闸哟！泼水堰的磨房闸哟！”

这船夫停住了，回头向后望着。

“泼水堰磨房闸哟，那第三位老——爷——爷——爷哟！”赖德胡德先生用两只手遮在嘴边大声喊。

这船夫转回身了，他越走越近，这个船夫正是布拉德莱·海德斯东，穿着一身估衣店买来的河边一带的人所穿的粗陋的衣服。

“真是乐死人啦，”赖德胡德在自己右腿上使劲一拍，说道，同时大笑着坐回到草地上，“您要不是在学我的样儿才怪呢！第

三位老爷呀！我早先从来没想到我还这么漂亮呢！”

确实，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在那天夜晚他俩一同步行的那段时间里仔细留意过这位诚实人的衣着。他一定是把这些都存在记忆中，并且慢慢儿地储在心里了。他现在的穿戴完完全全是模仿那天晚上所观察到的。平时，他穿上原先那套教师衣服，看起来总好象衣服是别人的，而现在他穿上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些人所穿的衣服，却让人感到好象是他自己的。

“这就是您管的闸吗？”布拉德莱说，他看起来是当真吃惊的；我最后一次问路时，人家告诉我，是前面第三座闸。这刚刚是第二座呢。”

“我看呀，老爷，”赖德胡德眨巴着眼睛、晃动着脑袋说，“您是数漏了一个吧。您的心思不在船闸上呀。不在，不在呀！”

他意味深长地把他伸直的手指朝着那只小船划去的方向猛然一戳，这时，布拉德莱的脸上立即掠过一阵焦躁的神色，同时，急切地朝河上望去。

“您心里计算着的不是船闸呀，”当这位教师的眼睛又回转来望着他时，赖德胡德说。“不是，不是呀！”

“您认为我心里还在计算着什么呢？数学题目吗？”

“我从来没听说它是叫这个名字，这名字太长了点儿。不过不管怎么吧，也许您是这么叫它的吧，”赖德胡德说，嘴里还在不住地嚼着草叶。

“它。它是什么？”

“要是您高兴，我就不说它，说它们吧，”他冷淡地咆哮着回答。“这么说稳当得多。”

“按您的意思，我该把这个‘它们’了解成什么？”

“惹您、恼您、得罪您，惹人、恼人、得罪人，你死我活的

仇恨，象这一类的事呀。”

不管布拉德莱·海德斯东怎样做，他都不能使方才掠来的那阵焦躁的神色从他脸上消失干净，或者控制住自己的眼睛，使它不再急切地朝河上望去。

“哈哈！您别担心呀，第三位老爷，”赖德胡德说。“那另一位老爷得逆着水走，而且他划得懒懒散散。您可以马上就追上他的。跟您说这个有啥意思？您知道，从他误了潮水的地方——就算是里奇蒙德吧——到这儿，这中间您已追过多么远了，要是您存心追上他的话。”

“您认为我一直在跟踪他吗？”布拉德莱说。

“我知道您是的，”赖德胡德说。

“好吧！我是的，我是的，”布拉德莱承认说。“可是，”他又朝河上急切地望了一眼，“他可以上岸的呀。”

“放心吧！他就是上了岸也跑不了，”赖德胡德说。“他非得把船留下不可呀。他不能把船捆个结，打个包儿，夹在胳肢窝儿里带上岸的呀。”

“他刚才跟您说话来着，”布拉德莱说，同时一条腿跪在这位看闸人身旁的草地上。“他说了些什么！”

“不要脸的话，”赖德胡德说。

“什么话？”

“不要脸的话，”赖德胡德愤怒地咒骂着重复说，“他说的全是不要脸的话。他只会说不要脸的话。我真想猛一下子跳上船，把他连头带脚掀翻在船上，淹死他才好。”

布拉德莱把他形容枯槁的面孔转向一边，停了一小会儿，然后，顺手揪下一簇草来，这才说：

“该死的东西！”

“好——哇！”赖德胡德大喊着。“了不起。好——哇！我赞成这第三位老爷。”

“他今天，”布拉德莱说，因为在竭力克制自己，忍不住用手抹了抹面孔，“又说了些什么无礼的话？”

“他说的是，”赖德胡德阴沉而凶恶地说，“希望我作好准备让人家吊死。”

“让他当心点儿，”布拉德莱大声说。“让他当心点儿！等到他触犯过和讥笑过的人都该让人家给吊死的时候，他就该倒霉了。等那一天来到的时候，让他给他自己的命运做好准备吧！”他这话里的意思他自己也不全知道，要不他就不会有足够的脑子想到去说它了。“让他当心点儿；让他当心点儿！等到他委屈过、怠慢过的人都作好准备让人家给吊死的时候，丧钟该敲响了。而不是为这些人敲响的。”

当这位教师怀着极其专注的愤怒和仇恨说着这番话时，赖德胡德眼睛定神瞧着他，同时从他斜躺的姿势一点点抬起身来。于是，当这番话结束时，他也是一只腿跪在草地上，他们两人面面相觑着。

“噢！”赖德胡德说，非常审慎地把嘴里嚼着的草叶吐掉。“那么我明白啦，第三位老爷，他是去找她的罗？”

“他是昨天离开伦敦的，”布拉德莱回答说。“这回我几乎十拿九稳，他到底是去找她了。”

“这么说，您还没有十分的把握罗？”

“我这儿，”布拉德莱说，同时一把捏住他那件粗布衬衫的胸部，“有把握得就好象在那儿写着的一样；”说着他朝天一挥手，就象是打了一巴掌或是戳了一刀子似的。

“啊！可是从您脸上看得出，”赖德胡德反驳说，这时他已经

把草叶全部吐光了，正在用袖子抹嘴巴。“您从前也一个样儿地有把握，可结果都失望了。从您的神气上看得出来。”

“您听着，”布拉德莱低声说，一边探身向前把一只手搭在这位看闸人的肩头上。“我这些天正在休假。”

“是吗，哎呀呀！”赖德胡德眼睛盯着那张被激情折磨得非常消瘦的面庞，喃喃说。“您工作的日子一定是够费劲儿的吧，要是这算休假的话。”

“而自从假期开始以来，”布拉德莱不耐烦地挥一挥手，不许他打断自己，继续说，“我就没离开过他。现在，一直到我看见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再也不离开他了。”

“等您看见他跟她在一起了呢？”赖德胡德说。

“——我就回到这儿来。”

赖德胡德把他跪着的那条腿伸直，立起身来，阴沉沉地望着这位新朋友。过一会儿，他们两人一同朝那只船划去的方向走去，好象心照不宣似的；布拉德莱在奋力迈进，而赖德胡德却退缩不前；布拉德莱把他干净漂亮的钱包掏出来捏在手里（这是他的学生们大家一个个便士凑起来买下送他的），赖德胡德把他原先抱在胸前的手松开，若有所思地用外衣的袖口在嘴巴上一抹。

“我给您一个英镑，”布拉德莱说。

“您给两个吧，”赖德胡德说。

布拉德莱把一枚一英镑的硬币夹在手指缝里，眼睛没精打采地望着旁边那条纤道，赖德胡德把左手张开，稍微有点儿往自己这方面缩回。布拉德莱又把手伸进钱包里再抽出一枚一英镑的硬币来，两枚硬币在赖德胡德的手心中丁当一响，于是这只手往回缩的动作立即加快了，一直把这两枚硬币缩回到自己的

门袋里。

“现在，我得去跟踪他了，”布拉德莱·海德斯东说。“他走这条水路——蠢货！——想要迷人耳目，或者躲开人家的注意，即使不仅仅为了迷惑我，可是他除非有一套隐身术，否则就别想甩掉我。”

赖德胡德停下了脚步。“要是您这回不再失望了，第三位老爷呀，或许您回来的时候，要来闸房里歇歇脚吧？”

“我要来的。”

赖德胡德点点头，于是这位船夫的身影便踏着纤道边上柔软的小草向前走去，紧贴着矮树篱，迅速向前移动。从他们刚才绕过的地点，能望见很长一段河面。一个陌生人现在来到这里一定会认为，沿着这条矮树篱，到处都站有一个注视着这位船夫的人，并且是站在那儿等候他的到来。他自己一开头也老是这样想的。那时他的眼睛还不习惯那些带有伦敦城的盾形徽章的木杆，这徽章上画有一把杀死瓦特·泰勒的匕首。①

就赖德胡德先生所知，天下的匕首全都是一个样子的。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可能不需书本即可逐字逐句讲述关于瓦特·泰勒、市长瓦尔沃斯勋爵和国王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夏日的黄昏，甚至他也认为每个年轻人都应该知道，普天之下每一把锋利的杀人凶器都是为一个活着的人而铸造的。因此那个眼睛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赖德胡德，和每走过一根木杆便用手鬼鬼祟祟摸一摸那把匕首，并且眼睛盯着那只小船的他，两人之间其实也半斤八两。

---

① 瓦特·泰勒(Wat Tyler，?—1381)是英国十四世纪农民起义的领袖，一三八一年六月十五日被当时的伦敦市长瓦尔沃斯勋爵派人用匕首暗杀。据说伦敦市徽上的匕首图案便是代表刺杀他的那一把。

小船向前划去，从弓着身子的树干下划过，从映在水中的安静的树木倒影上划过。这位船夫在对过的河岸上尾随着它，偷偷摸摸地向前走。凭着点点水花反射出来的闪光，赖德胡德看见划船的人什么时候和在哪儿把他的桨伸进水里，虽然他是懒懒地立在那儿注视着，而太阳在下落，周围的景色染成一片通红，这时他才不再注视下去。后来，这红色仿佛在渐渐消退，并且一直向天空涌去，我们常说，无辜流淌的鲜血会涌向天空，现在这红色就好象是那种血似的。

这无赖转身向他的船闸走去（他并没有走得远到望不见船闸），一路上在他这样一个人的有限的思维能力范围内尽可能深刻地思索着。"他干吗要学我穿衣裳？他不学我，也能装出他想要装出的样子来的呀。"这是他思索的主题；在这种思索中，好象半沉半浮地漂流在河上的破烂一样，不时迟钝地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他是碰巧这样做的吗？设一个圈套来搞清楚他是不是碰巧，这个想法，作为一种实际可行的狡猾手段，很快便取代了"要不然为什么这样"的费脑筋的探讨。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无赖·赖德胡德走进他的闸房，把他的衣箱搬到室外目下还能看得清的灰暗微光中。他坐在草地上，箱子放在身边，把其中的东西一件件翻出来，终于翻出一条耀眼的大红围巾，因为用得旧了，上面有一些黑色的污渍。这条围巾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坐在那里，望着它一动也不动，后来，他把脖子上围的一块破旧的色彩全无的布片扯下来，围上这条围巾，让两头长长地荡在下边。"这会儿，"这个无赖说，"要是他看见我围这条围巾以后，我见他围上了一条同样的围巾，那就不是碰巧了！"他很为自己想出的主意高兴，便把箱子搬回去，吃晚饭去了。

"开闸，嗬！开闸！"这夜月色清朗，他长长地打了个盹，才

被一只驳船唤醒。他照常放驳船过闸，重新剩下独自一人，在他正注意着闸门渐渐合拢的时候，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出现在他的面前，立在船闸的边沿上。

“哎哟！”赖德胡德说。“第三位老爷，已经回来啦？”

“他在‘渔翁客栈’里，住下过夜了，”回答声是疲倦而又嘶哑的。“他早上六点钟再沿河往上走。我回来歇两个钟头。”

“您是该歇着啦，”赖德胡德说，一边从木板桥上向这位教师走去。

“我不要歇着，”布拉德莱烦躁地回答。“我宁肯不歇这两个钟头，情愿跟踪他一整夜。可是，他不在前面走，我也没法子在后面跟呀。我等了一会儿，确实知道他什么时候动身才走开；如果我不确实知道，我就留在那儿了。——把一个人两手捆起来掷进这个闸坑里可不是好玩儿的。这两面又光又滑的墙壁可没法往上爬。我看这儿扇闸门也能把他吸下去的吧？”

“吸下去也罢，吞进去也罢，反正出不来的，”赖德胡德说，“就是不捆两只手也出不来的啦。两头闸门一关，谁要是能上来站在我面前，我送他一壶陈年老酒喝。”

布拉德莱心怀鬼胎地朝下面望。“您在闸边上跑，过来又过去，光线这么差，只有几英寸宽的一条烂木头，”他说。“我奇怪您怎么没想到会淹死的呢。”

“我是淹不死的！”赖德胡德说。

“您是淹不死的？”

“淹不死的呀！”赖德胡德说，以一种深信不疑的神情摇着头，“这谁不知道。我是淹死了又救活的人，我是淹不死的。我可不愿意让那条该死的汽船知道这事儿，要不，船上的人就会凭这个不付给我那笔我该得到的赔偿费啦。可是沿河一带的人

都跟我一样知道，淹死了又救活的人是再也淹不死的。”

布拉德莱对这种无知厌弃地一笑，要是他的哪个学生这样说，他定会给以纠正的，他继续朝下望着水面，仿佛这地方对他具有一种阴沉的魅惑力。

“您好象挺喜欢这水闸呀，”赖德胡德说。

他没有理睬，仍旧站在那儿朝下望，好象没听见他这句话。他的脸上有一种非常阴郁的表情。一种让这个无赖感到难以理解的表情。这表情是凶残的，满含着意图的；然而这意图很可能是针对别人同样也针对着他自己。假如他现在竟然退后一步，纵身跳入水中，也不会让人感到出乎意外。或许，他那决意要行凶杀人的烦乱不安的灵魂，顷刻之间确实在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是用这种办法、或是换另一种办法去杀人。

“您不是说，”赖德胡德的眼睛斜视了他一会儿，然后问道，“您是回来歇两个钟头的吗？”然而即使这样，他仍然不得不用手肘点他一下，才得到他的回答。

“啊？是的。”

“您是不是顶好进去歇两个钟头呢？”

“谢谢您，是的。”

他看来象是一个刚刚从睡梦中被唤醒的人，跟随着赖德胡德走进闸房，赖德胡德从一只碗橱里取出一点冷的咸牛肉和半块面包，以及装着一点儿杜松子酒的酒瓶，还有一只水罐，里面有一些水。这水他刚从河里打来，冰冷的罐子上还挂着水滴。

“好啦，第三位老爷，”赖德胡德说，一边向他俯下身子，把水罐放在桌子上。“您顶好是吃点儿，喝点儿，再打您的瞌睡。”他那条红围巾向下垂荡着的两端吸引着这位教师的眼睛。赖德

胡德看见他在注视这条围巾。

“噢！”这位大人物心想。“您在注意了，是吗？来吧！那就让您好好儿瞧一瞧。”他这样想着，便去坐在桌子的对面，把他的外衣敞开，假装在仔仔细细整理着这条围巾。

布拉德莱又吃又喝。他坐着，面前摆着餐盘和杯子，赖德胡德看见他一次又一次地偷看这条围巾，好象在矫正他迟钝的观察力，并且在极力运用他缓慢的记忆。“等您吃完要睡了，”这位诚实的人说，“就倒在屋角里我那张床上吧，第三位老爷。不到三点钟天就大亮啦。我早早儿喊醒您。”

“我不需要人喊，”布拉德莱回答说。只脱掉了鞋和外套，便马上躺下了。

赖德胡德两臂合抱在胸前靠在他的木圈椅里，海德斯东右手攥拳，牙关咬紧，睡着了。然后一层薄雾蒙上他自己的眼帘，他也睡着了。醒来时发现已经天明，而他的客人已经起床，去河边用水冰自己的脑袋了：——“我看呀，”赖德胡德立在闸房门口，目光尾随着他，喃喃自语说，“整个儿泰晤士河的水也不够您干这个用的！”不到五分钟，他已经动身，还象他昨天一样朝那静静的远方一步步走去，赖德胡德根据自己身体的猛一惊动和眼睛向四周围的瞥视，便可以判断出什么时候有一条鱼在河面上腾跃。

“开闸，喃，开闸！”整天是一阵阵的吆喝声，“开闸，喃，开闸！”这一夜又喊叫过三次，然而布拉德莱没有回来。第二天闷热得难受。下午，一场雷阵雨，而当一阵暴雨刚刚铺天盖地扫来的时候，他恰象这场暴雨一样冲进了房门。

“您看见他跟她在一起啦！”赖德胡德突然站起身来，惊喊着。

“看见了。”

“在哪儿?”

“在他走到头的地方。他的船拖上岸了,说要停三天。我听见他吩咐的。后来我看见他等她,跟她见面。我看见他们了,”他好象窒息了似地停了停,又重新说下去——“我看见他们肩并肩走着,昨天晚上。”

“那您干了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干。”

“那您打算干什么呢?”

他沉沉地坐到椅子上,大声笑起来。紧接着,从鼻孔里涌出一大股血来。

“这是怎么啦?”赖德胡德问道。

“我不知道。我没法止住它。已经两次——三次——四次——我也不知道好多次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尝到了它,闻到了它,看见了它,它呛在喉咙里,然后就这样喷出来。”

他光着头走回到倾盆大雨里,低低地弯下身子俯向河面,用两手捧起水来,把血冲掉。赖德胡德从门里望去,在他的身影后面,是一幅浩淼的黑压压的帷幕,正庄严地朝天际的一方移动着。他抬起头来走回屋里,从头到脚都湿透了,他袖子的下半部方才浸进了河里,正往下滴水。

“您的脸色象鬼一样,”赖德胡德说。

“您见过鬼吗?”他气冲冲地反问道。

“我意思是说,您累得不行了呀。”

“那还用说。我从离开这儿就没歇过。我不记得我自从离开这儿以后在哪儿坐下过一次。”

“那么现在躺躺吧,”赖德胡德说。

“我这就躺下，您先给我点儿什么解解渴吧。”

那只酒瓶和水罐又拿出来了，他给自己冲了一杯淡酒，又冲了另一杯，把两杯接连着匆匆喝下去。然后他才说：“您刚才问过我什么话吧。”

“没有，我没有问过，”赖德胡德回答说。

“我说您问过的，”布拉德莱发狂地、拚命似地转过身来向着他，反驳说，“在我去河边洗脸之前，您问过我什么的。”

“哦！那时候吗？”赖德胡德向后退了退说，“我问您打算干什么。”

“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知道？”他回答说，用两只发抖的手来表示反对，他的动作带着冲天的怒气，把袖子上的水都甩在地板上了，就好象拧过的一样。“我连觉都没睡过，还能打算下一步干什么吗？”

“啊，我也是这么说的嘛，”另一位回答。“我不是说了让你躺下吗？”

“嗯，也许您说过。”

“对呀！那我就再说一遍吧。就睡在您昨天睡的地方吧；睡得越熟、越长，您就越能知道您下一步该干什么。”

他指着屋角那张有脚轮的矮床，他这个动作似乎把那个破烂的睡觉地方渐渐带回到布拉德莱恍惚不定的记忆中。他连忙脱下一双不象样的破鞋，尽管浑身浇湿，还是重重地倒在了床上。

赖德胡德坐进他的木圈椅里，透过窗子望着天空的闪电，倾听着雷声。然而他的心思却全然没有被雷声和闪电所吸引，因为他在一次、再次、三次非常小心谨慎地望着床上这个筋疲力尽的人。为了抵挡暴风雨，这人身上那件粗布外衣的领子是

向上翻起的，并且在脖子上扣牢着。他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一点，他很多事情都留意不到了，当他在河里洗脸时，当他倒在床上入睡时，都没有解开外衣；虽然，假如他松开外衣的钮扣，准会舒服得多。

雷声隆隆，叉形的闪电仿佛在窗外那幅浩淼的帏幕上到处划出一些锯齿状的裂纹来，赖德胡德坐在窗前，眼睛望着那张床。有时借一股红光，他看见了床上的人；有时是借一股蓝光；有时在黑沉沉的暴风雨中几乎看不见他；有时一股急速颤动的炫目的白光让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不久以后又将有一场暴雨涌来，河水似乎在向上涨起，来迎接这场暴雨，一阵狂风冲进门来，掀动着这个人的头发和衣襟，好象有一群隐身的使者跑来围绕在床前，要把他抬走似的。在风暴的每次起伏中，赖德胡德都会转一转身子，似乎它们在打扰他不让他仔细观察这个熟睡的人——这可能是一种颇能动人心魄的打扰，不过毕竟只是打扰而已。

"他睡得正香，"他心中自语；"可是他离我这么近，又那么提防我，尽管雷声隆隆吵不醒他，而我一离开椅子就会惊醒他的；更别说我去碰他了。"

他非常小心地站起来。"第三位老爷，"他低声地、沉着地说，"您躺得舒服吗？有点儿冷呢，老爷。要不要给您盖件衣裳？"

没有回答。

"就给您盖上，您瞧，"赖德胡德用一种压低的、异样的声音喃喃说着；"给您盖件衣裳，盖件衣裳！"

熟睡的人动了动手臂，他重新坐回到椅子上，假装注视窗外的风雨。窗外的景色非常壮观，然而还没有壮观到让他的眼睛留连忘返的地步，总共过了半分钟，他又偷偷地瞧了床上人一眼。

赖德胡德一再非常仔细瞧着的地方，是熟睡的人紧包着的喉咙部分，一直瞧到这人熟睡得似乎从里到外疲倦已极而不省人事的时候。于是，赖德胡德小心翼翼地从窗前走过来，立在床边。

“可怜的人！”他低声咕哝一句，脸上一副狡猾相，眼睛十分警觉，一只脚随时准备向后退，以免这人一纵身爬起来；“他穿着这件外衣睡觉一定不好受。我来给他松松扣子，让他舒服点，好吗？啊！我看我应该给他松开，可怜的人。我看我得这样做。”

他用一只非常谨慎小心的手碰到第一个钮扣，便向后退一步。然而熟睡的人仍然沉沉不醒，毫无知觉，他的手更有把握地碰到第二个钮扣，或许因为更有把握，所以也更轻巧。轻轻地、慢慢地，他解开了他的外衣，向两旁拉开。

这时，露出一条鲜红的围巾向下拖着的两端，而且，这人甚至还费心把围巾的一些部分在某种液体里浸染过，让它显得好象是用旧了沾上的污渍。赖德胡德的脸上带着茫然不知所措的神色，望望这条围巾，又望望熟睡的人；望望熟睡的人，又望望这条围巾，最后，他蹑手蹑脚退回去，坐到椅子上，一只手托住腮帮，长久地沉思默想，眼睛望着那个人的那条围巾。



在看闸人的屋子里

第 二 章

捡垃圾的金人儿情况略有起色

拉姆尔先生和太太来跟鲍芬先生和太太共进早餐。他们并非纯粹是不请自来的，然而却是极力强使这对金人儿邀请了他们，让人感到，即使有心辞谢他们前来作客的荣幸和快乐，也觉得盛情难却。拉姆尔先生和太太今日情绪极佳，他们对于鲍芬先生和太太情意之浓密，几乎象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情一般。

“我亲爱的鲍芬太太呀，”拉姆尔太太说，“看见我的阿尔福莱德跟鲍芬先生这样亲密地交往，让我感到象获得了新的生命一样。他俩是生来就有缘份做好朋友的哟。那么单纯质朴，又那么富有性格的力量，那么高的天赋智慧，又是那样可亲可爱、温文尔雅——这就是他俩共同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啊。”

这段话是大声说的，于是，当拉姆尔先生陪同鲍芬先生从窗前走向早餐桌边的时候，他可以接上他亲爱的和尊贵的妻子递过来的话头了。

“我的索福罗尼娅呀，”这位绅士说，“您对您可怜丈夫的性格所作的评价是太偏颇了一点儿——”

“不啊！不是太偏颇了，阿尔福莱德呀，”这位太太温情地感动了，连忙争辩说，“可别那么说呀。”

“我的孩子，那么，就说是您对您丈夫的好评价吧，——您

不会反对这个说法吧，亲爱的?”

“我怎么能呢，阿尔福莱德?”

“那么，我的宝贝儿，您这种好评价对鲍芬先生是言犹未及，但对我却又是言之过甚啦。”

“对于您的第一个指责，阿尔福莱德，我认罪。可对于第二个嘛，哦不对，不对啊!”

“我说对鲍芬先生是言犹未及，索福罗尼娅，”拉姆尔先生说，他的语气昂扬到象在表达一种伟大道义的程度，“是因为把鲍芬先生降低到了我的水平；对我的言之过甚嘛，索福罗尼娅，是因为把我抬高到了鲍芬先生的水平。鲍芬先生的宽宏大度我是望尘莫及的啊。”

“您说望尘莫及，是指对您自己吗，阿尔福莱德?”

“我的爱，我不是说这个。”

“不是说这个吗，你这个咬文嚼字的人?”拉姆尔太太调皮地说。

“不是，亲爱的索福罗尼娅。从我的低下水平上，我认为鲍芬先生是太慷慨大方，太宽厚仁慈了，他对那些与他毫不相称、对他忘恩负义的人是太好了。对于他这些高贵的品质我是决不敢妄自企求的。相反，当我看见他的这些高贵的品质表现出来的时候，我心头不禁激起义愤。”

“阿尔福莱德哟!”

“我亲爱的，我说激起义愤，是对那些一钱不值的人而言，这些高贵的品质在我心中唤起一种挺身而出的欲望，想要来阻挡住所有这种人，不许他们侵犯鲍芬先生。为什么呢?因为出于自己低下的品性，我更多了解人情世故，更少一些细致柔弱。我没有鲍芬先生那样的海量，我比他更能够感受他所受到的损

害，并且觉得自己更有办法对付那些损害他的人。”

拉姆尔太太感到，似乎今天早晨很难把鲍芬先生和太太引进一场愉快的谈话里。已经抛出好几个诱饵了，但这对夫妇却都一言不发。只见拉姆尔太太跟她的丈夫两人在感动而动人地讲着话，但却只是他们两人在讲话。假设这两个可爱的老家伙听见这席话内心已有所触动吧，但到底还是希望能确实证明一下才好，尤其是，至少这两个亲爱的老家伙当中的一个是多少指名提到过的。如果说，这两个亲爱的老家伙是太腼腆或者太愚蠢了，不善于在这场谈论中接受要求他们占有的位置，那么，看来有必要拽着他们的胳臂和脑袋把他们拖进来才行。

“不过，”于是拉姆尔太太便以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情向鲍芬先生和太太问道：“我丈夫实际上是不是说，他出于对另一位他急于想效劳的人的仰慕，甚至于把他自己暂时的不幸也不放在心上了？是不是我们因此可以说，他的天性是宽宏大量的呢？我这个人不长于议论，不过确实是如此的吧，亲爱的鲍芬先生，鲍芬太太，是吗？”

无论鲍芬先生或是鲍芬太太都仍然一言不发。他坐在那儿，眼睛望着餐盘，吃他的松饼和火腿；而她则怯生生地眼睛盯着那把茶壶。拉姆尔太太天真的呼吁只投入空气中，跟壶里冒出的热气混融在一起，袅袅飘散。她朝鲍芬先生和太太瞟了一眼，慢慢地抬起眉毛，彷佛在问她的丈夫：“有什么不对劲儿吧？”

拉姆尔先生以前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曾发现他的胸膛是很能发挥作用的，便设法把他宽阔的衬衫前胸尽可能高地挺起来，然后才面带微笑，这样呼应他的妻子说：

“索福罗尼娅呀，心爱的，鲍芬先生跟鲍芬太太会提醒您想起一句古老的格言：‘自己夸，不算夸；别人夸，一枝花。’”

“自己夸吗，阿尔福莱德？您的意思是说，我们俩是一个人儿吗？”

“不，我亲爱的孩子。我的意思是说，您只要稍为想想就不会记不起来，您现在所一意夸奖的我对鲍芬先生的感情，也正是您对鲍芬太太的感情呀，这您自己对我说过的。”

（“我算说不过这个咬文嚼字的人，”拉姆尔太太快活地对鲍芬太太悄声说。“假如他逼我承认的话，恐怕我非得承认不可了，因为这是千真万确的呀。”）

拉姆尔先生观察到，鲍芬太太仅仅从茶壶上把眼睛抬起来一会儿，尴尬地微微一笑，而这也根本不是什么笑容，然后她又重新垂下眼睛。这时，他的鼻子上开始忽隐忽显地出现了好几个白色的凹斑。

“你承认这个指责吗，索福罗尼娅？”阿尔福莱德以一种嘲弄的口吻问道。

“确实，我看呀，”拉姆尔太太说，她仍然很快活，“我只好求法院来保护我了。我非得回答这个问题不可吗，法官老爷？”她对鲍芬先生说。

“您如果不喜欢回答就别回答，太太，”鲍芬先生说，“这毫无关系。”

夫妻二人一同对他非常怀疑地瞥了一眼。他的态度是严肃的，但是并不粗鲁，他好象对于这种谈话的调子有某种程度的厌恶，但却压制着没有表现出来，这其中显示出几分威严。

拉姆尔太太再度抬起眉毛来向她的丈夫请示。他轻轻一点头回答她：“再试一次。”

“为了使自己免遭暗中自我褒扬的嫌疑，我亲爱的鲍芬太太，”活泼的拉姆尔太太说，“因此，我必须告诉您这是怎么一回

事儿。”

“不，求您别讲了，”鲍芬先生打断她说。

拉姆尔太太笑着转向他。“法庭反对吗？”

“太太，”鲍芬先生说，“法庭（假如我是法庭的话）的确反对。法庭有两条理由反对。第一，因为法庭认为这不公平。第二，因为这位亲爱的老太太，法庭太太（假如我是法庭先生的话）会因为这个感到苦恼。”

拉姆尔太太说：“法庭认为什么是不公平的呢？”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从她身上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她是摇摆于两种姿态之间——在这儿的曲意奉承的姿态和在特威姆娄家的傲慢不逊的姿态之间。

“如果让您讲下去，”鲍芬先生回答说，一边劝慰似地点着头，仿佛在说，只要办得到，我们不会对你们很苛刻的；我们会尽力办的。“那就不正直坦诚，所以就不公平。既然这位老太太觉得不舒服，就一定是有充分理由的，我看出她不舒服，我也明明看出她有充分理由不舒服。您用完了吗，太太？”

拉姆尔太太终于决定采取傲慢不逊的姿态，便把餐盘往外一推，眼睛望着她丈夫，笑了起来；然而决不是快乐的笑。

“您用完了，先生？”鲍芬先生问道。

“谢谢您，”阿尔福莱德露出满嘴的牙齿来回答。“假如鲍芬太太答应的话，我还想再来一杯茶。”

他把茶溅了一点儿在胸膛上，这个胸膛本来应该大大发挥一番作用的，而现在却少有作为；不过整个说来，这杯茶吃得还算有一些气派，虽然这当儿，他鼻子上忽隐忽现的白斑几乎大到好象是用那把茶壶压出来的一样。“感谢不尽，”然后他说。“我用完了。”

“现在，你们哪一位，”鲍芬先生柔和地问道，同时掏出一个皮夹子来，“你们俩哪一位是管钱的？”

“索福罗尼娅，我亲爱的，”她丈夫说，他这时正仰靠在椅背上，用一只右手向她一挥，左手横吊着，大拇指塞进背心的袖洞里：“这是您管辖的部门呀。”

“我倒情愿这是您丈夫管辖的部门呢，太太，”鲍芬先生说，“因为——不过别管这个因为了。我倒情愿跟他打交道呢。不管怎么吧，我尽可能不冒犯你们，把我要说的话说出来；假如我能丝毫不冒犯你们，那我就太高兴了。你们两位为我帮过一个忙，一次非常大的忙，因为你们作过一件事(我的老太太知道这是什么事)，所以我在这个封套里放了一张一百英镑的钞票。我认为这个忙帮得完全能值一百个英镑，所以我心甘情愿付这笔钱。劳驾你们收下，并且也请接受我的谢意，好吗？”

拉姆尔太太眼睛不看着他，以一种傲慢的动作把左手伸出去，鲍芬先生便把那只小封套放进她手里。当她把这只小封套传送到她的怀中时，拉姆尔先生的脸上显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情，呼吸也更加自如了一些，因为在这张钞票尚未安全地从鲍芬先生掌握之中转移到他的索福罗尼娅的手里以前，他还不能十分有把握地认为这一百镑钱已经归他所有了。

“这不是我凭空猜想吧，”鲍芬先生对阿尔福莱德说，“您曾经大体上考虑过，先生，在适当的时候来这儿代替洛克史密斯，是吗？”

“的确不是，”阿尔福莱德表示同意说，牙齿闪闪发光地微笑着，脸上的鼻子显得太大，“不是您凭空猜想。”

“而或许，太太，”鲍芬先生继续说，这次是对索福罗尼娅，“承蒙您的好意，也曾经把我的老太太放在心上，她荣幸地让您

反复考虑过，您能否有朝一日负起照料她的责任，我说的差不离吧？您考虑过，您能否在她身边做一个类似贝拉·维尔弗小姐一类的人，或者比这更近一层的什么，对吗？”

“我敢说，”拉姆尔太太目光中带着轻蔑，声音很大地说，“我如果能在尊夫人面前当个什么人的话，先生，我几乎不会做得更差些，比起贝拉·维尔弗小姐来——您是这样称呼她的。”

“那么您怎样称呼她呢，太太？”鲍芬先生问道。

拉姆尔太太不屑于回答，只是傲慢不逊地坐在那里用一只脚敲打着地板。

“我想我可以说，这也不是我在凭空猜想吧。是吗，先生？”鲍芬先生转向阿尔福莱德问道。

“不是的，”阿尔福莱德象方才一样微笑着表示同意，“不是您凭空猜想。”

“那么，”鲍芬先生轻声说，“这行不通。我不希望说出一个以后回想起来会觉得不愉快的字眼；但是这是行不通的。”

“索福罗尼娅，我的爱，”她丈夫打趣地说，“您听见啦？这是行不通的呢。”

“对，”鲍芬先生说，声音仍然很低，“这的确行不通。你们实在必须原谅我。如果能够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那么我希望这件事就到此结束，让咱们双方都觉得称心满意。”

拉姆尔太太望了他一眼，表示她这一方绝对不能满意，要求把她从满意的一类人中排除出去；然而她却一言未发。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鲍芬先生说，“是公平交易，就公平交易这一点来说，咱们已经办妥了。你们给我帮了个大忙，一个非常大的忙，而我也已经付钱给你们了。关于价钱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拉姆尔先生和拉姆尔太太隔着餐桌对望，但是谁也说不出还有什么不同意见。拉姆尔先生耸耸肩，而拉姆尔太太则直挺挺地坐在那里。

“这很好，”鲍芬先生说。“我们(我的老太太跟我)希望你们会认为，我们采用了在这种情况下所能采用的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做对了。我们非常仔细小心地反复商量过这件事(我的老太太跟我)，我们觉得引你们误入歧途，或者甚至是让你们任着性子干下去，都是不对的。所以我就坦率地让你们了解——”鲍芬先生想要换个新的说法，但都无法找到一个比他先前用过的那句话更富于表达力的词儿，于是便用一种深有自信的口吻重复说，“——这是行不通的。要是我能把话说得让人听了更舒服些，我会那么说的；不过我希望我并没有把话说得让人听了非常不舒服；无论如何我没打算那样做。所以说，”鲍芬先生象是演说收尾似地说，“祝你们一路顺风，我们现在的看法是，或许你们会一路顺风的。”

拉姆尔先生厚着脸皮笑着从餐桌上他所坐的那一边站起来，而拉姆尔太太立起身来时，则是轻蔑地皱着眉头。恰当此时，楼梯上传来一阵匆促的脚步声，乔治娅娜·波茨纳普冲进房里来了，她没有事先让仆人通报，满脸挂着泪水。

“噢，我亲爱的索福罗尼娅，”乔治娅娜哭喊着，一边扭着两只手，一边冲过去拥抱她，“想想看吧，您跟阿尔福莱德竟然破产了啊！噢，我可怜的亲爱的索福罗尼娅，您对我那么好，让我怎么敢想在您的家里大拍卖啊！噢，鲍芬先生、鲍芬太太，求你们原谅我闯进来，可是你们不知道，我是多么喜欢索福罗尼娅啊，而爸不让我再去他们家了，你们不知道，自从我听见爸说，索福罗尼娅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了，我多么为她难过啊。您

不知道，您不可能知道，您决不可能想象，我是怎么通宵不合眼地为我的索福罗尼娅，为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朋友哭泣啊！”

拉姆尔太太的神情在这个可怜的蠢丫头的拥抱下变化了，她的脸色变得极为苍白，她祈求似地望着，先是望着鲍芬太太，后来又望着鲍芬先生。这两个人马上都了解了她，在这种情况下，比起那些教养好得多的人来，他们能够更加细致入微地洞悉一切；而那些更有教养的人的知觉却比不上他们这样直接发自心灵深处。

“我连一分钟时间也没有，”可怜的小乔治娅娜说，“我一大早跟妈上街买东西，我说我头痛，让妈答应我留在敞篷马车上，在庇卡德利广场上，我跑到萨克维尔大街，听人说索福罗尼娅在这儿，后来妈又去看一个，噢，一个多么可怕的板着面孔的乡下老妇人，她缠着头巾，住在波特兰街，我就说我不跟妈上楼去，我乘车子去弯一下，给鲍芬他们留张名片，我这么直呼大名是很放肆的；可是，噢，天啦，我脑子全乱啦，马车停在门口呢，要是给爸知道了他该说什么啊！”

“您别怕呀，我亲爱的，”鲍芬太太说。“您是进来看望我们的呀。”

“噢，不，我不怕，”乔治娅娜哭着说。“这太不礼貌，我知道，可是我是来看可怜的索福罗尼娅，我唯一的朋友的啊。噢！在我知道您在社会上失掉了地位之前，我亲爱的索福罗尼娅呀，我就多么想跟您在一起，而现在，我是多么更加想要跟您在一起啊！”

当这个头发柔软、心肠也柔软的女孩紧紧搂抱着索福罗尼娅的头颈时，在这个一向敢作敢为的女人眼睛里，确实有泪水在流。

“可我是为正经事来的，”乔治娅娜一边抽噎着说，一边擦干面孔，然后便在一只网格拎包里摸索着，“要是不办好这个，我来就没意思了，噢，我的天啦！要是爸知道萨克维尔大街的事，他会说什么呢，要是让妈在那个可怕的缠头巾妇人的大门口等我，她会说什么呢，没见过象我们这几匹马一样好甩蹄子的马了，越来越让我觉得头发晕，可我又正是需要更有头脑的时候。它们一个劲儿在鲍芬先生家的大街上甩蹄子，它们原本就不该上这儿来的。噢！在哪儿，在哪儿呀？噢！我找不到啦！”这其间，她一直在抽噎着，也一直在那只网格拎包里摸索着。

“您在找什么呀，我亲爱的？”鲍芬先生向前走一步问她。

“噢！少得很的东西，”乔治娅娜回答说，“因为妈老是拿我当小孩儿看待（说真的，我希望自己是个小孩儿就好了！），可我几乎从来没花过，一共凑起来有十五个英镑了，索福罗尼娅，我希望这三张五英镑的钞票总比没有强，虽然是少得很、少得很啊！啊，我找到那个啦——噢，我的天啦！另外一个丢啦！噢，不，没丢，在这儿呢！”

说完这些，乔治娅娜又不停地抽噎着，在拎包里摸索，掏出一条项链来。

“妈说小姑娘不能戴珠宝，”乔治娅娜继续说，“所以除了这个，我没有什么小首饰；不过我想我的郝金森姨妈看法不一样，因为这是她给我的，虽然我总是想着，她还不如把它埋在土里呢，它在我这儿一年到头放在首饰盒子里，不管怎么，收下吧，谢天谢地，它到底有用处啦，您去卖掉它，亲爱的索福罗尼娅，用它买东西。”

“交给我吧，”鲍芬先生轻轻地接过来，并且说。“我负责让它卖个该卖的价钱。”

"噢！您是索福罗尼娅的这么好的朋友吗，鲍芬先生?"乔治娅娜大声说，"噢，您多么好哟！噢，我的天啦！还有点儿事情呢，我都忘记啦！噢，没有，没忘记，我记得是什么事。我祖母的财产，等我成年以后就归我了，鲍芬先生，归我一个人，不论爸或是妈或是哪个人都管不着，我想要做的是，把这笔钱的一部分现在用某种方式转给索福罗尼娅跟阿尔福莱德，办法是去哪儿签署个什么字据，能让哪个人肯预先给他们点儿什么。我希望他们能有点儿象样的东西，能让他们重新回到社会上。噢，我的老天爷！您是索福罗尼娅的这么要好的朋友，您不会拒绝我吧，您会吗?"

"不，不会，"鲍芬先生说，"我负责去办。"

"噢，谢谢您，谢谢您啊！"乔治娅娜大声说。"要是我的女用人身边有一张小纸条和半个克朗①，我就能跑到糕饼铺子里去签名写下个什么，或者，假如有谁来咳嗽一声，让我用钥匙打开车门放他进来，给我带来笔和墨水，还有一小块儿吸墨纸的话，我也可以在广场里签名写的。噢，我的天啦！我非跑开不可了，要不爸跟妈都会发觉了！亲爱的，亲爱的索福罗尼娅，再——再见了！"

这个轻信的小东西再次极其深情地拥抱了拉姆尔太太，然后又把手伸给拉姆尔先生。

"再见，亲爱的拉姆尔先生——我是说阿尔福莱德。您今后不会认为因为你们失去了社会地位我就抛弃了您和索福罗尼娅，是吗？哎呀！哎呀！我把眼睛都哭得突出来啦，妈一定会问我是怎么回事儿。噢，送我下去吧，有谁，劳驾，劳驾，劳

---

① 克朗，英国从前发行的硬币，印有王冠花纹，值五先令。

驾！”

鲍芬先生把她送下楼去，看她坐上马车走了，她可怜的小小的红眼睛和衰弱的面颊从那辆奶油色敞篷马车高大的侧面挡板上探出来，她仿佛因为犯了什么小孩子的错误，罚她白天躺在床上，这会儿正又悔恨又沮丧，可怜巴巴地发抖，从床罩上往外偷看似的。鲍芬先生回到早餐厅里，发现拉姆尔太太仍然站在餐桌的一边，面拉姆尔先生站在另一边。

“我来负责，”鲍芬先生把钱和项链指给他们看看，说，“很快就把这些东西送还给她。”

拉姆尔太太这时已经从旁边一张小桌上拿起她的阳伞来，她立在那里用伞头描画着织锦台布上的花纹，恰象她在特威姆娄先生家描画糊壁纸上的花纹一样。

“我希望，您不会对她把事情说穿吧，鲍芬先生？”她说，把头转向他，但眼睛却不看他。

“不会，”鲍芬先生说。

“我是指，关于她的朋友的真实价值，”拉姆尔太太解释说，声音不高不低，着重说了朋友这个词。

“不会，”他回答。“我可能试着对她家做一点暗示，说她需要亲切的和细心的保护，可是对她的父母亲不会说得更多了，我什么也不会对这位年轻小姐本人说。”

“鲍芬先生，鲍芬太太，”拉姆尔太太说，还在用阳伞描画着，而且好象非常专心地这样做，“我想，并不是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都能象你们此时此刻对待我一样体贴和宽容。你们不愿意接受我一声感谢吗？”

“感谢永远都是值得接受的，”鲍芬太太以她随时流露的善良天性说。

“那么感谢你们两位啦。”

“索福罗尼娅，”她丈夫嘲弄似地向她说，“您在自作多情吗？”

“得啦，得啦，我的好先生，”鲍芬先生打断他说，“以善心度人是一种非常好的事情，被人以为善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事情。拉姆尔太太就算是自作多情了，又怎么样呢。”

“非常感激您。可是我是在问拉姆尔太太，她是不是自作多情。”

她立在那儿描画着台布上的花纹，脸上阴云密布，一无表情，而且一声不响。

“因为，”阿尔福莱德说，“看见您收下了这件首饰和这笔钱，鲍芬先生，我自己也倾向于自作多情一番呢。正象我们小乔治娅娜所说的，三张五英镑的钞票总比没有强啊，而且假如您卖掉这条项链的话，您也可以用卖掉的钱买东西啊。”

“假如您卖掉它的话，”鲍芬先生这样评论一句，便把这些东西放进衣袋里。

阿尔福莱德的目光紧跟着这条项链，并且也贪婪地紧跟着那三张钞票，直到它们消失在鲍芬先生背心的口袋里为止。然后，他半是恼怒半是嘲弄地冲着他妻子望一眼。她仍然站在那儿描画着；然而，一边描画，一边内心在斗争，这斗争表现于阳伞头在台布上最后几划所刻下的深深的痕迹上，这时，从她的眼里落下几点泪水来。

“怎么，该死的女人，”拉姆尔吼叫着，“她真是在自作多情了！”

她走到窗前，因为他怒目而视让她感到畏惧。她向窗外望了一会儿之后，非常冷峻地转过身来。

“您本来就没有理由抱怨我自作多情，阿尔福莱德，而您将来更不会有这种理由了。这些不值得您留意。我们马上就用我们在这儿挣下的钱出国去，是吗？”

“您知道我们要走的；您知道我们非走不可。”

“那就不必担心我心里会保留什么感情。假如我有过什么感情的话，不久就会平静的。不过这一切都会成为往事了。这一切现在已经成为往事了。您准备好了吗，阿尔福莱德？”

“我除了等您，还等什么鬼？索福罗尼娅！”

“那么我们走吧。很抱歉，我拖延了我们光荣的出发时刻了。”

她向前走，他跟着她。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好奇地轻轻抬起一扇窗在他们身后观望，只见他们沿着长长的街道走去。他俩手挽着手走着，表演得很够味儿，但却好象彼此一个字也没有交谈。假如你设想，在他们这种外在风度之下隐藏着的，是两个被一副看不见的手铐扣在一起的骗子的某种羞恶之心，这倒是富于想象力的；然而并非如此啊，还是设想他们是两个对自己、对彼此、对整个世界都已经心力交瘁，感到厌倦的人吧。他们转过街道的拐角，仿佛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所见到的情景只是如此而已；因为他们从此不曾再见到过拉姆尔夫妇。

第　三　章

拾垃圾的金人儿又垮下去了

这一天晚上是轮到在宝屋里读书的时间，鲍芬先生提早在五点钟吃饭以后，便和鲍芬太太吻别，疾步走出门去，用两只手抱着大手杖，因此，也和往常一样，这手杖仿佛在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话。他面部的表情是那么专注，看起来好象这根大手杖所讲的私房话要求他一字不漏地洗耳恭听。从鲍芬先生的面容看，他象是一个思虑深沉的人在倾听一场内容复杂的谈话，并且一边疾步向前进，一边不时望一望这位伙伴，那神情好似一个人正说着这样的话来打断对方："你不是这个意思！"

鲍芬先生和他的手杖一同向前走，直走到某一处十字路口，他们似乎应该在这里遇上一个大约是同时从克拉肯威尔出发往宝屋去的人。他们在这里停住了，鲍芬先生看了看表。

"好的，还差五分钟才到维纳斯约定的时间，"他说。"我稍微早了点儿。"

但是维纳斯是一个严守时刻的人，甚至当鲍芬先生的挂表还没放回到衣袋里之前，就看见维纳斯向他走来了。看见鲍芬先生已经立在约定的地方，他加快了脚步，转眼走到他的跟前。

"谢谢，维纳斯，"鲍芬先生说。"谢谢，谢谢，谢谢！"

假如他在继续下去的谈话里不给以解释的话，他为什么要感谢这位解剖学家的道理还是不很显然的。

“好极了，维纳斯，好极了。您来看了我，并且同意在魏格面前假装暂时还参加进去，我就好象有了个支持，好极了，维纳斯。谢谢，维纳斯。谢谢，谢谢，谢谢！”

维纳斯先生态度谦虚地握了握对方伸出的手，他们两人便继续向宝屋走去。

“您认为魏格今天晚上有可能对我下手吗，维纳斯？”他们向前走着，鲍芬先生若有所思地问道。

“我想他是这样的，先生。”

“您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这样想吗，维纳斯？”

“嗯，先生，”这人回答说，“是这么回事，他又来拜访过我一次，他是要放心地知道他所谓的我们的‘本钱’是否安然无恙，他说到他的意图，说等您下次一来他就不打算再推迟对你动手了。而这一次，”维纳斯先生细微地提醒说，“正就是他所说的下一次，您知道，先生——”

“——啊，所以说，您想他是要开始折磨我罗，嗯，维纳斯？”鲍芬先生说。

“正是这样，先生。”

鲍芬先生摸着鼻子，似乎它已经磨破了皮，火花开始从这个面部器官向四处飞溅了。“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人，维纳斯，他是一个坏透了的人。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才能度过这一关。您必须支持我，维纳斯，象一个善良的和忠实的人那样。您会尽一切可能来支持我的，维纳斯；是吗？”

维纳斯先生回答说，他保证这样做；鲍芬先生显得焦虑和沮丧，默默地继续向前走，直到他们扯响宝屋大门上的门铃时，都

没有再说话。马上听见门里传出笃笃走来的声音，当门打开时，只见魏格一只手扶在门锁上。

“鲍芬先生吗，先生？”他说。“您简直是稀客啦！”

“是啊。我这阵子在忙别的事儿，魏格。”

“真的吗，先生？”这位有文学的先生回答说，威胁地冷冷一笑。“哈！我一直在找您呢，先生，可以说是，很有点儿，特地在找您呢。”

“不会是这样的吧，魏格？”

“正是这样的，先生。假若您今天晚上不过来见我，瞧，我明天不去找您才怪呢。听着！我告诉您！”

“我希望没出什么事儿吧，魏格？”

“噢，没有，鲍芬先生，”他讥刺地回答。“没出事儿！在鲍芬老爷的宝屋里会出什么事儿呀！进来吧，先生。

> 假如您愿意来到这我为您覆盖绿荫的宝屋，
> 不会有栖满白鸽的玫瑰花枝给您作床铺；
> 您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来到宝屋？
> 噢，您难道是不肯、不肯、不肯、不肯来到宝屋？”①

魏格先生吟着他的诗句，把他的主人引进院内，当他锁上主人身后的大门时，目光中闪耀着一股邪恶的、充满抵触和冒犯情绪的凶光。鲍芬先生的神态是垂头丧气、俯首听命的。当他们跟在鲍芬先生的后面越过院子时，魏格悄悄对维纳斯说：

---

① 前两行是模仿英国诗人汤玛士·莫尔(Thomas Moore，1779—1852)的名句，其余两行是胡扯的。莫尔的两行诗原意是：“您可愿来到我为您覆盖的绿荫深处？/洒满露珠的玫瑰花将是我们的床铺。”

“瞧那个蠢虫和宠儿，他已经一蹶不振了。”维纳斯悄悄对魏格说：“那是因为我全都对他说明了。我为您作好了准备呢。”

鲍芬先生走进平时那间屋子，把他的手杖放在平时为他保留着的高背木椅上，两只手插进衣袋里，肩头耸起，帽子垂在肩头上，闷闷不乐地望着魏格。“我的朋友和伙伴维纳斯先生通知我，”那位威力强大的人物对他说道，“您已经知道了我们对您所拥有的权力。现在，等您摘掉帽子，我们就详细谈谈。”

鲍芬先生一摇脑袋就把帽子甩掉了，帽子落在他身后的地板上，他还是刚才那个姿式，还象刚才一样可怜巴巴地望着他。

“首先，我要简单点儿，要把你叫做鲍芬了，”魏格说，“假如你不喜欢，也只好将就一下了。”

“我不计较这个，魏格，”鲍芬先生回答说。

“那算你运气，鲍芬。现在，要我读书给你听吗？”

“我今天晚上不怎么特别想听，魏格。”

“这是因为就算您真要听，”魏格接着说下去，这个出乎意料的回答令他的锐气大为失色，“也不会读给你听的。我给你当奴隶当够啦。我不愿意再被一个拾垃圾的踩在脚底下啦。除了工资照付以外，我宣布拒绝接受全部的、所有的现状。”

“既然您说了，那就这样吧，魏格。”鲍芬先生回答说，他十指交叉着，“我看是必须这样了。”

“我看是必须这样了，”魏格驳斥说。“其次（为了在讨论正事以前先扫清障碍），你在这个院子里安置了一个偷偷摸摸、鬼鬼祟祟、鼻子里嗤呀嗤的下贱货。”

“我派他上这儿来的时候，他并没有伤风呀，”鲍芬先生说。

“鲍芬！”魏格反击说，“我警告你别想拿我逗着玩儿！”

这时维纳斯先生插嘴，说他认为鲍芬先生是把那个描写性的词儿作了字面的解释；何况，连他维纳斯先生自己，都认为是那个下贱货的鼻子生了什么毛病，或是有个什么习惯，严重地妨碍他享受社交的乐趣，后来才发现，原来魏格先生对他所作的描写只能看作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

"无论如何，不管怎样，"魏格说，"他被安插在这里了，目前正在这里。现在，我不要他在这里。所以我要求鲍芬，别让我再说一句话，立刻把他找来，要他收拾行李滚蛋。"

毫无猜疑之心的斯洛皮这时正在窗外不远的地方炫耀他身上的许多钮扣。鲍芬先生稍微停了一会儿，显得漠然而困窘，然后便打开窗子招手叫他进来。

"我要求鲍芬，"魏格说，他一只手叉着腰，脑袋歪向一边，好象一个横行霸道的律师暂停发言，等待一个证人回答一样，"通知那个下贱货，说我是这儿的主人。"

鲍芬先生遵命，当全身钮扣闪光的斯洛皮进了房间，便对他说："斯洛皮，我的好人儿，魏格先生是这里的主人。他不要你，你得离开这里。"

"永远离开，"魏格先生严厉地规定。

"永远离开，"鲍芬先生说。

斯洛皮愣住了，两只眼睛，身上所有的钮扣和一张嘴都大张着；然而却毫不耽搁地被赛拉斯·魏格押送出去，抓住肩头在院子大门口往外一推，锁在门外。

"气混①嘛，"魏格说，他笃笃地回到房里，因为刚才走了一趟，脸上有些发热，"现在是舒畅些了，可以比较自由地呼吸

① 原文为"atmospear"，是"atmosphere"（气氛）的讹读。

了。维纳斯先生，请坐，鲍芬，你也可以坐下。”

鲍芬先生的两只手仍然沮丧地插在衣袋里，坐在高背靠椅的边沿上，缩成一个小圆球儿，用一种企求和解的眼光望着势力强大的赛拉斯。

“这位绅士，”赛拉斯·魏格指着维纳斯说，“这位绅士鲍芬，比我对你要软弱些。可是他没有象我一样受过那种罗马罪，也没有要他迎合过你那种关于守财奴的下流胃口。”①

“亲爱的魏格，我从来不打算——”鲍芬先生刚刚开头说，赛拉斯便止住他。

“住嘴，鲍芬！叫你回答时你再回答。你会发现你要说的东西多着呢。现在嘛，你明白——是吗——你所占有的财产是你根本没有权利占有的。你明白这一点吗？”

“维纳斯是这样告诉我的，”鲍芬先生说着朝他瞥了一眼，要求他尽可能给一点支持。

“我现在这样告诉你，”赛拉斯回答说。“瞧着，这是我的帽子，鲍芬，这是我的手杖。跟我开玩笑，那我就不跟你讲条件，我就戴上我的帽子，拿起我的手杖，出门去跟合法的所有人讲条件了。喂，你说怎么样？”

“我说，”鲍芬先生以一种惊恐的恳求态度向前探着身子，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回答说，“说真的，我不想开玩笑，魏格。我这样对维纳斯说过的。”

“你确实说过，先生，”维纳斯说。

“您对我们的朋友是太稀里糊涂了，您的确是这样的，”赛拉斯不以为然地摇晃一下他的大脑袋告诫说。“那么你同时也是

---

① 指他曾为鲍芬朗读《罗马帝国衰亡史》和一些关于守财奴的传记。参见本书第一、三部。

承认你想要达成协议罗，是吗，鲍芬？在回答之前，好好儿记住这顶帽子，还有这根手杖。”

“魏格，我愿意达成协议。”

“愿意不行，鲍芬，我不接受愿意。你想要达成协议吗？你请求我们高抬贵手允许你达成协议吗？”魏格先生再次叉起一只手，把脑袋歪向一边。

“是的。”

“是什么的？”毫不留情的魏格说道：“我不接受是的，我要听你完完整整说出来，鲍芬。”

“哎呀！”这位不幸的绅士大声说。“我真烦恼哟！我请求允许我达成协议，若是你们的文件是完全对头的话。”

“这一点你不必害怕，”赛拉斯说，把脑袋向他一伸。“会让你眼见为实的。维纳斯先生会拿给你看的，看的时候我要抓住你。那么你是想要知道都是些什么条件罗。是关于钱数和条件的主要内容吗？你是回答还是不回答，鲍芬？”因为他停了一会儿没有开口。

“哎呀！”这位不幸的绅士再一次大声说，“我烦恼得简直要发疯了。你催得我这么紧。求求你说出你的条件吧，魏格。”

“那么，你听着，鲍芬，”赛拉斯回答说，“听仔细，因为这都是最低的条件和唯一的条件。你要把你那堆垃圾（那个小垃圾堆，它反正会分给你的）放进总的产业里，然后你把全部财产分成三份儿，你留一份儿，交出其余两份儿来。”

鲍芬先生面孔一沉，同时维纳斯先生嘴巴一歪；维纳斯先生没料到会是这样一种强盗似的要求。

“现在，等一等，鲍芬，”魏格继续说下去，“还没完呢，你一直在挥霍这笔财产——把其中一部分花在你自己身上。这可不

行。你买下了一幢房子。这全要你付钱。”

“我要破产啦，魏格！”鲍芬有气无力地争辩说。

“现在，等一等，鲍芬，还没完呢。在这几堆垃圾没有运光之前，你要把它们交给我全权管理。假如在其中发现任何有价尺①的东西，这些有价尺的东西由我负责保管。你要交出这些垃圾堆的卖契来，让我们一文不差地知道它们卖了多少钱，你还要造出其他所有财产的准确清单来。等这些垃圾最后全部清除的时候，我们就最终分定。”

“可怕哟，可怕哟，可怕哟！我要死在救济院里啦！”拾垃圾的金人儿两手捧着头喊叫着。

“现在，等一等，鲍芬，还没完呢。你一直不合法地在这个院子里乱翻。有人亲眼看见你在这个院子里乱翻，有两双现在正望着你的眼睛看见，你挖走了一只荷兰酒瓶子。”

“那是我的，魏格，”鲍芬先生争辩说。“我自己放在那儿的呀。”

“那里面是什么东西，鲍芬？”赛拉斯问道。

“不是金子，不是银子，不是钞票，不是珠宝首饰，没有您能变成钱的东西呀，魏格，我敢发誓！”

“我早就准备好了，维纳斯先生，”魏格以一种老于世故的傲慢姿态转身对他的伙伴说，“来对付我们这位拾垃圾的朋友这种妥妥扇扇②的回答，我想到一个小主意，估计也符合您的看法。我们要拾垃圾的朋友为那只瓶子付出一千英镑。”

鲍芬先生长长地呻吟了一声。

“现在，等一等，鲍芬，还没完呢。你雇用了一个名叫洛克

---

① 应为“价值”。原文故意写错，表示讹读。下同。

② 应为“躲躲闪闪”。

史密斯的阴险的鬼头鬼脑的家伙，当我们这件事在进行的时候，有他在身边是不合适的。必须把他打发掉。”

“洛克史密斯已经打发走了，”鲍芬先生用一种闷声闷气的声音说，他两只手蒙住面孔，坐在高背靠椅上，身子前后摇摆着。

“已经打发走了，是吗？”魏格吃惊地回答，“噢！那么，鲍芬，我想暂时就没什么了。”

那位不幸的绅士继续不停地来回摇动着身子，偶尔发出一声悲叹。维纳斯先生恳切地劝说他，要他身处逆境而不气馁，慢慢儿使自己在思想上适应新的地位。然而，要他慢慢儿来这一点，却正是赛拉斯·魏格怎么说也最最听不进去的一句话。“同意或者不同意，折衷办法是没有的！”这是这位冷酷无情的人多次重复的格言；他对鲍芬先生挥舞着拳头，又用他的木腿把这个格言往地板里直敲，一副威胁和恐吓的姿态。

最后，鲍芬先生请求宽限他一刻钟，并且准许他在这段时间里去院子里散散步，冷静冷静。魏格先生有些作难地给了他这个巨大的恩惠，但必须由他陪同鲍芬先生一块儿散步，因为吃不准假如只有他独自一人，他会不会耍弄花招，从地下挖掉什么东西去。鲍芬先生心神激荡地快步疾走着，而魏格先生则非常卖力地跟在他身后跳跃，极力想看出他眼睫毛的每一次轻微眨动，或许这会指示出哪块地方还大有秘密。在这儿堆垃圾山的阴影下，还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为荒谬的情景。一刻钟过去了，魏格先生大失所望，跟在他后面跳进了屋里，样子非常狼狈。

“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啊！”鲍芬先生绝望地坐在高背靠椅上，四肢抽动着，两只手深深插进衣袋里，仿佛他的衣袋是两个无底洞。“既然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还假装硬撑着有什么好

处？我非接受这些条件不可了。可是我希望看一看那份文件。”

魏格一心想要把他已经钉进去的钉子紧紧敲牢，便宣布说，不出一个小时鲍芬便可以看到文件。于是，魏格先生把鲍芬先生置于自己的监管之下，或者，好象自己是他的有形体的附身恶魔似的庇护着他，把他的帽子给他扣在后脑勺上，抓住他的手臂拖住他走出门去，用这种姿式表示他对他的灵魂和肉体都拥有所有权。在维纳斯先生收藏的全部珍奇当中，还没有一件比他这副神气更为可憎、也更为可笑的了。那位淡褐色头发的绅士紧随着他们的脚后跟，这至少从表面上说给鲍芬先生作了后盾，假如说他在这段时间里还没有找到机会来对他从精神上表示支持的话；鲍芬先生一个劲儿地快步疾走着，赛拉斯·魏格被他拖得好多次撞在行人身上，恰象一只自行其是的导盲狗在拖累他的主人一样。

就这样，他们到达了维纳斯先生的住所，由于他们这一路走来时动作的性质，大家都有些发热了。魏格先生尤甚。他已经红得象着了火一样，立在小小的店堂里喘气，用手帕擦着脑袋上的汗水，好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

维纳斯先生出门时把他那两只决斗的青蛙留在橱窗里的烛光下，供行人观赏，这时他才关了橱窗的门。一切安排停当，房门也锁上了，他便对汗流浃背的赛拉斯说：“我看，魏格先生，我们现在可以拿出那张纸来了吧？”

“再等一分钟，先生，”那位谨慎小心的人物说：“再等一分钟。劳驾您把那个箱子——您上次说里面装着各式各样人骨头的箱子——推过来，推到店堂中间这儿来。”

维纳斯先生照办了。

“很好，”赛拉斯说，同时向四边望着，“很一好。劳驾您递给我那把椅子，先生，拿来放在箱子上。”

维纳斯先生递过椅子去。

“现在，鲍芬，上去坐在你的座位上，好吗？”

鲍芬先生好象要让人为他画像，或者好象受电刑，或者好象举行参加共济会①的仪式，或者好象接受其它任何一种必须单独遭受的不幸似的，登上了为他准备的高台。

“现在，维纳斯先生，”赛拉斯一边说，一边脱掉上衣，“等我在这儿拖住我们朋友的手臂和身体，把他牢牢固定在椅背上，您就可以把他想要看的东西拿给他看了。若是您把那张纸打开，一只手拿好，一只手托着蜡烛，他就可以很过瘾地读一读了。”

鲍芬先生看样子是很想反对这种预防性措施的，然而，因为马上被魏格一把抓紧了，也就不再坚持。于是维纳斯拿出那份文件来，鲍芬先生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大声读着，读得真慢，魏格象个摔交运动员一样把他紧紧夹在椅子上，再一次累得吃不消了。“什么时候收回藏好了就说一声，维纳斯先生，”他费力地说出这句话，“这把力气实在代塔②啦。”

终于又把文件藏回了原处；魏格刚才的姿式很象一个固执已极的人想要头朝下立在地上而又失败了一样，是很不好受的，现在他坐下来喘一口气。鲍芬先生呢，却无意下台，仍旧愁苦地高坐在那里。

“喂，鲍芬！”魏格一等自己能说出话来，便说道。“现在您知道啦！”

“是的，魏格，”鲍芬先生逆来顺受地说。“现在我知道了。”

---

① 十八世纪产生于英国的一个秘密宗教组织。

② 应为“太大”。

“你对它没有任何怀疑吧，鲍芬。”

“没有，魏格。没有，魏格，一点儿也没有。”他慢慢地、伤心地回答。

“那么，当心点儿，你，”魏格说，“当心要遵守你的条件。维纳斯先生，值此大吉大利之时，您如果藏有不象茶那样淡而无味的无论什么可以喝一口的玩意儿的话，我倒象个朋友似地放肆请您拿出一点儿来尝尝。”

维纳斯先生给这样一提醒，记起自己的地主之谊，便拿出一些朗姆酒来。“请您来调酒好吗，魏格先生？”对这句问话，那位绅士愉快地回答说：“我看不搀水了吧，先生。值此大吉大利之时，我倒愿意让它粘糊糊地呛呛喉咙呢。”

鲍芬先生谢绝了朗姆酒，仍然高踞在他的基座上，处于一种让人很方便地跟他说话的地位。因此，魏格以一种傲慢无礼的神气从容不迫地瞟了他一眼，一边呷一口酒给自己提提精神，一边对他说话。

“鲍——芬！”

“嗳，魏格，”他从一阵恍惚中惊醒过来，叹一口气回答说。

“有一件事我还不曾提起，因为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细节。你必须有人跟着，你知道。你必须受到监视。”

“我不太了解，”鲍芬先生说。

“不了解吗？”魏格冷笑着说。“你脑子哪儿去了，鲍芬？在这些垃圾堆车走和这件事儿了结之前，你要对全部财产负责，你记住。你就看作是对我负责吧。这位维纳斯先生对你太稀里糊涂啦，我来给你当个跟班儿吧。”

“我正在这儿想着，”鲍芬用一种沮丧的语气说，“我必须瞒住我的老太太。”

“财产婚配①的事吗，你是说？”魏格问道，给自己来了第三杯粘糊糊的呛喉咙的东西——因为他已经来过第二杯了。

“对。若是她死在我前面，那她就会一辈子以为，可怜啊，以为其余的财产还是我的，是我省着不花呢。”

“我怀疑，鲍芬，”魏格精明地搔着脑袋，冲着他木然眨了眨眼睛，回答说，“你读过关于一个老家伙的故事，人家叫他守财奴，这家伙号称有多少家产，而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无论怎样吧，反正我不管你这个。”

“你难道不明白吗，魏格？”鲍芬动了感情，向他申诉；“你难道不明白吗？我的老太太已经那么习惯于过有钱的日子了。这种突然的事情会让她多难受哟。”

“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魏格气势汹汹地说。“你能分到的跟我一样多。而你是个什么人？”

“可是呀，再说，”鲍芬轻声地申诉，“我的老太太是个非常规矩老实的人啊。”

“你的老太太是个什么人，”魏格回答说，“她竟敢妄自尊大，以为自己比我还规矩老实？”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鲍芬先生在这一点上似乎比在其他任何一点上都显得缺少一点儿耐心。然而他控制了自己，只是相当驯顺地说：“我看必须瞒过我的老太太才行，魏格。”

“好吧，”魏格轻蔑地同意说，虽然或许也感觉到这里可能会出现其他什么风险，“就瞒过你的老太太吧。我不会告诉她的。我就是不让她知道这个也能密切监视你。我哪点儿也不比你差吧，还强点儿呢。你请我去你家吃饭。让我随意在你们家进出。我

---

① 应为“分配”。

从前对你跟你的老太太够好的了，当我帮你们吃完你们的小牛肉跟肉饼子的时候。在你们住进来之前，难道这儿没有伊丽莎白小姐，乔治少爷，简大娘，派克大叔他们吗？”

“和气点儿，魏格先生，和气点儿，”维纳斯极力劝他。

“你的意思是稀里糊涂点儿，先生，”他回答说，他说话时舌头有点儿大了，因为那个粘糊糊的呛喉咙的东西在发挥作用了。“我在负责监视他，让我就来监视吧。

> 战场上信号传遍了全线各处，
> 英格兰期待着这位英雄人物，
> 能够管住鲍芬尽完他的义务。①

——鲍芬，我送你回家去。”

鲍芬先生无可奈何地从台上下来，在向维纳斯先生友好地告别之后，便听随他去摆布。这两位监视者和被监视者再度一同穿过大街小巷，到达鲍芬先生的门前。

然而即使在那儿，鲍芬先生已经向他的管理人告别，用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并且已经轻轻地把门合上，即使在那儿和那个时刻，这位无上权威的赛拉斯还偏要再一次强调地表现一下他刚刚获得的权力。

“鲍——芬！”他冲着钥匙窟窿喊一声。

“嗳，魏格，”通过同一条渠道传来回答。

“你出来，再露露面儿。让我再看你一眼！”

鲍芬先生——唉，从他诚实淳朴的高尚地位上，被降低了

---

① 原为英国诗人兼作曲家安诺德(S. Arnold, 1740—1802) 的歌词《尼尔逊之死》中的几行，十九世纪初流行。这里由作者作了改动。

多少啊！——打开了门，服从了命令。

“进去。现在你可以去睡觉啦。”魏格露齿而笑地说。

门刚刚合上，又听见他通过钥匙窟窿在喊：

“鲍——芬！”

“嗳，魏格。”

这一回赛拉斯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拿他想象中的一块磨石隔着钥匙窟窿磨鲍芬先生的鼻子，这时，鲍芬先生正在门里弯下身子来接受它。他这才不出声地笑了笑，笃笃笃地走回家去。

第四章

私奔式的婚姻

一天早晨，小天使爸尽量少弄出些响声来，从威严的妈身边下了床。今天他将有一个节目。爸和那个可爱的女人要去赴一个颇为特别的约会。

但是爸和可爱的女人并不是一块儿出门去。贝拉在四点钟前已经起身了，不过还没戴上她出门的帽子。她正在楼梯脚下等候着——其实是，正坐在最后一级阶梯上，——等他下楼时好迎接他，然而她唯一的目的似乎是要让爸能妥善地走出家门。

“您的早饭准备好了，先生，”贝拉在拥抱了他表示欢迎之后悄悄说，“您所要做的只是吃光、喝尽，然后逃掉。您今天觉得怎么样，爸？”

“依我看，好象是一个头一回下手的撬门贼，我亲爱的，在这个贼离开房子以前他是没法让自己安下心来的。”

贝拉快活地、不出声音地笑着，把手臂塞进他的臂弯里，他俩踮着脚往下向厨房走去；她在每一级阶梯上都要停一停，把她玫瑰色的食指尖先贴在自己的嘴唇上，然后再去贴在他的嘴唇上，这是她所喜欢采用的一种亲昵的吻爸的方式。

“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呢，我的爱？”在她给他端来早饭的时候，雷·维·问道。

"我觉得好象那个算命的说的话正在应验了，亲爱的爸，那个小好人儿正变得跟他预言的一样了。"

"嗬！光是小好人儿一个人在变吗？"她父亲问道。

贝拉再一次用手指尖封了封他的嘴，然后，他坐在桌前，她跪在他身旁，说道："喂，您听着，先生。假若您今天表现得好，您以为您会得到什么奖赏？我答应过您的，若是您在某一个场合下表现得好的话，您会得到的是什么？"

"我敢保证，我记不起了，宝贝儿。啊，不过，我记得的。不是说给我一绺你的美——丽——的头发吗？"他的一只抚爱的手正好落在她的头发上。

"才不是这个呢！"贝拉回答他，假装撅着嘴。"我敢保证不是！您知道吗，先生，那个算命的肯出五千个畿尼①来买我剪下来给您的那绺漂亮头发呢（若是他手头方便的话，但是他手头并不方便呢）。您就想不出，先生，他把我剪给他的一小绺难看的头发吻过多少遍（跟给您的那绺比是难看的）。他还把它缠在脖子上呢，说真的！紧贴着他的心呢！"贝拉把头一次一次地点着说。"啊！非常靠近他的心。不过，您一向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孩子，今天早上，您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可爱的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瞧这是我用它编成的链子，爸，您一定得让我来用我自己一双可爱的手把它挂在您的脖子上。"

爸低下头去，她俯在他头上哭了一小会儿，然后说（先停下来在他的白背心上擦干了自己的眼睛，发现自己做得很不恰当，便又笑了）："喂，亲爱的爸，把您两只手都给我，让我把它们合在一块儿，您要跟着我说：——我的小贝拉。"

---

① 畿尼，英国旧时的一种金币，折合后来二十一个先令。

"我的小贝拉，"爸照说一遍。

"我非常喜欢你。"

"我非常喜欢你，我亲爱的，"爸说。

"我没教您说的话您不许说，先生。您在教堂里边不敢不跟着牧师的祈祷文重复念，现在在教堂外边，也不许自作主张。"

"'我亲爱的'这几个字我收回，"爸说。

"乖孩子！现在重新来：——你从来都是——"

"你从来都是，"爸跟着说。

"一个烦人的——"

"不，你不是的，"爸说。

"一个烦人的（您听见没有，先生？），一个烦人的、任性的、没良心的、讨厌的畜生；可是我希望你以后会变好些，我祝福你，并且原谅你！"说到这里，她简直忘记应该由爸来一句句重复了，而去抱住他的脖子。"亲爱的爸啊，要是您知道，今天早上我想过多少遍您有一次告诉我的话，您说，我俩头一回见到老哈蒙的时候，我跺脚，喊叫，用我可恶的小帽子打您，我觉得好象自从我出世以来，我就一直不停地在跺脚，在喊叫，在用我可恶的小帽子打您，亲爱的呀！"

"胡说，我的爱。说起你的帽子，那从来都是些漂亮的帽子，因为它们从来都跟你相配——或者你跟它们相配；也许是这样——不管你多大岁数都这样。"

"我打得您很痛吗，亲爱的小爸？"贝拉问，她笑了（尽管她是在悔恨），因为想象着当时情况下的快乐，"我拿帽子打您的时候？"

"不痛，我的孩子。连个苍蝇也打不痛呢！"

"哎，可是要是我不打算把您打痛的话，恐怕我根本就不会

打您的，”贝拉说。“我掐您的腿了吗，爸？”

“掐得不厉害，我亲爱的；不过我想我现在差不多应该——”

“噢，对啦！”贝拉大声说。“我再叨叨下去，人家要活活儿捉住您啦。逃吧，爸，逃吧！”

于是他俩蹑手蹑脚，踮着足尖从厨房的阶梯走上来，贝拉用轻巧的手稳稳拉开大门的门闩，这时，爸让她拥抱了自己一次表示告别，便逃走了。当他跑过一小段路之后，回头瞧瞧。这时，贝拉又向空中递过一个用手指封嘴的动作，又伸起一只小脚来，向他表示了应去的目标。而爸呢，也做了相应的动作，表示他对这个目标的忠诚，然后便尽快地跑开了。

贝拉思虑深沉地在花园里散了一个多小时步，才回到卧室里，不受约束的拉维仍在那儿酣睡，贝拉静悄悄地戴上一顶看来朴实无华、但却整个儿显得灵巧可爱的小帽子，这是她昨天才缝下的。“我出去走走，拉维，”她说，同时俯下身子去吻了吻她。那个不受约束的丫头在床上一跳，说了一句还不到起床时间之类的话，重新进入梦乡，假如她是从梦中被吵醒了的话。

瞧，贝拉正沿着街道轻盈地向前走，瞧，这人间最可爱的女郎在夏日的朝阳下一步步走着！瞧，爸站在一架抽水井后面等待着她，这儿离开他们的家屋至少有三英里路。瞧，贝拉和爸登上了一艘开往格林威治的早班轮船。

有人在格林威治等候他们吗？大概是有的。至少，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早在这艘涂满煤灰（而在他看来是涂满金粉）的小汽轮在伦敦升火待发大约两个小时以前，已经立在码头上守候了。大概是有的。至少，当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看清他俩是在船上的时候，他看来是极为满意的。至少，贝拉一登上岸，便立即毫

不显出惊异地勾住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的手臂，两人在轻飘飘的幸福中一同走去，这幸福，把一个粗鄙而愁苦的靠抚恤金生活的老人①也从地面上漂浮起来了，吸引他跟随着他们，眼望着他们的背影远远消失。这位粗鄙而愁苦的靠抚恤金生活的老人用两条木腿行走，在贝拉踏出轮船并用她信赖的小手臂勾住洛克史密斯的手臂的一分钟之前，这位老人在生活中已没有任何目的；除了抽烟，永远抽个没完。这粗鄙而愁苦的老人在一个终年泥泞的港口里搁浅了，而在一瞬间，贝拉使他重新漂浮起来，于是他又扬帆远航了。

小天使父亲在前引路，你说，我们首先往哪个方向走？那位心怀着这类问题的粗鄙而愁苦的老人，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兴趣完全吸引住了，他仿佛撑着两条木腿也要踮起脚跟来，伸长头颈越过熙熙攘攘的行人张望着，仔细观察着雷·维·。这位粗鄙而愁苦的老人终于明白，原来他们并没有什么"首先"；小天使父亲挤过人群，直奔格林威治教堂，去见他的亲人。

因为，这位粗鄙而愁苦的老人，虽然大多数事情对于他只不过象一只压烟丝的小木棒一样，能把他嘴里的嚼烟压一压挤出点烟汁来而已，人们竟然可以设想，他今天却在追溯着教堂建筑上的小天使和这位身穿背心的小天使之间的亲属相似之处了。圣瓦伦丁节寄给情人的卡片②上面画有一个小天使，因为人尽皆知的气候变幻，衣着很不齐整，在画片上正把一对情人引向结婚的神坛。某种象这种卡片一样的东西好象在激起他两只木头脚尖上的热情。无论如何，他不顾自己身上绊着的锚链和缆绳，

---

① 格林威治设有一处年老水手养老院。

② 英俗每年三月十四日为圣瓦伦丁节，又名情人节，这一天人们向其爱慕的对象寄送贺词或祝节卡片。

溜去追赶这个小天使。

小天使走在前面，容光焕发，满面春风；贝拉和约翰·洛克史密斯跟在后面；这位粗鄙而愁苦的老人则象蜡烛油一样粘着他们不放。多少年来，他心灵的翅膀因为他只顾照应身体上的两条腿，早已不知去向了；而贝拉借助这条小轮船又把这对翅膀带回给了他，它们重又展开了。

即使在幸福之风的吹拂下，他也不善于乘风破浪，但他走了一条捷径到达了约会地点，好象他正狂热地玩着克里比基牌，忙于用那两条木腿在记分儿呢。① 当教堂柱廊的阴影吞没了他们三个人的时候，胜利到达的这位粗鄙而愁苦的人也同时让自己被吞没了。这时，小天使父亲很受了一点儿惊恐，若不是可靠地支撑着这位粗鄙而愁苦的人的是两条木腿，他的良心很可能把这个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当作他自己的化了装的庄严的夫人，好象她是一个前去参加公主们命名仪式的不怀好意的妖精，乘一辆由鹰头狮身带翅膀的怪物驾着的车子，来到了格林威治，来给这场结婚仪式做出点儿什么可怕的事情。的确，他在一时间是有理由吓得面色发青的，他向贝拉说："你不会觉得那个人是你妈吧，不会吧，我亲爱的？"这是因为，他听见在教堂附近，从远处传来一阵神秘的衣裙綷縩声，和一阵悄悄的脚步声，虽然这声音马上就消失了，而且没有再听见。不过我们等一会儿还会听见这声音，在下面如实记录这次婚礼的描述中还会谈到它。

谁结婚？我，约翰和我，贝拉。谁主婚？我，雷·维·。这位粗鄙而愁苦的先生，鉴于约翰与贝拉二人现已结成神圣的婚姻，您不妨（简而言之）认为婚礼已毕，可以从这座神殿里搬出您的两

---

① 克里比基是英国一种几个人玩的纸牌，要用小木棍插在木板上来记分数

条木腿了。牧师按照祈祷书中仪式指示的规定所说的几句话也大致是这个意思，此时此刻，旁观者中只有这位粗鄙而愁苦的老人作为精选的代表出席。

现在，永远吞没了贝拉·维尔弗的教堂的柱廊，如果说它没有权力退回那位年轻的女士来，它却放出了一位约翰·洛克史密斯太太，放她走进幸福的阳光下。那位粗鄙而愁苦的老人长久地立在阳光照耀的教堂台阶上，望着这位美丽的新娘的身影，带着一种被麻醉的感觉，仿佛做了一场迷梦。

走出教堂，贝拉从口袋里拿出一封短信来，大声读给爸和约翰听；下面是这封信的一字不差的抄本。

亲爱的妈，

我希望您不会生气，我已极其幸福地和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结婚，我以整个的心灵爱他，除此之外，我配不上他对我的深情。我认为最好我不在事先提起，以免在家里引起任何一小点儿争论。请您告诉亲爱的爸，问拉维好。

永远最亲爱的妈呀，您的亲爱的女儿，

贝拉

（洛克史密斯附笔问候）。

然后，约翰·洛克史密斯把印有女王肖像的邮票贴在信封上——女王陛下曾经在什么时候象在这个幸福的早晨那样慈祥啊！——然后贝拉把它投进了邮局，便快乐地说：“现在，亲爱的爸，您就安全啦，不会被活活儿抓住啦！”

最初，爸的良心深处感到极其不安，他还很不认为自己已经平安无事了，在格林威治公园那一棵棵毫无害人之心的大树背

后，他老是发现有一些威风凛凛的主妇暗中埋伏着，他还似乎看见，从皇家天文协会的会员们每天晚上在那儿看星星挤眼睛的天文台窗户上，有一张庄严的面孔包着一块他非常熟悉的大手绢，正阴沉沉地向下望着他。然而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而且维尔弗太太本人并没有亲自出现过，他变得渐渐更有信心了，于是，便心情舒畅、胃口也很好地来到了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和洛克史密斯太太位于布莱克海斯的单幢小屋里，那儿早餐已经齐备。

这是一幢朴素的小屋，但却明亮而充满生气。雪白的台布上摆好一顿最为精美的小小的早餐。在家中等待他们的，还有一位好象一股伴随而来的夏日轻风似的不停走动着的年轻姑娘，穿一套粉红色衣裳，满身都是丝带，脸蛋上泛着红晕，仿佛不是贝拉而是她今天结了婚似的，她还以一种兴奋而欢悦的激动心情在显示着她们女性在约翰和爸身上所获得的胜利；似乎是在说："当我们随时高兴来盘问你们一下的时候，绅士们，你们一定是一个个都非得承认这一点不可的。"这位年轻姑娘是贝拉的使女，她还当真把一大串钥匙给贝拉送来，这些钥匙保管着各种各样的宝贝：干货、杂类食品、果酱、腌菜等等，早餐后的消遣便是一样样来查看它们，贝拉宣布说："爸必须每一样都尝一尝，亲爱的约翰，要不就不会交好运。"当爸把每样东西都塞进嘴巴之后，他还不大知道这些东西在嘴巴里怎么处置才好。

然后他们三人出去开心地骑马游玩，又在野草和鲜花丛中开心地散一会步，在那儿，他们又看见了那位粗鄙而愁苦的人，两条木腿平放在身前，显然是坐在那里思虑着人生的辛酸沉浮！贝拉愉快而惊奇地对这个人说："噢，又是您！您好吗？您是一位多么可爱的退休老人啊！"这位粗鄙而愁苦的老人回答说，他今

天早上看见她举行婚礼的，我的美人儿，而且，假如不算放肆的话，他祝她幸福，祝她风平浪静，阳光灿烂。接下去，便一般地问问她心情如何，并且匆匆爬起来用两条木腿站住向她致意，帽子拿在手中，态度彬彬有礼，象一个战舰上的水兵，和一个刚毅果断的大丈夫一样地英勇而豪迈。

这是一派愉快的景象，在一片金色的繁花丛中，看这位饱经风霜的水兵，这位粗鄙而愁苦的老人向贝拉挥动着他的宽边帽子，稀疏的白发零乱地飘垂着，仿佛她重新放他下了水，驶进蓝色的海洋。"您是一位好极了的退休老人，"贝拉说，"我自己太高兴了，所以希望能让您也高兴。"粗鄙而愁苦的人回答说："请您允许我吻您的手，我的可爱的人儿，这就行啦！"于是便大家都满意地完成了这件事；假如这位粗鄙而愁苦的老人这天下午没有去喝几杯的话，并不是因为他手头没钱去借此伤害禁酒团少年们①的感情。

然而最成功的还是那顿结婚的酒宴，因为新娘和新郎暗中策划了一件什么事呢，原来他们策划要在爸和那位可爱的女士有一次在那儿一同吃饭的房间里举行这次酒宴！贝拉坐在爸和约翰中间，非常平均地向他们两人分配她的关注，然而，她也感到有必要（饭前，当侍者不立在一旁的时候）提醒爸说，她不再是他的可爱的女士了。

"我很明白这一点，我亲爱的，"小天使回答说，"我心甘情愿把你交出来。"

"心甘情愿吗，先生？您应该伤心欲碎才是呢。"

---

① 一八四七年以来，英国出现许多少年禁酒组织。一八五五年甚至成立了一个少年禁酒团联合会。

“我是应该的，我亲爱的，如果我认为我以后会失掉你的话。”

“可您知道您不会的；是吗？可怜的亲爱的爸呀！您知道您不过是又多了一个亲人，他会——为了我，也为了您——象我一样爱您和感激您的；是吗？亲爱的小爸？您瞧，爸！”贝拉把手指贴在自己的唇上，然后再贴在爸的唇上，然后又贴在自己的唇上，然后又贴在丈夫的唇上。“现在我们是三人成一伙啦，亲爱的爸。”

酒菜在这时送上，打断了贝拉在洛克史密斯怀中的再一次隐没；今天的酒宴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因为它是在一位庄严肃穆的黑衣服白领带的绅士风度的侍者主持下摆上的，他比教堂里那一位牧师还要崇高得多，虽然还不能说已经爬到教堂的尖顶上。这位高级教士悄悄地跟约翰·洛克史密斯商量甜饮料和酒的问题，他低下头去仿佛罗马天主教的教士俯身倾听悄悄的忏悔一样。同样，当约翰提出一个与他观点不合的建议时，他的面色会变得阴郁而满带责备，好象在让他受苦行、赎罪孽似的。

多美的宴席啊！大海里畅游的所有各种鱼类一定都游到这儿来了，假如说这些曾经在《天方夜谭》中说过人话（就其含糊不清而言，和政府部长们所做的解释说明之类一个样），后来又从平底煎锅里跳了出来的五光十色的鱼类现在已经无法辨认了，这只是因为它们都是和小银鱼一道裹上面糊烧过了，所以全都变成了一个颜色。每一盘菜肴都加有幸福这味佐料，所以味道极美——在格林威治有时候它们是不带这味佐料的——而黄金色的酒浆是在那黄金色的时代装瓶贮存的，它们把自己的光彩一直保存到今天才闪耀出来。

而最好的是，贝拉和约翰以及小天使共同约定，一丝儿不向

任何人的眼睛泄露他们是在庆祝婚礼。而那位监督一切的高级教士，那位格林威治的大主教却心中有数，就好象结婚仪式是他主持的一样。这位大人未经邀请便来参与他们的机密并且坚持要炫耀一番，他把其他侍者们全都排斥在外的那副不可一世的姿态，是这场欢乐中登峰造极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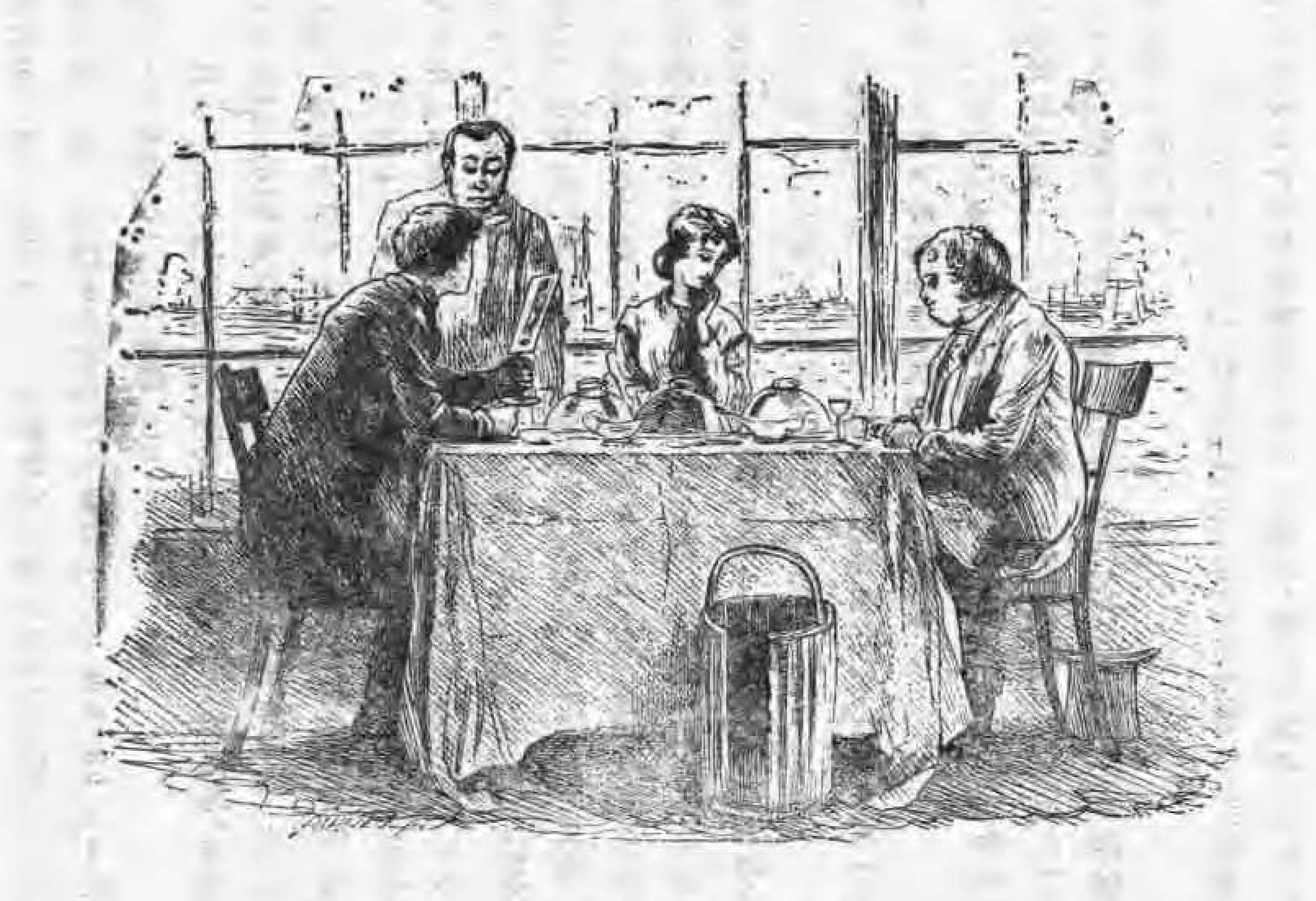
有一位外形纤弱的天真的年轻侍者，两条腿瘦瘦的，他对于侍者这行中的鬼把戏还很不精通，而又太明显地带有一种浪漫气质，他正在过于深情地(说是过于没有希望地也不为过)热恋着某一位尚不了解他的价值的年轻女士。这位不怀恶意的年轻人看出了事情的底细，这一点即使象他那样天真的人也不会看错的，于是，当贝拉不要什么的时候，他的侍餐工作便仅仅限于懒洋洋地斜倚在餐具橱上欣赏她，而当她要点儿什么的时候，他便如狼似虎地向她扑去。那位主教大人则不断地阻挠他，在他即将达到目的时刻用肘把他一点，叫他停住，派他去干些比如取融化的奶油之类的丢人差事。每当他抓住一盘值得一端的菜肴时，他便从他手中夺去，并且命令他退立一旁。

“请您原谅他，小姐，”主教低声郑重地说；“他是来试工的，要讨人欢喜才会被雇用，而我们都不欢喜他。”

正是这种情况使得约翰·洛克史密斯说——而他是故意把话说得自然些——“贝拉，我的爱，今天的酒宴比我们过去任何一年的结婚纪念日都办得更好，所以我想，以后我们每年结婚纪念日都上这儿来。”

贝拉对此作出回答，她企图装出一副主妇的样子，然而或许从来也没有人比她更装得不象了：“确实，我也这样想，约翰，亲爱的。”

这时格林威治大主教庄严地咳嗽一声，以唤起他所管辖的



在格林威治举行的婚宴

三位在场的神职人员的注意，同时眼睛瞪着他们，似乎在说："我要求你们出于对上帝的效忠而相信这些话吧！"

后来，当他亲手把最后一道甜点心送上来时，他好象是在对这三位客人说："现在已经进入下一阶段，我们可以毋须那些不参与我们机密的家伙们的协助了。"他本来已经要庄严肃穆地退向一边，但恰在这时，那个来试工讨欢喜的年轻人的有毛病的头脑却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他不幸在门廊里什么地方拾到一支新娘子戴的香橙花，这时便趁人不注意，走来把这支花盛在一只洗手指甲的小玻璃盆内，把它放在贝拉的右手边。主教当即把他赶开，并且逐出门外；然而这件事他却已经做下了。

"我相信，小姐，"主教大人独自从门外回来说，"您对此会不介意的，因为这是一个只不过来试工的非常年轻的人做的事，这人是决不会够格儿的。"

说完，他严肃地一鞠躬，然后退出，逗得他们三人放声大笑，笑得又长久，又快乐。"假装没用呀，"贝拉说；"他们全都看出我来啦；我想一定能看出来的，爸，约翰，亲爱的，因为我的样子是那么幸福啊！"

她丈夫感到这时有必要要求贝拉再来神秘地隐没一次，她温顺地服从了；并且从她隐藏着的地方柔声地说：

"您记得我们那天怎么谈到关于船的事儿吗，爸？"

"记得的，我亲爱的。"

"难道不奇怪吗，现在想想，在所有那些船里边竟然没有一只载着约翰，爸？"

"一点儿也不奇怪呢，我亲爱的。"

"噢，爸！一点也不奇怪吗？"

"不奇怪，我亲爱的。我们怎么知道现在可能正从天那边开

过来的船上都载着些什么人呢?"

贝拉一直不露面，也没声音，她父亲一直在吃甜点心、品酒，直到他想起该回荷洛威家里去了。"而我真真实实不想走呀,"他象个小天使似地又说,"这是罪过啊——不多干几杯祝你们幸福一世,白头偕老。"

"对呀！干一干杯!"约翰大声说。"我给自己和我的爱妻斟满酒。"

"诸位,"小天使按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脾性,喜欢把感情形之于言,他对窗下那群为了寻找一枚六便士的小钱,争着把头扎进烂泥里的孩子们①在说话，虽然他们听不见他:"诸位——还有贝拉和约翰——你们当然会认为，逢此盛会我无意于发表高谈阔论来打扰你们。你们也会立即猜出，逢此盛会我将如何举杯祝贺，又将祝贺些什么。诸位——还有贝拉和约翰——今日的盛会是一次心中充满着我不敢相信我能以言词表达的情感的盛会。然而，诸位——还有贝拉和约翰——因为这件事我本人也参预了;因为你们给予我的信任;因为你们出于充满深情的善良天性和好意,决心不认为我是个多余的、碍事的人,虽然我很明白我只可能或多或少是一个碍事的人。因为这些,我非常衷心地感谢你们。诸位——还有贝拉和约翰——我向你们致意,并且祝愿我们,象在今日的盛会上一样,将来还会有许许多多次这样相聚的机会；这就是说，诸位——还有贝拉和约翰——我祝愿你们夫妇幸福一世、白头偕老。"

如此结束了他的致词以后,可爱的小天使拥抱过他的女儿,便向那艘要把他载回伦敦去的汽船奔去，汽船这时正停靠在浮

① 当时泰晤士河边常有一群乞儿;酒楼上的人把钱币掷进河边泥泞的污水中,逗引乞儿们竞相潜入水中捞取。

动码头上，猛烈地撞击着码头，好象要把它撞成碎片。然而这幸福的一对并不肯就此与他分离，在他登船还不到两分钟时，他俩赶到了，立在码头上向下望着他。

“爸，亲爱的！”贝拉大叫着，一边用她的阳伞招呼他走向船边来，优美地弯下身子去跟他低声说话。

“嗳，我的宝贝。”

“我拿那顶可怕的小帽子打您打得很多吗，爸？”

“一点儿也不呢，我亲爱的。”

“我掐过您的腿吗？”

“我只有开心，我的乖。”

“您当真完全原谅我了吗，爸？求您，爸，求您原谅我吧！”贝拉半是在笑，半是在哭地对他说话，她那副恳求的姿态真是美极了；那副姿态是多么迷人，又多么顽皮、多么自然，直引得她的小天使父亲做出一副哄小孩的面孔，似乎她从来就没有长大似的，他说：“您这个小笨耗子呀！”

“可您一定会原谅我那个的，还有一切别的事情，是吗，爸？”

“是的，我最亲爱的。”

“您一个人走掉，不觉得孤单、寂寞吧，是吗，爸？”

“上帝保佑你们！我不啊，我的生命！”

“再见了，最亲爱的爸。再见了！”

“再见了，我的宝贝！带她去吧，我亲爱的约翰。带她回家去吧！”

于是，她倚在她丈夫的手臂上，两人踏着一条玫瑰色的道路转回家去，那是仁慈宽厚的太阳在它落向西天时为他们射出的一道金光。噢！今生今世，有多少值得一活的日子啊。噢！那

支古老的歌子是多么美好：噢，是爱情、是爱情，是爱情呀，地球才会转个不停！

第 五 章

关于那个穷光蛋的新娘

维尔弗太太迎接她丈夫参加婚礼归来时给人印象极深的阴郁神气，在小天使的良心之门上重重地敲击着，同时也大大损伤了他那两条天使般的腿脚的稳固性，若是有谁不象那位英勇无情的太太、拉维尼娅小姐和这家人的可敬的朋友乔治·桑普森先生那样全部心神被这件事情占据着，便很可能由这个罪犯的精神恍惚和坐立不安而引起怀疑。但是，所幸这三人的注意力都已完全被结婚这一主要事件占据了，他们已无力再去注意这个有罪的同谋犯；只是因为这种幸运的机遇，他才得以逃脱，而决不是因为他自己另有什么本领。

“雷·维·呀，”维尔弗太太从她威严的角落里发言说，“您还没有问过您的女儿贝拉呢。”

“真是的，我亲爱的，”他回答说，极其明目张胆地假装他一无所知，“我当真忘了这个。贝拉怎么——或者我应该说她在哪儿——啦？”

“她不在这儿啦，”维尔弗太太两臂抱在胸前宣称说。

小天使含含糊糊咕哝了一句什么话，又象是又象不是：“噢，真的，我亲爱的！”

“她不在这儿啦，”维尔弗太太再说一次，声音严厉而响亮。

“一句话，雷·维·，您没有贝拉这个女儿啦。”

“没有贝拉这个女儿啦，我亲爱的？”

“没有啦。您的女儿贝拉，”维尔弗太太说，语气之傲慢好象她跟那位年轻小姐从来就无任何瓜葛似的：她现在以一种责备的口吻提及这位小姐，好象她只是一件因为她丈夫完全不采纳她的意见而一厢情愿弄来的多余的奢侈品：“您的女儿贝拉把她自己送给一个穷光蛋啦。”

“老天爷呀，我亲爱的！”

“把他女儿贝拉写的信给您父亲看，拉维尼娅，”维尔弗太太用她那种议会里宣读法案的单调语气说，同时把手一挥。“我想您父亲会承认这封信能够用事实证明我所说的话。我相信您父亲是认识他女儿贝拉的笔迹的。可是我并不熟悉。他可能告诉你他也不认识呢。现在什么事儿我都不以为怪了。”

“从格林威治寄出的，日期是今天早晨，”这个不受约束的女儿说。她猛地跳到她父亲面前，把这份证据交给他。“希望妈别生气，可是已经幸福地嫁给了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为了避免口舌，事先没有说起，还请告诉亲爱的您，还问我好。我倒是想知道，假若家里不管其他哪个还没结婚的成员做了这种事，您会说什么话！”

他读了那封信，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哎呀呀！”

“您是该说哎呀呀了！”维尔弗太太以一种莫测其深浅的语气接口说。在这一鼓励下，他便再说了一次，虽然几乎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成功：因为那位态度轻蔑的太太马上便非常恼火地说：“您说过一遍啦。”

“实在太惊人了。依我看，我亲爱的，”小天使窘态十足地一言未发，然后把信折好，暗示说，“依我看我们只能尽量往好处

做啦！您不会反对吧，假如我指出这一点来，我亲爱的，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并不是（据我所知），严格地说，并不是一个穷光蛋呢。”

“确实吗？”维尔弗太太回答道，态度客气得吓人。“当真如此吗？我还不知道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是一位广有田产的绅士老爷呢。不过听您这么一说，我倒是宽心多了。”

“我看我未必是这个意思，我亲爱的，”小天使含糊其辞地表示屈服。

“谢谢您，”维尔弗太太说，“好象是歪曲了您的话吧？就这样吧。假如我女儿敢于公然违抗我，当然我丈夫也会的。反正都是同样不近情理的事情，似乎一个接一个来了，安排得真好呢。当然啦！”她装出一副极其高贵的样子，而又无可奈何地打一个冷颤。

然而，那个不受约束的女儿这时投入了战斗，把那位显然勉为其难的桑普森先生也拖了进来。

“妈，”这位年轻小姐插进来说，“我不得不说我认为您最好把话说在点子上，别滔滔不绝地说些什么谁公然违抗了谁之类的话，这种话不多不少是非常讨人厌的废话。”

“怎么！”维尔弗太太双眉紧皱着大喝一声。

“只不过是些非常讨人厌的废话，妈，”拉维回答说，“乔治·桑普森知道这全是废话，我也知道。”

维尔弗太太突然呆若木鸡，把她一双愤怒的眼睛死盯住倒霉的桑普森；而他，不知是应该支持他的情人好呢，还是应该支持他情人的妈妈好，便谁也不支持了，甚至也不支持他自己了。

“现在问题是，”拉维尼娅继续说，“贝拉对我做得完全不象

个当姐姐的，她可能会严重损害我跟乔治和乔治一家人的关系，偷跑出去这样下贱丢脸地嫁人——随便找一个教堂看门的，我想是，给她当伴娘——而她本来是应该信任我的，应该跟我说：'假如，拉维呀，你觉得因为你跟乔治已经订了婚，应该在这个场合出来支持我的话，那么，拉维呀，我要你一定出席，还别告诉妈跟爸。'那我当然会做的。"

"那你当然会做的吗？恋恩负义的东西！"维尔弗太太愤然大声地说。"毒蛇！"

"啊呀！您是知道的，太太！我用名誉担保，您不可以这样说！"桑普森先生抗议说，非常认真地摇着脑袋，"我非常尊敬您，太太，我敢打赌，您不可以这样说啊。的确不可以，您是知道的，一个怀有绅士情感的人发觉自己跟一个年轻小姐订了婚，而结果（虽然是她家庭的一个成员说的）她竟成了毒蛇，您是知道的！——我只能请您凭自己善良的情感去判断了，您是知道的，"桑普森先生的发言结束得非常蹩脚。

维尔弗太太恶狠狠地瞪眼直瞧着这位年轻的先生，以示感谢他亲切的干涉，这使得拉维尼娅小姐放声大哭起来，两手抱住他的头颈来保护他。

"我的不近人情的亲娘，"这位年轻女士尖叫道，"想要把乔治弄死呀！你可不能给弄死呀，乔治。让我先死吧！"

桑普森先生被抱在他情人的怀里，仍然挣扎出来冲维尔弗太太摇晃脑袋，并且说："我对您满怀尊敬的感情，您是知道的，太太——而毒蛇的确不能给您脸上增添光彩呀。"

"您可不能给弄死呀，乔治！"拉维尼娅哭喊着。"让妈先把我干掉，那她就心满意足啦。噢、噢、噢！我把乔治从他幸福的家庭里吸引到这儿来，就为了让他受这个吗！亲爱的乔治呀，你

去吧！把我一个人留给妈，我最亲爱的乔治呀，让我听天由命去吧。给我问候您姨妈，亲爱的乔治呀，求她别咒骂这条挡了你的前程、毁了你的生活的毒蛇吧。噢、噢、噢！”这位年轻女士刚刚达到会歇斯底里发作的年纪，还一次也未曾昏厥过，今天进入了一种值得高度赞扬的危机状态，作为第一次表演来说，是非常成功的。桑普森先生这时向着她的身子俯下去，他心慌意乱，断断续续地对维尔弗太太说：“魔鬼哟——我极度地尊敬您——看您干下的好事！”

小天使束手无策地摩挲着下巴颏，站在一旁观望着，然而总的说来，他是倾向于欢迎这段插曲的，因为歇斯底里病症具有一种吸附性，这段插曲会把刚才的问题就此吸收干净。事实证明也确是如此，因为那个不受约束的女儿渐渐苏醒，发狂般地问道：“亲爱的乔治，你没让弄死吗？”接着又问：“乔治，我的爱，出了什么事儿？妈在哪儿呀？”桑普森先生一边好言劝慰她，一边扶起她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身体，把她送到维尔弗太太面前，仿佛这位年轻的女士是一种什么饮料或点心似的。维尔弗太太庄严地把这种点心尝了尝，也就是，在她的眉头上轻轻一吻（恰象在吃一盘龙虾），而拉维小姐便踉踉跄跄退回到桑普森先生的保护之下去了。她对他说：“亲爱的乔治，恐怕我有点儿傻气吧；可是我还有些虚弱和头昏眼花呢；别松开我的手，乔治呀！”后来她一再让这位先生大为焦虑，好几次突如其来地发出一种介于啜泣声和开汽水瓶声之间的声音，似乎她上衣的胸襟都被撕裂开来了。

在这次危机状态所具有的全部最显著的效果中，可以提到一点：当恢复平静之后，发现它对拉维尼娅小姐、维尔弗太太，以及乔治·桑普森先生产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精神影响，是一种激

励振奋之类的影响，而雷·维·则是完全被排除在这种影响之外的，因为他是一个旁观者，并且和他们并非同心同德。拉维尼娅小姐因为曾经一度自我暴露而做出一副羞怯的神情；维尔弗太太是一副表示原谅和不再追究的安详神情；桑普森先生呢，一副洗心革面和灵魂净化的神情。他们回头再谈原先的话题时的精神状态，便是在这种影响的笼罩之下。

"亲爱的乔治，"拉维忧郁地微笑着说道，"在发生刚才经过的事情之后，我敢说，妈会告诉爸说，他可以告诉贝拉，我们大家都高兴见见她跟她的丈夫了。"

桑普森先生说他也认为肯定是这样；一边喃喃不清地叙述着：他是多么与众不同地尊敬维尔弗太太，并且应该尊敬、永远尊敬她。而在发生了刚才经过的事情之后，他又说，他还要越加与众不同地尊敬她。

"我绝对不会，"维尔弗太太从她那个角落里语调深沉地宣告说，"跟我的孩子的感情以及一个年轻人的感情唱对台戏，"桑普森先生看来是很不喜欢听她说"年轻人"这个词儿，"这年轻人是她姑娘家自己看中的对象嘛。我会觉得——啊不，我是知道——人家把我瞒哄欺骗了。我会觉得——啊不，我是知道——人家把我丢在一边没睬我。我会觉得——啊不，我是知道——既然我从前压制住我对鲍芬夫妇的反感，在我们家里接待过他们，又同意让您的女儿贝拉，"这时她把脸转向丈夫说，"去住在他们家里，那么也难怪您的女儿贝拉，"再一次把脸转向丈夫，"会世俗地以为结上这门令人厌恶的低三下四的亲事能有利可图。我会觉得——啊不，我是知道——嫁给洛克史密斯先生，她就等于是嫁给了，不管怎么空洞地诡辩吧，一个穷光蛋，而且我会觉得很有把握的是，您的女儿贝拉，"再一次把脸转向丈

夫，"给一个穷光蛋当新娘子并不会让她的家庭欢欣鼓舞。但是我克制住我的这些感觉，一句话也不说。"

桑普森先生喃喃地说，对于一个从来是家庭中的榜样而从来都决不是家庭中的耻辱的人来说，人们所能期望于她的正是这样的表现。而且，比起她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中的表现来，今后她要越来越是这样（桑普森先生又补充说，表达得有些含糊不清），而且越来越不是这样，他还必须放肆地再说一句，有其母，必有其幼女，因此他将永远不能忘怀这母女二人在他心头唤醒的铭刻肺腑的感情。最后，他真切地希望世界上找不出一个心脏跳动着的活人能够做出一件什么事，但到底什么事，他终于没有说出来，因为拉维尼娅小姐正当他滔滔不绝的时候止住了他。

"那么，雷·维·呀，"维尔弗太太重新说下去，再次把脸转向她的夫君，"让您女儿贝拉什么时候愿意来就来吧；我们会接待她的。也会，"稍停了一会儿，那神气好象她利用这段时间服过一剂药，"也会接待她的丈夫的。"

"爸，我要求，"拉维尼娅说，"您别把我所经受的事情说给贝拉听。这没有任何好处，还可能让她过意不去呢。"

"我最亲爱的姑娘啊，"桑普森先生极力陈辞，"她应该知道才是呀。"

"不啊，乔治，"拉维尼娅以一种决心自我克制的口吻说。"不啊，最亲爱的乔治，把这些事都永远忘掉吧。"

桑普森先生认为这是"高尚"得过分了。

"高尚永远是不会过分的啊，最亲爱的乔治，"拉维尼娅回答说。"再有，爸呀，假如您办得到的话，我希望您当心，别在贝拉面前提起我跟乔治订婚的事儿。这也许会象是在提醒她知道她是在自暴自弃呢。而且我希望，爸呀，您会认为这样做也是正

确的，那就是避免在贝拉在场的时候说起乔治的光辉前程。这或许会象是在奚落她自己的可怜的命运呢。让我永远记得我是她的妹妹吧，永远别让她相形之下感到痛苦，这样只会尖锐地刺伤她的心呢。”

桑普森先生表示相信，这真是天使的品德。拉维庄严地回答说，“不啊，最亲爱的乔治呀，我实在太明白我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啊。”

至于维尔弗太太呢，她使得这场景获得尤其壮观的进展，坐在那儿两只眼睛象两个巨大的黑问号一样死盯着她的丈夫不放；象在严厉地询问，您检查过您的良心没有？您对得起上帝赐给您的福吗？您能扪心自问，并且说您配得上有这样一个歇斯底里的女儿吗？我且不问您配不配得上这样一个好妻子——就不谈我了吧——可是您是否充分意识到，并且由衷地感激，您所亲眼目睹的这种家庭场面的笼罩一切的精神上的崇高伟大？事实证明，她这些问题是让雷·维·感到非常苦恼的，他不仅因为多喝了几杯，有点儿心神不定，而且还一直在恐惧着别说错一句话泄露出他早已知情的罪行而害了他自己。无论如何，这场戏算是演完了，而且——从各个方面看——都大吉大利，他打了一个盹来自寻解脱；而这却让他的夫人感到莫大的冒犯。

“您能够一边想念着自己的女儿贝拉可又一边睡觉吗？”她态度倨傲地质问他。

对此他温顺地回答说：“嗯，我想我能够，我亲爱的。”

“那么，”维尔弗太太怀着庄严的愤怒说道，“我建议您，假如您还有人的感情的话，就上床睡觉去吧，别待在这儿。”

“谢谢您，我亲爱的，”他回答说，“我想我上床睡觉是再好

不过了。"说完这句冷冰冰的话以后，他便高兴地退场了。

几个星期之后，穷光蛋的新娘子(跟穷光蛋手挽着手)来吃茶了，这是履行一项通过父亲而商定的约会，穷光蛋的新娘子向拉维小姐处心积虑、严密防守的堡阁阵地猛冲，把她的整个工事顷刻间打得个落花流水，那情况确是洋洋得意的。

"最亲爱的妈啊，"贝拉高喊道，容光焕发地跑进屋里，"您好吗，最亲爱的妈?"然后便满怀喜悦地拥抱着拉维尼娅。"拉维宝贝儿，你好吗，乔治·桑普森呢？他近来怎么样，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你们要发多大的财了呀？你一定得全部告诉我，亲爱的拉维，马上就告诉。约翰我的爱，吻一吻妈跟拉维呀，那我们大家就无拘无束，轻松自在啦。"

维尔弗太太干瞪着眼睛，但是束手无策。拉维小姐干瞪着眼睛，但是束手无策。贝拉显然毫不觉内疚，也确实是毫不客气地把帽子一甩，坐下来端水沏茶了。

"最亲爱的妈呀，还有拉维，你们俩要放糖的，我知道。还有爸(您这个小乖爸)，您不要加牛奶的。约翰要的。我结婚前吃茶不要加牛奶，可现在要了，因为约翰要。亲爱的约翰，你吻过妈跟拉维了吗？噢，你吻过了！对极了，亲爱的约翰；可我没看见你吻她们呀，所以我才问。现在你们一定得告诉我，最亲爱的妈跟拉维呀，发誓、保证一定告诉我，你们有没有一会儿工夫——仅仅是一会儿工夫——在我写信来说我偷跑了的时候，认为我是个坏透了的小坏蛋?"

维尔弗太太还来不及挥动她的手套呢，这位穷光蛋的新娘子又欢欣愉快、热情洋溢地说下去了。

"我想这一定让你们够气恼的了，亲爱的妈跟拉维呀，我知道惹你们气恼，我是罪有应得的。可你们瞧，我一向是一个不

听话、没心肝的东西，我让你们一心以为我会为钱结婚。让你们以为我一定不可能为爱情结婚，所以我就想你们不会相信我的呀。因为，你们瞧，你们那时候不知道，我从约翰身上学到了多少好处、多少好处、多少好处呀。好啦！所以我就耍了个诡计，你们把我看成那种人，我觉得可耻，怕我们当时互相不理解就会吵起来，那我们过后都会后悔的，所以我对约翰说，他要肯不声不响跟我结婚的话，就那么办吧。因为他真的肯了，我就让他这么办了。我们在格林威治教堂结婚的，一个人也不在场——除了一个临时走进来的不认识的人，”说到这儿，她的两只眼睛放出的光彩更为明亮了，“还有一个靠救济金生活的老年人也算是在场了吧。现在，这还不美吗，最亲爱的妈跟拉维呀，咱们谁都没说过一句可能后悔的话，咱们还都是最要好的朋友，在一块吃这杯最开心的茶。”

她立起身来再吻了她们一次，匆匆回到椅子上(半路上兜了个小圈子，在她丈夫脖子上抱了一下)又重新说下去。

“现在，最亲爱的妈和拉维呀，你们自然想要知道我们生活得怎么样，和我们靠什么生活。这个嘛！我住在布莱克海斯，住在一幢美——极——了的小小的住宅里，布置得非——常——讨人喜欢，我们有一个聪明的女用人，她真——是漂亮得很，我们也过得很节俭，很有条理，做每件事都很有规律，我们一年有一百五十个英镑，需要有的东西我们全都有，还不止呢。最后，若是你们愿意跟我说知心话，愿意知道(这你们或许是愿意的)我对我丈夫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我差不多是爱上了他呢！”

“若是你们，也跟我说知心话，愿意知道(这你们或许是愿意的)，”她丈夫没让她发现便走了过来，微笑着立在她身边说，“我对我妻子的看法，我的看法是——”然而贝拉跳了起来，一

把捂住他的嘴。

“不许说，先生！别说，亲爱的约翰！严肃点儿！求您等会儿再说！我想要我自己做一个比那幢小小的屋子里的小小的布娃娃价值高得多的东西。”

“我的宝贝，您难道不是吗？”

“我希望你有一天会发现我比它价值高得多，可现在我离这个一半还不到，四分之一还不到呢！你用挫折来考验我吧，约翰——用艰苦来考验我吧——然后你再告诉他们，你对我是怎么看法的。”

“我愿意这样，我的生命，”约翰说。“我答应一定这样做。”

“这才是我亲爱的约翰啊。现在你一个字也不说了，是吗？”

“现在我，”约翰满含赞赏之情地、非常意味深长地向四周望望说，“一个字也不说！”

她把她眉开眼笑的面庞贴在他胸前来感谢他，并且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斜视着屋子里其他的人说：“我要说下去了，爸、妈、拉维。约翰没想到我会怎么说——他根本想不到的——可我是十分地爱他哟！”

甚至维尔弗太太也在她这个结了婚的女儿的影响下变得不那么拘束了，她好象在庄严地隐隐暗示，假如雷·维·是一个更加值得她献身的对象的话，她也可能会从她的宝座上屈尊地走下来讨他欢喜的。拉维尼娅小姐却非常怀疑这种对待丈夫的方针从策略上讲是否正确，是否会把桑普森先生宠坏了，假如她在这位年轻绅士身上也如法炮制的话。雷·维·从他这方面则深深感到，他有一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儿，洛克史密斯是世界上福分最大的人。假如他把这个看法向洛克史密斯提出的话，他大约是不会有异议的吧。

新婚夫妇很早就走了，以便他俩能够悠悠闲闲步行到伦敦开往格林威治的汽船起点的码头上去。他们一路上起初很愉快地谈个不休；然而过了一会儿，贝拉以为她丈夫变得有些心事重重了，于是问他：

“亲爱的约翰，你怎么啦？”

“怎么啦，我的爱？”

“不肯告诉我，”贝拉仔细注视着他的脸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吗？”

“我也没想什么呀，我的心肝。我在想，你会不会喜欢我有钱？”

“你有钱，约翰？”贝拉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

“我的意思是当真有钱。比如说，象鲍芬先生一样有钱。你会喜欢那样吗？”

“我会连试一试几乎都害怕呢，亲爱的约翰。他的财富让他变得更好了吗？我也曾经一度享受到其中的一点儿，我变得更好了吗？”

“可是并非天下人都会有了钱就变坏呀，我的宝贝。”

“大多数人是这样吧？”贝拉扬起眉来若有所思地设想说。

“不妨认为甚至大多数人也不是这样。假若你是个有钱的人，比方说吧，你就会拥有很大的力量去为别人做好事呀。”

“对，先生。你的比方我同意，”贝拉嬉笑着回答说；“可是我就一定会这样去用我的力量吗，比方说吧？再有，先生，再比方说吧；我会不会同时也拥有了很大的力量去害我自己呢？”

他笑着紧捏着她的手臂，反问说：“可是话说回来，还是打个比方吧；你会不会那样去使用你的力量呢？”

“我不知道，”贝拉思索着，摇着头。“我希望不会；估计不

会。可是希望不会和估计不会是容易的，反正没有钱。”

“我的宝贝，为什么你——说了那句话——而不说反正穷呢？”他恳切地望着她，问道。

“为什么我不说‘反正穷’吗？因为我并不穷呀。亲爱的约翰，你不可能认为我在想我们穷吧？”

“我是这样认为的，我的爱。”

“噢，约翰呀！”

“请你理解我，我的爱人呀。我知道我有了你，就比我有了天下一切财产都更富有；可是我在想着你，我在为你着想呀。你第一次让我入迷，是穿着象你今天穿的这种衣裳，依我看，你无论穿什么衣裳，都不会比这更美、更漂亮。可是就在今天呀，多少人穿的比你更好的衣裳引起过你的羡慕啊；那么，难道对我来说，希望也能够给你买，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

“你心里这么希望那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事，约翰。我眼睛里充满了这些感激的快乐的泪水，因为听你这么体贴地说出这些话。可我不想要。”

“再比方说，”他继续讲下去，“我们现在走在这些泥泞的街道上，我多么爱这两只漂亮的小脚啊，让烂泥弄脏你的鞋后跟，我真觉得受不了。对我来说，难道希望你坐在一辆马车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

“亲爱的约翰，知道你多么爱我的两只脚，这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事，”贝拉说，低头对自己两只正在被谈论的脚望了一眼。“既然你爱慕它们，我真抱歉这双鞋足足大了一个尺码呢。可我还是不想要马车，相信我的话。”

“假如你能有一辆马车的话，你会喜欢它的吧，贝拉？”

“我不会因为马车本身而喜欢马车的，我更加喜欢你这种想

让我有一辆马车的希望。亲爱的约翰，你的希望对于我都象神仙故事里的希望一样地真实，它们一说出口就马上会实现的。你能够为你深深爱着的女人希望什么，就为我希望什么吧，那我就好象已经得到了它们一样，约翰。比已经得到了它们还要高兴呢，约翰！”

他俩尽管在这样谈着话却依然幸福如初，在这样的谈话之后，家庭依然象原先一样充满温暖。贝拉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家庭生活的十全十美的天才。（她丈夫觉得）似乎世间的一切爱和美都在家务事情上为她所用，帮助她把家庭搞得令人迷恋。

她的婚后生活幸福地、静悄悄地向前滑去。她成天独自一人留在家里，因为在每天清晨，她的丈夫用过一点很早的早餐之后，便动身到市里的商业区去，直到他们共进一顿很晚的晚餐的时候才回到家里。他“在一家中国货商号”里工作，他是这样对贝拉说的，她发现这样的说明已经非常满意了，无需她再追问中国货商号的细枝末节，只大致地想象到茶叶呀、大米呀、有股怪气味的丝绸呀、雕花的盒子呀，还有象玲珑剔透的瓷器上所画的人物，这些人穿着鞋底厚而又厚的鞋子，眼睛挤成一条缝，都有猪尾巴似的辫子，把头发平平地拖向身后。她总是陪她丈夫到火车道边，总是去那儿再接他回来；她当初浑身娇姿，如今变得稳重一些了（但没有变得很多），她的衣裳收拾得非常雅致，仿佛她除了梳妆打扮，就不要再去作什么家务事似的。然而，一当约翰去上班了，贝拉回到家里，这些衣裳便会脱下来放在一边，换上一件小小的轻便晨衣，再围上一条围裙，于是，贝拉两手把头发向后一拢，好象在极其一本正经地进行安排，因为她显然是着了迷，立即着手干起这一天的家务来。那称呀、调呀、切呀、剁呀，那扫呀、洗呀、擦呀；那剪树枝呀、拔草呀、铲

土呀，以及其他琐细的园艺工作；那裁呀，补呀，叠呀，晒呀；那各种各样的安排；而尤其是，那严肃认真的读书呀！因为当约·洛·太太还是贝·维·小姐时，是从来不喜欢做太多的家务的，因此她现在必须时刻请教一本名为《英国家庭主妇日用大全》的贤明著作，向它求助。她老是坐在那儿翻查这本书，两肘撑在桌上，两手捂着鬓角，恰象是某个感到困惑的巫婆在全神贯注地钻研妖术。这主要因为，这本《英国家庭主妇日用大全》的作者不管其内心深处是一位多么可靠的英国人，它在用英国语言明确表达思想这方面却决不是一个高明的英国人，有时他发出的指示简直象是用堪察加语①说出的一个样。每遇到这种危机，贝拉便会突然大声喊道："哦，你这个荒唐的老家伙，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一定是喝醉酒了！"她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这样的意见，然后再去试着读通这本主妇大全，把她两颊上的酒窝儿紧紧绷出，显出一副深人钻研的神气。

这本《英国家庭主妇日用大全》却显得十分镇静，这种态度让约翰·洛克史密斯太太感到非常恼怒，书上说："用一只烤饼烤锅，"好象一位将军命令一个二等兵去抓一个鞑靼人似的。或者，它完全漫不经心地发出这条命令："放上一把……"说的是某种根本没法找到的东西。每当这位"家庭主妇"显然是极其不讲道理的时刻，贝拉会把它一下子合上，往桌子上一摔，赞扬它说："哦，你是一条老蠢驴？你想我到哪儿去搞到它呢？"

每天，在一段照例的时间里，还有另一方面的阅读会占去约翰·洛克史密斯太太的心思。这是仔细地读报，为了约翰回家后说起各种话题时跟他有话可谈。由于她想在一切事情上成为

① 接近北极的苏联领土堪察加半岛上的土著语言。

他的伴侣，假如他把他的心灵分用在她和代数或几何身上，她也会同样热切地去掌握这些学问的。她把有关商业区情况的消息装在心里，容光焕发地在晚间交谈时向他倾泻而出，那样子真够美妙的。她会偶尔提起市场上哪些产品的价钱看涨；帝国银行的黄金储备现在共有多少；还力图装出一种她在这方面是既聪敏又认真的神气，一直到她非常迷人地自己发笑，还会一边吻着他说："这全都是因为我爱你呀，亲爱的约翰啊！"

作为一个商业区的人士，约翰当然尽可能显得他对物价的涨跌，以及对帝国银行中储备的黄金不那么放在心上。然而他却是非言语所能形容地把他的妻子放在心上的，认为她是一件最为宝贵的、最为甜美的、永远看涨的物品；一件从不会比世界上所有的黄金价值更低的物品。而她呢，在他的脉脉柔情的鼓励下，加以天生的伶俐、聪慧和出色的机敏本能，虽然作为一个力求被人欢喜的人儿，她仍然感到自己毫无进展，她做家务的效率的确有着令人惊异的进步。这是她丈夫的看法，为了证明这看法，他告诉她说，她在婚后生活中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讨人欢喜的人。

"你的精神是这么愉快！"他情深意浓地说。"你好象是家里的一股明媚的阳光。"

"我真象吗，约翰？"

"你真象吗？象的，的确象。比阳光明亮得多，美好得多呢。"

"你知道吗，亲爱的约翰，"贝拉说，拽住他外衣上的一颗钮扣，"我有时候，偶尔有时候——你别笑，约翰，求求你。"

没有什么会让约翰发笑的，而她却要求他不要发笑。

"——我有时候想，约翰，我感到有点儿心情紧张。"

“你是不是一个人待着的时间太多了，我心爱的？”

“噢，亲爱的，不是，约翰！时间过得那么急促，我一个礼拜里一分钟也不觉得多余。”

“那么干吗紧张呢，我的妻子？在什么时间觉得紧张？”

“当我笑的时候，我看是，”贝拉说，她把头偎在他肩上，又笑起来。“我这会儿正觉得紧张呢，先生，你不会相信吧？可我真紧张呢。”于是她又笑了，并且有某种东西在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亮光。

“你喜欢有钱吗，宝贝儿？”他循循善诱地问她道。

“有钱，约翰！你怎么可以问出这么蠢的问题来？”

“你有什么东西舍不得丢开吗，我的爱？”

“舍不得丢开什么吗？不！”贝拉满怀自信地回答。但接着突然间变了，她一边笑，一边闪烁着眼睛里的泪珠说：“噢，不过，是的，我是的。我舍不得鲍芬太太。”

“我也是为这次别离感到舍不得呀。不过或许这只是暂时的吧。或许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的：或许你什么时候会再见到她——或者我们什么时候会再次见到她呢。”贝拉可能是非常想谈谈这个题目的，然而此时此刻却不大象是这样。她心不在焉地仔细察看着丈夫外衣上那粒钮扣，这时，爸走进门来和他们共度黄昏了。

爸有一把专用的椅子和一个专用的角落，随时为他保留着，并且——说这话并无意贬低他在自己家里享受到的乐趣——他在这儿比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快乐。爸和贝拉两人在一起的情景，总是奇怪得让人感到快活；然而这天夜晚，她的丈夫觉得她跟他在一起的样子比平时更显得奇异。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小孩子，”贝拉说，“一离开学堂就出其

不意跑到这儿来了。今天在学堂里他们待你好不好，亲爱的?”

“啊，我的宝贝儿，”小天使回答，笑着，搓着两只手，同时她把他安置在他的椅子上，“我要上两个学堂呢。明兴胡同的机关，还有你妈办的那所学校。你问哪一个，我亲爱的?”

“两个都问，”贝拉说。

“两个都问吗，嗯?好吧，说真的，今天两个都有点儿让我够受的，我亲爱的，不过这也是意料中事啊。学习无坦途呀；而人生除学习之外又有什么呢?”

“学会了你所学的东西之后，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你这个笨孩子?”

“这个嘛，我亲爱的，”小天使稍作考虑之后说，“那我想我就该去死啦。”

“你是一个非常坏的孩子，”贝拉驳斥他说，“尽说些让人受不了的话，还垂头丧气的。”

“我的贝拉呀，”她父亲回答说，“我并没有垂头丧气呢。我快活得跟一只云雀似的。”他的面孔也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假若你确有把握认为不是你垂头丧气，我想一定是我垂头丧气了，”贝拉说，“那么我就不再这样啦。亲爱的约翰，我们得给这个小家伙吃晚饭了，是吗。”

“当然得给他吃了，我心爱的。”

“他在学堂里到处刨呀翻呀的，”贝拉说，一边瞧着她父亲的手，轻轻地在他手上拍了一下，“搞得他没法儿见人了。噢，你这个邋遢孩子!”

“说真的，我亲爱的，”她父亲说，“我正要请求你准我去洗洗手呢，只是你一下子就发现啦。”

“过来，先生!”贝拉抓住他上衣的前襟大声说，“过来马上

给你洗。不能信任你自己去洗的。过来呀，先生！”

于是小天使亲热而快活地被领进一间小盥洗室里，贝拉给他脸上抹上肥皂，用力擦他的脸，给他手上抹上肥皂，用力擦他的手，给他淋水、冲洗，用毛巾揩干，直到他红得象块甜菜头一样，甚至耳朵根都红透了：“现在得给你刷头发、梳头发了，”贝拉忙碌地说。“你端着灯，约翰。你闭上眼睛，先生，让我托住你的下巴颏。别淘气了，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

她父亲非常心甘情愿听从她，她以她最为精心的方式给他梳理头发，把它用刷子刷直，分开，绕在她的手指上，再把它一根根竖起来，又连忙退一步贴在约翰怀里，仔细看看效果如何。约翰每次都用他空着的一只手臂搂住她，抱她一小会儿，而这时小天使便站在那里等她结束。

“好啦！”贝拉说，她终于完成了最后的润色工作。“现在，你有些象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啦！穿上你的上装吧，过来吃你的晚饭。”

小天使穿起上衣，被带回到他的角落里，——只除了在他快乐的天性中不带一点儿私心之外，他完全象是那个名叫杰克·贺尔勒的，虽然有些傲慢但却是喜气洋洋的孩子①——贝拉亲手给他铺上一块台布，把他的晚饭放在一只托盘里给他端来。“停一会儿，”她说，“我们必须让他的小衣服别弄脏了；”又给他脖子下面围一块餐巾，动作非常有条理。

他吃饭，贝拉坐在他身旁，时而警告他捏好叉子柄，学个懂规矩的孩子，时而为他切肉，或者为他斟酒。这景象尽管奇异，尽管贝拉一向习惯于拿她的父亲闹着玩儿，一向因为能够

① 当时英国一支儿歌《小矮人杰克·贺尔勒》中的一个人物。

这样捉弄他而感到开心，但是在她身上仍然偶尔表现出某种新的东西。不能说，她已经不象她从前那样顽皮，那样想入非非，或者说那样天真自然了；然而看来，她丈夫心想，根据她最近所说的话，这里似乎有着某种比他设想的更加重大的原因，似乎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时而会令人察觉出一种潜在的紧张来。

有一个情况能作为这种看法的旁证：当她点燃她父亲的烟斗，为他调好一杯搀水的烈酒时，她在父亲和丈夫中间的一只搁脚矮凳上坐下，手臂斜依在丈夫身上，显得非常安静。她是那么地安静，甚至当父亲立起身来告辞时，她猛地一怔，向四边望望，仿佛她已经忘记了有他在场。

“你陪爸走一小段儿路吧，约翰？”

“嗯，我亲爱的，你呢？”

“我好久没给丽齐·赫克萨姆写信了，自从上回写信告诉她，说我当真有个爱人——有个完完全全的爱人——以后，就没再写过。我时常想告诉她，她说得多么正确，那时候她假装在烧红的煤火里看见，说我将来会为我的爱人赴汤蹈火的。今儿晚上我倒有兴致告诉她这个呢，约翰，我就留在家里做这件事儿吧。”

“你累了。”

“我根本不累，亲爱的约翰，我正有兴致给丽齐写封信呢。晚安，亲爱的爸。晚安，你，亲爱的，温柔的好爸！”

剩下她一个人了，她坐下来写，给丽齐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她刚刚结束，读过一遍，丈夫就回来了。“你来得正是时候，先生，”贝拉说；“我正打算对你作第一次的妻子对丈夫的训话呢。我要在客厅里来做这一次训话。等我折好了信，你就坐在我这把椅子上，我坐在这只搁脚凳上（虽然该你坐凳子，我告诉你，先

生，假如说悔过的人该坐这只凳子的话)，你马上就会发现自己要受一顿结结实实的教训了。”

她的信折好，用火漆封口①，送走了；她的笔揩干净了；她的中指也揩干净了；写字台锁上、收拾整齐了。这些过程都是以一种严格办正经事的稳重神情进行的，很可能《英国家庭主妇日用大全》所主张的就是这样，而且当然不会因为一阵音乐般悦耳的欢笑声，如同贝拉所发出的那样，而结束或中断。她把她丈夫安置在他的椅子上，又把她自己安置在她的搁脚凳上。

“现在，先生！从头开始吧。你叫什么名字？”

没有比这更加莽撞的、直指他对她隐瞒着的那个秘密而来的问题了，这次他大吃一惊。但是他不动声色并且继续严守住秘密，回答说：“约翰·洛克史密斯呗，我亲爱的。”

“好孩子！谁给你起的名字？”

他再次怀疑可能有什么东西让她发现了，他用提问的方式回答说：“我的教父们和教母们吧，是吗，亲爱的爱人？”

“非常好！”贝拉说。“还不是顶顶好，因为你回答时迟疑了。不过，因为你回答得还不坏，我就暂时不问你别的功课了。现在，我要从我自己心里想些事来考考你。亲爱的约翰，今天晚上，你为什么又问起我你从前问过我一次的那个问题呢——问我喜欢不喜欢有钱？”

又是直指他的秘密而来！他低头望着她，她的两只手重叠着放在他的膝盖上，他的秘密几乎象是已经泄露了，如同从来的一切秘密一样。

没有一句现成的话来回答，他别无办法，只好抱了抱她。

---

① 欧洲旧时上流社会的私人信件及政府公文均用火漆封口，再加盖印鉴，这样可以做到比较有效的保密，因为火漆冷后发硬，一拆即毁，无法复原。

"简单地说，亲爱的约翰，"贝拉说，"这就是我训话的题目，我不想要世界上任何东西，我希望你能够相信这一点。"

"假如就是这些，你的训话可以认为是结束了吧，因为我这样相信。"

"还不止这些呢，亲爱的约翰，"贝拉犹豫地说。"这只是第一点。还有可怕的第二点，跟可怕的第三点呢——就好象当我还是个非常小的罪人的时候，我在教堂里听讲道，就老是对自己这么说的。"

"那就让它们都来吧，我最亲爱的。"

"亲爱的约翰，你有没有把握，你是不是绝对地确信在你心灵的最深最深处——？"

"心灵深处的事由不得我呀，"他回答说。

"不对，约翰，但是问题的答案是你能够做出的。——你是不是绝对地确信，在你给了我、我也给了你的那颗心的最深最深的心底里，不再记得我曾经一度是个非常贪财的人？"

"怎么，假如我心里把你所说的那段时间都忘记了，"他温柔地问她，嘴唇贴向她的嘴，"我能够象我现在这样爱你吗；在我一生的日历里能够有那个最最辉煌的日子吗；我能够在一看见你亲爱的面孔，一听见你亲爱的声音的时候，便随时都感觉到，我是在看着和听着一个我的高贵的志同道合的人吗？决不可能是这种想法让你变得那么严肃认真的吧，心爱的？"

"不是，约翰，不是为了这种想法，更不是为了鲍芬太太，虽然我爱她。等一会儿，我要继续我的训话，给我一小点儿时间，因为我一高兴就喜欢哭一阵。这多么甜美啊，亲爱的约翰，高兴了就哭一阵。"

她便俯在他的头颈上哭了，并且仍然紧贴着他的头颈，又

轻轻笑了，这时她说："我觉得我现在作好了准备，可以讲出第三个问题了，约翰。"

"我也对第三个问题作好准备了，"约翰说，"不管是什么问题。"

"我相信，约翰，"贝拉说下去，"你相信我相信——"

"我亲爱的孩子，"她丈夫快乐地大声说，"你说了多少个相信啊！"

"是吗？"贝拉说，又笑了起来。"我决不知道我说了这么多！好象在做动词练习呢。可是少一个相信，我就说不下去了。我再试试看。我相信，亲爱的约翰，你相信我相信我们有足够的钱了，我们什么也不缺少。"

"确实是这样，贝拉。"

"可是，假若不管因为什么我们的钱减少了，不是这么多了——假若我们不得不紧缩一点儿开支，不能象我们现在这样买东西了——你是不是还确实相信我仍然是非常满足的呢，约翰？"

"同样完完全全确实相信，我的心肝。"

"谢谢你，亲爱的约翰，成千上万次地谢谢你。我毫无疑问，也认为你当然会跟我一样感到满足的吧，约翰，"她有点儿支支吾吾地说。"啊不，对了，我知道我会这样认为的。因为，既然知道我能这样，我就会多么有把握地知道你一定能这样；你比我要强得多、坚定得多，也更懂得道理，更慷慨大方。"

"嘘！"她丈夫说，"我不要听这个。你这话完全不对头，虽然你在别的事情上都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要说一个小小的消息，我最亲爱的，我本来应当今天晚上早些儿告诉你的。我有很充足的理由确信，我们的收入决不会比我们现在更少。"

她原该对这个消息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来；然而因为她重又专注地去察看那只几小时前占住她心思的钮扣了，所以好象几乎是没有留意到他说的话。

"现在我们终于把事情搞清楚了，"她丈夫跟她打趣地大声说，"这就是那种让你变得那么紧张的事情吧？"

"不是，亲爱的，"贝拉说，一边拧着那粒钮扣，一边摇着头。"不是这个。"

"怎么，老天爷保佑我这个小妻子吧，她还有第四点啦！"约翰惊叫着。

"这一点让我有点儿担心思，还有第二点也让我担过心，"贝拉说，还在一心拧那只钮扣，"可我说的完全是另一种紧张呢——一种深刻得多、也沉静得多的紧张呢，亲爱的约翰。"

当他把脸俯下去贴近她的脸时，她也抬起脸来凑近他，并把一只纤小的右手蒙住他的眼睛，蒙住不松开。

"你记得吗，约翰，我们结婚那天，爸说的可能从不知哪儿的大海里正向我们驶来的那些大船？"

"完全记得，我心爱的！"

"我想……在那些航行在大海中的船只里……有一只……正给你跟我……带来……一个小娃娃呢，约翰。"

第六章

呼救

天色已晚，造纸厂停止工作了，人们结束在厂里一天的劳动正走回家去，一簇簇分散地行走在四周的大路和小径上。人群中有男有女有儿童，因此在傍晚轻轻吹拂的微风中，到处是生动活跃的色彩迎风飞扬，各种各样的话音和笑声混合在一起给耳朵留下的愉快印象、和这种色彩的飞扬给眼睛留下的印象相仿。平静的河水反映出泛着红霞的天空，呈现在这活跃的画面的前景上，一小群顽童正往水里掷石块，注视着一圈圈的细浪向四周扩展。因此，在这玫瑰色的黄昏，你可以极目眺望那不断延伸开的自然美景——越过这些新下班的漫步回家的工人——越过银色的河——越过深绿色的广阔的麦田，小麦长得那么茂密，这些在其间狭窄的线一般的小径上游荡着的工人，仿佛漂浮在齐胸深的水浪里一样——越过一行行树篱和一簇簇丛林，——越过山坡上一架架的风磨——向远方不断地延伸，直伸到那天与地似乎彼此衔接的地方，仿佛在人间与天堂当中并不存在一个广大无垠的空间。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黄昏，村里的狗对人的事务一向总是比对它们同类的事务更感兴趣，在这种时刻它们尤其活跃了。在杂货店里、肉店里、酒馆里，它们流露出一种永不厌足的好奇

心。它们对酒馆特别有兴趣，这似乎暗示着狗类性格中某些潜在的放荡品质；因为那儿可吃的东西很少，既然对啤酒和烟草并无胃口（哈巴尔德夫人①的狗据说是抽烟的，但是这话尚无可查证），就只可能是出于对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的习惯过于赞赏，而被吸引到那里去的。而且酒馆里正有一把恶劣已极的提琴在演奏着；这琴拉得实在说不出地坏，因此，一条瘦瘦的、身体很长的杂种狗，它的听觉比其他的狗更好些，发现它隔一阵便被迫在屋角里打一个转身，并且嚎叫几声。然而即使它也象那些嗜杯成性的醉鬼一样，每次都顽固地又来到这家酒馆里。

说来可怕，这村庄里居然还有一个类乎小集市似的地方。一些无可救药的、在全国各地求售而不得的姜饼，在它艰苦的历程中蒙上了厚厚一层灰土，如今又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带篷的小摊上求助于人群了。一堆毛栗子情况也是如此，它们从巴塞罗那②被赶出来已经很久很久了，而今英语说得太差了，把它们自己每十四枚称做一个品脱③。一架西洋镜在诱惑着爱好图画故事的研究家，它开头是一幅滑铁卢战役，接下去表演后来的每个战役时，仅仅是把惠灵顿④公爵的鼻子换上另一个人的鼻子。在距离几码远的左近有一幅真人大小的画像，画的是一个胖女人，她大约是靠吃猪肉来维持营养的，因为跟她画在一道的她的生意上的伙伴是一只貌似博学的胖猪，这女人穿一件袒胸露肩的上衣，这是她进宫觐见皇上的时候的模样。这是一幅邪恶

---

① 哈巴尔德夫人，英国童话中的人物。

② 巴塞罗那，西班牙的港口。

③ 品脱，英国容量单位，而非重量单位或“打”之类的习惯上的出售数目起点相当于〇、五六八升。即使是“打”，也应为十二枚。

④ 威灵顿(A.W.Wellington，1769—1852)，英国统帅，后任首相。一八一五年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

的景象，在英国这片土地上，那些引车卖浆、砍柴挑水的苦力们现在，乃至将来，都只可能想象到这种可怜的消遣娱乐。他们是一定不可能用娱乐来替换掉他们所患的风湿病的。他们可能用热病和疟疾来替换它，或者用各种各样风湿病的变种来替换它，这些变种之多，恰象他们身上关节的数目一样；然而，他们肯定不可能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所作的娱乐来替换它。

从这个腐败不堪的场景中升起的种种声响在向远处飘逸，直飘进那寂静的黄昏的天空，它们自己在阵阵涌去时所能达到的每一个地点上，随距离增加而变得柔和悦耳了，并使这黄昏相形之下，变得更加寂静，当尤金·瑞伯恩反背两手沿那条河漫步走着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就是这种黄昏时的寂静。

他慢慢地走着，有节奏地迈着步子，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每个正在等候着谁的人都是这种样子。他在两点之间踱步，一头是一片柳树林，一头是一丛在水面漂浮着的睡莲花，每走到一头，他便停下来，期待地向一个方向望去。

“这里真安静啊，”他说。

这里真安静。几只羊在河岸上吃草，他似乎觉得自己过去从不曾听到过它们嚼食青草时的这种清脆、急切的声音。他悠闲地停下步子，眼望着它们。

“我看你们是够愚蠢的。可是假如你们聪明到能让你们满意地过上好日子，那你们就会胜过我了，虽然我是一个人，而你们只是一堆肉！”

矮树篱后的田野里传来的一阵好似衣襟的窸窣声吸引了他的注意。“走到这儿来干吗？”他自己问自己，慢吞吞地向篱墙的开口处走，一边抬头越过树篱望去。“不会是哪个好忌妒的纸厂工人吧？这块地方不会有人打猎玩吧？很可能是附近有人捉

鱼吧！”

地里刚割过庄稼，黄绿色的地面上还留有长柄大镰刀的痕迹，麦草已经运走的地方，还留有车轮的辙印。顺车辙望去，最终看见的是边上一个新摞起的草垛子。

现在，假设他向草垛走过去，围着它绕一圈，会怎样呢？然而，如果要发生的事终于会发生的话，这一类的设想是多么没有意义！再说，假设他是走过去了，一个脸朝下躺在那儿的船夫又会引起他什么警觉呢？

“是一只鸟在往树篱上飞吧，”他所想到的只是这个；于是他回转身来，重新来回踱步。

“假若我不信任她是个说真话的人，”尤金说，这时他又来回走过十几趟了，“我会开始认为，她又第二次从我面前溜走了。可是她答应过，而且她是一个言而有信的女子。”

当他再次走向那丛睡莲花时，他看见她来了，于是走向前去迎她。

“丽齐，我在对自己说您一定会来的，虽然来晚了。”

“我不得不从村子里慢慢荡过来，好象我不是去办什么事情似的，我还不得不沿路跟几个人说两句话，瑞伯恩先生。”

“村子里的小伙子——还有女人们——都是些喜欢飞短流长的人吗？”他问道，同时拉起她的手让她钩住自己的臂膀。

她顺从地慢慢随他向前走，两眼低垂着。他把她的手送到自己的唇边，她却轻轻地把手抽开了。

“请您走在我旁边，别碰着我好吗，瑞伯恩先生？”因为他的一只手臂已经悄悄地搂住她的腰。

她停下不走了，恳切地、祈求似地望了他一眼。“好啦，丽齐，好啦！”他态度安闲地说，虽然他心中并不感到安闲。“别不

高兴呀，别责怪我吧。"

"我没法让自己高兴起来，可是我并没有意思责怪您。瑞伯恩先生，我恳求您明天一早就离开这一带地方。"

"丽齐，丽齐，丽齐！"他争辩说。"您这样丝毫不近情理跟责怪我是一个样呀。我不能走开。"

"为什么不能呢？"

"信念！"尤金以他潇洒的坦率态度说。"因为您不会放我走开的。您注意！我也无意责怪您。我并不抱怨说是您存心把我留在这里不放我走开。可是您留住了我，您留住了我呀。"

"请您走在我旁边，别碰着我好吗？"因为他又伸过手臂来搂住她了；"我在跟您非常严肃地谈话呢，瑞伯恩先生。"

"我愿意做一切可能限度以内的事情，为了您，丽齐，"他抱起自己的两臂亲切愉快地回答说。"您瞧！圣海伦娜岛上的拿破仑·波拿巴。"①

"前天晚上，我从厂里出来的时候，您对我说，"丽齐说，她以一种恳切的目光注视着他，这目光令他善良的天性感到困惑，"您对我说，您看见我感到非常惊奇，说您是一个人出来钓鱼玩儿的。这是真话吗？"

"这不是真话，"尤金镇静自若地回答，"一点也不是真话。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得到消息说，能在这里找到您。"

"您能想象出我是为什么离开伦敦的吗，瑞伯恩先生？"

"丽齐呀，恐怕，"他开诚地回答说，"您是为了摆脱我才离开伦敦的。这对我的自尊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奉承，可是我恐怕您正是为了这个。"

① 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失败后，被流放到南大西洋中的火山孤岛圣海伦娜，直至一八二一年在这里去世。

"我是的。"

"您怎么会这么残酷呢?"

"噢,瑞伯恩先生,"她回答说,忽然放声哭泣了,"残酷的是我吗?噢,瑞伯恩先生,瑞伯恩先生啊,您今天晚上在这儿出现,难道就不残酷吗?"

"看在天下一切好东西的份上——不是看在我的份上——因为天知道我并不好啊,"——尤金说,"求求您别伤心吧!"

"既然我知道我们中间的距离和差别,我还能怎么样呢?既然我知道您上这儿来的原因就是让我蒙受羞辱,我还能怎么样呢?"丽齐双手蒙住脸说道。

他怀着一种真正的充满悔恨的温柔和怜惜之情注视着她。这种感情并没有强烈到足以迫使他牺牲自己并且放过她,然而,这是一种强烈的感情。

"丽齐呀!从前我决没有想到过,世界上会有一个女子,她只说那么少的话,却让我感动得那么深。但是别那么硬着心肠来看待我吧。您不知道我的心是怎样在向着您啊。您不知道您怎样使我入迷,怎样使我神魂颠倒。您不知道,我那该死的无忧无虑在我一生中每一个其他的关键时刻都能绰绰有余地带动我渡过难关,而如今连它也无能为力了。我想,是您把我这种态度彻底击溃了,并且有时候我简直希望您把我跟它一块儿彻底击溃。"

她对于这些热情的表白并没有思想准备,它们在她胸怀中唤醒了某种天然的女性的骄傲和喜悦的火花。想想看,尽管他是做错了,但他会如此崇高地把她放在自己的心上,而她会拥有如此打动他的力量啊!

"瑞伯恩先生,见我伤心,您非常难过;见您伤心,我也非常难过。我不责怪您。的确我不责怪您。您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和

我的不一样，因为您跟我差别那么大，而且您是从另一种观点出发的。您没有想过。可是我请求您现在想一想，现在想一想！”

“要我想什么呢？”尤金痛苦地问道。

“想一想我吧。”

“还是告诉我怎样能不去想您吧，丽齐，那您就能把我彻底改变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请您想一想我吧，我的身份跟您的不同，在名誉和地位上我跟您隔得多么遥远。请您记住，除了在您高贵的心灵里有一个人还可以保护我之外，我身边没有一个保护人。请您尊重我的名声。如果我是一位小姐，您对我会有的那种感情，假如您现在对我哪怕有一丁点儿，那就请您给我作为一位小姐的充分权利，要求您表现得宽宏大量。我是一个劳苦人家的女孩子，跟您和您的家族相距很远。一位替我着想的绅士，会认为我跟他的距离远得就好象我是一个皇后一样，那该是一位多么真诚的绅士啊！”

假如他对她的请求表现出无动于衷的话，他确实应该是一个卑鄙的人。当他这样问她时，他的面部表现出悔恨和犹豫：

“我把您伤害得这么严重吗，丽齐？”

“不，不。您可以让我心安理得的，我不是说过去的事。瑞伯恩先生，而是说现在和将来。我们现在上这儿来，是因为两天来您那么紧地跟住我，好多人都看见了您，所以我就同意了这次约会，把它当作一种寻求解脱的出路，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对我的自尊心来说，又不是一种奉承，”尤金闷闷不乐地说：“不过对。对。对。”

“那么我恳切地请求您，瑞伯恩先生，我要求您，祈求您，

离开这一带吧。要是您不这样的话，请您想想看您会逼得我怎么做。”

他确实默默地想了一两分钟，然后反问道："我在逼您吗？我会逼您怎么做呢，丽齐？”

“您会把我逼得跑开的。我住在这儿平平静静，受人尊重，我在这儿也有很好的工作。而您会迫使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象我原先离开伦敦一样，而且——您要是再跟着我——就会迫使我离开下一个我认为可以栖身的地方，就象我离开这儿一样。”

“您这样坚决吗，丽齐——原谅我下面要用的一个词，我用它是恰如其分的——坚决要从一个爱您的人身边逃开吗？”

“我是这样，”她毅然地回答，虽然全身在颤栗，“坚决要逃离这样一个爱我的人。有一个可怜的女人刚刚不久前死在这儿了，她比我大几十岁，我碰巧发现她躺在湿地上。您或许听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事？”

“我想我听说过，”他回答说，“假如她名叫希格登的话。”

“她的名字是叫希格登。尽管她是那么衰弱和苍老，她直到临终都坚守着一个目标。甚至在只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要我答应，在她死后坚守住她的目标，她决心要这样安排好。她所做的我也能做到。瑞伯恩先生，若是我认为您会——可是我并不认为您会——那么残酷，会把我从一个地方逼到另一个地方，这样来折磨我，企图让我改变主意的话，那么，您尽可以把我一直逼迫到死，但是您不会这样做的。”

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她俊美的面庞，而他自己那张俊美的面庞上正闪现着一种爱慕、气恼和责备混合在一起的光亮，于是她终于在这股光亮前低下了头——她那么深沉地热爱着他——

她的心长久以来都感到那么满足，而他长久以来便是使这颗心感到丰足涨满的原因。她极力试图保持住她的坚定意志，然而他看出，这意志已经在他的目光下化为乌有了。正当她这种坚定意志消融的顷刻之间，在他第一次完全了解到他对她所拥有的影响力的顷刻之间，她瘫倒了，他一把拉住她，让她倚在自己的手臂上。

“丽齐！就这样休息一会儿吧。回答我问您的话。假如我不是象您所说的那样，跟您距离遥远、阻隔很大的话，您会象这样要求我离开您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别问我吧，瑞伯恩先生。让我回去吧。”

“我向您起誓，丽齐，马上就让您回去，我向您起誓，让您一个人回去。我不陪您走，我也不跟着您，只要您回答我的问题。”

“我怎么能回答呢，瑞伯恩先生？我怎么能告诉您，假如您不是现在的您的话，我会做什么呢？”

“假如我不是您现在所认为的我的话，”他接口说，巧妙地把她说话的方式改换了一下，“您还会恨我吗？”

“噢，瑞伯恩先生，”她恳求似地回答，一边在啜泣，“您了解我，您不会以为我会这样。”

“假如我不是您现在所认为的我的话，丽齐，您还会把我不放在心上吗？”

“嗯，瑞伯恩先生，”她象方才一样地回答，“您了解我，您也不会以为我会这样。”

当他用手扶着她的身体时，在她整个形体上所显示出的态度中包含着某种东西，她的头低低地垂下，这姿式是在恳请他

放仁慈些，不要强求她吐露她的心。而他却并不仁慈，非要她这样做不可。

“假如我了解您，而不会或多或少以为（尽管我是个不幸的可怜虫！）您会恨我，甚至以为您会把我完全不放在心上的话，丽齐，那就让我在我们分手之前，从您自己嘴里再多多了解一些吧。请您让我知道，假如您认为把我看作是一个您本来应该看成的那样，和您地位平等的人的话，您会怎样对待我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瑞伯恩先生。我怎么能认为您跟我的地位平等呢？假如我的头脑会把您放在一个和我平等的地位上，那您就不是您了。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怎么会老是记住我头一回看见您的那天夜晚？当时，因为您那么专心地盯着我看，我就从屋里走出去了。还有那天天蒙蒙亮时，您跑来告诉我我父亲去世的那天夜晚；还有您经常到我后来的家里来看望我的那些个夜晚。或者说，我怎么会老是记住，当您知道了我是多么缺少教养，就设法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或者，您老是记住我是那么尊敬您，对您感到奇怪，并且在一开头的时候，想到您心肠真好，竟然会关心到我。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怎么会老是记住这些不忘呢？”

“仅仅是‘在一开头的时候’想到过我心肠真好吗，丽齐？在那个‘一开头的时候’以后，您又是怎么看我的呢？心肠真坏吗？”

“我没那么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被一个人注意了，他跟和我谈过话的所有的人都那么不相同。最初我心里有过一阵子奇怪和欢喜，可是以后，我就干脆觉得，假如我根本没有见过您，也许更好一些。”

“为什么？”

“因为您是太不相同了，”她回答的声音比先前低了。“因为这是太没完没了、太没有希望了。饶了我吧。”

“您对我怀过什么希望吗，丽齐？”他好象被什么东西轻轻刺痛了一下，问道。

“不多，瑞伯恩先生。到今天晚上为止，不多。”

“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是这样吗？”

“到今天晚上为止，我从来没有想过您需要我对您怀有什么希望。但是假如的确需要我对您怀有希望的话；假如您现在的确真正从心坎里感到，您过去确实有过您今天晚上自己说的对我的感情；并且今生今世我们之间除了分手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什么的话；那么就让老天爷帮助您，老天爷保佑您吧！”

她在说出这番表白了她自己的某些爱情和某些痛苦的话语时所流露的纯真，在这片刻间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托住她的身体，简直好象是死神把她作为一件圣物交付在他的手中，他吻了她，只吻了一次，几乎好象是在吻一个死去的人。

“我答应过我不陪您走，也不跟着您。我可不可以远远看着您走呢？您太激动了，天又晚了。”

“我一个人这种时候走路走惯了，我求您不要这样做。”

“我答应您。我愿意试着去做我力所能及的事，除此之外，丽齐，我今天晚上不能再答应更多了。”

“瑞伯恩先生，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从各方面解救您，也解救我。请您明天一早就离开这一带地方。”

“我愿意试着去做。”

当他以一种低沉的声音说出这句话时，她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再抽回去，便沿着河岸走去了。

“莫蒂默能相信这个吗？”过了一会儿，尤金喃喃自语着，仍



河边离别

然留在她离他而去的地方。"我自己又能相信吗?"

他指的是:当他立在那儿用手蒙住眼睛时,他的手上沾满了泪水。"荒谬已极啊,要是有人发现我如此!"他接着这样想。而他接下去的另一个思想是扎根在一种轻微的、逐渐增长的、对引起这些眼泪的原因的怨恨之中。

"可是我也已经对她拥有了一种奇异的权力,尽管她是尽量认真地在说这些话的。"

这种回想又使他重新看见,在他的注目凝视之下,她低下头来的一刹那间,她的面容和身形中所显示出的柔顺。当他仔细品味着这幅再现的画面时,他仿佛在她的祈求和自认的软弱中再次看出了一点自己内心的恐惧。

"她是爱我的。如此认真的性格,在这种激情中也必定是非常认真的。她不可能打定主意对一种幻想坚强不屈,又对另一种幻想犹豫不决,同时对第三种幻想表现软弱。她必须把她的天性贯彻始终,就象我必须把我的天性贯彻始终一样。假如说我的天性处处逼得我为它受苦受罚,我猜想她的天性也必定是这样的。"

他继续对自己的天性进行探索,心想:"现在,假如说我娶她为妻。假如说,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信给我尊贵的父亲大人,令我尊贵的父亲大人惊异到他所拥有的尊贵权力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禀报他我已与她结婚,尊贵的父亲大人将如何与我这颗学法律的头脑评说道理呢?'你不肯为求取金钱或某种地位而结婚,因为你极有可能日久生厌,而假如你一旦不为求取任何金钱或地位而结婚,日久生厌的可能性是否就少一些呢?你对你自己可有把握?'他的学法律的头脑不管提出多少口若悬河的异议,也必须私下里承认:'尊贵的父亲大人言之有理,我

对我自己并无把握。'"

正当他求助于这种轻浮论调的时候，他感觉到这样做只是徒托空言，毫无意义，于是他搬出她来把这种思索抵挡开去。

"但是，"尤金说道，"我倒真希望有一个人(莫蒂默除外)愿意对我说，这种情感在我并非一种真实的情感，只是她的美貌和价值使我忘乎所以，乃至于如此，我不可能对她一往情深的。今天晚上我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对我说这番话的人，或者对我说任何一句话，只要能把话说得对她不利；因为一个名叫瑞伯恩的丢丑现眼的家伙让我倒尽了胃口，我宁可让另外一个什么人来惹我讨厌，也不愿再提起这个人。'尤金呀，尤金呀，尤金呀，事情糟透啦。'啊！莫蒂默·莱特伍德的铃铛在这样大摇特摇呢，今天晚上这声音听起来好不凄惨。"

他一边向前溜达着，一边又想起一些别的事情来给自己找事干。"畜生呀，"他不耐烦地说，"你父亲沉着冷静地给你找到一个女人，而你为自己找到另一个女人，并且自从你第一眼看见她之后，就越来越坚定不移地随她而漂流，这两个女人有什么相似之处？蠢驴呀！你就连这点道理也分不清吗？"

然而，他重新沉入回忆之中，回想他刚刚怎样初次充分了解到自己对她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她怎样向他吐露了心曲。他最先得出的一个不顾一切的结论是，再别打算走开了，再去考验她一次。但是马上又想到："尤金呀，尤金呀，尤金呀，事情糟透啦！"并且，"我真希望能把这种莱特伍德的丁当声止住才好，它象丧钟一样在敲啊。"

他抬头一望，发现一钩新月已经升起，繁星点点开始在天空闪亮，忽隐忽现地射出红色的和黄色的微光来，使夏夜那宁静的蔚蓝色更显得可爱。他仍在沿河岸走着，忽然间一转弯，和

一个人打了个照面儿，尤金吓了一跳，向后退一步，以免撞个满怀。这人肩头上扛着一把折断的船桨，或是桅杆，或是木棍，没有留意看他，只顾向前走。

“喂，朋友！”尤金在他身后冲他说，“你是瞎子吗？”

这人不予理睬，只顾走他的路。

尤金·瑞伯恩朝相反方向走，两手背在身后，想着自己的心事。他走过一群羊，走过一个人家的大门，达到已经能听见村子里熙攘人声的地方，又走到了那座桥边。他留宿的客栈与村镇和造纸厂一样，并不在河对岸，而是在他正走着的河这边。然而，由于他知道河那边蒲草丛生的河岸和小河湾是一个僻静的处所，同时又感到没有心情去听嘈杂的人声或是跟别人待在一起，他便走过桥去，漫步向前走。他抬头望望星星，似乎它们正一个接一个地在天空被点亮了；低头望望河水，那些颗星星又好象同时在深深的河水中被点亮了。一株柳树遮蔽着一个小码头，一只游艇系泊在那儿的几根木桩中间，当他从那里走过时，他看见了这些。这地方笼罩在一片深沉的黑影中，他甚至不得不停下脚步仔细看看这都是些什么，然后再继续向前走。

河水的涟漪仿佛在他忐忑不安的回想中勾引起一种相应的动荡。假如他办得到，他定会使这些回想中止，然而它们却象那河水一样不停地移动着，一路向前，汹涌地奔流。水波在月光下不时出其不意地显现，每次都以一种新的形状苍白地闪一闪光，同时发出一种新的声音来。和这一样，他思想中的一些部分会从其余的部分中突然挣脱出来，暴露出它们是多么邪恶。“跟她结婚办不到，”尤金说，“而离开她也办不到。危机就在这里！”

他已经走得够远了。在返身循原来的足迹往回走之前，他停在河边，向脚下河水中反映的夜色凝望着。刹那间，只听得可

怕的砰的一声，河水中反映出的夜色变得支离破碎了，大气中突然闪过参差不齐的点点火光，月亮和星星都从天上迸落下来了。

他是遭到了雷击吗？他头脑中涌现出某种与此类似的混混沌沌、难以成形的思想，一边在一连串令他两目失明、使他的生命化为碎片的打击下转过身去，他便和一个凶手展开搏斗了。他一把揪住了这人的一条红色的围巾——要么是他自己如雨般滴滴的血使他把它看成这种颜色。

尤金轻盈、灵敏，而且精于拳击；但是这时他的两只手臂已被打断，或者是他被吓得呆住了，他除了死死抓住这个人之外，什么也做不出，他的头向后仰，因此除了翻腾的天空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他拖住这个袭击者之后，便跟他一同摔倒在河岸上，接着是另一次巨大的冲撞，接着是一阵水花飞溅声，就全都结束了。

这时，丽齐·赫克萨姆也在逃避喧哗，逃避那蜿蜒的小街上星期六蜂拥的人群，她宁肯独自一人沿着河走，直走到泪痕干了，她可以这样使自己平静地走回家去，以免一路上人们会留意她的气色欠佳，或者心情不好。这时间，这地点，一片安详的宁静，她胸中又没有任何需要与之斗争的谴责或恶意，于是这宁静便象一帖良药一般潜入了她的心底。她把一切都已思索过，并且从中得到了慰藉。这时她也正在往回家的路上走，忽然她听到一种奇异的声音。

这声音使她惊诧，因为这好象是一种打人的声音。她站住，仔细倾听。这声音令她感到厌烦，因为这打击声沉重而残忍地打破了夜的沉静。当她伫立倾听，不知该怎样做的时候，一切又归于寂然。当她仔细倾听时，只听见一声微弱的呻吟，和有个东西落进河里的声音。

她昔日勇敢的生涯和习惯顿时激励了她。她没有浪费声音和气息去呼喊求助，因为这一带没有人会听见，便朝那声音传来的地点奔去。那地点在她和那座桥之间，但是比她原先想象的要远得很多；夜是那样地静，声音会借河水传递得很远。

终于，她到达一段刚刚被人大肆践踏过的绿草岸上。地上留有几块碎木片，和几片撕碎的衣裳。俯身去一瞧，只见草叶上血迹斑斑。随着血滴和污垢追索下去，她看见潮湿的河岸边也满是血迹。她举目追随着流动的河水望去，看见了一张血污的人的面孔向上仰起，朝着月亮，正向远方漂浮。

现在，感谢仁慈的上帝，让她有过昔日的生涯，并且，噢，神圣的主啊，通过您奇异的安排，让它终于变成了好事情！无论这张漂浮着的面孔是谁的面孔，无论它是一张男人的或女人的面孔，帮助我这双卑微的手吧，上帝，主啊，让我能把它从死亡中救出，归还给某一个必定会亲他爱他的人！

这是思想，炽热的思想，然而这祈祷片刻也不曾阻碍她的行动。当这个思想在她的心头涌起之前，她已经奔向前去，疾速而坚定地奔向前去，但首先要沉着——因为不沉着绝对不行，她奔向那株柳树下的小码头，她事先也曾看见那条系泊在几根木桩之间的小船。

她那昔日训练有素的手稳稳地一握，她那昔日训练有素的脚稳稳一跨，她的身体稳稳地轻轻平衡一下，便已经在小船上了。她训练有素的目光迅速一瞥，即使要透过一片浓荫，也看见贴着园子红砖围墙的木架上放着船桨。片刻之后，她已经划开了（还把缆绳带在身边），小船象箭似地冲进月光，她顺流而下，在英国的江河湖海上还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女子如此地划过船啊。

她转过头去，毫不减低船速，目不转睛地向前方注视，搜

寻那张漂浮着的面孔。她划过搏斗的现场——就在那儿，她的左边，船舷上方——她划过村庄街道的尽头，在她的右手边，那是一条斜坡状的小路，几乎是伸进了河水里；街上的嘈杂声又逐渐减弱了，她放慢速度，船一面向前，她一面到处、到处搜索着那张漂浮的面孔。

现在，她只是让小船随河水顺流而下，两手扶住桨没有再划，因为她很清楚，如果那张面孔一时不显露出来，便是下沉了，那就会错过了。未经训练的目光凭这月色决不会看见她所能看见的、船舷以外划几桨才可以够到的东西。她看见那个被淹没的形体浮到水面上来了，在轻微地挣扎，又好象本能地翻转身去，背朝上漂着，她最初隐约看见这张她此刻又隐约看见的面孔时，它也恰恰是这个样子的。

她目光倾注，专心致志，密切注视着它浮过来，直到它离小船非常近了，便一甩手卸下了船桨，半跪半伏地在船舱中向船尾爬去。一次，她让这身体滑动过去，因为她没有把握一定能抓牢。再次，她抓住了血污的头发。

他假如没有真正死去的话，也已经毫无知觉了；他已经肢体伤残，一注暗红色的血在四周的河水里染出一道道的条纹。因为他完全不能自助，她无法把他拖上来。她俯身船外，用缆绳把他系住，而这时，她所吐出的那一声恐怖的叫喊，在河水和两岸发出了回响。

然而，仿佛被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和力量所掌握，她把他牢牢捆住了。这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竭尽全力划向最近的浅水处，以便能把小船搁住。她竭尽全力，但却不是手忙脚乱，因为她知道，假如她失去明确的意向的话，一切都会前功尽弃。

她把船冲向河岸了，便跳下水去，把他从绳子上解下，全

凭自身的气力双手把他抱起，拖进船内，放在船底。他伤得可怕，她把自己的衣裳扯成一条条为他包扎起来。她估计，不然的话，假如他还活着，在他被送到客栈之前，就必定血尽而死了。客栈是离这儿最近的一个可以施行急救的地方。这些事迅速做完了，她吻了吻他那已经不成形状的前额，内心极其痛苦地举头仰望着星空，为他祝福，对他表示了原谅，"假如她有任何东西可以原谅的话。"只是在这片刻间，她才想到自己，而且仅仅为了他才想到自己。

现在，感谢仁慈的上苍，让我有过那昔日的生涯，让我能不浪费片刻时间使船重新浮起，并且逆流而上，向回划去！求您赐恩，噢，神圣的主，上帝啊，通过可怜的我，把他从死亡中救出来，保存下来，留给另外一个有朝一日会亲他爱他的人，虽然无论谁啊，都不会比我更亲他爱他！

她艰难地划着——竭尽全力，但却不是手忙脚乱地划着，同时几乎一刻也没有把眼睛从躺在船底的他的身上移开过。她把他安放在她可以望见他那张不成形的面孔的地方；这张面孔已经变形到那样的程度，即使他亲生母亲怕也会遮住眼睛不敢再看了，然而这张面孔对于她的眼睛已经远远超出了变形与否的问题。

客栈那缓缓向河边倾斜的草坪上有一条小径，船靠上了这条小径的尽头，窗子里有灯光，然而碰巧室外没有一个人。她把船系牢，再次全凭自身的气力把他抱起，一直到她把他安放在屋里之前，没有放下过他。

派人去请外科医生了，她便坐在那儿托住他的头。在过去的日子里，她经常听人说起，医生们会怎样抓起一个失去知觉的受伤者的手，假如这人是死了，他们会怎么样松开手任它落

下去。她等待着这个怕人时刻的来临，医生不会抓起这只手，这只残缺不全、伤痕累累的手，又任它随手落下去吧。

第一位外科医生来到了，在开始检查以前，他问道，“谁把他弄来的？”

“我把他弄来的，先生，”丽齐回答，在场的人都眼睛瞧着她。

“你吗，我亲爱的？你不可能抬得起这份重量，更别说抱着走了。”

“我想，要是换个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先生；可是我确实知道是我弄来的。”

外科医生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她，眼中微带着几分怜惜之情。他面色阴郁地摸了摸头部的伤处，摸了摸骨折的两臂，然后抓起了他的一只手。

噢，他会任它落下去吗？

他似乎犹豫不决。他没有抓住这只手不放，但是把它轻轻搁下了，他擎起一支蜡烛，更仔细地查看了头上的伤口，又查看了瞳仁。检查完了，他把蜡烛放回桌上，又把那只手抓起来。这时另一位外科医生进来了，两人低声交谈了一句，第二位医生也去抓起那只手。他也没有任它立即落下去，而是抓住了一会儿，再轻轻放下。

“照应一下这可怜的姑娘，”第一位医生接着说。“她简直没有知觉了。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这对她倒更好些！如果您有办法就别惊醒她；只把她从这儿移开就行了。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姑娘啊！她的心一定是坚强得惊人啊，可是真怕她是把她的一颗心寄托在一个死人身上了。要好好儿待她呀。”

第七章

宁为亚伯，勿作该隐①

在泼水堰磨房间，现在正是破晓时分。点点繁星仍然依稀可见，然而东方已有一种淡淡的并非夜色的微光。月亮已经沉落，沿河岸匍匐着一层薄雾，透过它，树木仿佛只是树木的鬼魂，而河中的水，也象是水的鬼魂。这一片大地显得光怪陆离，天上那些苍白的星星也显得是这样。这时，在东方闪耀的一片冷冰冰的光，从热度或是色彩来说，都是呆滞平淡的，因为天空中那只眼睛这时是闭住的，这样冷冷的光很可能让人感到和一个死人凝注的视线有些相象。

或许，它所以和一个死人的凝视相象，是因为在水闸边缘上立着的那个孤单单的船夫吧。确实，布拉德莱·海德斯东的视线正是这样的，这时，一股冷飕飕的空气在四周弥漫，当它微微有声地向远处扩展开去时，仿佛是在喃喃低语着一些什么东西，正是它的这些话语，使得树木与河水的幽灵发出颤栗——或者说发出威吓——因为这样或那样去幻想都无不可。

他转身走开，试着推了推闸房的门。门是从里边闩住的。

“他害怕我了吗？”他咕哝着说，同时敲了敲门。

无赖·赖德胡德马上就被唤醒了，马上就拉开门闩，让他进房。

"怎么，第三位老爷，我还当您迷了路呢！已经两夜过去了！我差一点儿以为您是溜掉了，我几乎有点儿想要在报纸上登广告，找您回来呢。"

这句话中暗含的意味让布拉德莱的脸沉了下来，于是赖德胡德认为，最好是缓和一下，把话改说成表示尊敬的意思。

"可是您是不会的，老爷，不会的呀，"他继续说下去时，呆呆地摇晃着脑袋。"要知道，那以后，我用那阵子滑稽念头，闹着玩儿似的跟自己寻过开心以后，我说过什么话吗？哎呀，我对自己说：'他是个有身份的人。'我就是这么说的：'他是个很有身份的人。'"

好极了，赖德胡德一个问题也没有问他。他在开门的时候望了他一眼，现在再次望了他一眼（这一次是偷偷望的），这一望的结果是，他一个问题也没有去问他。

"老爷，依我看，您要再睡它四十个钟头才会想要吃早饭，"赖德胡德说，这时他的客人坐下了，一只手托住下巴，眼睛望着地面。这又好极了：赖德胡德一边说话，一边假装着把屋里稀稀拉拉几件桌椅摆摆整齐，以便显得他有理由不朝他瞧。

"是的，我顶好是睡一觉，我想，"布拉德莱一动不动地说。

"我也建议您这样，老爷，"赖德胡德表示同意。"您或许有点儿渴吧？"

"是的，我想喝点儿，"布拉德莱说；但是显得兴趣不很大。

赖德胡德先生拿出酒瓶，又去打回满满一罐水，冲出一杯饮料来。然后，他把床上的被单抖了抖，铺铺平，布拉德莱便和衣伸直躺在床上。赖德胡德先生富有诗意地说，他将暂且在

① 典出《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四章。亚当与夏娃的长子该隐，因忌妒耶和华看中了弟弟亚伯的供物，怒打亚伯，并将他杀死。

他的木椅上休息休息，坐以待旦，说罢便去象原先一样坐在窗前；然而，也象原先一样紧紧地盯住这位睡觉者，直到他进入深沉的睡乡。然后，他立起身来，在白昼的亮光下，到近处从四面八方极其仔细地察看他。他走出门去，来到他的水闸上，把他观察到的东西加以总结。

"他的一只袖子从手肘以下全撕掉不见了，另一只袖子在肩头处有一个大裂口。他被人揪住过，揪得相当牢，因为他衬衫的领口打折的地方全都被撕开了。他在草丛里滚过，在水里浸过，满身污垢，我知道这沾上的东西是什么，也知道是谁身上流出来的。哎呀呀！"

布拉德莱睡了很长时间。中午刚过的时候，有一只小驳船从上游划来。其他一些驳船也曾在它之前来来往往通过这船闸；然而这个看闸的却只特别大声招呼这只船，问有什么新闻没有，似乎他曾经颇为精确地计算过时间，船上的人们告诉了他一些新闻，他们迟迟疑疑不肯跟他详谈。

布拉德莱一觉睡了十二个小时才起来。"我真没法儿相信，"赖德胡德看见布拉德莱从屋里走出来，一边斜眼望着船闸，一边说，"您能一个劲儿地睡大觉，老朋友！"

布拉德莱走到他跟前，坐在他的木杆上，问他现在几点钟？赖德胡德告诉他现在是在两点到三点之间。

"您什么时候下班？"布拉德莱问道。

"后天，老爷。"

"早点儿不行吗？"

"早一丁点儿也不行。"

这个何时下班的问题对他们双方似乎都事关紧要。赖德胡德颇为欣赏他的回答；他说了第二遍，还用脑袋在表示否定的地

方慢吞吞地划了一个圈儿，"早一丁点儿也——不——行，老爷。"

"我对您说过我今天晚上要走吗？"布拉德莱问道。

"没有，老爷，"赖德胡德以一种愉快的、和蔼的、健谈的样子回答说，"您没跟我这样说过。不过很可能您是想说，后来又忘了说；要不，您怎么会疑惑说没说过呢，老爷？"

"太阳落坡了，我打算这就走，"布拉德莱说。

"更需要的倒是吃点儿饭食，"赖德胡德回答说。"进来吃点儿吧，老爷？"

在赖德胡德先生的寓所里，并不恪守先铺台布再进餐的繁文缛节，"开饭"只不过是一两分钟的事；只不过是送上一只老大的烤盘，其中有四分之三块厚而又大的肉饼，再拿出两把折叠小刀，一只陶瓷大杯和一只盛有啤酒的棕色大酒瓶。

两人吃着喝着，然而赖德胡德吃喝得要开怀得多。这位诚实的人从肉饼的厚皮上切下两个直角形的大块，里瓤朝天摆在桌子上，聊以代餐盘：一块放在他自己的面前，一块放在客人的面前。在这样的餐盘上，他又放上了颇大的两块馅饼，这样，便使得这场款待别有风味，席上两位用餐者各自把盘子的肉层挖出来，就着其他食物一同咽下肚去。除此之外，还可以象做游戏似地在桌子的平面上追捕一块块冻凝起来的肉汁，最后成功地捉住它们，如果没有先从刀口上滑脱的话，便从刀口上把它们吞入口中。

布拉德莱在这一套操作过程中明明现出很不灵便的样子，赖德胡德看在眼中。

"当心呀，第三位老爷！"他大声叫着，"您要切到手上啦！"

然而他提醒得太晚了，因为布拉德莱就在这一瞬间割破了手。并且更加不幸的是，当他请赖德胡德替他包扎伤口，为此

紧贴他站着的时候，因为伤口的疼痛，他甩动着手，把血都甩在赖德胡德的外衣上。

饭吃过了，剩下没吃完的那种盘子、剩下没吃完的肉冻都被放回到剩下没吃的那块馅饼内，用它来收藏一切乱七八糟的没吃完的东西，赖德胡德把陶瓷杯注满了啤酒，深深地喝了一口。这时候，他确实注视着布拉德莱了，目光中带着邪恶。

"第三位老爷呀！"他声音嘶哑着说，同时俯身越过桌子去碰一碰他的手臂。"您还没到，新闻就传遍河两岸啦。"

"什么新闻？"

"您怎么想的呢，"赖德胡德说，脑袋猛地一播，好象在轻蔑地把伪装一下子甩开，"有人把尸首捞起来了吗？猜猜看。"

"我不擅长于猜测任何事情。"

"是那女的捞起来的。哎呀呀！您在那儿又追上他啦。是那女的捞起来的呀。"

布拉德莱·海德斯东面孔上痉挛地抽搐，突然显示出激动，让人看出这消息令他多么厌恶。然而他好歹一句话没说。他只是轻轻一笑，便立起身来，倚在窗前，向窗外眺望。赖德胡德两眼紧随着他。赖德胡德低下眼去望了望自己洒上血迹的衣服。赖德胡德开始流露出一种神气，似乎他猜测事情的本领比布拉德莱所承认的要高明一些。

"我好象长时间没有休息了，"教师这样说，"您要是不见怪，我要再躺下来。"

"请吧，第三位老爷！"他的主人殷勤好客地回答说。而他不待主人这句答话，已经躺在床上，就此一直睡到太阳西沉的时候。当他起身出门继续赶路时，他发现主人站在门外纤道边的草地上等候他。

“万一有必要我和您再碰头的话，”布拉德莱说，“我会上这儿来的。晚安！”

“好吧，就这样吧，”赖德胡德说，把身子向后一转，“晚安！”然而当另一个动身走开时，他又把身子转了过来，不怀好意地斜着眼睛盯着他的背影，一边低声地再说了一句话：“要不是接班的马上就要来的话，不会让你这么走掉的。我会在一英里路以内追上你。”

总之，他确实是该这天日落时换班，不到一刻钟时间，他的伙计便悠悠荡荡走进门来了。赖德胡德没有留下来干完他的这一班，而是借用了大约一个来小时，等他下次接班时再归还给接他班的这个人，他照直沿着布拉德莱·海德斯东的足迹追去。

他的跟踪本领比布拉德莱强多了。他这一辈子所干的就是这种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尾随跟踪、拦路行劫的行当，他也精通于他的这种行当。他一离开闸房，便来一个急行军，在下一座闸房还没有超过的地方，已经紧紧追上了他——所谓紧紧追上，是说紧到他认为合适的程度。他知道怎样利用地形，到哪儿应该躲在矮树篱后边，到哪儿躲在墙后边，什么时候该闪开，什么时候该停步，他那千变万化的本领，是倒霉的布拉德莱那颗迟钝的脑袋所远远不能想到的。

然而，当布拉德莱踅进河边一条绿树丛生的小巷或马道的时候，他所施展的这一切本领，都象他自己一样，停顿下来了，这是一个僻静的地点，乱长着荨麻、野蔷薇和荆棘，一片枯树藩篱的残枝断桩塞满着路径，位置是在一个小树林的边沿上。布拉德莱开始踩着这些树桩向前走，时而滑下来，又重新踩上去，好象是一个小学生所干的事情，然而肯定不是抱着小学生那样的目的，也不会是没有目的。

“你想干什么呀？”赖德胡德暗自低语说，他伏在路边小沟里，两只手把树篱拨开一条缝。立刻，布拉德莱的动作便给了他一个极其异乎寻常的回答。“圣乔治跟他的龙啊！”[1]赖德胡德喊着说，“他别是打算洗个澡吧！”

布拉德莱又在残断的树桩中间踩来踩去地走着，直走向水边，他开始在草地上脱衣服了。片刻之间，他显得仿佛要自杀，而又想假装安排得好象是一次偶然事故。“可是如果你存的是这个心，你不会从那堆断树杆子里摸出一包衣服来夹在胳臂底下呀！”赖德胡德说。然而，当这位洗澡者在河里泡了泡，又折腾了两下，便走出水来以后，他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情愿，”他颇有感情地说，“丢掉你呀，我还要从你身上再搞几个钱才行呢。”

无赖·赖德胡德俯伏在另一条小沟里（因为那人改换了位置，他也换了一条小沟），把树篱拨开一条极小的缝隙，即使最敏锐的眼睛也无法察觉到他。他注视着洗澡人在穿衣服。这时，一个奇迹逐渐出现了，布拉德莱立起身来，全身服装都换过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不再是那个船夫了。

“啊哈！”赖德胡德说。“跟你那天晚上穿的一个样。我懂了。你这下子让我跟你难舍难分了。你狡猾。可是我还知道一个比你更狡猾的人。”

这位洗澡人穿好了衣服，便跪在草地上，用两只手在做着什么，然后又立起身来，一包衣服夹在手臂下。他非常留意地向四周看一遍，才走回河边，把衣服尽力远远地掷去，同时又尽力掷得轻巧灵活。直到他明显地重新踏上路程，眼看要转过一道河湾，暂时完全看不见了，赖德胡德才从沟里爬出来。

---

① 圣乔治是英国的守护神，传说曾骑马降龙，英国嘉特尔勋章的饰带上，便绘有他和这条龙的图像。此处表示异常的惊讶。

“现在，”他拿不定主意，暗自忖度着，“我是跟着你往前走呢，还是这回先放过你，自己去摸鱼？”他一边继续忖度着，一边跟上去，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以便随时可以再看见他。“假如我这回放过你，”赖德胡德又说，一边仍然跟着他，“我有办法让你再上我这儿来，或者，我有办法不管怎么再找到你。假如我现在不去摸鱼，别人就会摸去了。——我这回先放过你，摸鱼去！”说毕，他马上中止跟随，转身回去。

那个他暂时放过、但却不会长久放过的可怜人直朝伦敦走去。布拉德莱这时对他听到的每一种声音，看到的每一张面孔都疑神疑鬼，然而，他却处于一种经常会在一个杀人凶犯身上出现的鬼迷心窍的状态之下，对于在他生活中潜藏的终将击溃他生活的真正危险竟然毫无疑虑。对于赖德胡德，他的想法很多——自从他们初次邂逅的那个夜间以来，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然而在他的思想中，赖德胡德占据着一个非常不同的位置，一个和跟踪追击者非常不同的位置；而布拉德莱却花费了许多力气，千方百计地把他硬塞在他自己设想的那个位置上，象打楔子似地硬塞了进去，因此，让这人在自己思想中占有另外任何一种位置的可能性，在他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是这个杀人凶手尽管力图挣扎也无法摆脱的另一个鬼迷心窍的东西。要发现这个道理，有五十扇门可以走得通，他却吃尽苦头，耍尽花样，把其中四十九扇都上了双重锁，加了双层闩，而又不能看见那第五十扇门是依然敞开的。

现在，他也在为一种折磨人的、比悔恨更加令人烦恼的心情所苦。他并不悔恨；然而这个作恶者虽能挡开这一种对他的报复，却无法摆脱另一种更加缓慢而持久的折磨：他感觉自己是在永无休止地重新干着那件恶事，而且干得更为高明。当那些

谋害他人性命之徒为自己滔滔辨解并且假作表白的时候，可以从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谎言中追溯出这种折磨的影子来。如果照你们所说，是我干的，能够想象我会搞错这个或者那个吗？如果照你们所说，是我干的，我会留下那个漏洞，让那个伪证的坏人如此不知羞耻地来作证反对我吗？这个恶棍不停地在自己犯下的罪恶中寻找弱点，并极力想去补救，而又无法改变既成事实，他的这种状态使他的罪孽愈加深重，因为他把这罪行又干了上千次，而不是只干过一次；而这种状态，也在为了这次罪行而一次次地把它最为沉重的惩罚施加在这个阴郁的、怙恶不悛的天性上。

布拉德莱艰难地一步步向前走，他的仇恨和报复念头象一条锁链那样沉重地套住他，他一边走，一边盘算，本来该怎样采取比自己已经采取的办法更好的许多种办法，在两个方面令自己充分地满足。工具本来可以用得更好一些，地点和时间本该选择得更好一些。在黑暗之中从背后把一个人击倒在河边上，这是够好的了，但是这人应该立即被干掉才是，而这人却转过身来抓住了攻击他的人；而且，为了害怕有人偶然前来救助，要赶快把事情干完，并把他甩掉，他匆忙把他掷进河里，没顾上把他打得完全丧命。现在，假如事情可以重新干一遍，一定不能这样干法。若是把他的脑袋在水里浸一阵子。若是第一下打击打得更有效些。若是对他开一枪。若是掐死了他。若是这样、那样，其他样。不管怎样设想，就是无法摆脱锁链般套在头上的这一个念头，因为要想摆脱它是决不可能的。

第二天，学校又开学上课了。学生们在老师的面孔上只看到极少的变化，或者看不见任何变化，因为这张面孔上永远是那副迟钝的、苦苦的表情。然而，当他听着学生们朗读的时候，

自己却老是在干着那件事，把它干得更好一些。当他手执一支粉笔立在黑板前还没写字的时候，他又想起那个地点来，心想若是再朝上游一点儿，或是再朝下游一点儿，是否河水会更深些，河岸更陡些？他几乎要在黑板上画一两条道道，来表达他的想法。他不停地重新干着那件事，把它干得更好些．祈祷时在干，算术口算时在干，向学生提问时在干，整天都在干。

现在查理·赫克萨姆也是一个教师了，在另一所学校里，在另一个教师的领导下。一天黄昏时，布拉德莱在他的小园子里散步，温柔娇小的皮切尔小姐躲在一扇百叶窗后面注视着他，反复打算着要不要把她的嗅盐①借给他治治头痛，这时，一旁侍立的永远忠于职守的玛丽·安妮举起手来。

“什么事，玛丽·安妮？”

“您瞧，小姐，小赫克萨姆先生来看望海德斯东先生了。”

“很好，玛丽·安妮。”

玛丽·安妮又举起手来。

“说吧，玛丽·安妮？”

“海德斯东先生招呼小赫克萨姆先生进他屋子里去，小姐，他自己先进去了，没等小赫克萨姆先生走过来，现在他也进去了，小姐，关上门了。”

“叙述得很好，玛丽·安妮。”

玛丽·安妮那只传送消息的手又举起来了。

“还有什么，玛丽·安妮？”

“他们一定会感觉到又闷又暗的，皮切尔小姐，因为前厅里的百叶窗都是放下的，他俩谁也没有把百叶窗拉起来。”

---

① 一种含有香料的碳酸铵药物，有刺激性，闻后可以醒脑，以前常用来治疗头痛和昏厥。

“各人喜欢嘛，”善良的皮切尔小姐带着一声轻轻的伤心的叹息说，她用一只手贴在自己整洁清爽的宽宽的背心上，压住了这声叹息，“各人喜欢怎样就怎样，玛丽·安妮。”

查理走进黑暗的房间，一眼望见立在黄色的阴影里的他的老朋友，一下怔住了。

“进来吧，赫克萨姆，进来。”

查理走上前去握那只向他伸出的手；但却在还没够着时又停住了。这位教师的一双沉重的、血红的眼睛，吃力地举起来对着他的脸，让他仔仔细细瞧了瞧。

“海德斯东先生，出了什么事啦？”

“出了事？在哪儿？”

“海德斯东先生，您听见新闻没有！关于那个家伙——尤金·瑞伯恩先生的新闻？他让人家杀掉了！”

“这么说，他死啦！”布拉德莱情不自禁地说。

小赫克萨姆立在那儿眼睛盯着他，布拉德莱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先环顾屋内，又瞟了他以前的学生一眼，然后便目光靸下。“我听人家说起这个暴行了，”布拉德莱说，一边试图约束住他那张在不停地颤动的嘴巴，“可是我没听说结果怎么样。”

“出事儿的时候，”那男孩向前跨一步，放低声音说，“您在哪儿呢？别说了！我不要问这个。您别告诉我。假如您一定要强使我接受您对我的信任，海德斯东先生，我就把话全都讲出去。您听着！注意。我会讲出去的，我会把您讲出去的。我会的！”

这卑鄙的人遭到如此的拒绝心里好象刀割一般疼痛。一种完全和彻底孤独的绝望气氛，仿佛是一张有形可见的帘幕似的笼罩着他。

“现在该说话的是我，不是您，”这男孩说。“假如您开了口，

您可要自己负责。我要在您面前把您的自私给您摊开来，海德斯东先生，把您的热烈的、狂暴的、而且是控制不住的自私给您摊开来，为了让您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和为什么我要从此跟您断绝来往。”

他呆呆地望着小赫克萨姆，好象在等一个学生把一课书继续背下去，这课书他已经熟记在心，腻烦已极了。然而小赫克萨姆还是把他最后这席话说给他听了。

“假如您参与了——不管怎样参与了——这次袭击，”男孩继续说下去，“或者假如您关于这件事知道点什么——不管知道多少——或者假如您知道这是谁干的——我不必细说了——您就是加给了我一种无可饶恕的伤害。您知道是我把您带到法学协会他的住室里去的，那一天我告诉了他我对他的看法，并且负责向他表达了我对您的看法。您知道在我密切监视他的时候，是带着您一块儿去干的，我是想挽回我的姐姐，让她清醒过来；您知道我让我自己在整个这件事情上跟您牵连在一起了，因为我赞成您想要娶我姐姐为妻的愿望。您怎么知道当您一意孤行、发泄您狂暴怒气的时候，不会把我置于公开涉嫌的境地呢？这就是您对我的感激吗，海德斯东先生？”

布拉德莱坐在那儿，两眼一动不动地茫然凝视着前方。小赫克萨姆每停顿一次，他的眼睛便朝他望一次，好象他在等他把这课书继续背下去，背完为止。每当这男孩重新说下去的时候，布拉德莱便重新板起面孔。

“我要跟您开诚布公，海德斯东先生，”小赫克萨姆半带威胁地摇晃着头说，“因为现在不是那种我可以明明知道而假装不知道的时候——除了某些事情之外，那些事情如果再提起，对您说来，或许不是非常安全的。我的意思是：假如您从前是一位好

教师的话，我也是一个好学生。我为您增光不少，我在提高我的声誉的同时也同样大大提高了您的声誉。那么好吧。咱们公平交往，两不相亏，我要让您明白，我竭尽全力去促进您对我姐姐的愿望，而您又是怎样感激我的。您给我带来了伤害，因为在您力图跟这个尤金·瑞伯恩先生决一雌雄的时候，人家都看见您跟我在一起。这就是您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假如说我的名声，以及我现在和您一刀两断的做法，让我能摆脱干系，海德斯东先生，那也只能归因于我，而不能归因于您。不能为这个而感谢您！"

男孩又停下了，而他又再次移动着眼睛。

"我要再说下去，海德斯东先生，您别害怕。我要把话说到底，我已经事先告诉了您这个底是什么。您是知道我的底细的。您跟我一样明白，我这一生中留下的对我不利的尾巴还多着呢。您听我说起过我的父亲，您也相当了解，我，不妨说是从那儿逃出来的那个我的家庭，并不怎么值得夸耀。我父亲已经死了，那么或许可以设想我取得社会地位的途径是相当畅通无阻了吧。不。因为我姐姐又来惹是生非了。"

他说得充满自信，脸上并不流露出一点情绪来，似乎他身后的往昔岁月丝毫不曾使他的心肠变软。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他那颗空洞、虚无的心中，什么东西也没有。对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来说，他在这颗心中所能找到的，除了他自己之外，又有什么呢？

"海德斯东先生，当我说到我的姐姐时，我真心实意希望您从来没有见过她。可是，您见过她了，后悔也没有用。关于她的事，我对您无话不谈。我向您说明了她的性格，说明了她怎样想出一些滑稽空幻的念头来，想使我们取得社会地位，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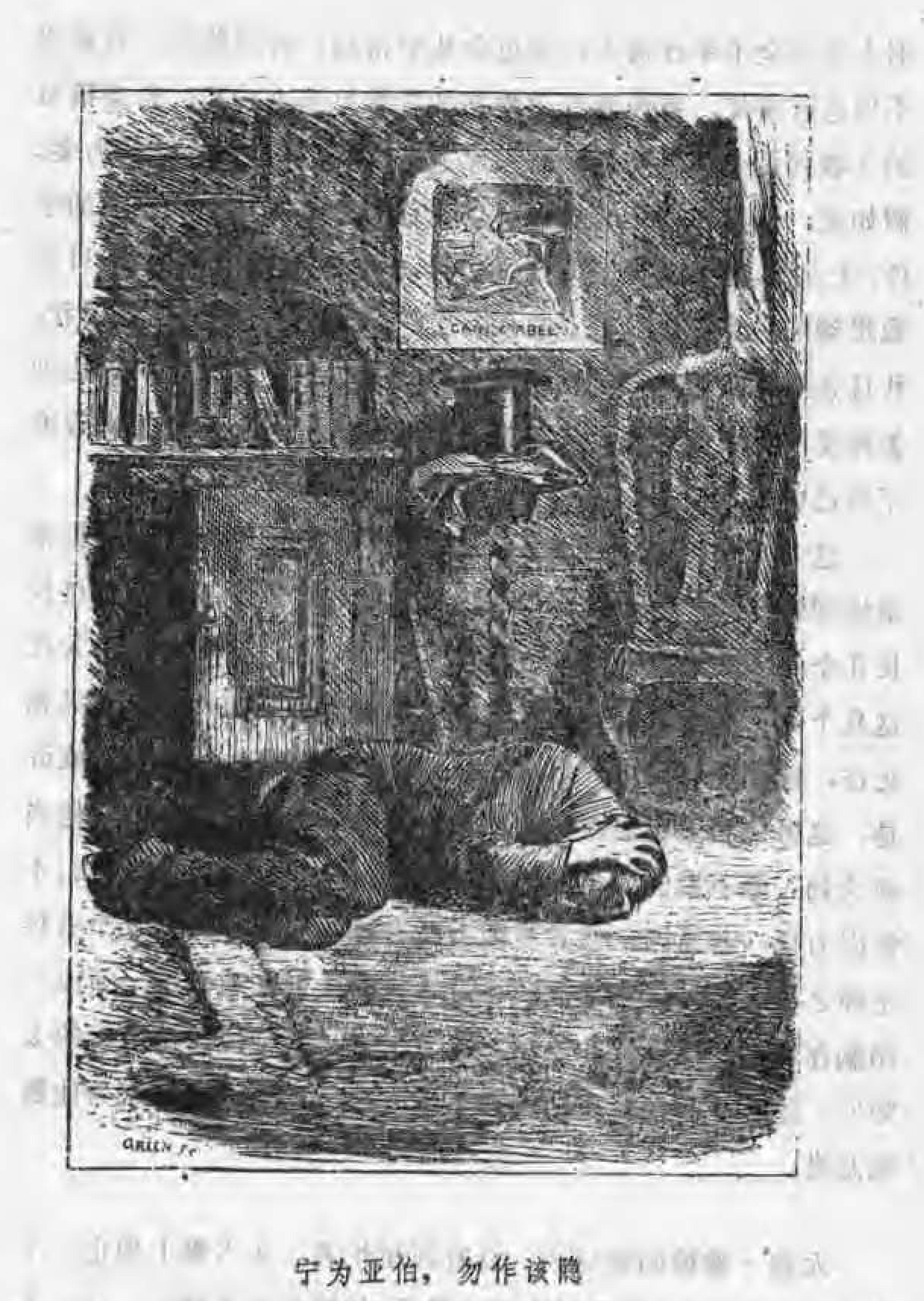
所努力去取得的那种地位。您爱上了她，我也竭尽全力支持您，她不听劝诱，对您不产生好感，于是我们跟这位尤金·瑞伯恩先生发生了冲突。现在，您干下了什么事情？怎么，您是证明了我姐姐自始至终坚决反对您她是正确的，而且您还把我置于这种不白之冤当中！您又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因为，海德斯东先生，在您全部的热情里，您是那样自私，那样一心只想到自己，而根本没有一点儿想到过我。"

这男孩所持的并且赖以坚守自己立场的冷漠信念，来源于人类本性中与海德斯东先生同一种的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一种的罪恶。

"我这一生，"他继续说，脸上倒的确是挂着泪水，"遭遇真是非同一般啊，我所做的每一次求取一个理想地位的努力，都遭到另一个人的阻碍，而我又全然无辜！您并不满足于只做我摊开在您面前的这些事，您还要把我姐姐的名声搞臭，借此来把我的名声也搞臭——这一点您是满有把握做到的，假如我的猜疑有任何根据的话——而您越是证明您自己坏上加坏，我就越是坚决地要使自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和您毫无牵连。"

他揩干了眼泪，费力地发出一声啜泣来哀叹他所受到的伤害，然后，便开始向门口走去。

"无论如何，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在社会的阶梯上取得地位，我不会让人家把我拖下去的。我已经象跟您一样地跟我姐姐断绝了往来。因为她太不为我着想，根本不关心会不会破坏我的地位，她走她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的前途非常好，我要一个人走下去。海德斯东先生，我没有说到此时此刻您在良心上有什么想法，因为我不知道。不管您怎么想吧，我希望您看见，别牵连我一分一毫，这是公平合理的，而且，除开您自己以外，



宁为亚伯，勿作该隐

别人您完全不牵连进去，您也会从中得到一种慰藉吧。我希望不用过许多年，我便能在我现在的学校里当上校长，希望搭班的女教师是个单身女人，哪怕比我大几岁，我也不妨娶她为妻。假如说，让您知道一下我保持住自己在社会阶梯上的严格的地位，凭这个，能够实现一些什么打算，对您能有所安慰的话，目前我想到的打算就是这些。总而言之，假如您自己觉得伤害了我，并且还想要略作补偿的话，我希望您想一想，您本来可以达到怎样受人尊敬的地位，还希望您能够认真思考一下您怎样毁掉了自己的生活。"

这个恶人会把他的话牢牢地放在心上的，这是否令人觉得奇怪呢？或许，首先是，他因为自己在这个男孩身上花费过长长几个年头的艰苦劳动，所以把它放在心上，或许是，因为在这几个年头里，由于和一个比自己更加聪慧更加灵敏的心灵相交往，他发现自己每天单调无味的生活中有了一些光亮，或许是，这男孩和他姐姐在容貌和话音上的家族的相似点，在他当前这种一蹶不振的阴郁心情下，给他带来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不管因为哪一种原因，或者是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吧，当这个男孩走掉之后，他把自己那颗转不过弯来的头低低地垂下，缩成一团躺在地上，趴在那儿不动，两只手掌紧紧抱住自己滚烫的太阳穴，陷于一种无法表达的痛苦中，连一滴眼泪也不来为他解除悲愁。

无赖·赖德胡德这天一直在河里忙着。头天晚上他也一个劲儿地在摸鱼儿，然而很快就天黑了，他摸得很不顺手。这一天他又去摸，运气要好得多，他把他摸到的鱼儿捆成一个包袱带回泼水堰磨房闸闸房他的住处去。

第八章

加上点儿辣椒粉

自从她自认为是偶然间看透了瑞亚先生的铁石心肠和虚伪面貌之后，布娃娃的裁缝就不再上圣玛丽·爱克斯街帕布西公司做生意的那幢房子里去了。她时常在教训她手中的布娃娃时，提起这个道貌岸然的骗子的鬼把戏和他的做派，而在买她所需用的那些小物件时，她去光顾别家店铺，她并且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她在反复思量之后，决定不去引起丽齐·赫克萨姆对这个老人的警惕，她为自己找到的理由是：无需多久，她定会识破此人而自感失望的。因此，在她跟她朋友的往来通信里，她对这个题目只字未提，而主要是详细述说她的那个坏孩子怎样愈变愈坏，一天不如一天。

“你这个讨人嫌的老小孩，”雷恩小姐经常对他说，说时总是用她的一根食指威胁着，“到头来，你反正要逼得我丢开你逃掉的；那时候你就会浑身发抖，抖成碎片片，没人肯为你拾起这些片片儿来。”

每当听她说起自己的凄惨末路时，这个讨人嫌的老小孩照例是哀诉着和呜咽着，照例坐在那儿浑身发抖，沮丧不已，最后把他自己抖得走出了家门，又把三个便士的黄汤抖进肚皮去。然而不管他是死一般烂醉，或者死一般清醒（他的情况已

经糟到这样的程度，即使清醒时，也是几乎生气全无了），这把麻木不仁的老骨头良心上却总是记得，他为六十杯每杯三便士的朗姆酒，出卖过他精明的母亲，这些酒早已下肚，而明察秋毫的她早晚准定会察觉出他的这个行为来。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外加他的肉体状态给他的精神状态所增加的负担，因而，布娃娃先生此刻躺在上面安息的那张床，只是一张花叶尽退、只留残枝和尖刺的"玫瑰床"①了。

某天，雷恩小姐独自在工作，为了通风，把家门敞开，并且愉快地以一种低低的甜嗓子唱着一支悲伤的小歌，或许歌里唱的，就是她手中正在打扮着的布娃娃吧，她在惋惜它那松脆易碎、遇热即熔的蜡做的身体。这时，她发现有人站在门口人行道上，朝门里在望着她，除了弗莱吉贝先生之外，还会是哪一个呢。

"我想这是您吧！"弗莱吉贝说着便踏上两级台阶走进来。

"是吗？"雷恩小姐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也想这是您吧，年轻人。不谋而合呀。您没看错人，我也没看错。咱俩都是多么聪明呀。"

"得了，您好吗？"弗莱吉贝说。

"跟平时差不离呀，先生，"雷恩小姐回答说。"我是个非常不幸的母亲，一个非常坏的孩子烦得我神魂颠倒，日子难过呀。"

弗莱吉贝的一对小眼睛圆圆地睁着，睁得让人会把它们当作是一对象普通人眼睛一样大的眼睛，他在瞪目四顾，寻找那个他认为是她话里提到的非常小的小人儿。

---

① 英谚"玫瑰床"(a bed of roses)，指安逸舒适的境遇。

"可是您不是个当爸爸的，"雷恩小姐说，"所以跟您谈家务事儿没啥用场。今日光临舍下，有何贵干呀？"

"想跟您熟识熟识，"弗莱吉贝回答。

雷恩小姐没作声，在用嘴咬线，非常机警地望着他。

"咱们这阵子总不见面呢，"弗莱吉贝说，"是吗？"

"是呀，"雷恩小姐猛地说一声。

"所以我想到，"弗莱吉贝接下去说，"来跟您谈谈咱们那位诡诈的朋友，那位犹太族的子民。"

"那么我的地址是他给您的；是吗？"雷恩小姐问。

"是我找他讨的，"弗莱吉贝结结巴巴地说。

"您好象老是跟他见面嘛，"雷恩小姐机敏地怀疑着说。"您好象老是跟他见面嘛，照情况看来。"

"是的，常见面，"弗莱吉贝说。"照情况看来。"

"您还没死心，"裁缝问道，一边俯身朝向她正在施展手艺的布娃娃，"还在向他求情吗？"

"还没有，"弗莱吉贝摇摇头说。

"啊呀！一直在向他求情，还在成天盯着他吗？"雷恩小姐一边不停手地做活一边说。

"说得不错，成天盯着他，"弗莱吉贝说。

雷恩小姐聚精会神干她的活儿，在一阵沉默的操劳之后，她又问：

"您是在陆军里吗？"

"不完全是，"弗莱吉贝对这个问题感到颇为荣幸。

"海军？"雷恩小姐问。

"不——不是，"弗莱吉贝说。他把这两个否定的回答说得好象他严格说不是在陆军、也不是在海军里，而又差不多是又在

陆军又在海军里。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雷恩小姐追问下去。

“我是，我是个绅士呀，”弗莱吉贝说。

“噢！”珍妮把嘴咬紧，显出一副确信不疑的样子表示同意说。“对呀，当真是的！所以您有这么多时间用来为别人求情呀。不过只要想想您准会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够朋友的绅士就行了啊！”

弗莱吉贝先生发现自己正在绕过一个写着“危险！”字样的标志在滑冰，顶好是另辟一条新路径。“咱们还是来谈谈那个骗子手当中最大的骗子手吧，”他说。“他在您的朋友——那个漂亮丫头的事情里存的什么心呀？他一定有个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话我说不准呀，先生，说真的！”雷恩小姐镇静自若地回答说。

“他不肯说她去哪儿了，”弗莱吉贝说，“而我倒觉着我还愿意再看她一眼。我知道他知道她去哪儿了。”

“这话我说不准呀，先生，说真的！”雷恩小姐再次回答说。

“那么您知道她去哪儿了吧？”弗莱吉贝问道，想碰碰运气。

“这话我说不准呀，先生，当真，”雷恩小姐回答说。

迎着弗莱吉贝先生凝视不动的目光，雷恩小姐的俊秀的小下巴令人惶惑不解地一翘，搞得这位满面春风的绅士一时之间手足失措了，不知道怎样在这场对话中把他那个迷人的角色继续扮演下去。最后他说：

“珍妮小姐！——假如我没搞错的话，您是叫这个名字吧？”

“您大概没搞错吧，先生，”雷恩小姐冷冷地回答，“因为您是从最有权威的来源知道的、从我这儿知道的，是吗？”

"珍妮小姐！让咱们别上去死，而是下来活好吗。① 我出好价钱，我向您担保，"弗莱吉贝说，一边向裁缝诱骗地眨巴了一两次眼睛。"您会发现价钱很好的。"

"或许，"珍妮小姐说，同时捏着她的布娃娃，伸直手臂，剪刀叼在嘴里，头向后仰起，审视她手艺的效果如何，似乎她的兴趣是在这里，而不在谈话，"或许您愿意解释一下您的意思吧，年轻人，我弄不明白呢。你应该再多打扮点儿蓝颜色呢，我亲爱的。"对她漂亮的工作对象说了这句话以后，雷恩小姐便在她面前各种颜色的布片堆中，剪下一些蓝色的布片，又从线团上抽出一根蓝色丝线来穿在针上。

"是这样，"弗莱吉贝说。——"您在听我说吗？"

"我在听的，先生，"雷恩小姐回答，但却一丝一毫也不象在听的样子。"再给您打扮点儿蓝颜色，我亲爱的。"

"啊，是这样，"他发现自己想把谈话继续下去而处境竟是如此，颇有些儿泄气了。"假如您在听我说——"

("来点儿淡蓝色吧，我亲爱的年轻女士，"雷恩小姐活泼地说着，"这跟您漂亮的脸蛋儿和您一头淡黄色的鬈发顶配得上啦。")

"假如您在听我说话，我说呀，"弗莱吉贝把话说下去，"我用这个办法付好价钱给您。我辗转找人去想办法，让您买帕布西公司的破烂儿跟废料的时候，只出很少一点儿钱、或者甚至于白拿。"

"啊哈！"裁缝心里想。"可是你辗转找人的本领还不够大呢，小眼睛，还没大到让我看不出归根到底是你在管着帕布西公司

---

① 参见前文，这里的意思是求她别再跟他不着边际地、开玩笑似地说话，而着眼于实利，并且告诉他一些实情。

的！小眼睛呀，小眼睛，您也太狡猾了一点儿呀。”

“我认为，”弗莱吉贝继续说，“不花一个钱儿白拿大部分您所需要的材料，对您当然是很值得的啦，珍妮小姐，是吗？”

“您可以认为，”裁缝胸有成竹地不断点头回答说，“对于我有钱可赚的事儿当然永远是值得一干的罗。”

“现在，”弗莱吉贝表示赞赏地说，“您就切合实际啦。现在，您就是下来活啦。所以，珍妮小姐，我就放肆地说一句，您跟那个犹大两人过于亲密了，不好再这样下去啦。你跟犹大这么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做好朋友，就不可能不看出一点儿他的鬼心思，是吗？”弗莱吉贝使一使眼色说。

“我必须承认，”裁缝眼睛望着她的活计回答说，“我们俩目前不是好朋友了。”

“我知道你们俩目前不是好朋友，”弗莱吉贝说。“我全都知道。我真想给这个犹大一点儿颜色看看，不许他狡猾地自作主张，钻到每件事里去。在大多数事情上，他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钻进去的，可是——去他妈的！——不许他狡猾地自作主张钻到每件事里去。这太过分啦。”弗莱吉贝先生说这番话时多少表现了一些愤怒的激动，好象他在法庭上为美德当辩护律师似的。

“我又怎么能不许他自作主张呢？”裁缝这才问道。

“狡猾地自作主张，我的说法是，”弗莱吉贝说。

“——他狡猾地自作主张，钻进每件事里面吗？”

“我会告诉您的，”弗莱吉贝说，“我喜欢听见您这样问，因为这是下来活的态度，这是我希望能在象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人身上看见的态度。现在，坦白地谈谈吧。”

“嗯？”珍妮小姐大声说。

“我说，现在来坦白地谈谈，”弗莱吉贝先生解释了一下，有

点儿困惑不安。

"噢——!"

"关于那个漂亮丫头,您的朋友,我倒喜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呢。他是存了个什么心的。您可以相信我的话,犹大是存了什么心的。他有一个动机,而且他的动机当然是不怀好意的动机。现在,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吧,对于他的动机来说,"——在这里,弗莱吉贝先生的表达能力无法避免一些词语的重复——"他有必要把他跟她干过的事儿瞒着我。所以我就来问您,您是知道的:他跟她干过些什么事儿?我就问这一点。假如您了解我要付出的代价的话,问这点多不多呢?"

珍妮·雷恩小姐在上次打断他的话以后,又已经两眼转向她的工作台了。她坐在那儿,注视着小台子,手执针线,但却停了一小会儿,没有就去缝。接着她便利索地重新投入工作,一边斜过眼睛和下巴瞥了弗莱吉贝先生一眼,说:

"您住哪儿呀?"

"庞卡德利广场,阿尔班尼街,"弗莱吉贝回答。

"您什么时候在家?"

"悉听尊便。"

"早餐时间呢?"珍妮以她那极其无礼、极其简短的口气说。

"这是一天当中最好的时间啦,"弗莱吉贝说。

"我明天早晨来找您,年轻人。这两位女士,"她指着两个布娃娃,"准十点钟要去庞德大街参加约会。我把她们送到那儿去以后,就乘车子绕到您那儿。"珍妮小姐神秘地轻轻一笑,用手指了指她那根跛子用的丁字形拐杖,表示这就是她的马车。

"这才真正是下来活的样子呢!"弗莱吉贝大声说着立起身来。

“您听着！我可没答应您什么，”她用针冲他轻轻地戳了两戳，仿佛是戳瞎了他的两只眼睛。

“没有，没有。我明白，”弗莱吉贝回答。“首先解决破烂儿和废料的问题。我会付出代价的，您别害怕。再见，珍妮小姐。”

“再见，年轻人。”

弗莱吉贝那非常讨人喜欢的身形退出门外了，裁缝一个劲儿地工作下去，剪呀，裁呀，缝呀，缝呀，裁呀，剪呀；一边不停地独自思索着，轻声咕哝着。

“糊涂，糊涂，糊涂。弄不清楚。是小眼睛跟那条老狼在搞阴谋吗？或者是小眼睛跟那只老狼在斗？弄不清楚。我可怜的丽齐哟，他们两个都是在设法对付你呀，各有一套吧？弄不清楚呀。小眼睛是帕布西，那只狼是公司？帕布西在欺骗公司，还是公司在欺骗帕布西？弄不清楚啊。小眼睛是怎么说的？‘现在，来坦白地谈谈？’啊！不管怎么着吧，他说的是谎话。眼下我就能弄清楚这个；不过你是可以在庇卡德利广场阿尔班尼大街上，头枕着你那个心思睡大觉的，年轻人！”说到这儿，裁缝再一次把他的两只眼睛一只只戳瞎，又把线在空中绕成个圈儿，并且用她的针灵巧地把线打成一个结，仿佛还要把他绞死似的。

那天黄昏，布娃娃先生因为他的小母亲面对着活计坐在那儿深深地沉思，他猜想一定是他干的事被她发觉了，每当她态度有所变化或是当她转过眼睛来盯住他时，他心头的恐惧是无法形容的。而且，她还有个习惯，只要在他浑身发抖坐立不稳的时刻遇上他的眼睛，她便会冲这个倒霉的老孩子摇一摇头。那通常称之为“颤栗”的东西这天黄昏全力以赴地压在他的身上；通常称之为“恐惧”的东西也同样如此。这天黄昏他非常不好

受，老是非常悔恨地呻吟着“六十个三便士啊”，这更加于事无补。这个不完整的句子完全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忏悔，反而象是高康大①下命令让人再拿一杯酒来的声音，只使他陷入新的困境，惹得他的母亲比平时更加暴躁地向他袭来，骂得他狗血喷头。

布娃娃先生不好受的这段时间里，布娃娃的裁缝也并不更好受些。然而，次日清晨她非常警觉，赶到庞德大街，按时把那两位女士安顿妥当，然后便让她的马车把她载到阿尔班尼。当她抵达弗莱吉贝先生住室所在的那幢楼房门前时，她发现有一位身着旅行服装的太太立在门道里，手里拿着——真是稀奇古怪——一顶男人的帽子。

“您要找谁吗？”这位太太板着面孔说。

“我要上楼去找弗莱吉贝先生。”

“您这会儿不能去找他。有位绅士正在他屋里。我在这儿等那位绅士。他跟弗莱吉贝先生的事儿马上就要办完了，那时候您就可以上去啦。在那位绅士下来之前，您只好在这儿等着。”

说这话时以及说这话以后，这位太太都十分戒备地把守在楼梯和她之间，似乎做好了使用武力阻止她上楼的准备。这位太太身材高大，只需一只手就可以止住她，而且看来是一副决心极大的神气，裁缝便站着不动了。

“喂？您在听什么？”这位太太问道。

“我没在听呀，”裁缝说。

“您听见了什么？”这位太太把句子改换了一下问道。

①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93—1553)所著政治讽刺小说《巨人传》中的巨人。

“是不是哪儿有一种劈里啪啦的声音?”裁缝说，询问似地望望她。

“也许是弗莱吉贝先生在洗淋浴吧，”这位太太含笑地说。

“是谁在拍打地毯吧，我想?”

“大概是弗莱吉贝先生的地毯吧，”这位含笑的太太说。

雷恩小姐具有一副很好的眼光，善于把人家的笑容理解得合情合理，因为她很熟悉她那些年轻朋友们的笑容，虽然它们的笑容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如天然的笑容那样笑逐颜开。然而她却从来不曾看见过象这位太太脸上的笑容这样异乎寻常。这笑容把她的鼻孔撑得出奇地大，把她的嘴唇和眉毛都挤到一块儿来了。这也是一种自得其乐的笑容，虽然颇为刺眼，让雷恩小姐觉得，她宁可不自得其乐，也不愿意象那样去笑。

“喂!”这位太太注视着她说，“现在您听见什么?”

“但愿那儿没出什么事儿吧!”裁缝说。

“哪儿?”这位太太问。

“我也不知道哪儿。”雷恩小姐说，瞪着眼睛向四周瞧瞧。“可是我从来没听见过这种怪声音。您看我要不要去喊个人来?”

“我看您顶好是别去喊，”这位太太显然皱着眉头回答她，并且向她走近。

在这种暗示下，裁缝放弃了这个念头，立在那儿定神注视着这位太太，就象这位太太注视她一样。同时裁缝仍在迷惑不解地倾听着仍在不断发出的奇怪的声响，这位太太也在倾听，但却平淡而冷静，毫不显得迷惑。

过了一小会儿，传来砰砰的碰门声；接着一个满脸胡子的绅士跑下楼梯来，呼哧呼哧喘着气，好象十分激动。

“您的事儿办完啦，阿尔福莱德?”这位太太问道。

“非常彻底地办完啦，”这位绅士回答，便从她手中接过帽子来。

“您可以随时高兴上去见弗莱吉贝先生了，”这位太太说着，便傲然地向门外走去。

“噢！您还可以把这三段棍子带上，”这位绅士又非常客气地说，“并且劳驾说一声，这是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离开英国的时候赠送给他的。是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请您别忘了这个名字。”

这三段棍子是一根结实而柔软的藤条折断的碎片。珍妮小姐莫名其妙地接住它们，这位绅士又咧嘴一笑，再说一遍：“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请您记住。在离开英国的时候赠送的，”这位太太和绅士二人便悠悠然走开去了，于是珍妮小姐便和她的丁字形拐杖一同走上楼去。“拉姆尔，拉姆尔，拉姆尔？”珍妮小姐一边喘着气一级一级地爬着，一边重复这个名字，“我在哪儿听见过这个名字的？拉姆尔，拉姆尔？我知道啦！在圣玛丽·爱克斯街！”

因为领悟到一点儿新东西，布娃娃的裁缝那张机敏的面庞上光彩奕奕，她拉了弗莱吉贝先生的门铃，没人应声；然而，从室内传出一种连续不断的非常奇特、非常不可理解的啪啦啪啦的声音。

“老天爷！是小眼睛在哼哼吧？”珍妮小姐大声说。

她再次拉铃，没有人应声，便推了推房门，发现门微微开着，把门再开大点儿，还是看不见人，而啪啦声仍在继续不断，她冒昧地打开内室的门，这才看见了一副异乎寻常的景象，原来弗莱吉贝先生穿着一件衬衣，一条土耳其裤子，头戴一顶土耳其小帽，正在他自己的地毯上滚来滚去，奇妙地发出一阵

阵啪啦声。

“噢，主啊！”弗莱吉贝先生气喘吁吁地说。“噢，我的天啦！捉贼呀！我给闷死啦。火！噢，我的天啦！一杯水。给我一杯水。把门关上。凶手！噢，主啊！”接着又更加猛烈地滚动着，啪啦着。

珍妮小姐连忙奔进另一间屋子，取来一杯水，以减轻弗莱吉贝的痛苦。他则喘着气，啪啦着，喉咙里不时发出哮喘声，喝了一点儿水之后，才把头有气无力地枕在她的手臂上。

“噢，我的天啦！”弗莱吉贝喊道，重新挣扎起来。“是盐和鼻烟呀。在我的鼻子上，在我的喉咙里，在我的气管里呀。哎哟！嗽！嗽！嗽！啊—啊—啊—啊！”喊到这里，他象公鸡一样可怕地啼叫起来，两只眼睛大大地在脸上凸出来，好象是在那儿跟家禽所易染的一切瘟病进行斗争。

“啊我的天啦，我真痛哟！”弗莱吉贝喊叫着，他脸朝天躺在地上直跳，那副抽搐的样子吓得裁缝直退到墙根。“啊，我痛得厉害啊！求您给我背上、手臂上、腿上、肩头上放点什么吧。哎哟！又顺着我的喉咙下去啦，上不来啦，嗽！嗽！嗽！啊—啊—啊—啊！噢，我痛得厉害哟！”喊到这里，弗莱吉贝先生一上一下地跳起来，然后重新滚来滚去。

布娃娃的裁缝立在一边望着他，直等他滚到一个角落里停下来，两只穿土耳其拖鞋的脚朝上，她这才决定首先在盐和鼻烟的问题上给他以帮助，便又给了他一杯水喝，并且拍了拍他的脊背。然而，后面这个措施全然未获成效，只弄得弗莱吉贝先生尖声大叫，并且哭出声来，“啊，喔唷天啦！别拍我呀！我全身都是伤呀，我痛得厉害呀！”

不过，除了偶尔来两声之外，他总算逐渐停止了哼哼和啼

叫。珍妮小姐扶他坐上一把安乐椅，他的两只眼睛红红的，充满着泪水，鼻青脸肿，面孔上横着五六条血淋淋的伤痕，显出好一副悲哀相。

“您怎么搞的去吞盐跟鼻烟呀，年轻人？”珍妮小姐问道。

“我没吞呀，”这位沮丧的年轻人回答说。“是塞进我嘴巴里的呀。”

“是谁塞的呢?”珍妮小姐又问。

“他塞的呀，”弗莱吉贝回答。“那个凶手，拉姆尔呀，他把它们抹进我的嘴巴，抹在鼻子上，还抹进喉咙管儿里头——嗽！嗽！嗽！啊—啊—啊—啊！哎哟！——不许我喊出声来，然后就残忍地殴打我。”

“用这个吗?”珍妮小姐问，把那几小段藤条拿给他看。

“这是他的武器呀，”弗莱吉贝说，以一种似曾相识的神气对这几小段棍子望了一眼。“他打我打断的呀。噢，我痛得厉害呀！怎么到您手里的?”

“他跑下楼去跟那位拿着他的帽子留在前厅里的太太会合的时候——”珍妮小姐开了个话头。

“唔!”弗莱吉贝浑身扭动着，大哼了一声。“她给他拿着帽子呢，是吗？我早该知道她也是个同谋呀。”

“他跑下楼去跟那位不许我上楼的太太会合的时候，他让我把这几小段儿棍子交给您，还叫我说：‘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离开英国的时候敬赠。’”珍妮小姐说这话时所怀的那种恶意的满足，和她的下巴颏儿一翘，眼睛一鼓的样子，假如弗莱吉贝先生留意到其中哪一种的话，只会给他增加痛苦，而他这时正因为身体的疼痛用一只手捂着脑袋。

“我去叫警察好吗?”珍妮小姐问道，同时敏捷地向门口奔

去。

"站住！不，别去！"弗莱吉贝大声说。"别去，求求您，顶好别声张。劳您驾把门合上好吗？噢，我痛得真厉害呀！"

为了证明他痛到怎样的程度，弗莱吉贝先生从安乐椅上翻了出来，又在地毯上滚了一阵。

"现在门合上啦，"弗莱吉贝先生说着，苦恼地坐起身来，那顶土耳其帽子耷拉在头顶上，面孔上的一道道青紫伤痕颜色更深了，"劳您大驾看看我的脊背和肩头吧。情况一定非常可怕，因为我还没穿上晨衣，那个畜生就冲进来啦。把我的衬衣齐领口剪开吧；桌子上有把剪刀。唔！"弗莱吉贝先生呻吟着，又拿一只手去捂住脑袋。"我真是多么痛哟，说真的呀！"

"这儿吗？"珍妮小姐问，指的是脊背和肩头。

"啊，主哟，是这儿！"弗莱吉贝呜咽地说，全身摇晃着。"全身都痛！到处都痛哟！"

忙碌的小裁缝迅速把衬衣剪下，暴露出弗莱吉贝先生该当承受的一顿凶狠而结实的毒打所留下的后果。"您难怪会痛的啦，年轻人！"珍妮小姐惊呼着说，在他后面偷偷地搓着两只小手，又用两根食指冲着他的头顶幸灾乐祸地戳了几下子。

"您觉得醋浸牛皮纸怎么样呀？"受罪的弗莱吉贝问道，一边还在摇晃着，呜咽着。"是不是好象应该用醋浸牛皮纸的办法呢？"

"是的，"珍妮小姐说，她在不出声地抿着嘴笑。"看来好象是应该用醋腌一腌。"

"腌一腌"这句话把弗莱吉贝先生吓垮了，他又呻吟起来。"我的厨房在同一层楼上，"他说；"您在厨房的碗柜抽屉里能找见牛皮纸，搁板上有一瓶醋。劳驾您做几张膏药给我贴贴好吗？

尽量别让人家知道啦。"

"一，二——哼——五，六。您需要六块，"这位裁缝说。

"痛得很，"弗莱吉贝啜泣地说，又呻吟和扭动着，"足足要贴六十块才够哟。"

珍妮小姐手执剪刀来到厨房里，找到牛皮纸，找到醋，熟练地剪下六大块，做成浸满醋汁的膏药。这六块膏药做好放在碗柜上，她正要一块块揭起来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

"我看，"珍妮小姐悄悄一笑说，"他应该尝一点辣椒粉吧？就来一小点儿怎么样？我看，这个年轻人的鬼把戏跟他的做派，让他的朋友有权利给他加上点儿辣椒粉吧？"

弗莱吉贝先生的灾星把壁炉架上的辣椒瓶指给了她，于是她爬上一把椅子，取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在每张膏药上撒满了辣椒粉。然后她回到弗莱吉贝身边，把膏药全都贴在他身上，每贴一张弗莱吉贝先生便发出一声尖锐的嚎叫。

"好啦，年轻人！"布娃娃的小裁缝说。"现在我希望您感觉很舒服了吧？"

显然弗莱吉贝先生并不感觉很舒服，因为他的回答是哭喊着做出的："噢——噢，我真是多么痛哟！"

珍妮小姐把他的波斯长袍给他披上，把一顶波斯小帽子歪戴着蒙住他的眼睛，扶他上床去；他一边呻吟着一边往床里爬。"咱俩的事情今儿个就甭谈啦，年轻人，我的时间宝贵啦，"珍妮小姐然后说，"我会不吭声儿溜走的。您这会儿舒服吗？"

"蝗哨天啦！"弗莱吉贝哭喊着。"不啊，我不舒服哟。噢—噢—噢！我真是多么痛哟！"

珍妮小姐在合上房门以前回头一望时，她所看见的最后景象是，弗莱吉贝先生一个劲儿地满床钻呀蹦地，好象一只遨游

于其天然境界之中的海豚或江猪。然后她关上卧室门，又关上一道道所有的门，便走下楼去，从阿尔班尼街出来，走上繁华的街道，乘上一辆公共马车往圣玛丽·爱克斯街去。她从车窗里向外望，一路盯住所能望见的每一个服饰华丽的太太小姐不放，让她们在不知不觉中给布娃娃当个人体活动模型，一边在心里把她们的样子裁下来，粗针大线地缝出来。

第 九 章

两个位置空出来

公共马车在圣玛丽·爱克斯街拐角上把布娃娃的裁缝放下车来。在这条街上，她靠自己的两只脚和一条丁字形的拐杖继续向前，向帕布西公司做生意的地方走去。公司门外阳光和煦又寂静，而公司门里则阴森森地昏暗又寂静。她躲在入口处的玻璃门外，从这个观察哨上，她可以望见那位老人正戴着眼镜坐在写字台前写什么。

“喏！”裁缝把她的头伸进玻璃门内大喝一声。“狼先生在家吗？”

老人摘下眼镜，缓缓放在身旁，“啊，珍妮，是你吗？我还以为你不睬我了呢。”

“树林子里的那个坏心狼我是不睬啦，”她回答说，“可是，教母呀，我好象觉得您又回来了。我现在还不大有把握，因为狼跟您在变来变去。我想对您提一两个问题，看您真正是我的教母呢，或者真正是一只狼。”

“可以的，珍妮，可以的。”瑞亚朝门口望了一眼，似乎以为他的主人会不合时宜地出现在那儿。

“假如您是害怕那只狐狸的话，”珍妮小姐说，“您这会儿别想看见那个畜生啦，他要好多天见不得人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孩子？”

“教母呀，我的意思是，”雷恩小姐一边回答，一边在这个犹太人身边坐下。“那只狐狸让人家给美美儿地抽了一顿，要是他的皮跟骨头这会儿不是正在那儿针扎似的刺呀、疼呀、痛呀的，天下就没有一只刺呀疼呀痛呀的狐狸啦。”于是珍妮小姐便把阿尔班尼街上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只是没提那点儿胡椒粉的话。

“现在，教母呀，”她继续说，“我特别想问问您，自从我在这儿离开那只狼以后，这儿出过些什么事儿？因为我有个玻璃弹子儿那么小的看法，在我小脑瓜儿里滚动着。首先，您是帕布西吗？或者您是公司吗？或者，您两个都是？您要凭您的名誉郑重回答我。”

老人摇摇头。

“第二，帕布西跟公司这两个都是弗莱吉贝吧？”

老人并非情愿地点点头回答她。

“我的看法呀，”雷恩小姐高兴地大声说，“现在有个橙子那么大啦，可是在它变得更大些以前，亲爱的教母呀，欢迎您又回来啦！”

这个小人儿极其认真地双手抱住老人的头颈，并且亲吻他。“我恳切地请求您原谅，教母呀，我真是非常抱歉，我应该对您有更大的信任才是，可是您一句话也不为您自己说，我又能怎么想呢，是吗？我这话不是为自己找理由辩解，可是，对他所说的话，您一声也不吭，我又能怎么想呢？从外表上看，事情真是很坏呢，您说不是吗？”

“从外表上看，事情的确是太坏了，珍妮，”老人低沉着声音回答说，“所以我要直言不讳地告诉你，它给我造成的影响是

什么。我在自己的眼睛里是一个可恨的人。因为我让债户和你觉得是那么可恨，我自己也恨我自己。可是这还不够，比这还要更糟，事情远远地超过了我自己——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屋顶上的小园子里，我想起，我是在给我古老的信仰和古老的种族丢丑啊。我想起——这是我生平头一回清楚地想起——在我心甘情愿给自己的脖子套上一根缰绳的时候，我是把它套在整个犹太族人民的并不心甘情愿的脖子上。因为，在基督教国家里，人家对待犹太人跟对待其他民族不一样。人们说，'这是一个坏希腊人，可是还有很多好希腊人。这是一个坏土耳其人，可是还有很多好土耳其人。'对犹太人就不这样说了。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我们当中发现坏人——在哪个民族里不会很容易发现坏人呢？——可是他们把我们当中最坏的人当作是最好的标本；他们把我们当中最低的人当作是最高的代表。于是他们说：'所有犹太人都是一个样的。'我在这儿做我甘愿做的事，因为我在为过去表示感恩，而且我现在也需要一点儿钱用。假如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可以这样做，而除我自己以外，不损害其他任何人。可是作为一个犹太人，我这样做，就只可能是损害了一切国家、一切身分的犹太人。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犹太人说来，是残酷了一点儿，可是这是实情啊。但愿我们民族所有的人都能记住这一点！虽然我说这话的权利是很少的，因为我明白得太晚啦！”

布娃娃的裁缝紧握着老人的手坐在那儿，忧虑重重地注视着他。

“我说，我就这样想的，那天晚上，我坐在屋顶上的小园子里，把那一天经历的痛苦景象在我眼前重新温习过好多次，我老是看见，那位可怜的绅士马上就相信了那套故事，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你也马上就相信了那套故事，我的孩子，因

为我是一个犹太人。发明那套故事的人所以会想到这个办法，也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这就是那天我面对着面当着你们三个人，眼见事情象演戏一样活生生地摆在跟前，所得出的答案。所以我认识到，我有义务丢开这件工作。可是珍妮，我亲爱的，"瑞亚说，他突然停顿下来，"我答应你让你提问题的，而我妨碍了你。"

"正相反呢，教母呀，我的看法现在好象一只南瓜一样大啦——您知道一只南瓜有多么大，是吗？这么说您提出过您不干了？下一步就是这个吗？"珍妮小姐两眼紧紧注视他，问道。

"我给我东家写了一封信。是的，一封那个意思的信。"

"那么这位刺呀——滚呀——痛呀——哼呀——搔呀——疼呀的人怎么说呢？"雷恩小姐问。当她说出这一串尊贵的称号并且回想着胡椒粉时，心中有一种无法表达的开心。

"他要我为他再干几个月，这他有合法的权利，因为我要求走开，得先给他一个预告的期限。这个期限明天就满了，我是想，一等期满——而不是期满以前——我就向我的灰姑娘表白我自己。"

"我的看法现在变得大极啦！"雷恩小姐大声说，同时双手紧紧捧着太阳穴，"我的脑袋都容不下它啦！您听着，教母呀，我这就来给您说明白。小眼睛（就是那位哼呀——搔呀——疼呀的人）因为您要走，心里非常恨，小眼睛千方百计要找个顶好的办法报复您。小眼睛想到丽齐，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查出他把她藏在哪儿，我要揭穿他的秘密，因为这个秘密对他很重要。'或许小眼睛还想，'我自己也要去向她求爱呢。'不过这个我不能保证——别的我都能保证。所以，小眼睛就来找我了，我就上小眼睛那儿去了。事情就是这样。现在真相大白了，我真遗憾，"布娃娃的裁缝把她的小拳头在眼前挥动着，全身从头到脚满是力

气，直直挺立着，又添上一句："给他撒上的偏偏不是辣椒粉跟剁碎的盐腌红辣椒！"

这句表示后悔的话瑞亚先生只能听懂一部分，这位老人的话题又扯回到弗莱吉贝受伤的事，他说他有必要立刻前去照料那只遭人殴打的恶狗。

"教母呀，教母呀，教母呀！"雷恩小姐激动地喊起来，"您真是让我受不了啦，人家还以为您信奉那个乐善好施的撒玛利亚人①呢。您怎么会这样前后矛盾呢？"

"珍妮，亲爱的，"老人温柔地说，"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助人——"

"噢，你们的民族，真讨人厌！"雷恩小姐把头一昂，打断他说。"假如你们的民族除了去帮助小眼睛以外，再也不懂更多的道理的话，他们算是白从埃及②走出来啦。再说，"她又补充说，"就是你要帮助他，他也不肯接受的，太丢丑了。他要严守秘密，不肯让您知道的。"

正当他俩还在争论着这一点的时候，只见通道里有一个人影，一个送信的人打开了玻璃门，带来一封写给瑞亚的很不客气的信，还说要等候回音。

这封用铅笔写的高高低低歪歪斜斜的信，内容是这样的：

老瑞亚：

你的债还清了，走，关上门，马上出去。钥匙交给送

---

① 典出《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三至三十五节。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乐于帮助穷苦无告者。

② 典出《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以色列人不堪埃及人的虐待，从埃及走出。

信人带来。走，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犹太狗。滚蛋。

弗·

布娃娃的裁缝从这封信的歪七扭八的笔迹上看出小眼睛正在那儿哼呀痛呀的，感到非常美妙。她拿着信哈哈大笑，躲到近旁的屋角里(让送信人大惑不解地)冲着这封信开起玩笑来。这时老人用一只黑布袋把他的不多几件东西归在一起。收拾停当后，再把上面窗户的窗板关上，帐房的百叶窗拉下来，他们便踏上门前的台阶，那个送信人跟在身后。在门前，珍妮小姐提着布袋，老人锁上大门，把钥匙交给送信人，这人马上带着钥匙走掉了。

“好啦，教母呀，”当他俩站在台阶上相顾一望时，雷恩小姐说，“这下您无家可归啦!”

“好象是这样呢，珍妮，多少有点儿突如其来。”

“您去哪儿找条生路呢?”雷恩小姐问道。

老人轻轻一笑，只环顾四周，那样子好象是迷失了人生的道路，他的神情并没有逃脱布娃娃的裁缝的目光。

“珍妮，”他说，“这个问题的确是问得很恰当，问来容易回答难啊。不过，既然我有过经验，知道给丽齐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随时会善意地、好心地帮助我，我想我要为我自己去找他们了。”

“走着去吗?”雷恩小姐猛地插进来问。

“嗳!”老人说，“我不是有这根拐杖吗?”

恰恰是因为他有这根拐杖，显出那么一副古怪的样子，所以她才不相信他能走着去。

“您最好还是，”珍妮说，“暂时，不管怎么样，跟我回家去

吧，教母呀。除了我的坏孩子以外，家里再也没有别人了。丽齐的房间空着呢。"当老人确实知道他接受这个建议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不便时，这才满心愿意地接受了。于是这一对搭配得非常奇特的人儿再一次一同行走在大街上。

那个被他母亲严厉吩咐当她外出时要待在家里的坏孩子，现在当然是跑出去了。他的精神状态衰颓已极，他跑出去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他认为他有权提出要求，要世上任何一个领有执照的酒店老板免费供应他一杯价值三便士的朗姆酒，他去便是为了让人家对这个权利加以承认；第二，去向尤金·瑞伯恩先生说几句酒后悔恨的话，看由此能得到点儿什么好处。这个堕落的人跌跌绊绊跑出门去实现这两项计划——这两项的意义都是朗姆酒，这是他现在所能理解的唯一的意义。他蹒跚来到女修道院花园市场，横躺在那儿的一个门口过道里，先在那里打一阵子哆嗦，接着再是一阵子颤栗。

这个女修道院花园市场远离这个人所该走的路线，然而它对他有一种吸引力，这市场对于那些最为糟糕的孤独无伴、顾影自怜的醉鬼们是拥有这种力量的。也许是这里夜晚的喧闹声中有一种人世温暖的慰藉吧；或者也许是在马车夫和沿街叫卖的小贩们中间倾注着的杜松子酒和啤酒里有过这种慰藉；或者也许是在人们脚下践踏成泥的菜皮垃圾中有这种慰藉，因为这种垃圾跟他们自己的衣衫十分相似，所以他们或许就把这个市场当作一只巨大的衣橱吧。然而，不管可能是为了什么，你在无论哪里的门口台阶上都找不到象在那里这么多的一个个孤独的醉鬼。尤其是那些昏沉入梦的女醉鬼。你在早晨曙光初照的时刻，便可以在那里找见诸如此类的标本，而走遍全伦敦无论去哪儿也别想在露天里找到。那种腐臭的、褪色的、破烂不堪的白菜叶

和白菜梗似的衣裳，那种烂橙子似的面庞，那种被压扁了的人类的血肉之躯，都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别处哪儿也找不到。就是这个市场的这种吸引力把布娃娃先生吸引到了那里。他在一家门口过道里饱饱地享受了两阵子哆嗦和颤栗。几个小时以前，一个女人也曾在这儿饱饱地享受了她的一阵子麻木的酣睡。

有一群年轻的野人经常在这一带出没，蹑手蹑脚地偷偷拿去一些破碎的装橙子的木箱和发霉的干草——天知道他们把这些东西拖进了哪些洞穴里，因为他们都是无以为家的啊！——当警察来追捕的时候，他们的赤脚踏在人行道上发出迟钝而沉闷的轻声；当朝权贵们(大约因为这个原因)不大会听见他们的声音，而如果他们穿的是高统大马靴的话，那就会制造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了。这些年轻人对布娃娃先生的这种哆嗦和颤栗感到高兴，好象看一场不掏钱的戏似的。他们聚集在他的门口过道里围绕着他，碰撞他，在他身上跳，用石块砸他。所以，当他从他这个无效的隐蔽所中出来，甩开身后褴褛的一群的时候，他浑身溅满污垢，比原先更加不堪了。然面，这还没达到最糟糕的地步，因为，他走进一家酒馆，人家在生意繁忙的当儿给他端上一杯朗姆酒，而他喝完想不付钱溜走，这时候，他被抓住领口，遍身翻搜，发现一文不名，为了儆戒效尤，给他当头浇上了一桶脏水。这一措施引起另一阵子并发的哆嗦。这以后，布娃娃先生感到自己情绪很好，可以去拜访一位当律师的朋友了，便向法学协会走去。

那套房间里只有小布赖特一个人在，这位办事谨慎的青年，发觉与这样一位当事人打交道，未免与有朝一日大展鸿图的事业不大相称，他满怀善意地应付了布娃娃先生一阵，又给他一个

先令打发他雇车回家去。布娃娃先生收下这一个先令，立即投资两个三便士来谋害自己的生命，再投资两个三便士来表示莫大的悔恨。然后载着这样的负担又回到那个套间去。谨慎小心的小布赖特从窗口望见他又走进了前院，连忙关上了房间的外门，让这个可怜的人儿对门撒去发泄他的愤怒。

这扇门把他抵挡得愈牢，那谋害他生命的血腥阴谋就愈是危急，愈是紧迫。警察来了，他把他们当作是谋害者，便嘶哑地、凶猛地、毛发直立地、痉挛地、唾沫飞溅地向四面八方拳打脚踢，一种美其名曰"担架"的低级器械，这些谋害者对之非常熟悉，便照例派人取来，他被用皮带绑在上面，变成了一堆不能为害的破衣烂衫，声音和知觉都已经失去，生命也正在急速消散。当这件器械被四个人扛起，抬出法学协会大门的时候，可怜的布娃娃的小裁缝跟她的犹太朋友正走上这条街道。

"咱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儿，"裁缝喊着说。"咱们赶快去看看，教母。"

那根灵巧的丁字形小拐杖现在是过于灵巧啦。"噢，先生们，先生们，他是我的呀！"

"是你的？"这群人中为首的一个说，同时让大家停住。

"噢，是呀，亲爱的先生们，他是我的孩子，自己溜出来的呀。我可怜的坏、坏孩子哟！他认不出我啦，他认不出我啦！噢，我该怎么办呀！"小东西大声哭着，两只手狂乱地拍打着，"我自己的孩子认不出我啦！"

这群人中为首的那个(他是应该这样)对老人望了望，要求他说明一下。布娃娃的裁缝这时正俯身在那完全枯竭的形体上，企图让它表示出一点认识人的迹象来，却是枉然，老人趁这时候悄悄说："这是她的醉鬼父亲。"

他们把担架放在马路上，这时瑞亚把为首的那人拉到一旁，悄悄地说：依他看这人是要死了。“不会吧，想必不会吧！”那人回答，然而他有些动摇了，望了一眼，便命令抬担架的人“把他抬到附近的医生诊所去”。

他被送进了诊所，从里边往外看，诊所的橱窗变成了一堵人脸组成的墙，由于球状的红瓶子、绿瓶子、蓝瓶子和其他各种颜色的瓶子所起的作用，这些人的脸透过它们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一束他并不需要的苍白的微光照射在他的身上，这头几分钟以前还是凶猛异常的野兽，现在是很安然了，他的面孔上有一些奇怪的神秘的字迹，是从一只大药瓶上反射过来的，好象是死神已经给他打上了记号：“我的。”

诊断比起有时在法庭上所做的要精确得多，恰当得多了。“最好拿点儿东西来盖上。完结了。”

于是，警察派人去找点儿东西来盖上。它被盖上了，抬过街道，人群向两边闪开去。后边跟着布娃娃的裁缝，她把脸藏在那片犹太衣襟下，一只手紧抓住这衣襟，另一只手用力移动着拐杖。它被抬回家里了，并且因为楼梯太狭窄，被放在前堂里——那只小工作台移到一边，腾出地方来。布娃娃先生在那儿躺在一堆眼睛里没有思想闪光的布娃娃当中，他的眼睛里也没有了思想的闪光。

必须把好些个花枝招展的布娃娃华丽地装扮起来，裁缝的口袋里才能够有钱给布娃娃先生办丧事。当瑞亚老人坐在一边尽力在一些小地方给她帮些忙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很难搞明白，她到底是不是真的认识到这位死者曾经是她的父亲。

“假如我可怜的孩子，”她老是说，“被带得好一些，他可能表现得好些的。我不是在责备我自己，我希望这不是因为我。”

“的确不是，珍妮，我非常相信这一点。”

“谢谢您啊，教母。听见您这么说让我高兴。可是您看见把一个孩子好好带大多难啊，你干呀，干呀，干呀，整天干。他失业以后，我没法儿老是把他守在我身边。他变得暴躁，容易激动了，我不得不让他上街去。而他在街上从来没有安分守己过，他一背着我就从来没有安分守己过。孩子们老是这样啊！”

“老是这样啊，即使是这种可悲的意义上的孩子也是这样！”老人心里想着。

“要不是我小时候背有毛病，两条腿又畸形，我真说不清我现在会出落得怎么样呢！”裁缝会这样说下去。“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工作，我就工作啦。我不能玩儿呀。可是我可怜的不幸的孩子他能玩哟，而结果证明这对他是很糟的事情。”

“不只是对他一个人很糟啊，珍妮。”

“哎！怎么说呢，教母呀。他吃了大苦头，我不幸的孩子吃了大苦头啊。他有时病得非常、非常厉害，可我却百般漫骂他。”她手中拿着活计，摇着头，泪珠滴落下来。“我不知道他走上邪路对我比对他更糟糕。如果过去是这样，让我们忘掉吧。”

“你是个好姑娘，你是个能忍耐的姑娘。”

“说起忍耐嘛，”她耸耸肩头来回答，“也不怎么样呢，教母呀。假如我能忍耐，就决不会骂他了。不过我希望我从前那么做是为他好。再说，我真觉得自己负起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呢。我试着讲道理，讲道理不行，我试着哄他，哄也不行，我试着骂他，骂也不行。可是，我有这么个负担在身上，就不得不去试着用一切办法啊。假如我不试着用一切办法，又哪儿还有我对这个已经失掉的可怜的孩子的责任呢！”

这个勤奋的小东西用这种往往是愉快的口气讲话，来消磨

她夜以继日的不停的工作时间，直干到做出了足够多的漂亮的布娃娃，换来钱给厨房里——她的工作台如今放在厨房里——添进了那些办丧事需要的东西，给这套房子里添进了其他种种办丧事所需要的物品。"现在，"珍妮小姐说，"把我这些红面孔的小朋友赶忙打扮好了，我该把白面孔的我自己也赶忙打扮一下啦。"这话是指为她自己做件衣裳，终于，她也做完了。"你给自己缝衣裳的不利之处是，"珍妮小姐站在一把椅子上对着镜子试衣裳时说，"你干了这些活儿，可是不能找谁去讨工钱；有利之处是，你不必出门试样子。哼，真是很漂亮呢！假如他现在看见我(不管他是谁)，我希望他不会后悔挑中我！"

简单的丧事安排也是她自己做出的，她这样对瑞亚叙说——

"我打算一个人去，教母。用我平常用的这辆车，我不在家的时候。劳您驾看看门，离这儿不远。等我回来了，咱俩喝一杯茶，谈谈往后怎样安排。我给我可怜的不幸的孩子找的这个最后的住处是非常简单朴素的。可是假如他知道点儿什么的话，他会知道我是尽了心了。而假如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呢，"她抽噎一声，擦了擦眼睛，"那对他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看见祈祷书上丧葬祷告里写着，我们什么东西也没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当然什么东西也带不走。这话让我宽了心，我没钱为我可怜的孩子雇许多愚蠢的仪仗，那看起来好象是我想把这些东西跟他一块儿偷偷运出这个世界似的，而我当然是必得放弃这种打算，把它们重新带回来的。象现在这样的话，除了一个我，什么东西都不必带回来，这就很合道理，因为总有一天连我也不必再带回来啦！"

有过上回那次被抬过街道的经历，这该死的老家伙好象被

埋葬了第二回。六个面色红润的人把他扛在肩上，马马虎虎送进坟场去。另一个面色红润的人走在前面，装出一副昂首阔步的神气，仿佛他是死神管辖区的一名警察，故作姿态地走在队伍的最前方，对他的熟人们一概不予理睬。然而，由于只有一个小小的送葬者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这景象却使得许多人转过头来颇有兴趣地望上一眼。

终于，这个招惹麻烦的死者被放进泥土中，从此被埋葬了，那位威严的昂首阔步者又走在孤苦伶仃的小裁缝前面，昂首阔步地走回来，好象她在道义上今天必须找不到回来的路途似的。他在把那些复仇女神们——那些陈规陋习——一一压服之后，才丢下她走开去。

“我必须稍为哭一会儿，教母呀，然后我就永远快活啦，”这个小东西一走进门便说。“因为一个孩子到底是一个孩子呀，是吗？”

她哭得比可能预想的时间更长久一些。然而，这场哭泣终于在一个阴影遮蔽的角落里进行完毕了。于是，裁缝走过来，洗了脸，把茶准备好。“咱俩一边儿喝茶，我一边剪点儿什么，你不在意吧，是吗？”她象哄孩子似地问她的犹太朋友。

“灰姑娘啊，我可怜的孩子，”老人不禁脱口而出地说，“你就从来不休息一会儿吗？”

“噢，这不是干活儿，剪个样子不算是干活儿，”珍妮小姐说着，已经用一把小剪刀急匆匆地剪一张纸片了。“是这样的，教母，我想趁我还记得准的时候把它剪下来。”

“你是今天看见的罗，那么？”瑞亚问道。

“是的，教母，刚刚看到的。这是一件白色的法衣，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教士们穿的那种东西，你知道的，”珍妮小姐想

雷恩小姐打定了主意

到他信奉的是另一种宗教，便作了解释。

“你拿它派什么用处呢，珍妮？”

“啊，教母呀，”裁缝回答他，“你要知道，我们这一行是靠眼光和创造能力吃饭的，非要老是把眼睛睁大不可。您也知道我眼下有好多额外开支。所以，当我在我可怜的孩子坟头上哭的时候，突然想到，教士可以给我做点儿事情。”

“做点儿什么事情呢？”老人问道。

“不是做办丧事的布娃娃，可别害怕！”珍妮小姐知道他会反对，便点点头回答说，“大伙儿不会喜欢被搞得垂头丧气的，我很知道这个。平时很少有人找我给布娃娃穿丧服，也不是真正的丧服，是宫廷里穿的丧服，别人引以为荣的那种。可是做一只布娃娃教士，我亲爱的——油光光的卷发和胡子，让他给我的两个年轻朋友行婚礼，”珍妮小姐摇晃着食指说，“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啦。马上，一眨眼工夫，准让您看见庞德大街教堂神坛前面的那三个人！”

饭还没吃完，她已经凭她熟练的小技艺敏捷地给一个布娃娃穿上一件淡黄色纸头的牧师法衣，并且拿给瑞亚看，让他见识见识。这时临街的门上响起叩门声，瑞亚走去开门，马上领进一位绅士来，他的神态恰如其分的严肃而恭敬。

裁缝不认识这位绅士，然而当他刚一把目光落在她身上，他的举止中的某种东西立即令她想起了尤金·瑞伯恩先生。

“请原谅，”这位绅士说，“您就是布娃娃的裁缝吗？”

“我是布娃娃的裁缝，先生。”

“丽齐·赫克萨姆的朋友吗？”

“对，先生，”珍妮小姐回答，顿时警戒起来。“是丽齐·赫克萨姆的朋友。”

“这是她写的一张便函，请求您接受送信人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的要求。碰巧瑞亚先生知道我是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他会这样告诉您的。”

瑞亚点一下头表示证实这一点。

“请您读一读便函好吗？”

“一封非常短的信呢，”珍妮读过以后，显得奇怪地说。

“没时间写长了，时间非常珍贵。我的亲爱的朋友尤金·瑞伯恩先生要死了。”

裁缝十指交叉，怜悯地轻轻呼喊了一声。

“他要死了，”莱特伍德感情激动地又说一遍，“在离这儿还有一段路程的地方。一个恶人在黑夜里袭击了他，他受了伤，生命危在旦夕。我是直接从他床边来的。他几乎一直神志不清。只有短时间恢复知觉，部分恢复知觉，在这不安宁的片刻，我听出他要求找您去陪伴。我不大相信自己对他含糊不清的声音所作的解释，便让丽齐听他说，我们两人都肯定认为他要找您去。”

裁缝仍然十指交叉紧扣在一起，惊骇地轮番望着他身边的两个人。

“假如您拖延了，他就可能心愿未酬——最后一个希望——托付给我的——我们俩多年来比兄弟还亲——没有能实现便死去了。再说下去，我就支持不住了。”

片刻之间，那顶黑色的小帽子和那根丁字形拐杖已经各就各位了。善良的犹太人留下来看守房屋，布娃娃的裁缝跟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并排坐在一辆轻便马车里急忙驶出市区去。

第十章

布娃娃的裁缝发现一个词儿

一间遮暗的、谁都不发出一点声响的房间，窗外的河滚滚流向广阔无垠的海洋，床上有一个人，绑着，绕着，裹着，全身缠满了绷带，仰卧在那儿，毫无活动的能力，两只失去用途的手臂上了夹板放在两旁。小裁缝待在这儿只不过两天，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对这个场景非常熟悉了。这场景甚至占有了两天以前多少年的往事在她心头所占有的位置。

自从她来到这儿，他几乎一动也不曾动过。有时他的眼睛睁开，有时闭上。睁开时，一眨不眨地死瞪着正前方的一个点，毫不表现出任何意义来，除非是顷刻之间眉头一皱，隐约显示出一种愤怒或惊讶的表情。一遇到这种情况，莫蒂默·莱特伍德总会对他说话，偶尔他也会被唤醒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企图叫出他朋友的名字。然而刹那间又重新失去了知觉。于是，在尤金这个伤残的外在形体中，又没有尤金的灵魂了。

他们为珍妮准备了从事工作所需要的材料，还为她在床脚边放了一张小桌子。她坐在那儿，一头浓密的金发披撒在椅背上，他们希望她或许会引起他的注意。也为了这同一目的，每当他睁开眼睛，或者每当她看见他眉头上皱出那种隐约的表情，好似河面上的一丝水纹一闪而过的时候，她总是轻轻哼出一点儿

声音，唱起歌来。然而他至今也不曾显得留意到这些。上面所说的“他们”，指的是护理医生，凡是休息时间都在这里的丽齐，以及从不离开他的莱特伍德。

两天过去，到了第三天；三天过去，到了第四天。终于，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低声说了句什么话。

“你说什么，我亲爱的尤金？”

“请你，莫蒂默——”

“请我——？”

“找她来。”

“我亲爱的朋友，她在这儿。”

他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段长时间的空白，他还以为他仍然跟她在一块儿谈话呢。

小裁缝立在床脚边，哼着歌，快活地跟他点头打招呼。“我不能握手呀，珍妮，”尤金说，脸上露出一点儿他过去的神情，“可是我很高兴看见您。”

莫蒂默把这话复述给她听，因为只有俯身向他，密切留意着他说话的艰难动作，才能听得出他的话。过了一小会儿，他又说——

“问她看见那群孩子没有？”

莫蒂默听不懂这句话，珍妮也不懂，直到他又说——

“问她，闻到花香没有？”

“噢，我知道啦！”珍妮大声说，“我懂他的意思啦！”于是连忙走过来，莱特伍德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她，她俯身在床上，仍是那样容光焕发地对他说：“您是说我的那斜斜一长排快活的孩子们吗？那老是给我带来安逸和休息的孩子们吗？您是说那些老是来把我带上天去，让我变得非常轻的孩子们吗？”



尤金的床边

尤金微笑着说："是的。"

"自从我上回见到您以后，就没看见过他们啦。我现在再也看不见他们啦，但是我的脊背现在也几乎从来不疼啦。"

"这是一个很美的幻想，"尤金说。

"可是我还听见过我的鸟儿唱呢，"这个小东西大声说，"我还闻到过我的花儿香。是的，我的确听到过、闻到过，声音和香味儿都美极啦，好极啦！"

"留下，帮助护理我，"尤金轻声地说。"在我死以前，我喜欢您在这儿也那么幻想。"

她用自己的一只手碰碰他的嘴唇，当她走回去重新工作和低声地唱歌的时候，仍用这只手遮住自己的眼睛。他带着明显的愉快情绪听着这支歌，直听到她让歌声渐渐在一片寂静中消融为止。

"莫蒂默。"

"我亲爱的尤金。"

"您能否给我点什么东西，把我留在这儿再过几分钟——"

"把您留在这儿，尤金？"

"让我别迷失在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因为我开始感觉到，我刚刚回来，又要迷失了——千万，好朋友！"

莫蒂默把他所能给的各种刺激物都给了他（这些药物随时准备在手边），再次俯在他身上，正打算提醒他别说话时，他却说了——

"别不许我说话，因为我非说不可，假如您知道，我在那些地方摸索的时候，那种咬人心的、折磨人的、令人不安的焦急——那些无边无际的地方在哪儿呀，莫蒂默？它们一定是离得很远很远吧！"

他从朋友的面容上看出，他又要昏厥了；因为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别害怕——我现在还没有走呢。我们在说什么？"

"你想对我说句什么话，尤金。我可怜的好朋友，你想对你的老朋友——对永远爱你、羡慕你、仿效你、依靠你，没有你他就一钱不值的好朋友说句什么话？上帝知道，他真希望他能代你受苦啊。"

"啧！啧！"当莫蒂默把一只手蒙住自己的面孔时，尤金目光温存地说。"我不配啊。我承认我喜欢这个，亲爱的朋友，可是我不配啊。这次袭击，我亲爱的朋友，这个凶手——"

他的朋友俯身向他，重新集中注意力，一边说："你跟我都怀疑一个人。"

"不，不是怀疑。可是，莫蒂默，我躺在这儿，或是我不再躺在这儿，我要你做到，千万不要把那个罪犯送去受审。"

"尤金？"

"会毁掉她清白的名声的，我的朋友。受罚的会是她，而不是他啊。我做的事情已经够委屈她了；我心里的意图还要让她委屈得更厉害些。你记得，一条什么路据说是用善意铺成的。① 这条路也能用恶意铺成啊。莫蒂默，我现在就躺在这条路上，我明白！"

"安心吧，我亲爱的尤金。"

"你答应了我，我就安心了。亲爱的莫蒂默，决不可以去追查那个人。假如他被起诉，你一定要让他别说话，一定要救他。别想着为我报仇；只想着掩盖这件事，保护她。你可以把事情弄乱，撇开这些情况。仔细听我对你说的话。这不是那个教师

---

① 这句话出于英语谚语：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照字面译是"地狱之路由善意铺成"；实在的意思是"及时行善，以免死后遗憾"。

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干的。你听见我说吗?再说一遍,这不是那个教师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干的,你听见我说吗?第三次;这不是那个教师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干的。"

他停住了,力气耗尽了。他的话是低声吐出的,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然而他作了巨大的努力,让这些话明白表达出来,不至于被误解。

"亲爱的朋友,我要迷失了,再把我留一会儿,假如你能。"

来特伍德扶住他颈部,抬起他的头,把一只酒杯凑到他唇边,他便恢复了精神。

"我不知道事情过了多久了,几星期、几天,或者几小时。这没关系。正在调查追索吧。说!不是吗?"

"是的。"

"制止,转移开!别把她扯进去。掩护她。那个罪犯,如果受审,会损害她的名誉。让那个罪犯逃脱吧。丽齐,和我的弥补,比一切都重要!答应我!"

"尤金,我答应。我答应你。"

他刚一转过眼来感激地望着他的朋友,便又恍惚地昏厥了。他的眼睛停止不动,又象从前一样毫无表情地呆瞪着。

他停留在这种状态下,一连几个小时又几个小时,几天又几夜。有时,他会在长长的一段时间失去知觉之后平静地对他的朋友说话,他会说,他好一些了,会要点什么东西。而在他所要的东西还没给他之前,又恍惚离去了。

布娃娃的裁缝现在完全变得温柔而充满同情心,以一种毫不松懈的热忱守在他身边。她按时给他换额头上的冰或是换散热用的酒精,间或把耳朵贴在他枕头上,倾听他在恍惚迷离时吐出的任何一句微弱不清的话语。真让人惊异,她竟会在他的

枕边一留就是那么多小时，缩着身子，仔细倾听他轻而又轻的呻吟。因为他一只手也不能移动，无法做出表示苦恼的手势来，然而，通过各种密切的注视（假如不是通过什么神秘的同情心或力量的话），这个小人儿获得了一种连莱特伍德也不具有的了解尤金的本领。莫蒂默往往要求助于她，似乎她是这个有知觉的世界和这个无知觉的人之间的一个沟通者；而她会为他的伤口换药，或是为他松一松绷带，或是转动他的脸，或是动一动他身上的被单让他轻松一下，每次都有绝对的把握知道自己做得对。她的手天生轻巧而温柔，又在她精致的工作中反复锻炼而变得更为细巧。毫无疑问，这双巧手在这中间发挥着作用，然而她的感觉至少也是象她这双手一样的细致入微。

丽齐这两个字，他喃喃地说了千万次。当他处在这种万般苦恼的状态之下时，有某一个阶段，让守候在他身边的人们最感焦虑。这时，他的头在枕上滚动，不停地急促而烦躁地重复着这个名字，表现出一种烦扰的心灵所具有的那种痛苦，又象一部机器那样单调。同样，当他安安静静地躺着，两眼瞪直的时候，他也会一连几小时不停地重复这个名字。然而在这种时候，口气里又总是显示出一种抑制住的提防和恐惧。每当她来到，抚摸他的胸部和面孔，便会止住他这种呼唤。他们渐渐知道，每当他这样做过以后，有一段时间他会保持安静，闭上眼睛，而再睁开时，便会恢复知觉。然而，当室内充满着可喜的寂静使他们的希望复燃时，他们又会顿时大大地失望。因为正当他们见他复苏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的神志又会立即再次滑走而丧失。

他象一个失足落水的人，一再从河底深处浮起，又重新沉没，使在场的人感到可怕。然而，逐渐逐渐，他自己也变得对这种反复感到可怕了，这种变化不知不觉在他身上显现出来。

他急于把心里的某件事情说出来，渴望对他的朋友说话，向他交代一点什么，而表达又有困难。这种心情让他在清醒过来的顷刻，显得十分苦恼，因而也缩短了他清醒的时间，正象一个从河底浮起的人因为跟河水挣扎而重新沉没得更快一样。他在他绝望的挣扎中也这样重新昏迷过去。

一天下午，他静静地躺着，丽齐没有打招呼，刚刚悄悄地溜出门外去上班了。这时，他叫了一声莱特伍德的名字。

"我亲爱的尤金，我在这儿。"

"还会拖多久呀，莫蒂默?"

莱特伍德摇摇头。"反正，尤金，你并没有比原先更糟呀。"

"不过我知道没有希望了，可是，我很愿能拖到让你有时间给我帮最后一次忙，让我做完最后一件事。把我在这儿多留一小会儿，莫蒂默。试试看，试试看呀!"

他的朋友竭尽全力帮助他，又鼓励他相信他今天已经比早先好多了，而这时，他眼睛里那罕见的旧日的表情却又在消散了。

"亲爱的朋友，假如你有办法，留住我，别让我迷失。我要去了!"

"别去，别去。亲爱的尤金，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就让我多留一分钟也好。我又要去了。别让我走掉。先听我说。留住我——留住我!"

"我可怜的尤金呀，试着放平静点儿。"

"我在试，我在用力试呀。你要能知道我多么费力就好了!在我说完话以前，别让我迷失过去。再给我点儿酒。"

莱特伍德给他喝了酒。尤金极其可怜地挣扎着，不让那迎头袭来的昏厥控制住自己。目光里流露出恳求的神色，让他的

朋友深深感动，他说——

“你去跟她说，告诉她我求她的事。你可以把我交给珍妮，你不在这儿的时候，可以把我交给珍妮。你没有多少事要办，你不会去很久的。”

“是的，是的，是的。可是你告诉我要我去办什么事呀，尤金？”

“我要去了，你留不住我了。”

“说一个字，尤金！”

他的眼睛又呆滞不动了，嘴唇上吐出的唯一的声音，就是那重复过千万次的名字：丽齐，丽齐，丽齐。

然而，忠于职守的小裁缝却一直在十分精心地注视着他，这时她走过来，碰碰莱特伍德的手臂，莱特伍德正绝望地俯身凝望着他的朋友。

“嘘！”她把食指贴在嘴唇上说。“他眼睛合上了。他一睁眼睛就会清醒过来的。要不要我告诉您一个最重要的词儿，说给他听？”

“噢，珍妮，只要你能告诉我正好那个词儿就好啦！”

“我能。俯过身来。”

他俯过身去。她对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她对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一个短短的单音节的词。莱特伍德一怔，眼睁睁地望着她。

“试试看，”小人儿说，脸上带着激动而狂喜的表情。然后弯下腰去俯身在失去知觉的人身上，第一次吻了他的面颊，又吻了那只离她最近的伤残的手。然后，她退回到床脚边。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莫蒂默·莱特伍德看见他的朋友恢复了知觉，便立即、但又是非常安稳地俯身向他。

“别说话，尤金。只要望着我，听我说就行了。你懂我的意

思吗?”

他动一动头表示懂得。

“我从我们刚才打断的地方接着说下去。我们马上要说到的一个词儿——是不是——妻?”

“噢，上帝保佑你，莫蒂默!”

“嘘!别激动。别讲话。听我说，亲爱的尤金。假如你娶丽齐做你的妻子，你躺在这儿，心里会更平安一些。你希望我去跟她说，告诉她这个，请求她作你的妻子。你要求她跪在这张床旁边，跟你结婚，那你在她面前所要弥补的事就全部做到了。是这样吗?”

“是的，上帝保佑你!是的。”

“会办到的，尤金。交给我吧，我必须离开几小时去实现你的愿望。你了解这是无可避免的吧?”

“亲爱的朋友，我是要这样做。”

“对。不过我当时没懂你的意思。你想我是怎么才懂的呢?”

尤金忙不迭地向四边瞥视，看见珍妮小姐立在床脚边，手肘搁在床沿上，双手托着头注视着他。当他试图对她微笑的时候，脸上又显出一丝古怪的神气。

“是的，的确是，”莱特伍德说，“是她发现的。听我说，我亲爱的尤金，不等我回来你就会知道，我已经把我的责任移交给丽齐了，你会发现她在这儿，在你床边我现在的位置上，永远不再离开你。临走以前再说一句话，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该走的正确的道路。尤金，我郑重地相信，凭我全部的心灵相信，假如上帝会仁慈地把你赐还给我们，你将会因为有一个高贵的妻子而得福，她也就是保住了你性命的人，你会深深地热爱她。”

“阿们。我确实相信会这样。可是我活不到那一天了，莫蒂

默。"

"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希望更少，体力更差的，尤金。"

"不会的。跟我碰碰脸吧，也许我撑不到你回来的时候。我爱你，莫蒂默。你走开的时候别为我担心。假如我亲爱的勇敢的姑娘肯接受我，我觉得有信心，可以活到让我结婚的时候，亲爱的朋友。"

珍妮小姐根本不再去看两位朋友诀别的这一场景，而是背过身去，在她一头金发的荫蔽之下，尽情地哭泣着，虽然一无声响。莫蒂默·莱特伍德马上便动身了。当黄昏的微光把树木映在河中的沉沉侧影拖得很长的时候，另一个身影脚步轻柔地走进了病人的屋里。

"他清醒吗？"这个身影在枕边站定的时候，小裁缝问道，因为珍妮马上把位置让给了这个身影，房间里很暗，从她所在的远处看不见病人的面容。

"他是清醒的，珍妮，"尤金喃喃地自言自语地说。"他认识他的妻。"

第十一章

让布娃娃的裁缝的发现成为事实

约翰·洛克史密斯太太坐在她整齐雅致的小房间里做针线，身边是一只篮子，里面盛满一件件整齐雅致的小布衣裳。从这篮小衣裳看来，她多象是在干布娃娃的裁缝这一行，因此你很可能认为，她是在存心跟雷恩小姐抢生意呢。是否《英国家庭主妇日用大全》给她提供了有关这些小衣裳的明智意见呢？看不出来，然而大概是不象，因为并不见那位措词含糊的圣贤在场。但毫无疑义的是，约翰·洛克史密斯太太如此娴熟地一针一线地缝着，她必定跟一个什么人学习过。爱神在一切事情上都是一位极为美妙的老师，或许是爱神（从图画上看，他身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只顶针）教会了约翰·洛克史密斯太太做这一类的针线活计吧。

快到约翰回家来的时候了，但是，因为约翰太太很想在晚饭前把她手艺中的一件特别得意的工作结束掉，她并没有出门去迎接他。她安谧而平静地、虽然也是颇为胸有成竹地微笑着，坐在那儿一针接一针地缝着，手下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声响，小巧而美妙的脸上有两个小酒窝，好象她是一只出自名匠之手的德累斯顿瓷像座钟似的。

有人敲门，有人拉门铃。不是约翰；要不然贝拉早就冲上去

迎接他了。如果不是约翰，那么是谁呢？贝拉正在用这个问题问自己，而那个扭来扭去的傻乎乎的小仆人已经一扭一扭地进屋了，他说："莱特伍德先生！"

哎呀老天爷！

贝拉刚来得及掷过一块手绢把小篮子遮上，莱特伍德先生已经在向她鞠躬行礼了。莱特伍德先生有点什么事情不对头，因为他阴郁得奇怪，而且面色苍白。

莱特伍德先生略略提起过去一段快乐的时日，那时他曾有幸认识还是维尔弗小姐的洛克史密斯太太，然后他说明一下出了什么事情和为什么前来。他是受丽齐·赫克萨姆之托而来的，她恳切地希望约翰·洛克史密斯太太能够参加她的婚礼。

这一请求和他的充满感情的简短陈述令她十分焦急不安，所以，再没有比约翰的敲门声所提供的救援更及时的了。"我丈夫，"贝拉说，"我去带他进来。"

然而这件事却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当她一提起莱特伍德先生的名字，约翰一只手刚刚搭在房门的把手上，就站住不动了。

"上楼去，我亲爱的。"

他脸上泛起的红晕和他突然的躲避，让贝拉惶惑不解。"这是什么意思？"当她随他上楼时，她想。

"好啦，我的生命，"约翰说，一边抱着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把事情都说给我听吧。"

说得倒好，"把事情都说给我听吧；"可是约翰的神色却非常慌张。甚至当她把事情都说给他听的时候，他也不时恍恍惚惚，显然充耳不闻。然而她知道他对丽齐和她的遭遇是非常关心的。这会是什么意思呢？

“约翰，亲爱的，你要跟我一块儿去参加这婚礼的吧？”

“唔——不，我的爱，我不能那么做。”

“你不能那么做吗，约翰？”

“不能，我亲爱的，根本谈不上。根本别这么想。”

“那叫我一个人去吗，约翰？”

“不是，我亲爱的，你跟莱特伍德先生一块儿去呀。”

“约翰，亲爱的，你不觉得我们这会儿该下楼去见莱特伍德先生了吗？”贝拉好言好语地说。

“我亲爱的，该你下楼去了，而我只能请你原谅，不去见他了。”

“约翰，亲爱的，你决不是说你不打算跟他见面吧？他知道你回家了呢。我告诉他的。”

“那真是有点儿遗憾，可是也没办法了。遗憾也罢，不遗憾也罢，我实实在在不能见他，我的爱。”

贝拉坐在他的一只膝头上，惊异地望着他，微微撅起嘴，心头在反复寻思，他这种不可理解的行为原因何在。她想起了一个不大站得住的理由。

“约翰，亲爱的，你决不可能是忌妒莱特伍德先生吧？”

“啊，我的小宝贝儿，”她丈夫坦率地笑着回答说：“我怎么会忌妒他呢？我为什么会忌妒他呢？”

“因为，约翰，你知道，”贝拉说下去，嘴巴撅得更高了一点儿，“虽然他曾经一度很爱慕我，那也不是我的过错呀。”

“我爱慕你是因为你的过错，”她丈夫回答说，一边望了她一眼，为她而骄傲，“那么他爱慕你为什么就不是你的过错呢？可是，我会为这个忌妒吗？假如每一个认为我妻子漂亮可爱的人我都忌妒，那么，我活着就该发狂了。”

"我一半儿生你的气，约翰，亲爱的，"贝拉微微笑出声来说，"一半儿喜欢你，因为你是这么一个又蠢又老的家伙，可你又会说出好听的话，就好象你是真心实意说的。别装腔作势了，先生。你认为莱特伍德先生有什么害处？"

"没有，我的爱。"

"他做过什么有害于你的事，约翰？"

"他从来没有做过有害于我的事，我亲爱的。我并不反对瑞伯恩先生，也不反对他。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有害于我的事；瑞伯恩先生也没有过。可是我对他们两位都同样抱有反感。"

"啊，约翰！"贝拉回嘴说，仿佛是拿他没有办法，也只好算了，她对自己也经常是这样。"你跟一个斯芬克司①一样坏！而一个结了婚的斯芬克司可不是——可不是一个可靠的好丈夫呢，"贝拉用委屈的口气说。

"贝拉，我的生命！"约翰·洛克史密斯说，同时抚摸着她的脸腮，面带忧愁的微笑，她垂下了眼睛，重又撅起嘴来；"看着我，我想跟你说句话。"

"是认真说的吗，密室里的蓝胡子②？"贝拉问道，她漂亮的面孔变得开朗了。

"是认真说的。我承认我也有一间密室。你记不记得，你要求过我，在你没有经过考验之前，不要说出我认为你有哪些高贵的品质？"

"记得，亲爱的约翰。我那时候真心实意是这个意思，我现在也真心实意是这个意思。"

"时间快到啦，我的亲爱的——我不是一个预言家，可是我

---

① 斯芬克司，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妖怪，它令过路人猜谜，猜不出即被杀害。
② 蓝胡子，法国民间故事中一个曾连续把六个妻子在密室中杀掉的怪男子。

敢说——你接受考验的时间快要到啦。时间马上就要到啦，我认为，你就要经受一场考验，而除非你对我完全信任，你就决不会为我去胜利地通过这场考验。”

“那么，亲爱的约翰，你可以放心，因为我能完全信任你，我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永远是这样。别拿一些象这样的小事情来判断我，约翰；在小事情上，我自己也是一个小人儿——我老是这样的。可在大事情上，我希望我不是这样。我不是有意吹嘘自己，亲爱的约翰，可我希望不是这样。”

当他感觉到她两只充满爱怜的手臂正紧紧搂住他时，他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甚至比她自己还相信。假如拾垃圾的金人儿的财产是属于他的，他定会拿它们作为赌注，一文不剩地全都押在她一颗多情而忠实的心上，这颗心定会与他同甘共苦，定会对他忠贞不移。

“好啦，我这就下去见莱特伍德先生并且跟他走，”贝拉一跃而起，说道。“你是个天下顶笨顶笨的收拾行李的用人，只会把东西弄皱搞乱，约翰，不过假如你真是好，能答应我再也不做这种事情(虽然我并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就去给我收拾一只够我一夜用的小包袱吧，我去戴帽子。”

他高兴地照办了，她则在自己带酒窝的面颊上系好帽带，把头一摇一摇地塞进帽子里，又把帽带上的蝴蝶结理出来，再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戴手套，终于把手套戴在她圆滚滚的小手上，向他告别后，便下楼去了。莱特伍德先生发现她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发了，这才把他急不可待的心情宽松下来。

“洛克史密斯先生跟我们一块儿去吗?”他说，有点吃不准地朝房门口望一望。

“噢，我忘了告诉您，”贝拉回答说。“他向您问好。他的面

孔肿得有两张面孔那么大，他马上要躺躺了，可怜的家伙，得等大夫来给他用刀子割开呢。"

"真奇怪，"莱特伍德说，"我还从来没见过洛克史密斯先生一面呢，尽管我们一块儿办过同一件事情。"

"真的？"贝拉脸也不红地说。

"我开始觉得，"莱特伍德说，"我永远也不会见到他啦。"

"有时候事情是希奇古怪的，"贝拉面不改色地说，"好象命里注定的一样。可我收拾好啦，莱特伍德先生。"

他们马上出发了，乘一辆小马车，是莱特伍德先生从那个永难忘怀的格林威治雇好乘来的，他们从格林威治又直接上伦敦。到了伦敦，他们在一个火车站上等弗兰克·米尔维牧师跟他的妻子玛格丽塔来跟他们会合，这是莫蒂默·莱特伍德跟他们事先商定的。

这对可敬的夫妇被教区一个怪老婆子耽搁了一阵，来迟了，老婆子是他们生活中许多个灾星之一，对这人，他俩的亲切和耐心是登峰造极、堪称楷模的。尽管这女人患有一种愚蠢病，能传染给在每一件事情上跟她打交道的每一个人。她是弗兰克牧师教堂的会众之一，她决心要在这群教友中出人头地，便对弗兰克牧师所说的不管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全都哭泣一场；再就是把大卫的悲哭①说成是为了她自己，并且以一种自己受了伤害的口吻，在教士和其余的教友们都应答过很久之后才发言，说她的敌人们在她的周围布满陷阱，还用铁棍子砸她的脑袋。的确，这位老寡妇使自己在这部分晨祷与晚祷中离题千里，

① 见《圣经·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王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战死。当时是扫罗的臣子、后来作犹太及以色列王的大卫闻讯后："悲哀，哭号"。

好象她不是在做祷告，而是在发誓控告谁，并且在向地方长官要求发布一条逮捕令。然而这还不是她最令人伤脑筋的特点，她那最伤脑筋的特点所采取的形式是，她觉得（通常是在酷暑严寒的季节或者是在破晓时分）自己心里有件什么事情，需要弗兰克牧师立即前来，救助她并为她解脱。这位好心人曾经许多次从床上爬起来，出门上斯普罗德金太太（这位信徒就叫这个名字）家里去，以他强烈的责任感把她强烈的古怪感压制下去，而心里完全明白她只不过是着了一点凉，不会出任何事情。然而，弗兰克·米尔维牧师和太太除了在他们两人之间，难得对其他人暗示说，不值得为斯普罗德金太太找这些麻烦；他俩总是极力地安抚她，就象对待他们所有的麻烦事一样。

他的信徒当中要求很苛的这一位似乎拥有一种天生的第六感官，她善于知道弗兰克·米尔维牧师什么时间最不希望见到她，于是便迅速出现在他小小的厅堂里。所以，当弗兰克牧师满口答应他和他的妻子将陪同莱特伍德一块转回程时，他会自然而然地说："我们必须赶快出门去，玛格丽塔，我亲爱的，要不然我们会遭到斯普罗德金太太的突然袭击的。"对这句话，米尔维太太以她愉快的着重口气说："噢，对的，因为她就是这么个会把事情搞糟的人，弗兰克，她老是这么烦！"话音未落，便听见楼下仆人报告说，他们所关心的人已经好象如期赴约一般来到了，希望就一件有关宗教的事向他们求教。斯普罗德金太太所要寻求阐明的问题很少是迫不及待的（比如谁是谁生的，或者有关蛾摩拉人①的一些知识之类）。米尔维太太在这个特殊情况下，采用了送她一点茶叶和一点糖，一块奶油夹面包的办法

① 蛾摩拉（Amorites），地名。见《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十章及第十四章。

想把她摆脱。斯普罗德金太太收下了这些礼物，但却仍然坚持要恭恭敬敬地留在厅堂里不去，等弗兰克牧师出来时向他屈膝行礼。弗兰克牧师不慎以他亲切的态度说了一句："喂，莎丽，您来啦！"使自己陷入斯普罗德金太太一大篇东拉西扯的谈话中，谈话围绕他们的礼物所引起的效果。她把茶叶和糖看作是乳香和没药，而把面包和奶油看作是相当于蝗虫和野蜜一类的东西①，说完这些启迪人心的知识后，斯普罗德金太太仍旧坚定不移地留在厅堂里，因而米尔维夫妇十万火急地向火车站奔去。这里所记的一切，全是为了向这一对善良的笃信基督的夫妇表示敬意，他们是其他千百对和他们一样诚挚而善良的笃信基督的夫妇的代表，这些人把他们工作中微小的一面融汇在这工作巨大的一面之中，当他们跟一些莫名其妙的骗子应对自如时，他们并不会感觉到有失去自己的尊严的危险。

"临走的时候被一个人耽搁了，人家有权利要我为人家办事情，"弗兰克牧师向莱特伍德道歉说，他并没有想到他自己。米尔维太太却在为他着想，她就是这样一个一心维护着他的娇小的妻子，她补充说："噢，是的，临走的时候耽搁了。不过要说权利嘛，弗兰克，我必须说我的确认为你有时候未免过分体谅别人，让人多少滥用了你这一点。"

贝拉尽管自己刚刚对丈夫作过保证，仍然明确地感觉到她丈夫没有来，会引起米尔维夫妇的不愉快和惊奇。当米尔维太太问她时，她也不能表现得非常自在——

"洛克史密斯先生好吗？他是先走了，或是随后再来？"

这下子非得再一次把他送上床，让他等医生来割一刀不可

① 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六节："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了，贝拉这样做了。可是第二次情况比第一次要糟得多，因为，一件白的东西，假如你对它还没有习惯的话，说上第二遍，仿佛就要变成黑的了。

"啊，哎呀！"米尔维太太说，"真是太遗憾了！我们上次去那儿的时候，洛克史密斯先生对丽齐·赫克萨姆那么关心。要是我们早知道他的脸肿就好啦，我们可以给他上点药，让他的脸消消肿，混过这短短的一会儿工夫呀。"

为了把白的涂得更白些，贝拉连忙保证说，他并不觉得痛。米尔维太太听了非常高兴。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米尔维太太说，"我敢说你也不知道呢，弗兰克，牧师跟他们的妻子好象老是让人家的脸肿起来。每当我在学校里注意到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好象觉得他的脸马上就肿起来了。弗兰克从来没有认识过一个脸不肿的老太婆。再就是，我们老是让那些穷人家的孩子吸鼻子。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搞的，我真高兴假如不是这样，可是我们越是注意他们，他们就越是嗤呀嗤地吸鼻子。就好象他们在每回宣布布道题目的经文以后所做的那样——弗兰克，那边是一位教师，我在哪儿见过他的。"

她指的是一位表情淡漠的年轻人。他穿一件黑上衣、黑背心和一条黑点杂白点的马裤。他从车站里面走进候车室，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这时莱特伍德刚刚出了候车室，向火车走去；这人刚刚急急忙忙读完墙上张贴的印刷告示和通知。他神情恍惚地留意着候车的人之间的交谈，来回不停地走动着。大约正当米尔维太太提起丽齐·赫克萨姆的时候，他向他们走近，便一直停留在那里，虽然眼睛不停地向莱特伍德走出去的那扇门瞟去。他背向他们立在那里，两只手戴着手套紧握在身后。这时，他

显然在颤抖，心里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应该表示他已经听见他们在说他。于是，米尔维先生便对他说话了。

“我记不起尊姓大名了，”他说，“不过我记得在学校里见过您。”

“先生，我叫布拉德莱·海德斯东，”他回答说，一边退向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

“我应该记得的，”米尔维先生说，同时向他伸过手去。“您好吗？恐怕是劳累过度了吧？”

“对，先生，我眼下是劳累过度了。”

“上次假期没去玩一玩？”

“没有，先生。”

“只工作不休息，海德斯东先生，我敢说在您的情况下，不会使人闷气的；不过，假如您不注意的话，这会使人消化不良。”

“我要尽力注意，先生。我可不可以跟您谈句话，去外边谈一会儿工夫？”

“当然可以。”

现在已是黄昏，候车室里灯火通明。这位教师从未放松他对莱特伍德那扇门的注视。现在他们从另一扇门走出去，走到室外的一个角落里，那儿有比较多的阴影，不太明亮；他拽着自己的手套，说：

“先生，我听见你们当中的一位太太提到一个我熟悉的人的名字；不妨说，我很熟悉的人的名字。是我过去一个学生的姐姐的名字。他跟我学习过很长时间，进步和升迁得都很快。那名字是赫克萨姆。那名字是丽齐·赫克萨姆。”他好象是一个羞涩的人，极力抑制住胆怯，说起话来也是非常紧张。他在最后两句话之间的中断，让跟他交谈的对方很觉惶惑。

“是的，”米尔维先生回答。“我们正要去看她。”

“我也这么觉得，先生。我希望我过去的学生的姐姐不会出什么事吧？我希望她不会有什么丧事要办吧，我希望她不会有什么苦恼，没有失去什么——亲人？”

米尔维先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目光阴沉，朝地上望；然而他仍旧用他一贯的坦诚态度回答他。

“海德斯东先生，我很高兴能够告诉您，您过去的学生的姐姐没有遭到任何这一类的损失。您以为我是去埋葬什么人的吗？”

“可能是跟您的牧师身份联系起来，就这么想了，先生，不过我并不是有意的。——那么您不是去埋葬谁的吗，先生？”

确实是一个态度非常古怪的人，而且有一副鬼鬼祟祟的目光，使人觉得很难受。

“不是的。事实上，”米尔维先生说，“既然您这么关心您过去的学生的姐姐，我不妨告诉您，我是为她结婚去的。”

这位教师猛然向后一退。“不是去跟她结婚，”米尔维牧师微微一笑说，“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妻子了。是去为她主持结婚仪式。”

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先生抓住他身后的一根柱子。假如说米尔维先生非要见到一张苍白的面孔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面孔苍白的话，那他这时是见到了。

“你很不舒服呢，海德斯东先生！”

“不要紧，先生。马上就会过去的。我有时候会发一阵晕。我不耽搁您啦，先生；我不需要帮助，谢谢您啦。非常感谢您让我占用您几分钟时间。”

米尔维先生再也没有几分钟可以供人占用了，他作了一个

适当的回答后，便转身走入候车室。这时，他看见那位教师斜倚在柱子上，帽子抓在一只手里，正在拽领带，仿佛想把它扯下来似的。弗兰克牧师让一位侍者注意他，他说："外面有个人好象真是生病了，需要一些帮助，虽然他自己说不需要。"

这段时间里莱特伍德已经办妥了他们的座位，开车的铃声马上要响了。他们已上车就座。火车也开始滑出站外，这时那个侍者沿着月台跑过来，往每节车厢里张望。

"噢，您在这儿，先生！"他一边说，一边跳上踏板，用手肘钩住窗框，车子一边在移动。"你指给我看的人昏过去啦。"

"我从他的话里知道，他经常要发这种病的。在露天里，过一会儿他会醒过来的。"

他真是病得不轻呢，一个劲儿、四面八方（这人说）咬呀打呀的。这位绅士可否把自己的名片给他一张，因为他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人。这位绅士给了他，同时说明，他对发病者毫不了解，仅仅知道他是一位从事非常可敬的职业的人，他曾说自己健康不佳，他的面容已指出了这一点。侍者接下名片，找个机会滑下车去。他滑下去了，事情便到此结束。

于是火车轧轧作响地在一簇簇屋顶中间，在一排排裂成两行为它让路的参差不齐的房舍中间驶过，越过人群麇集的街市，穿过肥沃丰饶的田野，终于象箭一般跨过江河，象一枚炸弹一样从平静的水面上闯过，又象在一阵煤烟、蒸气和眩目的亮光中爆炸了一般逝去。再过一会儿，它重新又咆哮着越过河面，好象一支巨大的火箭，怀着一种不可言喻的轻蔑，把河道的弯曲转折全不放在眼里，一直向它的终点奔去，恰象光阴之父在自己的道路上奔驰一样。对于光阴之父来说，任凭世上哪一条河水的浪头高或低，河水反映的是天空的光亮或黑暗，河边长出

一些小小的水草或花朵，河道在这儿转弯，那儿转弯，河水喧嚣或是安静，波涛起伏或是停滞不前，反正都一样，因为它们的路程有着一个确定的终点，尽管它们的源头与河道有许许多多。

下火车后，继续乘马车前进，沿着庄严的河水，在黑夜中悄悄地奔走，恰象世间万物静静地服从着永恒之磁石的吸引力一样。他们离尤金所躺的那间屋子愈近，便愈是害怕会发现他恍惚的状态已经结束。终于他们看见那屋子的昏暗的灯光，这灯光给他们以希望；虽然莱特伍德在颤栗，心中在想："假如他去了，她一定还是在他的身边。"

然而他静静地躺着，半是昏迷，半是沉睡。贝拉走进屋里，举起一只手指来表示别做声，她温柔地吻了丽齐，但一句话也没说。他们谁也没有说话，都在床脚边坐下，默默地等待着。这时，在这与河水的奔流和火车的飞驰浑搅在一起的夜半守护中，贝拉的头脑里重新出现了那些问题：在约翰的那桩秘密的最深处可能隐藏着什么，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让莱特伍德先生看见过自己，而他至今还避开这个人？那个考验什么时候到来？她对自己亲爱的丈夫的信任和责任将能带领她通过这场考验并帮助他最终取得胜利。因为这是他所提出的条件。她通过考验将能使她全心所爱的人最终取得胜利，在贝拉的胸怀里，这个条件是决不会隐没不见的。

这天夜间很晚的时候，尤金睁开了眼睛。他清醒了，立刻就说话："时间过去多久了？我们的莫蒂默回来没有？"

莱特伍德马上过来自己回答："回来了，尤金，一切齐备了。"

"亲爱的朋友！"尤金微笑着说，"我们俩衷心感谢你。丽齐，告诉他们，我们多么欢迎他们来；要是我能，我一定会说个没

完。"

"没有必要，"米尔维先生说。"我们知道这些。您好点儿了吗，瑞伯恩先生？"

"我快活多了，"尤金说。

"身体也好多了吧，我希望？"

尤金转眼望着丽齐，仿佛为了不使她伤心，什么也没回答。

然后他们大家围床站着，米尔维先生打开他的书，便开始了结婚仪式；这种仪式跟死亡的阴影联系在一起，是多么罕见；它在我们心中是和生命的涌流、快乐、希望、健康和欢欣不可分离的。贝拉想到这仪式和她自己那次阳光和煦的小小的婚礼是多么不同，不禁啜泣起来。米尔维太太充满同情心，也哭泣着。布娃娃的裁缝两手捂住眼睛，在金色头发的笼罩下恸哭着。米尔维先生以一种低低的清晰的声音诵读，身子俯向尤金，尤金则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把他的工作做得恰如其分地简单。因为新郎的手不能移动，他们把戒指碰一碰他的手指，然后给新娘戴上。当两人作结婚宣誓时，她把手放在他手上，一直放着。仪式结束后，其余的人都退出屋外，她用手臂搂住他的头，把自己的头搁在枕头上，跟他挨在一起。

"拉开窗帘，我亲爱的姑娘，"过了一会儿，尤金说，"让我们看见我们结婚的日子。"

太阳正在升起，当第一线光亮射进屋里时，她正转回身来把嘴唇贴在他的嘴唇上。"我祝福这个日子！"尤金说。"我祝福这个日子！"丽齐说。

"你举行了一个寒碜的婚礼呢，我亲爱的妻，"尤金说。"一个肢体不全、面目可憎的人，直挺挺地躺在这里，你跟年轻守寡

几乎是一样啊。”

“我结婚了，这个婚姻在过去我是不敢想望的，那时候我宁愿用整个世界去换取这样一个希望。”她回答。

“你糟蹋了你自己啊，”尤金摇摇头说。“可是你是按照你宝贵的心的指示做的。我可以作为辩解的是，你已经先糟蹋了你的一颗宝贵的心，亲爱的姑娘！”

“不对，我把它给了你。”

“一回事啊，我可怜的丽齐！”

“嘘！嘘！根本不是一回事。”

他眼中充满泪水，她请求他闭上眼睛。“不啊，”尤金说，再次摇摇头；“趁我还能看的时候，让我看看你，丽齐。你这个勇敢的忠诚的姑娘啊！你这个女中豪杰！”

他的夸奖令她的眼睛里也饱含着泪水。当他竭尽全力把他受伤的头稍稍移动，搁在她的怀抱里时，两人都热泪滚滚了。

“丽齐，”片刻沉寂以后，尤金说，“当你看见我从这个我不配享有的避难所里恍惚迷失的时候，你喊我的名字，我想我就会回来的。”

“好的，亲爱的尤金。”

“你瞧！”他微笑着大声说，“要是没有这个，那我早就走掉了！”

片刻之后，当他好象要沉入昏迷之中时，她以一种安详的抚爱的声音说：“尤金，我亲爱的丈夫！”他立即回答：“你瞧，又是这样，你瞧，你多有本领，把我召回来了！”这以后，当他不能说出话来时，他的头仍然在她的怀抱里轻轻动一动以表示回答。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她轻轻脱身，给他拿来他所要的提神药和食物。现在他象一条失事的破船，被风浪冲来搁浅在岸

边，这种绝对无可救助的状况令她惊恐，然而他自己却显得已经有了更多一点儿希望。

“啊，我心爱的丽齐！”他声音微弱地说。“假如我活过来了，该怎么报答你才是哟！”

“别为我觉得羞愧，”她回答说，“那你就过分报答了。”

“要想报答这一切，丽齐，需要整个一生呢，一生也不够啊！”

“那么你就为了这个活下去，为我活下去，尤金。活着看我会花多大力气尽力提高我自己，决不给你丢脸。”

“我亲爱的姑娘，”他回答，这时他原先的风度恢复得比这以前任何时候都多。“正相反，我一直不停地在想，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是否就是：死。”

“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留下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亲爱的姑娘。我所想的不是那个。我想的是这个。在我这种伤残潦倒的情况下，你因为同情我，你这样看重我——你把我想得这样好——你是多么爱我啊！”

“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啊！”

“上帝也知道我是多么看重你的爱！好吧，假如我能活下去，你会发现我是怎样一个人的。”

“我会发现我的丈夫有用不尽的意志和精力，会把它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的，是吗？”

“但愿如此，最亲爱的丽齐，”尤金若有所思地、而又多少有些象是想入非非地说，“但愿如此。但我不能这样非分地妄想。回顾一下我过去无聊的、虚度的青春，我怎么能这样想呢！我谦卑地希望能如此，可是我不敢相信果真如此。我良心里有一种鲜明的忧虑，我觉得，如果我活下去，我会让你和我自己对我的好评价都落空的——所以我应该死啊，我亲爱的！”

第十二章

消逝中的阴影

风与潮起落过了一定的次数，地球围绕太阳转动过了一定的次数，船在大海上安全地航行着，把一个小贝拉带回了家。除了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以外，有谁能象约翰·洛克史密斯太太那样幸福而快乐呢！

“你现在不想成为一个有钱人吗，我心爱的？”

“你怎么能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呢，亲爱的约翰？我现在不是很有钱吗？”

这是他俩在酣睡中的小贝拉身边开头所讲的那些话当中的几句。不久便证明，她是一个智力非凡的婴儿，她对她的外祖母表现出极大的反感，每当这位威严的夫人荣幸地注意到她时，她照例会胃里发酸，感到一阵痛苦。

这是一幅美妙的景象，看见贝拉凝神注视着这孩子，发现自己的一对酒窝也长在这小小的跟自己一个样儿的人的脸上，真好象她正在毫无个人虚荣名利之心地照镜子一样。她的小天使父亲公正地告诉她丈夫说，生孩子以后，她似乎更加年轻了，他并且向他提起，当年她有过一个心爱的布娃娃，她总是喜欢跟它讲话。可能值得怀疑，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一个婴儿听到过象贝拉对这个婴儿所说和所唱的那许多愉快的废话。或者说，

有哪一个婴儿象这个婴儿这样由贝拉给他穿穿脱脱，二十四小时忙个不停；或者说，有哪一个婴儿象这个婴儿一样，等她爸爸回来时被抱着躲在门背后，突然伸出去挡住爸爸的路；或者说，一句话，有哪一个婴儿，由于一个快活而骄傲的年轻妈妈的生动活泼的发明创造，做出的婴儿的事情，有这个不知疲倦的婴儿一半那样多。

当这个不知疲倦的婴儿才两三个月的时候，贝拉开始注意到她丈夫眉梢上有一朵乌云。她注意观察，发现那儿有一种愈来愈浓密的焦虑，这使她很为忧愁。她不止一次地从睡梦中唤醒他，听见他在咕咕哝哝地说话；虽然他所咕哝的，除了她的名字之外，并没有什么更不好的东西，她很明白，他的不安是由于有某件操心事压在心头。因此，贝拉终于向他提出，她有权分担这种重负，由她来承受属于她的一半。

"你知道，亲爱的约翰，"她愉快地回复到他们先前的话题上来，"我希望我能在大的事情上可靠地受到信赖。而让你为此忧虑的决不会是一件小事情。你非常体贴我，极力不让我知道你在为一件事心里不舒服，那件事简直不可能办到，约翰，我的爱。"

"我承认我很忧虑，我的宝贝儿。"

"那么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先生。"

然而不能，他避而不谈。"不要紧！"贝拉下定决心地想。"约翰要求我对他完全信任，他决不会失望的。"

有一天，她到伦敦去跟他相会，好一同去买点东西。她发现他在终点站上等着她，他俩便一同穿过大街走去。他心情很愉快，虽然仍是唠叨不停地谈起那个他们如果有钱的想法；他说，暂且以为那边那辆漂亮马车是属于他们的吧，它停在那儿，

等着接他们回到一幢他们的漂亮房子里去；那么，贝拉最希望在那幢房子里见到什么呢？啊！贝拉不知道：她已经得到了她所想望的一切，所以说不出。但是逐渐逐渐，她被引得承认，她想有一间天下没有过的育儿室，要象彩虹一样的，给这个不知疲倦的婴儿，因为她确信娃娃很注意色彩。楼梯上要装饰最美的花，因为她绝对有把握，知道娃娃很注意花儿；要有一个鸟舍，养着最可爱的小鸟儿，因为毫无疑问，娃娃很注意鸟儿。再不要什么了吗？不要了，约翰，亲爱的。既然这不知疲倦的婴儿所偏好的东西都已经齐备，贝拉就再也想不起什么了。

他俩这样一边走一边闲谈着，约翰提醒她："不要什么你自己戴的首饰吗，比方说？"贝拉笑着回答说，噢！若是他提起这个，梳妆台上不妨有一只漂亮的象牙首饰盒子；但这时，所有这些图画都在刹那间转暗了，抹掉不见了。

他俩转过一个街角，碰上了莱特伍德先生。

莱特伍德先生停住不动了，仿佛因为看见贝拉的丈夫而突然变成了化石，而这位丈夫也在同一时间里变得面色苍白。

"我跟莱特伍德先生过去见过面，"他说。

"见过面，约翰？"贝拉以惊异的口吻重复他的话，"莱特伍德先生告诉我他从来没有见过你呀。"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见过，"莱特伍德说，为她而心绪不宁了。"我相信我只是听人说起过——洛克史密斯先生。"他特别着重这个名字。

"我的爱，在莱特伍德先生见到我的时候，"她丈夫说，他并不躲避莱特伍德的目光，而是向他注视着，"我的名字是朱利叶斯·汉福德。"

朱利叶斯·汉福德！当贝拉还住在鲍芬先生家里时，她经



终于见到莱特伍德

常在旧报纸上看见这个名字的！朱利叶斯·汉福德，人家曾经公开登报，要求他露面，为了寻访他的消息，还曾公开悬赏过！

“我本来应该避免当您面提起这件事，”莱特伍德体贴地对贝拉说，“但是既然您丈夫自己提起了它，我就只好证实他所承认的事了。我见他时，他是朱利叶斯·汉福德先生，而我后来（无疑他是知道的）费了很大的力气想要找到他。”

“完全正确。但是我的目的或者我的兴趣，”洛克史密斯安静地说，“并不在于被人家找到。”

贝拉莫名其妙地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

“莱特伍德先生，”她丈夫继续说，“既然机会让我们终于面对面地相遇了——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奇怪的是，且不说我是在尽力避免跟你见面吧，竟然没有一个机会使我们更早一些碰上——我只需要提醒您一句，您曾经上我的家里去过，并且补充一句，我至今并没有改变住处。”

“先生，”莱特伍德含义深长地瞥了贝拉一眼，回答说，“我的地位确实很难处。我希望您不会参与一件非常肮脏的勾当，但是您不可能不知道，您自己的反常行为让您涉嫌。”

“我知道是这样的，”全部的回答只是如此。

“我的职务上的责任，”莱特伍德犹豫不决地说，一边朝贝拉瞥了一眼，“跟我的个人意愿大相径庭。但是我怀疑，汉福德先生，或者洛克史密斯先生，我如果在这儿跟您告别了，我是否做得正确，假如您不能对您整个的行为作出解释的话。”

贝拉抓住她丈夫的手。

“别惊慌，我亲爱的。莱特伍德先生将会发现他在这儿跟我告别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如何，”洛克史密斯说，“他会发现我决

意要在这儿跟他告别。”

“我认为，先生，”莱特伍德说，“您很难否认，在您提到的我去您家里的那一次，您避而不见我，是有既定目的的。”

“莱特伍德先生，我请您放心，我决无意否认，也决不存心否认。假如我们现在没遇上，我本来是要继续避开您一个短时期，为了实现我那既定的目的。我现在立刻回家去，一直到明天中午都不出门。今后我希望我们能更加熟悉。再见。”

莱特伍德立在那里，拿不定主意，然而贝拉的丈夫挽起贝拉，丝毫不动声色地从他身边走过；他走回家去，没有再遇见任何人的阻挠或干扰。

当他俩饭后单独在一起时，约翰·洛克史密斯对他依然神情愉快的妻子说：“你也不问问我，我亲爱的，为什么我以前用过那个名字？”

“不，约翰，我的爱。当然我是很喜欢知道的；”（她急切的面容证实这一点；）“可我要等你出于自愿告诉我。你问过我，能不能完全信任你，我说过能，我说到做到。”

他顿时显出得意的样子，这并没有逃脱贝拉的注意。她并不需要外力来增强她的坚定；然而假如她有这种需要的话，她定能从他容光焕发的面庞上得到。

“你不可能有这种思想准备呀，我最亲爱的，发现这位神秘的汉福德先生竟然就是你的丈夫，是吗？”

“我没有，约翰亲爱的，当然没有。可你告诉过我要我准备接受考验，所以我准备好了。”

他拉她过来偎依在自己怀里，告诉她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会很快真相大白。“现在，”他继续说，“我亲爱的，注意我下面说的这些话。我不会遭受任何危险，任何人都不可能伤害我。”

"你非常非常有把握吗，约翰，亲爱的？"

"我不会损伤一根毫毛的！而且，我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也没伤害过任何人。要不要我起誓？"

"别，约翰！"贝拉用手捂住他的嘴，脸上显出自豪的神色，大声地说。"决不要对我起誓！"

"可是形势，"他继续说——"我能让它、也会让它立刻廓清的，——形势让我背上了一种天下最奇特不过的嫌疑。你听见莱特伍德先生说的一件肮脏的勾当吗？"

"听见的，约翰。"

"你有没有思想准备听我把他的意思明白告诉你？"

"有的，约翰。"

"我的生命，他指的是你的天造地配的丈夫约翰·哈蒙的谋杀案。"

贝拉的心突突跳动着，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不可能怀疑你呀，约翰？"

"亲爱的爱人，可能的——因为我正在受到怀疑。"

他俩沉默了一阵，她坐在那里凝视着他的脸、她自己脸上和嘴上的血色已几乎褪尽了。"他们怎么敢！"她终于喊出声来，突然吐出了心头强烈的愤怒。"我心爱的丈夫啊，他们怎么敢！"

当她松手时，他把她搂在怀里，贴在心前。"你即使知道了这个，也能信任我的，是吗，贝拉？"

"我能信任你，亲爱的约翰，用我整个心灵信任你。若是我不能信任你，我就倒在你脚下死掉。"

他面孔上闪耀出的得意之情，确实是非常光彩照人，他仰面朝天，欢欣若狂地高呼，他凭什么值得享受这可爱的忠诚的人儿的一颗心给他带来的幸福啊！她又用手捂住他的嘴说，

"嘘！"然后用她所特有的那种天生的娇小的、惹人爱怜的姿势对他说，假使全世界都与他为敌，她也会支持他；假使全世界都否定他，她也相信他；假使别人都认为他声名狼藉，她也以为他值得尊敬；并且说，在他遭受到这种最坏的不应有的嫌疑时，她可以把生命奉献出来安慰他，还要把自己对他的信任倾注到他们的小娃娃身上。

他们度过一个喜气洋洋的下午，进入了一个充满幸福的宁静的黄昏，直到有个陌生人的声音在屋里响起，让他俩突然惊起。这时房中已经昏暗了，那个声音说："我划根火柴，请那位太太别惊动，"马上一根火柴擦响了，在一只手里点燃了。于是约翰·洛克史密斯认出了这只手、这根火柴和这个声音都属于那位警察局的探长先生，他曾一度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角色积极参与这个故事。

"我冒昧地，"探长先生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说，"请朱利叶斯·汉福德先生回想到我，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前，曾经在我们那里给我写下过他的姓名和住址。这位太太不会反对我点燃壁炉架上那两支蜡烛吧，这好使我们把这件事情再谈谈清楚。不反对吧？谢谢您，太太。现在，咱们大家的样子都显得愉快了。"

探长先生穿一件扣紧纽扣的藏青色礼服大衣和一条长裤，一副彬彬有礼的皇家部队预备役军官的神气，他掏出手绢来擦擦鼻子，向这位太太鞠躬致意。

"汉福德先生，我曾蒙您的好意，"探长先生说，"给我留下过姓名地址，这就是您写的这张纸条。拿它跟桌上这本书——这本书很可爱，也很漂亮——这扉页上的笔迹对比一下，我发现这本书上的题词是：'给约翰·洛克史密斯太太，她丈夫送给她的

生日礼物'——这类纪念品都是令人感到非常愉快的——跟这个笔迹完全相符呢。我能跟您谈句话吗？"

"当然，请在这儿谈吧，"他这样回答。

"啊，"探长先生表示不同的意见，再次用了用手绢，"虽然完全没有什么可以惊动这位太太的事情，不过，太太们往往都会在办正经事的时候表现惊恐的——女性们都很脆弱，她们对于严格不属于家务一类的事情都不大习惯——所以我在开始谈公事之前，一般都照例建议避免让太太们在场，或者，也许，"探长先生说，"假如这位太太现在上楼去瞧瞧孩子的话！"

"洛克史密斯太太，"她丈夫说话了；探长先生把这话当作是在对他作介绍，便说，"我敢说，我很乐意有这个荣幸。"并且风度翩翩地鞠一个躬。

"洛克史密斯太太，"她丈夫再说一次，"很满意地认为，无论谈什么事，她毫无理由感到惊恐。"

"当真？是这样吗？"探长先生说。"女性真值得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啊，只要一位太太一旦存心，她是没有办不到的事情的。我自己的妻子也是如此。好啦，太太，您这位好先生惹了一大堆麻烦，而如果他曾经亲自出面来解释的话，这些麻烦就全都可以避免了。好啦，您瞧！他并没有亲自出面来解释。所以，现在我们：我跟他，见面了，您会说——而且说得很对——我建议他出面——或者同一个意思换句话来说，建议他跟我走一趟——并且亲自解释一下，就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惊恐的了。"

当探长先生换句话来说"跟我走一趟"的时候，他的话音里有一种津津乐道的意味，同时目光中闪射出一种军官的神采。

"您是建议送我去坐牢吗？"约翰·洛克史密斯非常冷静地问道。

“何必空议论呢？”探长先生回答说，用一种轻松自在的抗辩口吻回答说，“难道说我建议您应当跟我走一趟这话还不够吗？”

“因为什么原因？”

“哎呀呀，我的上帝呀！”探长先生说，“象您这样一位有教养的人竟会如此，真让我感到惊讶。何必空议论呢！”

“您指控我什么罪名？”

“我当着一位太太的面对您表示惊讶，”探长先生摇摇头，责备地说。“我惊讶，有您这样良好的教育，而竟会缺乏一个更加灵敏的头脑！那么我指控您与哈蒙谋杀案有所牵连。我且不说是事前、事后、或犯案期间的牵连。我且不说你在这件案子尚未暴露时便已经是个知情人。”

“你的话并不令我惊奇。我今天下午就预知您会来访了。”

“别这么说！”探长先生说，“何必，何必空议论呢？我有责任奉告您，您说的所有的话都会被引用来反对您的。”

“我并不认为会是这样。”

“但是我告诉你会是这样的，”探长先生说。“现在，您既然接到了警告，仍然要说您今天下午就预知我会来访了吗？”

“是的，我还要说点儿更多的东西呢，假如您愿意跟我到隔壁房间去的话。”

贝拉已经吓坏了，她丈夫在她的嘴唇上吻了一下，以使她安心，便举起一支蜡烛（探长先生则很有礼貌地抬起手臂来让他扶着），跟这位先生一同退席了。他们交谈了整整半个小时。当他们重新回来时，探长先生显得相当愕然。

“我亲爱的，我已经邀请这位可敬的官员，”约翰说，“跟我一同出去溜一圈儿，您也一道去。我敢说，出于您的款待，他会愿意吃点和喝点什么的，您可以趁这段时间去戴上您的帽子。”

探长先生无意吃东西，却同意喝一杯搀水的白兰地。他调了一杯冷酒，沉思地喝着，有时不禁自言自语说些诸如此类的话：说从来没见过这种把戏，说从来不曾如此为难，说这是在考验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如何，真是开了个大玩笑！他在这么议论的同时，不止一次笑出声来，带着一种半是有趣半是气恼的神气，好象是一个人猜来猜去猜不出，终于放弃了一个很奇妙的难题，而由别人把答案告诉了他似的。贝拉在他面前很有些胆怯，她半是畏缩半是敏感地注意到这些，同样也注意到探长对约翰的态度有了巨大的变化。他原先那种“跟我走一趟”的神气，现在已经消失在他对约翰和对她自己的长久的若有所思的凝望中，有时则是消失在他用一只手缓慢而迟钝地抚摸自己前额的时候，这时他似乎在那儿烫平深沉的思虑给他额头上留下的皱纹。他曾带来几名随从，他们布置在屋子的周围，有时咳嗽两声，有时吹吹口哨，暗中在听他调遣，而现在都打发走了，他望着约翰，仿佛原本存心为他效劳一番，但却不幸迟走了一步棋。假如贝拉不是那么害怕他的话，她是否能注意到更多的东西，她就说不准了；然而所有这些对她说来都是莫名其妙的，事情的真相她根本一丁点儿也没有想到。探长先生对她愈来愈注意，当他们的眼睛偶尔相遇时，他扬起眉毛，那副心中有数的样子，好象在问她“你难道不明白吗？”这使她怕得更厉害，因而也窘得更厉害了。由于这些原因，当他跟她和约翰三人，在一个冬夜，将近九点钟的时分，动身去伦敦，又从伦敦桥开始乘上马车，在低低的岸边泊位和码头以及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之间奔驰时，贝拉就象是在梦游一般。她完全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会上这儿来，完全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她正在往哪儿去，又为什么去。眼下她对一切都毫无把握，

然而她信任约翰，而且约翰也显得似乎愈来愈得意的样子。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啊！

他们终于在一个院子的拐角上下车了，那儿有一幢房子，一盏明亮的灯和一扇小栅门。它整齐的外貌跟四周环境迥然不同，那门上的牌子说明了这种不同的原因：警察局。

"我们不是要上这儿来吧，约翰？"贝拉紧搂着他说。

"是上这儿，我亲爱的；不过我们是自愿来的。还能照样自由自在地走出来，别害怕。"

三间粉刷过的房间还象当年一样雪白，井井有条的簿记工作还跟当年一样在平静地进行，远处某个嚎叫着也仍象当年一样在敲打一扇地窖的门。那座殿堂并非一个永久性的居留地，而只是一种犯人们的临时收容所。那些伤风败俗之事和种种恶行被登录在案，暂存在地窖里，然后一批批开列清单，用马车运走，只在这儿留下很少的痕迹。

探长先生为他的客人在火炉前摆两把椅子，又跟他的一位同行（也是一副皇家部队预备役军官的样子）低声密谈了一阵，如果只从他这一时刻的工作来判断，他很可能是一位布置抄写作业的书法教师呢。他俩谈完之后，探长先生回到火炉边，说他要去"六脚夫"酒店走一趟，看看情况如何，便出门去了。他不久便转回来，说："再好也没有了，他们跟阿贝小姐正在柜台里边吃饭呢。"于是他们三人便一同走了出去。

贝拉仍然象在做梦一般，发现自己走进了一家舒适的老式酒店，发现自己被悄悄带进店里一间几乎和柜台面对面的三角形小房间。探长先生把她跟约翰悄悄带进了这间奇怪的、门上写着"雅座"字样的小屋里，他第一个走进那狭窄的过道，然后突然两手伸开，向他们转过身来，好象他们是两只绵羊似的。屋

子里已经点亮了灯，以便接待他们。

“现在，”探长先生对约翰说，一边把煤气灯拧暗一点，“我去跟他们若无其事地混在一起，等我说到‘认尸’的时候，您就站出来。”

约翰点点头，探长先生便独自走向柜台间的半截门。贝拉跟她丈夫立在“雅座”昏暗的门口过道内，他们从这儿可以看见有三个人坐在柜台间里用晚餐，正在惬意地小酌，能够听见他们所谈的每一句话。

这三个人是阿贝小姐和两位男客。探长先生对他们三人说，今年到这时候，天气愈来愈厉害啦。

“是该厉害点儿，才配得上您的本领呀，先生，”阿贝小姐说，“这会儿在办什么案子呀？”

“承蒙夸奖，案子不多，阿贝小姐，”探长先生这样答话。

“您跟谁在‘雅座’里？”阿贝小姐问。

“不过是一位先生和他的太太呗，小姐。”

“是谁呀，要是能问问，而又不伤害您为公众利益所做的深谋远虑的话？”阿贝小姐说，她认为探长先生是一位政府工作的天才，很为他骄傲。

“他们没上伦敦这一带来过，阿贝小姐。他们正等着我请这位先生去一个地方露露面，还要再过一小会儿。”

“趁他们等着，”阿贝小姐说，“您不进来喝一杯？”

探长先生当即一溜便进了柜台，在半截门旁坐了下来，背朝着过道，面孔正对着那两位客人。“我不到深更半夜是不吃晚饭的，”他说，“所以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不过我愿意来杯热啤酒①，

① 热啤酒(flip)，一种加有香料，有时还加有牛奶、鸡蛋的热饮甜啤酒。

如果炉架上的罐子里是热啤酒的话。”

“是热啤酒，”阿贝小姐回答说，“还是我调的呢，您若是能说谁家的啤酒比我的更好，我倒乐意知道是哪一家。”阿贝小姐说着动起殷勤好客的两只手为他斟满热气腾腾的一杯，然后把酒罐放回到火炉上；这伙朋友的晚餐尚未进行到痛饮热酒的阶段，还在喝着小杯的浓啤酒。

“啊——！”探长先生大声说。“这才够味儿呢！阿贝小姐，部队里没有一个侦探能找到比这更好的玩艺儿啦。”

“很高兴听您这么说，”阿贝小姐接着说，“您应该知道呀，要不谁还知道呢。”

“乔布·波特森先生，”探长继续说，“祝您健康。雅可布·吉伯先生，为您的健康干杯。两位先生，祝你们一帆风顺，胜利返航。”

吉伯先生是一个躯体宽大而肥胖的人，说话不多，但妙趣横生。他举杯到嘴，象是简短扼要又象是针锋相对地说：“彼此彼此。”乔布·波特森先生是一个半象水手的有礼貌的人，他说：“谢谢您，先生。”

“哎呀呀，我的天啦！”探长先生大声说，“你们在谈职业，阿贝小姐，谈一种职业怎样在人身上留下痕迹，”（谁也没谈到这个题目）；“谁看不出您兄弟是在船上当差的啊！他的眼睛明亮，随时都在闪光，动作利落，体态敏捷，你若是需要一个面盆，一眼就会看出找他靠得住，这都表示出他是在船上当差的。而吉伯先生呢，浑身上下，难道不象船上的乘客吗？而且，他身上有那么一种生意人的味儿，让你乐意借给他五万英镑，你难道看不出他身上也有一股带咸味儿的大海发出的闪光吗？”

“您看得出，我敢说，”阿贝小姐回答说，“可是我看不出。说

起在船上当差来，我看我兄弟也到丢下不干的时候了，等他姐姐一退休，就把这幢房子接过手去。要是他不接，这房子要塌成一片片儿的啦。不管掏多少钱，我也不肯把它卖给一个信不过的人，这人得象我，他的话在'六脚夫'里得跟法律一样。"

"这您说对啦，小姐，"探长先生说。"我们当警察的，可没见过比您经营得更好的酒店啦。我说什么？一半儿这么好的，我们警察也没看见过。你把'六脚夫'指给警察部队看，他们——包括每一个警察——全都会说它是完美无缺的呀，吉伯先生。"

那位先生非常认真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这一点。

"你们在谈光阴抓不住，就象乡下人做游戏的时候那只尾巴涂满肥皂的狗一样，"探长先生说(又是一个谁也没谈到的题目)。"啊，当然会这么说的。当然会这么说的。自从当年这位乔布·波特森先生，这位雅可布·吉伯先生，和这位警察部队的探长聚在一块儿认尸的时候，光阴溜走多少啦！"

贝拉的丈夫悄悄地走到柜台间的半截门前，立在那里不动。

"光阴已经溜走多少啦，"探长先生慢吞吞地说下去，眼睛严密地观察这两位客人，"自从那天，正是我们三个人，就在这间屋子里开一个验尸调查会的时候——吉伯先生？生病啦，先生？"

吉伯先生摇摇晃晃地立起来，嘴巴张得大大的，一把抓住波特森的肩头，手指着半截门。现在他喊出声来了："波特森！瞧！瞧那儿！"波特森猛地一跳立起来，又猛地一跳向后退去，大声喊叫道："上帝保佑，那是什么？"贝拉的丈夫退回到贝拉身边，两手搂住她(因为她被这两个人的难以理解的恐惧吓坏

了），又关上了那间小屋的门。接着是一阵急匆匆的喧哗声，其中探长先生的声音最为忙碌；这声音逐渐减弱和沉寂了；探长先生再次露面。“我们马上把您夫人送出去。”立刻，贝拉和他丈夫便在星光之下了，就只有他俩在往回走，那辆他们雇好的马车正等候在那儿。

这一切都那么异乎寻常，贝拉什么都不明白，却只知道一点，那就是约翰是正确的。怎样正确，又怎样被人怀疑为错误，她都无法说清楚。她有些模糊的概念，觉得他从来不曾真正用过汉福德这个名字，而他跟这个神秘人物长得极其相似，这种概念是她思路中最为接近一种确定解释的途径。然而约翰是得意洋洋的，这一点非常明显；因此她不妨静待其他情况。

当约翰第二天回家吃饭的时候，他坐在贝拉和小贝拉身边的沙发上说：“我亲爱的，我有件新闻告诉你，我离开那个中国货商店了。”

既然他看起来是喜欢离开这家店铺的，那么贝拉便认为这里边当然决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总之，我的爱，”约翰说，“这家中国货商店已经瓦解了，消灭了。再也不会有这种东西存在了。”

“那么，你已经上另一家店里去了吗，约翰？”

“是的，我亲爱的。我现在做另一种生意了。我的境况也大大好转了。”

那个不知疲倦的娃娃马上被用来为他祝贺，还让她一只非常柔软的小胳膊和一只胖乎乎的小拳头做出相应的动作来，说：“好哇，好哇，好哇，女士们，先生们。好——哇！”

“我的生命，”约翰说，“我恐怕你已经非常留恋这幢小茅屋，舍不得离开了吧。”

“你是恐怕我这样吗，约翰，当然啦，我对它非常留恋。”

“我为什么说恐怕呢；”约翰回答说，“因为我们非搬家不可了。”

“噢，约翰！”

“是的，我亲爱的，我们非搬家不可了。我们现在必须在伦敦设一个总部。简单说，有一幢住房，不收租金，是我的新职位提供的，我们非去住不可。”

“这可是个大收获，约翰。”

“对，我亲爱的，这毫无疑问是个大收获。”

他非常愉快地望了她一眼，望得非常神秘。这使得那个不知疲倦的娃娃用她两只胖乎乎的小拳头斗拳似地向他扑来，威胁他，要他说明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爱，你说了这是一个大收获，我也说这是一个大收获。这话说得非常天真呢，的确是。”

“我不——”不知疲倦的娃娃说，“许——你——拿——我——敬——爱的——妈——开——玩——笑。”每吐一个字，便用胖乎乎的小拳头在他脸上击一下。

约翰俯下身来接受这些惩罚性的侵袭，这时贝拉便问他，是否必须很快搬家？啊，是的，他确实（约翰说）建议应该很快就搬。家具当然都搬去罗？（贝拉说）。啊，不（约翰说），其实，那幢房子——如此这般地——都已经布置停当了。

不知疲倦的娃娃听说这话，又开始进攻了；她说，“可那儿没给我准备一间育儿室呀，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个铁石心肠的爸爸？”对此，这位铁石心肠的爸爸回答说，那儿有一间——如此这般的——育儿室——它可以“将就用一用”。“将就用一用？”不知疲倦的娃娃回答说，一边继续惩罚他，“你把我

当成个什么啦?"然后就在贝拉的怀里面朝天躺下,被吻得透不过气来。

"可是,亲爱的约翰,说真的,"贝拉说,因为这一番动作而面色绯红,显得非常可爱,"这幢新房子,就象它现在这样,对娃娃合适不合适?问题在这里。"

"我感觉到了问题在这里,"他回答,"所以我安排你跟我去看一下,明天上午。"于是,约好明天上午贝拉跟他一块儿去;约翰吻吻她,贝拉非常高兴。

当他们到达伦敦执行这次小小的计划时,他们雇一辆出租马车向西驶去。不仅向西驶去,而且是驶向西部那个特别的地区,就是贝拉愤然离开鲍芬先生大门口时最后一次见到的那个地区。不仅是驶向那个特别的地区,而且最终驶在恰恰是那条街道上。不仅恰恰驶在那条街道上,而且最终恰恰是停在那幢房子的门前。

"亲爱的约翰呀!"贝拉大喊一声,朝车窗外一望,心中突突乱跳,"你发现我们在哪儿了吗?"

"发现了,我的爱。车夫没有停错地方。"

不需要敲门或是拉门铃,大门就开了,约翰扶她下了车。开门的仆人一句话也没问约翰,当他们径直上楼时,他也没走在前面去通报,或是跟随在他们身后。只是因为她丈夫的手臂搂住她的腰,促使她向前走,她才没在楼梯脚下停下来。等他们上了楼,发现楼道里雅致地布满了极其美丽的鲜花。

"噢,约翰!"贝拉有气无力地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没什么,我亲爱的,没什么呀。咱们朝上走吧。"

他们走上去一点儿,看见一只美妙的鸟舍,里面养着一些热带鸟,飞来飞去,颜色比那些鲜花还要艳丽。在这群鸟儿中

间，是金色的和银色的鱼、青苔和莲花，还有一个喷泉，以及应有尽有的奇迹。

“噢，我亲爱的约翰！”贝拉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没什么，我亲爱的，没什么呀。咱们朝上走吧。”

他们继续上楼去，最后停在一间房门口。当约翰伸手推门时，贝拉拉住他的手。

“我不懂这都是什么意思，可这太让我不理解啦。扶住我，约翰，我的爱！”

约翰用一只手搂紧她，跟她一同轻松愉快地冲进屋里去。

瞧鲍芬先生跟鲍芬太太满脸笑容！瞧鲍芬太太欣喜若狂地两手一拍，向贝拉奔来，欢乐的泪水在她令人愉快的脸庞上流淌着！她把她抱在怀里，嘴里说着：“我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姑娘哟，诺狄跟我亲眼看见你结婚的，可是没能上去祝福你一句，甚至于没能去跟你说上一句话！我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约翰的妻子哟，他的小娃娃的妈妈哟！我心爱的、心爱的、快活的、快活的、漂亮的、漂亮的人儿哟！欢迎你回到你的屋子和你的家庭里来，我亲爱的人儿哟！”

第十三章

这一章说明拾垃圾的金人儿怎样帮助澄清事实

在所有令贝拉感到惊异而惶惑的第一批事物当中，令她最感惶惑而惊异的是鲍芬先生那张容光焕发的面孔。他的妻子会是快活的、坦率的、亲切的，她的面孔会表现出一切宽厚和信赖的品质，而不会表现出任何琐细和卑鄙，这一点贝拉已习以为常了。然而，鲍芬先生竟会带着一种全然是慈祥的气度和一张爽直的红彤彤的面孔，站立在那里，眼睛凝视着她和约翰，好象一个愉快的善良的神灵，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她正是在这间屋子里(正是在这间屋子里，她在向他告别时说出了自己的那些心思)最后一次见他时，他是怎样的一副神气啊，所有那些当时在他脸上扭曲着的怀疑、贪婪和不信任的歪歪斜斜的皱纹都上哪儿去了?

鲍芬太太把贝拉安置在那只大睡榻上坐下，自己坐在她身边，又让她丈夫约翰坐在自己的另一边，而鲍芬先生则喜气洋洋地立在那里望着每个人和他所能看见的每件东西，非常欢欣和愉快。鲍芬太太接着一阵大笑，拍着手，拍着膝盖，身子前仰后合，接着又把贝拉搂在怀里，来了另一阵大笑，把她也前仰后合地摇晃着——两次都笑了很长一段时间。

“老太太呀，老太太，”鲍芬先生终于说，“你要不说别人可要

说啦。”

“我这就说，诺狄，我亲爱的，”鲍芬太太回答。“可是一个人这么开心、这么幸福的时候，要知道打哪儿开头可不容易哟，贝拉，我亲爱的。告诉我，这人是谁呀？”

“这人是谁呀？”贝拉重复她的话，“我丈夫呀。”

“啊！他叫什么名字呀，亲爱的！”鲍芬太太大声地说。

“洛克史密斯呀。”

“不对，不叫这个！”鲍芬太太大声说，拍着手，摇着头，“一点儿也不对。”

“至少，他的名字叫约翰吧，对吗？”贝拉说。

“啊！我看差不离，亲爱的！”鲍芬太太大声说。“我但愿是这样！好多好多回，我用约翰这个名字叫过他。可是，他的另一个名字，另一个真正的名字是什么？猜猜看，我的漂亮人儿。”

“我猜不出，”贝拉说，面色苍白地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

“我可猜得出，”鲍芬太太大声说，“而更重要的是，我早就猜到啦！我在一天晚上，可以说，在一眨眼工夫发现了他。不是吗，诺狄？”

“嗳，老太太真是这样的！”鲍芬先生说，他为此感到十分自豪。

“听我说，亲爱的，”鲍芬太太继续说下去，双手抓住贝拉的两只手，不停地轻轻拍打着。“这是一个特殊的晚上，那天约翰在恋爱上——他自己觉得是——失望了。那天晚上，约翰向一位年轻的女士求爱，这位年轻女士拒绝了他。这是一个特殊的夜晚，那时候，约翰觉得自己好象是一个被遗弃了的人，下决心要去给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就在那天晚上之后的第二天晚上，我的诺狄想从他的秘书房间里取一张纸条，我对诺狄说：‘我要

打他门前过，我去找他取吧。'我在他的门上敲了敲，可是他没听见，我探头进去，看见他独自个儿坐在炉前想心事。他偶然抬起头来，当他看见我时，高兴地对我微笑着。自从我在宝屋头一回看见长成为大人的他以后，好象在他四周一天天撒下了厚厚的一层炸药似的，在那一眨眼工夫里每一粒炸药都爆炸开了！这我见过太多回了！当他还是个可怜的小孩儿的时候，老是独自个儿坐在那儿等个热心肠的人去可怜他，我见过太多回了！见他需要人家说两句安慰话让他快活起来的那副样子！所以当我到头来在那一眼当中认出他的时候，因为以前太多回太多回看见过，是决不会认错的啊！不会的！不会的啊！我刚一喊出声来，'我认出你了！你是约翰！'他就一把抱住我，我就倒下去了。——那么，"鲍芬太太说，这才停止她滔滔不绝的话，无比喜悦地微笑了，"现在你想想看你丈夫叫什么名字呢，亲爱的？"

"该不是，"贝拉嘴唇发抖，回答说，"该不是哈蒙吧？这不可能吧？"

"别发抖呀。干吗不可能呢？亲爱的，可能的事儿多着啦，"鲍芬太太用一种抚慰的口气追问下去。

"他已经被人杀死啦，"贝拉喘息着说。

"人家认为是这样，"鲍芬太太说。"可是，若是世界上有个约翰·哈蒙生活过的话，那么现在搂着你的那只手就必定是约翰·哈蒙的手，我的漂亮人儿。若是约翰·哈蒙在世界上有过一个妻子的话，那个妻子就必定是你。若是约翰·哈蒙跟他的妻子在世界上有过一个孩子的话，那孩子就必定是这个孩子。"

他们还秘密安排下绝妙的一着，恰当此时，不知疲倦的娃娃出现在门口了，不知是用什么方法，在半空中悬挂着。鲍芬太太急忙向她冲去，把她抱过来放进贝拉的怀里，在那儿，鲍

芬太太和鲍芬先生用一阵雨点般倾泻的爱抚和拥抱让这个不知疲倦的人儿也(象常言所说的)"吃不消"了。正是这个及时出现的娃娃才使得贝拉没有昏倒在地。她丈夫又热切诚挚地进一步作了解释，说明他是怎样被认为遭到了杀害，又怎样一直被怀疑是杀死他自己的凶手；也告诉她，他是怎样一片好心地瞒了她一场，在事情眼看要暴露的时候，心中很为不安，怕她会不能完全原谅他隐瞒的目的，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想到要这样做，这整个隐瞒完全是为了这一目的。

"可是呀，我的美人儿！"鲍芬太太这时打断了他的话，再次亲切地拍一拍手，大声地说。"这里面也不光是约翰一个人。我们全都在瞒你的呀。"

"我还——"贝拉茫然地望望这个，望望那个，说道，"还不懂得——"

"你当然不懂得啦，亲爱的，"鲍芬太太解释说。"要不告诉你，怎么会懂得呢？所以我这就来告诉你呀。所以你把两只手再让我抓着呀，"这个开心的人儿拥抱着她说，"你就怀里抱着那个逗人爱的小漂亮，听我把整个故事告诉你吧。现在，我就要讲下去啦。一、二、三，马儿跑出山，马儿跑开啦！那天晚上我喊出声来：'我认出你啦，你是约翰！'我就是这么说的，是吗，约翰？"

"您就是这么说的，"约翰说，一边伸手去按着她的手。

"你做得真好，"鲍芬太太大声说。"就放在这儿，约翰。既然我们全都一块儿在瞒着你，诺狄，你也来，把你的手按在他手上，直到把故事讲完，咱们都这样按着。"

鲍芬先生拉过一把椅子来，把他一只粗大的棕色的右手也按在上边。

"好极啦！"鲍芬太太把他的手吻了一下说。"真象是聚起了一家人呢；不是吗？可是要开始说啦。好！那天晚上我喊出声来：'我认出你啦！你是约翰！'约翰抱住我，这是真的；可我份量不轻哟，哎呀，他只好任我躺下。诺狄听见声音，就用他疾速的步子走来了，一等我不知怎么恢复了知觉，就喊他：'诺狄呀，那天晚上在宝屋，我说对了呀，感谢主，这就是约翰啊！'一听这话，他哼地一声，就跟我一样倒下了，头躺在书桌下边。这下子我惬意地清醒过来了。我一醒过来，他也惬意地清醒过来了，接着约翰跟他跟我就全都高兴得哭起来了。"

"是的！他俩高兴得哭了起来，我亲爱的，"她丈夫接着说。"你懂吗？这两个人，这两个我活过来就会使他们希望落空、就会夺走他们的财产的人，高兴得哭了起来！"

贝拉惶惑不解地凝视他，又再一次凝视鲍芬太太容光焕发的面孔。

"好啦，我亲爱的，你别去睬他，"鲍芬太太说，"听我说下去。好！后来我们就坐下，渐渐冷静下来，就聊开了。约翰告诉我们，他心里怎么因为某一位漂亮的年轻人正在灰心失望，而且，若是我没有认出他来的话，他怎么正打算远走高飞，去寻找自己的命运，决心不再活转来，而要把这笔财产让我们永远永远非法地继承下去。这时候，你决没见过有谁象我的诺狄那么害怕啦。想想看，他是非法地占有着这笔财产的，不管怎么清白吧，而且——不光是这样——还可能一直要占有到他死掉的一天，他的脸变得比石膏还白了。"

"你也一样呀，"鲍芬先生说。

"你也别去睬他，我亲爱的，"鲍芬太太继续说，"听我说下去。因为这个，我们就聊了一次那位漂亮的年轻人的事儿。诺

狄说，他认为她是一个可爱的人儿。'她可能有点儿给宠坏啦，当然是被环境宠坏的，'他说，'不过这只是在表面上；我敢用生命打赌，'他说，'她心里还是一块真金。'"

"你是这么说的，"鲍芬先生说。

"一丁点儿也别去睬他，我亲爱的，"鲍芬太太继续往下说，"只听我说下去。后来约翰说，噢，要是他能考验一下这个就好了！我们俩紧接着一下子立起来说，'考验一下这个吧！'"

贝拉猛地一怔，急忙转眼望着鲍芬先生。然而，他正坐在那儿若有所思地微笑着，眼望着自己那只粗大的棕色的手，没看见她的目光，或者是不想去注意她的目光。

"'考验一下吧，约翰！'我们说，"鲍芬太太重复说一句。"'考验一下，高高兴兴地打消你的怀疑，让你这一辈子头一回觉得幸福，并且永远幸福下去。'这话让约翰心情很激动，说真的。后来我们说：'怎样才能满足你呢？假若在你遭人轻视的时候她能支持你，假如在你遭人压迫的时候她能表现得心胸宽大，假如在你一文不名面又举目无亲的时候她能对你无限忠诚，面且所有这些都似乎跟她自己的利益相违背，这样行不行？''行不行？'约翰说，'这样的话，我登上天堂啦！''这么说，'我的诺狄说，'你就准备上天吧，约翰，我坚决相信你会登上天堂的！'"

贝拉在一眨眼之间捉住了鲍芬先生闪闪发亮的目光；然而他连忙把眼睛从她身上转开去，重新落在自己粗大的棕色的手上。

"诺狄从一开头就特别喜欢你，"鲍芬太太摇着头说。"噢，你是这样的呀！要是我好忌妒的话，我真不知道对你有什么事情没做出来哟。可是我不是这种人——啊唷，我的美人儿，"她亲

切地笑了一阵，又抱了抱她。"我也特别喜欢你呢。可是，一、二、三，马儿转过弯。好！我的诺狄笑得身子左右摇晃着，直摇得两边肋骨又都发痛了，他说：'你就当心着受轻视、受压迫吧，约翰，假如谁有过一个厉害的主人的话，从现在开始你会发现我就是这样一个。'他就开始干起来啦！"鲍芬太太大声说，夸耀得心醉神迷。"老天保佑，他就开始干起来啦！他是怎么开始干的哟！是吗！"

贝拉显得一半在惊惶，但却也一半在欢笑。

"可是，我的天哪，"鲍芬太太继续说，"要是你在那段时候里，有天晚上，看见他就好了！他坐在那儿抿着嘴暗笑的样子！他说这些话的样子！'我今天变成一只地地道道的棕熊了，'然后就两只手紧紧抱住自己，回想自己假装出的恶人神气。可是每天晚上他会对我说：'一天比一天好了，老太太。我们是怎么说她的？她会经得住的，这块真金，这会是我们一生所做的最幸福的工作。'接着他会说：'明天我要做一个更加吓人的老咆哮鬼！'接着就笑，直笑得约翰跟我时常不得不拍他的脊背，给他灌上点儿水，让他喘过气来。"

听到这样说起他，鲍芬先生把脸俯向他粗大的手，一声不响，两只肩头抖动着，好象他心里非常快活。

"后来呀，我的漂亮的好人儿，"鲍芬太太继续说，"你就结了婚，我俩被你这个丈夫藏在教堂风琴后边；因为那时候他还不许我们说穿，象一开头讲好的那样。'不，'他说，'她是那么毫无私心，那么知足，所以我不能现在就有钱。我必须再等待一会儿。'后来，娃娃生下来了，他又说，'她比从前好了多少啊，所以我不能现在就有钱。我必须再等待一会儿。'他就这样拖呀拖下去，直拖到我干脆说：'喂，约翰，要是你不定个时间把她安顿

在她自己的房子和她自己的家里，让我们从这儿搬出去，我就要去揭发啦。'他才说，他只不过是要等到获得一个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胜利，并且让她显得比我们所能设想的还要好的时候，再带来给我们看。他说：'她还要看见我蒙受谋杀自己的嫌疑，而你们会看见她是多么信赖我，多么忠诚。'好！诺狄跟我同意这一点。而他说对了，现在你瞧，一、二、三，马儿跑到边，故事讲完啦，上帝保佑你，我的美人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

这一堆手松开了，贝拉和鲍芬太太彼此长久不散地紧紧拥抱着：不知疲倦的娃娃躺在贝拉的怀里，眼睛直瞪着，显然十分危险。

"可故事真的讲完了吗？"贝拉思忖着说。"再没有了吗？"

"还会有什么呢，亲爱的？"鲍芬太太满心快乐地回答。

"您确实知道您没有忘掉什么没说吗？"贝拉问。

"我认为我没有呀，"鲍芬太太说，一脸调皮相。

"亲爱的约翰，"贝拉说，"你是个好保姆；你抱抱娃娃好吗？"贝拉说着这些话，把不知疲倦的娃娃放在他怀里，然后紧盯着鲍芬先生望，他这时已经走过去，坐在一张桌子旁，正一只手托住头，脸转向一边。她走过去，静静地在他身边跪下，一只手臂搂住他的肩头，说："请您听呀，我求您原谅我，我上回离开您的时候，说过一句错话。请您听呀，我现在觉得你比霍普金斯好（而不是比他坏），比唐赛好（而不是比他坏），比布莱克伯利好（而不是比他坏），比他们谁都好（而不是比他们谁都坏）！请您听呀，我还有话要说！"贝拉大声喊着，兴高采烈地咯咯笑着，一边跟他争执着，非要他把他快活的面孔转过来对着自己的面孔不可。

"请您听呀。我发现一句还没说出来的话。请您听呀，我完

全不相信你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守财奴了，请您听呀，我也不相信你从前哪一分钟是个守财奴！”

这时，鲍芬太太高兴得简直尖叫起来了，坐在那儿两只脚敲打着地板，又拍着两只手，身子前前后后地摆动着，好象一个中国大官儿家里的疯子①。

“噢，我现在懂您的意思啦，先生，”贝拉大声说。“我不需要您或是任何人把故事给我讲完啦。我能自己讲给您听的，假如您想听的话。”

“你能吗？我亲爱的？”鲍芬先生说。“那你讲。”

“什么？”贝拉大声说，两只手紧紧抓住他的上衣不松开。“您看出，您收养的是那么一个贪财的坏蛋，您就决定让她看看财富如果被人滥用了，如果对它的价值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它能做出多少事情来、而且往往已经做出多少事情来把人宠坏；是吗？您不管她对您会怎么想（天知道，这是无足轻重的！）您就现身说法，让她看见财富的那些最令人憎恶的方面，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浅薄的东西凭她自己脆弱的心灵永远找不出真正的道理来，一百年也找不出；可是一个摆在面前的显眼的例子会让她睁开眼睛的，会让她开动脑筋去思考的。’您就是这样对自己说的；是吗，先生？”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鲍芬先生极其快活地宣称。

“那么您本来是要说的，先生，”贝拉说，推搡了他两下，吻了他一下，“因为您一定想到过这些，一定是这么打算的。您看见好运把我愚蠢的头脑搅昏了，把我糊涂的心变硬了——把我变得贪财、会算计、傲慢无礼、让人受不了——您就费尽苦心来

① 大约是指当时欧洲的一种活动玩具人，是摸仿中国古时官员的衣着服饰装扮的。

给我当个世界上最亲爱最慈善的指路标，给我指出了我该走的这条路，指出这条路所通向的终点来。您马上坦白承认吧。”

“约翰，”鲍芬先生说，他从头到脚好似一片明朗的阳光，“我希望你能帮我说。”

“我只听您自己的申诉，不听辩护人的，先生，”贝拉回答说。“您必须亲自说。马上坦白承认！”

“好吧，我亲爱的，”鲍芬先生说，“事实是，当我们确实按照我老太太说的这个小计谋干起来的时候，我的确对约翰讲过，如果按照那样一种大致上的计谋象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做起来的话；问他觉得怎么样？不过我从来没有象你这么说过，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我只不过对约翰说，我要是处处都装作一只地地道道的棕熊，是不是比我只对他一个人这样更装得象些！”

“马上坦白承认，先生，”贝拉说，“你这样做是为了纠正我，帮我改过！”

“当然啦，我亲爱的孩子，”鲍芬先生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伤害你，这一点你可以深信不疑。而且我也当真希望它能起点提醒你的暗示作用。不过，应该提到的是，就在我的老太太刚一认出约翰的时候，约翰对她和我说，他在注意一个名字叫做赛拉斯·魏格的忘恩负义的人。一部分也是为了惩罚这个魏格，让他把他正在玩弄的一场非常不漂亮的阴险把戏继续玩下去，你跟我一块儿抱回来的那许多书（顺便说说，我亲爱的，他不叫布莱克伯利·琼斯，而叫布鲁伯里），就是让那个名字叫赛拉斯·魏格的人大声朗读给我听的。”

仍然跪在鲍芬先生脚下的贝拉，这时渐渐沉下去，坐在地上了，她正在愈来愈认真地思索着什么，眼睛紧盯着他亮堂堂的面孔。

“可我，”贝拉在这一阵思索之后说，“还有两件事不懂。鲍芬太太从来没把鲍芬先生的那些变化当成是真的，是吗？您从来没这样过吧，是吗？”贝拉俯身向她，问道。

“没有！”鲍芬太太承认说，声音极为洪亮，心情极为兴奋。

“可您很为这个心里难过呢，”贝拉说。“我记得这让您非常不舒服，真的。”

“喔唷！您瞧，约翰太太的眼睛可真尖呢，约翰！”鲍芬先生羡慕地搔着头说。“你说得对，我亲爱的。这位老太太差一点儿把我们炸得粉碎呢，好多次啦。”

“为什么？”贝拉问，“既然她跟你们是串通好的，怎么会这样？”

“哎呀，这是这位老太太的一个弱点呀，”鲍芬先生说，“不过，跟你说实话，完全是实话，我还真为这个骄傲呢。我亲爱的，这位老太太把我看得那么高，她看见和听见我装出一只地地道道的棕熊来就受不了。让她假装以为我是存心那样，她忍受不了！结果是，我们老是怕她捅出娄子来。”

鲍芬太太自己也尽情地大笑起来；然而她一双诚实的眼睛里的某种闪光泄露出，她的这种危险的倾向至今仍然一点儿也没有得到纠正。

“我向你保证，我亲爱的，”鲍芬先生说，“在那值得纪念的一天，就是我表演的那一天，你们后来认为这是我最好的表演——我说猫叫喵呜，鸭叫呷呷，狗叫汪汪汪——我向你保证，我亲爱的，在那值得纪念的一天，我那些生硬的和不信上帝的话，把我老太太打击得真重啊，我不得不拽住她，要不她会跟着你跑出去，为我辩解，告诉你我是在演戏呢。”

鲍芬太太又亲切地笑了，她的眼睛又闪闪发光了，这时才

明白，鲍芬先生那场突然爆发的尖酸刻薄的演说，不仅被他的两个同谋认为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他自己也认为是一次了不起的成绩。“那一分钟以前我从来没想到过呀，我亲爱的！”他对贝拉说。“当约翰说，他要能有福气得到你的感情，占有你的心就好了，我就突然想到转身对他说：‘得到她的感情，占有她的心！猫叫喵鸣，鸭叫呷呷，狗叫汪汪汪。’我没法儿说我是怎么想起，从哪儿想起的。可是那声音真象一把锉刀一样，我承认连我自己都吃惊了。当约翰听见这话瞪着眼睛的时候，我几乎要噗哧一下笑出声来了！”

“我的漂亮人儿，你说，”鲍芬太太提醒贝拉说，“你还有另外一件事儿不懂得。”

“噢，是的，”贝拉双手蒙住脸，大声说，“可我永远不能活着弄懂了。那就是，为什么在我那么不配让他爱的时候，约翰却爱上了我，为什么你们，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会那么不顾自己，花那么大力气，费那么多事，来让我变好点儿，结果是帮助他娶了这么一个不值得的妻子。可我心里非常非常感激你们呀。”

现在轮到约翰·哈蒙了——从此永远是约翰·哈蒙，而约翰·洛克史密斯不再出场了——他（非常不必要地）为了他所做的欺骗恳求她的宽恕，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因为当时处在那种她自己也信以为真的生活地位上，她所表现出的许多动人的魅力，让他把这段欺骗她的时间更加拖长了。这使得他们几个人一再互相表示着抚爱和欢乐，而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发现不知疲倦的婴儿傻呼呼地圆睁着眼睛，躺在鲍芬太太的怀抱里。他们断言她对这整个事情拥有一种超乎自然的理解力，并且让她挥动那只胖乎乎的小手（这只小手从一个短得过分的



鲍芬先生在育儿室门前尽地主之谊

手腕上困难地伸过来)向女士们和先生们宣称:“我早就告诉过我可敬的妈，我全都知道了。”

约翰·哈蒙说，那么，约翰·哈蒙太太愿意不愿意来看看她的房子呢？这是一幢精致的房屋，美丽而优雅。他们排成一队，在这幢房屋中走过；走在中间的，是躺在鲍芬太太怀里的不知疲倦的婴儿(她还圆睁着眼睛)，鲍芬先生殿后。在贝拉精美的梳妆台上，有一只象牙小盒，盒子里放着首饰，她做梦也不曾见到过这样的首饰，在楼上高高的地方是一间育儿室，好象是用彩虹装饰的。“我们可是作难呢，”约翰·哈蒙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布置好。”

房子看过了，让人把不知疲倦的婴儿抱走，马上就听见她在那些彩虹之间咿呀咿呀地尖叫着；于是贝拉向这些先生们告退，于是尖叫声停止了，于是这支年幼的橄榄枝成了家庭中含笑的和平之神。

“咱们去瞧瞧，诺狄！”鲍芬太太对鲍芬先生说。

鲍芬先生顺从地随她踮着脚尖走到育儿室的门前，极其满意地朝里窥望着，虽然屋里除了贝拉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她正幸福地默想着，坐在壁炉前的一把低低的小椅子上，她年轻漂亮的手臂中抱着她的孩子，她柔和的睫毛遮着射入眼中的火光。

“好象那位老人家的灵魂最后找到安宁了，不是吗？”鲍芬太太说。

“是的，太太。”

“好象他的钱在黑暗里生锈了很长很长时间，又重新发亮了，最后开始在太阳光下闪耀出火花了，是不是？”

“是的，太太。”

“这是一幅多么漂亮多么有希望的图画啊，不是吗?”

“是的，太太。”

然而，鲍芬先生忽然发觉，这是一个发表意见的好机会，便用这样一句话打断了他们的观察——这句话是用一只地地道道的棕熊的最为吓人的声音说的。“一幅漂亮的、有希望的图画吗？喵呜，呷呷，汪汪汪!”然后就悄悄地疾步走下楼去，两只肩膀活泼已极地胡乱摆动着。

第十四章

友好行动彻底失败了

哈蒙夫妇把他们取得合法姓氏和取得伦敦房屋的时间恰好安排在最后一座垃圾山的最后一车垃圾运出大门口的这一天。当这辆车子颠簸而去以后，魏格先生感到，他心头的最后一点儿负担也相应卸除了，那个大吉大利的时刻来到了，可以把鲍芬这成事不足的黑羊①身上的羊毛齐根剪除干净了，他为此而欢呼。

在铲平垃圾山的这整个缓慢过程中，赛拉斯一直贪婪地密切注视着。然而，另有一双并不比他更少贪婪的眼睛早在许多年前，已经密切注视过这座垃圾山的堆积过程，并把组成这座小山的垃圾全部防范严密地筛选过。赛拉斯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怎么会有呢，既然哈蒙监牢里关押的那个老吝啬鬼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把每一件破烂变成了钱财？

这种一无所获的结果虽然令他失望，魏格先生仍然非常明显地感到，这场操劳的结束令他如释重负，因而他并没有发出多大的抱怨。买下这些垃圾山的垃圾承包商们派来的那个工头兼代表，可把魏格先生折磨得够呛。这个监工员维护他雇主的权益，日夜不停地铲运，甚至打着火把干，假如这工作再继续一阵子，真会要了赛拉斯的一条命。这人好象从来也不需要睡

眠似的，会在极其不合理和不适当的时候出现，受了伤的脑袋上缠一条绷带，戴一顶拖着扇形后盖的帽子，穿一套贴身绒布衣，好象一个该死的妖怪。赛拉斯在雾气和雨中密切监视了长长一天的铲运工作，已经筋疲力尽了，刚刚爬上床打一个盹，枕头下面立刻起了一阵可怕的摇晃和震动，告诉他一列垃圾车又在这个不知休息的魔鬼护送下开到了，又要投入工作。有时，他会在半夜三更，从最甜蜜的睡梦中被震撼起来，有时，又要一连四十八小时守在岗位上。那位折磨他的监工员愈是要求他不必麻烦走出来，狡猾的魏格便愈是怀疑有某些迹象表明在某个地方埋藏着什么，而企图瞒过他。他的休息老是被这样打断，使他好象是发誓要在一万个小时里连续度过一万次夜班生活，因此他可怜巴巴地感到自己老是在起床而却从来没有上过床。到后来，他变得非常消瘦和憔悴，以至于，他的一条木腿也显得尺寸太大了，跟他受尽折磨的身体的其他部分相比，这条腿似乎非常之茁壮，几乎可以说它是十分丰满了。

无论如何，魏格可以告慰的是，他所有一切的不愉快如今都已告终，他马上就可以正式拥有他的财产了。近来，那块磨刀石无疑象是在他自己的鼻子上旋转，而不是在鲍芬的鼻子上，然而现在却应该把鲍芬的鼻子给磨尖一点儿了。迄今为止，魏格先生都轻轻地放过了他这位垃圾朋友，因为这位从不睡觉的垃圾工所搞的阴谋，他那个经常陪他用餐的可爱的计划已经完全失败了。他不得不委托维纳斯先生去监视他们的这位垃圾朋友鲍芬，而他自己则在宝屋里被搞得又疲又苦。

当几座小山终于铲平搬完之后，魏格先生向维纳斯先生的

---

① "黑羊"在英语中有败家子或害人精的意思。

博物馆走去。时间已是黄昏，他发现那位先生，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正稳坐在炉火前；然而却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没有发现他，正在让自己强有力的头脑在茶杯中漂浮。

“啊，您这儿气味真舒服啊！”魏格说，似乎是不以为然，在他走进门时停了下来，用鼻子嗤嗤地闻。

“我是很舒服呢，先生，”维纳斯说。

“您干的这一行用不着柠檬的吧，是吗？”魏格问道，再一次用鼻子嗤嗤地闻。

“用不着，魏格先生，”维纳斯说。“我如果用柠檬，是用它来调甜酒喝的。”

“您调的是什么甜酒呀？”魏格追问道，情绪比原先更坏了。

“这配方嘛，很难说得清，先生，”维纳斯回答说。“因为，无论您在选配原料上会多么特别，还得在很多方面依靠个人的才能，这里边得加进一种鉴赏力，不过基本材料是杜松子酒。”

“装在一只荷兰酒瓶子里吗？”魏格阴沉沉地问，同时坐下来。

“好极啦，先生，好极啦！”维纳斯大声说。“您要不要也来点儿，先生？”

“我也来点儿吗？”魏格非常没好气地回答说。“啊，我当然要的！一个人要不要来点儿，他被一个头上扎绷带的垃圾工折磨得都七窍生烟啦！他要不要也来点儿！好象他不肯来点儿似的！”

“别为这个发火呀，魏格先生。你今儿个情绪不象平常啊。”

“您要遇见这个，您的情绪也不会象您平常的，”魏格咆哮着。“您看来是在自得其乐嘛。”

魏格先生在当时的心情下，似乎这情况使他特别感到冒犯。

“您理过头发啦!”魏格说，他想起了他从前那一蓬又脏又乱的头发。

“理过了，魏格先生。不过可别是这个惹您生气吧。”

“您要没长胖就让我见鬼去!”魏格说，他的不满渐渐达到高潮。“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啊，魏格先生，”维纳斯轻松愉快地微笑说，“我怀疑您未必能猜到我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我不要猜，”魏格顶撞说。“我要说的话只是，象这个样子分工，您倒来得个美呀。在这件事儿里，您的一份儿那么轻，而我的一份儿那么重，您倒来得个美呀。没人打断过您的休息吧，我敢发誓。”

“从来没有，先生，”维纳斯说。“这辈子都没有休息得这么好过，我谢谢您呀。”

“啊!”魏格发牢骚了，“您要是我就好啦！您如果是我的话，如果也让人从床上、从您睡觉、吃饭、思想里给折腾出来，一连折腾上几个月，那您就准不会心广体胖啦。”

“这确实让您减膘了，魏格先生，”维纳斯说，一边用一种艺术家的眼光打量着他的身影。“让您减膘减得不少呀，真的！您骨头架子上只包着这么一层又干又黄的皮，人家还准会以为您不是来找我，而是来找屋角里那位法国绅士呢。”

魏格先生非常愤怒地冲那位法国绅士的角落里瞥了一眼，好象在那儿注意到什么新的东西，诱使他又冲对面角落也瞥了一眼，然后又戴上眼镜，睁大眼睛，把这间阴暗的店铺的每个角落逐一审视一遍。

“怎么，您把这地方打扫干净啦!”他惊奇地宣称。

“是呀，魏格先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人打扫的。”

“那么您下一步打算做的，我猜是结婚吧？”

“是这样，先生。”

赛拉斯又摘下了眼镜——因为他发现他这位朋友和同伙轻松愉快的外貌极其可憎，令人作呕，他眼镜里的那副放大了的尊容让他忍受不了，他问道：

“还是跟那个老的吗？”

“魏格先生！”维纳斯突然气愤得满脸通红，他说，“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位女士不是什么‘那个老的’。”

“我的意思是，”魏格恼火地解释说，“跟从前不肯的那一位？”

“魏格先生，”维纳斯说，“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上，我必须麻烦您把您的意思讲清楚。这儿有几根弦儿可是碰不得的。碰不得的呀，先生！除非是恭恭敬敬、有曲有调儿地碰一碰，否则可别去弹它。乐姐儿·赖德胡德小姐浑身都是这种优美悦耳的琴弦儿哟。”

“那么就是从前不肯的那位女士罗？”魏格说。

“先生，”维纳斯态度庄重地说。“我接受您改变以后的说法。这就是从前不肯的那位女士。”

“哪一天举行？”赛拉斯问道。

“魏格先生，”维纳斯再次气红了脸说。“我不能容许用谈论一场赛跑的方式来说话。我必须温和但是坚决地请求您，先生，把问题修正一下。”

“这位女士，”魏格想起他们的合伙关系和他们的存货，便压住自己的坏脾气，满不高兴地继续问道，“打算什么时候跟她已经以心相许的人永结同心呢？”

“先生，”维纳斯回答说，“我再一次接受您改变以后的说法，

非常乐意地接受。这位女士打算下个礼拜一跟她已经以心相许的人永结同心。"

"那么，这位女士所不肯的事已经得到满足罗？"赛拉斯说。

"魏格先生，"维纳斯说，"我想，我从前有过一次，假如不是有过几次的话，对您说起——"

"您从前说起过几次，"魏格打断他说。

"——这位女士，"维纳斯继续说，"不肯的原因是什么，我可以奉告，决不会破坏后来我和这位女士之间所建立的亲切的信任，她所不肯的事，通过我两位好朋友的善意的干预，怎样得到了满足：一位朋友是早就跟这位女士认识的，另一位不是。先生，问题是由这两位朋友提出的，他们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前去拜访了这位女士，试探一下，我和这位女士之间是否真的不能结为夫妻——我说，问题是他们提出来的，先生，问题是，假如结婚以后，我成天装接成人、小孩和低级动物的骨头架子，这位女士心中是否就不可能不怀有那种感情，认为她——一位女士——会被人家当做一副骨头架子看。这是一个很妙的想法，先生，它起作用了。"

"维纳斯先生，似乎是，"魏格说，话里带点儿不信任的意味，"您有不少朋友呀？"

"很不错，先生，"这位先生回答，用一种安然而又神秘的语气。"是这样，先生。很不错。"

"无论怎样吧，"魏格又带点儿不信任的意味望了他一眼之后才说，"我希望您愉快。有人把钱这样花，有人那样花。您要试试结婚娶亲，我要试试出门旅行。"

"当真，魏格先生。"

"换换空气，看看海上的美景和得到正常的休息，我希望

这样能使我恢复健康。我刚才提到过，那个脑袋瓜子上缠绷带的垃圾工可把我折磨坏啦。这件困难事儿是结束啦，垃圾堆铲平啦，鲍芬，掏腰包的时候也到啦。明天早上十点钟怎么样，伙计，咱们去把鲍芬的鼻子尖最后磨一磨？”

维纳斯先生认为明天早上十点钟去干这件最好的差事是非常合适的。

“我希望，您把他监视得很好吧？”赛拉斯说。

维纳斯先生每天都把他非常好地监视着。

“假如说，您今天晚上先过去一趟，以我的名义命令他——我说以我的名义，因为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准备好他的文件、账目和现金，在明天早上那个时候，您看怎么样？”魏格说。“作为一种您自己也会感到很适意的形式，在我们出门之前（因为我愿意陪您走一段路，虽然我的这条腿累得撑也撑不住了），咱们来把那件存货看一眼吧。”

维纳斯把那件东西取出来，它是完好无损的。维纳斯先生负责在明天早晨再把它拿出来；等钟敲十点，准时在鲍芬家大门口和魏格先生会合。在克拉肯威尔和鲍芬家（魏格先生坚持不许在拾垃圾的金人儿的名字后面再加上什么尊称）中途的某一个地点这两位同伙告别了，明天再见。

这天晚上天气非常恶劣；继之而来的早晨也非常恶劣。早晨，大街上异乎寻常地烂污、泥泞，到处是一塌糊涂。因此，魏格先生便乘街车来到行动的地点，他一路上自作辩解说，当一个人，不妨说是，上银行去提取一大笔财产的时候，花费这点儿小力气算不了什么。

维纳斯准时来到，由魏格来敲门并主持谈判。敲了门了，开了。

“鲍芬在家吗？”

仆人回答说，鲍芬先生在家。

“先生就先生吧，”魏格说；“虽然我不这么叫他。”

仆人问，他们是否预先约定了？

“那么，我告诉你，年轻人，”魏格说，“我不听这一套。这一套对我不适用。我不要见用人，要见鲍芬。”

他们被引进一间接待室，拥有无上权威的魏格在那儿戴着帽子，打着口哨，用一只手指头拨弄着壁炉架上的一只座钟，直拨得它打出声音来。几分钟以后，他们被请上楼，走进原先鲍芬使用的房间，这间房子除了进口的房门之外，还有几扇拉门，一旦需要，可以隔成几间。在这儿，鲍芬坐在一张小书桌前。在这儿，魏格先生不耐烦地挥一挥手，让仆人走开，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帽子也不摘。也是在这儿，魏格先生当即获得一次非凡的体验：他的帽子被人从头顶上掀掉，甩出窗外，这窗子专为此事打开，又关上。

“你当心点儿，在这位绅士面前别放肆无礼，”甩他帽子的人说，“否则我连你也甩出去。”

魏格不由得用一只手挡住光脑袋，睁大眼睛望着这位秘书。原来，摆出一副威严面孔对他说话的人就是他，他是从拉门里悄悄走进来的。

“噢！”魏格刚一恢复暂时中断的说话能力，便说道，“好极啦！我下过命令叫把你辞退的，你没走，是吗？噢！咱们马上来查查这件事。好极啦！”

“是的，我也没有走，”另一个声音说。

从拉门里又悄悄进来了另外一个头戴扇尾形帽子、身穿棉绒布紧身衣的人。魏格转过头来便看见了那个折磨他的人，那

个从来不睡觉的垃圾工，他除掉了受伤的脑袋上包扎的绷带，露出一颗并未受伤的脑袋，还露出一张斯洛皮的面孔来。

“哈，哈，哈，诸位先生们！”斯洛皮吼叫着，一连串地大笑，开心已极。“他决想不到我会站着睡觉的，我给希格登太太摇轧布机的时候老是这样睡觉的！他决想不到我过去老是变着各种嗓门儿读警察局的新闻给希格登太太听的！可是，先生们，这整段时间里我可让他够呛啦，我希望我真正做到啦！”这时，斯洛皮先生把嘴张大到惊人的程度，又仰起头来哈哈大笑了。身上显现出无数颗纽扣来。

“噢！”魏格说，稍微有点儿感到狼狈，但暂时还不严重，“一个加一个是两个，两个都没辞退，是吗？鲍芬！让我问一个问题。运垃圾的时候，是谁给这小子穿上那身衣服的？是谁雇的这家伙？”

“我说呀！”斯洛皮把脑袋向前一伸，抗议说。“别家伙家伙地，要不我要把你掷到窗户外边去！”

鲍芬先生挥挥手让他安静，并且说：“是我雇他的，魏格。”

“噢！是你雇他的吗，鲍芬？好极啦。维纳斯先生，咱们要提高咱们的条件，而且，言归正传是咱们顶好的办法。鲍芬！我要求把这两个瘪三从屋里撵出去。”

“这是做不到的，魏格，”鲍芬先生泰然自若地坐在小书桌的一端回答他，秘书则同样泰然自若地坐在另一端。

“鲍——芬！做不到吗？”魏格重复一遍。“如果要你担风险呢？”

“做不到，魏格，”鲍芬先生说，心情愉快地摇着头。“要我担风险也做不到，任何其他条件都做不到。”

魏格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维纳斯先生，劳驾您把那份

文件递给我好吗?"

"当然啦，先生，"维纳斯回答，非常恭敬地把那份文件递给了他。"这儿。现在，先生，交出了这份文件，我想说两句话:并非有什么非说不可的原因，或是想要发表什么新理论或者新发现，只为了让我自己心里舒服点儿。赛拉斯·魏格，您是一个十足的老无赖。"

魏格先生仿佛是在等他来恭维自己，正用手中的文件给维纳斯恭恭敬敬的口气打拍子，听到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结论，颇为突然地停住不动了。

"赛拉斯·魏格，"维纳斯说，"告诉您，在我们合伙生意刚一开头的时候，我就冒昧地让鲍芬先生也参加到我们的事儿里来，当一个不露面的合伙人了。"

"非常对，"鲍芬先生补充说，"我当时曾经向维纳斯先生假意提出过一两项建议，考验了他一下，我发现，整个说来，他是一位非常诚实的人，魏格。"

"承蒙鲍芬先生好意这样说，"维纳斯说;"虽然，在这件肮脏勾当开始的时候，我的一双手在不多几小时之内，也并非象我所希望的那么干净。不过我希望我已经及早做了彻底的补偿。"

"维纳斯，您是这样做了，"鲍芬先生说。"当然啦，当然啦，当然啦。"

维纳斯尊敬而感激地低下了头。"谢谢您，先生。为所有的一切，我非常感激您，先生。为您现在对我的好看法，为我第一次跟您联系的时候您接待我和鼓励我的态度，为您后来对某位女士所好心施加的影响，您跟约翰·哈蒙先生两人所对她施加的影响。"当他提到约翰·哈蒙时，他也向他鞠了一个躬。

魏格竖起耳朵听这个名字，睁大眼睛看，这个动作，在他

那不可一世的气派中渐渐渗进了一些儿畏缩的味道，这时，维纳斯的话又吸引了他的注意。

"魏格先生，您我之间的其他一切事，"维纳斯说，"现在都自然明白了，现在无须再多说话，先生，您就会了解。可是，为了彻底防止在一个我认为是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任何不愉快或者误解，为了在咱们分道扬镳的时候把话讲清楚，我请求鲍芬先生跟约翰·哈蒙先生同意我，把承蒙您听我对您提到过的一句话再重复一遍。您是一个十足的老无赖！"

"您是一个傻瓜蛋，"魏格说，一边咬咬手指头，"我早就该把您甩开了，要是我能想出一个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全都想过了，我可以告诉您。您可以走开，欢迎。您给我多留下点儿。因为，您知道，"魏格说，后一句话是说给鲍芬先生和哈蒙先生听的。"这代价我受之无愧，我也存心要得到它，这种滚蛋法儿是非常之妙的，对付这么一个解剖学上的蠢货就应该这样，"他指着维纳斯先生，"可是这样对付一个人是不行的。我在这儿等您来收买，我已经提出过我要的价钱。现在，是收买我，或是随我怎么办，悉听尊便。"

"就我个人而言，魏格，"鲍芬先生笑着说，"我愿意悉听尊便。"

"鲍——芬！"魏格回答说，面色严厉地转向他。"我知道你这种新添的斗胆是怎么回事儿。我看出你只是个银样蜡枪头，你已经被搞得慌了手脚了。你知道自己反正是个穷光蛋，你就可以破罐子破摔了。怎么，你的眼睛不过是蒙着一层涂满油污的脏玻璃罢了，你知道！可是哈蒙先生的情况跟你不相同，哈蒙先生要担的风险可是另外一码事儿。近来我也听人说起过关于这位哈蒙先生的事情——我现在明白了，我从报纸上得到过一

些这方面的线索——我把你丢开，鲍芬，你不值得我操心了。我问哈蒙先生，他对于眼前这份文件的内容是否有所了解？”

“这是我先父的一份遗嘱，比鲍芬先生证实的一份日期更靠后一些（你如果敢于再象你刚才那样对鲍芬先生讲话，我要把你打翻在地），这份遗嘱把他的全部财产遗留给王国政府，”约翰·哈蒙说，态度中的满不在乎和极其严厉是互相配合的。

“对呀！”魏格大声说。“那么，”他把全身重量歪斜着压在他的一条木腿上，又把他的木脑袋狠狠地偏向一边，再把眼睛眯成一条缝，“那么，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这份文件值多少钱？”

“一文不值，”约翰·哈蒙说。

魏格冷笑一声，把这话复述了一遍，接着便说了些反唇相讥的话，这时，他万万没有料到，竟发现他自己被人抓住了领口，摇晃得他上下牙齿不住地磕碰，他被推向后边，跌跌绊绊倒进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揿在那儿动弹不得。

“你这个流氓！”约翰·哈蒙说，他的一只水平的手抓住他，象一把钳子一样。

“你把我的头撞在墙上啦，”赛拉斯有气无力地争辩说。

“我正是要把你的头撞在墙上，”约翰·哈蒙回答说，一边怀着一种衷心的良好愿望使他的动作跟他的话相一致；“我情愿付一千个英镑让我把你的脑浆砸出来。听着，你这个流氓，你看看这只荷兰酒瓶子。”

为了便于教训他，斯洛皮把酒瓶高高地举起来。

“我那自己折磨自己的不幸的父亲写过好多份遗嘱，这只荷兰酒瓶子里，流氓，藏着其中最靠后的一份。这份遗嘱把每样东西都无条件地留给了我的、也是你的高贵的恩人：鲍芬先生，其中指名把我跟我的姐姐（她那时已经伤心地去世了）排除

在外，并且责骂了我们。而在他已经掌握了这份财产之后，我的也是你的高贵的恩人发现了这只荷兰酒瓶。这只酒瓶让他苦恼已极，因为，虽然我姐姐已经不在人世，这样做却给我们留在人间的记忆抹上了污点，而他知道，在我们悲惨的青少年时代，我们并不曾做过任何应该受这种惩罚的错事。所以，他就把这只荷兰酒瓶埋在了归他所有的一堆垃圾里，这只瓶子就埋在那里，而你那时候，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恶棍，正在到处戳呀，捅呀的——你好多回都差点捅着它了，我敢说。他的意图是，让这份遗嘱永远埋没掉，但是他又不敢毁掉它，他怕毁掉这样一份文件，即使是出于最为宽宏大量的意图毁掉它，也会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当他在这幢房子里发现我是谁以后，鲍芬先生仍然为这个问题感到很不安。他要我答应他一些条件，才告诉我这只荷兰酒瓶的秘密，这些条件是象你这样一条恶狗所不能理解的。我极力使他了解，必须把这只瓶子挖出来，于是这份文件便合法地拿出来并且被确认了。你看见他做了第一件事情，但是他做的第二件事情你并不知道。所以，我摇晃你的时候——我真想把你的一条命摇掉——你手里哗哗响的这张纸比那只荷兰酒瓶子的瓶塞还不值钱，你明白了吗？”

赛拉斯的脑袋非常不是味儿地前后摆动着，而孔沉下来，从这副面孔来看，他是明白了。

“现在，流氓呀，”约翰·哈蒙说，又象个水手似的揪扭住他的领口，把他卡牢在一臂之外的角落里，“我还想再对你说两句不长的话，因为我想这些话会给你一点折磨。你的发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发现（的确如此），因为没有人会想到去检查那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你发现了这个，直到维纳斯告诉鲍芬先生以后才知道。虽然自从我在这儿露面以来，我一直在密切观察

你，而且斯洛皮也一直把象影子一样跟着你当作他主要的差事和他一生最大的愉快。我告诉你这个，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掌握了你足够的情况，才说服鲍芬先生同意我们诱使你继续干下去，一直让你蒙在鼓里，直到最后一分钟，好让你的失望成为世界上最沉重的失望。这是我要讲的第一段不长的话，你明白吗？"

说到这里，约翰·哈蒙又把赛拉斯摇晃了一下，以帮助他理解。

"现在，流氓呀，"他继续说，"我就要结束我的话了。你猜想我是刚刚才成为我父亲财产的所有者的。——我是这样的。可是，这是出于我父亲所采取的什么行动或是因为我有什么权力吗？不是。是出于鲍芬先生的慷慨。他跟我提的条件，在他说出荷兰酒瓶的秘密之前所提的条件，就是要我必须接受这笔财产，而他则只拿他那一堆垃圾，决不再多。我所获得的一切，都完全归功于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的无私、正直、亲切和善良（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才好了）。而正当我知道了这一切的时候，却看见有象你这样一条蛆虫，竟敢在这幢房子里钻出来跟这颗高贵的心灵作对，真奇怪，"约翰·哈蒙咬紧牙关说，并且在魏格的领口上的确非常粗暴地扭了一下，"我竟然没有把你的脑袋揪下来，并且把这东西从窗户里甩出去！好了。这就是我要说的最后一段不长的话，你明白了吗？"

赛拉斯被松开了，他用一只手去摸摸脖子，清了清喉咙，似乎那儿卡着一根长长的鱼骨头。在他立在他的角落里做出这个动作的同时，斯洛皮先生开始了一种外表看来无法理解的独特的向前移动的动作，他沿着墙壁背朝魏格先生退过去，好象一个行李脚夫或是搬运工要去扛起一袋面粉或是一袋煤似的。

“很抱歉，魏格，”鲍芬先生以仁慈宽厚的态度说，“我和我老太太对你不可能有更好的看法，只能把你看成一个我们无法摆脱的恶人。可是，我也不愿意让你在说过所有这些话和做过这些事以后，比我初见你时日子过得更坏些。所以，在我们分手以前，一句话，你再去摆一个货摊需要多少钱？”

“在另一个地方摆，”约翰·哈蒙插进来说。“不许你再摆在这些窗子外边。”

“鲍芬先生呀，”魏格贪婪而又卑躬屈膝地回答，“当我最初荣幸地跟您相识的时候，我搜集了一些歌篇儿，那些歌篇儿，我可以说，是难以估价的呀。”

“那么就不能付钱，”约翰·哈蒙说，“你也顶好别想讨个价钱，我亲爱的先生。”

“请原谅，鲍芬先生，”魏格接着说，朝刚才说话的人恶狠狠地瞟了一眼，“我在跟您说话呀，假如我的耳朵没听错的话，是你问起我，我在回答您的。我那时候有过一些非常好的歌篇儿，在那只铅皮罐头里还有些新进货的姜饼。我不再多说话，宁肯请您来定夺。”

“很难说怎么才合适了，”鲍芬先生内心不安地说，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我也不想超过合适的程度，因为事实证明你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坏的人。你这么狡猾，这么忘恩负义，魏格；我哪回伤害过你？”

“这儿，”魏格继续思索着说下去，“还有跑腿的差事可干呢，每回跑腿人家都很尊重我。不过我不愿意让人家认为我是个贪得无厌的人，我宁肯请您来定夺，鲍芬先生。”

“暧呀，我真不知道该付多少才好，”拾垃圾的金人儿喃喃地说。

"还有，"魏格又接着说，"还有一副支架，单单这件东西，有个爱尔兰人（人家说他是个支架行家）就出过五先令六便士——这价值我听都不要听，因为这样我就赔老本儿啦——还有一个凳子，一把伞，一只晾衣服的架子跟一只托盘。不过我请您定夺，鲍芬先生。"

拾垃圾的金人儿好象在进行某种深奥的计算，魏格先生便不断向他提出这些附加的项目来。

"还有，伊丽莎白小姐，乔治少爷，简大娘跟派克大叔。啊！当一个人想起自己丢掉了象这样的一些保护人；当一个人发现多美的一座花园儿让猪给拱烂啦，要想算出个钱数来，又不往大处算，这人可真是为难呢。可是我完全请您来定夺，先生。"

斯洛皮先生仍然在继续做他那个独特的、从表面上看来不可理解的向前移动的动作。

"你们说过你们是在引诱我，"魏格心情抑郁地说，"而因为读那些关于守财奴的不健康的书，把我的情绪损害到怎样的程度，就很难说了。那时候您引诱我跟别人，让我们都以为您也是个守财奴，先生。我所能说的只是，我觉得我的情绪在那段时间里受到了损害。而一个人怎么可能对他的情绪提出一个价钱来！刚才还有一顶帽子呢。不过一切我都请您来定夺，鲍芬先生。"

"得啦，"鲍芬先生说，"拿两个英镑去吧。"

"为了对自己维持公道，我不能接受，先生。"

这话刚一出口，约翰·哈蒙便举起一根手指头，于是现在走近魏格身边的斯洛皮，便用脊背对着魏格的脊背，俯下身去，双手从后边抓起魏格上衣的领口，灵巧地把他象方才所说

的一袋面粉或一袋煤一样抓起来。魏格先生在这姿式下显出一副特别不满和特别诧异的面孔，全身的纽扣几乎跟斯洛皮身上的纽扣一样醒目地展现出来，他那一条木腿也处于一种极其不方便的状态之中。然而，在这间屋子里，这张面孔没有几秒钟可以看见了；因为，斯洛皮轻而易举地背上他快步走出房门，又快步走下楼梯，维纳斯先生跟在后面，打开临街的大门。本来是吩咐斯洛皮把他放在大街上，然而恰巧一辆垃圾车没人看管，停在街角上，车上的小梯子正靠在车轮上，斯先生发现自己无法抗拒把赛拉斯·魏格先生抛进垃圾车里的诱惑。这是一件多少有些困难的业绩，但却在扑通一声巨响中，非常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第十五章

原先设置的陷阱里捕获了什么

自从那个静悄悄的夜晚，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在河岸边似乎是从那个船夫的遗骸中爬起来以后，心头是怎样焦急和痛苦，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甚至连他自已也说不清，因为这样的痛苦是只能感受而不能言传的。

首先，他必须承受一种几方面联合起来的重量；他知道自己干下了什么事，他老是在心里责怪自己，认为他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些，再就是惧怕被别人发现。这是一种足以把他压垮的重负，他日日夜夜在这种负担之下苦苦挣扎。在他少有的几小时睡眠中，在大睁着一双红眼睛的时间里，这种负担没命地压在他身上。这种负担可怕地、从不变化地、单调地压着他，连一分钟的调节也没有。承载着过重负担的畜类或是承载着过重负担的奴隶，都可以把他们肉体上的重担在某些瞬息之间变换一下，找到某种轻微的喘息机会，哪怕是使某一部分肌肉或某一条肢体再强加一些疼痛。即使这种可怜的嘲笑似的宽慰，这个恶人也不能得到，他被稳稳地压在那他所陷入的地狱般的气氛之下。

时光在流逝，并不见有人明显怀疑他；时光在流逝，隔些时会重新出现一些有关这次谋杀案的公开报导，从中他开始发

现，莱特伍德先生（他是伤者的律师）愈来愈偏离事实，把问题愈扯愈远，而且他的热情显然一天天在冷淡下去。逐渐逐渐，布拉德莱开始看出了一点点这种情况的原因。后来他偶然和米尔维先生在火车站相遇（他在闲时常去那儿逗留，因为关于他干下的事情一有任何新消息，都会在那儿传开的，或者，任何有关这件事的告示也会在那儿张贴出来），于是，他终于看清了，他的行为所造成的是怎样的结果。

因为，这时他看出，他原本是铤而走险，企图永远分开这两个人，却反倒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了。他看出，他使自己的双手沾上了鲜血，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傻瓜和工具。他看出尤金·瑞伯恩为了自己妻子的缘故，不理睬他，随他在自己已经摧毁了的道路上向前爬。他想到命运，或者上帝，或者不管是一种什么支配的力量，觉得它们都欺骗了自己——施展诡计胜过了自己——他在自己力不从心的疯狂中咬东西、撕衣服，并且全身抽搐。

在紧接而来的几天中，他又听到了证实这件事的新消息，说到这位伤者怎样在病床上结婚，跟谁结婚；并且说到虽然他仍然时刻处于危险状态中，但已略为好转。布拉德莱宁肯自己被作为杀害此人的凶手，让人捉拿归案，而决不肯读这段报导，明知人家是饶过了自己，并且明知为什么人家饶过他。

然而，他不肯再进一步遭人欺骗，再被人用诡计胜过——势必会如此的，假如被赖德胡德缠住，使他因自己卑鄙的未遂罪行而受到法律的惩处，好象他把事情干成功了一样——他白天一直在学校里，夜间才小心翼翼溜出来，并且不再上火车站去。他仔细阅读报纸上所有的广告，看有无迹象表明赖德胡德在实行他所暗示的威胁，再召唤他去见面，然而他没有找到。他已

经为这人给予他的帮助和在闸房里给他提供的食宿付了很好的价钱，并且知道这人非常愚昧，字也不会写，于是，他开始怀疑是否还有必要再担心，或者他们是否还需要再次见面。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心一直在焦急不安，愤怒地感觉到曾经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突然架在隔开这两个人的深渊上，构成一座让他们团圆成双的桥梁，这感觉一直平息不下。这种可怕的情况使他又曾一再抽搐。他说不出有多少回，在什么时候，可是从他学生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曾经看见他处于这种状态下，并且都心怀恐惧，怕他又会发作。

一个冬天的早晨，几片小雪花象羽毛一般撒落在教室窗子的窗台和窗框上，他立在自己的黑板前，捏着粉笔，正要开始上一堂课；这时，他从孩子们的脸上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并且他们似乎都在为他而惊惶，他转过眼去望望他们所面对的教室门。于是看见一个面容凶险、无精打彩的人立在教室里，腋下夹着一个包袱；他看出这人是赖德胡德。

他坐在一个孩子给他递过来的板凳上，心中忽然知道自己有晕倒的危险，而自己的脸已经变了形。然而，一阵抽搐过去了，他擦了擦嘴，重新站立起来。

"对不起呀，老爷！劳您驾！"赖德胡德说，一边用手指关节敲敲前额，咯咯地一笑，眼睛一斜。"这儿是个什么地方呀？"

"这儿是学校。"

"是年轻人学道理的地方吗？"赖德胡德郑重地点点头。"对不起，老爷！劳您驾！是谁在这儿教书呀？"

"我教。"

"您是老师罗，是吗，有学问的老爷？"

"是的。我是老师。"

“这一定是件挺美的事儿啊，”赖德胡德说，“教教年轻人学学道理，叫他们知道事事学您的榜样。对不起，有学问的老爷！劳您驾——那是块黑板吧；有啥用场呀？”

“画画儿用，或是写字用。”

“可真是的呀！”赖德胡德说。“谁看外表想得到哟！请您费心把您的名字写在上边，行吗，有学问的老爷？”（这话是用一种阿谀奉承的口气说的。）

布拉德莱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把他平时的签名放大了写在黑板上。

“我自个儿没学问，”赖德胡德说，眼睛巡视着全班的学生，“可是我真羡慕人家肚皮里的学问呢。我非常喜欢听听这些年轻人，认这几个字儿，把这名字读出来。”

全班学生的手都高高举起了。这位可怜的教师把头一点，立即响起了一阵尖声的合唱：“布拉德莱·海德斯东！”

“不是吧！”赖德胡德大声说。“您不是这个意思吧？海德斯东！怎么，那是坟场里的玩意儿呀。①再念一遍！”

再次举手，再次点头同意，又再次尖声地合唱“布拉德莱·海德斯东！”

“我这会儿明白啦！”赖德胡德仔细倾听过以后，又在心里复诵了一遍，说，“布拉德莱。我懂了。是教名，布拉德莱，就跟我的罗杰一个样儿。嗯？姓海德斯东，就跟我的赖德胡德一个样儿。嗯？”

尖声的合唱：“对！”

“有学问的老爷，您认不认识，”赖德胡德说，“一位跟您一般

---

① 海德斯东(Headstone)是书中人物的姓氏。其原文的意思是“墓石”。

高一般宽的人，上秤称起来，大约跟您的重量一个样儿，人家好象叫他什么'第三位老爷'的？"

心头的绝望使这位老师全然无声无息，只是紧咬着牙关；眼睛盯住赖德胡德；鼻孔里有呼吸急促的迹象，他停了一会儿之后，压住声音说："我想我认识您说的这个人。"

"我想您认识我说的这个人，有学问的老爷。我想找这个人呀。"

布拉德莱侧眼瞟了瞟他的学生们，回答说："您以为他在这儿吗？"

"对不起，有学问的老爷，劳您驾，"赖德胡德笑了一声说："我怎么会认为他在这儿呢？这儿只有您，我，以及您教的这些小宝贝儿，没别人呀。可是他是一个顶好不过的朋友，那个人呀，我想让他去河上我的船闸那儿见见我。"

"我转告他吧。"

"您认为他会来吗？"赖德胡德说。

"我想他一定会来的。"

"既然您这么替他说了，"赖德胡德说，"我就指望他啦。有学问的老爷，或许您能够替我告诉他一声，若是他不马上就来的话，我可要来找他的哟。"

"他会知道的。"

"多谢啦。就象我刚才说过的，"赖德胡德的声音不象原先那么粗声粗气的，他再次把全班学生瞧了瞧，继续说，"尽管我自个儿不是个有学问的人，说真话，我可真是羡慕人家肚皮里的学问呢！我到这学校来一遍，又受到您好意的关心，老师呀，在我走以前，我能不能向您这些小宝贝儿们提一个问题？"

"假如是问跟学习有关系的事情，"布拉德莱说，他总是用

阴沉的目光紧紧盯住对方，并且压低声音说话，“您就可以。”

“噢！是跟学习有关系的事情！”赖德胡德大声说。“我一定使把力气，老师呀，让它跟学习有关系。水分几种呀，我的小宝贝儿？世界上有多少种水呀？”

尖声的合唱：“海水，河水，湖水，池水。”

“海水，河水，湖水，池水，”赖德胡德说。“老师呀，全都说到啦！我要是没忘掉湖水，我就不是人，我记得，我这辈子眼睛里就没见过一个湖。海水，河水，湖水，池水。小宝贝儿，人家在海水，河水，湖水，池水里都捞些什么呀？”

尖声的合唱（因为问题的简单而略带几分轻蔑）：“鱼！”

“又答得好！”赖德胡德说。“可是，我的小宝贝儿，人家有时候还从河里捞什么呀？”

合唱不灵了，只有一个尖锐的声音说：“水草！”

“又答得好！”赖德胡德说，“可也不是水草呀。你们怎么也猜不到哟，我的亲爱的呀。除了鱼以外，人家有时候从河里捞什么呀？好吧，我来告诉你们，是一套衣裳呀。”

布拉德莱的脸色变了。

“至少是，小宝贝儿，”赖德胡德从眼角里望到他，说，“我自个儿有时候就从河里捞这玩意儿呀。我的小宝贝儿，要是我胳臂下面这个包袱不是从河里捞来的，打瞎我的眼睛吧！”

全班学生都望着这位老师，好象求他帮他们摆脱掉这种考试方式的奇怪圈套。教师则望着这位提问的人，好象想要把他撕成碎片。

“我请您原谅，有学问的老爷，”赖德胡德说，津津有味地笑着，同时用袖子抹一抹嘴巴。“我知道，对这些小宝贝儿，这种做法不大好。这是我开的一个小玩笑。不过，我敢发誓，这衣

裳我是从河里捞上来的！这是一套船夫穿的衣裳。您瞧，是那个穿过它的人掷在河里的，我捞起来啦。”

“您怎么知道是穿过它的人掷在河里的呢？”布拉德莱问。

“因为我看见他掷的呀，”赖德胡德说。

他俩四目相对。布拉德莱慢慢缩回了他的目光，把脸转向黑板，又慢慢把自己的名字从那儿擦掉。

“非常感谢，老师呀，”赖德胡德说，“把您那么多时间，还有小宝贝儿们那么多时间，花在一个人身上，这人除了是个诚实的人以外，没哪一点儿让您瞧得起。我希望能在河上我的船闸里，见到咱们刚才谈到的人，您答应过的，我向这些小宝贝儿跟他们的有学问的老爷告别啦。”

说完这番话，他懒洋洋地走出了教室，只留下那位教师去尽其所能地上完这堂令他厌烦不堪的课；留下这群窃窃私语的学生去默默观察老师的面孔，直到他昏厥过去，这是早就好象要发生的事情。

再隔一天是星期六，这天没有课。布拉德莱一大早起床，便动身步行到泼水堰磨房闸去。他起床太早了，动身时天还没有亮。他点了一支蜡烛，穿好了衣服，在吹熄蜡烛之前，用一张纸把他体面的银挂表和体面的表链包成一个小包，在纸的里边写道：“敬请代为保管。”然后在纸包上写下皮切尔小姐的名字，他把纸包放在她小小的门廊里那个小小的座位上的一个最吹不到风雪的地方。

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天气很坏，刮着东风，他锁上园子门，就离开了。从星期四便在他教室窗户上一片片撒落下的轻雪仍在天空飘撒，现在渐渐积出白点了，风愈刮愈恶。在他步行了两个小时，从东到西走过了大半个伦敦之后，姗姗来迟的

白昼才开始露面，他走到上回跟赖德胡德夜间同行之后与他告别的那家极不舒适的小酒店，在那儿吃了一顿并不精致的早餐。他立在那间杂乱的柜台前吃着，一个男人立在那天早晨赖德胡德所立的地方。他眼睛轻蔑地向这人望望。

这个短短的白昼已经结束了，而他还在走。当他正走在河边那条纤道上，脚已经有些走痛了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离船闸还有两三英里路远，他放慢了步子，但仍然不停地一步步向前走。地面盖满白雪，虽然还不厚，在两岸边水面露出较多的一带，河中漂着一块块浮冰，在河岸的掩蔽下，则是一片片破碎的薄冰。他什么也不去注意，只想着冰、雪和这段距离，终于他看见前面有一点亮光，并看出是从闸房窗内射出的。他立即停住脚步，向四周望了一望。在这片沉闷的景象中，只有冰、雪、他和那一点亮光，其他什么也没有。在他前方的远处是他在那里进行过那次袭击的地方，袭击结果，比无用更糟；现在，作为这次袭击给他带来的嘲笑，丽齐正以尤金妻子的身份在那里出现。在他后方的远处的那个地方，有一群孩子高举着手，仿佛要把他奉献给魔鬼似的，高喊着他的名字。而在那点亮光的光辉所及的地方的那个人，这人正如同那前后两方，一样会让他走向毁灭。他的世界已经小到了这样一种范围了。

他加快了脚步，眼睛盯着那点亮光，紧张得出奇，好象在瞄准它似的，当他走到已经看出这亮光所散射的一条条光线的近处，这一条条光线好象都飞来捆住他，把他向前拽。当他用手敲门时，他的脚急速地跟着手向前伸去，因而，还没等请进，人已经在室内了。

亮光是一炉火和一支蜡烛共同发出的。在炉火和蜡烛的中间，坐着赖德胡德，两只脚放在炉架上，嘴里叼着烟斗。

客人进门时，他抬起眼来乖戾地把头一点。客人也垂下眼来乖戾地把头一点。客人脱去外衣，便在火炉的另一边坐下。

"您不抽烟吧，我想？"赖德胡德说，把一只酒瓶越过桌子推向他。

"不抽。"

两人都陷入沉默，眼睛望着炉火。

"不需要再告诉您说我已经来了，"布拉德莱终于说。"咱们谁先谈？"

"我先谈，"赖德胡德说，"等我抽完这斗烟。"

他细细品味着抽完这斗烟，把烟灰敲在炉旁的铁锅架上，把烟斗放在一边。

"我先谈，"他这才又说，"布拉德莱·海德斯东，老师，要是您希望我先谈的话。"

"我希望您先谈？我希望知道您找我干什么。"

"您就会知道的。"赖德胡德仔细盯住他望了望他的两只手和他的一个个衣袋，显然是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防备他会带有什么凶器。然而，现在，他把身子向前一探，伸出一根好奇的手指来，把他背心的领口翻了翻，并且问道："怎么，您的表上哪儿去啦？"

"留在家里了。"

"我要。不过可以去取嘛。我挺喜欢它的。"

布拉德莱轻蔑地笑了一声来回答。

"我要，"赖德胡德再说一遍，嗓门大了些，"我非要不可。"

"您就找我要这个，是吗？"

"不是，"赖德胡德说，嗓门更大了；"这只是我找您要的东西中的一件。我要您给钱。"

“还要别的吗?”

“还要一切!”赖德胡德吼叫着，嗓门非常大，而且充满狂怒。“再这么回答我，我就不跟你谈了!”

布拉德莱望着他。

“也别象这样望着我，要不我就不跟你谈了。”赖德胡德叫喊着说。“那我就，不是跟你谈，而是使足力气揍你一顿了，”他用极大的力量重重地把桌子一捶，“把你砸个稀巴烂!”

“往下说，”布拉德莱舔舔嘴唇说。

“噢! 我要往下说的，你甭担心，不要你指点，我会说得让你觉着够快的，让你觉着够远的。你听着，布拉德莱·海德斯东，老师呀。您本来可以让那第二位老爷粉身碎骨，不要我来管，除非我会有时候去你那儿喝一杯，那我又何必要来对付你? 可是，现在呀，你学着我的样儿穿衣裳，学着我的样儿围围巾，在你干了那个鬼把戏以后，还把血撒在我身上，那你就干下得给我付报酬的事儿啦，还得多多地付才行。要是人家不能找到你，你有可能顺手把事情推在我身上，是不是呀? 除了在泼水堰磨房闸上，哪儿还有一个人是那么打扮的呀? 在他划船过闸的时候，除了在泼水堰磨房闸上，哪儿还有一个人跟他谈过话? 去瞧瞧泼水堰那个看闸门的吧，他穿的就是那套衣裳，他围的就是那条红围巾，再去看看他衣裳上有血没有。对呀，衣裳上有血呀。啊，你这个狡猾的魔鬼!”

布拉德莱面色十分苍白，坐在那儿定神望着他，一声不响。

“可是，您这套鬼把戏有两个人会玩的，”赖德胡德说，一边冲着他劈劈啪啪地打了五六次榧子。“我早就玩过啦;在你笨手笨脚去干它以前好久好久，我就干过啦;早在你还没在你的学校里叽里呱啦上课或是干别的那些事儿之前我就干过啦。你干的

事儿，我里里外外全知道。你打哪儿溜掉，我会在哪儿跟你一块儿溜，还溜得比你在行得多。我知道你怎么穿上自己的衣服从伦敦出来，在哪儿换衣服，把衣服藏在哪儿。我亲眼看见你从那些锯倒的大树堆里藏衣服的地方把你自己的衣服取出来，还在河里泡了泡，装出是在洗澡过后穿衣服一样，怕万一有人经过时看见。我看见你，老师呀，坐下去的时候是个船夫，立起身来是布拉德莱·海德斯东。我看见你把你船夫的衣服丢进河里。我把你一包船夫的衣服捞起来啦。我捞到了这身衣服，你在跟人扭打时扯得破破烂烂，在草地上擦上了绿色，还溅满了你打人时喷出来的那东西。我捞到啦，也捉住你啦。那第二位老爷是死是活，受过什么害，我并不在乎，可是我自个儿受了许多害，我可是在乎的。你要计谋陷害我，装作个狡猾的魔鬼对付我，那就得给我付报酬——就得给我付报酬——就得给我付报酬——一直到我榨干你为止！"

布拉德莱眼睛望着炉火，脸上肌肉在抽搐，有一阵子没出声，最后，他说话了，话音和面色带着似乎并不协调的镇定——

"您从一块石头里榨不出血来，赖德胡德。"

"可是我能从一个教师身上榨出钱来。"

"我身上没有的东西你没法榨出来。我口袋里没有的东西您没法夺了去。我干的是个可怜的差事。您已经从我这儿拿走两个多镑尼了。您知道我要多少时间才挣得到那个数目吗（还得先受过长时期的艰苦训练）？"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您干的是一种有面子的差事。为了顾全你的面子，值得你把每件衣服都当掉，把屋里每件东西都卖掉，从人家信得过你的每个人那里去讨、去借每一个便士。你做到这一点，把钱送过来了，我就放开你。再早不行。"

“您是什么意思，说您放开我？”

“我的意思是，您一离开这儿，我就跟上你，随你走到哪儿。既然把你抓住了，我就要管住你，船闸让它自管自去吧。”

布拉德莱眼睛再次望着炉火，赖德胡德望了望他，拿起自己的烟斗，装上烟丝，点了火，坐在那儿抽起来。布拉德莱手肘撑在膝盖上，脑袋托在两手中，目不转睛地望着炉火。

“赖德胡德，”经过一段长久的沉默，他从椅子上立起来，掏出钱包，放在桌子上，说，“比如说我把这个给了您，这是我全部的钱；比如说我把表给您；比如说每个季度，我领薪水的时候，都分一部分给您。”

“这种话都甭说啦，”赖德胡德把他顶回去，一边抽烟斗，一边摇着头，“你已经逃掉一趟，我就不肯再碰一趟运气啦。我找你可费够了气力，要是我没看见你夜里在街上溜，盯着你直到你走进家门，我还找不到你呢，我要干脆跟你解决掉。”

“赖德胡德，我一个人隐姓埋名过日子。除了自己，谁也靠不了，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这是扯谎，”赖德胡德说。“我就知道你有个朋友，一个跟银行存折一样有用处的朋友，要不我就是个骗子！”

布拉德莱的面孔沉下来了，他的手慢慢伸过去抓住钱包，把它拿过来，一边坐着倾听对方会说些什么。

“上礼拜四，起先我找错门儿啦，”赖德胡德说。“我发现屋里全是些姑娘们，一点儿不假！在这些姑娘们上头，我看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对你可是甜着啦，老师，要她卖掉自己，一句话，只要能让你摆脱麻烦。那就让她这么办吧。”

布拉德莱突然瞪起眼睛来盯住赖德胡德，这人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便假装一心注视着他烟斗中升起的缕缕青烟；随手

把烟扇开，再一口气吹散它。

“您跟那位女教师讲过话了，是吗？”布拉德莱问，话音和面色还是带着原先那种似乎并不协调的镇定，眼光闪向一边。

“哞！不错，”赖德胡德把注意力从烟上转回来，说，“我跟她讲过话了。我没跟她讲多少。我一下子钻进姑娘堆里，把她搞得慌张啦（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会跟女人混的人），她把我带进她的客厅里，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没有。我告诉她说：‘噢，没出事儿，这位老师跟我是好朋友。’不过我看见了屋子里的布置，她日子过得挺不赖呀。”

布拉德莱把钱包放进自己的衣袋里，右手紧紧握住左手的手腕，面色严峻地凝视着炉火。

“她住处离你再近便也没有啦，”赖德胡德说。“等我跟你一块儿回家去的时候（我当然要跟你回家去的），我建议你别浪费时间，马上去把她的钱掏光。等咱俩的事情了结以后，你可以娶她呀，她长得挺漂亮呀，我知道你也不可能跟别的哪一个搞上了，因为你在另一方面碰钉子还是不久之前的事儿呀。”

整个夜晚布拉德莱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改变过姿势，或是松开他握住左手腕的右手。他面色严峻地坐在炉火前，仿佛这是一股具有魔力的火焰，正在使他变成一个老人。他坐在那儿，脸上阴沉的线条愈来愈深，呆滞的目光愈来愈委靡不振，面色也愈来愈苍白，仿佛被涂上了一层灰，他头发的质地和颜色也在退化着。

直到迟迟的黎明曙光把窗户照得透亮之前，这座坍塌中的雕像不曾有一丝移动。这时，他才缓缓地立起身来，走去坐在窗前向外眺望。

赖德胡德整夜都坐在一把椅子上。上半夜，他曾经嘟囔过

两三次，说冷得厉害，或是在炉火急速燃尽的时候，站起来添一点煤；然而，他无法使他的同伴说一句话，或是动一动，后来他也就不再出声了。他乱七八糟地煮着咖啡，这时布拉德莱从窗前转过身来，穿上外套，戴上帽子。

“顶好是先吃点儿早饭再动身吧？”赖德胡德说。“空着肚子去挨冻可不是味儿呀，老师。”

布拉德莱一点也没有表示他是否听见他的话，便走出闸房门外了。赖德胡德从桌子上抓起一块面包，把那包船夫的衣服往腋下一夹，立刻跟上来。布拉德莱朝去伦敦的方向走。赖德胡德大步赶上，走在他身边。

布拉德莱又转回来走进闸房。赖德胡德也跟进来。布拉德莱坐在窗前，赖德胡德去烤火取暖。过了大约一小时，布拉德莱又猛地立起身来，走出门去，然而这一次走的是另一条路。赖德胡德紧紧跟在后面，跨大步子赶上他，跟他并排走。

这次，象上次一样，布拉德莱发现无法甩掉他的跟随者，便突然转回身去，然而这一次他们不象上次一样走进闸房去了，因为布拉德莱在闸房边的草地上停住了，眼睛往河上河下张望着，由于大雾，河上没有船，远远望去只见淡黄色的茫茫一片。

“得啦，得啦，老师呀，”赖德胡德在他身边强调说。“这没啥意思。这有啥好处呢？你甩不掉我的，除非是把事情了结啦。你上哪儿我就跟着你上哪儿。”

布拉德莱一句话也没有回答，迅速从他身边走过，走到闸门上方的木桥上。“哎呀，这样干就更没意思啦，”赖德胡德跟上他说，“前面是水坝，你反正得走回来，是吗？”

布拉德莱根本没理睬他，把身子靠在一根木柱上，做出一



摆脱不了

副休息的样子，在那儿停住，两眼朝下望。"既然来到这儿了嘛，"赖德胡德粗声粗气地说，"我就办点正事儿，调一调闸门。"一阵格格声和一股水流声，他便关上了那两扇开着的闸门，而那原先关上的两扇还没有打开。于是在这片刻，两边闸门都是合拢的。

"你顶好是放清醒点儿，布拉德莱·海德斯东，老师，"赖德胡德从他身边走过时说，"要不在咱们真了结的时候，我还要把你榨得更干些。——啊！怎么样！"

布拉德莱一把抱住他的身子。他觉得好象被围住一条铁箍一样。他们两人正立在船闸的边缘上，位置在两边闸门的正中间。

"松手！"赖德胡德说，"要不我拔出刀子来乱砍啦。松手！"

布拉德莱往船闸边上拽，赖德胡德往外拖。这是一场剧烈的扭打，一场凶猛的搏斗，彼此拳打脚踢。布拉德莱把他掀翻在地，背后就是船闸，却还在继续把他向后推。

"松手！"赖德胡德说。"停住！你想干什么？你淹不死我的。我没告诉过你，落过水的人永远淹不死吗？我不会淹死的。"

"我会淹死的！"布拉德莱咬紧牙关不顾一切地回答说。"我决心淹死。我活也抓住你，死也抓住你。下去！"

赖德胡德滚进了墙壁光滑的船闸深坑中，背朝下，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压在他身上。当人们发现这两个人时，他们躺在一扇腐朽的闸门后边的污泥和浮渣中，赖德胡德已经松开了手，大约是在往下落的时候松开的；两只眼睛向上圆睁着。然而他还是被布拉德莱的铁箍紧紧地围住，铁箍的两端紧扣在一起。

第十六章

一些人和一些事的情况略述

约翰·哈蒙夫妇所要作的第一件愉快的事，是把在他们不能使用这个姓名的时候所发生的，或者可能、也许、将要、或者一定会发生的错事统统纠正过来。有些事考虑起来，多少应由约翰虚构的死亡来负责，在查访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处理得宽宏而大方；譬如说，他们认为布娃娃的裁缝有权享受他们的养护，因为她跟尤金·瑞伯恩太太的友谊，也因为尤金·瑞伯恩太太从前跟这个故事的阴暗的一面有关。因此，那位老人瑞亚，作为她俩热心肠的好朋友，也不会置之不顾。甚至那位探长先生，他迷惑于假象而作过一番辛勤的追索，便也受到他们的关怀。不妨提到，不久之后，在警察当中流传一个关于这位可敬的官员的流言，促使他曾在“六脚夫”的柜台间里，面对一壶美酒，向阿贝·波特森小姐吐露，说哈蒙先生死而复生并不曾使他“损失一文钱”，而是得到恰象这位绅士惨遭凶杀，而他（探长先生）受到了政府的奖赏一样的满足。

在他们进行诸如此类的安排时，约翰·哈蒙夫妇从他们杰出的律师莫蒂默·莱特伍德那里得到过许多帮助，这位律师现在在执行业务时，表现出罕见的敏捷和精明，一件事刚作出安排，便立即全力以赴地进行；同时小布赖特干起事情来，也好

象是喝了那种美洲出产的，名称富有诗意的"醒目"美酒一般，他发现自己如今不是睁大眼睛望着窗外的青天，而是望着一个个真正的委托人了。与瑞亚的结识证明是非常有益的，他为解决尤金的事务提供了几点线索，莱特伍德精力充沛地对弗莱吉贝加以抨击，让他的日子难过；这位先生发现，由于他所干的某几件爆炸性交易，他大有粉身碎骨的危险，并且，在他那顿痛打中受到足够的教训之后，他前来谈和，请求饶恕。与人无害的特威姆娄也从他们谈定的条件中得到好处，虽然他不大会想到这一点。瑞亚先生不可理解地变得温和了；亲自来圣詹姆士广场杜克大街马房院楼上拜访他，不再如狼似虎，反而亲切和蔼地奉告他说，只须如往常一般交付利息，今后送往莱特伍德先生的办公处去，即可消除他心头所怀的犹太人的宿怨；并且临行前向他透露了一个秘密，原来是约翰·哈蒙先生预付了这笔钱，现在他是债权人。于是躲过了威严的斯尼格斯沃斯的一场愤怒；于是这位老爷靠在印在壁炉上的科林斯式圆柱形花纹上，哼着鼻子吐出的道德宏论，的确没有多得超出他的（也是英国人的）气度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外。

维尔弗太太初次到她这位穷光蛋的新娘的新穷光蛋窝里去拜访她，这是一件大事情，在接过这幢房子的那一天，就派人去商业区把爸给请来了，他惊奇得晕了过去，神志清醒后，被提着一只耳朵巡视整个房间，看一看其中各种各样的珍宝，他为之喜不自胜，心醉神迷。他们还任命爸来当秘书，责成他立即向契克西—维尼林和斯托波商号永远辞职。然而妈来得晚了一些，而且来得——在她是理所当然的——架子十足。

派一部马车去接妈，她摆出一副与此盛况相适应的姿态坐

进车厢里，由拉维尼娅小姐陪同(而不是扶持)前来，这位小姐根本拒绝承认这位母亲的威风。乔治·桑普森先生温顺地跟随在她身后，维尔弗太太接受他坐进车厢里，仿佛是容许他荣幸地参加这家人的一次葬礼似的，然后，她向穷光蛋的仆人发布命令："开车!"

"妈，我但愿您能，"拉维向一堆垫子上一躺，两臂交叉，说："稍微随便向后靠一靠。"

"怎么!"维尔弗太太重复她的话说，"随便向后靠一靠!"

"是呀，妈。"

"我呀，"这位威风凛凛的夫人说，"我不会这一套。"

"我确实知道您看样子是不会这一套的，妈。可是干吗一个人要去自己女儿或是姐姐家吃饭，就得好象衬裙是一块撑板一样，我可是不懂。

"我也不懂，"维尔弗太太极其轻蔑地驳斥她说，"年轻姑娘家胡说八道，把自己的衣裳叫做那种东西，你怎么说得出口。我为你害臊。"

"谢谢您，妈，"拉维打着呵欠说，"不过我可以为我自己害臊的，感谢您的盛情，假如有这个必要的话。"

这时，桑普森先生为了建立和谐的气氛(这一点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从来不曾办到过)，便笑容可掬地说："太太，归根到底，您知道，我们知道有这个必要。"马上他就感觉到他把自己牵连进去了。

"我们知道有这个必要!"维尔弗太太瞪大眼睛说。

"说真话，乔治，"拉维尼娅小姐抗议说，"我必须说，我不懂您指的是什么，我觉得您说话可以更乖巧一些，少涉及私人事情。"

"您就这么干吧!"桑普森先生当即绝望地大声说，"噢，对

呀！就这么干吧，拉维尼娅·维尔弗小姐！”

“您说这些马车夫的粗话是什么意思，乔治·桑普森，我可不能假装去猜想。”拉维尼娅小姐说，“乔治·桑普森先生，我也不想去猜想。我只要自己心里明白就得啦，明白我并不打算——”拉维尼娅小姐冒失地说出一个句子来，但她没法躲过了，不得不接着说，“打算就这么干。”这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结尾，不过，它从态度的轻蔑上就得到了一些外在的力量。

“噢，对呀！”桑普森先生痛苦地大声说，“从来都是这样的，我根本——”

“假如您是想说，”拉维小姐打断他，“您根本不是从象小嘉赛尔①那样的家庭里出身的，那您就省了这份儿心思吧。因为，在这辆车子里，并没有人认为您是从那样的家庭里出身的呀，我们很了解您。”(好象是狠狠戳了他一下。)

“拉维尼娅呀，”桑普森先生情绪低沉地回答说，“我并不是想说这个，我想说的是，自从这个家庭福星高照以后，我根本不期望得到我在这个家庭里的优越地位。您干吗要带上我，”桑普森先生说，“到那幢金碧辉煌的大厦里去呢？我根本不能跟人家比呀，又拿我这点儿薪水来奚落我，这样做宽宏大量吗？这样做仁慈吗？”

威严的夫人维尔弗太太认为她应该从她的宝座上说几句话了，这时便参与了争辩。

“桑普森先生，”她开始说，“我不能容许您歪曲我的孩子的意思。”

“别睬他，妈，”拉维尼娅傲慢无理地说，“管他说些什么，

① 嘉赛尔是英国诗人汤玛斯·莫尔(Thomas Moore，1779—1852)在一八一七年出版的一首长诗《拉拉·卢克》(Lalla Rookh)中的富家子弟。

做些什么，我才不在乎呢。”

“不，拉维尼娅，”维尔弗太太说，“这有关我们家族的门风。假如乔治·桑普森先生敢于责怪哪怕是我最小的女儿——”

（“我不懂您为什么要用‘哪怕是’这种字眼儿，妈，”拉维尼娅小姐打断她说，“因为我跟随便谁都是一样有身份。”）

“住口！”维尔弗太太庄严地说。“我再说一遍，假如乔治·桑普森先生敢于指责我最小的女儿有什么低三下四的动机，就等于是指责我最小的女儿的母亲。这位母亲拒绝接受这种指责，并且要求这位尊敬的年轻人乔治·桑普森先生回答，他到底想要什么？我可能误解了——这非常可能——可是我觉得乔治·桑普森先生，”维尔弗太太威严地挥一挥手套继续说，“是坐在一辆上等马车里。我觉得乔治·桑普森先生，是正在到一个他自己承认可以称之为宫殿的住所里去。我觉得乔治·桑普森先生，是应邀前往分享——是否可以说——降临到一个家庭头上的高升之喜，而这个家庭，我是否可以说，又是他渴望加入的。那么，桑普森先生怎么会用这种口气说话呢？”

“这只是因为，太太呀，”桑普森先生解释说，情绪极其低落，“因为，在金钱的意义上，我非常痛苦地意识到，我是一文不值的。如今拉维尼娅高攀上了人家，我能希望她还是从前那个拉维尼娅吗？假如我看见，从她那方而是有意在唐突我，我因此有些敏感，难道不可以原谅吗？”

“假如您对您现在的地位不满意，先生，”拉维尼娅小姐说，态度非常客气，“我们可以在劳驾您指给我姐姐的车夫看的任何一个拐角上送您下车去。”

“我最亲爱的拉维尼娅哟，”桑普森先生可怜巴巴地哀求她，“我爱慕您呀。”

“那么假如您不能用一种更让人舒服的方式来爱慕我，”这位年轻的女士回答说，“我希望您就别爱慕。”

“而且，”桑普森先生接着说，“我尊敬您，太太，我尊敬您的程度呀，我非常明白。一定还不及您应该受到的程度，可是也已经达到很不寻常的程度啦。宽容一个可怜的人吧，太太，他感觉到了你们为他做出的高贵的牺牲，可是他，一想起要跟有钱的贵人们较量，”桑普森先生把自己的额头一拍——“他就被刺激得简直要发疯啦。”

“什么时候要您跟有钱的贵人们去较量，大概是会及时告诉您的——”拉维小姐说，“至少是，假如事情牵涉到我的话，会告诉您的。”

桑普森先生立即热烈地表示，说这真是“太通情达理了”，并且跪在拉维尼娅小姐的脚前。

为使这母女两人得到最大的快乐，最后还必须把桑普森先生这位感恩不尽的俘虏带上，一同走进这座他所说的金碧辉煌的大厦，带上他在里边巡视一番，既作为一个活证人，亲眼看见她们的荣耀，也作为一个好例子，说明她们是怎样善于屈尊降贵。在上楼梯的时候，拉维尼娅小姐允许他走在她身旁，那气派好象是在说：“乔治，尽管眼前的环境是如此这般，我暂且还是属于您的。至于还能维持多久，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暂且还是属于你的。”她还态度非常宽厚地提高嗓门告诉他，他所注视的同时也是他所感到希奇的东西都是怎么回事，说些：“外国货，乔治”，“鸟舍，乔治”，“镀金座钟，乔治”之类的话。当他们从这全部装饰摆设中走过时，维尔弗太太好象一位原始部落的酋长似的走在最前头，这位酋长觉得，她如果表现出任何一点惊奇或是羡慕的迹象，就会有损于她的名声。

的确，在这一整天里，这位威风凛凛的女人的一副气派可以作为所有威风凛凛的女人在类似情况下的一种楷模。她跟鲍芬夫妇重修旧好，仿佛是鲍芬夫妇对她说过那些她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话，并且，仿佛只有光阴才能使她逐渐忘记旧恶。她把每一个走近她的仆人都当作不共戴天的死敌，认为他们显然都企图用他们端上来的菜肴触犯她，用从细颈瓶里倾倒出来的酒液对她的道德感情进行凌辱。她位于女婿的右侧，直挺挺地坐在桌前，好象多少有些怀疑，不知道这些美味中是否放有毒药，又好象在以她性格中天生的力量防范其他可能发生的致命的伏击。她对待贝拉，好象对待一位几年前在社交界见过面的有身份的年轻太太，甚至，当她在闪闪发光的香槟酒的影响下，态度变得柔和了一些，向她的女婿说几段有关自己爸爸的家庭琐事时，她也使她的叙述充满一种寒冷的意味。她说，自从她爸爸去世以后，人们竟不能看出她这位造福人间的人有多少价值；并且说，她爸爸是一个冰冷的种族的一位冰冷的代表。这些话让听她说话的人都一直冷到脚后跟。不知疲倦的娃娃被抱出来了；她圆睁着眼睛，显然马上要微微地、淡淡地一笑了，然而一望见维尔弗太太，便立即吓得浑身抽搐，哭个不停。当她最后告别时，她那副神气很难说是她自己要上断头台呢，还是屋里的人们立刻要被处以死刑。然而，约翰·哈蒙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他在客人们都走了之后告诉自己的妻子说，她的天然的本性从来没有象在今天这种场面的衬托下显得这么惹人疼爱；并且说，虽然他毫不怀疑她是她爸爸的女儿，他却永远坚信她不可能是她妈妈的女儿。

这次拜访，如前所述，是一件大事。另一件事虽然不大，

但在这幢房子里被认为是很特殊的，也发生在大约这同一个时期里。那就是斯洛皮先生和雷恩小姐的第一次会面。

布娃娃的裁缝正在为不知疲倦的娃娃做一只盛装的有这位小人儿两倍大的布娃娃，斯洛皮先生受命前去拜访她，于是，他来了。

“请进，先生，”雷恩小姐说，她正在工作台前缝着，“您是哪一位呀？”

斯洛皮先生用他的姓名、也用他满身的纽扣介绍了自己。

“噢，真的！”珍妮小姐大声说。“噢！我一直在盼望着认识您呢。我听人家说起您干得多么出色。”

“是吗，小姐？”斯洛皮露出牙齿来笑着，“说实在的，我听了很高兴，可是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个出色法？”

“把一个人掷进垃圾车子里，”雷恩小姐说。

“噢！这个呀！”斯洛皮喊叫着。“对，小姐。”说着仰头大笑起来。

“老天爷！”雷恩小姐吓得一怔，连忙说，“别把嘴张得那么大，年轻人，要不有一天会卡牢的，再也合不拢了。”

斯洛皮先生把嘴张得更大些，如果说还可能更大的话，并且一直张到笑完为止。

“哎呀，您象那位巨人一样，”雷恩小姐说，“他回到豆茎国她的家里，要拿杰克当晚饭吃。”①

“这个巨人长得漂亮吗，小姐？”斯洛皮问。

“不，”雷恩小姐说。“丑得很。”

她的客人环顾了这间房子——现在这里有好多舒服的东西

---

① 指英国一篇童话，讲一个名叫杰克的孩子怎样折磨一个巨人。

了，从前都没有的——他说道："这地方真美，小姐。"

"您这么想，我很高兴，先生，"雷恩小姐回答说。"那您觉得我怎么样呢？"

斯洛皮先生的诚实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他扣着一颗纽扣，露着牙齿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您快说呀！"雷恩小姐说，一脸调皮相，"您难道觉得我是一个滑稽的小怪人儿吗？"问完这个问题时，她把头向他一摇，一头浓发便甩了下来。

"噢！"斯洛皮忍不住爱慕地大喊一声，"多浓密，颜色多美哟！"

雷恩小姐象她平时那样把下巴富有表情地向前一戳，继续干她的活计。然而，却让头发披散着不收起来，并没有因为它所发挥的效果而心中不乐。

"您不是一个人住这儿吧，是吗，小姐？"斯洛皮问。

"不是，"雷恩小姐把下巴一戳说，"跟我的神仙教母一块儿住。"

"跟，"斯洛皮先生不能理解；"跟谁，您说，小姐？"

"啊！"雷恩小姐态度严肃地回答她，"跟我的第二个父亲，或者也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父亲。"她播摇头，叹一口气。"要是您见过从前我这儿那个可怜的孩子的话，"她又说，"那您就懂啦，可是您没见过，您不可能见到啦，那更好些！"

"您一定学过很长时间吧，"斯洛皮说，望着她正在制作的一排布娃娃，"所以您才能做得这么熟巧，小姐，还做得这么漂亮雅致。"

"从没人教过我一针呀，年轻人！"裁缝昂起头来回答说。"只有一个劲儿地做呀做呀，才发现怎么做。起先做得差着呢，

可现在好些啦。”

“可是我在这儿，”斯洛皮说，好象是在责备自己的口气，“学呀，学呀，让鲍芬先生付钱呀，付钱呀，多长时间啦！”

“我听说过您学什么手艺，”雷恩小姐说，“是家具木匠活儿。”

斯洛皮点点头。“那些垃圾山清除啦，我就去学这个了。我告诉您吧，小姐。我想给您做件东西呢。”

“非常感激您，可是做个什么呀？”

“我能给您做——”斯洛皮把屋子仔细瞧了瞧，说，“我给您做一套方便的盒子，您来摆您的娃娃。或者，我给您做一套方便的小抽屉，您把丝呀线呀布娃娃呀的摆进去。或者，要是这根丁字拐杖是您叫爸爸的那个人的话，我可以为您给那根拐杖车一只非常好的把手。”

“这是我的呀，”这个小人儿回答说，脸上和脖子上立即泛起一阵红晕。“我是个瘸子呢。”

可怜的斯洛皮也脸红了，因为在他那些纽扣的背后，藏着一种本能的对人的体贴，他用自己的手触及了它。他说，也许他说的话，正是他所能做的最好的补偿。“我非常高兴这是您的，因为我宁肯为您而不是为别人去装饰它。能让我看看它吗？”

雷恩小姐正要把拐杖越过小台子递给他，但她停住了。“不过您最好看看我怎么用它，”她生气勃勃地说，“是这么用的。跳呀一笃，踢呀一笃，卜突一卜突一又卜突。不好看，是吗？”

“我好象觉得您简直不需要用它呢，”斯洛皮说。

小裁缝又坐下了，把拐杖递给他，面色愉快，还带着一丝微笑，“谢谢您！”

“至于那些盒子和抽屉，”斯洛皮先在他袖子上把拐杖的把

手量了量，把它轻轻靠在墙边，然后说，“啊，我做起来会非常开心的。我听说您会唱最美的歌，我宁可要您给我唱一支歌儿，不要钱，因为我从来都很喜欢听这种歌，我自己还时常唱个滑稽歌儿给希格登太太跟约翰尼听呢，歌儿里带‘说白’的。虽然不是您唱的那种，我敢打赌！”

“您是一个非常好心的年轻人，”裁缝回答说，“一个心肠极其好的年轻人，我接受您的建议——我想他不会在意的，”她耸耸肩头，好象这是一句事后想到的话；“可是他在意的话，就让他去在意吧！”

“您说他，是指您叫他父亲的那个人吗，小姐？”斯洛皮问道。

“不，不，”雷恩小姐回答说，“是他，是他，是他呀。”

“是他，是他，是他呀？”斯洛皮重复着说，瞪着眼睛四边瞧，仿佛是在寻找那个“他”。

“是将来会向我求婚娶我的那个他，”雷恩小姐回答说。“哎呀呀，瞧您多笨呀！”

“噢！是他！”斯洛皮说。好象显得有点儿心事，有点儿忧虑了。“我压根儿没想到过他，他什么时候来呀，小姐？”

“问得真奇怪！”雷恩小姐大声地说。“我怎么会知道！”

“他从哪儿来呀，小姐？”

“哎呀，老天爷，我怎么明白！我想他会从一个什么地方来的，我想，他有一天会来的，我想。眼下嘛，我就不知道他更多的事儿了。”

斯洛皮先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笑话，他给逗乐了，便仰起头来无比快乐地大笑起来。看见他如此荒谬地哈哈大笑，布娃娃的裁缝也的确非常热烈地笑了起来。他们就这样笑着，直

笑到两人笑累了才停止。

“得啦！得啦！得啦！”雷恩小姐说，“看在老天爷面上，别笑啦，巨人呀，要不我会不知不觉让您给吞掉了。可到现在您也没说，您来干吗的呀。”

“我是来取小哈蒙小姐的娃娃的呀，”斯洛皮说。

“我也这么想，”雷恩小姐说，“小哈蒙小姐的娃娃在这儿等着您呢。她用一张银纸包着呢，您瞧，好象全身上下都用钞票裹着似的。当心点儿拿着，握手，再一次谢谢您。”

“我要当心抱着她，就当她是个金娃娃，”斯洛皮说，“我两只手来跟您握，小姐，我过不多久会再来的。”

然而，在哈蒙夫妇的新生活中最大的一件事，是尤金·瑞伯恩夫妇的来访。当年风度翩翩的尤金如今非常瘦弱，扶着他妻子的手臂才能行走，还要沉重地撑着一根手杖。然而他是在一天天强壮起来，一天天好转了。护理他的医生说，他会逐渐变得不怎么破相的。尤金·瑞伯恩夫妇上约翰·哈蒙夫妇的家里住几天，这的确是一件大事。顺便说说，鲍芬夫妇（他俩好快活，成天到处去游玩，去逛商店）也住在这里，一直住下去。

约翰·哈蒙太太悄悄地对尤金·瑞伯恩先生说，据她所知，当他还过着他从前那种漫不经心的日子时，他的妻子便怎样热爱着他。尤金·瑞伯恩先生也悄悄地对约翰·哈蒙太太说，感谢上帝，她应该知道，他的妻子如今已经使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并不要发表什么主张，”尤金说；“——谁发表主张，就让谁去存心那么办吧！——而我已经下定一个决心。”

“可是您相信吗，贝拉，”他妻子插进来说，她又来守在他身边照料他了，因为现在他没有她就无法生活；“在我们结婚那

一天，他告诉我说，他差不多觉得他顶好是去死。”

“既然我没有那样做，丽齐，”尤金说，“我就要去做您建议我做的那件更好的事——为了您。”

那天下午，尤金在楼上他自己的房间里，躺在睡榻上，莱特伍德来跟他聊天，贝拉跟他妻子一同乘车去逛街了。“简直是生拉硬拽，她才去的，”尤金说；原来是贝拉嬉笑着硬拉她去的。

“亲爱的朋友，”尤金开始对莱特伍德说，伸手去握住他的手，“您来的时间再好不过了，因为我的心正满着，想要把它倒空，先谈我的现在，再谈我的将来。我的尊贵的父亲大人，他比我更象一个年轻的骑士，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美的赞赏者，他是那么和蔼可亲，不久以前，他甚至说(他去河上游那儿看望过我们，住了两天，对旅馆的设备非常反感)，丽齐应该把她的像画出来。这句话出自我的可尊敬的父亲大人之口，可以认为是一种感情夸张的祝福。”

“您的身体在一天天复元了，”莫蒂默面带笑容说。

“确实，”尤金说，“我是认真说的。我尊贵的父亲大人说了这句话，接着嘴里含一口红葡萄酒(他要的，我付的钱)，又说：‘我亲爱的儿子，你干吗喝这种蹩脚货?’这时候，这句话——在他说来——等于是作父亲的对我们的结合给予良好的祝愿，他边说边涌出眼泪，而我尊贵的父亲大人之冷静，是不能用一般标准来衡量的。”

“说得非常对，”莱特伍德说。

“在这个问题上，”尤金继续说，“这是我从尊贵的父亲大人那里所能听到的唯一一句话啦，今后，他会继续歪戴着帽子在世界上游荡。我的婚姻就如此在家族的神坛上神圣地得到了承

认，我在这方面不必再费神了。再就是，您的确为我做出了奇迹，莫蒂默，减轻了我在金钱上的烦恼，而且，有这样一个保护人和管家在我身边，她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身体不能说已经结实了，您看，因为我还不够一个男子汉，一提起她，声音就颤抖——我真说不出我多么爱她哟，莫蒂默！）现在，我能够称之为属于我的那点儿钱，会比从前变得更多了。它当然会变得多的，因为您知道，我从前手头老是怎么个样子。一文不名啊。"

"尤金，我看是比一文不名还糟呢。我自己的那点儿小收入（我诚恳希望我父亲把它丢进大海里，而别馈赠给我！）在阻碍我积极努力地干点事情这方面，是发挥了它的效力的。而我以为你的那点儿钱也是一样。"

"这是一句聪明话，"尤金说，"我们都是阿卡狄亚的牧羊人①，一旦干起来，我们会认真干一番的。咱们约定，未来几年里不再谈这个问题。现在，我有个想法，莫蒂默，我想带我的妻子到一处殖民地去，在那儿当律师开业。"

"没有你，我会觉得不知怎么才好，尤金；不过或许你想得对。"

"不，"尤金语气着重地说。"不对。是错了！"

他说这话时脸上带着那样一种充满生气的——几乎是愤怒的——闪光，使莫蒂默露出极为惊讶的样子。

"你以为我这颗让人砸过的脑袋激动了吗？"尤金继续说，面色显得骄傲；"并非如此，请你相信我。我可以告诉你，我的

① 古希腊田园牧歌中，把阿卡狄亚人描写为一群无忧无虑的幸福的牧羊人。

脉搏正奏着健康的音乐，就象哈姆雷特所说的脉搏那样。① 我的血液沸腾了，然而是在健康地沸腾，当我想起这个的时候！告诉我！我能够在丽齐面前当懦夫，带上她偷偷溜走，就好象我为她感到害臊似的吗！莫蒂默，假如她那时候，理由不知要充分多少，在他面前表现怯懦的话，你的朋友还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高尚，勇敢，"莱特伍德说。"可是，尤金——"

"可是什么，莫蒂默？"

"可是你敢保证说，社交界对她的冷淡你不会感觉到（为了她，我说为了她）一丁点儿吗？"

"噢！你我确实有理由在说这话时吞吞吐吐，犹豫不决，"尤金笑着回答他。"我们是指我们的蒂平斯吗？"

"也许是的吧。"

"确实！我们是指她！"尤金非常兴奋地回答说。"不管我们怎么拐弯抹角，旁敲侧击，可是我们当真是指她！现在，莫蒂默呀，比起蒂平斯来，我的妻子跟我的心贴得更近些；比起对蒂平斯来，我应该对她稍微多几分感激，我为她，比起以前为蒂平斯来，也更加感到骄傲。所以，我要在公开的战场上跟她一起，也为了她，拚命干到底。假如我把她藏在一个洞窟里，或是角落里，假如我在为她而干的时候表现怯懦，你——我在这个世界上所爱的第二个人——会不会对我说这样的话——也是我最应该听到的话！——那天晚上当我眼看着要流尽鲜血死去的时候，她本来应该一脚踢翻我，并且在我卑怯的脸上吐一口唾沫的。"

---

① 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三幕。哈姆雷特对他的母亲说："我的脉搏，和你的一样，在均匀地跳动，奏出健康的音乐。"

当他说这番话时，他脸上发出的光辉使他的容貌大放光彩，因而一时之间，他看起来好象从来也没有遭到伤残一样。他朋友的反应正是尤金所希望得到的反应，于是他们畅谈着未来，直谈到丽齐回来。她又来到了自己在他身旁所占有的位置上，温柔地摸摸他的手和头，她说——

“尤金，亲爱的，你叫我出去，可是我应该留下来陪着你的。你这会儿比你这些天都激动。你在做什么？”

“没什么，”尤金回答说，“只在盼你回来呀。”

“还跟莱特伍德先生谈话，”丽齐说，朝莱特伍德微微一笑。“可别是社交界又让你烦心了吧。”

“确实，我亲爱的爱人！”尤金象他平时那样自由自在地回答，一边回答，一边亲吻她，“我倒不如认为社交界从前让我烦心呢！”

那天夜晚，在莫蒂默·莱特伍德回法学协会他的家里去的途中，心中一直萦绕着这句话，因此，他决定去社交界看一看。他已经相当长时间没有见过那些人了。

最后一章

社会舆论

因此，莫蒂默·莱特伍德应该向维尼林夫妇发出的"恭请光临，不胜荣幸"的宴会请帖给以答复，表示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愉快地接受这种被邀赴宴的荣幸。维尼林家一如往常，仍在不屈不挠地向社会发出宴会请帖，有意参与者.务请从速，因为，在那专司破产事宜的命运之神的簿子上已经写明，下礼拜维尼林即将彻底完蛋。是的，由于那个巨大的秘密已经被人识破，知道有些人怎样可以不必量入为出地过生活，由于他受袖珍选区的清白选民之托，来到这大千世界上当个专司立法的议员，把那营私舞弊的勾当做得太多，下礼拜维尼林即将去接受契尔特恩区①的那几百个英镑的俸禄了，而受不列颠委托的那位合法的绅士则将再收一次那个袖珍选区的几千个英镑。同时，维尼林夫妇将退隐到加来②去，在那儿靠维尼林太太的金刚钻过活（维尼林先生，作为一个好丈夫，在这方面长期以来作过数目可观的投资），并且在那儿向海神尼普顿③和其他人叙说，在维尼林退出议会之前，众议院如何由他以及六百五十七位他在世界上的最老、最亲密的朋友所组成。④而且，在同一时期，社交界将尽可能快地发现，他们从来都是瞧不起维尼林、不信任维尼林的，当他们去维尼林家赴宴时，心中总是满怀疑虑的——虽然

那时似乎是不便于说出口来，而且完全是在私下里悄悄地怀疑。

无论如何，下礼拜的专司破产的命运之神的那本簿子现在尚未打开，人们仍然照常涌向维尼林家中，去彼此而并非跟他们夫妇二人共进晚餐。上那儿去的有蒂平斯夫人、伟大的波茨纳普和波茨纳普太太、特威姆娄、布弗尔、布茨和布鲁尔、那位承包商(他是五十万生灵的上帝)、那位每星期要跑三千英里路程的主席先生，以及那位光辉的天才，他把他的股票变成一笔非常精确的数目：三十七万五千英镑，一个先令或便士的零头都没有。

莫蒂默·莱特伍德也来凑数，来到这群人中间，重新摆出他当年那副懒洋洋的神情，这种神情是他在讲述那个来自某处的人的故事时，从尤金那儿学来的。

那位生机盎然的神仙蒂平斯，看见她的虚情假意的追求者，差点儿没尖叫一声。她用扇子召唤这个叛徒到她身边来；可是这个叛徒却下定决心不过来，只顾和波茨纳普谈论不列颠。波茨纳普老是在谈论不列颠的事，他谈起不列颠来仿佛自己是个什么保护不列颠的私人侦探似的，是为防备其他国家侵犯不列颠的利益才受雇而来的。“我们知道俄国打算干什么，先生，”波茨纳普说；“我们知道法国想要干什么；我们看出美国准备干什么；可是我们知道英国是个什么。对于我们来说，这就够了。”

---

① 契尔特恩区，英国当时一个养鹿的地区，管理官员是一个挂名的职位，直属王室，议员在退出议会之前，一般都暂时先取得这个职位。

② 加来，法国海港城市。

③ 尼普顿，罗马神话中的海神。

④ 当时英国众议院的议员是六百五十八人。

然而，晚餐席上，莱特伍德坐在他的老位子上，在蒂平斯夫人对面，便再也没法挡开她了。“放逐已久的鲁滨孙·克鲁索①，”这迷人的人儿向他问好，“您怎么离开您的小岛的？”

“谢谢您，”莱特伍德说。“那地方不管是哪儿都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说说看，您怎么离开您的那些野蛮人的？”蒂平斯夫人问。

“在我离开朱昂·费德兰德斯岛②的时候，他们都在开化了，”莱特伍德说。“至少是他们都在互相吞噬，从这一点看来，就是获得文明了呀。”

“磨人精！”这位亲爱的年轻的人儿回答他说。“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可是您故意逗我不耐烦。马上给我说点那一对结了婚的人的事儿。他们结婚那天您在场的呀。”

“是吗，让我想想看！”莫蒂默从容不迫，假装在考虑。“啊，我是在场的。”

“那位新娘子穿的什么衣裳呀？划船服吗？”

莫蒂默面色阴沉，不高兴回答她。

“我想，她是掌着舵，划着桨，摇着橹，朝左舷划，朝右舷再划，或者还有什么其他专门名词儿，来参加婚礼的吧？”这位嬉皮笑脸的蒂平斯继续说。

“不管她是怎么来的吧，是她让这场婚礼有了光彩。”莫蒂默说。

蒂平斯夫人用一声轻佻的低低的尖叫引起普遍的注意。“有了光彩呀！当心别让我昏倒了，维尼林。他想告诉我们，一

---

① 鲁滨孙·克鲁索，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 1659—1731)所著小说《鲁滨孙飘流记》中的主人公。

② 朱昂·费德兰德斯岛，《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岛名。

个粗俗的船娘有光彩呀！”

“原谅我。我什么都不打算告诉您，蒂平斯夫人，”莱特伍德回答。他说到做到，摆出一副极其满不在乎的态度吃他的饭。

“您想用这种办法逃掉是办不到的，您这个乖僻的野人。”蒂平斯夫人回嘴说：“您躲不开这个问题的，您想躲开，好掩护当众出了这场丑的您的朋友尤金。一定要让您彻底明白，这样一桩荒唐事是受到社会舆论谴责的。我亲爱的维尼林太太，咱们下决心来成立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全体议员参加的委员会吧。”

维尼林太太一向受这位喋喋不休的窈窕淑女的迷惑，她大喊道：“噢，对呀！咱们一定下决心来成立一个全体议员参加的委员会！妙极了！”维尼林说：“凡是同意的，说赞成——不同意的，说不赞成——赞成的占多数。”然而，没有任何人对他的笑话给予丝毫的注意。

“现在，我是委员会的女主席！”蒂平斯夫人大叫道。

（“她的精神多好啊！”维尼林太太呼喊着；也没有一个人理睬她。）

“这是一个，”那位活泼愉快的夫人继续说，“是一个全体议员组成的委员会，目的是——怎么说来着——诱发——我想是吧——社会舆论。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出身良好、相貌英俊、颇有才能的年轻人，娶了一个后来做了女工的船娘，这人是当了个傻瓜呢，还是当了个聪明人。”

“未必如此吧，”顽固的莫蒂默打断她的话说，“依我看，问题是：蒂平斯太太，一个象您所描写的人，娶了一位勇敢的女人（我且不说她的美貌），这个女人以惊人的精力和熟练的本领救了他的性命，他知道她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善良的女人，他早就爱慕她，而她也深深地钟情于他。他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呢。”

“可是，请原谅，”波茨纳普说，他的衬衫领子跟他的脾气同样都乱了套，“这个年轻的女人是否是一个船娘？”

“从来不是，不过据我所知，她有时候跟她父亲一起划船。”

全场骚动，反对这个年轻的女人。布鲁尔在摇头。布茨在摇头。布弗尔在摇头。

“现在，莱特伍德先生，”波茨纳普先生继续说，他的愤怒已经上升到他的刷子般的头发里，“她是不是一个女工？”

“从来不是。不过据我所知，她在一家造纸厂里干过一点活儿。”全场再度骚动。布鲁尔说：“哎呀呀！”布茨说：“哎呀呀！”布弗尔说：“哎呀呀！”人声嘈杂地表示不满。

“那么，我只须说，”波茨纳普回答说，他挥动了一下右臂，把这事了结了，“我对这桩婚姻毫无胃口——它会让我反感和作呕的——它令我厌恶——对于此事，我不想知道得更多了。”

（“我怀疑，”莫蒂默感到有趣，他在想，“你是否就等于社会舆论！”）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蒂平斯夫人大喊道，“那么您对这桩不相称的婚姻的意见如何，那位刚刚坐下的高尚的委员的高尚的同僚？”

波茨纳普太太的意见是，在这类事情上，“必须地位和财产全部相当。一个习惯于社交界的男人，应该找一个习惯于社交界，并且能在其中应对自如的女人，要能——有一种自在而且优雅的风度——跟这相配。”波茨纳普太太在这里停住不说了，她微妙地暗示，每一个这样的男人都应该找一个跟她自己尽量相象的优秀女人，假如他有希望发现一个这样的女人的话。

（“我怀疑，”莫蒂默在想，“你是否就等于社会舆论。”）

蒂平斯夫人接下去兜揽那位拥有五十万生灵大权的承包商。这位权势显赫的人物好象认为，这里所谈的这个男人所要做的，应该是给这个年轻的女人买一只船，再给她买一份数目不大的每年有固定收益的投资股票，让她自谋生活。这些事都是一个牛排与黑啤酒的问题。你给这年轻女人买一只船，非常好。你同时给她买一份每年有固定收入的投资股票。你是用英镑来表示这份固定收入的，而实际上它是好多磅牛排和好多品脱黑啤酒。一方面，这个年轻女人有了一只船。另一方面，她消耗好多磅牛排，喝好多品脱黑啤酒，这许多磅牛排和这许多品脱黑啤酒都是那个年轻女人的发动机所需要的燃料。她因此获得一定数量的体力去划船，这体力又能生产出许多钱；你把这些钱加在那笔数目不大的有固定收益的投资上，于是你就算出了这个年轻女人的收入。这（在这位承包商看来）就是看待这个问题的方法。

在这段最后的讲解进行时，这位漂亮的心灵征服者又照例小睡了一会儿，没人喜欢去唤醒她。幸运的是，她自己醒了过来，并且请那位精神恍惚的主席先生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位正在神游的先生只能拿他自己打比方来谈这件事。假如有一位象他们所描写的年轻女人这样的年轻女人救了他自己的命，他会非常感激她，但是不会娶她为妻，而会为她在电报局谋一个差事，那儿的工作对年轻女人们非常适合。

那位三十七万五千英镑、没有先令或便士零头的天才的想法如何？假如他不先问一句：这个年轻的女人有钱没有，他便说不出他怎样想。

“没有，”莱特伍德用一种毫不妥协的声音说，“她没有钱。”

"痴心妄想，"这位天才便简洁凝练地作出判断。"一个人，只要为了钱，干什么都合法。但是不为钱去干——胡说八道！"

布茨怎样说？

布茨说，给两万英镑他也不干。

布鲁尔怎样说？

布鲁尔说的正是布茨说的。

布弗尔怎样说？

布弗尔说他知道有个人跟一个在澡堂子里干活儿的女人结了婚，后来逃跑了。

蒂平斯夫人以为她已经把整个委员会的票都收集到手了（谁也不会想到询问维尼林夫妇的意见），这时，她透过单眼镜环视餐桌一周，发现特威姆娄先生正在用一只手捂住前额。

老天爷！把我的特威姆娄给忘了！我最亲爱的！我的人儿！他投什么票？

当特威姆娄把手从前额上取下来回答问题时，他的气色好象表示他不大舒服，"我倾向于认为，"他说，"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位绅士的感情的问题。"

"一个结了这种婚姻的绅士就不可能有什么感情，"波茨纳普激动地说。

"请原谅，先生，"特威姆娄说，不象他平时那么温和，"我不同意您的意见，假如这位绅士的感恩之情、崇敬之情、仰慕之情和爱情，使得他（我认为正是如此）要娶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波茨纳普立即做出反应。

"先生，"特威姆娄回答时把两只袖口揉得有点儿起毛了，"您把这句话重复一遍；我也把这句话重复一遍。这位女士，假如这位绅士此刻在场的话，您会怎么称呼她呢？"

这问题波茨纳普多少有些难以回答，他仅仅无言地把手一挥，将它挥开了事。

“我说，”特威姆娄继续说下去，“假如这位绅士在这方面的诸如此类的感情使这位绅士要娶这位女士为妻，我认为此举正说明他是一位更加伟大的绅士，并因此使她成为一位更加伟大的女士。请允许我说，当我使用绅士这个词的时候，我是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企及的意义上使用它的。我认为一位绅士的感情是神圣的，我承认当我听见人家把他们当作议论或是开玩笑的话题时，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倒想知道，”波茨纳普轻蔑地冷笑一声说，“您那位高贵的亲戚是否会跟您一样看法。”

“波茨纳普先生，”特威姆娄反唇相讥说，“请允许我作答，他可能这样看，他也可能不这样看，我拿不准。可是，我不能容忍别人，哪怕是他，在一个我的感情反应非常强烈、非常细致的问题上对我指指点点。”

不知怎的，好象有一块湿毛毯从天而降，罩在这一群人的头上，从来没见过蒂平斯夫人变得如此之贪吃，如此之易怒。只有莫蒂默·莱特伍德一个人笑逐颜开。他一直在心中暗自发问，好象是挨个儿问其他每一位委员：“我怀疑你是否就等于社会舆论！”然而，自从特威姆娄发言以后，他不再暗自问这个问题了。他拿眼睛对特威姆娄一瞟，似乎是在感激他。当这群人作鸟兽散时——这时维尼林夫妇得到了他们所想得到的那样多的荣幸，而客人们也得到他们所想得到的那样多的另一方面的荣幸——莫蒂默把特威姆娄送回家去，分手时跟他亲切地握手，然后，快活地向法学协会走去。

跋

聊以代序

当我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预料某些读者和评论家可能会设想，我煞费苦心在隐瞒的恰恰是我煞费苦心想要让人知道的事情，那就是：约翰·哈蒙并未遇害，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正就是他。这预料并不令我感到惊讶，因为我自鸣得意地想到，这种设想可能一部分是由于这故事的别出心裁而引起的，并且因为我认为，为了艺术的好处，值得提醒读者留意，我们或许应该信任一位艺术家（无论他属于艺术的哪个领域），相信他知道在他那个行当里他应该去干些什么，只需读者稍安毋躁，听他把话说完，自见分晓。

另有一个意图，我要它长时间隐而不露，又要它老是在逐渐显现，它从那主要事件上生发而来，并且最终使这一事件变得愉快而有益，这个意图是我的计划中最有趣、同时也最困难的部分。发表的方式大大增加了它的困难；因为，许多读者都是在十九个月里逐月读到故事的一小部分，如果希望他们不等全部作品摆在面前，便能察觉出编故事者坐在他的织机上，面前经常摆着的那份图样中一根根细线对于整个花纹的关系，这将是非常不近情理的。然而我认为这种发表方式之利大于弊，我这话可能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它是一个在他人早已长期废弃

不用这种方式以后，在《匹克威克外传》中使之复活，并从此应用不衰的人所说的。

在这个国家里，有时会出现一种奇特的倾向，喜欢对小说中的东西提出怀疑，认为它难以置信，而其实这却都是些屡见不鲜的事情。为此，我谨指出，虽然可能全然无此必要，世界上有成千上万件"遗嘱案件"（通常是这样称呼它们的）比这本书中所想象的要离奇得多。专司审查遗嘱的大主教法庭办公处的大楼里，各种案例堆积如山，那些立遗嘱者写下遗嘱，又加以更改，前后矛盾，遗嘱被藏起来，忘掉，声明作废，未声明作废，每个人写下的遗嘱都比哈蒙监牢里的老哈蒙先生写下的要多得多。

自从贝蒂·希格登太太出场又退场以来，我在社会上遇见了一些拖事部①的老爷们，他们有意在我对济贫法的观点这个问题上对我动感情。让寇克顿②的"人手"们不折不扣地过他们现在过的日子，跟要求让他们能用金调羹吃甲鱼汤和鹿肉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我的朋友庞德拜③是绝对分辨不出的。有人向我提出了大量诸如此类的愚蠢主张要我接受，还要求我承认我是不分情况、不看地点、不论对象，一概想用济贫法去给人以宽慰。暂且把这派胡言抛开不谈，我在这帮老爷们中间发现了一种可疑的倾向，发现他们竟然划分为两党。一党坚持认为，世上没有哪个值得一顾的穷人会说自己宁肯缓缓饿死或死于酷暑严寒，而不愿接受某救济官员或某教区救济院的怜悯；另一党则承认有这种穷人存在，但却拒绝承认他们这样做有任何理由或

① 拖事部，狄更斯小说《小杜丽》中所写的一个只打官腔，不办正事的政府机构。

② 寇克顿，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小城镇。

③ 庞德拜，《艰难时世》中的人物。

原因。我们的报纸上的记载，《刺血针》报最近所做的披露，以及常识和老百姓们的见识，都能提供大量可供驳斥这两党人士的证据。然而，为了使我对济贫法的观点不致遭受误解或被人歪曲，我愿意把它陈述一遍。我认为，自从斯图亚特王朝①以来，在英国，没有哪一部分法律象济贫法那样经常是无耻地在实施，经常被公然地破坏，而且照例得不到良好的监督。在大多数令公众发指、使国家蒙辱的因贫困而患病或死亡的可耻实例之中，其不合法与不人道是不相上下的——其无法无天的程度非人间语言所能再加以形容。

在本年六月九日星期五这一天，鲍芬先生和太太(穿的是我手稿中所描写的他们某天早餐时接待拉姆尔先生和太太所穿的那套服装)，跟我同乘一列东南铁路的火车，遇到一场可怕的灾祸②。我在竭力帮助了其他人之后，再爬回到我所坐的那节车厢里——它险些儿从一座高架跨线桥上翻下去，只是在倾倒时被斜着卡住了——去解救这一对可敬的夫妇。他们满身泥污，但幸未受伤。贝拉·维尔弗小姐在她结婚那天，赖德胡德先生在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先生熟睡中察看他的红围巾时，他们所得到的可以庆幸的结果，也类乎此。我心怀恳切的感激之情记得，我不可能比我在那一天更加接近于与我的读者永远告别之时了，除非是到了对我的生命也将写下我今日用来为这本书收尾的这两个字的时候：——完啦。

一八六五年九月二日

---

① 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的斯图亚特家族在苏格兰（自1371年起）和英格兰（1603—1649，1660—1714）建立的王朝。

② 这是当时确有其事的一场火车翻车事故。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我们共同的朋友　（下卷）
作者=
页数=1000
SS号=0
出版日期=